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六四冊目次

詩經讀序私記二十四卷總論一卷 （清）姜炳璋撰 清鈔本 一
虞東學詩十二卷詩說一卷 （清）顧鎮撰 清乾隆誦芬堂刻本 三一五

詩經讀序私記二十四卷總論一卷

（清）姜炳璋撰

清鈔本

詩序補義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貞、號白巖、象山人。乾隆甲戌進士。官石泉縣知縣。是編以詩序首句爲國史所傳、如蘇轍之例。但轍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剷除不論、炳璋則存其原文、與首句中離一字書之、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說之義、以貫通兩家也。其論江有汜、謂古者嫡媵竝行、無待年于國之禮。然春秋伯姬歸紀、叔姬歸鄫、實非一年之事、未可斷其必無。論魯頌、謂用天子禮樂自吉禘莊公始見於經、斷以爲僭自僖公。然呂覽史角之事雖出雜說、而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註謂前此用八、故曰初獻、是已在隱公先矣。是過於考證、轉失之眉睫之前。他如論野有死麕以尨吠爲喻人之類、亦失經旨。要其恪守先儒、語必有據、而於廢序諸家亦置而不爭、不可不謂篤實近裏之學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

詩經讀序私記序

孔氏嶽雪樓藏鈔本

自集傳行而詩序幾廢非集傳廢之讀序者廢之也嗚呼是豈善讀序者乎朱子以序說淵源有自辨之以附於經不言辨妄而言辨說又存其初說之遺序者於呂伯恭讀詩記中而為之序朱子之於序豈曰廢之云乎而讀者竊竊焉以為朱子廢之誣矣攻序不已因而攻傳如云范甯謂王輔嗣罪深於桀紂毛氏之罪不在輔嗣下是也攻序不已因而攻經如云召南當刪野有死麕一篇十三國當刪諸淫詩三十一篇是也前賢無可法聖人不足師猶謂羽翼集傳悖矣於是或起而矯之朱子一話一言抉去之恐後而推其意之所欲為也其亦無忌憚矣乎夫古序作於國史序中之發端二語也周禮有大史小史外史之屬掌詩教以詔太師而各繫以序序在孔子荀卿左氏子思孟子之前故諸書引用無不合也自漢儒續序而多家康成述毛而互異嘗見側出踳駁文離而序遂為天下病是豈序者之過也哉吾謂虛心讀序者莫如朱子始讀之而信焉則見於呂氏詩記者也繼讀之而疑焉則見於集傳辨說者也卒讀之而不改其信焉則散見於孟子注及所引用者也以朱子之明決猶讀序而三變其辭其為集傳曰疑曰蓋曰大略若惟恐後人之膠守成說而無以啟其疑焉者後人之學識萬不及朱子顧一覽而指序之邵朱子所節取者亦必多方文致其罪以為一字不可留嗚呼何其不善讀序乎毛公墻有茨傳曰讀猶抽也序引其端而學者抽其緒夫然後得詩人之志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是也予質識陋又無力聚書惟於古序力索十餘年有以竊見其概以為其義例似春秋經制包三禮孔孟契其心源二毛衍其餘緒衛敬仲雖同而卒自謂乎異朱文公雖異而卒不免乎同諷詠之下謬贅己意而不自知其妄且僭蓋深體朱子不敢廢序之心而力排學者自為一說之謬曰詩經讀序私記為二十四卷私記云者以一己推測之私見不敢覬天下後世之共許也

旹

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皐月望後一日白巖姜炳璋石貞氏謹序

詩經讀序總論二十二則

序稱大小古無是說也唐陸德明云舊說起后妃之德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謂之大序是分一篇為大小序已啟朱子離篇之始

程氏大昌云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謂小序者古序也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衛宏語也范氏處義云小序一言國史之所述也小序以下皆大序亦國史之所述也按諸家以詳畧分大小於義無害獨鄭氏標以名篇二字為大序以下為小序其說最謬朱子分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為大序引以冠經餘首尾之文及各篇之序謂小序此又以總論綱領者為大序而以分著各篇為小序也

沈氏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或云小序是東海衛宏作成伯璵詩說關雎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梁昭明亦云大序是子夏全製其餘眾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按諸說當以程子之說為允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蓋夫子慮後人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入室而不求戶也又曰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學者之辭也是以首篇為大序夫子所作而眾篇之首為小序國史所定也張子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蓋指小序二語以下之續序及大序中憂其進賢不淫其色數語也今從程子之說以首篇為大序每篇之首二語為古序其下學者之辭為續序亦曰後序與古序離一字庶幾無魚目之混

攻序者以序為毛公衛宏所作尊序者以序首二語為孔子所作皆非也蓋序者國史之題辭有詩即有序序在孔子之前假樂序云嘉成王也中庸曰嘉樂君子左傳亦曰嘉樂君子知左氏子思之讀序矣

孟子論小弁曰親親仁也蓋以宜臼之傳述宜臼之言為得親親之仁也若宜臼忘親成仇安得有是詩又安得以為仁故朱子註孟子亦改集傳從序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非序何以論其世何以知其人知孟子未嘗不讀序也

古序為國史定論詩學之津梁集傳集諸儒大成取士之正鵠集傳未安寧從古說黃東發云晦菴古說學者參之若說務新奇務多鬬巧吾無取焉

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為婦人思君子凱風為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為刺宣公凱風為美孝子是

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為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為一篇之要

鄭漁仲說詩往往自相矛盾如云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晉魏有左氏國語孟子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又云序謂變風出於情性止於義禮此言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其推尊序傳至矣至其作辨妄一書力攻古序殊不可曉

序言簡而該旄丘曰責衛伯也細味詩言責字神理躍如擊鼓曰怨州吁也細味詩言怨字躍口如盡以此類推思已過半

序言隱而彰綠衣日月終風三詩皆言莊姜傷己也續序不善讀序誤出思念州吁認賊作子倫理俱亡細心讀之乃知綠衣傷己不得輔君子成內治也終風傷己不能討賊也日月傷己無以致鄰國之見正也詩義自明序但引而不發

讀序當於無文字處讀之靈臺序云民始附也承上章伐崇之事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遂作靈臺於崇地而見其民之歸心也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豐年序曰秋冬報也祈曰上帝則報亦上帝也皆蒙上文之辭也

善讀序者莫如毛公然諸傳亦當於無傳處讀之如文母孔通文母二字無傳知文母之非文王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日月無傳則知非喻夫人與妾也於此會心方得傳意

續序雜皆支離多與古序相戾蘇子由錢文子盡刪去之然續序於芣苢云和平則人樂有子於汝墳云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於采蘩云夫人可以奉祭祀於羔裘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其所以發明古序之意者不能更僕悉數一槩毋乃過正

衛敬仲後毛公百數十年續序中有為傳所依據者則講師舊有之說非敬仲倡之也其傳所未及而續序有之則敬仲之說也漁仲不得概云序為宏作矣

王魯齋毛詩辨云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八篇孫之孔壁所藏又二十有五篇其亡失猶有四十餘篇余不知詩之為經藏於何所乃如此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此之的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迹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特詆序並亦刪詩不知詩為學士之

諷詠工瞽之絃歌非他經可比夫以詰屈聱牙之文令文伏生猶能誦之況詩之有聲有韻者乎魏武時猶有東漢雅樂郎杜夔能奏騶虞伐檀鹿鳴文王四篇況在兩漢之世乎秦人焚書不能焚天下之口也魯齊韓申之功小毀經之過大

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卽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此馬氏端臨之說也書序且無暇論若雅之序廢則朝會燕饗受釐陳戒之典不明頌之序廢則郊禘祈報興狩祭告之禮不著周禮儀禮二戴皆託基於此不比十五國風僅言其土俗也故雅頌之序尤不可廢

齊魯韓三家皆未見詩序而專門師授各自為說隋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然三家遺文賸句猶散見於諸書乃關雎并謂刺詩[illegible]風不登七月至韓云孔子遇是處子佩瑱而浣使子貢三挑之可謂風雅掃地三家之廢尚恨其不早

同車遊路芟草牧童如謂淫者之作不特立意鄙褻辭亦一覽無餘惟諸序則美人香草各有指歸體旨既高風情自遠屈宋可作衙官矣聖人錄此垂教豈偶然哉

馬貴與謂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當矣惟朱中究然淫者之言蓋述其言暴其惡而不可以辭害志也如以辭則四牡壯類子悲上采薇出車類子苦役正雅猶然況風乎況變風乎

衛風之淫至剌宣姜而極齊風之淫至剌襄公而極蓋君臣父子之倫澌滅盡矣而鄭風固未嘗有此也班志惟指出其東門溱洧二詩以徵風俗之淫夫子何獨云放鄭聲知夫子所放者別有一種淫哇之曲謂之鄭聲耳非此二十一篇之詩亦非此二十一詩之聲也說見鄭風

無邪可以蔽三百漢儒以為詩人之思無邪朱子以為學者之思無邪如朱子之說當云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今但言詩三百恐漢儒之論正不可廢

康成立意尊毛故不曰注而曰箋而每與毛相左由其泥緯序之言遂失古序之旨然拾遺補闕為毛氏之功臣毛傳之行箋為之也昔人云讀詩未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正謂此爾

古人注書但釋字義其意旨所在聽人自會傳箋之所以簡勝也孔穎達承詔旨作正義述毛申鄭不憚辭費其搜摭羣書該博曉暢使人讀一經而得十三經之用則孔氏之功也

詩經諸序私記目録

巻一 國風 周南

巻二 國風 召南

巻三 國風 邶

巻四 國風 鄘

巻五 國風 衛

巻六 國風 王

巻七 國風 鄭

巻八 國風 齊

巻九 國風 魏

巻十 國風 唐

巻十一 國風 秦

巻十二 國風 陳 檜 曹

巻十三 國風 豳

巻十四 小雅 鹿鳴之什

巻十五 小雅 南陔之什 彤弓之什

巻十六 小雅 祈父之什

巻十七 小雅 小旻之什

巻十八 小雅 北山之什

巻十九 小雅 桑扈之什 都人士之什

巻二十

大雅　文王之什
卷二十一
大雅　生民之什
卷二十二
大雅　蕩之什
卷二十三
周頌
卷二十四
魯頌
商頌

詩經讀序私記卷之一

白巖姜炳璋學
同學諸子較

孔氏穎達正義本古毛詩國風陸氏德明云詩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大毛公加毛詩二字或云河間獻王所加孔氏亦云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按易稱周易以文王周公孔子而名傳不得擬經故書不稱伏詩不稱毛尊經也

或曰孔子刪詩乎曰然然則古詩三千仲尼刪之爲三百乎曰史遷言古詩三千信有之而云刪爲三百則非也古者自朝會燕享以及陳告內每官有詩令大師收之爲君德之助而閨門里巷男人思婦亦莫不以詩寫其性情采詩之官復陳於天子以考見列國政治之得失其所傳何止三千哉今所載正雅美文武成王而無康王之詩變雅刺幽厲而夷懿以下無推殷室三宗而大甲獨缺頌衛有康叔齊有大公丁公魯有胡公唐有唐叔皆始封賢聖之君而諸風無一詩及之豈得云古詩之舊哉然則三千餘篇古之全詩也秦燹而後兩京文物蕩於兵火且更歷數百年守缺抱殘掇復遺佚故

正考甫得商頌十一篇至孔子時僅存其五則凡二百篇亦即古詩之舊曉然也詩既散亡存者又殘缺失次夫子自衛反魯乃取而刪定之為三百十一篇有斷簡賸句不成片段者則去之如史傳所引用一二言是也有美不足法刺不足戒者存之恐為後世人心之累亦去之如唐棣之華是也可知衣錦尚絅素以為絢未必鄭之子衿衛之碩人也詎能屬成詩本無能字殷鑒不遠在乎夏后之世詩本無乎字學者諷詠之此豈必為刪其句刪其字也哉不然詩為樂章而刪其一字一句不足以入音律矣則歐陽之說非也竟夫謂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有五不知季札觀樂時已歌十五國風矣其說亦非也夫孔子刪詩自史遷班固以下諸大儒從無異議朱子集傳序中亦詳言之而鄭漁仲葉水心蘇伯修之徒俱云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竊未敢信也逸詩之見於二戴呂氏春秋晏子春秋戰國策韓詩外傳說苑列女傳家語漢書注及諸子引用者多矣而左傳國語尤信而可徵者近世竹垞朱氏乃云孔子於禮刪承齊則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也於射刪貍首則天子有節而諸侯無節也於燕刪新宮則歌有詩而管無詩也為孔子未嘗刪詩之證不知孔數詩皆逸於孔子之前誠非孔子所刪太史公所云古詩三千是也若左國逸詩如鶴飛河水轡之柔矣諸篇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等語王伯厚有詩攷楊用修有風雅逸篇而謂聖人皆未之見可乎謂孔子見之存之至秦火而始逸則孔子之時詩何止三百篇而孔子顧曰誦詩三百乎孔子作春秋因史之文稍加筆削何獨於詩不然而學者必不許其刪定一字是何心也蓋詩存聖人寓懲勸於詩詩亡聖人寓褒貶於春秋可知三百篇為孔子立教之詩而非太史之詩矣猶之春秋為孔子手訂之春秋而非魯史之春秋矣故謂三百為成數而所餘不止十一篇說可通也謂古詩止此三百餘篇不可通也謂孔子刪去者必少於三百篇之數其說是也而謂孔子本未嘗刪詩其說非也

國風

程大昌詩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南雅頌為樂詩十三國為徒詩不入樂今考季札觀樂工歌十五國風詩無不入樂者陸元輔曰風雅頌之名周禮左傳荀子有之表記兩引國風程氏悉廢妄決難免穿鑿之譏矣

何氏楷世本古義詩之名風有三義其一者繫乎王五方有性而百里殊風天子巡狩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者

訛也其一者本乎上之人身先之淑慝政教之隆詩
感焉漸焉猶風之吹物入物於是乎雅俗之乖和其形
於謡詠而成風大序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
風是也其一者辭乎體例國之風化不齊聲氣雖不類
而體則一是故風之體輕揚和婉託物而不著於物指
事而不滯於事私寓於音律之間意常起於言辭之
表大序所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是也
按十五國風之序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
陳鄶曹見於左氏者夫子未刪以前之次第也若今詩
所編則刪後之次第也以聖人手定之次豈無意乎卑
氏兩原之砭諸說當矣及其自為之說亦不可行也謂
邶鄘衛為西周之國則衛已東徙謂其詩多西周之詩
魏檜二風距非西周何以獨後謂惡衛先滅邶鄘故怨
鄭之滅檜何以滅魏不并怨晉衛先於王以王風等於
侯國衛為康叔所之風繫晉而長參齊秦而親故亞二
南而長列國夫後世將引一隅習鑿齒循遷漢為考亭
祖之著於綱目王何以代衛衛雖懿親詎得以先王至云
聖人編詩大桓文秦穆之功又以聖人親屬而殊魯晉
其論之悲順為也不揣固陋以意逆之而為之說二南
繫之周召昔十三國尊王都且以見文武之治之托始
也微子修其先王禮物作賓王家而不臣宜次宋而宋
無風衛朝歌之地紂故都也元城劉氏曰王都而外宜
次朝歌然邶鄘為衛所滅先邶鄘不與衛之滅邶鄘也
班固地里志邶武庚所封國先邶猶先宋矣蓋夫子作
春秋宋先諸侯而於詩邶先列國體先王膺建上公之
制與滅繼絕之心也二南不次以王何也以先朝而擬
諸昭代則大一統為尊以共主而擬諸文武之制則先
朝為重故王不先邶而次於衛也然而聖人於此有餘
憾矣申侯銜難犬戎弒王秦晉鄭衛皆有勤王之師而
老成練達素協人望莫如衛武公倡義率先復君父之
讎正申侯之罪則三國皆為我用且魯有孝公宋有戴
公亦賢主也東諸侯寧無忠情激發者與再造之功也
乃老期倦勤立君之外了無餘策以祖宗千餘年興王
之地拱手讓人平日親親肯叔召虎之勳不思繼美至
於平王十三年而秋也奄有邶鄘修兩乘馬將安用寸
武畢舍民前編謂平王任武公不如鄭伯此又不然抑
突兵力未強申侯召戎殺其父鄭直忘父讎而私於申
我大抵此時人心讎戎而德申侯母而忘父故申侯織
然與於定策而周東矣夫子於王之次衛而不能無餘

感者此也東遷之後號令何以不行鄭武相平王東周政不聞恢復自强之謀坐收十邑之利又私其姻親為戍申之舉至於寤生射桓王中肩王師不敢再出鄭為之也於是小白創霸而天下朝齊矣故次以鄭以齊蓋聖人編詩與作春秋不同春秋亂世之書也臣弑君子弑父有能尊王討亂賊姑取之故皆恐天下之無霸也詩文武成王之書王道之大也宣王入於變雅十三國為變風其關微矣而進天子之大權為摟伐之私計則深懲之懼後世之游士也魏先於唐以魏為晉滅且不與晉之世何也晉為世卿而天子大權又世世歸之晉由此任好繼起力爭中原周亦不可為朱子云讀其詩雄駿乎有并八州朝同列之氣焉夫周此豐鎬故都文武居之所以禮樂之風而周以興秦居之悍然強之氣而周號咸此夫子所以深惜東遷之失策也其餘如陳則大於檜曹後亡檜先滅三國以是為次終之以豳者亂極而思治也嗟乎五伯迭興小國削弱使能如周公其人足以撥亂反治以紹二南夫子欲為東周即此志也檜為鄭滅何以後於鄭據史記則桓公言於王而檜虢獻其十邑據國語則鄶仲會冒皆鄭武公襲滅周之衆秦并伐罪皆有王命也與衛之取邶鄘晉之取魏異矣故不以鄶先鄭也或曰虢公立王子余臣於攜檜為虢黨故并滅之此本之竹書雖左氏不云攜王姦命諸侯替之而猶因此滅檜則不足據者也去古已遠諸說紛如為詳十五國風之次序如此

周南

鄭譜云周召岐山之陽地名張守節史記正義太王居周原因號周劉熙釋名周地在岐山之南其山四周也皇甫謐云周召之地共名周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文王遷豐為旦奭之采地旦居周故旦為周公奭居召故召奭為召公周召之名蓋取諸此李迂仲乃云封猶在上文王豈可擅分地予人不知地為境內命其大夫王之安得以為借可知周召封采則周乃岐陽之舊名而非後來之國號也武王有天下周公封於魯召公封於燕二公留相而周召之名以於不改益元子就封而庶子則仍居采地故周公召公至宣王之世猶有共和之政迨王室既東而周召食采又在東都而非昔之故地矣若夫分陝之事據史記燕世家在成王時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公羊傳云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註云召公蓋西伯畢公則繼

周公為東伯也是周公所轄者為東南之城召公所轄
者為西南之城也南國國也南國何以繫之周召有以
周公治内召公治外言者則漢廣汝墳非國外何以
繫之周南有以分陝言者則周召皆岐陽地何以召南
無國中之詩按内外之說以作詩之時言之㨿文王時
周公治内召公治外也分陝之說以編詩之時言之㨿
武王成王時周公主東南召公主西南也二南文王之
詩其時侯國也然受命之王不得與諸侯同周公編詩
巻定樂章以文王之世已治内而召公治外故以國中
之詩繫於巳然文王之化自西而南但言國中不可以
南稱也故以采得於荆之漢廣豫之汝墳皆東南之城
為已今日所轄者皆繫之於周南召公諸侯也行文王
之政於南國故以南國諸侯之詩繫之召南而江沱之
采於梁何從稱矣之采於雍梁之間皆西南之城為召
伯今日所轄者亦繫之於召南焉然則周召之化即文
王之化也說者疑於周公掠文王之美豈其然哉又此
二十五篇以采得之地分屬两周召之名則以人言之
不以地言也故序曰繫之周公召公如曰周南得之周
召南得之召則周召皆岐陽之地豈二南皆岐陽之詩
乎二公東西分陝必有界限今亦無所考矣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箋云三百一十一篇詩是作者自為名朱子曰后妃太姒
也序者恭述稱之
關雎為十五國風之始夫婦為王化之始天下之夫婦正
而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皆托基於此凡大序一
篇所以繫於關雎之下以為全詩之綱領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從風字推出風教二意為全序主腦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上以風教被物下承上之風教而發之為詩然此只釋詩
字之義下文乃詳言之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
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所謂風以動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所謂教以化之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詩者感工之風教而成者也而先王即取以為風教之助
先言以經夫婦詩首關雎之義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
頌
鄭氏樵曰程氏云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
其三者風之為言有諷諭之義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
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
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
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
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
朱子曰六者之序風因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
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以是三者為之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按凡和緩不迫主文譎諫皆謂之風正風正雅中皆有之
不獨指國風亦不獨變風變雅也玩下節句知六義惟風
之用微而善入其功最廣故抽出言之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
矣
上之所以動之化之者不得其正而下之感映亦無一道
同風之美於是變風作于列國變雅作于王朝而詩道一
變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
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言國史明乎當時得失之事迹如此傷人倫之變哀刑政
之失吟詠性情以風刺其上故求得史篇於瞽矇教之以
救當時政事之失為風教之助也不言變風變雅者蒙上
文之辭也舊俗先王時之風俗也
故變風者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
王之澤也
獨舉變風者以變風之止乎禮義尤隱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
此言風雅皆本一人之風教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
政有大小亦舉其大概言之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此風教之極治功之成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是謂四始結上文以起下二南為風雅頌始關雎又為二
南始之義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
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
公
歸到風教上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關雎者風教之始二南者風教之基故下文又申明關雎
之義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以下當云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是關雎之義也漢儒從而詮解之反致紕謬蓋毛公
以前皆以淑女指后妃至鄭箋以淑女為三夫人以下則
為后妃求淑女之說此憂在進賢等語正同鄭箋意蓋東
漢學者所增非孔門之原本也
關雎美后妃都在形容不盡寤寐無已中傳出序曰后妃
之德也一言括之矣傳以淑女為后妃君子為文王鄭氏
則為后妃求賢女以充嬪御其說誠謬朱子力從其翻論
不利矣但諸家集傳于其始至之文謂后妃自虞子初至

敬如雎鳩之和鳴相應于河洲之上也女對婦言則女為
未嫁之稱易曰女子貞不字是也若對男子言則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是也此淑女對君子已指大姒為婦時
矣詳味此語亦指現成夫婦如云和嫁則和鳴相應說不
可行
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注以其摯而有別主法制亦用爾雅
及毛傳之說乃楊雄許慎皆謂之白鷹陸璣謂之鶚按白
鷹與鶚皆鳩屬皆不在河洲且非摯而有別鄭樵通志王
雎兕類多在水邊尾上有一點白朱子亦謂類鳧鷖又曰
嘗有人說此上一般水鳥名王雎或釋之云江上亦無水
鳥名王雎者戴天子詩話謂即杜鵑郝敬原解謂即[illegible]
馮元敏謂即鶚鷹其說皆非也孟兩雎所云王雎即水草
所謂鶚也然南子謂鳥有拂疾詩疏謂鶚鷂皆一物何氏
古義云鶚生日好時雌雄相得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
能水上捕魚故江表人呼為食魚鷹王雎本非水鳥其在
水也為捕魚而食故本草置之山禽之類張華禽經注雎
鳩魚鷹也摯而有別多子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詩之國風
始關雎也諸家以鶚性摯猛非所以興淑女不知鶚雖鵰
類然與鷹鶻性不同漢書鄒陽傳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言
百鳥之鷙猛不如一鶚之靜專以狀先王得之相諧而師

時有幽閒貞靜之德無情慾宴私之意夫謂鳩和設朱情
方臨筍所稱良家女子梢知姆訓自必端好自持何足形
為衆詠始至云者乃大姒來嫁之一二年宮人深被其德
故作詩以美之朱子亦云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
不覺形容歌詠如此則知始至不指成禮之日矣
史記文王在位五十年九十七而崩非嗣位當在四十七
歲而大戴禮云十五歲生武王前又生伯邑考大紀稱呂
為世子娶于有莘曰大姒則文王親迎之時正王季在位
之日詎煩宮人之求淑女思之而至于寤寐反側也後儒
以此難紫陽其說誠辨而金仁山許白雲又據僞竹書武
王五十四而崩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因謂大雅文王初
載為即位之初年以為淑女必待宮人之求不知朱子原
自不待宮人原無求女之事詩所謂求之不得者乃深喜
之而設言其不得耳非謂其有待于宮人之求也其作詩
之宮人語殊謂王季舊宮人豐氏世學謂先君宮人安得
謂之宮中何氏楷亦謂古者父子異宮供由說以次章為
實事不知宮人即后妃之諸婦諸侯一娶九女之媵知書
能文者
一章摯而有別在后妃只和敬二字又只一淑字與意言
后妃之德足以為君子之善配但見其雖雎在宮和而且

古以為鶩大于鴨者非也後漢孔融薦禰衡云衡淑質貞
亮英才卓犖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亦以貞淑為言而不取
其猛鷙也又陰陽自然變化論雎鳩不再匹關雎興于鳥
而為風之始鹿鳴興于獸而為雅之端如雎鳩與夫婦而
說其鷙猛不則又何異鹿鳴與君臣而說其聚麀無禮哉
二章詩我補正云流之言谷齊于水中也下章興說得始
及采之言之序也
首章說出君子時求與思衰與樂自當屬文王說非文王
宜有是事乃宮人謂文王宜有是事也集傳兩當字已得
其旨蓋設為未得之可憂以起下章既得之可樂也
三章文王似安夫婦之宜亦有琴瑟不必為親愛后妃而
鼓之也亦有鐘鼓不必為和樂后妃而考之也在宮人之
心以為聖人而得此聖配無從之休說基於此我君子當
以琴瑟友之當以鐘鼓樂之益服后妃之德愛后妃之深
而順其君子如是也不然宮人身安得借陳盛樂以擾其
意耶補正云芼訓熟而薦之於左右我不相合當從傳訓
擇蓋屢採之又擇取美者而薦其服惡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鄭本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本
諸儒引此詩多以為刺列女傳曲沃負昔魏哀王云周
之康王夫人宴出朝關雎起興前漢杜欽云佩玉宴鳴

關雎歎之李奇注謂見于魯詩後漢皇后紀序康王宴朝關雎作諷明帝詔云應門失守關雎作諷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言不以政事為務楊賜傳云周王宴起關雎之人見幾而作韓詩關雎刺　也史記亦云周道缺詩人本之枕席關雎作楊雄云周康之時頌聲作于下關雎作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張超誚青衣賦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感從關雎性不雙侶朱子云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周公制作時已有是詩其非出于康王明甚又無故將其先祖之失不可以為風首此毛公之所以獨優也後漢書注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鄭氏以王氏應麟云以關雎作刺是賦其詩以刺之此可以通諸說之窮

葛覃后妃之本也　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下疑有及非嫁也四字）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李氏本解頤云葛覃太姒自治葛畢而欲歸省其親也內治之本在于勤儉孝敬序言后妃之本大義了然此國史所題聖門所傳者也以下多為贅語而在父母家數字尤無謂凡史所載躬履節儉躬紡織澣濯者惟王后貴人始以是稱之未有成于在母家而稱躬儉節用者且上下語氣絕不相蒙衛宏雖陋宜不至此竊疑女功之事以下有及非嫁也四字傳本脫去遂致文理難通

一章葛所以為絺綌根出為全篇主腦而喈喈之聲與萋萋之葉中合之施與灌木之集兩相映合章內曰中谷曰萋萋固是寫葛即灌木等亦是寫葛所寫葛處正是學動為絺綌者之心第將灌人鳥聲相喚婦功伊始我懷如何是從既成絺綌而追想從前親物登心歷歷如昨周公七月之篇言采蘩采桑載績必以禽鳥草木紀之正此家法也後世月令諸書遂以為藍本

二章而是字緊承上文過此則葛不可治矣多少治葛之苦只一是刈是濩盡之多少組織之苦只一為絺為綌盡之歸到服之無斁正如老農衆者深知盤中飧皆從辛苦來而儉德可風已悠氏見于言外何氏謂太姒但親董之不必親自治葛但以后妃之勤儉即躬自紡織亦有之也

三章傳以言告師氏為我從告師氏而下文言告作我師氏之告語恐乎不獨兩歸字為義也集傳告于師氏稱以言歸問意既順而不敢自達嚴其嚴若義亦正大又云將服之以歸寧于父母矣非服絺綌也其與服之無斁隱隱相照

沈氷壺曰葛生覃延相及而女子遠于父母嫁于鄰之誕
矣黄鳥好音相慰而女子嫁隔通聞嫁于音之喈矣發端
即注歸寧節女紅佗延致迨絺綌既成而後徐及之耳
葛覃三章章六句
三家以此為康王時詩固不可信而黄氏模詩解謂詩
在父母家作以章末而歸字為于歸之歸言歸文王而
使父母安也然歸寧二字經傳俱有明文不得析開以
就己意
卷耳后妃之志也　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
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
勤也
東萊呂氏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婦人之志如是其
大斯能好音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后妃之志如
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餘金之器則門無嘉客況后
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朱子曰一章言后妃志于求賢審官二三章皆臣下勤勞
之意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后妃何志輔君子以求賢審官乃其志也然曰志則宜如
後世之干預政事者哉自續序者不一其人筆墨累重辭
意重複非古序之失也朱子本從古序而禁傳說為后妃

思念君子見其貞靜專一之至夫思婦而稱其貞靜專一
者以世教衰微閨門之中不知禮義而君子于役有甘心
首疾形為歌詠君子樂予之列其辭于變風且為人君用
民之戒而宜所語于聖后合天地之撰侔神明之德乃下
等于尋常閨思乎二南為正風而汝墳之勉以正殷其靁
之勸以義其風氣迥然不同曰后妃而但有所思未嘗有
所勸勉也竊恐序說之不誣矣長孫皇后稱太宗親君子
遠小人納忠諫其效也太宗以為失一良佐孝慈皇后對
明太祖云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何獨於后妃疑之吾
束晳讀書賦云讀卷耳則忠臣喜讀蓼莪則孝子悲細心
考核恐以朱子前說為妥　上篇言后妃之事不過女功
絺綌此篇言后妃之志又在求賢審官志以心言不以事
言也諸家惟嚴氏詩緝義最圓今多用其說
一章傳曰憂者之興蓋憂賢才之不能寘以諷君子而借
卷耳以起興也后妃非真有采卷耳之事集傳曰託言則
亦以為興也我代文王我之也懷人文王所懷之賢人周
行是現成字亦借用字周偏也通也行路也寘于周行猶
云當路當道耳小雅示我周行行彼周行則直作通衢字
用隨所指以為義傳云思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已是了
然而左傳能官人之說亦可相證或以為左氏斷章取義

非經旨也夫斷章亦當取其義耳如荊舒是懲周公也亦
民取荊舒之懲惕于羣小孔子也必民取羣小之愠如云
蘗之大道之害則左氏不得言能官人孟詩言卷耳易盈
也求之猶不及匪况我君子所懷之賢人其果盡寘列位
于周行即指列位此只說得半面言外見未寘者當求而
已寘者當恤使合起下三章意不言賢才難得但言卷耳
之雖盈以至微之物與至貴之賢微者猶然貴者安得不
珍重兩兩對照而后妃之憂自深
卷耳以脩頃筐見於椅裳之詩因下章兇說看出求賢詩
人不過借以起興

二章而尤當體恤者使臣也使臣為我賢勞山則崔嵬馬
則虺隤懷然在目每懷增慨我君子將何以為情耶姑酌
彼金罍以替之庶幾不永懷耳而未如其果稍釋否耶懷
字最體貼得到蓋停鞭之日追想缺字之時覺山高馬病
事事宛然懷之所以永也我姑者無可慰藉聊以此替之
維以者未可定之辭畢為末章地步
欲寫使臣之勤勞但言山高馬病欲誦文王之體恤但言
姑酌金罍欲言使臣懷之無已但言維以不永懷多少心
緒都在筆墨不到處此謂情餘於文
篇中五我字一例看皆我文王也或云於我馬我僕有礙

意謂馬偽車之馬也僕御車之僕也羣臣奉使與從皆給
於官如云我出我車我馬維駒我徒我御並皆詩人之車
而徒御耶
三章傷字從懷字來蓋口不言而默然神傷也言說既久
而睠懷況序從前經歷處處可傷惟毛公無體詩意曰傷
思也邢氏為註爾雅云傷感思也詩旨遂遠
四章前一章只說事定之日感念從前而當時一番愁歎
情景尚未之及末章特地補出用從中說勸已也言山阻
矣馬病矣僕痛矣使臣於此其意云何吾知到此境地四
顧雲山咋何馬瘏僕痡馬長嘆而已是昔之勤勞今之憂
懷洞觀難勤知難消釋我君子所以體恤之者當何如耶

卷耳四章章四句

按三家以為康王詩雪山王氏以為若媵妾之歸寧文
有謂文王遣使求賢者皆不足據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　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方望溪詩義補正后夫人之於衆妾常恐其上陵而思有
以隔限之衆妾之於后夫人猶料其妒己而思所以曲避
之此恆情也樛木下逮葛藟上附纏綿固結而不可解如
此非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不能也
一章鄭氏謂妃妾以禮樂樂其君子序中所無歐陽氏以

為何說定也若樛木與后妃葛藟與眾妾自是不判發興
有正意在下二句者有正意即包括與處者此言樛木下
垂故葛藟得以上附喻后妃逮下則眾妾皆得依託此意
已包括在上二句內故下但言文王之福履可矣君子指
文王也
詩人取興原非泛泛如蔦蘿之於松柏異體而同根故興
王族之依託於王葛藟之於樛木異根而上附故興眾妾
之依託於后妃嘉魚亦言樛木而以甘瓠喻嘉賓朱子以
為似比恐此章不必以葛藟與福履也
宮闈之內藹然和平緊順君子雖雖在宮萬機而康寧大
於此不然紛怨召釁何所不至君子之憂方大豈能有一
日之安乎故綏之在君子而致其安者則后妃也
二章荒訓說左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蕃藉之以自庇也
若云葛藟能庇樛木則眾妾能庇后妃乎宮闈使之和順
便是扶助文王之福履
三章皆四面縈繞之意太和之氣溢於門庭則螽斯之
麟趾之瑞皆基於此文王之福履於是全且久而無咸
矣
樛木三章章四句
一 此詩以興眾論惟後出之申公詩說以為南國諸侯慕

文王之德而歸心焉後人因引偽竹書云帝辛二十一
年春正月諸侯朝周謂此詩作於此時不知其大謬也
周南為房中之樂王化之基其頌美俱從宮闈始豈有
螽斯桃夭之前而遽美三分有二之業哉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　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
后妃能逮下故子孫眾多而古序但言子孫眾多者承上
篇能逮下之文也蓋螽斯者樛木之應也
後序螽斯不妒忌諸說言妒螽斯何不妒忌之有陸璣師
云草蟲鳴於上風蚯蚓鳴於下風性不忌一母百子故詩
人取為不妒忌之況螽斯比后妃則言螽斯即言后妃
不必子孫眾多嚴亦何知而頌詩人因之若詩辭與之旨
也哉
詩人全篇要寫后妃不妒忌頗難立論因想到後一層子
孫之多則不妒忌可見猶恐實處寫之不盡因想到螽斯
作一影子與螽斯之和集寫得不生動不足以形容后妃
故以詵詵薨薨揖揖形螽斯因以振振繩繩蟄蟄形子孫
之多中間輕著一宜字為點睛法極尋常極數羨而后妃
之德盛然可會通篇惟螽羽子孫是實字其餘俱作形容
一 調數之音集傳用說字聲字意字精絕
詵詵狀其羽化之眾和集一處便有盛意故下云振振薨

羌狀其羣飛之聲相連屬使有不絶意故下云繩繩其
狀其飛而復聚有斂戢之意故云蟄蟄
螽斯三章章四句
胡氏宏曰悉讀史至隋文帝獨孤后然後知婦人之妬
以妬忌爲大也獨孤不獨妬文帝使不得有異生子又
妬及太子勇寵妾雲昭訓遂成賊子廣奪嫡之謀卒
至宋祀滅絶生靈塗炭開皇之中天下户口八百九十
萬唐興纔三十餘年至永徽初始及三百八十萬户
耳呼獨孤一行妬於宮闈之間而減天下之户五六百
萬聖人刪詩工關南之義教萬世后妃專以不妬忌爲
大美也意深遠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
鰥民也
桃夭咏于歸之女子而序以爲后妃所致者何也蓋后夫
人正位中宮主持陰教勤儉孝敬化天下以婦道而閨中
女子逮人人有一后妃之德蓋太和所被凡所謂勿絲之
皆爲妖之風已閑況得争而尚有未嫻婦訓者乎蓋當時
六禮往來都是良家子女際少好之年得婚姻之正從此
之宜其室家即可於于歸之日卜之也如月映萬川處處
皆為面目嘗豁無少欠缺故曰桃夭者篤學之應也不然

于歸之初賢何從見而詩人預知之乎
婚姻之期傳主秋冬箋主春夏各有所據集傳主箋說以
爲桃有華正婚姻之時然二章言有蕡其實三章言其葉
蓁蓁則夏盡而秋矣豈自春徂秋皆婚期耶衛風曰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孫卿韓嬰皆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似以
傳爲優馮氏復京名物疏辨之最晰
詩義補正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蓋婦人固有宜
於夫而不宜於家人者記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是
也至於宜其家人則內外和而父母順所謂宜於其夫者
始不為燕昵之私矣
傳指一女子許白雲行三女子是謂詩人只舉一物爲興
亦不定在何時而此女值開花彼女又值結實也傳義爲
長宜守傳舍三項對上與意未子且以德言桑其重也但
首章傳以色言者非艷治之謂即婦容婉娩耳和氣積中
而後敬慎之容形於外如桃之和氣具而後其華盛也蓋
女子之德于歸之始不能遽孫而容貌辭氣之間自有流
露不再者不必壓之久也故先以色言之次章傳以德
言者非離容也婉娩之容已早見之而其德又踰時而見
其識確如桃之有實也三章傳以形體至盛言蓁之子年
日以長德日以容其宜也不乖戾以立異不阿比而苟同

終始如一進而有加一家之人無不以爲宜之子至此真
有層層周到念念廻旋如花之有葉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后妃之化也　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賢才衆多而原以爲后妃之化者何也后妃之德宜配君
子而大和所醞爲振振之公子女子彼后妃之化皆宜其
家人而和氣所蒸爲賢才之衆多蓋相夫者有卷耳之志
而厥德者成麟趾之休也或曰棫樸旱麓之詩何以不言
后妃大雅朝廷之樂也周南房中之樂也故彼以爲壽考
之闓融此以爲關雎之效驗義各有屬也夫周南之言后
妃猶召南之言召伯非遺文王也言后妃而文王之修身
齊家者自見周公錄此以爲房中之樂朝夕諷詠以感化
爲后夫人者之德若曰賢才之衆多家室之和平皆於爾
身繫之必德如大姒而後可以輔君子治國中也邑姜敵
十亂之末此之謂歟
一章肅肅傳訓敬是指罝兔之人蓋所以爲干城處且於
觀感之間直從赳赳處看他底裏肅肅處想其全身不專
在兔罝也好德之人與德相感眉睫之間如相告語故有
以得其賢或問朱子云兔罝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故傳
不言興正以其爲賦體也

二章說者云其初肅肅其後施于中逵夫一日三遷其居
欲速已甚何以爲賢且前此椓杙當在何地蓋椓之丁丁
正椓杙于中逵也椓杙時是方施之始見其肅肅施于中
逵則既施之後又見其肅肅始終無間也好仇亦有德相
配合始終無間意
三章不是既施中逵復遷而中林蓋施之非一處也說文
平土有叢木曰林中林幽隱之處猶之中逵之肅肅不以
隱顯異也故可以爲腹心于中逵先視其椓杙蓋聞其聲
而後視其事也繼視其張罟又視其人又從中林視之是
進中臨視次第
達說赳赳武夫非無意也蓋人君命將出師必取偏武之
人以爲心腹事定功成捍禦跋扈甚而縱敵以取重殺降
以邀功古今一轍即始終臣節而心術未純如周勃之安
劉幸而成事世勣之明唐幾移社稷有才無德大是害事
然則不徒赳赳之爲尚也詩人於罝兔者懸其望之一段
雄偉奇崛之概知是將才而静叩中藏知其忠有可托倚
是以爲腹心之寄所謂百看百如意也公侯而得若人則
折衝禦侮之臣即股肱心膂之任而兔死狗烹無因至矣
傳每以用武言是從赳赳看出真意於體會說者翻云不
必說到剛勇極力回護心肝最俗

兔罝三章章四句
墨子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西土服中公詩說遂以此為文王舉閎夭泰顛散宜生之詩蓋依附墨子也又胡母輔之謂閎夭根於山與獵者爭路被執經以兔網文王救而得解朱謀㙔詩故文王台於岐四方無侮武夫無所効其用于野從事罝網以銷磨其壯心皆無稽之言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此言后妃之美而詩人意中何嘗有此意序閎南者從未芣苢上想出挾有子又從樂有子上想出家室和平因從和平上想出后妃之美來蓋泰時百物欣欣向榮開其扰鵻不知也識者從他一段若非自得處想見化育流行無不徧滿是詩當作如是觀
不續其麻市也婆娑是決遊氣象織織女手可以縫裳是蕭瑟氣象有女仳離嘅其歎矣是愁苦氣象一張一弛王者之道女紅之暇人樂宜男詩人口中一片存移自在正是王氏嘽嘽
一章傳曰采取有藏也其取之則二章掇之捋之也其藏之則三章袺之襭之也首章已統冒全篇
二章以其子可治產難故云取之者取其子也如云掇其穗捋其子則木草采蕙采子各不同時
傳云芣苢宜懷妊言能使之易產唐本草又增宜子疑附會
三章一手執一手可采故下復言采采襭之則芣苢已盈可歸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按王氏肅云自關雎至芣苢房中之樂未知所據儀禮有房中之樂鄭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是房中並歌二南二節於禮經源有自王氏特之非也劉向列女傳以為宋人之女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不從乃作芣苢之詩韓詩亦曰芣苢傷夫也芣苢雖惡臭我猶采之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之而不去補傳云向之說出魯詩今芣苢非有惡臭而宜於產子魯詩不足據也王氏應麟詩考辨命論亦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則遂以芣苢比惡疾矣詳蔡人之妻因說母引芣苢之詩以自況不必始作於此也宋女而蔡妻何名為周南又許氏謙云后妃逮下宮中有子者衆同采芣苢則專以宮人言之也安溪詩所云可為求醫取益之喻而次於兔罝之後諧天子求才之殷取才之盡作者固

以采苢起興轉則又别具一解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　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王氏志長曰漢廣四語氣象宏遠神理深微而李溪風未珍閑雅化洽猶令漢游女靚而有難犯之色采風者推敲所自恍見王風過化存神雖以思泳真有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反覆長歌此其所以謂之風也不然游女既不可求而見者獨爲遠從回則是爲乃後世高唐洛神一流文耳何以爲周南乎

此序可疑甚矣詩以首句名篇而此獨提出漢廣二字微特序可疑經亦可疑游女不可求與以喬木斯亦足矣而再三比以江漢其辭已贅且亦擬非其倫不知序固明明以江漢比文王之德也漢之廣言德之廣也所及言及於江漢之間也江漢之源自西而南亦猶文王之化自西而南也如是則德化爲主游女爲賓故不以喬木弁首而以漢廣名篇耳箋錯解傳錯行曰泳之文而云喻女之貞潔以致諸說總不能出其窠臼不知錯行但訓泳字之義若四句大旨首序德化所及四字已明毛公更不必贅一語也後序不諳詩旨乃以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極力找足一似詩人以江漢形容不可求者然此漢儒之所以承誤也又二南兎罝麟趾羔羊甘棠騶虞五篇美男子其餘二十篇皆言婦人女子否亦美婦人之詩也豈采風者專采婦人删詩者專存婦人之詩蓋房中之樂爲后夫人諷誦故皆言婦人女子而其時男子可知也周南之序大半言后妃而文王可知也漢廣汝墳序不言后妃蓋化行南國其化專矣專屬后妃則其義不備明言文王又非感規后妃之旨故使人自會古序立言不其慎歟

一章人於喬木自無休息意不可休息只形容木之高竦非真欲休息之也不可求亦只形容女子之貞淑非真欲求之而敎其不可也猶云不可以非禮干云爾被化之女豈有獨自出遊鄭指爲衆女最是則朱子所謂端莊靜一者衆女皆然矣夫漢水如故也漢之游女亦如故也昔何以豔冶今何以貞淑詩人悠然神會而歎之曰誰爲爲之乎漢之廣矣江之永矣可得而遊不可得而則意中想看文王自中都至此江漢低回數慕無限深情曰永曰方只是不可量度之意谷風篇就其深矣四語亦爲計較量度之喻也

二章鄭氏謂故之子嫁我何以知詩人爲鰥夫歐陽氏以爲執鞭欲慕自古無有男子而甘爲女子秣馬執鞭者何氏云秣馬親迎也其說是矣而又云人欲娶此女必親迎

而後娶之則亦非也凡詩言之子于歸只就現在嫁者言
之從興說他日之于歸者桃夭東山可證也毛公謂興桃
夭一例故興傳耳然則凡二章言之子者不指游女矣嵩
夙氏亟變其出游者皆端莊靜一其于歸者皆車馬親迎
康與一女之不能前日淫亂之風滌洗殆盡俞然禮義之
俗詩人所以再三歎美於文王之化也
翹翹高也錯薪衆薪也楚柔亦薪也登興薪不高以興游
女不賢故直于刈其楚刈其蔞而翹翹者如此也亦隨意
衆一于歸之女而其賢者依然也或謂楚更高於錯薪然
則蔞亦高於楚錯薪乎
一章言出游之女之守禮也二三章言于歸之女之守禮
也于歸者不一故言秣馬駕馬而行也又言秣駒駕駒而
行也何氏以馬為兩驂駒為兩服則鑿矣

漢廣三章章八句

按韓詩漢廣說人也何以楷云亦云守禮之可說耳其
論近是薛君章句云游女謂漢神則荒唐矣然其意稍
未離乎正也至外傳云孔子適楚處子佩瑱而浣使子
貢三挑之侮聖已甚三家之齊豈偶然哉王氏質說此
詩乃云林馬林駒皆游子欲求游女之意夫周南之野
人猶可為公侯之用豈請書能文章者反皇皇於游女
之雷求之而弗得哉范氏崇文曰其人深知文德則亦
賢者也以賢人而日為為子寬矣傳於上章云漢上游
女無求思者不指詩人二二章之子不指游女孔門而
後猶血為子安得不推二毛

汝墳道化行也 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
子猶勉之以正也

疏云閔于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凡之於疏其霸
志遠而義高
安溪詩所愁如調飢者感其行役之勞慮王室如燬故也
不我遐棄者幸其復歸而欲終父母孔邇故也惟能終方
內之職盡撫慰之道故民既知尊王之義而又念父母之
思也
朱子以采薪非大夫內子之事故未嘗質言大夫然君子
行役合及王室既從劉向定為大夫妻民是或以後世如
王民之妻見宗從田間來命婦不薪與足怪不知南國婦
人猶不恭苦以相勞而女害大夫妻乃因頓如此民閒更
當何如乎女子縫裳君子饑之況躬親樵採之事哉
一章集傳遵賦二字精甚蓋君子既歸而追想其前日未
歸之時也或作興體失之矣遵汝伐枚是言君子行役時
之景物如此調飢是恐其遐棄故思之如重飢也已隱然

起如燬來非尋常夫婦闊別之思
二章寫從役之久東山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是用二句寫出小雅兩言皆我往矣是用四句寫出而此只換肆字乃用一字寫出逾年之隔也遵彼乃作死亡精悲棄即由來與棄之家深以不至死亡為幸也如但喜其不棄絕我則天下豈有行役而云棄妻者
前此之憂今日之喜俱從下王室如燬來昏亂之朝手足莫措故臣子不免於明夷文王且至於受難如後世酷吏得志朝士人人自危每出必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今以汝當被化之大夫受役楚吳忠良之亂國思之安得不如調飢一旦復我邦族且幸且懼而後知今日之得見也
三章予嘗謂毛詩傳尤當於毛傳處會其意此章父母毛公無傳以為行役之父母不待言也列女傳韓詩以及箋疏猶與異說獨改樂王氏謂指文王韓詩說其傳並述之今按紂都在河內衛輝府汝墳即汝州之域隔一河耳以一河之隔為遠而以萬里岐周為邇恐未必然序云勉之以正即朱子尊君親上之謂一日之間天命未改猶是君臣若早貳心於文王則僖負羈之妻矣安得為尊君親上此細味此章蓋言君子之勞以王室之如燬也然王室雖則如燬而澤不及於使臣從子生還二親無恙悲喜交集破涕為歡則人臣勝下之年皆天王優賜之日雖則勞我也不可謂非厚我也尚敢有所懟怨以乖臣子之誼乎蓋其願即甘棠勿伐之願也而其心即天王明聖之心也後世逐子之吟彷幽之操一言蔽之矣故曰勉之以正也或言父母不可以言遐邇對惠言身為大夫或嘗於行內或風訴於朝班所不能無者或子閒常適勝逢不遠豈至怙恃之悲門閭之望乎詩人因親遇其用字精矣夫以紂之虐而為行役之室家猶不敢怨及文王之化通貫於黜澤大行於汝墳之國故被其化者皆以文王尊君事主之心為心也吾於汝墳見文德之至焉
魴尾赤魴尾白而稍則勞悲矣此以魴魚幸其為綱來歸耳
汝墳三章章四句
劉向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韓詩云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王室政教如烈火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外傳亦同後漢書周磐讀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為

親從仕諸儒雖未盡合詩旨然於父母則皆未嘗指文
王也宜集傳兩存其說歟
麟趾關雎之應也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
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情序雖亂甚矣朱子盡去之以公子為周之公子可謂木
拔道通而首序以為關雎之應何也后妃之德足為君子
配斯時娟御之屬無一不被后妃之化於是含英毓秀包
孕百男而為之公子者遂兌然聖世之祥麟也子便生子
太和所鍾偏於公族凡屬姬氏比戶可風一本以至九族
翕然雍睦而平章百姓無難故周公編詩以為周南之卒
章固史序詩以為關雎之效驗陽氏繆解為符應之應而
集矢古序亦獨何歟
麟仁獸也故取以為興諸家言信言禮俱不必從蓋麟興
公子麟之趾興公子振振之德下麟字即指公子而文王
后妃教之之意於言外見之此風人之旨也朱子初說云
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較集傳更分曉可以麟興公子
亦可以公子比麟振振形容不盡于嗟歎慕無窮
麟王者之瑞獸也千百年而間出非其時不可得而致也
詩連說六麟字而以公子公姓公族分屬由親以及疏由
疏以及廣殊覺寸節舉從無非異求一似古今驚為奇物

大史書為異瑞之麟至周南之世日之所過無非此物不
以為異轉以為常不知其可驚止知其可愛矣藹龍之種
服之雅皆麟之瑞詩人若曰何麟之多也謂遍遍符瑞隨
矣
周公公子也麟也陝以東周公左周南之所以名也召公
公族也亦麟也陝以西召公右召南之所以名也周召兩
下文不知凡幾物盛後大自開必先則今日含仁履信之
祥麟即他年析圭列土之百辟先以武成說書而大封同
姓遠過唐虞夏商聖人豈有私意哉蓋此振振者福祿攸
矣
麟之趾三章章四句
周南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孔叢子曰孔子讀詩自周南至正雅喟然歎曰周道成
矣黃氏佐云周南詩皆純正體裁具備此周道之所以
成正雅之所由作也故孔子歎之

白巖 姜柄倬 學

召南

說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 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夫人子錡知其有德者以被文王后妃之化也桃夭女子柄曰宜家兄享此百兩之盛禮者于國君以下學者附益之辭

或曰桃夭明言宜其室家此不明言之盖此之子夫人也不比周南民間之女子夫人云之子未成禮也作詩之人國人也國人柄其夫人止百兩甫至誠問于何處說起不比民間女子可以宜家盡之故但陳禮儀之盛于於是之中寓想像之意詩人之慎也

一章詩人但言車馬之駢闐與從之妖雅夫家以此迎女家以此送所謂彌其盈門者而之子安然受之無愧則其德宛然可思東萊呂氏云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

三章箋云盈之衆媵之多非傳因之則已將下成之之意說盡故下云成成其禮也亦禮即指衆媵言之蓋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防淫泆也今諸娣之盛若非車馬之美互映是禮儀周備更無幾微虧缺處故曰成也大雅美韓侯之娶妻曰諸娣從之衛風美莊姜之來嫁曰庶姜孽孽皆此意然媵與衆娣姊者故詩但言諸娣箋謂衆媵姪娣非也

傳云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巢本釋鳥文疏云左傳鳲鳩氏司空者也詩云維鵲居之序謂此也本草云鳲鳩之骨佩之宜夫婦故召南以興百兩曹風以興儀一有一言所云鳲鳩諸異名皆戴勝也而杜箴諸鳲鳩分別言之則鳲鳩非鵲矣埤雅謂即拙春又以黃鳥爲鳲鳩矣爾雅謂逐鵲而居其巢則以鶻鵃爲鳲鳩矣月令鳴鳩拂其羽乃鶻鵃也李時珍註本草疏鳲鳩鳴鳩分載又以鳲即鳴字之訛則誤矣若歐公所見之鳩亦未可據望來指揮何足以興夫人乎文見鳲鳩篇

鵲巢三章章四句

按以夫人指大姒國君指文王者固非即謂凡爲夫人者皆當有是德論詩之垂教則然非詩旨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此夫人能奉祭祀其家人美之之詩家人即宮人也或以

為夫人親蠶者非
夫人不獨薦豆薦豆不獨祭夫人服從服副不獨被而詩
人于備物上偶指一繫于佩服上偶指一被于助祭上指
一前一後蓋即此以例其餘
一章曰用之猶未用也曰之事猶未事也未用而常想其
用未事而常想其事純是一段誠敬心
二章上章言所用之地重發叙出便見夫
人慎容之心而從公侯不在與公侯合敬亦不更與公侯
敬體益作詩者從眥夫人心上體會出來見時時以此事
為公侯之事以此地為公侯之宮一器一物稍不盡慎便
是夫職將下章僮僮之敬祁祁之儀盡備于此
三章後序以祭祀為夫人之職朱子用之又存親蠶之說
按蘩有水有陸水產可為菹如左傳蘋蘩薀藻之菜是也
陸產可飼蠶如七月采蘩祁祁是也然俱當斡旋被字夫
人助祭服則不應以被疏因解夙夜在公為視濯于夜祀
饎爨于正祭之夙則夙夜既倒而義亦未安蠶事告桑當
服緰之副服則俱不應服被何氏古義以為三夫人世婦
之服然序以不失職指夫人而屬之妾御蠶祭正夫人之
事而曰公侯又以宮廟為蠶室似俱牽合愚謂此當指祭
祀被者夫人齋時之首服也按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
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
齊于內然後會于太廟疏云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之
正寢后夫人有正寢有燕寢追師疏云不至王所居燕
寢是也在公謂在公所言齋宮也謝疊山謂齋廬之類君
以路寢為齋宮夫人以正寢為齋宮公對私室而言夙夜
者自夙至夜言散齊致齊無日不在此也在齊宮而夫人
首服以被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張鎰圖
天子齊玄端玄冠玄裳諸侯供佩山玄玉為副蘇氏三禮
圖婦人褖衣之黑始因男子之玄端亦名褖衣則君之齊
服玄端夫人之齊不褖衣于君之齊為玄冠則夫人之齊
不服次乎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副以覆首若
今搖步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為之若今假紒服之以
桑次第次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后之燕寢
亦總笄總而已按內則疏男子笄總後加冠著冠則婦人
笄總後加次或加編加副隨地為之也夫人齊于正寢既
不可如祭時服副褘又不可服告桑之編如笄總而已何
異燕寢之地首服以次如見君然故曰被者夫人齋居之
首服也薄言旋歸箋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髲髢其威
儀祁祁而安舒無罷倦之失還歸自廟反其燕寢已舍正
寢釋服一處釋服者非廟中即釋其服也玉藻朝服視朝

于內朝過遂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朝服釋于小寢則祭服釋于路寢矣夫人之祭服亦當釋于正寢矣若于廟中釋之亦于廟中取之衣大記所云取衣者以篋非祭禮也故知詩言從歸自正寢易副以被歸于燕寢也箋謂從歸本未嘗疾乃知僮僮祁祁之敬見于正寢者初卯則自正寢而歸不忘齋戒之初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按召南十四篇言禮者二此云能以禮自防野有死麕惡無禮所謂無禮者無昏相見有強暴之侵也所謂禮者自信自守也坊記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是時紂惡淫亂淫風大熾文王之化及于南國風為丕變民閒女子連姻青宦廟見之後追想從前為雅未附六禮未成保無有強暴相陵憂如之何設或此身一旦傷如之何亦所謂以禮自防者也傳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已得是詩大旨歟陽氏本義生定行役而小雅出車篇之五章與此詩同是傳因之愚謂小雅亦指諸侯之思南仲恐為西戎侵侮意正與此序合如言行役則已既見止一語已足傳云覯遇也謂遇之以禮也行役既歸何患遇之無禮而憂心忡忡耶故衆物云車牽亦有辭我覯爾覯爾新婚知覯止為婚禮中字法也

一章詩言草蟲之鳴喓喓以則阜螽之躍趯趯然物各以類相從也興貞潔之女子不可有非類之從意味其詞從前之以禮自防可知也從此之以禮自守可知也

傳言憂於山谷深說說文蕨箋引易繫辭媾精孔為父柄經傳直謂之螽者蝗也凡以蝗而不為災者通得螽名故有阜螽草螽之別又出車之言草蟲鳴晚秋之候此箋云男女嘉時鄭主嘉時在二月自相盾矛矣

二章陟彼南山我當采其蕨不安未也求物者猶採取之況女子之擇所從乎速說亦說言今日之心悅正九谷皆日之心憂耳傳云說服也其心安焉勤儉恭恭帖服為之

三章天下極是傷悲者失身非類欲自滿極不得故無禮未至貞女之所憂也俯仰古今如維之于蔡邑之于卓或之于操皆召南女子所傷悲也哀乎也敬戒之意從此始悲傷之憂從此乎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法度祭祀之法度也序曰能循法度經曰有齊皆美之也

傳竟同季女字遂謂未嫁時教成之祭則所謂大夫妻能
盡祭祀乃是循法也日嫁後事不如季女稱云少婦婦女
通用詩中甚多王肅云此爲所陳皆大夫妻助夫氏之祭
也
並用五子以米用一此字即即訣者季女正即節參動有
齊
米之自筥盛之自當相盛自當于湘各相自當于錡釜
何足異哉也得所數條理之事措置之方生執之節正是
有齊見端處
或云宗子主祭則爲豆者當爲宗子之婦大夫妻似不足
以當之不如此季女即宗子之婦宗子即大夫也其云宗
室亦猶諸侯夫人云在公耳未子以季女爲主婦是也
然人之旨未嘗直奉亦未嘗合糊如采蘩提出公侯其爲
夫人可見此提宗室其爲大夫妻可見無置也敬也盡已
焉之矣故曰有齊季女
采蘋三章章四句
郝氏敬云編詩者首鵲巢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蘩即君
夫人之職采蘋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即大夫妻之職
按左傳澗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
也若爲此詩明下注腳而何氏猶云有齊季女齊國少
女太公望之女邑姜也何氏附會多類此
甘棠美召伯也　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序曰美召伯也左傳云思其人猶愛其樹詩名篇矣史記乃
有決獄樹下之說韓詩有不忍勞民處於樹下以聽政鄭
箋述之又因下而創爲召伯舍甘棠以聽男女之訟不知
舍甘棠云者布政之時所行經歷偶然憩息草舍以居不
必于此聽訟又何以知爲男女之訟也況既謂決民決獄
在伐紂之後爲伯時事若文王時何得專美召公愚謂詩
當作于武王之世而召伯之舍當在文王之時所謂去後
見思也周公編入召南耳周南重后妃之德則專美后妃
召南重召伯之教則多美召伯非略文王也如謂必歸美
文王則是思何武者當思漢天子哭千指者當哭晉武帝
有是理哉
劉元城小傳曰說者謂不重煩百姓止舍棠下是墨子之
道也朝廷宮室乃是中庸之法安可如是以千舉哉
白虎通云伯長也白也言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曲禮五
官之長曰伯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即周召分陝
之謂也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名物疏伯有五同名異
職召伯之伯九命伯也有方伯則八命之牧也殷謂之州
伯有牧下二伯左傳云五侯九伯疏即序曰青衛伯也有

伯爲周禮七命之伯也有州里之伯內則所云州史獻諸
州伯者也夫安知文王之時召公不爲州伯乎卲謂此詩
作于文王時可也或以爲伯仲之伯非是
或謂邊吾而不知者王氏也何以于召伯思之如是蓋亦
子在慈母膝下頃我復我習焉而忘一旦吾容潤絕則魂
夢相依神情纏切而民于召伯類是
按本草集解棠梨野梨也樹似梨而小葉似蒼朮處處山
林有之則甘棠非獨日千霄之喬木傳以蔽芾爲小貌疏
謂比于大木爲小故其下可息歐陽氏以蔽爲蔽風日芾
爲茂盛蓋樹小而枝葉藩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說苑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美也尊其人敬其位古
聖人之道幾哉金縢子曰甘棠召公之所茇也公則已
矣人猶不忍拜之况覩之乎齊宗公之槐也殺刑禁之
置吏守之而人傷之不足以蔽所愛也夫思竟者見乎
墻而特棠耶思紂者襲及日而况槐耶

行露召伯聽訟也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
能侵陵貞女也

歐陽氏曰美召伯之能聽訟也朱子從序說而復言貞女
自述己志以絕其人朱剡向列女傳夫貞女能絕之則不
至訟若既訟召伯之庭是非立決恐無待貞女作詩以絕
之也一章或云守禮所以有訟非也蓋不解其何以致訟
也下二章或云男女爭訟非也蓋既訟而深幸其事之得
白也王氏詩疑謂前章能入意全不肯何嘗體認是詩
一章傳云興也以露之沾濡喻非禮之侵辱乃自述其平
日守禮以興起下章述訟之詞　傳云厭浥濕意行道也
曰厭浥我道有多露豈不于早夜之間濡我自謂曰道有
多露不可行也我之自守如此玩豈不字謂字是欲彊暴
一番見汝而深望好言曰如夙夜人所不見處幽谷處非
出以概其下凡一言一動皆步步誠慎多露也

二章二章若未有媒聘則决是獄者不必召伯凡鼓乙有
所執以爲訟者必自有一種似是之理異以動聽故箋云
媒妁之言不和屬昏之來强委之如左傳徐吾犯之妹公
孫楚聘之矣公孫黑使强委禽是也行謂其無禮從有媒
行禽矣矣得在己守屋流已守婦也然雖有言而不和雖
有昏而强委何之在當未嘗有有尚未尚有其也非召
伯聽之解有不感于疑似者
詩言誰謂汝無室家之禮乎無禮則不敢訟矣今何以速
我于獄也然雖速我于獄而含獄者既然知汝室家之禮
之不足也下章云雖速我于訟而聽訟者亦不從汝非禮

之禮也上有明光之美則下無覆盆之女嚴霜白日其潔
乘乎夙夜者不有以自全哉
行露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鵲巢所致猶關雎云是后妃所致也夫人有均壹
之德則諸侯之家齊家齊為朝廷正故在位之節儉正直
皆鵲巢所致也朱子辯說云序說得之
緇衣羔裘大夫之朝服退朝時褋服其裘紽緎總皆裘縫
也素絲合絲成組為裘縫之飾也五則縫之數也羔裘也
此飾以素絲非得召南之大夫為然安見其節儉益工
三句為委蛇委蛇一句寫然而節儉正直已寓于氣象從
容之中則是其裼裘而來自公門出及于燕居事服羔裘
文衣褶者祇衆閒雅非有德者何能如是節無過不及儉
節制也卽夫子五德中之恭儉非儉約之謂設一毫侈肆
則粗鄙[illegible]于形焉安能從容自得左傳樹說引此詩以識
林文之德意亦如此然非有正直以為之體則羞心邪曲
所謂貪而泄謙與德同醉而恭與敬同以其偽飾于外
也故本句節儉正直四字俱到　以羔裘引起如赤舄几
几之美周公義不驕乎亦易也羔衣章甫美孔子義不黎

子章甫也卽一冠一履而全體宛然此風人之旨也嘗以
退食為減膳疏以羔裘為節儉則晏嬰之狐裘三十年趙
盾之食魚飧公孫弘之布被脫粟不且為出于召南大夫
哉
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疏云緎素絲為組紃以
英飾裘之縫中急就篇云紃縧複之屬絛編者為組圓者
為紃合組為一縫之飾也胡氏一桂云縫之突凡為紽有
界限為緎合二為一為總皆取黑白別處為義也其實紽
緎卽是縫言羔羊之皮五縫耳每縫則素絲為組飾之非
紽外別有緎緎外別有總也集羔皮以成裘縫亦不一其
以素絲為飾者則式五式三隨所宜用之耶風二君集令
是也
孔疏云羔裘卿大夫之朝服諸侯視朝與卿大夫同服亦
表其說甚是為以為同服需表者非也又崔靈恩謂謂天
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
裼衣裼之外乃加朝祭之服賈孔並同其說其實非也蓋
裼衣卽緇衣緇衣卽朝服也玉藻言諸裘皆有衣以裼之
又言君在則裼盡飾也及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卽朝服
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注朝服十五升緇布衣也不
言色衣與冠同則知則裘之為緇亦矣古者禮服皆直領

無袊裏上衣裼衣䄏前裏色自微露故曰見美又曰盡飾
此朝服也若小朝服于裼衣外加衣掩之謂之襲使其美
充于内故曰充美也玉藻云裘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
門則裼裘乃入明矣表裘襲裘之外朝服則衣古表與今
異毛表而革裏也有反裘而負薪者孔子曰皮之不存毛
將安附此其證也詩言羔裘退朝之時不可朝服以居
故裼朝服而表裘則見其五紽五緎歷歷如此夫乃知集
傳為燕居之服亦不可易孔疏亦云天子諸侯燕居亦同
服羔裘也或曰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又曰褻裘長黍彼為
平日之燕居此則退朝之燕居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或云此詩言太平有象朝廷無事故大夫從容自得反
是則為鄭風之攷事理益矣小過或又以蚤壯者衣五
羊皮今大夫服之為節儉紽行有縱無横為正直引左
傳國家則誤矣

殷其靁勸以義也　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
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盛世之思婦與衰世不同衰亂則行者有死亡之慘居者
為怨念之情君子閔而録之因以為輕用民力者之戒若
二南之世因材而使不比北山之從事獨賢也及期而代
不比于役之不日不月也閔書是來每懷原及而為室家
者聽念征人勸之以義于以見王化之行也不然杜詩云
何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當召南之婦人而不及此況此
詩行役箋云施號令于四方疏云在四境之内非如女埼
之使時也
南山之陽之側之下君子行役之地殷其靁以興天威不
違顔咫尺奉君命者不敢或有所遁逃也勉之以義已寓
于此我君子何以去此之彼蓋敬君之命如懔天之威故
莫敢或遑非振振君子吾見其歸哉歸哉則以稱職而言
從者異之也
或云振振信厚也信厚之人恐其措置或未盡善故慮之
其言是也又云信厚之人既能盡力朝廷又能眷念室家
嗟乎念身家肥妻子戀戀枕席所在皆是而盡力朝廷者
誰歟況心無二用未聞一心為公復一心為私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
時也
序云男女及時及男女少壯之時非及一年婚嫁之時也
傳云男三十女二十為及時箋以四月五月六月分此三
章鄒氏補正云女子之嫁也行不辭誠不語所以遠恥至

曰迨其謂之抑甚矣
炙以我我當嫁者夫一女不嫁何勞宦配者之亟亟李氏
詩所云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偶雖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
木根也摽與標同木末也按此既摽破字亦于庶士難通
補正謂求賢之詩更無所據惟戴氏續讀詩記曰求我
庶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亟若不可易矣且詩人從為
女父母之言于以見男女之及時也　男女及時有從正
面說者桃夭是也有從側面說者摽梅是也
之子于歸非杞花烟娃之日迨其吉兮蓋梅子搖落之時
歐陽氏曰以摽梅之易殘與芳年之不再卜吉而來此其
時也
疏云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尚在樹者三傾筐取之樹已
無實
今者六禮自今而來嚴氏云及今成昏猶矣謂之黃氏標
曰媒妁之言也通以詞已定其人則六禮可以從備覽謂
相奔不禁則誣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　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
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此猶周南之樛木也然樛木是從旁面說只言文王受福
而夫人之賢可見此從對面說只言衆妾進御而夫人之
賢亦見綏綏敘來用實字一點以見心安意順因非拔命
自解亦非幸遠命有人蓋夫人被后妃之化惠下出于自
然衆妾亦被夫人之化承恩習為固有無寵彌無驚喜而
王化之景象見矣
補正記妾不在妾御不敢當夕言夫人所當之夕若以故
不得進御則衆妾不敢當此夕也朱子所引疑誤
此偶衆在東在西之星以明見星而往見星而還耳蓋因
所見而賦其事也尾定此典則說多牽合裯禪被也衾易
為床帳蓋恐與衾複容齊遍乘謂床非一己所致良是蓋
式余式詢隨所宜進之抱衾者來之
悲憐者拔命自安此偏于承恩處用之榮遇者稱命自矜
此偏于貶損處用之
媵妾進御之法鄭氏曰月之初卑者先尊者後八十一御
妾當九夕二十七世婦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一夕
后一夕凡十五日而偏望後反之尊者先卑者後五日之
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媵當四夕夫人專一夕凡五
日而偏也嚴氏顧曰以王后之尊下與庶妾更迭進退其
為降也甚矣后每夕當進于王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
進又五日則又如是凡四十一日而九嬪畢見一時再見

一歲八見於二說不同愚謂三代風氣淳厚進御之以女史載之內侍掌之故王后無專寵之嫌宮人有魚貫之序見于禮經者可考也后亦妻道也臣道也以專夕明王后之專以序進明興威之義陰教所以理子姓所以蕃羅氏瓜以為降辱焉足信哉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　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序以小星為專美夫人明推作者言外之旨也江沱為夫媵之無怨是作詩者正興此意乃推綠是詩者之旨也因史執如當日事情故精確如此不我以者不以之備五日之御也自結序謂不以其媵備數寔云使己獨留不得來于國之未改按公羊傳注云侍于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曰侍年不過八歲以至十五之時嫡何以妬媵何以怨止一娶九女自有常典嫡雖妬忌豈能不備數以貽夫家故伊川東萊說此詩皆無侍年之說

何氏世本古義謂媵者送嫁之名史記載伊尹為有莘氏媵臣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初不言其國之女為其國之媵妾也愚謂不然媵送也從女子之嫁也有以男子為媵者如井伯析歸父是也謂之媵臣有以女子為媵者公羊所謂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是也謂之媵妾本國嫁女而自媵之者如衛風之庶姜孽孽之諸婦皆是也女家謂之娣夫家亦謂之媵妾然則晉媵穆姬並井伯而外必無女子春秋書齊晉衛來媵何以見其但有男子也且諸侯之女原不為諸侯之媵妾如宜姜之女一適齊桓一適宋桓一適許穆夫閔衛于歸齊而以宋許兩夫人為媵也媵止取給于一時或踐賤之族或異姓之女以充其數必非諸侯之女夫何疑于序之言媵哉

傳云決復入為汜本爾雅釋水邢昺疏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據此則汜非水名謂水自江出而復入于江故曰汜也文王之化及江漢之間詩因得于江漢之間也

一章蘇氏轍曰江則有汜嫡則有媵而之子之不我以何哉其後必悔矣蓋不敢怨而俟其悔耳

黃氏震曰賦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于無所與事之地非過勤勞也已乃匡釋曰久當自悔不必過為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為媵之美此說得之

決出而復入者水之常也見棄而復容者事之常也媵但真以理之常而不計夫情之變是媵事嫡之心也

二章與許也今雖不我許其後也必有以處我矣

三章嘯歌恨隱指媵則三其字異義蓋言其後也爲嫡者必且感我而歎快我而歌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然則媵之于嫡如孝子事親忠臣事君自盡其道以滿其心之一悟遂之一改也嘗而不悉媵之美大矣集傳引陳氏惡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則亦未嘗不以爲美媵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或曰文王之化何以被于媵而遺于嫡夫瞍可底豫象不格姦況此被化之嫡哉蓋編詩者録小星以爲嫡夫人之法録江汜以爲媵妾之法各舉一詩言之非謂媵可美而嫡終不變也故讀行露知强暴之必悛心讀江汜知夫人之定遷善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惡無禮者惡其六禮未備而妄以情慾相誘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以死麕死鹿爲喻無禮則雖亂無序故以樸樕爲喻人既厭棄犬亦驚吠直使無禮者無地自容無門可叩真惡得盡致情極致

一章言穢物不可以潔當之以非潔者必不可以穢當之也詩之是賊之矣有德之吉士豈其然兩之字不俱番一字字其義自明詩以四言爲句詞或急切如我以爲君不屬于毛有因不顯之類甚多

二章樸樕至兕亦猶也死鹿猶死麕也白茅純比死鹿束比樸樕必無之理矣況此懷春之女固此德于王之純潔者安得誘之

三章言無禮者欲誘之必見之而後可誘之也如欲見之必其舒徐而行無動其帨而後得見之也帨之動由于尨之吠必無使尨吠而後舒徐而行帨不之動也豈知客方至門犬先迎吠如王之女早知戶外有人而急行避之矣豈可得而見乎見且不可安得而誘　此與上章有女如玉一例只說得本面而下意使人自會　我詩人代女子我之也詩言我者多矣不必其人自言也猶正古樂府諸我紅羅襦脫我戰時袍皆作者代女子自我可以爲證王氏柏泥定自我遂以淫詩刪之許氏謙且以爲鄭衛錯簡豈不冤甚

此與行露于二南別出一局蓋二南之風極含蓄而行露章詞意俱盡則以訟獄之後述我詞也二南之風極和平而此篇聲色俱厲則以惡惡之甚若將浼己也蓋以一詩所處之地不同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　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
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徐氏光啟六帖云此只就車上贊歎其肅雝非直言其人
之和敬也王姬被化有和敬之德俱祇本文王姬二字內
車之肅雝即是和鸞有節進退有度意南子以車聲而知
伯玉是也曷不二字含蓄不盡究我冢路緊覩企踵呼嘆
相顧歎賞之語
史氏風雅遺音攷石經毛傳鄭箋稱解呂記嚴緝穠並作
襛今經文不知何時遂改作穠集傳尚仍毛氏戎戎之說
則當朱子解時猶是襛字可知
襛字是從等者出肅雝從車者出肅秩然有序也雝和也
所謂和鸞雝雝是也詩人意中早有文王之化在口文王
之孫可知恪守者有文考之家法漸摩者有太姒之徽音
故有此車中之人宜其車聲之肅雝也
集傳下見其車者四字通篇俱在詩人覩望中著想或云
既婚之後所作謬甚又朱子以宜文不害終當解說識緒
序至先蓋不獨此篇為然也安溪詩所春秋書法天子逆
后不曰逆女命出而分定也歸而後本其所生之女稱其
下嫁也不言來逆者先言築王姬之館見其將有行也歸
而後著其所適之國配諸侯則反是於其逆夫人也以女
名之於其來逆者即言所來逆者是尊卑之體也此詩先
言王姬之車是將有行矣我未知所適也次乃指言平王
之孫下于齊侯之子春秋之書同也逆女之事歸之卒章
至此乃言齊侯之子尚平王之孫正夫婦之敘也與先言
韓侯娶妻而後云蹶父之子者異矣
鄭樵謂為詩之時則東周矣詩之地則召南也鄧氏忠倩
辨之曰黍離既作召南故地已非周有天朝歸妹何與雍
岐舊民事懷李之歌不與條梅並奏審矣顧安得求于其
地足以疑矣答之曰又以齊侯為襄公諸兒以春秋書王
姬歸于齊也名物鈔云桓十四年齊僖公卒襄公諸兒立
立五年平王太子洩父之子桓王崩莊王立歸王姬在莊
元年時齊襄已立五年矣王姬為莊王之女則詩當云齊
侯而非齊侯之子當曰桓王之孫而非平王之孫也或又
以齊侯之子為桓公小白以莊王十四年共姬妻齊桓也
考齊桓父僖公兄襄公則桓乃襄弟桓公立三年王姬歸
齊則不得言齊侯之子也按此則山堂考索容齋隨筆諸
說立破矣李氏樗又以王平正之王則侯當為齊一之侯
彭汝礪泰航引此詩云惟有平德故人化之惟有齊德故
人畏之然亦難通文王以前未有諡平者故詩人偶以此
稱文文王稱平王猶武王稱寧王安得指為東遷之平王

遐也若齊封國在武王世豈得于他國公子而云齊侯之子傳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其定論歟
然則齊侯之子何人也或云太公之子丁公伋則以太公為齊侯然武王娶太公女邑姜伋與武王女為甥舅行不可以婚若其後世則又非周公編二南之年且非武王女矣考尚書疏成王時齊太公薨周公代為太保周公之薨在成王十有二年大公于成王發食膝猶在則其卒當是周公東征以後錢孫盍旋史記齊太公世家後因文較明文據竹書康王六年齊太公薨者珍也丁公呂伋立伋與邑姜為兄弟行可知武王之少女當適于伋子乙公則頗亭林謂相去三十餘年亦非也蓋諸侯在位為子娶婦如文王之親迎于渭乙公為世子而伋為之娶故曰齊侯之子是女為文王之孫男且為太公之孫緝熙之新亦敬哉之業閨嘉耦相形如桃如李正不徒以顏色及時令人嘉歎也諸兄何人敢得聖人之冊哉集傳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重在德上所以見其有德者正以其為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也豈專言容色陋矣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　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植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騶虞為鵲巢之應者謂騶虞之詩為鵲巢之詩之效也後儒不善讀序以為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瑞有鵲巢之德必有騶虞之瑞而春秋絕筆適值獲麟于是讖緯符命紛有接踵雜竄仲舒劉向猶惑焉何論新莽之八十篇哉皆由錯解序一應字以致矯枉者并騶虞而疑之也不知此篇但言王道流行仔即定泰庶物蕃蕪即取物之際存愛物之仁其仁心之自然真如騶虞矣騶虞不殘生物之獸取以為至仁之喻

召南諸侯行春蒐之政雖有五豝五豵之多徒御左右皆一發不忍多殺蓋人人各具一諸侯之仁而仁風洋溢如以一發專屬諸侯亦不過齊宣王之殺牛魏文帝之全麋耳而公侯三驅逸物即殺又安見諸侯之仁集傳不得廻强言不必三令五申而人自喻之蓋至仁之世無一物不得其所徹上徹下渾成一太和宇宙周家八百年基至此已無憾故曰王道之成也

古者一發四矢如詩言四矢反兮四鍭如樹及孟子發乘矢是也非四矢並發也故疏云五豝一矢殺其一而已或云殺四逸一者非也箋云戰禽獸之命戰爭也令禽獸各爭其命班固西都賦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集傳用其文

謂四矢五豝盡殺之知必有發吳者非謂一矢而貫獸五也意在盡殺恐不得為仁詩以寡殺為仁箋疏為優補正云豝隱深葭之中一豝首矢其羣皆奔故一發而五豝齊見也

按騶虞傳疏王會埤雅爾雅並以為瑞獸白虎黑章埤雅又謂馬之屬以其字從馬也原始云祝旨虎軀白質黑文其身五采日行千里食自死之肉湯時獻于朝則不特黑文又五采矣河圖括地象及漢書皆不言五采山海經云騶虞如虎五色尾長于身出孟山亦出鳥鼠同穴及林氏之國日行千里博物志亦云五色乘之日行千里不言黑文直言五采且以為可乘矣歐陽氏謂毛詩未出未聞以騶虞為獸嚴緝遂引兩雅不載騶虞證之六韜淮南子並謂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即史記所云文馬而羅端良據之遂謂文王之馬名騶虞說文騶虞白虎黑文仁獸食自死之物范氏補傳從明騶虞非獸引說文不食自死之物添不字可怪也又漢時建章宮後有物狀如麋東方朔曰此騶牙也遠方歸義則騶牙見王伯厚困學紀騶虞或作騶吾見别苦詩義疏則又為虎屬蓋物不常見隨意名之集傳但取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而不取五采千里之說可謂擇之精凡言騶虞為馬即山澤之官者非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程子曰二南者正家之道也蓋衆一夫一婦莫不有文武之德焉周南十一篇其言婦女九召南十四篇其言婦女者十一鄭氏曰二南居中之樂也后夫人諷詠以事其君子故其詩多閨房循禮守義之言而不徒為思婦寺人之作周公錄之以為後世法蓋后夫人大夫妻士庶人之婦必如是而後家齊也家齊而後賢才多朝廷正故兔罝羔羊錄焉周南多明言后妃而召南錄甘棠一詩以見諸侯之齊其家皆召伯之教也以麟趾終周南則關雎之化成也以騶虞終召南則鵲巢之化成也此文王之德化洋溢而無不遍被歟或曰周南秩然有序而召南錯雜者何也夫前四篇及終篇次第瞭然矣餘則詩有先後地有遠近固所得以為次聖人删詩亦仍其舊耳王文憲删去甘棠死麕何彼穠矣三篇適符周南十一篇之數兩兩相配豈作周南者即作召南之人且有周南何必復替召南耶

詩經讀序私記卷之三

白巖 姜炳璋 學

邶

邶鄘二國亡於三監既誅之後未幾爲衛併詩爲衛詩猶繫于二國誠有不可曉者說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於其水土之名如其國之所在然其說難通如定及新臺桑閒楚邱皆濮陽地而或咏于邶或咏于鄘則何說也朱子以爲其聲之異然鄘風桑中用康之音而楚邱忘作變調記曰鄭衛之音比于慢矣是二國之音相類乃一國之音反分而爲二恐無是理顧亭林求其說而不可得直謂此詩固編獨多故決濮分三國名以各冠之夫季札觀樂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則衛詩之分久矣而謂成于漢儒吾不信也然則衛詩何以分爲詩有作于衛人而鄘人傳之者亦有事在鄘地而邶人咏之者凡詩多擬作非必自爲劉安成所云大師各從所詩之地而繫之其說是也

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按三監者監于紂子武庚之國不得并武庚爲三監而周公誅三監亦封邶鄘衛三國不以邶鄘盡與衛也衛之併邶鄘鄭語謂康叔子孫稍併邶鄘是也想在夷厲以後耳陳氏傳良乃云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蔡叔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顧亭林以爲其地綿廣不得爲邶鄘衛三國良是然則三國邶自封武庚管叔封鄘朝歌以南皆屬之蔡叔封衛則自朝歌東郡之地管叔則在河北而邶封則今大名北至真定之間皆是

柏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此篇朱子以爲詞氣卑順哀然女君子忠而獲遣易于情故仁人之言篇如悲憤中不失和平卑順一意聖人手變風之首特揭此篇以爲萬世臣子處變者之法所謂可以怨也如爲婦人之詩則飲酒敖遊怨之兄弟非婦人壺範威儀棣棣非婦人自稱若爲莊姜則兄弟蓋公未必見怨父母已終不得至齊日君家也從於日命夫人且幸不能奮飛其旨則便是去子說不可行也孟劉句以共姜行柏舟朱子以下篇爲莊姜詩因漢以此詩爲婦人作然向上封事終將序說朱子註孟子亦曰仁人大賢著書原未嘗

有所執也　詩傳補遺問柳柏舟何如解曰只得解作仁
人不遇但疑不為頃公作此㝵必大所録者
一章首二句興起全篇以柏舟汎汎水中而不以濟渡與
己之放棄而不見用也精神直貫到不能奮飛上下云貌
閒之得己是去位之臣又云與小人同列非也
二章傳云茹度也集傳因之不如歐陽氏曰詩云柔亦不
茹茹納也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鑒之于物納景在内
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影我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是以
見嫉于小人也　愚謂鑒能照物不能容物我心則照察
之便不能容之矣欲去小人不能不藉衆君子之力兄弟
是同姓者然者縦驗所謂中中四子是也始欲據之見怒
而後外之不言怒我而曰逢彼之怒者是先有所怒而我
適逢之者然親視之語仁人之言也
二章兄弟之怒而欲我俯仰從容也此我不然即威儀之
閑適小人未嘗少假詞色況肯舍己以徇人乎棣棣傳云
富而閑習精悉富盛然從降抑閑習不待勉强如孟子之
不怨佚瑜將泰山巖巖氣象是其富也只行所無事若訓
方爲固反爲造作無更晅同病矣是閑習也選集傳訓閑
擇小人處世那一等人便把那一等儀容應副他終音矣
此隨機衍仰有似閑擇只一選字承擬小人根上君子則

正封正色而已
四章我之不能容小人而欲决去之者正我憂心悄悄慍
同是之日非也而竟為羣小所慍于是既覯閔而我斥矣
又受侮之不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安得不拊膺欲絕乎
楊文公億云已擯黜然猶下石而不休方因從婚尚寫引
而未已蔽痗欲云友陸一夜共起議請破斃之復宜然不
己皆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謂也
五章日居月諸當從日月篇傳云日乎月乎言日月照臨
我朝更迭而微乎微謂也小雅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是也
微則其明於我之兄抑然從昭晰如不澣之衣𨗴為而沈
其垢也又云憤辱無明察是盡四句之義蓋不澣則憤辱
送微則無明察日月者不敢斥言君也小人誣蔽君子
何所不至如衣被垢穢故傳云如衣不澣矣似不必又加
衣字不能奮飛者羣小見誣身己自外欲一至君前告以
苦言之可掬羣小之不足聽奈不能奮飛徒爲凡凡不醒
之舟而已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　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序言莊姜傷己者三篇此篇蓋傷己不得輔助君子以成
内治也其傷之始致亂之本微並后匹嫡者偷己悉工二

章但言心之憂矣非可憂慮使之自會謝叠山謂憂君憂
太子憂國家但莊姜口中正含蓄不露下二章兩言我思
古人風刺深而辭益婉易坤卦六二象傳曰臣道也妻道
也道莫難于處變夫子首録柏舟以為臣道之準次録緑
衣以為妻道之準可以處變不失其常
一章二章傳云緑間色黃正色今乃以緑為裏比據禮説
詩之法
三章緑兮已含衣字言此緑兮本絲也而女染治之為衣
以喻婢妾本賤也而女寵婢之使身治治絲也衆約染組
織意俾無訧者黃氏一正云言欲求古道以處之俾其夫
于無過也按此俾字較有着落古人有一言悟主如姜后
永巷待罪而宣王早朝勤政是也　事關宗社全無諷諫
以亦愈疏且云女所治明指莊公故欲求一悟主之道以
救其過不徒已然引過歸己而已經輕下一訧字將上二
章意收拾又借古人立言蓋狂暴之人諫不能入故微諷
之
四章絺綌當暑今已以待寒喻失所也愚謂此自比于寒
風之絺綌隱然見樸素情懷冷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絕
少趨時之意以是取象宜也
上章思古人欲俾君子立身于無過之地也此章思古人
欲以古人自處而絕無怨尤之心也方見上兩憂字不是
一己私意憂者慮宗社之危自傷者安所遇之素憂時樂
天兩不相悖先儒謂莊姜是以嗣音太姒良然
緑衣四章章四句
　莊公名揚武公之子也武公其淇見于風抑戒賓筵並
于雅其諄諄于天理人欲者至矣而莊公首違其教溺
于閨房釀為禍胎若莊公者可謂上愧乃父下貽乃妻
矣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按史記衛桓公二年州吁被絀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
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
襲殺桓公自立為段欲伐鄭陳宋蔡皆許之又云衛人皆
不愛州吁石碏乃因桓公母家詳為善州吁至陳石碏與
陳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迎公弟晉立之雖
與左傳微異然殺州吁于陳則一也説者謂陳方欲伐鄭恐
中變執之此詩動之也愚謂此詩作于既送之後乃追述
之詞況媯與莊姜其于詩賦自有同心不待作詩然當時
戴媯而嫁婦鄉門訣別未嘗不足以動舊臣故老之心也
穆姜啼而晉靈不發出姜過而魯人皆哭況桓公在位十
六年未聞失德國人目擊其身弒母歸則未能和其民式

此送內之而無關詩之作與不作也又禮夫人迎送不出
門于野況謂越禮遠送則妾似不如評務夫人說者因謂
妾亦大歸答還母家式又曰不豈甚言其遠耳寫謂寄不
但衛人皆罵欲出遠境莊妾送妾猶在近邑郊如未出國
門一步遂云于野古人情詩多文必無是理若云妾亦大
歸從北日月終風出于誰何之手送野之故當依箋云歸
已清盡己情因當大變莊妾自有味心固難以尋常迎送
律之也
一章史雪汀曰差池是謂狀舒其羽翼只此五字真能得
物之性情而不齊之意已滿
三章陳在衛南莊妾在衛心與俱南北中無限慈苦無限
妾說兵其成又恐其無成祗可然含糊不如泥喃燕子得
以自適也
四章以屬仲之婦故曰仲氏任只大概親信工說家則以
立心言盡恭叔慎以持身言雜沓寫來俱是說他好處猛
別後相思覺他這一件好那一件好極思念極懸擬不覺
絲絲所謂文生于情也承日勸勉之詞多端正不如從何
處說起特指他臨別丁寧之言先君指莊莊無可思指桓
公則毋不得以子為先君蓋統指衛先公思者思先公之
遺緒不　付之賊子而以討賊勉莊妾也言外便見彼之
淚貫一日忘討賊哉而語却渾然不露
燕燕四章章六句
韓詩以為定妾歸其婦以為中之子于歸句也鄭氏註
記云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畏作喜孝也獻公
無禮于定姜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以孝于寡人陸
德明釋之曰此魯詩也鄭志答　棋云後得毛公傳記
註已行不復改之
按州吁與鄭共叔段絕肖然段有夫人之寵而州吁莊
妾與為敵段有京城之富大叔之號而州吁無尺地之
封止為衛國亡命乃叔段一跌不振而州吁手提數十
亡虜入千乘之國刺其君而奪之國何也衛桓之仁柔
不如鄭莊之雄武莊有除桓無備也此莊妾所以拊心
扼腕而痛恨于防之不早乎
日月刺莊妾傷己也　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
至困窮之詩也」
按此篇依從序立說如有軒遠仲東萊逆齋華谷俱以為
如之人指先君夫先君可怨然然早您之且桓公未歸況
土曾無一言哀此鞠子而反怨及先君則亦悖矣因又以
指州吁夫州吁何如人而責以古處德音望其顧我報我
抑又愚矣此衆子所以疑序說也然君子而我可怨緑衣

早怨之況不得于君子怨及既亡之父母所非賢婦人比
後儒之頗有疑也不如續序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一語最
繆古序言傷已者傷已之生視國難而無以致諸侯之討
也州吁弒嫡人逆諸侯袖手不救亂臣賊子公行于日月
照臨之下姜氏孱然一女子其何能為斯時而不呼天搶
地直情也哉
一章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猶云青天白日大氣難泯滅也
乃如之人猶云今日之人泛指鄰國之諸侯及本國之臣
民古處猶云古道服人耳救災卹鄰正君討賊皆古道也
定定耳亂也我顧顧我而一救之也
二章德音美名也恤鄰討賊名之至善者令則以美名之
不善而不肯為俾也可忘州吁一日不誅則枕戈之志一
日不忘
日月亙古長常明者也父母終身當侍者也而今畜我不
終雖能為我定難也即父母之國雖在而父母已逝但見
其報我也不述問信之常無足稱述之事蓋暗指齊侯也
史記齊莊公購即位二十二年平王東遷在位六十四年
卒子僖公立九年為魯九年衛莊在位二十三年卒君桓
立十六年被弒則魯隱之四年也是齊莊即位先衛莊者
三十餘年莊姜歸齊之日齊莊在位已久碩人詩云齊侯
之子東宮之妹則齊侯為現在矣是莊姜為齊莊之子而
與僖公為兄弟無疑也莊姜歸衛在衛莊即位之初至此
年逾五十父母之亡可知矣左氏東宮名得臣而僖公名
祿父盖齊莊在位歷年多或得臣未立先卒或有故而廢
皆未可知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莊姜傷己也　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按州吁嬖人之子素有奪嫡之心而桓得以不廢者外有
石碏內有二母保護之功居多乃一旦以弒日從憂患中
百計扶植之儲子絶脫于凶人之手凡帷堂猶在秘不發
喪柔之如孤雛落翼天地俱失矣皆如莊姜何以為情諸
儒說此篇則曰州吁雖無禮莊姜猶恩之也又曰我思于
此詩哉無故自嗟嗟于莊姜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認賊作
子保若嬰兒作詩招之使來其不為戴鴞含蟲幾何矣東
海呂母猶能散家財為子報仇莊姜何以至此此朱子所
以深惡而刪之也頌聖人手定編次何據知為錯簡傳義
俱指州吁之時不得移置莊公之世然則序言傷己者傷
己之不能討賊也
一章終風且暴興州吁搆亂暴起人不能止顧我則笑顧我
也笑者傷悲自滿也傲者傷討賊無人而桓公徒死也言

其送而顧我則悵然傷意其平時則謔浪笑敖而無忌憚
總此一人通而例之傷如之何
一章莊姜亦有賢名國人歸心而州吁欲和其民又極非
姜出故生母則逆之而姜獨留稍盡人子之禮故曰惠然
肯來也然豈莊姜意哉但欲我不之往故亦不來耳仇人
在日五毒倍加愛子之情無門可訴悠悠之思自己乎
三章終風且曀不見日光而又曀日晉君處也為陰氣所
蒙則恢彼陰翳以與弑君之賊公然自列于諸侯而臣民
不見悖方伯不見討無異重陰閉塞不見天日是以不能
寐而氣寒成疾也月令民多鼽嚏註鼽者氣窒于鼻嚏者
聲發于口寤閉鬱之疾
四章州吁入人序而誅之乃宋公首欲定其位陳蔡及魯
助之于是伐鄭之役富于經者二則天地晦冥非復人世
不特曀曀之陰又且虺虺之雷矣傳云懷傷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按州吁行弒以至伐誅止五閱月而莊姜呼號之詩有
三聖人存而弗削者所以立萬世母道之準也
擊鼓怨州吁也　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
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此詩人敘軍士臨行與其家
人訣別之詞蓋怨州吁也　南豐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為
從軍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
一章先著擊鼓其鏜踊躍喜鬪之狀分外生動益適兩
皆無家懷是之旨而徐為悲是家無總見武人為大君不
顧生靈而下西乃節節是此二句反面也末章二呼嗟哉
皆為亡人發嘆悲矣　鄭在衛南南行指伐鄭陳亦在衛
南代衛正北陳從此平陳宋與死亡之憂於南行斷主伐
鄭此時陳宋未平而先言伐鄭軍士有以灼見其心
三章王肅云未知于何居于何處于何喪其馬若求我與
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朱子曰猶察叔送其子
之意也似較集傳為安　不言死亡不忍言也
四章說到血骨已是闇然銷魂忽頓起一意從前相
約偕老為期呼嗟乎今日乃至于此覺平原白骨行是春
閨夢裡而止以傲州吁一踊躍也
五章不我活不我信而不宇是用兵之州吁不之也言闊
又言洵言活又言信辭意纏綿真是一時訣別不下令人
悽絕可為窮兵者之戒
擊鼓五章章四句
陳極兩與伐鄭之舉忽用石碏之言執而戮之戮端真
有因天之力然猶日月終風擊鼓三篇猶毋呼號于上
軍士怨咨于下土功城漕一時並興而獨夫方且謔浪

自如踊躍不顧難與之天下其能居才

凱風美孝子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其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非以不安其室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孝子自責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按經只孝子自責之辭而孔氏云然以序言美孝子也使此詩既作母猶不安則是七子精誠未至聖人何以取之如母既去而後作此詩則不能匡救于前其罪已大且母出與廟絶安得稱名之以聖善至誠可以感神明豈可以感格親七子之自責如此知母已悔悟國史親知其事錄其詩曰美孝子以其得幾諫之道卒能安其母也聖人刪詩以此為三百篇孝子之詩之首非以其處變不失其常也哉詩緝云母不復嫁則孝子養親之志成矣事未深責七子躬悲

二章只易一新字而自少長以至成人母氏之劬勞不勝言故道而曰聖善凱風與聖善棘薪與棘令人　補正云子于父母其若隱大惡亦未有不心知其非者七子所謂聖善直名明隱惡之稱耳女子固有道明隱惡而獨不能以志為自咎者又嫁既后之猶是也又曰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勞苦非徒念母不使其母念育子之艱而不忍去室也一則曰有子七人再則曰有子七人非徒自責亦使其母悲昇藏已孫而顧指名義也

安矣詩所云末二章乃微見其母之不安于室者孟必七子嘗有不從之事幾諫之旨致母怒不悅而加譴焉故曰寒泉猶在浚之下以安流我乃微而不能與吾母相安子孟子所謂不可磯者必言就詩之訓義也又曰黄鳥猶能睍睆其色好音以悅人我乃不能婉容柔聲以慰親心子悲而加謹則無以慰其心而勞苦矣傳云睍睆好貌云睍睆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以興辭令順也詩緝睍睆光鮮貌程子華而睆睆明貌原解睍睆羽好貌猶爛熠也大東詩睆彼牽牛睆明也集傳訓義似複下句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

雄雉刺衛宣公也　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刺宣公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也此淫亂與步考春秋隱四年宣即位明年衛人入郕又與宋入鄭伐戴克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既為鄭所敗又與齊鄭謀魯魯桓求好詩于杞邲菊遇于來戰于郎前後反覆以兵為戲故明二章詩人述大夫久役室家思念之詞而末一章則詩人虺其大夫因以刺宣公也如皆作婦人之詞則婦人之稱其夫既曰展矣君子不宜又曰百爾君子

一章考槃雜著書謂雄飛若矢一往而望嘗不過丈修不過三章丈小如此在之局可以任意翱翔也又雄狀介稅死亢善陵不生得故以興戍卒有傳云飛而鼓其翼泄泄只亦解云泄泄鼓翅舒散貌我較精　詩稱自詒二字最可思凡大夫多是為乳於智根貪功名之人蓋工有合功之主則下必有喜事之臣較末以不忮求望之按此既合思婦之詞又得詩人之旨而自詒二字亦有着落諸說似合糊

二章雄飛下上其音興君子雖有勤苦無所告語

三章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悠悠之思與日月俱長即此使可見宣王兵興之久

四章詩人既述室家念君子之言而因勉之曰君子之自詒伊阻者以忮求之心累之也凡百君子豈不知德行不忮不求則全身遠害何所為而不善也

危險之地人之所畏而轉自詒之君子則懷憾喜事之心詒之在國君則貪氣貪利之心詒之也有貪氣貪利之心則求福而禍隨之安得不思之反之于見枝去而根全在枝求悉化君子無忮求可以免患國君無忮求可以保國理本一貫曰百爾君子不敢斥言君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箋云夫人謂夷姜

凡美意顯刺意隱刺淫之意尤隱宣公烝父妾詩人惡惡以歌虐者關于鄰國故詩中微特無君與夫人字并無犯禮等字曰深厲淺揭曰濟盈雉鳴若不為公發者然下雝雝鳴鴈從雉鳴上生來招招舟子從濟盈上推轉刺宣處只求牡歸妻四字隱隱然預而求牡則取喻于物歸妻則託言夫士絕不露一痕迹而刺宣之意已宛然可思式曰安知此夫人非宣姜曰夷姜之事猜燃若宣姜則作新臺以安之矣故刺宣姜之詩顯而直刺夷姜之詩微而婉

首章泛論其理以起刺之之端尚未着注着身上匏有苦葉方深不可涉也所謂當止而止也可見凡事深則宜厲淺則宜揭處處度量德無失著而況婚姻之大乎此二句雖承上深涉却已推開一步以興起婚姻不可苟意蓋深淺之宜處便是義理所在深厲淺揭為度量事務作一影子故荷蕢引以諷聖人

二章曰瀰曰盈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有瀰濟之盈乃不以舟而以車已是失智猶悍然不顧以為不濡軌全無人心者矣以雉求雄已是淫奔而乃求獸之牡反常悖類更非意料所及矣但進一層說分明一指宣公徧于天下大幾

而不恤一指夷姜宣亂大倫而不恥與從常刺淫者不同
者也從嚴師曰以此下继者淫也又下其狂為者亂也解
經甚明透
三章引經于古也雝雝鳴鴈行禮于始旦言納采也禮之
隆于始者如此約舉始終已包六禮　補王云霜降而婦
功成嫁娶行以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故曰迨冰未泮未注
誤
四章濟說得不可解用匏則危用車則濟舟子招我何反
云卯否以衣而涉曰厲褰衣涉水曰揭則亦為徒涉矣豈
舟在而人特徒涉抑上涉字為徒行而此涉字為求舟子
況有又得刺夷姜夫夷姜已嫁而魁之以須友子為謂此
承上婚姻之有禮循序進之有非禮輒因序用匏亦危招
招我招之也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招舟子意主乎
舟不重舟子也舟俞禮舟子俞相禮之人惟其得舟所以
人徒涉而我否也從一句言必須舟也下句不但須舟更
須代友以共濟俞公不獨宜守婚姻之禮更當求賢淑之
人以承宗廟社稷所謂嘉耦也同志為友此真同志也故
夫婦曰如賓如友如此則造舟為光自無深涉濫軌之誚
而關雎之德已非篤鳴之雖矣將上三章收拾在內通篇
歸結以卓君之一語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
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一章統冒全篇詩人蓋述棄婦之詞以刺之陰陽和而雨
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此夫婦之道也葑菲取其莖婦人
取其德亦夫婦之道也今乃不然所謂失道也
不宜有怒從出怒字正為上下兩就作轉捩蓋怒者以其
色之衰耳故以采葑菲告之　德音美名也如所謂賢淑
之名聞于宗族是也是者異于前日也豈然畏而德音如
此可以偕老矣
二章箋以行道非薄送之時不知此行道就棄婦方出門
時說出門限也戲以外即道也行道而遲遲不忍身方踰
閾行就道以為送此便是路人真寸步千里舉足俳徊而
則送者之見過而彼已近矣不遠伊邇送也薄送我畿送
也而我婚昏之時正新昏宴樂之日定情念思曰故人既
而日忘今新人迎而愈好
三章不我屑以以箋云用也用以治其室家也方與下無
逝無發一串蘇傳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也
新昏闖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行輕用之故告而
止之接此解甚精無限辛勤百端交集豈我躬不閱而無

厥恤我後曰之事乎我雖被棄困憂之深而不能已也言
外使有不忍遽絶之意我躬二句必如此安頓方合詩旨
故記引此以為終身之仁
四章上六句是勤勞治家之事然婦人一味作家苦于周
恤之義全然不曉此篇吾有閨閫之儀焉但有救憂災之
使故又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婦德乃全
五章不我能慉云不以吾道養我加吾以而字于下又
反字更得追悔慍懼也末四句求生之時恐無以
同生既生之後反無以共死哀哉
六章以我御窮慘絶悲尚盡矣誠千古同慨況清是形容
武恐之狀曰含翁多取十餘眷其對妻子便有此種意氣
嘆光武可謂富易妻是也其彼采時必有一種藉口之詞
令人難堪而以既詒我肆四字盡之若但加以勞苦之事
者忠厚之至也隨以昔者來塈結然收住與緊在一念字
益追顧初念最能動人其望之深矣
谷風六章章八句
　遷齋范氏曰此婦人雖怨而不忍絶望有于此歟盍寬
以恤我後為恤其子也又元史俞述祖傳述祖為徐壽
輝所執縛其五歲兒曰不降殺是矣述祖罵曰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何不速殺是可知元人未嘗不讀註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按書云西伯戡黎黎近於都羑云黎在衛西六篇決大疑
云武王封湯後于黎殷後于宋呂氏春秋云武王封先後
于黎其說不同然其立國非後于衛也所為僑非衛之附
庸也地在今大名府之域按張者乃朝歌始封之衛非渡
河以東之衛也或據左傳晉荀林父畧狄土立黎侯而還
謂此詩作于衛穆公之世夫衛至穆公徙居楚邱已三世
則黎與晉為鄰晉伯方熾中夏王室何為殷殷望救于衛
哉則此詩作于宣公之世無疑斯時狄勢已強窮黎者竄
衛之漸也黎衛輔車相依黎滅而衛繼之矣式曰黎既滅
安得衛穆時復有黎為赤狄所滅曰味此詩云式微淳其
衰之甚猶未盡滅也云胡不歸歸黎也猶有故土可棲也
傳以衛處之二邑其臣不以則其故土必有遠過于此一
邑者狀則狄亦盡黎有之抑式入其國得其子女玉帛而
去諸史官殊闕不能備述其事耳夫衛文復國猶有齊桓
即其後黎侯再造亦由林父惟此日力竭勢窮其君臣乃
能崎嶇立國至衛穆之世尚存延祀猶有餘年中興之功
誠有不可沒者夫子存此二詩以補史氏之闕亦使萬世
之儒夫有以自立也夫
傳云中露泥中衛邑也水經及曹能始一統志以為宵有

其地凡詩中人名地名乞公有所傳受我疑陵谷變遷後
人以詩名其地或疑一人無處二邑之理或又疑衛宣不
肯以二邑與人愚按衛林公奔齊齊靈公以郲寄衛侯曾
昭奔晉晉頃公以乾侯居公則二邑之予不可謂宣無其
事如謂地里皆以附會未聞西山以易名周埋以書名移
侯從亡者多矣其處兩邑或有之又安能使之一步不行
耶
何以衰微之至使當歸去諸説似未吻合蓋黎臣寓衛習
見宣公所為非結好于宋即求盟于齊尚脛都是勢利我
衰微如此安望其能助我也故事形字滴出寓言則便是
怨君故者事也其事為己師紛難之事其形為救衛雪恥
之形今既無望不如歸去更作匹庭耳胡不二字有翻然
振作意以見失援于人正須發憤于己晉人所謂戮力王
室克復中原宜作是因相對泣耶首二句不言彼無恤鄰
之義只言勢力卑弱自不足以動其相恤也下二句亦不
言其不救但言吾為此事而來而涉歎始願之違以見今
日之當去也序言勸以歸得前後神理一語道盡
式微二章章四句
劉向列女傳以此詩為二人所作宋方勻因以為聯句
之祖

旄丘責衛伯也　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
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各以其
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是州伯
之上有二伯武公于平王時為上公則為二伯武公而後
仍為州伯康誥稱康侯以曰孟侯孫秋于衛書衛侯則衛本
侯爵宣公為武公之孫世代未遠衛固州伯也黎衛接壤
植文未與安得不以方伯連率之職望之衛哉序以責字
包括全詩發四章蘊諸瑰
補正云一章曰何多日二章曰何其處三章曰匹車不東
以處其國而侍救者宜作于迎逐之日而自保其餘邑而
未至于衛之前做愚謂如方説則旄丘當在式微之前矣
今次于式微者蓋黎君歸而衛猶有連合與國來救之約
故黎人仍待其救耳
旄丘與國何以有別故我以之代入國我以之救他國皆
未可知者能左右之曰以猶云以與國別處去也
二章所以與同又旄與國既同心恤患將至于終不見恤
乃知衛之君臣衰如充耳為耳補正云曲折以體其情而
終乃質言以責之忠厚之至也
自夏而冬表言其時之久耳非一章作于夏三章作于

冬也集傳發說立而見其萬長大逼須善會
釋烏云爲少好長醜而鶹鷅陸璣云流離梟也其子適長
大還食其母傳云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
而愉樂終而微弱集傳本王氏李氏之說以漂散訓流離
但玩瑣尾字面似于鳥爲切蓋就其利害切身上警切言
之藴傳云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
知其將爲己患也傳云始而愉樂者以爲不足慮而安然
也終而微弱者必受其殘害而微弱也金人謂宋曰蒙古
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齒寒
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亦以爲彼即此章之意
本句褎如充耳如作瑱之塞耳則褎字宜從傳盛服解
如褎字作多笑貌則充耳當作塞耳說諸家褎字並未有
充耳用毛說不可行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　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
也
賢者仕于伶官詩人作此詩以刺時君之不用非徒爲賢
者惜也朱子以爲賢者自作然細按之倨傲不恭恐不可
爲訓詩言碩人多矣無自贊而曰碩人者赫如渥赭的是
詩人形容之辭若自己稱頌無從見之如古說則連說簡
兮並其破格以擇賢也方將萬舞之時日之方中至明而
易見也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也而碩人者俁俁然公庭
萬舞其奇偉更何可如也其下日力則過人藝則可用也
即執籥秉翟之時赫如渥赭過於錫爵當一見色動聞
正與發下傳意有辨服関註可
擇不進而公曰伶外伶耳但錫以一爵無辭讓閽寺無殊
所以動而可美人之思欲以古說爲優簡兮損任從方將
萬舞起一路追到赫如渥赭說得十分剌眼種種異人而
以公言錫爵一語收煞頗使英雄氣短放所屬望付之灰
冷又轉出一念望古懷今恨不得置此人于其世倍追依
個至深至遠
一章萬舞傳謂用之宗祀不知在廟射越何說諸稱伶人
宗祀朱子不主宗祀專言禮以錫爵爲主人獻工其說
不利公庭指所舞之處不必宗廟也
二章大德之人豈可以藝力盡之此只就當時所重者而
言蓋將材射能射御皆肩王心目所承而故粗舉以形之
非謂碩人才盡于此
二章傳云籥六孔笛門也郭璞云籥如笛三孔而廣雅云
七孔鄭氏于周禮笙師少儀明堂皆註二孔兹以經典正
文故不復改傳名物疏曰爾雅大籥謂之産中謂之仲小
謂之箹然則六孔者其歷效六孔之籥其吹法詳于樂書

之孔刖剕然猶世俗之樂也詩記曰註云文舞舞羽吹籥
恐無右手舞而左手復吹之理蓋籥爲程之助陸德明猶
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是也
四章朱子以美人曰君是也山榛隰苓喻賢者之生宜在
西方美人之世末二句即從上二句宕漾出之蓋含之不
忍爲之不能遐其邈思以爲美人而遇此碩人不知若何
受惜蓋當其淪落又不知若何悅惜且慕且憐如西周庭
王宛在欲推碩人而受手付之也末兩兮急作嘆詞神韻
與首句相應若曰窮擇賢人非斯人誰與歸孟子論友思
想到舜尚見古同一結構連下西方林然承周風刺承矣

右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　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
是詩以自見也
此終不得歸之後以自敘其悲悅之意非欲歸之時作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言水可以至淇我不可以至衛二
句已有全篇之意諸姬衛之諸姬也從者是辭也言我之
無日不思者亦欲與從諸姬坐談衷曲耳說一謀字正是
無事不可商量卷身不得歸思之所結故國風景歷歷意
中舊日親知恍然在目是以男子懷鄉計及友朋女子思
家想到女伴曰諸姬曰姑姊是詩思中幻景亦思中真景也

似以古說爲優
諸姑伯姊即諸姊中之母行者也朱子指在夫家則出宿
飲餞不得不作來嫁時說但合禮未聞有舍軷事至姑姊
從嫁俱由鄭氏而此章與下章同一出宿飲餞乃此則爲
來下則爲歸恐亦未確不如箋疏爲長下四句猶云以速
父母兄弟之身得以存問諸姑並及伯姊並非是辭吾願
是無中生有語純是寫一思字非非有味處正是無可
奈何處也
箋云沛禰所嫁國適衛所經之道名物疏云按說文沛水
也東入于海濟水出房子贊皇山東入泜二字音同經傳
通謂古沛爲濟但此經文不誤樂史寰宇記大禰溝在曹
州宛句縣北七十里一統志大禰溝在山東兗州府曹州
界詩飲餞于禰即此今於
此二章與首兮相似彼則一路還到旋如居諸句以公言
錫爵一語歸來此則一路通到遄臻于衛而以不瑕有害
歸來章法正同也或疑出宿飲餞何以兩番互異夫所謂
宿餞原是意中揣摩之境若指定一處則是實事矣思
而沛禰忽而干言衍云從此路可至衛從彼路亦可指至衛
捉摸不定一片逆蹤寫到遄臻于衛快馬輕車何等興會
諸姬姑姊亦何等眾至而以不瑕有害咎爲終止方知上

而都是如天使而心何承歎乃是實事也
表記引詩曰瑕不謂矣瑕同何不瑕有害集傳作不何有
害於本此篇則詩所以謂此詩之作正謂為我憂也然通
篇看眼在父母兄弟一字父母已没未嘗一登鄉城兄弟
久暌未嘗一接谷谷泣非人情所能已乎而大關所在不
便明白道破須又一層所謂思地思人思歸之事全神俱
注在父母兄弟上也詩人之志苦矣
承上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　言衛之忠臣不得志爾
當人不安于命故不能已已焉哉三字頓却多少悲咨有
却多少苦衷乃賢人君子無入不自得當降益惟賢人偏
招得如許艱難亦惟賢人受得起如許艱難也君闇世亂
君子道消衆賦起去九州相居何地不可而委蹇匪躬安
于苦節非賢者能如是乎而斯時乘軒策肥方且碩身家
不知國是此君之所以可刺也
傳云興也北門背明鄉陰已將亂世闇君意攝入三章都
是亂世闇君所致所謂興起全篇也
日知錄云凡交于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左
傳襄二十九年鄭子展曰昔事晉楚以藩王室王事無曠
詩作于東遷之後王室衰微此詩曰王事適我鵠羽曰王
事靡盬何今日為王曰職亦我代征役凡涉王室者猶云
王事以是知天下之不忘周室也
室人二字是士君子居官第一關鍵我不當身家彼却不
顧名節適我摧我令人難堪節亦在家法必至名行蕩地
即不然戒戒之案況亦自難以肩定時人一委于天所幾
乎樂天知命之仁人矣
史氏崇云敦毛如字鄭都回反集傳從用都讀則都回反
是也乃反以為叶不必相從如此紋說可切不本于于定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刺虐也　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
焉
北風雨雪何等氣象似綠句喙何等景物與處已包得如
許賦重政煩刑苛斂不成世界矣傳集危亂將至氣象
愁慘正從威虐來若只是淫亂于愁慘尚隔一層此只寫
出君子亂邦不居見幾而作從澤之禍已數計娟娥之後
序謂百姓皆去者非也
一章惠而好我即平日志同道合皆發他人或處宦而不
知禍及我怒我而不能決去惟順而相好者一言感悟相
與同行且古采衆隊多為虛徐二字所誤訓祠春戀之其
實雜卒至玉石俱焚雖欲遠舉而不可得而其字改作游

移如云其虛乎其徐乎禍亂亦既亟矣言非便有不俟終
日之意禍未至而云既者想見見幾明決
二章同歸歸于他國也去父母之邦非人之本情而轉以
他國為歸則以我國不可一日居也猶肘入山終身不出
宜乎容遂東至五十年皆得此歸字之義
三章按小爾雅以純黑而反哺者為烏小而腹下白不
反哺者為鳥鴉又云白頸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燕烏即白
頸烏也是烏有二種合紅云慈烏反哺白頸烏不反哺廣
雅云純黑反哺者為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烏鴉
古有鵶經占書而自人喜鵲惡鴉北人反之師曠以白頸
者為不祥本草注云師曠之說近之而氏名物疏以純黑
為不祥之烏非也
赤者皆狐黑者皆烏顧日書是北類則賢人君子自無庇
頓故以見滿朝皆播惡害民之徒不必覈其鵂鶹等名而
其義已備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　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序言刺時者十二篇有刺時事者如伯兮園有桃十畝之
間鴇羽澤陂是也有刺時俗者如蔣東門之楊是也有刺
當時之在位者如靜女氓有狐杕杜東門之池是也蓋刺
其君則曰刺其公也若在位之人習于恰邪成為時尚詩
人以規戒之詞板時俗故同史以為刺當時之人也靜
女之詩蓋刺在位者好色而不尚德也衛君無道夫人無
德故卿大夫化之取女不求貞靜為惟知有美色也
饗疏以為陳古既若詩解經傚歐陽氏以為淫奔則有碍
彤管猶渠以城隅為宮之兩北朱傳以彤管為結殷勤之
物恐皆無據傳以牧為田官原解以城隅為禮法之防似
皆未合詩意
一章傳云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也蓋謂靜女而
妹彼如俟我欲可愛也愛而不見宜其搔首踟躕也有色
無德則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矣城隅傳云以言高而不可
踰蓋都邑之地人所耳目之處俟待我娶之也
二章首章總也內則右佩玦捍管彤管朱色之管左傳引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傳云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
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為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
管之法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貽我彼設之言以其為靜女如其貽我者必彤管也彤管
所以記載古人成法故我以為法度之喻言如此則女之
美者乃可悅懌耳
牧遠郊之地荑茅之始生祭祀用以縮酒言自牧歸荑可

以供祭祀閑美且異矣于是呼靜女而告之曰非女容色之爲美也所可美者美人之所貽爲芳潔之美耳不然耳尙有異何爲而要之
城隅近處也牧遠地也言近處之可愛者必貽我彤管之靜女遠地之所可美者必貽我苕荑之美人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　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宣公納子之妻非但人理所當斥刺有以見其君之風俗也此何足以感悟而刺之蓋此詩之作新臺既成齊女未至猶意而伋妻者守從一之義不至于從公之欲也序云要之者以前此未嘗言曰要于是作新臺使齊女登之道達其意也明齊女之來何嘗知爲宣婦哉故言燕婉之求而忍得此醜惡之人畧有人心自當唾棄豈從而配耗子偕之者望之也此水中之臺影可望而不可即子婦之喻也鴻雁之大者鴻不再偶守信之鳥婦人從夫之義也皆所以爲諷也
一章衣樂劉氏曰此水中臺影鮮明之貌蓋臨河作臺影入水中倍覺鮮明哉以爲其須有此之此明明作臺要之蘧篨盡矣何此之有　補正云昭五年奚斛者于西門註不以壽終爲解與次章不珍意同　愚謂不解不珍猶言殞失無死尸居餘氣耳
二章洒訓爲峻方于此有別此亦于水中見之者于蘧篨能仰不能俯相對
三章戚施而反得鴻事之必無者也求燕婉而反得此戚施情之必不願者也吾之人所以容仰而爲鄙矣然不齊女初至詩人不忍決其必從耳使伋妻能如列女傳所載之宣夫人欲同庖而不聽不且聞此詩而遠去哉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衛宣公之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按伋壽之死傳云賊待于莘殺之左氏云盜待于莘殺之史記盜遮界上則二子死于陸地詩何以言乘舟哉曰公使盜待其乘舟而說之中流耳竊以爲非也蓋二子之死也固未嘗明示國人而作詩者亦未嘗與伋偕行親見其殞命之所可知當時之傳說不一矣詩人以伋奉命之齊而壽先行日衛適齊者必從河北衛人所共知者因以乘舟度河爲辭二子非乘禍云二子適齊耳又新臺作于河上即宣公要齊女之地禍根種于此禍機亦變行于此今日二子之避他日載公之渡河水滿滿幾成禍水故歐公

謂譽彼來升不如集傳質作汞舟適齊之確也言二子汎汎其景其逝而所以使之去者自見于言外而二子之死只作將移不定之詞所謂風也後懿公之世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懷攜貳狄人來之遂滅其國然則二子之所係重矣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容齋隨筆云衛宣公十有九年卒其烝于庶母夷姜也始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伋即以次年生幼不過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譖兄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辨此決無之事是洪氏之宜為子矣然據史記宣為桓弟乃莊公之庶子夷姜莊公之妾也烝夷姜生伋子當在桓公之世桓在位十六年桓弒及宣即位而有新臺之事十九年閒復娶二子伋使齊之日知壽朔之已長也夫何疑焉又顧氏曰桓公之世宣為介弟安然烝其父之妾生子而育之是則可疑也按春秋書衛人立晉杜預曰善其得衆故不書入疏云晉去衛居邢于法當書入晉何以去衛出奔也晉之出奔必以烝夷姜之故為桓公所黜也桓公能絀驕奢之州吁獨不能絀亂倫之晉乎否則為默之何不齒于桓同黨夷姜而居邢卒竟于伋壽之死豈氏正

疏云以理揆之壽朔同母則奪長之謀疑出于壽偕而壽皆何不辨之於公蓋伋壽同母公欲立朔併殺二子耳其言甚辨然亦非也宣公殺伋之謀闕而壽知之以與朔同母故也伋從壽言則與壽同生矣壽之智有以免其兄乎不可得因以身代伋亦見殺壽不及料也夫壽不食母弟而必欲全其兄夫安知始之不諫其父其父不以諫故而併怒壽又安知朔不忌伋而併及壽乎春秋與伋使先姓美者有晉恭世子而與壽合轍二百四十二年幾無一人夫安得經減之

鄘

說見邶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按史記釐　同僖　侯卒大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之羨　音延墓道　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是爲衛侯是爲武公則武公固篡弑之賊也索隱力辨其誣謂季札以康叔武公並稱詩著共伯早卒不云被殺故讀詩記稽古錄蘇氏古史皆不用其說獨魯齋王氏謂武公少年貪篡之罪晚年進脩之功自不相掩史遷似不誣矣竊嘗又據詩髧彼兩髦之文知共伯卒于釐侯未葬之前愚謂即以詩攷之殺兄之事非盡無因也國君死妻稱未亡人共姜守義于衛禮也既父母在歸寧其暫耳乃據其詩誓死靡他母氏不諒必有從而迫之者乃如姜之在衛大歸也共伯自殺共姜大歸于齊父母欲嫁之耳然謂殺兄之謀出于武公又不然蓋武公德器豈肯所歸而鍾愛于釐侯欲立之士因致共伯之死以成釐侯之志不然父在而稱兵殺兄豈如宣王能討魯伯御弑君之罪武公能獨免乎史遷據採雜書王氏好爲奇論皆不足據

或以室女謂共姜非也髦者人子之飾內則曰拂髦冠緌纓宜必拂髦者皆未冠也詩曰烝我髦士豈必髦士皆總角也況髧彼兩髦其語最親非泛泛未識而懸擬之詞汎彼柏舟無所依倚夫死無依也曰在彼中河衛在河北附鄘之地兼有河南中河正指衛地知已至衛也後序云其妻守義則廟見之後也謚曰共姜從夫之謚也如未婚不得祔廟又安得從夫謚則姜非室女明矣嗚呼鄘風至牆茨鶉奔極矣宣姜之不淑貽于齊也豈知衛之先固有守義之共姜猶齊所不能奪者乎使讀者遠爲諱視正如蒼松古柏森然獨秀夫共姜一女子耳乃前與柏舟之仁人後與淇澳之君子各冠一編之首聖人之重節義扶名教也如是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公納媳之惡詩人已刺之如新臺二子乘舟之類至宣公卒惠公幼宣姜復通于頑此又從前詩人意想所不到者矣形之于歌詠污穢頻筆之于書則屏簡編擯之鄘國吾君無以列諸侯告之先王曾孫何以承祀也于是深疾之而又掩覆之如此之故其詩一字不指君父皆為含蓄相刺者然夫深疾之而又掩

覆之如此則其痛心刺骨也何極哉
墻以蔽室不幸有茨締則壞墻而室之蔽毀矣猶以蔽國不幸
而有中冓之言道則醜穢著而國之蔽毀矣蓋謂不出諸口猶
得歸爲外觀一經道破則毀坦見室汚惡類是中冓從墻字來
墻正所以蔽中冓也
傳云讀猶抽也不特解詩明確且爲千古讀書第一真訣
墻有茨三章章六句
按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
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宣公
之長庶惠公之兄也杜預云不可昭伯不可也然則强之者
齊人矣所謂齊人則襄公也宣姜者襄公之女也是衛宣公
爲莊公子莊姜其嫡母齊僖之兄弟行也詳見邶風日月篇如宣姜
爲齊僖女則輩行尊于伋不得爲伋娶矣故知爲襄公之女
也宣姜歸衛襄公猶未立宣公卒于魯桓之十二年後二年
而襄立其使昭伯烝之者宣死而姜在盛年狗愛女之私忘
人倫之大于是諸兒荒淫遍于魯衛矣或曰亦私通耳何以
公然舉立子女而無忌憚氏云以理擬之殆非私通也奉齊
之命下逮於頑耳左氏以其人倫大序故謂之康按此說良
是又顧氏兆麟云宣公之烝夷姜姜齊女而夷諡不從莊諡
者或以爲僖也然當桓之世既並生似豈宣已會有之如高

余之于武才人故不繫于莊母乃宣姜得從謚夫者何也惠
公讓母之恩從先君之謚而祔于廟且文公亦姜所出何爲
而然之哉夫宣姜穢行五子女皆賢則醴泉無源芝草無根
康叔武公遺澤未泯蓋不可以常理論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
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此詩在墻茨之後鶉奔之前蓋刺宣姜之失位而嫉序言今日
之下逮於頑者乃曾爲衛夫人者也可刺也蓋惠公即位其剌
權立于東者若非宣姜也何以稱祭服宜從而姜已不承事君
子何以稱展衣此但述述語無精處在不淑兩字不淑者無偕
老之德也傳云子若何是謂不善也只作詢問之詞引起下二
章若疑之若信之而所以不淑則不可道也
一章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案傳君子夫
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不當復有他
適之志也愚謂凡稱夫人從無說到偕老者以夫人之偕老不
足奇也若宣姜以夫人而失位遂頑此從來夫人絶無之事故
提出君子偕老以念起不淑淑者德也然不必深求也能與君
子偕老便是貞淑之德可以不愧此服矣副笄以下言凡爲夫
人者以其偕老固有此服飾有此威儀以是威儀服此象服無
不稱有德故也而獨于子云不淑者則何也

二章上章言凡爲夫人者莫如此此章獨承上子字來以翻跋
不淑二字言子之服則玼兮之翟依然夫人之服也子之容則
如雲之髮又玉之瑱象之揥揚且之晳儼然夫人之度也皆曰
不淑胡然而見之者以爲如天之可尊也如帝之可敬也蓋助
祭時佩服從容儀度閒雅不尊敬之如天上人而謂絕不知人
間有恥事其誰信之胡然二字只遙應云如之何一問
或云宣姜爲夫人時亦未必尊敬如天帝曰此亦詩人極說得
十分莊嚴耳宣姜身夫人之位下達於頑居然生子圖思其從
前爲夫人奉祭祀服飾儀容爲人尊敬到得今日直從天上墮
落污渠蓋不至今日之污賤固不如前此之尊貴推跌之詞矣
同命賊
三章從上章承祭祀轉入事君子以不必又以見賓客雜沓衆
展衣于縐絺之上此正事君子之時而子之事君子者徒有目
之眉清之揚頭之豐滿未聞其以德也信矣其爲邦之媛而淑
則未也安能與君子偕老哉直想到新臺河上之要宣以色求
姜以色進則云子之不淑夫何怪爲至其不淑處詩人不忍言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史繩祖學齋佔嗶曰容齋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辭有規諷勝
白居易長恨歌然樂天深淺於郎一段蓋得孔子答陳司敗
之意詩人刺宣姜新臺二子吏奔鶉奔可謂明著終未嘗直
言其事此章風刺尤婉此其爲詩人忠厚之至歟
桑中刺奔也　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
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淫亂之人一人而亂三貴族之女而其醜行又相若其期會迎
送又適相同咄咄怪事矣安溪詩所云桑中亦必宣姜之詩弋
爲戴其歸耳蓋此詩在偕老之後鶉奔之前所謂孟姜非宣姜
而誰指歸奉祭之命下達於頑於是率其諸姊娣行與思詩
人託爲公子頑之言以刺之曰期我曰送我曰要我以見頑本
無心于上而宣姜自敖奔之百計誘致所以著宣姜之罪也
序不言刺宣姜而曰刺奔即此意也續序皆附益之詞
據安傳祭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然則期之要之送之情理
所有詩人非誣也桑中詩所云桑宮之中上宮〻名送我淇上
或頑他出而姜送之耳
桑中三章〻七句
　桑中之詩以爲淫者自作斯可疑也武王之誥康叔但言沬
邦酗于酒耳未嘗言淫也至于武公五十年衛唐之功沒世
而不忘何爲至此或曰宣惠相承淫風所被民間已不知羞
恥此亦不然躋訕者上之所忌也刑法者民之所畏也觀三
衛之詩若新臺牆茨君子偕老鶉奔等篇雖以國君之尊小
君之貴皆暗淫佚刺不置口即北風之威虐而有所不顧三

代宋道于斯猶存而之人者乃歷〻自指斯松姓氏及期送
之地將群起攻之能一日容于其國哉鄭之子南子皆世族
也以爭室而先後見逐况竊他人之妻妾者乎若夫桑間濮
上之音尤與此風馬牛不相及按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
武王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
夜聞水中聲援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為師曠曰此亡國之聲
也得之于桑間濮上乎然則紂之樂先至惠君數百年而播
入衛風可乎晉平公又後宣惠百餘年而播入宣惠之世可
乎或曰夫子但正雅頌風之未及故惟二南為房中之樂而
十三國則未可以入樂也曰如是則邶以下非聖人手定矣
何以為經季札觀樂之時魯太師又何以及國風而七月一
篇又何以三分其詩以先周礼豳雅頌歟然呂成公直謂三
百篇皆雅樂則昔人議之蓋刺淫之詩豈非祭祀朝聘之用
觀伯有賦鶉之奔〻而趙孟以為床笫之言使臣弗敢與聞
可見矣

鶉之奔〻刺宣姜也　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詩意若刺惠公而序以為刺宣姜誅亂始也非宣姜則惠公無
可刺矣若頑則詩人所不屑刺者也
為惠公言以刺之則兩章俱述惠公語惠公宣姜子也詩謂則
可而曰鶉鵲之不如恐不忍出諸口當從舊說詩人刺太也哉
我君也提出兄字而宣姜已不可勝誅以揭起次章之意君小
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〻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
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
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此衛文中興民物富庶而詩人追賦之也勞來之政宗社國都
典章人物一時俱盡而七百餘遺黎依〻不舍從我播遷文公
以寧忍之才與民更始當形勢建宗廟課農桑詩人節〻寫來
使見日月重新山川再造有勃然蘇生氣象故詩但言宮室而
城郭都邑皆在營度中也但言琴瑟而器用服物備舉也但言
一升一望而朝市民居形勝要害在目也但言降觀而分井授
俾有田有宅也但言卜吉而人心歡洽人謀僉同也但言風馬
而宵衣旰食之勤也未言騋牝三千則國家之富強可知而總
歸于秉心之塞淵寔〻舉數大端中興規模無一不具矣邢衛
俱偕寄于滌梪邢延二十餘年而亡衛自文公以後傳世無窮
今國俱滅帝丘巋然延世四十歷年九百今讀定之方中而已
如其氣象之不偉也
一章首四語國勢振起詩人無限興會　傳云楚宮楚丘之宮
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是也室猶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楚室

居室也君子將营宫室宗廟爲先廐庫次之居室爲後按楚宫
占定楚室揆日互文耳吳說爲優　忍入椅桐梓漆似與
上文不屬從鄭氏以楚宫爲宗廟則朱子所云蓋爲琴瑟之材
方有着落止言琴瑟乃文家明暗之法
二章灣云虛漕虛也景山大山京高丘也東萊讀記從之若癸
山測影既與八尺之臬又與一尺五寸之土圭何以測之若一
望可測則有章建國宜人規制不必如許煩重且文義亦複當
以集傳後說爲是
首章言建國規制三章言國家殷富而此章推原將遷時一段
審慎之意終焉允臧承上起下由升而望一望中已包楚與堂
景山與京在內下以降觀于桑與升虛相應或詳或畧錯綜成文
三章鄭箋雨止星見想見篳路泥濘駐車簡從侵晨而出因不
是尋常勸農亦不僅是平日省耕乃描遷後提起精神與風同
作息俱從四字中寫出
顧氏北麟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倩斯命詞已藏在內星言夙
駕方起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桑田是兩項匪直也人秉心塞
淵一氣讀入指文公言非特栽公存之心者塞實而淵深抑已
是驗于政事而騋牝三千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止奔也　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此命與刺奔大同刺者已然而刺之止者未然而止之也榮澤
之敗左氏曰男女從戴公者七百三十人此語最悠可知朝歌
生齒盡矣然懿公好鶴鶴有乘軒國人棄甲而走固以亡國則
所以啟亡之由猶未盡斯也及文公而化禮義之說其明亡之
幾者而撥亂所元其居祓醜其民被屠皆由淫亂致之故此詩
直陳綱紀以危言以愚越禮私奔則死期之將至也
一章蝃蝀何其之莫敢指諸說俱本毋明惡隱此逢昔日宣姜
之事蝃蝀之爲淫氣猶宮幃有淫之事也是其藏故敢起而
不敢明指耳夫女子有行已遠父母兄弟矣其可恃父母兄弟
之威力而使人莫敢指乎
韓詩傳云蝃蝀在東邠邑朱陽人君淫佚之微臣子爲君父隱
藏故言莫之敢指李白詩宋祖呂氏食其在侍秦王父后毒亦
淫亂真蝃蝀作者連捨太陽正與詩合
二章早虹自能致雨然上章言莫之敢指而此忽言其雨同一
虹而好醜頓異朱子所以不信其說而但言虹能截雨也然傳
箋皆未嘗以朝隮爲虹自鄭司農註周禮以隮爲虹引此詩證
之孔氏又引記用隮字以釋諸而虹在東者綺而雨矣其實朝
隮雲氣也曹風南山朝隮詩人取以爲底護小人之象安見彼
爲雲而此爲虹則此朝隮乃陰氣乘陽雲之不足致雨者也言
朝隮於西其雨不過崇朝耳不能久也喻私奔而嫁夫婦其數

樂不過一時耳何可長也可見女子違父母兄弟而歸于夫家當以礼始當以礼終也

三章今日之人懷婚姻也當守其貞信也苟其無信而若從前之所爲則不知命者也死期將至敗亡立見孟子言以止之信貞信也命指禍福之命順理則裕從欲則危見之一身既有色衰見棄之憂咸思鼠俗遂致亡國敗家之禍婚姻之際可不慎哉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礼也　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風人之旨無有径直如此者且其意亦一覧而盡余州邑言所以親其太直也細按當日時勢乃知此反前篇周出敗亡之際其創鉅其痛深故其詞簡直而峻厲所謂傷弓之鳥飛余悲憫閔弦聲而嚬蹙者也或謂蝃蝀相鼠文公訓誥其民者也則序不應言刺蓋公所自書者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數大事積習爲之一変莫不恶恶如巷伯相鼠是也莫不好賢如緇衣干旄是也故讀之之方中知正國之規模讀蝃蝀三篇知當時之好恶而收束于載馳以見其勵精憤志皆從患難中鍛鍊得之者也

集傳自晉適戎云如集傳似非刺有位不知戒後宜止正指有位非必執野人而責以礼也愛云傷化敗俗即朱子所云敗常亂俗而欠生於世則是賊而已一段意相字直貫到人身上當前者命當親獨明左氏引此詩凡飲如志視不登常目不在體者皆以死許之而其言本驗焉詩以碩鼠喻貪説苑以社鼠喻左右鄉子厚以永州鼠喻竊時肆暴者皆指有位也此以鼠與有此意焉傳云雖居尊位猶有闇昧之行乃此意也

相鼠猶有四体人而無礼是無四体矣何以生蓋深憂患如此屢鍊而猶不能動心忍性変其積習更何每王成何所属望曾一日則爲一日之蠢故曰不如速死曽叔孫豹賦此以譏慶封數千載手封咒而憎然受之可謂鼠無心肝

相鼠三章章四句

韓詩外傳三引此詩以明礼之不可已其義甚精礼運亦引末章然不可謂即此以盡詩意白虎通云此妻諫夫之詞尤誌説也

干旄美好善也　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此美衛大夫之好善首四句但言旌旄車馬之盛末二句從賢人身上説他何以報此殊適作不了之辭大夫之賢都于對面襯出句上四句並未及見賢一字乃無一字不爲見賢設也衛自武公而後代少賢君數十年來從未見此盛舉詩人眼界一新從前之沫東沫北淇爲今日之浚郊浚都同一衛而衛之君

臣寧嬛愁隔安得不欲事之雖然忠忠不深則好賢不至君子
謂干旄之篇郎托根于蝦蝀相鼠乎、
此蹤諸說皆如傳疏通作賢人之詩夫大夫無往見之誠而賢
者有越俎之告理既難通傳又謂大夫食祿于浚不知大夫在
朝補政又其從楚丘而來于浚明矣詩人先於郊見之次于都
見之後于城見之嚴緝云素此良馬來者已四轡五轡六轡矣
夫經明言馬四之而畀之者言人四之遇與盤庚王介甫謂此
大夫之尊賢耳若其君則安天位食天祿此亦非也安知此大
夫不與姝子同升諸公筆谷又云必他國之衛之賢者衛有賢
者文公愧矣不知文公用賢正猶大夫之薦引何足為愧況以

守正云車旗自是大夫常飾忽見郊原之間所以可美愚謂郊
行亦大夫常事惟為見賢而來便覺車旗生色耳嚴緝謂美衛
之臣不及文公愚謂美大夫即所以美文公也秦克升云大夫
好善有誠賢人之忠告當何如待人所以預為探也愚謂此只
就姝子一邊形容大夫好善之誠非代姝子探其所以告也諸
說朱子所謂如扶醉漢惟集傳甚圓
駕車用四馬自是常制詩言五之六之徐氏光啟引太守五馬
五子之歌若朽索之馭六馬以為古有是制宗方勺泊宅篇云
引此詩為太守五馬之證然五馬自是漢制是書亦未必的指
大夫故朱子但言其盛而不過求其說也第衛當敗亡之後郎

集傳所謂人心危懼興起善端之時其君大帛之冠大布之衣
載星出入馬之臣者始而四馬繼而五之後且六之不奇當制
彼姝子豈肯以非禮相接而詩人豈肯以非禮見頌斯大可疑
也或以繼言益與盤庚反覆以思知程子以素絲良馬為見賢
之禮其說不可易也自古見賢應用車馬逸詩云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卷阿云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大夫以車馬聘賢人礼也
五之六之程子所謂有加無已也素絲紕之據周禮註云用以
織之然謂紕之何也據尔雅則為旄旂之飾以緣旒之邊者孔
氏又謂以素絲為縷縫使之相連一物三異其說為謂集傳素
此車馬即在建此旌旗內孔疏云未設縿旒空有析羽謂之旌
既無縿旒又安得有素絲之祝耶王氏云素絲為組以繫良馬
其說是也程子以素絲為束帛尤覺未安
干旄三章ニ六句
詩總聞云衛君出郊親迎其礼如此受迎者他時將何費助
以為報也是以姝子為女子說亦繆
載馳許穆夫人也　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
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
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復序云自傷不能救也說者因責許不救衛夫臣ゝ之許能禦
狄人之侮乎狀大夫跋涉于尔所思則已非前此寂如無聞之

衛見者又以夫人為女俠可以配申包胥秦庭之哭又云衛閔
千金公主宇文氏不愧此詩不知夫人女子耳其欲控于大邦
必許國君臣謀之齊桓因而慕楚丘之役攄左傳云許穆夫人
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則許夫人已請于齊矣左
氏立文簡括不然自狄中何患及婦人賦詩又衛之亡亦以冊
師逆衛之遺民乃立戴公則衛之中興宗亦有力說者又以罪
許穆者余何于齊桓沒其興滅繼絕之功識其自為闇伯之計
其不容成人美也如是
在録詩者只重義不可歸不敢歸哉以見衍姬之賢真予思衛
之切望救之殷皆非所重若詩人之意全注於大邦誰因誰
極止云我思云善懷云百爾所思皆著意在此而以歸唁衛侯
須起嚴氏所謂托歸唁為辭也許人但使大夫往唁正其合禮
處也寫不我嘉及尤之之意次章承上起下三章方明發之而
所以欲歸之故至末章說破不如我所之終歸唁見此行所
係甚重非決作楚因相對已也
一章載馳載驅為歸唁之思即泉水所云載脂載舝還車言
邁是也集傳改為是事然許大夫不能止於欲歸之先許夫人
不能達諫于將行且已而請許君而來以大夫一言而止恐皆
未必然穎傳云大夫許大夫之弔衛也蓋大意云馳驅而歸唁
於衛此予志也乃不使我馳驅而使使大夫跋涉則憾為至遭

遂成處顧憂心所結何以解之故下章以既不我嘉繼接
二章既者已事之辭變以上章大夫為告難之衛大夫則義不
得歸意全未及於此既字難通故不得不訓既為嘗集傳謂大
夫跋涉而來引以為憂則義不得歸意亦未盡于兩既字亦有
礙不得不釋既為果其実義不得歸意已盡于大夫跋涉句此
中便攙但公阻于內群臣諫于外遣大夫唁之不使夫人往可
知故云爾既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不能旋歸矣於兩既字方有
着落視爾不臧詩既云為許人若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異患
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釋既然易見也
三章許嫌云我無所告語悲鬱成疾欲求藥以療之人見我之
愁鬱以為女子多思其常耳然亦當論其思之是否而許人尤
我之思歸豈皆衆稺且狂乎何不解人意也
四章許氏名物鈔援春秋戴公之卒與卒在十二月即今十月
也采蝱與麥之芃。皆非其時不必以芃貫然蓋興體也
我如行野而有芃。盛長之麥憂景之而不致其成乎况兄侯
野處能不借助于大邦之力也詩補云行野涉麥亦是設言想
然見宗社丘墟盡委草莽黍家如麥秀之歌也亦通　曰依也
極至其國也兩誰字十分斟酌全神已注在齊桓身上不然如
鮑侯之依魯蔡侯鄭忽之依衛魯昭之依齊無補於事夫人所
以深虫於其閔也　百爾指許大夫之往也百爾所思或云不

通問宿之常非也蓋投于大邦誰因誰極節夫人與許居大夫
謀者但不如我親自歸衛與衛人謀更當一番親切也
載馳四章二章〻六句二章〻八句 分章從蘇傳
議者門謂列國之詩皆以世為先後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
於漕載公之詩也而列于文公之下傳者失之愚謂載公立
一月而卒所謂投於大邦謀人際以封衛者實文公之世故
詩繫於文公

衛

說見邶風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
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孔叢子曰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輔氏廣云首章
陳六句之說字義明白意旨詳備蓋謂當從大學釋詩也或謂
傳者引詩非為此章作詁訓愚以為不然後序以聽其規諫說
切磋於學問意合以禮自防說琢磨於自修意合輔氏之言當
矣武公老而戒做於國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則公之學問莫大
於受規諫抑戒賓筵二詩無非以禮自防則其自修亦無過于
此序說誠與大學表裏通為美武公之德一章是德之進益既
不能忘所以驗其德也二章於威儀容形容充耳會弁寄有威
嚴處所積盛服亦敬也故將下四句復述一番以美之三章金
錫圭璧承切磋琢磨來德至此已渾化無跡瑟僩赫咺不待言
矣故下四句於寬和處形容之致而和恭而安故曰德之成
與意直貫到不可諼凡緣竹而思君子正其不諼處工夫只在
切磋琢磨瑟僩是敬體之容赫咺是光輝之著皆以容貌言詳

氏爲其當複花氏有名者之芳皆非也
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郭璞註爾雅云王芻今呼爲鴟脚莎集
氏曰綠鹿蓐也釋草云竹萹蓄郭註云此作竹字異音同容照
寧初吳安慶試舍人院有司以所賦綠竹詩皆王芻古說直以
爲竹遂黜當時公言史記叙載淇園之竹正衛産也安慶持有
據遂賜出身曹載容齋三筆按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下淇園
之竹以爲楗又後漢寇恂傳恂爲河內太守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
萬此朱子據以釋詩也郭敬云高貴稀無竹材世稱渭水淇園
以爲貴見稱漢武公時至八百年前淇竹如彼其盛不應盡
化爲有水經註今空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萹草不異毛與而
若據又云衛詩有籊籊竹竿以釣於淇所謂綠竹豈不明甚丘
思三都賦序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奥之產嚴若璩四書釋
地引戴凱之竹譜謂會稽冬倚性忌殊寒九河鮮育五嶺實繁
惟筱竹根深能耐土北土亦有之凱之又曰根深耐寒茂彼淇
苑毋藏音快唐志魏漢中太守王圖每冬獻竹筍俗謂之藏笋
或云可以爲矢則詩人所咏漢寇恂所伐者其即藏竹歟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　不能繼先人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唯隱者乎故錄考槃
孔叢子曰於考槃見遁世之士無悶於世也

此詩形容碩人處全在獨字咏字如後世梁鴻之隱霸陵山碑
鬆自娛夏子治之入林慮山中人無知者管幼安客遼東坐一
木榻五十五年皆是也然則此時之世爲何世其君爲何君故
曰刺莊
考槃集傳謂誠隱居之室考槃在澗者猶云築室在澗耳在字
有安頓於諸家爲優詩德謂不應廿一人有三室然則隱士只
許其一椽茅屋耶洪云澗阿陸是一處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
陸其旁有阿雖分言之實指一處也
言考槃在澗正如衛陽英廬山中大有人在陶詩云結廬在人
境而無車馬喧是其句意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是次句意
後人寄隱士詩多從隱處之室說起寬以心体言之便含中有
獨寐寤獨字無限孤芳此時最易改節所謂誓者乃詩人形容
其志之堅非賢人真有此誓也唐人詩使隱世人權似人不能
境得臥雲心是誓字之義箋既甚深辯說取止良允
山夾水曰澗有反狹意寬者居雖隘而心自寬也曲處曰阿亦
有偏曲意遂傳訓寬大言地雖偏而心自廣也楊升庵言科坐
陸聚嚴貫邁藏不露便與阿字不相對
某傳蔦不曰陸軸病但不進之意亦反對也寤宿一般其緊都
從無言最自饒何可告人所謂但得醉中趣勿與醒者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　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
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詩閔莊姜賢而不見荅也蓋求其不見荅之故而不得或者
世俗所謂莊姜未能莊公所悅人也其不相得以是之故乃從
俗情上細ゝ撫摹因從莊姜處ゝ推勘而無一不兼之卒不見
荅是可怪也乃見其可閔也蓋對莊公言更說莊皆不得莊公
好色之徒故累辞繁莊又勞刺之徒故其辞傷而閔之之意却
於言外見之
一章頌人爲大夫之人以稱莊姜良允乃莊姜之淑德禁不之
及但言衣錦而加之褧衣便見夫人誠樸乎貞令素不尚華飾
早與狂蕩之人對辨不對即此便是不見荅之根　傳以錦衣
爲未嫁之衣箋以爲在途之服至農郊方易翟衣按何彼穠矣
序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士昏礼女次純
衣纁袡升車特明服礼衣鄭之丰箋云衣錦庶人妻之嫁服可
知爲大人之常服也集傳爲優蓋前二章就平日言後二章方
追溯其未嫁而頌人分象甚明
二章言汀文氏榮曰倩言巧笑之狀所謂笑靨也亦謂酺靨淮
南子脩務訓奇牙出䤈酺搖注云䤈酺頰邊文又說林訓䤈酺
在頰則好注云䤈酺頰上窐也楚辞大招靨輔奇牙注言婦人
頰有靨輔也洛神賦明眸善睐靨輔承權注亦引大招爲証按
頰輔之靨謂之笑靨即兩頰之笑渦也即詩好輔口之謂也
愚謂上五句已極容貌之美然有下二句方見神氣生動昔趙
縱夫人評寫真者云前畫空得趙郎狀貌後畫者兼移其神
氣得趙郎性情言貌之姿朱子贈畫師郭拱辰亦同此意然則
所謂形容者此章前五句是也所謂神情者此章後二句是也
三章言敖ゝ之碩人我想其來嫁而稅於農郊也車馬之盛入
君之朝一時大夫無不喜君嘉耦而曲體君心者有如此
四章承上未嫁說自齊至衛必渡河謹傳言齊竟大河所有以
興庶姜庶士
碩人四章ゝ七句
據左傳詩爲國人所作列女傳莊姜始至操行衰惰傅母作
是詩補傳云詩言翟茀以朝蓋爲得禮不見衰惰之狀况譽
爲碩人極道容色之美非傅母所宜言國人之辞也詩序以
左傳有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諸遂以爲國人憂其無
子不知左氏略重在以完爲子上明桓公來歷之正故篇首
以無子挑起非謂此詩專爲莊姜無子而作而美之可閔亦
不以其子之有無也
氓刺時也　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
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序其事以風
焉美正反刺淫泆也

序所謂刺時者蓋刺當時忍棄而不得以挽蓋者也漢書原涉
謂家人寡婦始自約敕之時乃慕宋伯姬陳孝婦不幸一為盜
賊所污遂行淫佚雖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此詩借
棄婦之詞為失身敗行者寫照後序夫雜雜道
春容大蕩與邶之谷風功力適敵然昔人云谷風說來都是使
此說來都是情又谷風節節是哀怨此節節是佚蕩故同一見
棄同一勤勞同一悲傷彼篇章曰德音莫違自也此篇章曰子
無良媒命也
一章有所托而琢琢而託託而逆逆而下文復思其來一句一
轉曲折之甚
二章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已矣矣登車矣此男子非從會之直
利其多金春秋邾庶其以漆閭丘奔魯杂夏當以七十二州降
元大類此婦
三章歐陽氏曰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損又喻
情意易於衰落耳鄭以桑葚為仲秋時又謂非時而食甚且
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而秋安得有甚按此駁鄭甚當
此一章承上起下作轉捩
四章桑之落矣可言色衰可言愛弛可言金盡凡衣與事一概
逆注都在此四字中
五章言既遂遊覓也盡也我既盡此勞苦之事乃遂彼之暴怒
至於見逐乎若云婚姻既遂便與上四句不相粘屬　補正文
者使我怨又曰總角之宴則為夫婦者久矣三歲為婦乃計其
食貧之日耳靡室勞矣謂室中之事靡不躬執其勞
六章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笑云我既欲與汝偕至於老老乎汝
反薄我使我怨也將老字一頓作詰問之辭則尚未善老也然
婚姻自有止礼猶淇之有岸隰之有泮不可踰也今我少不自
持相與要好而遂以信誓初不思其如此遂與正禮相反也反
是正禮而不思今日見棄自其所耳已矣尚可言哉淇岸隰泮
作禮義大閑說則女之執分一段亦有着落

竹竿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　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此詩甚得謂思歸而不得是也何必有不見答之意古序但
云衛女思歸未嘗明言何國時序曰適異國亦不知為何國也
夫豈有不知所適之國而偏知其不見答哉且婦人不見答者
多矣一有不合便思歸寧非賢婦也歐陽氏止闢毛鄭而忽後
序嚴氏又從而申之皆非也集傳於泉水篇多父母終三字說
者遂以此父母未終亦從說也夫父母在歸寧禮也何悖於義
而思之如此其切耶則父母終可知矣或又謂勝如泉水而作
更鑿矣
一章爾爾淇水也爾衛也耶有兄弟也鍾氏惺云擱鬱之情以

風調篇之季於山不解逸以爲淫可知風調詩中自有鄭以此
卷鄭衛思過半矣
二章以思字領起泉源淇水如在望也而無如然遠兄弟父母
何也
三章陸氏詩學巧笑二字想起女工存女風景末章駕言出遊
乃說自己耳作詩篇法固當如是
四章駕舟楫以出遊發行憂然式之願也而無如遠莫致之則
亦長爲遠兄弟父母之人矣結出一憂字詩所由作也
竹竿四章〻四章

芄蘭刺惠公也　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章朱子不能定今按序言刺惠公者得之彼序云驕而無禮
則非也君大人之位使當服大人之服惠公既立佩觿佩韘
責之以從等然則彌子王亦將佩韘豈乎且芄蘭弱者正與驕
而無禮者相反指惠公之即位也少年人使昭伯烝於惠公之
母固人所爲傷心也然惠公亦人耳記不能剛自恃勢阻力弱
不能有爲惠之左右公子之徒以其謀殺二兄當據據不得
不倚恃爲重固而循從其命如芄蘭然非有依附則不能起此
其爲人使之命也
笑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詩言吾君童子之
年有成人之佩其所立當何如者乃雖則佩觿而才能我不之
如也但見所佩者不獨觿也容刀飄搖且垂其大帶而驚畏特
甚視彼芄蘭同其柔弱附於大國恭順聽命又何怪焉觿者說
苑謂治煩決亂之物佩觿猶云當成人之任行爲居言是皆用
字容遂帶因佩觿而連類及之服愈盛以見其任愈重也悸程
子曰悸〻然心不定也正形容無能處
通解刺惠公者如昔昭猶有童心之類非也童子非不美之
名惠公即位年已十五六童子佩觿猶云孺子王矣年少而當
重任也芄蘭不足與童子與其無才能驚懼是卻耳
芄蘭二章〻六句

詩慮此刺當時之嬖臣也體紀大全長樂陳氏曰惠公服成
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說詩此刺童子踐等甘卑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此序時賣不類諸篇疑有後人增入者說苑宋襄公茲父爲太
子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目夷公問其故對
曰臣之舅在衛愛臣〻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于衛是背母
也且臣自知不可以處目夷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
年桓公疾使人召之曰若不來是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復立
之然後目夷歸也桓公卒茲父立夫人在衛思之義不可往乃
賦河廣詩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詩聽北方流水之號名非必專指大河嚴氏援一可字遂以此

詩爲宋桓公在時所作蓋夫人於桓無相思之理宋仁宗廢后
郭氏尚不肯與仁宗私見況背如夫人耶此詩河廣宋遠皆欲
歸宋之意作於襄公既立之後也。
諸說但云母出廟絶義不可以反國而武城王氏獨謂可以迎
養則是章爲爲其夫襄公之對其父也不曰臣欲見母云欲見
萬思傷其父之心也宋集千里之國不思既母子之情孝之至
也而夫人之作是詩思傷襄公之心也假而曰誰日不思其子
何以爲情假而曰遠真致之是又明明以逆吾亦其子也是以
益豈子母之情於不捨而曰誰謂宋遠予跂而望之即是也曾
不崇朝可至也若曰吾與汝不過咫尺之睽耳朋使可以時至
音耗可以常通在我不必有倚閭之望在子不必有陟屺之思
益覺肯忍之而語中為未嘗思者然予不可歸之義而又尚權
孝子之心夫人之情哉矣夫人之賢果矣故孔子以爲德之至
也

河廣二章章四章
極桓被出自有他故或非其罪未可知也說者以自出不正
而黜之聽說耳其傳既謂在襄公時則宋衛俱在河南又五
衛在河北說

伯
兮刺時也　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端舊之戲祝聃射王中肩此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絶無之事諸
侯無起而正其罪者維時衛人師敗而還詩人憐之故托爲思
婦之言以刺時蓋當此之時天下無王諸侯皆可刺也爲王前
驅以桓王親將故曰爲王衛師隸右軍以右爲前故曰前驅
也自伯之東鄭承爲王前驅來王城在東諸侯之師先至京師
而後伐鄭衛與鄭構久矣提出之東以見今日奉命於東非若
前此伐鄭還從而內也如思婦自作齊姬衣與天下何如周室
況一女子安能大義炳然
疏以爲刺君非也宣公好兵詩人嘗述思婦之言以刺之推
雄是也若從王伐鄭雖出於私意而名則甚正乃謂以報蔵罪
在鄭伯不能初命罪在陳蔡擁兵坐視罪在諸侯皆可刺也望
人錄此詩一以見王室陵夷諸侯犯上春秋之所以作也一以
見野有遺直志在尊王東周之大可爲也
一章斷然而起吐其辭氣絶不類閨閣言伯以强武之才思趨
王事執殳前驅便見諸侯無王而伯獨有王一字之褒可令鄭
君臣愧死
二章哀仁感問曰不但行役之久自初伐至周之時而戒首已
如飛蓬
三章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亦見隊勢甚熾雖天子自將亦未易
爲力
首章說爲王前驅何等王大故雖首疾而甘心無所怨悔

四章憂思所結呈於病以心病賦此詩〻人之意可知矣
伯兮四章〻四句
有狐刺時也　衛之男女失時喪其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〻之憂矣之子無裳往路也何以云淫但言憂耳愛何以知為寡婦之憂言無裳耳後序何以知其男女失時凶荒殺礼戴溪謂国人憫鰥夫之詞說通直以之子指狐皆非詩旨也
狐妖淫之獸雄狐綏〻以刺襄公莫赤匪狐以刺有位衛之淫風流行當時在位之人不尚淑女專尚美色有妻非其偶者如齊侍之於宣姜楚巫臣之於夏姬是也詩人托狐以興毛傳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求匹於水之梁夫其所求也裳以配衣猶婦以配夫婦而無德猶無裳也所以為憂也之子指當時求匹之人
帶以束身言婦德不足以檢束吾身如無裳也　服以章身言婦德不足以光顯吾身如無服也
有狐三章〻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　衛国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序美齊桓其義不刊而輔潛溪黃文公無忌作此以風刺其上郝氏亦云木瓜惡文公之不仁也夫文公忘桓之恩棄五子之亂而伐其國幾無人心然以此詩為刺文公則不然味其語意有感德之深情無風刺之微意當從郝說蓋衛人漸致殷富而追念桓德銘入肺腑詩所由作也胡文定以此詩為善衛人之情則又不然衛人於齊宗興寸報夫子何為而善之即孔叢子曰吾見之禮行亦是順文立義不著痛癢為後來學詩傳所依附惟序曰美齊桓公益感之者衛所以致其感之如此者由齊桓有以施之也
意在殊恩偏不專物意在無以為報偏說當報既云以重器報矣又撒過報字轉出永好卻不粘著桓公一字然非桓公何處用得此詩
木瓜三章〻四章
衛以重恩而致賊以文公而中興郝終二子乘舟著其亡之因也鄘終載馳著其興之因也衛所以與齊桓之功也故以木瓜收三衛之全局

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程子曰詩亡謂雅亡蓋以風則黍離十篇猶作於東遷之後朱子本此以註孟子是也然雅亡之故實有不可曉者若謂東遷無陳善納誨之詞則富辰萇叔王孫滿之徒莫不忠而有文何難繼二雅若謂平王之後無事則戰于繻葛出居于鄭豈無忠義之士爲變雅之音如云史官散逸則老聃職司柱下聖人從而問禮且晉董狐衛史䲡魯史克皆其選也何至專錄民間風謠偏數朝廷大制作若云平極亦有雅逸求之三百篇以實之則又何詩不可附會然則東遷何以無雅竊以意逆之西周風氣敦龐其文學如周書之八誥夕周之秦風可驗也其時禮樂昌明朝會燕饗之樂章公卿大夫之依音聲爲雅音播其管絃以通上下以類君德雅之所以盛也東都立國孱然不振地復鄰于鄭衛既興則將述職之事一時士大夫靡然趨於東音東西之音既異風雅之調遂別夫子所謂有司之失其傳者多矣即如漢武時河間獻王進雅声詩然而一時所尚皆新立之樂府晉永嘉之亂江左初立宗廟太常賀循奏曰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於今難以意言然則東周有風無雅猶操南音者之不能强而同而北也亦猶樂府之不明于唐而歌詩之不能復於宋也不然王風十篇不盡出于民俗如君子于役大夫刺王即雅之北山矣嵩高王城則王郎雅之周多矣故自西周以來未有大臣獻納而稱風者有之自王風始故曰平王之世無雅也

黍離　閔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宗周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全詩未嘗及宗廟宮室并未及宗周序者明白指出用一閔字其一則如醉如噎之情千古如見

劉元城謂往來行役固非一見即疏更歷三月之説以當時之景物爲行文之次第是也而彼字傳云彼宗廟宮室謂我何求人固不如彼爲何意直視爲禾黍之區矣傷感哉既不言悲而言憂正以小朝廷絶少中興氣象胸中有一段光復舊物之志而不得行非徒下新亭之泣也或者大夫不爲王言夫安知大夫之不言于王而不用乎

范衛州云襄公立周之初想未必將西周宗廟悉毀爲田焉謂此犬戎焚毀者耳

梁書侯景傳泰清三年十二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于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無不洒淚又東魏傳亦載其事夫亡國之痛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域外使臣且然況大夫乎杜甫宋江頭勝子叔碧池迷一曲矣
按許氏以黍色黄稷色黑按本草黍亦有赤白黄黑數種許氏
誤矣黍稷之苗雖頗似粟而結子不同粟穗叢聚攢簇黍稷之
粒疎散成枝誤矣以粟為稷誤矣又蘆稌謂黍也其莖苗高大
如蘆今之祭祀者不知稷即黍之不黏者往往以蘆稌為稷亦
誤也然則粟者總名黏者為黍不黏者為稷耳

黍離三章章十句

劉向新序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
離是也補傳云向之言本于魯詩聖人豈以衛公子詩兄于
王風乎太平御覽伯封作也詩人求亡不得視彼黍離離然
反以為稷之苗伯封伯奇之弟也
曹植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聞
伯勞而悔恨故作是詩自毛詩出古序行而諸說皆廢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平王之時西戎作難故戎申戍甫征役繁興又立于諸侯周家
新造故錫命聘使不絶詩人目擊其事乃述大夫行役室家思
念之辭歟王體微之也
箋云苟無飢渴憂其飢渴也見序猶可緩為歸計此中含蓄正
不忍言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　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賢人德盛則其居可刺此不言刺平而曰閔周者蓋平王當也
之初九盤之六二非有守先幹蠱之材不足以圖恢復吾猶于
嵌而知衛之中興詩君子陽陽而知周之不復西也流離播越
與衛相同其居不關冒冠而衣其壓不關豪縣長為君子流抑
既當黍離麥秀一副血淚轉付諸執簧執翿陽陽自得而且
招其同志相娛皆哀我日詩之所謂樂者正其甚悲致弟者也
平何必刺我而以公劉太王之幽岐文武成康之豐鎬棄如斷
梗長然不繫于心是可閔也
輔氏曰古之樂官賓事殺少故賢者多隱于此郝氏曰士不得
用非求為抱關擊柝不可得故為泠籍伶人按此兩說並通然
郝一伶官而其時之疏肥閒翟之可用者正多也其時之高尉
學秩不足有為者又可知也
一章君子二字一頭見中無事業全憑賢者奈何陽陽然不見
其憂戚也傳云陽陽無所用其心也妙甚是將宗社絶大悲憤
一齊放下但見其執簧而招我曰此間樂吾與爾共之未可蓋
招之之詞
此與黍離篇參看彼在心憂二字形容憫宗周此却無樂字反
拓出閔之之意不知者乃云謀全身遠害是憫君子非閔周也
豈如一身業存何與事輕而賢人顛晦寘閔爽發詩人豈為君

予作戍士不遑默哉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　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蓋西周史歷十三主雖幽厲之世從無以王民下戍諸侯故其事為創見祇覺侯國之民安堵如故而王都之民奔走不遑勞逸既分安危亦異彼者外之之詞歐公謂指列國當戍之人是也

甫許姜姓也戍之由申推及之也平王之為姜氏謀者愈周到則戍者愈厭苦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王氏道曰申侯雖有弒君之罪實有存周之功平王固宜復父之仇尤不可忘母之難竊以為不然周雖播遷王室雖累未嘗遽替申侯非犬戎之力不能勝周幽雖無道沛中侯召戎何至社稷為墟周有常刑申其首惡也誅申侯以復父仇立其子以慰母志天理昭人心愜不待後日秦文之逆而周繼可為宗何幽之弒也諸侯以為宜然也以申為德自不以戎為仇嗚呼秦趙為手授其柄推母二世而子嬰一轍其不動殺色有以制高之命況奄有六百里之京都者乎乃平既委靡而當時諸侯秦襄利取鎬京鄭武利取十邑晉文衛武奄奄無氣雖有勤王之名總無復仇之志此周之所以東也

中谷有蓷憫周也　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焉

讀周靈衛文之詩一種振興氣象如春樹向榮自不能遏周公昔洛王氣所鍾使得令主不難光復而反仇為恩大本已失於是天怒於上人怨於下亂離瘼矣室家相棄至于如此讀中谷有蓷但覺蕭瑟之氣哀慘之音以視西周則是一般天地令人氣短詩人寫出耳目不忍聞見之景而胸中絕大志願冰消灰冷矣序曰閔周有以知其心也夫

以有女曰仳𠏉則非去婦自作也𠏉其脩不脩暵而五暵之起久也

詩人所見只一女而嘆而歡而泣以漸而深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舊謂此詩以兔喻鄭雉喻王罹於羅喻傷敗然詳味詩意況瘉刺時云我生之初猶及西周之世我生之後逮此百凶正東遷之初也安得指桓王伐鄭事桓王失信以下續序增入無疑惜呂成公信之太過朱子攻之未盡仍云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皆叛在諸侯而祈死在君子恐無是理

雉喜閒守信不渝其傳以兔喻小人雉喻忠信之君子是也言周家所賴以傾否亨屯者惟君子耳若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罪

則無望其有為矣百雖內戎外侵荆楚內僭安可以無為乃尚
且安寢而不動以致百事廢弛賢人棄置周之所以可閔也
時必有致忠之臣恪中興之略者而無辜被罪如道濂誅而長
城壞岳侯死而中原亡矣第高宗尚然若臥此詩人所為浩歎
也不言刺平而言閔周衰其無復化立周之志也
造作為也創造一番使乾坤改觀氣象煥發天下無事則無待
於此無覺如晏臥而不驚覺也形容平王推首
庸功也天下無事無奇功可建今則社稷圯墟君父為戮百必
孔棘矣君子罹罪而佯聾不聞安望其有功乎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春秋文六年傳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葛藟猶能庇其根
本故君子以為比蓋引此詩也然以為他人父刺王豈有天子
而以他人為父母哉朱子所以謂詩意不類也愚謂此詩為服
在河之滸一語周居雍岐犬戎入鎬而周已矣平王居申諸侯
迎而立之都於大河之南已棄其九族矣於是王族有舍其鄉
里而就食東都者謂葛藟生於山谷而在河之滸非其地矣王
族在于里鎬而居河之南失所依矣遠兄弟者謂已與故土之
宗族相遠也謂他人父既甚難通變謂父族母族似亦未安須
知父母從兄弟推上一層其子為兄弟其父母皆諸父諸母也
言兄弟既遠將謂他人為諸父諸母而與之敘兄弟之行乎而
實非兄弟恐亦莫我顧也若一終字隱然見一時之驅驟免屬
久居鎬京之故字委諸草莽是我之所以終遠兄弟者皆王之
棄九族是兄弟離之戚也然語意渾然只自敘其他鄉漂泊之
苦而刺王之意自見

補正亦莫我聞我之休戚若不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詩緝是平王詩宗序也皇甫士安及崔靈恩集註皆以為桓
王時說者因附會為刺周鄭之質子皆非也

采葛懼讒也

此非懼讒於讒言未入之先乃讒言既入疏斥既加詩人為君
子危懼之深也言一日不見可知不得見者已非一日也彼指
讒者

離騷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又云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為蕭艾也皆以蕭艾喻小人

原解離愈久謂日隔之隙加以忌者之口其人憂讒每在去後
君子日在君側群邪有所畏而不敢小人讒君子必伺其間隔
孟子致王曝十寒於去後趙高使二世人不得見而後恣為之
計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之譖入自古小人排君子未有不始
於離間而終於陷害者

采葛三章章三句
毛以小事大事忽事分配三章歐公闢之猶以積小成多為
言皆非詩旨也朱子直斷以為淫奔然詩無一字及淫亦無
可斷為淫女之作此黃氏日抄謂詩傳析義載晦庵新說仍
以采葛比讒譖也焦氏筆乘謂思之如三月之久於采葛見
慕君之至亦與懼讒之旨不同
大車刺周大夫也　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
聽男女之訟焉
從序陳古刺今之說最確然以詩中一奔字遂定為淫奔天下
豈有生不得為夫婦而死欲與之同穴者哉按莊子絕塵而奔
左傳奔告於王豈皆淫奔乎蓋征役之人刺其大夫之詞檻檻
啍啍如菼如璊皆言大夫之威嚴乎可畏豈不爾思爾指室家
畏子不敢子指大夫不敢者不敢歸也猶云豈不懷歸是此篇
怨其奔者迸役而歸也既而無可如何則曰生則隔遠所居異
室死則相隨與爾同穴復援皦日以誓之以明其不相背負也
然則衰周之役民之怨深矣
潁川王氏曰巉巉之石刺王不恤其將概大車檻檻則將不
恤其士
大車三章章四句
漢書哀帝詔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

楚之禮自關與焉則此詩之非淫可知矣列女傳楚伐息破
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夫人出見息君
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按左傳
楚子納息媯生堵敖及成王是息夫人未嘗自殺也劉向之
魯詩亦以此非淫詩矣
丘中有麻思賢也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思賢蓋賢人被逐而國人思之也傳云留氏也子國子嗟之父
竊謂天下之不可誣者莫如父子如子國非子嗟之父毛公必
不以父誣之使鑿空立說自當先父後子子嗟在前歷以子嗟
為父古今書史極盛天每厄之安知毛公所見之書後人已不
得見故人名地名毛傳為是
子嗟子國之賢則民人莫國家皆是或又以丘中為隱居之地
或以麻為（賢人）種植之功李迂仲謂邱山有桑麻有麥之類麻食物
也集傳云麻穀名子可食者也夫意即緇衣授子之餐杕杜中
心好之曷飲食之意
先言子嗟而後及子國或王思子嗟而子國去之或王思子國
先去子嗟使之不安其位說者乃云無父子並斥之理又曰不
宜子先後父皆謬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報之厚也今以李投之而貽我者佩
玖則其報我者何如哉而惜其不來也　傳云玖美寶也言外

便見賢人國之寶也有其賢而棄之周之所以不復西也故為
王風之終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范逸齋謂子嗟子國兄弟也說既無稽何氏楷云鄭桓公淫
鄶夫人李妘此詩李妘所作復廣引典故以證其說李近仲
曰詩中所言即是事蹟此言甚當如泥詩言而必求當時之
事實之則一部左國何事不可以牽合耶

鄭

鄭詩不淫馬氏端臨言之詳矣而夫子曰鄭聲淫說者因謂
鄭聲自淫鄭詩自正非也豈有論其言則忠臣賢士語其聲
則里巷狹邪者乎蓋夫子所放者別有所謂鄭聲而非此二
十一篇之謂也春秋時鄭簡公以師觸師蠲賂晉悼矣後又
以師茂師慧賂宋慧亦自云淫樂之瞽意必當時新撰一種
淫哇以媚強國而聲自流傳瞽人輩剸在一時歌舞家口
豈能驟令其所習而使之一歸於正為邦者備一不察是以
亂樂故夫子惡數放之也如必以鄭詩為淫則秦以女樂遺
戎齊以康樂遺魯豈淫聲也豈亦以是二十一章為樂章乎
古樂之不傳久矣樂書云東漢雅樂即杜夔已老祇記鹿鳴
騶虞文王伐檀四篇餘聲不傳太和又亡其三至晉而又無
傳然則東萊所謂三百篇皆中聲朱子非之竊恐無所據以
如其是亦恐無所據以辨其非也魏文侯以鄭衛之聲為新
聲子夏亦以為新聲此二十一篇自桓武以來即有之豈得
至戰國而反以為新哉新聲云者新造之聲艷麗之曲代
有創作僞謂之鄭聲者以淫樂始於鄭也其中不過極形男

女閭夛之數所謂姦聲以亂溺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正謂此也
又考漢志云鄭聲施於朝廷哀帝時鄭聲尤甚而左延年之
徒以善鄭聲被寵隋書安馬駒曹妙達等能造曲多習鄭聲
三百篇之聲亡久矣豈鄭詩獨傳於後世乎然則鄭聲別有
其聲而非此二十一篇也若此二十一篇班固惟以出其東
門溱洧二詩假風俗之説其餘多忠君愛國之意思賢懐人
之作音節雖曰侵柔本體自爾則直而且指為淫竊恐其未
必然

緇衣美武公也　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
德以明其有國善善之功也

記曰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孔叢子曰於緇衣見好
賢之心至也好賢之詩多矣而聖人必惓惓於緇衣為萬世法
者豈獨以其忘我耶音節神韻之間其有纏綿悱惻之意焉乃
説者指鄭聲之淫即緇衣亦是淫蓋欲出脱鄭詩而硬坐此詩
之聲不亦冤乎不知後世之所為聲之淫者正聖人嘖嘖嘉嘆
不已者也連用四兮字三予字而予字一段親愛神吻欲動鄭
詩多好賢皆此詩倡之

改之適之授兮寫出無窮慕無已之意益民之得以自効於上
者惟此君舍是數端更無以盡其情而一段真篤之意則在筆
墨之先也若謂敝其父君此位長服此服又謂授公從而更受
命服反覺味減適是詩人適之還是武公還歸私室或以四句
分兩截而以適為武公者適非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陸經周曰平王東出武公娶於申以昏姻之故擁王於申而
立之平王德其立己使世其職春秋書倫賢者則桓之陰謀
取國武之昏於逆黨不無悖德周人愛之特以善於司徒之
職耳至其子莊公不肖踰爵之職射王中肩周人遂畢虢公
政而緇衣之風替矣

僞序云有國善善之功補傳泥其詞遂云鄭武公善善而賦
此詩非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仲而諫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從鄭氏樵説亦淫奔者之所與耳考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齊
侯鄭伯如晉以請衛侯子展賦將仲子如為本國淫詩則當日
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子展何獨賦是詩而反
見美叔向耶先儒論之詳矣愚謂晉以孫林父之怨執衛君因
以仲喻林父言林父雖可聽而為臣執君公論亦當畏況晉衛
兄弟之國猶鄭莊與段毋輕翦伐也若為淫詩則以淫女喻晉
君雖曰斷章無乃不類乎又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將仲子
詩此詩之當從序無疑然依變流則莊與祭仲素畜誅段之心

國人已知其隱而故反其意謬其詞若不知其有謀而真之拒之者竊以為不然祭仲之為公謀者亦以尾大不掉從封他邑易制耳非必如子封惡其形而欲除之也蓋欲申已說乃稱子封之言於祭仲而此詩之旨全晦矣

此詩刺意任宜欲愛之句言公之封段於京豈不知段之不勝任不得已耳即如祭仲之諫公也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嘗諭之曰里以樹杞猶京以封段京不可易段不可據吾豈敢愛段之才哉以人民社稷乎畏我父母故也仲可君將不堪之說殊可懷也而父母諸之之言亦可畏也然則所謂折我樹杞請從之他邑也仲可懷即仲所諫之詞也父母之言即姜氏京之請也畏即可云為避害是也蓋詩人以仁厚存心以忠愛事君以防微杜漸憂國以保全骨月始主是以段無治民之才不得已而封之大邑苟不與以師保教以義方寵祿之過必生禍亂里中樹杞必登杞相庇又嫩存存為己耳此詩人刺之之意也諸兄國人係從父母生來不明父母之言則諸兄也而識之國人亦請之矣而公論難逃也凡當細自經書下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四明萬氏春秋隨筆曰先儒謂莊叔子之以京以養成其惡然則子之日莊稱計曰吾子以京彼必作亂彼作亂者必克之今段作亂而公不聞或伐之而京不叛及助攻以取勝則鄭將為段有雖至惡者不為盡母不請則莊必不予母請而莊予是徇母之私而不能裁之以制也按此與詩意甚合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處于京繕治甲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子田猶也黑出巷字飲酒字則遊行里巷抑此小人招集亡命已盡情托出段以貴介弟有大邑所行如此莊何為任其不聞乎可刺也段序不察以為國人悅而歸之矣不義不暱不出乃見所料民何能歸未子攻序殊惜其攻之未盡也近日漁岸詩說云豎不肖各有其黨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豪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皆佐叛逆鼓蹈大戮此詩當是其黨造作以惡眾者愚謂如果造作以惡國人則當如孔光之徒美王莽曰周公范陽人誇祿山范明曰二聖然後聳動人心今但言其佚遊飲酒而已則是識之也何足以惡眾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漢宣帝以次子淮陽憲王聰達有才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成輸王鋪以推讓以讓由是太子嬖安高孫帝從弟李敢性豪縱上心非之官語之曰卿可數指王思遠以其立身簡潔也曾因其所聞而識以賢佐使之潛移則莊公於叔段可刺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多才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此篇俱作叔自于田而公所二字若無安頓惟傳善說詩乃曰叔之從公田也則獻於公所句最著眼而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尤為一篇之綱蓋詩人想莊公夫敎之叔戒者平日一種粗厲輕儇之習足為亂階者未嘗親見之故不以為意耳至從公田獵公所目擊也檀裼暴虎誇示何見而傷女之戒鍔然形於莊公之口吾以爲無傷也妄臨事之善射御者如此事畢之整暇者如此夫安得而傷之所可慮者勇才恃衆未聞父兄之教師保之訓吾恐禍在蕭墻是如鍾見正不從區區檀裼間矣詩人於莊公口中露一狃字若已深中段之痼疾又用一傷字若已預知他日敗閔而一時之言姑置發忘欲保骨月無傷不可得矣詩人忠愛之至復發仲公予忍棄置足及此哉不義得衆之說本之敎學既以勇才恃衆易之甚當

箋云當田也非也蓋焚林而田也如組如舞傳曰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疏云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人叔親身御之下文又良御忌方是叔自御

傳云送從禽也與集傳似反不知矢從禽而方已覆殪必兼從禽獸猶四字乃盡送字之義借著一禽字而句便有照顧蓋縱已是從禽控則止馬將射縱則發矢送則矢從禽而方殪斜矣射御之善便是一時事又俱是從公時事既以公戒其無傷益運其武威鼓其技勇以見弟優為之不須何見致慮也　揞古

射御用兩人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穀梁昭八年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是也既此時心目中有一莊公在故將御者之變自己執之隨御隨射矜自雄願出超群軼倫從來未有之技使觀者稱歎擊賞可足驚動乃見詩人只用一叉字兩抑字神彩活現兩抑字上有善御意在

此篇寫叔于田處云騎讀校獵賦園然尤妙在數大烈一類覺氣象勃勃此詩人寫生處且首章言火烈具舉末子曰舉起也蓋火起虎出從徑爭迎之的是初獵事火勢漸揚禽獸並出故驅車逐之的是中間事火勢已盛禽獸四散已罷故東遊發罕以然為只是火之次第不紊如此　罕傳曰希也如鼓瑟希之之希猶間隙也謂漸漸希間去正與慢字對而叔之徐雪可覓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西河毛氏云叔奔共共爲鄭邑叔居之故曰共叔其後厲公討雍糾之亂共叔之孫公父定叔奔衛厲公招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是當叔段父子出奔之時已立其孫定叔矣鄭莊于兄弟間聖人鄙取之惡以為非也然杜預曰國名今汲郡共縣水經淇水出於共則共為衛邑共叔居衛故與州吁成相黨以成其亂註不云乎寡人有弟使餬其口於四方如猶在鄭境何以四方云也然則為段立後當在大叔既誅之後

毋乃如初之日固毋及弟乃逮及於公史定叔耳

清人刺文公也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
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翶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
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
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按左傳杜註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句不知所據及讀詩繼序
知杜氏所本也然三傳及史記俱不言克好利首序亦止言刺
文公後序何以知之及讀穀中侯傳云申侯好利而不厭因知
好利為鄭文所惡以意擬之文之惡克亦必其好利耳因思鄭
文欲忠遠人如執王臣使追殺二子皆優為之何有於克使克
專利何難數而誅之而反授之兵偽若任用而陰去之耶叔孔
氏孫豪叔以為無罪可告諸侯是也且文公非忌克假以罪而
益逆料清邑之兵非其素將翶翔河上人心自離及師潰而歸
欲止不能欲歸不可不得不舍鄭而奔也後序旁秀周納高克
幾與申侯同科聖人均見其惡大書鄭棄其師而不言高克出
奔朱子歸獄鄭捷直曰鄭文公惡高克而削去克之好利為世
之是非定矣

上二章作引起之辭在彭三句急接讀書車馬器物整齊若此
而閱其所事則河上翶翔而已

乎之上句曰喬二矛故曰重喬李迂仲謂只寫甲兵之盛若云
其敝則未有其敝而車馬猶武使者
逍解左旋是御車盤旋以為戲右抽是抽刃擊視以為樂左右
兒戲而中軍之將誰作好容以娛寵亦豈能久哉

左旋右抽傳以一人言下文中軍殊無著落笑以左為車左右
為軍右則下文當言中車朱子又以中軍為將軍而右將軍之
左右恐皆未安黃氏謂專指兵車之左右而引成二年左傳以
為證但據伯攝叔之言不過一時亦勇若謂左車右車一車中
五兵俱備非左主射而右主刺也愚謂經文明言中軍作好則
左右自當指左軍右軍也王氏之言之朱子不從者大國三軍
鄭次國無之且鄭止授以清邑之兵則無三軍可知也然鄭言
三軍多矣隱首則分中軍及左右從衛人伐鄭鄭以三軍軍其
前北戎侵鄭為三覆待之高克所將雖止清人而中軍之左為
左軍中軍之右為右軍不言軍者以其不成軍也

驷介陶陶統承翶翔逍遙來左旋右抽又承翶翔來此時歸心
孔棘鼓鬥靜上其間兒戲而中軍之將尚且整頓其儀容兒轉
其飾令以收人心其見躍在此詩於將潰未潰之時形容高克
周章情狀全篇注在中軍作好句首二章正不從起高克直追
到左旋右抽已是全軍解體無可踵躡若矣復以一路搃轉收
納通篇之勢

清人三章章四句

序以詩爲公子素作意其或有所受歟

羔裘刺朝也　言古之君子以諷其朝焉

凡刺詩而諸君稱美者繼序悉云陳古刺今此謂說也然此美其大夫之詩而古序云刺朝何也蓋刺朝廷之不親任而置之疏遠之地也凡言彼其之子猶云彼人耳皆外之之詞如王之揚水魏之汾沮洳序之椒聊曹之候人皆是詩美彼其之子美在彼則刺在此也蓋對居內者言則居外者爲彼對親任者言則疎遠者爲彼此大夫云彼其之子或已去位而追念其在朝之日或居疎遠而數稱其才德之全蓋惜之也觀下篇遵大路之思賢則知此時賢人之不得志者多矣

一章洵直與下章孔武一例直訓順順理之謂也順理而率意徑行非侯也故必從容盡善乃見其美命天所賦之理舍者中心安之不渝五形容其安處時勢益險阻此心益順適　此章就從容順理處美之已包下二章意次章就剛斷處說末章就文采處說皆舍命不渝之一節也

二章孔武有力謂遇事有擔當有膂力也司主也一邦之中無司正之人則是非可否全無主張之者爲正直之主一邦賴之

三章三英衆飾當從集傳朱子以此句言裘故以上句洵直孔武俱以裘言傳以洵直指大夫說故以三英爲大夫之三德按此章已作刺詞不與上章一例故上二章從傳而此章當從集

傳

羔裘三章章四句

朱子辯說謂非子皮子產不足當之言此大夫品地最高非二子無剛氏以此爲子產美子皮之詩則誤矣左傳子產賦鄭之羔裘則知非子產所作

召南羔羊其飾五紽五緎而此云三英豈古今異制揭五爲三耶

遵大路思君子也　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序言思君子乃從既去之後追想臨去之時一段留行情緒而思之彌篤使其君聞之知賢人在國衆心所歸而先君舊臣不宜輕棄並從對面一點而君之不可寔故已在言下不言思君而言思我呂氏曰婉詞也故謂與先君故舊也或云摻執子袪子字兼而言之然則男子不敢亦賢者與大夫而言乎詩人與君子有同僚之誼原非泛常國人故思之切如後序謂莊公時亦無據自莊公後代多失德君子以爲醜行而吐棄之故曰無我魗好樂言善也當讀如字言今雖可棄而昔日先公之善不可遽忘魗與醜字對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按史書之言把袂執手者多矣不過示親厚之情每見爲女子執男子之手也宋玉好色賦詞淫而意正如宋玉

之不淫邪可以知此詩矣故以恭子前説為正
女曰雞鳴刺不説德也　陳古義以刺今不説德而好色也
刺詩有幾刺則指其過之謂也有風刺則規切之謂也雞鳴之
詩乃賢婦以其夫不悦德而箴規諷切之也前二章規其懷安
安而忘職業後一章規其暱閨房而忘取善朱子讀其詞以為
賢夫婦相警戒序皆知其志以為刺不悦德警戒即風刺之義
也續序陳古刺今唐宋諸儒皆主其説集傳掃而空之快哉
一章首二句皆雖安頓逸致通篇不實如謂女方曰雞鳴而士
且曰已昧旦則士勤於女矣尚須婦速之與昚婦寢何暇規
其夫彼爛然之明星又何以見之也竊謂此意供婦人之詞樓
雞初鳴夫婦盥漱適父母舅姑所是雞鳴而起乃人之常此蓋
賢婦夙興而其夫猶然寢乃告其夫云吾居之節女曰雞鳴而
起士之起或稍遲於女亦當曰昧旦而起矣子試興而視夜明
星爛然非昧旦乎翺翔弋射男子之事尚其勤厥職哉不言夫
婦而言士女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截然不可踰越且安
於夫婦之私情也子興者速之使興視夜之早晚也明星有爛
昧爽也翺翔有鼓舞踴躍意正作其沈惰振其惰心使之勃然
興起也
三章決非一時之言恭子次章謂既得鳧雁而歸來事云又語
其夫界限分明　男修女職女勤室家匪徒同心足以相保祈
謂偕老也射弋不過其中一事諸説多謬飲酒和樂易流於昵
狎琴瑟宜人淫心故以靜好為言
然止警戒於帷房之間而未能親賢友善猶非悦德者也此章
不言子之富贈當問當報只務自己悦德之誠而君子之當
親賢自見此從對面説出倍見玲瓏
詩悔婦人解佩贈人非所以刺婬也當云製之費氏世學剗為
雜佩以授子使子得贈故二説並通然詩人不過舒其好善之
心耳不必實有是物與是事也亦宜行有言苟利社稷無愛髮
膚豈可以詞泥哉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車舝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觀此賢婦真令人有高山
之仰景行之行矣
有女同車刺忽也　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
齊侯使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
人刺之
猶昏姻之故求援大國君子恥之忽之辭婚可謂有君人之度
丈夫之志矣祭仲毋刺之徒其言不足深責而詩人乃以為之
刺聖人又存而弗削此則大可駭諸儒以為此詩之作當在昭公
出奔之時蓋忽承莊公餘烈郎之戰忽會之盟與齊最睦山戎
伐齊忽帥師大良小良歸之國有功於齊者也齊侯而猶妻

之又與忽告瞻也使忽有中主之材仲執突歸發兵拒守而請
齊為援亦足自救觀忽奔而齊戍鄭納突而齊不與忽被弑
而子亹誅渠彌轘則齊之能為忽困也明矣乃狼來歷境把頭
鼠竄同於犬豕又不爭素所親厚之強齊而衛託秦然無氣之
衛朔越五年而朔猶未免於奔其能如忽何詩人目擊其事而
心傷之謂人君之擇所與猶親迎者之擇所偶也朝榮暮落之
舜華乃與之同車雖翩翩承玉何益為而後美孟姜美且都者
反無作合之意可謂昧所擇矣後儒譽之云齊侯請妻之德音
汝豈忘之純是一片僧境曾序刺忽雖不可移後序以孟姜偶
與辭爭事相符遂以此為忽罪將使天下稱眉盡為而婀其刺
德轉不疑之見幾不如鄭詹虞克明矣也豈足以為訓從鄭六
卿餞韓宣子子旗賦此詩宣子稱為睦焉好可證此詩之旨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按仁山金氏曰祭仲不能將順君美乃勸之娶淫女況國其
無緣又黨突而逆之則奸雄之魁耳說者因以忽之弑仲與
高渠彌共為之夫仲誠不能無罪而加以弑君吾未敢信也
按祭仲有寵於莊使為卿為莊娶鄧曼生太子忽故仲立之
是昭公之立仲之本意也莊又娶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
寵於宋宋莊公誘召仲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仲與宋盟昭公
聞之出奔衛厲公立是忽之奔因於宋人而仲之初念不及
此厲公四年患仲之專陰使其婿雍糾殺之糾妻仲女也以告
仲殺糾厲公奔祭仲迎昭公立之六月入鄭即位秋厲公入櫟
殺櫟伯居之魯桓十五年諸侯會伐鄭明年又會伐鄭納突皆
不克而還是昭公失國而仲復立之又率衆而拒五國之師
也初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諫之弗聽及即位懼其殺
已六年冬十月渠彌與公獵射殺昭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此
忽見弑於渠彌之由也子亹元年齊襄公為昭公復讎會於首
止執子亹殺之轘渠彌祭仲以疾先知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
立之即子儀也十四年厲公使傅瑕弑子儀復入越八年卒子
文公捷立是突居櫟者十有八年嗣君屢弑而仲未嘗迎之者
以前欲殺已之恩也祭仲之事見於左史者如此使仲與昭有
隙則當厲奔糾死之日子亹子儀皆居也而迎忽不忘忽也仲
不忘忽且有功於忽忽又未嘗有雍糾之謀仲何為弑之以為
弑君則誣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　所美非善焉

昭公於魯桓十一年五月遭莊公喪九月即出奔桓十五年五
月歸國十七年冬十月被弑在位止二年其前之奔宋逆之也
後之被渠彌誅弑之也此二年中衣闈有佞人貴石之節如
之蓼淫亦未聞有香雲要喝千之專寵詩人何愚以狂且刺之
無性采子之跌也竊以為此五詩皆作於昭公奔衛之日厲公

復位之時而此一篇則以子都指忽而狂且目突也子都莊公時
人鄭之美麗者也故鄭人以忽所美者即為子都子充猶之子
都也晏氏傳序以狂童指突其説是也而傳誤以為指昭公忽
以為凡言狂言狡皆指突也春秋載居櫟國不絶書而統其臣
使廢其臣以立其所私則自宋刦之鄭以小國受制莫敢誰何
於是日望昭公之來而寄棲於衛者四年若不知有鄭者故詩
人為忽忽思突之詞以諷之使知人心猶繫於故君鄭國非可
以久託昔何等如生今全無行心殊不解也或曰何不明刺之
乃託若婦人之言何也突猶鄭人也祭仲立之而欲殺仲傳殺
逆之而弃誅殺斯時昭公在衛其勢岌岌國中猶有向背形迹
雖以見矣詩人以忽忽思突之心而若為女子之刺男子者然
不見乃見猶云無疵之求得此戚施耳此祭昔衷立雖昔之手
截然也國史知其心故曰刺忽亦諷刺之義也
一章扶蘇宜在於山荷華宜在於隰以子都宜在於國也
二章山不惟有扶蘇而又有橋松隰不惟有荷華而又有游龍
木則惟向殊枝拔也散則枝葉散縱殊會發也今子充妄廢不
根一家其義上章同忽之失所此章則刺其不能自强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　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自後序謂君弱臣强不倡而和説者謂昭公初立外無强援內

無良輔日就微弱故作此詩不知昭之微弱在於初立而不在
於國勢也方鄭於蔡亦非無外援也蓋昭之弑在不去高渠彌
而其所以不去者鑒於厲公欲去祭仲之失姑示寬大收人心
耳豈知養虎貽患矣已當時即有外援勢將安及或曰厲公處
有京櫟忽自保不暇引伸無字所云鄭京櫟實殺曼伯為證忽
以為不然突居櫟十有八年昭忽未試排徊境上不能入新鄭
一步猶使祭仲不死得殺不武亦猶死櫟耳況國京得同復國
路戕宋則宋已不能為突用矣昭公久於其位用祭仲謀自當
有之猶乎二年而弑也故以此詩為忽既復國而刺之者皆非
也此詩故是昭公在衛之詩言君弱昭公不振也臣强為祭仲
所逐也此國人欲忽昭公而昭不能倡之故作此詩以刺之以
風吹宗以蘀命昭厲風吹蘀命祭仲來而昭公出走也倡昭倡
之和國人應之叔兮伯兮指從亡之諸臣也不言君而言伯叔
不敢斥言君且有所畏忌故亂其詞也
黄依樹猶君依國風吹落葉無樹可依人君失其國之象也
國猶從亡諸臣曰叔兮伯兮盍使君倡之義旗所指衆志成城
豈無和汝者乎要者與之結要也而安於微弱不能自强和之
無由要之無術是可憤也倡有結强援申大義勃然振作意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　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按朱子答徐容問云忽有善敘若鄭突卻是敘此業胥新所錄
者又註下篇云狂童之狂已甚不可繼也此見於讀詩記者蓋
疏其前後略采遷忽弒殺祭仲殺傅伯傅瑕構兵不已年復少
於忽直狡童也固知朱子初以狡童指突矣蓋此詩乃鄭突篡
位之日詩人不仕其朝思忽而諷以權貴歸國也狡對柔懦言
不與我言不仕其朝者其不與我謀也不與我食恥其食而不
義之食也維子之故二心于指忽諸侯未踰年之稱正忽出奔
之時也不能餐不能食憂其柔懦終無以復國亦諷刺之哉
狡童傳指忽則從吏秀之說殺之也補傳指祭仲仲非童也詩
故以指權臣斜刺詩人不屑刺者也處氏指用事之人未聞祭
仲之外又有專政者當以朱子前說為安

或曰詩人何以不刺突所謂刺者諷諫之義忠臣之所以施於
君者也夫子書突歸於鄭去其國者絕之於鄭也絕之於鄭矣
鄭人何為刺之惟以狡童狂且詆斥之而已　言彼狡童兮不
與我相謀兮韋昊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傷矣
突依外援逐兄據國群臣如祭仲輩俯首聽命代為書策謝佐
命功且以與言為棄史錄為幸如何人哉泥而不滓愿懇為惟故居
是念豈非歲寒松栢疾風勁草乎近世方鐵諸公崢嶸史冊而
胡廣輩之不齒於名教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　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褰裳太叔美秀而文必不以淫媟
之詞取譏大國者人已言之是以舜從朱子前說也後序狂童
恣行突就指突是也但昭既復國何煩見正則又引厲公居櫟
駿彊昭公孤危日甚可謂斡旋之巧而亦有不可通者既云思
我又云不思既云褰裳而來又云豈無他人猶欲其入而閉之
門也前章維子之故指忽此章子字指鄭國正卿又以他士為
大國之士穿鑿說也愚謂此鄭之賢人思忽而刺其不知復國
之道也子指忽言子惠然而思我則當使人褰裳涉溱至鄭而
求我矣子即不我思鄭國中豈無他人如我者欲為子畫策乎
狂童之狂已甚逆理恣行人心不附可乘之會也　文義方一串
而他人他士俱有安頓
昔文公之復國所賴狐偃趙衰諸人衛成公之復國亦賴寧俞
諸人未有無謀臣奇士而能成其事者鄭忽羈衛四年其從亡
諸臣皆猥瑣之才始既昧於所從繼復懲於不去卒至一籌莫
展非鄭無其人也有人而忽不知用也詩人作詩招之忽猶未
悟也藉祭仲之迎而復國未幾身死賊手藉有賢人何為坐斯
褰裳二章章五句
春秋書鄭忽出奔衛胡傳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是責其不昏
於邢說者既知其譏乃曰稱忽者是下世子之文豈有事在

三年之後而建其文者戍天恩稱世子貳未肯受命於天王
夫東遷後列國世子雖則請命於王且桓十五年想歸夫子
明：以世子予之夾顧氏炎武曰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
男一也辭無所貶李因篤云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
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是公侯為一等伯
子男為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還衰未踰年之君公侯
降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
為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非貶忽之辭故
曰辭無所貶然則五詩之作於衛之日晦然也式微曰微
君之故黎侯即位久也旄丘曰維子之故忽未踰年也皆臣
子之詞所如在後國之時夫子則以世子予之國史何為斥
其名哉或謂刺忽之詩何以獨多夫衛人附從姜者主五篇
刺宣公宣姜者十篇黎侯寓衛亦有二篇不為不多矣昭公
為莊家嗣素繫人心而迫於強命出現其君父之出走而不
一援手舉國中曾無哀怨之音呼搶之語則天理絕矣此忽
詩之所以多也五詩雖同刺忽而義各有主聖人存而弗刪
者一以見名義既正雖至失國猶足以繫人心一以見先王
之澤忠義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自有女同車以下五詩：止二章章止四句五句蓋意淳於
詞且多借喻隱語然則詩人於厲公之時而思昭其顧忌深
矣

丰刺亂也　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天下豈有迷命而俟於堂者乎又豈有衣錦褧衣盛服駕車而
行者乎箋云男親迎而女不從輔氏曰親迎在六禮之後豈有
親迎者已在堂而反不行者况鄭之淫亂也竊謂首序刺亂者
有三有刺淫亂者有刺因亂民貧者有刺不用賢而致亂者此
詩則女子適人不得其所因極而自悔之詞詩人述之以刺國
亂民貧也言己之在母家也俟巷者有之俟堂者有之衣錦者
之衆也斯時即於求我者之故今伯叔許其親迎盛服其駕何至
有今日之阨乎此時或格於禮嫂過嚴或阻於他故未偶皆不
可知夫不以今日之家室為可安而轉以從前之男士為可慕
因亂民困衰世之音也四章皆自悔之詞固非望其再來迎己
亦非欲他人之迎也

人情憂無極時往：為追恨語求昏者多而云既有俟巷又有
俟堂悔其不送悔其不將皆追恨語鄭氏以為親迎誤矣親迎
無婦自迎婿之禮是從極意後癡心夢想從前一番熱鬧不可
多得

士昏禮婿親迎女登車婿為加景景與褧通加褧衣於禮衣之
上避道路風塵也故傳云嫁者之服然曾子問孔疏云嫁服士
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也無錦衣衣褧用錦褧云盛人

妻之嫁服也蓋言錦衣也而後加褧衣錦裳也而復加褧裳嫁
時之服已備斯時也予得以自主之願自貽伊戚愚人之難難
也叔伯即指上俟巷俟堂者駕字當讀斷言許否而使之親迎
也又在送將之後
衣錦褧衣二句顛倒重複蓋用極無聊回想前日從其身上衣
想到裳又從裳想到衣歷歷艷稱却是聲嗷鳴咽若作女爲悅
己者便失其旨
中谷有蓷之婦人已至仳離而但曰不淑曰艱難未嘗遽怨也
此則失所而非蕩其夫鄭俗不如王風遠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　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先儒讀泛詩唐棣之華以爲詞無甚瑕必非淫詞如淫則夫子
不責其未之思也矣此篇乃反其室遠之說正合何遠之旨宜爲
聖人所取竊以爲淫奔其云人遠則未親其人也不我即未與
之謀也何嘗一字及淫昔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丹崖
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古人直以此詩與杕杜緇
衣並用故說者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二語是該蒹葭一篇而
序云刺亂者當與下篇參看蓋賢人隱處人君棄而不求鄭之
所以致亂也下篇同此而如晦則亂可知也故序但云思君子
此云子不我即則棄賢可知也故序但云刺亂序詩者亦序其
未明之意耳若本文自明何煩序者之複見後序傳箋皆無取
焉
序於棄賢之始亂之未成則曰刺不用賢也於亂之已成由於
不用賢則曰刺亂也思君子也
一章言賢人立品之高也東門之外有墠墠外之坂有茹藘焉
此賢人之室也其室甚邇矣而其人則遠不以禮致之不可得
見也夫室之邇人何以遠人之遠也亦君自遠之耳
二章言人君棄賢以致亂也東門之栗之下有我家室賢人之
室也傳云踐淺也有窮居陋室者豈賢者豈可外坐視因之
逮亂而不一救哉賢人若曰豈不爾思而一救王事亦子不我
即雖欲救之無由也曰茹藘又曰栗蓋於賢者之居細細詳當
一草一木並誌之不忘思賢之切刺亂之深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　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鄭大夫子游嘗賦此詩於燕享則非淫詩矣況言君子非淫奔
之人風雨晦明非淫奔之候誠思賢之操也
傳曰興也謂風雨雖亞而如晦喻世之昏亂也雞鳴在晦而思
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也劉向劉峻林穉湛方生袁粲梁簡文
帝及曹攀皆承用之集傳云賦也恐謂此兼興與賦蓋憂世之
士當此長夕百感橫生僅惶永夜安得君子正色立朝不改其

度撥亂而反之治乎下二句從反面透出思字意既見而喪則
未見而心杌隉矣既見而寧則未見而若負重疴矣既見而喜
則未見而抑鬱愁悴矣集傳平也傳訓說便與喜字複
詩所要淒風雨初至而寒凉也瀟瀟既至而有聲也如晦風雨
而晦冥也雞初鳴則喈喈然相和再鳴則膠膠然相雜三鳴而
將旦則接續以鳴而其聲不已矣如病初退瘳如病既愈喜
則無病而且喜樂也
云胡不喜輔氏曰此喜則之辭思謂此憂則之辭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　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朱子曰鹿洞賦廣子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門人質於講席
則答以古序亦有不可廢者此詩或以為此人獨留或以為朋
友相念然己不往責友以不來非朋友之道也學校既廢無一
人獨留之理味其辭氣蓋當時賢者為閭師黨正主學校之事
者也通篇但言學校荒蕪生徒解散無以作育人材培植善類
悠悠之思以漸而深而上無賢君相振興學校之意隱然自見
於言外
青青子衿不一其人也是為師者指其弟子而言性性教也嗣
音謂繼續其絃誦之音也來來學也
下往下來於城闕之間便有較儇恣縱意一日三月所謂悠悠
我思也亦以見一日荒落已有一日之害況不止一日二路通

篇者根蔽為人上者廢學不脩吾黨有用之子衿流為佚遊之
比匪人心風俗之患可勝言哉語語為子衿丁寧都語語為當
道棒喝
子衿三章章四句
今古詩問於許收曰道不行矣夫子何戀戀乎收曰上失其
道則下修之得時則行失時則歸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
也古者謂之雞時然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廢
也言雖無與起學校之人而嗣音者當在子衿耳自秦坑儒
焚詩書天下以學為諱漢祖馬上得天下未遑禮樂而一二
老生於兵戈荊棘之際誦法孔子私相傳授人自為師乃得
什一於千百漢武以來崇儒重道而宿儒名彥崛起以經學
鳴毛公之於詩亦其一也苟非漢儒為先聲宋儒雖欲表章
無由矣傳無亡墜豈通論哉
揚之水閔無臣也　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
詩也
黃氏櫄曰鄭忽遂棄朝曰無人焉傳又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淮南王安曰漢廷大臣汲黯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
等如發蒙振落耳無臣雖有如無之謂也
箋謂同姓臣所作是也後序以為閔忽則非也按鄭君被戕如
子亹子儀者多矣何意昭公不言昭公以非昭公之詩也

亂臣之弑逆也必先翦君之羽翼使之孤立於上而後惟我所
欲為至於宗室大臣尤所深忌故楚商臣之弑頵必先去令尹
子玉越椒之將亂必先誘殺蒍賈齊崔杼之弑光必先去公子
買公子鉏以及後世莽操邑武如同一轍詩人閔姓親臣當君
弱國危之日憂讒畏譏之時此身一去而君隨之故不覺言淚
泣而道之也
夫子援爾雅釋親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古人皆
謂婚姻為兄弟復引曾子問不得嗣為兄弟以證之說者謂爾
雅所謂兄弟指婦之黨婿之黨耳即詩言如兄如弟亦如之而
已恐未可為夫婦註也曾子問婿有父母之喪辭於女家恐不
得嗣為兄弟亦謂以夫婦為兄弟孔疏已如此曾子問後出郎
此一條已啟訟家聚訟不可執以釋詩且兄弟可言多寡而云
終鮮夫婦義不可行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　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
室家焉
班固地里志鄭國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此其風也
則二詩之旨昭然矣序云閔亂謂淫亂之成俗也後序乃云男
女相棄傳以如荼為喪服遂致此詩不可解獨不思路有飢婦
棄子草間王仲宣猶不忍視乃棄婦如雲又轉載道而曰匪我
思存慕與閔惜之意詩人忠厚領如是乎愛又云已棄亦在所
棄中既棄之又晉祭饑頓賤成災林集傳嬰為劃去是也辨說
云此思淫奔者之詞
婦女何知惟主持風教者敎以修己礼以齊民斯廉恥之心生
冶遊之習化鄭上下習為淫風故出其東門而袪粧麗服紛然
出遊至於如雲之多凡詩人所為觸目怵心者當時恬然不以
為怪故不以無恥為可刺而轉以沉溺不反為可憫也匪我思
存言雖則如雲之多非我之所取者也其默醒頹俗全在縞衣
二語言惟此樸素而無妖冶之飾勤儉而無佚遊之事夫婦相
保偕老為期聊與相樂而已彼美而艷者豈足以語此種華艷
之提出其鄙以明己之好尚在此而不在彼所以挽回世道也
如雲非必皆淫女也通解云不過冶容誨淫耳
如荼言如荼之輕白可愛也吾惟此縞素之衣茹藘所染之布
裳聊可與娛而已更見夫婦之外更無同志世道日非風俗日
壞可閔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
不期而會焉
蘇傳鄭人困於兵故感蔓草之得露零以生而自傷不及也故
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

我願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
子之惠也義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稱也然則彼姝者
子何以稱之亦婦人耶
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范宣子子齹亦賦此詩宣子曰孺子
善哉吾有望矣韓詩外傳家語夫子遇程本子引此詩教子路
以有美一人比程本子知此詩之非淫矣　以是草之見零露
及與民間之不得膏澤也推其故朝無君子耳有美一人指賢
人也清揚者眉宇之間可暴洸也古人於賢人一見下拜則有
自聞當有不可掩者邂逅不期而遇嚴緝云今人言事之適或
曰邂逅而成是也相遇得賢人與君子相遇也若言與我相遇
何益之有適我願者膏澤下於民也與子偕臧君子得行其道
小人得遂其欲吾與子皆得其臧也序云思遇時思遇夫賢人
揚用膏澤流行之時也男女失時以下孫鉥之附益耳有美一
人有宇最重有此人而用之澤可遠施望之也有此人而不用
民不被澤惜之也在當時必有所指也

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　野草不思男女相奔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鄭衛二國獨以淫稱後序推其故衛則由上所化而鄭未聞也
周想則公子五爭男女相棄夫其敗偶離爲淫風故出其東門
以下悉歸此時今考溱洧一篇男女出遊采花戲謔何嘗有一
毫流離困窮朱子駁之是也　生於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周禮春
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風俗通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也論語浴
乎沂何晏注暮春三月也朱註郎上巳祓除也可見事非起於
鄭亦非獨鄭有之韓詩內傳桃花水下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
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斯則專指鄭矣男女
聚會易趨於淫積久遂成淫風詩人目擊其風俗之敝而刺之
四士曰女曰者觀者述之之詞益敘其事而可思處使人自思
如衛之桑中是也
詩中皆是女子誘男故朱子曰衛猶爲男悅女而鄭皆爲女惑
男蓋以此詩推之也兩方字有方來未已之意早已注著下章
殷其盈句
二章只開殷盈二字而界限分明
蘭品最貴而今之蘭非古之蘭然古之蘭亦非一種多見於楚
辭王逸注但言香草洪興祖補註詳辨之曰相如賦蕙圃衡蘭
師古曰蘭即澤蘭也本草註蘭草澤蘭二物同名一名水香李
云都梁是也紫莖紫節葉如薄荷微香荊襄嶺南多種之與
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紅
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草澤中及下濕地苗長二三尺
葉微尖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爲異
耳詩云秉蘭陸璣曰蘭即蘭也朱子楚辭辯證云黃魯直言一

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亦似澤蘭則名若有之蕙即自為零陵草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大抵古所謂香草必有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又安卑處有蘭說甚詳今雖謂蘭因黃山谷稱之遂謬以為離騷之蘭夫今之蘭其種盛於閩朱子閩人宜不析其土産而辨析如此世俗猶以非蘭為蘭何其惑之難辨也愚按家語晏子云蘭之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注云本根也按物中曰湛漬曰浣以酒漱口曰醑夫惟蘭之根葉俱香故投於酒而香則其貴敵匹馬若今蘭之根投之酒中豈見殷香哉尤可為今蘭非古蘭之證也

勺藥有二種其草本者一名餘容一名鋋一名犁食一名將離一名婪尾春一名黑牽夷綽約美好處處有之揚州為上得風氣之正猶牡丹之以洛陽為最也圖經宿根在土十月生芽至春出土紅鮮可愛叢生高一二尺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夏開花有紅白紫數色黃者為佳也其木本者一名鹿韭一名鼠姑一名百兩金即牡丹也然牡丹之名後出牡丹錄謂隋煬帝始盛唐謂之木勺藥按李翰林別集序開元時禁中初重木勺藥而陽雜俎云牡丹前史所無惟謝康樂詩及之又段成式稱朝種植法七十卷亦未嘗言牡丹也則牡丹錄所言未可盡信是牡丹隋且未顯况秦漢以上古今注牛亨問於董子曰將離相贈以勺藥何也曰勺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然則詩人所指之勺藥江都所指之可離皆今之草勺藥故傳云香草而說者求之於牡丹失其義也

淫詩二章三十二句

余嘗疑王氏柏欲舉聖經中朱子所謂淫者盡刪之其說曰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當矣故新臺牆有茨十篇猶可存之若淫奔之詩雖閭閻小夫莫不醜之今夫童子律質未離情欲未開或於詩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為訓愚敢訖其目以俟有力者請於朝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計三十有一篇烏且召南之野有死麕王之大車秦之晨風秦之綢繆唐之葛生朱子不謂淫者亦以為淫而去之明李經綸亦欲刪詩夫苟如王洞如是也王李欲洗千古之淫詩以正人心而聖人獨留此淫詩以蠱風俗孔子不如王李遠矣夫乃知淫詩聖人早刪之固無待於後人之嘵嘵其不刪者刺淫而非淫者之詩也孔子謂放鄭聲朱子以為鄭詩宜放然鄭詩中緇衣羔裘女

曰鷄鳴出其東門不可以為淫乎豈不知放之者并此四詩
放之殆抑存此四詩而不放也欲存之桑曰放之不可也欲
盡放之而一則曰吾於緇衣見好賢之誠再則好賢如緇衣
於桑則放之惟恐不速於修身立政稱之惟恐不至毋乃相
左乎今惟左氏傳一書可以證鄭詩之不淫而說者又以為
斷章取義夫斷章取義亦必有取義可取以太王之事為文王
以衛之仁人為孔子所謂擬人於其倫也若淫奔之人狄邪
之語何義可取而比擬固之諸侯大夫欲其毋免於罪戾也
得乎吾故曰鄭聲者別有淫聲而非此二十一篇之詩也

詩經精序私記卷之八

齊

哉曰鄭衛小國詩之多如此齊大國自太公至襄公十有二
世止有十篇一可疑也代有賢君皆刺詩二可疑也十一篇
中安得有泱泱大風豈季札所觀別有齊詩齊桓之功說於
天下何以無詩三可疑也竊謂周切之詩之教掌於大樂止
而春史於二南之外僅存十三國其所存者亦非昔日全文
蓋詩之逸久矣夫子刪詩存其可節取者其義無足取又文
不能全者者焉故謂夫子未嘗刪詩者非也謂刪詩而什取
其一更非也豈夫子於齊專取其刺而去其美者乎若夫季
札所觀別無齊詩篇中還有田盧令諸詩誇田獵之美規遠
畧之心其為泱泱大風者亦可見矣嗟乎文獻不足聖人欲
之而有天下六百祀所存祇商頌諸五篇夫子殷人不能勉強
補益其何有於齊也乎若夫齊桓晉文之無詩李安溪曰或
者詩美之道而夫子刪之也

鷄鳴思賢妃也　哀公荒淫無度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
之道焉

按公羊傳及史記哀公烹於周由紀侯之譖鄭氏譜宗衆者懋

王也史記云懿王立王室遂衰則懿之爲衰侯猶附之醜鮑佞耳其後齊衰娥配說者猶以爲復九世之仇則哀之無罪明矣而後序於色荒禽荒與居無節男女謠命一事而歸之哀啫乎紀侯既譖於生前續序復誣於身後不有朱子表其千古長夜與此詩味其語意乃宮中形叟述昔時賢妃之告君者以爲將來取法集傳古之賢妃一段正從古序一思字體會得之

集傳閱其以首而以爲其己盡上二章後二句之義或謂蒼蠅之聲在昧爽於是云匪雞鳴也蒼蠅已有聲矣又若次章不可通乃以月出爲日出之誤不知賢妃始曰雞鳴其實蒼蠅之聲則雞猶未鳴也繼曰東方明其實月出之光則東方猶未明也

生三音曰蟲飛薨薨則直昧爽之時矣其次序一緣不紊若一章已是蟲飛薨薨之候二章是日出之候則末章義不可通矣

蓋蒼蠅之聲非蒼蠅群飛薨薨之聲也雞未鳴則夜猶未半蒼蠅閣有作聲者閣似爲其乃賢妃終夜警惕所致

■無庶予子憎箋疏俱作我止之詞亦是然少和婉之致集傳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爲憎乎是一時舉端人情必致此㕘順中行其忠諫賢妃口吻宛然憎者忠君愛國之意所致也者

壞 會且歸矣朱子作會者將散悉無是理傳云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夜歸治其家事言此時會朝者且可以歸治家事矣而君猶居寢乎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 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若說田獵之非便是一篇諫獵書非風也妙在不說上之荒於獵而但言國人之遊禽并不說國人遊禽之非而但述其交相稱譽若置身局外代爲欣羨者然其俗之不美由於上之化導自見

昔人評此詩云飛揚跋扈之猶意有控弦鳴鏑景端出大耳後生來之氣良然

上二章不言勇力末章提出從兩狼以見技勇愈絕

還三章章四句

李廷仲曰太康十句弗反夷羿冒於原獸曹伯陽好田獵此三君者亦其好也使知足以亡國必不爲之矣王吉云大王不好書術而樂佚遊口倦於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雪之所𣸣薄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

著刺時也 時不親迎也

刺時者刺時俗也此著與庭與堂箋指婦家不得不爲陳古刺今以求合同史不知俟於婦家當自庭而著無先俟於著之理集傳用詩記之說謂俟於婿家則由著而庭而堂秩然有序而與不親迎之旨自爾親切然朱子云作詩者即此婦也或

謂嫁者所作豈刺不親迎即婦刺之乎更何解於從父之笑也
若與族華意正相似不言其不迎而止言其俟不言俟之非禮
轉言其俟之可誇以見壻家不以禮往婦家不以禮來皆爲國
微遂成風俗國史所謂刺時也
士昏禮婦乘有袗註袗如帷裳則俟已者其充耳之紞素紞之
瑱亦無由見之通篇俱詩人之詞而我字詩人指嫁者也素青
黃傳指玉無一人三易其瑱之理變改傳爲紞蓋人君紞用五
色臣下用三色此三章素青黃各指其一耳
紞以懸瑱縣瑱於衡衡附於笄鄭司農云衡所以維持冠者鄭
康成云衡垂於紞之兩旁孫云笄簪也冕與弁皆用玉笄緇布
布冠不用笄簪者所以固冠也詩言充耳兼冕與弁言之苟無
冕及弁何以有笄有衡無衡何以有紞無紞則無充耳矣故如
詩所云充耳貴者之服也士昏禮疏主人爵弁纁裳爵弁玄冕
之次者士家自祭服玄冕助祭用爵弁今用助祭之服親迎爲
攝盛也則卿大夫朝服自祭其助祭用玄冕親迎亦當用玄冕
也按此卿大夫親迎皆用冕士服弁是以有充耳不兼諸侯以
諸侯之紞五色詩止言三色如臣下之服也如兼以士言者以
爵弁亦有笄有衡有充耳也則此篇不得從作庶人之禮矣當
時卿大夫而無親迎之禮其時之風俗可知
孫毓云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

之者則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也按此則朱子所云充耳以纊懸
瑱所謂紞也言充耳者以紞懸之瑱即所謂紞也尚雙云飾也
似以瓊華飾瑱集傳加也又似以瓊華加乎瑱不如孔疏言尊
尚此物以爲瑱也義更了然蓋瓊華即瑱也
諸儒以瓊華瓊瑩瓊英作三物則是三易其瑱矣蓋泥傳以三
章分作三人也嚴云瓊英猶瓊華也蓋就瑱之文采處謂瓊華
瓊英瑱之明潔處謂之瓊瑩其實佩之者一人也所佩者一物
也此詩只重俟字以見不親迎之失禮瓊華等不過指其瑱耳
玉光瀜轉莫名一狀故曰華曰英又曰瑩也
說文瓊赤玉也程大昌演繁露主其說楊升庵和之以韓昌黎
雪詩瑞布逆雪賦皆誤用瓊字曰瓊是玉之美名傳變擬未
指爲赤玉李善註文選亦不引說文五臣註瓊亦玉也程楊二
氏說不可從且丹鉛錄既以瓊爲赤玉又引齊風此詩以非說
文升庵之無定見如此
著三章之三句
地里志引此詩俟我于著乎而顏師古注著地名濟南郡有
著縣述其說者因以爲莊公迎婦姜而作曹大曰以著爲
地下文何以曰庭曰堂則著當依先儒門屏之間也或又云
俟我于著乎爲句而語也以此爲婦告其夫之詞尤謬葉石
林著下故言大抵古文多有平句之詞如宜爾子孫繩繩兮

以字為終不諒人只以只為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以且為終俟我于著乎而以而為終皆風俗所尚齊不可移之求者然則乎而乃詩之餘音猶楚詞言些只等字也若果詩云竢詩究乎而乎而何可究耶

東方之日刺衰也　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淫奔之事無有旦則散而暮又去者殆序徒以彼姝者子之文遂以淫目之然彼姝者子衛風以指賢者安見彼為賢人而此則不肖也又安見彼為男子而此為女子也竊謂序言刺衰政教之衰由於賢者之不在朝也所在東方東方之日喻齊國世運昌明而政令皆善也我我君也履我寮往履踐也即就也言竊我之迹而相就蓋迹我之行事皆善故就之猶云衆時而仕也東方之月喻齊國世運漸闇而政令多缺也在我闥自室而門將去也發行去也言竊我而行去也蓋迹我行事之不善故去之所謂見幾而作也

詩何以究若淫者之詞曰詩人不得於君文往往借男女以抒情又惟恐人之訝怒其言直以為男女之情也故為之隱其詞日則就我夜則辭去使後人得悉刺衰之旨則說有可通況其男女之詞則理無可解

須知衆與亂不同亂者政事顛倒紀綱紊亂其朝早無良士衆則紀綱法度日就廢弛尊賢之禮日殺遂濟賢者之行其能已乎

東方之日二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或云此詩作於衰亂急政之時譏興居無節而主於刺晏朝竊以為不然衰亂之君動止不常忽而未明求衣忽而嘉采猶夢措倦廢弛忽而一事獨急遽常置閑散忽而一日獨召用其性情粗不可知其號令粗不可測其發悉無常度其輕重無定衡詩人特擴與居一節以例其餘也故此篇之旨全在不夙則莫前二章用合併齊直注到末一句人臣猶色入朝東方未明早矣而公又召之而又散令之以事一步緊一步使人狼狽入朝不可從容一刻尚何容觀玉聲之有其夙如此及其莫也則又不然所謂無節也然其實一層不用明寫只從本句一點而無限要賦急惰情狀一一含蓄

何氏楷云召之弟謂召見其人令之則將有所使之方與上章有別

以園之有樊喻政事之有節度苟有一定之節度雖狂夫見之猶瞿瞿然守之不踰況群臣乎奈何早晚之常猶不能定而不失之過早者即失之太莫乎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蘇傳謂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因是然刺桓者即所以刺襄也蓋襄挾强齊之勢以制弱魯驕蕩獻行故首二句已冒通篇南山崔崔見齊國之強大其勢險峻可畏也雄狐綏綏見襄公爲邪媚之行綏綏安緩無所忌憚也彼齊子者何以既歸而復思齊及從魯而至其地乎若爲責文姜之辭無桓非本偶何以不用申繻之諫同入雄狐之穴下二章又若爲責桓之辭皆刺襄也

一章傳云蕩平易也疏云地平而易與險阻也蓋狐踞南山巖巖之勢通人乎則不峻易則無難矣用之喻也又爲襄發視也矣懷傳云思也集傳從王肅以爲襄公思之於下章曷又從止徵得似當屬文姜爲安蓋女弟思見其兄亦情理所有豈知雄狐之行不顧倫理思之而來必爲所惑詩不欲襄公之數行而轉欲姜之不應思齊並不欲文姜之濫行而若深惜其不知襄爲何如人而思之者然刺襄之意可謂工婉

二章魏風葛屨疏夏之有葛屨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礼之服若行礼雖夏亦當用皮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亦有葛屨而士冠禮屨夏用葛冬用皮士喪礼夏葛屨冬白屨則亦未嘗非礼服也惟朝祭不用葛屨耳緌集傳冠上飾按士冠礼疏玉藻言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緌纓飾也可知冠下有纓纓之繢飾則爲緌惟尊者得用之然内則子事父母冠緌纓孔疏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檀弓范則冠而蟬有緌然則纓之下垂者爲緌緌之繢者尊者之服也若緌則冠下皆有之集傳冠上飾云上者對本之說也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貴者二屨爲兩五兩者十屨也十亦數之耦也箋反以爲奇不可從蓋言一身之中自冠至屨莫不有耦以見人各有耦也上章以禁言之文姜不應思齊此章以理責之姜既有耦當安於魯不應從斯道歸無者復從斯道返於齊也

三章四章魯桓爲諸侯告父母之廟而娶此固知禮矣獨不知男女之有別而養成其奸也呂成公曰鞫養也　極集傳窮也言恩之極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或曰文姜以桓三年歸十四年而齊僖卒諸侯之女適于諸侯父母在歲一歸寧則姜已歸寧十度矣經以常事不書耳仁山金氏亦云雄狐之事文姜在室已然而抑知皆非也按桓三年書姜氏至自齊其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文姜也自是齊魯絶少聘問蓋齊方謀紀而魯輕於紀又爲主逆后於紀至十年而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十三年魯復會紀侯鄭與齊宋衛燕戰而四國敗績則齊魯之絶好久矣終僖之世公不朝齊姜不歸寧經傳可覆按也豈女之嫁春秋

必譏文九年書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其嫁他國而歸魯者
則書杞伯姬歸叔姬歸豈文姜歸寧而獨不書如齊之
說則子同之生可疑矣豈知同非吾子乃公羊子之繆言耶
展我甥兮亦詩詞之偶合未聞夫人歸魯已三年而子同之
生猶有傳為齊侯之子者然則雄狐之事當日諒始再或又
疑文姜嫁已一周而其兄始娶王姬因以姜為襄之妹亦非
也襄之娶王姬安知其非再娶耶春秋之再娶多矣何疑於
襄耶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
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此詩朱子用序說而闕其意學者知此不至欲大而失其君此
古人云甫田怡進學術門悟妄世也楊子脩身篇亦引此詩喻
此詩之作則苦指齊襄欲發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論遠人不
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左傳懷遠以德漢書終軍曰遠人必有慕
義而來者自古遠人悉無遂指以詩之言遠人者證之春秋傳
襄公事無不脗合而篇次又在雄狐之後則其為刺襄無疑然
則此詩當從傳與也
補傳遠人諸侯也治大田者為不能脩德其力求諸侯者遠
莫能得徒勞其心
詩人言外之意猶所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詩人殆知內變將出而云然乎
搖愛於總角丱兮下當補入少自修飾數語據集傳又當補入
循序而勢有必至數語細按經文突而弁突字原非儼與修飾
循序意侯鑿枘竊謂此章以童子之突而弁喻襄公未能修德
尚有童心突然而欲爭諸侯也或曰歲月易逝人壽幾何或曰
毋為蕩甥總角可傷說皆可通俱非詩旨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　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
以風焉

此詩大旨與還相似但還則述其交相稱譽以刺風俗之不美
此則專刺襄公耳或云襄雖無道豈無車馬與從何至專言犬
逐獲見惡謂古者四時講武原未害以犬從禽自盧令至於此
而載獫歇驕載於秦風兔死狗烹傳於范蠡試犬益國見於史
黠少儀云大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可見
田獵用犬犬亦有名由來已久故韓盧宋鵲楚獷馳名戰國而
鬭鷄走狗必歸之齊也其人指從君田獵之人而人之美鬈偲
與犬之重環相映人之美鬈偲與重鋂相映似贊似譏而褒之
誠於田獵自見
上言盧下言人上言令令下言美且仁猶所云為與人謀人歟
為馬謀是也仁者和易接人也

觀于思為譏華元則知矣且偲非譽之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　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
為二國患焉

朱子於雉狐敝笱等四篇皆守古序此云刺莊即所以刺姜也
然魚入於笱首尾猶制似可以喻夫而非可以喻子齊子由歸
既曰歸止南山篇作于歸魯圖此歸止似不得云復反於齊婦
人謂嫁曰歸又歸寧曰歸大歸亦曰歸若姜會襄公不得言歸
寧隨出隨反亦不得言大歸曷非于歸詩人何以曰歸止乎李
氏本又謂會齊之行其迹未肆夫禍莫大於君父之被害刺莫
鉅於大讎之未復桓胡為而薨于車安得云迹未肆也此詩當
桓薨之後追叙其由故直刺文姜耳姜猶魴鱮之魚也桓猶敝
笱也笱敝而姜(魴)縱之(之)魚就之不能制矣弱魯而以齊子如雲歸之
益歸之其能制乎此姜之所以與聞乎故而桓之弑姜實致之
君也則姜應為東宮之幽亦宜城潁之寘春秋書夫人哀魯也
許氏謙云此魯人所作夫子附於齊風也亦未見其必然文姜
之惡二國並憤錯入齊風必齊人所作也不然弱魯之音安得
採附于泱泱大風之齊哉說者遷就以敝笱補魯風不亦謬乎
或云古書娣姊之笱(句)不如荀留詩適用豈可為文姜居攝之證
如雨如水集傳只作多意其說自通

敝笱三章章四句

文姜於莊公已無所顧忌蓋防閑之最喫緊者在於禦之行
使從中饋之諫則可以無彭生之禍此詩人深痛於桓之無
以制也至遜齊之日魯之臣子顯曰兵罪猶可以杜後來之
漸乃始則扶公以行繼則扶喪而歸既遜於齊復返於魯莊
公當十三四歲之孺子直玩於股掌之上其如齊何哉故前
南山篇是刺襄公作於公薨之日也此篇是刺文姜蓋作於
遜齊返魯之日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
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莊二年姜氏會齊侯於禚時也杜預曰禚齊地又左傳定九
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杜預曰三邑皆齊西界蓋齊侯在禚文
姜涉汶水而與齊侯會時莊公年甫十五襄既特強又侮莊幼
故身往於禚而召之使來詩人於對面挑出正意並不一語反
襄但言文姜之無恥而襄之惡已灼然可見胡文定傳春秋莊
五年夫人如齊師引此詩為證或遂謂詩作於此時則當刺莊
公序不應云刺襄若前祝丘之享則又魯地姜不必涉汶水矣
故曰此詩之作在會禚之時也
一章聞命則赴當晚故行不及待旦宵出一段匆遽之狀故云
薄薄蓋聞其疾驅聲也二章在魯道中漸次近齊但見其馬之

美譽之柔從容暇豫按轡徐行魯君匪莫敢雖何故曰齊子豈弟望其車便知車中之人便如其人所為之事對面者去便有一竚立以俟之齊襄

汶水湯湯大路上行人甚衆彼齊子者方且有蕩之魯道翱翔以游也不言車馬上已言之里是舍車而步也

齊子自魯道而來遨遊汶水之中逍覽遠瞻流之長人之多魯曾不知恥連說魯道有蕩者四就諸見心目中者出罔躬主初此中無人召之即至所謂一路無礙極其平易也

載驅三章〻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　齊人傷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詩極道魯莊威儀技藝之美只用猗嗟二字微示刺意前人言之當矣愚謂此詩作於莊公年已及冠之日文姜屢次會齊之時詩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又曰儀既成兮猗嗟孌兮胥其威儀之美也詩人若曰始則幼稚無知耳今則昂藏七尺猶為世美男子儼然國君須聽母氏之宣淫不之恥乎詩曰射則臧兮又曰終日射侯又曰以禦亂兮美其技藝之美也詩人若曰始猶弱才能也今則武足禦亂奄有千乘之甥（魯侯）寧坐視其父之被弑而不思報施讎人之命而不之辭乎因提出一甥字言彼國我之甥而非我之賊也彼因認舅氏遂親國而忘父之仇母之辱也又於篇末結出一亂字亂其父仇人之扶吾母又甚大於國母之辱於讎枕干寢戈若何激發而僕僕奔命夫乃如鄭〻可稱鄭〻可歎其刺莊為已深矣

因春秋有子同生之文公羊於夫人逐齊侯傳謂同非吾子之說詩後序遂云人以為齊侯之子也夫傳但言外孫曰甥無明非齊侯之子意可知後序乃衛宏之徒附益非毛公本也獨怪宋孫氏李氏呂氏皆理其後集傳亦仍而不改殊不如文姜歸魯十有五年而如齊莊已十有三歲矣尚有齊侯之子之嫌哉况既生莊公又生季友為魯世嫡如欲別嫌當并友書之矣魯夫人之不貞者多矣又安得奉子而一一書之於春秋蓋子同之生左氏曰以太子之禮舉之啖助曰君嫡子生以太子之禮接之則史書安如是正矣史既有文聖人安得削之其不書者或非嫡生或生於未即位之時耳

首章一長字已含威儀一臧字已盡技藝通篇不出首章之意

展我甥兮只作欣幸之詞親之也親之也者刺之也

傳云孌壯好貌增一壯字已注刺莊本旨集傳減去似未味射南宮萬事在齊襄之微末子特引以證公之善射非即指此為禦亂也說禦亂詩人明以復讎討賊責之

猗嗟三章〻六句

傳潁崔氏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怡然

從之忠未有也論者欲刪其僕從夫季友之賢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稽留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恩其子懈其下波瀾邪之迷不悟甚矣之獄莫有於子之廢是故猶謀國郎伐衛歸俘候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々而日從於齊蓋襄公之威重與文姜之術狡矣而何僕從之制哉夫為子者利害不較其身全其仁者存亡不顧其取如莊公者痛父復仇而已亡無所忌焉是故若文姜而徙其養青襄公而絕其使挑戈釋干衣衰食糲躡泣於王求助於與國明大義於魯之臣庶治兵舊號觀釁而乘以身委之天下之忠一也寧無刪哉之不幸者乎

接魯桓弒見日立而取償於齊文姜與聞乎弒而卒終于魯魯人假時無誠請之實也合兵於桓祔祖於廟而其後三桓世執魯政四分公室方且舞八佾歌雍詩其世々右事者郎叢於齊之就逆於齊之文姜也試問濟逆之鬼其取於三家之豈即此便見其忌

南山敝笱載驅猗嗟皆齊人之詩也雖為魯事其實齊大夫齊人猶恥文姜之行曾無魯人之詩乎安溪李氏曰此其所以為禮義之國歟知諱尊者之忌故也出自齊人則直矣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也然則春秋何以直書其事曰據事直書者史官之職也隱惡揚善者臣民之心也

詩經讀序私記卷之九

魏

說者謂諸國有世家小序得據以為說惟魏與鄶史遷所不能述故其美刺皆湮沒不傳可見詩序非子夏所傳經按鄶成於東遷之前魏成於晉閔公之世子夏生於春秋季世相去二百餘年安得逆溯其世次而由為之說且諸篇之屬國史所傳國既就滅史亦隨亡晉史拾遺乃於殘編斷簡中得此二國之詩世已不可考矣於此見聞史考核之詳記載之慎孔門傳信之雅而不敢鑿空無據者感後世之見聞也史記晉世家世次甚明今所云昭公共公皆僖序之辭其在古序亦何嘗有一篇指為某公乎而反以是為疑則凡註書一有未詳其餘說皆不足信矣

葛屨刺褊也　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撫之

此於風詩別立一格蓋暴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々故知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於褊急則不能無譏矣詩人之意正使後世驕侈忌悁慢者不得以是詩為口實也通篇最恨案任好人二字蓋當時之卿大夫有爵位者非可

與賤者伍也提出好人來以明所刺之人
此篇賦也注神在篇末二句而首從屨說到裳說到要說到領
次第井然乃寫出一種儉嗇形狀而末云褊心即指此也要襋
亦女手所縫說者言治其要襋而大人即服之不待女工之詳
備愚謂衣裳自有制度宜有只治要襋而便可服之之理朱鬱
儀言衣之縱裂或治其要或治其襋畧補綴之而好人遽以為
服也此說可從　一說蹔一步服之雖攜衣裳而此屨霜之舊
屨亦為大人所服可知朱子以下四句專言衣裳故以葛屨為
興然屨與裳一類末句只寫一面而上下俱實
好人提提三句止形容大人之度見與上章絕不相稱此反照
法也上章照出好人本可直接褊心詩人又從好人上力寫其
閑雅貴重絕無可刺其可刺者惟褊心耳詩之曲折入勝如此
大人之有褊心則見小欲速與急人之獻此所以國小無政也
然亦只儉嗇不知大體人若公孫弘之布帛被來又是矯飾一
流詩人殊不屑刺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傳以好人指縫裳之女而左辟又引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
當尊之禮象揥所以為飾此說自通然以褊心刺娶婦之人
未免費解不如集傳好人訓大人而刺褊之意更醒補傳謂
魏君亦左避不敢當尊譏甚

汾沮洳刺儉也　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天下豈有人君而躬自采莫者故采桑婦人之事即公行公族
儀然大夫魏俗雖儉亦不至此況君子如英如玉正所謂如圭
如璧者以是為公路公族辭爾何儉不中禮之刺或云即不稱
其服意未聞如英如玉而服猶不稱也惟何氏楷云彼其之子
指君子在下位者蓋美在之子而所刺在公路也魏俗儉嗇有
君子其人文質彬彬為俗儀表詩人目擊其時君卿大夫惟是
褊心故賞其人以為絕不類今之為公路者識禮深賞君子以
刺貪鄙者亦猶是所謂美此而刺在甲者也
集傳與也是也朱謂賦失其旨矣以彼汾沮洳興彼其之子沮
洳雖下猶有美菜可採喻之子雖賤猶有美德可稱蓋彼其之子
和順積中非可意想而測才猷外著自難尺寸以求殊異乎今
日之公路也但覺彼則風采此殊樸逕可刺也
以汾之一方達於周鄰之子在下達於朝也如英從集傳言
其風華文物被服於衣冠也尤與儉嗇相反
無度以才猷言如英以威儀言如玉則統內外言君子比德於
玉如之則備乎德矣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或曰汾為晉水公路公行為晉官此詩晉而采之魏地者子
以為不然地里志汾水出于太原西南入河王伯厚謂入河

之處即魏舊國所謂南桃河曲北涉汶水是也沔漢出於秦
雍而綿延幾遍天下如言汾者即爲晉何異言江漢者即爲
秦地哉吳有太宰衆與魯亦有太宰鄭有少正晉有公行齊
亦有公行安見晉有是官而魏獨無之魏之官明見於詩又
安得以晉之樽衆合詩之官名以實之也季札觀樂於魏風曰
決決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此二詩觀之誠有合矣况晉之
偶同於魏亦止西周之蟋蟀諸篇耳武公寬厚日即於惰已
渺不相涉曲沃以前魏尚無恙晉大史安得即採詩於魏也
乎皆未辨而知者也

園有桃刺時也　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
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刺時者刺時政也辨說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王風黍離作於既亡之後故其詞悲而歸之於天曰此何人哉
不忍斥其人諱之也園有桃作於將亡之日故其思憂而責之
於人曰彼人是哉不欲見其罪譬之也朱子謂國小無政無政
無善政也後序但主儉嗇愛又云民無以戰皆詩意乎益國勢
日削强大見陵其君苟簡爲心其大臣偷情成習詩人憂之長
歌當哭彼曾不知轉謂之驕才揚己正坐不思耳若能思之使知
朝露之危不可終日發憤自雄何至以忠者爲驕乎是篇一氣
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憂字喚醒群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憂
之事所思之故則俱在筆墨之外托與之中
或云桃棗棘棗皆實籩豆詳周禮籩人職棘之實棗也此憂其
君不得祭祀故因所見以起與伊川說亦未是按籩人之實
有棗無桃亦非醜棗不足爲訓但伊川之說誠有未安竊意桃
與棗皆係實子秋詩人因所見以起與見其零落將爲人所取
食故目擊而生憂此說是否士李本謂未仕之稱非也此詩哀
思婉的是大夫憂國之詞當從舊刺事謂不知我者以我所
言之事爲驕也
人君之職在論相而言彼人是哉彼人曰是執敬以爲非苟延
旦夕終日泄泄而以其君國拱手輸之晉頑然邑鑑者於詩篇
後世君臣甘蹈覆轍仗下之馬一鳴斥去唐宋以來大抵如是
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
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補正曰古無孝子別父母之詩蓋仁人孝子不忍一日離親而宿
於外至以征役遠行則暌隔之傷意外之慮有不忍出諸口者
故必待登眺既遠之後始自言其瞻望之情也不言己離戀父
母之疾痛寒暖但言父母憫己之勞瘁憐己之棲惶隱深悱惻
之辭也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則詩爲孝子自作陟山望親孝子之
情也鄒京山以首二句爲比體誤也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
正與釋山相反集傳未見其誤
王氏闓運曰嗟乃一字句也　夙夜無已變作勉勵之詞與上嗟
字不相叶愚而上愼一旃亦無力舊說爲優
止者止其地棄者棄我不歸皆含死字末章方明點出耳如未
嘗死豈至棄其親况孝子乎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　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刺時者刺時事之不可爲也桑者桑婦也釋天子傳居范言以
親桑者是也采桑豈男子之事說者以爲種桑治桑皆臆說也
此詩蓋賢士之婦勸其君子歸隱而詩人述之以刺時也魏國
日削轉上下困敝君子仕於其朝不得行其志其室家勸之曰
吾將與子還兮不能斷斷居此也又曰吾將與子逝兮長往而
不返也夫賢者不得其所而室家有歸隱之詞其爲時可知故
曰刺時也春秋之世田制未壞魏國雖小豈至一夫授田十畝
箋謬也十畝之間東萊呂氏謂甚言之未可爲定數也一云五
畝之宅今內案所授言之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　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朱子從序說而少變之蓋本孔叢子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
得也然其在君子則刺在貪人故註孟子不素餐章仍用序說
按此時從轉無迹頗難理會河水清且漣句尤苦無着傳云俟
河之清與上文不相屬戴云非斷非續正詩人會心之境此又
謬說不稼不穡四句若以爲自食其力則不應三百億三百囷
之多惟箋以上三句爲君子之人不得仕進也不稼不穡四句
爲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足盡此篇大意矣　夫集以食望
賢而今日有不然者君子才可任國猶檀木之可以爲車也乃
坎坎伐檀而反有河干之寘但見河水清漣伊人冷落而佛之有
救何爲也於是呼而問之曰爾不稼不穡何以取我之禾三百
廛乎爾不狩不獵何以瞻爾之庭有懸貆乎貪於人而無以治
人是素餐也彼河干之君子不素餐兮爾何以居其位食其祿
而不自返乎義本詩解
傳云坎坎伐檀聲木之堅故伐之勞重檀之難得不重伐之勞
也河水清且漣猶云泌水洋洋正與取三百廛庭有縣貆相
反蓋上三句雖說君子然伐檀二句已反照起小人無才而任
用河水句已照起小人得志而受祿故呼而問之素餐本直刺小
人此又於君子身上反照刺意更婉
伐檀三句無也若作君子實事則與人一流似君子之業

補正此亦刺貪之詩與碩鼠相表裏三百廛三百億三百囷乃
下所以奉上且於末曰取則為取於下明矣古者民風淳厚田
獵獲禽必獻於上豳詩所謂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是也
輻也者欲其直指也故下云河水清且直輪取其轉淪小風水
成文轉如輪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此篇情致縹緲錯綜變化九章九辨之濫觴也
碩鼠刺重斂也 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
大鼠也
辨說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比君也
是時卿大夫各有采地橫征於私邑故詩人述其民刺有司之
言稱之於朝以刺其君也孟子一日而三失伍章以諷孔距心
謂刺平陸大夫可也為王誦之即謂刺王可也唐仲友詩解以
碩鼠為晉居之里其以此乎通篇為民將去之詞者服尤在誰
之永號一語有司重斂重役不保而居門萬里樹屬長歸而君
不聞也沸涸入告而壅不之達也惟含以喜樂不呼號斯土耳
詩人述其詞而歸於此以見嗷嗷滿野呼籲莫知人心一失君
將何恃使魏君聞之悟克之臣黜聚斂之吏危者可安國豈至
於亡乎
逆呼鼠而女之怨毒之深也集傳傾念也不念我仰事俯育但
取脂膏而朘之耳如栗說則望也向望其教令恩德以相存碩
逆民從序以左傳有挪居似鼠語改直以碩鼠呼君其實碩鼠
且貪且畏尤是貪有司伎倆也逝將去女言往矣將去女矣適
彼樂土正我民此意
莫我肯德我以為脂膏彼以為錙銖耳我以為額外之求彼以
為奉上之義耳直者不敢望其分外施恩只是無碩鼠之貪殘
使是直道宜民 舊義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即食我
苗之謂也不言穀而言麥麥者額外之征也不言貫而言苗者
稱賦之益也謂之永號言樂郊無碩鼠則誰使之永號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請伐檀碩鼠二篇魏國亡於貪殘而不亡於儉嗇也然以儉
嗇始必以貪殘終聖人之道中而已葛屨汾沮洳儉而失中
者也豈特園桃已哉使安禹都蒟蒻旦夕其於經國大事一
似夏殷之不可以治未既苑云鄁鄘子陽國人忘乖則知之
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儉嗇之極必至貪殘猶之老
莊之後必為申韓其勢然乎魏風七篇次第井然蓋觭端頗
約奢之德未嘗毫雜故無肆貫通如此
此七篇中先王良法宛然具在其輿服則衣裳佩服一襲於
古無變弁玉纓之倚也禮車輪鳩一本考工無小戎二屬之
奇也其官制則公路公行公族以卿大夫之庶子適子為之

非如晉之詛無畜群公子也其役法則凡留弟行戶無兩從禮必陵諸則此猶為陽春也其田制十畝田場圃其外曰外周一夫百畝曰廛井田之制與若則賢即孟子所謂鄉田同井也其男務稼穡其女事蠶桑雖樸止以行蟲狩獵所以講武而剽悍之作無聞其以有忠臣有孝子有如玉之君子有退隱之高人士娩素餐而不貪民避碩鼠而不叛非先王之遺澤猶有存焉者乎季札曰以德輔之則明主也蓋慕乎其風之近古也

安溪李氏曰魏者周同姓之國東遷後乃為晉滅則其詩皆西周詩也亦疑入魏皆為晉而作此猶以其列於唐風之前也檜之亡於鄭遠矣亦以為檜皆為鄭作是蘇氏之意謂兩國不應有風也成康而後幽厲以前太史之所採者安在況衛武鄭桓秦仲之屬明在西周乎未德周風之首二南以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十三國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肆此兩京之詩具如此

詩經讀序私記卷之十

句叢姜炳璋學
同學諸子較

唐

嚴氏粲曰堯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注云詩唐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注云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張晏注堯為唐侯國於此三也河東彘縣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陽下注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堯居晉陽後乃居平陽於詩唐國為晉陽皇甫謐云堯始封于中山唐縣後從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于詩唐國為平陽臣瓚又以唐國為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謂晉陽蓋周以封叔虞叔虞封於堯都之故墟故曰唐叔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為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

按晉風稱唐或云曲沃武公並晉其夫子傷之不稱翼亦不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竊以為非也十三國皆始封之號叔虞受封之日止有唐耳無所為晉後王徇晉之請改唐為晉而太史所掌之國風舊號且在安得而更之或曰唐之于晉猶邶鄘之于衛也則又不然唐固未嘗滅也為

鄂為翼為曲沃皆叔虞之子孫豈與邗鄗類乎史記唐
曰燮父改為晉孔氏以為請於時王改之燮父叔虞之子
時王康王也或引竹書曰唐遷于晉作宮而美康王使人
讓之豈讓其作宮而聽其改號左傳王命曲沃為晉侯晉
之名自武公始亦未敢謂然按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
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韋昭注應蔡隨唐皆姬姓
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韋注八國姬姓也是西周已有
晉名而幽王之衰以為興又在晉則無人請命於朝改唐為晉
非史遷之繆也但康王何以改燮父何以請則不知其故耳
又周有二唐國其在南者杜預所謂殷末豕韋國于唐周
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即以唐封叔虞後為晉者也其
在南者左傳宣十二年唐惠侯為楚左拒敗晉師于邲定四
年蔡侯唐侯同吳子入郢明年滅于楚者也蓋唐國有二
或燮父以國名相同因請于王改則以殷諸侯故國易名新
之故王亦從之歟竹書本不足信即讓其作宮而許其改號
康王亦未為失左傳止言唐叔以後絕不言唐隱五年傳
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其于翼也曰翼侯奔隨又曰逆晉侯
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翼侯鄂侯亦隨所居之地名
之其國號為晉則前後無異豈待曲沃武公而後為晉哉
如謂誅武公之篡故謂之唐唐國非其所有晉又豈其所當
有其後晉文晉悼之入朝於武公儼然以稱為大祖不知唐
叔何論燮父矣然則晉風稱唐國史之舊相傳以至春秋
聖人安得易之集傳仍始封之舊號可謂言簡而該焉愚
帝堯之舊總謂曲沃之篡逆皆朱子所不取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
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
有堯之遺風焉此為國初之民風僖公之世在共和之年去始封
已六世時天王流彘王室多故而溺于晏安詩人因述叔虞
以來民間發言戒之詞以為諷誦為後序認之刺為指斥
其非偶為儉不中禮之說謂欲其以禮自娛樂夫禮與娛
樂相反娛樂又與詩意相反不知纖悉欲約所以匡救其
弱者皆謂之刺焉偏仟仟求合後序朱子去之是也但
謂刺僖以謚得之則僖之前有謚厲謚殤者與好樂無
荒不更合乎
左傳鄭伯享趙武印段子石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孔叢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集傳之意本此
詩人歎僖公知國初之風俗民生之勤苦好樂無荒三章之承
詩人之情見矣或疑思及其外即此見唐風之局促晉祚之
不長按集傳云外餘也非職之外乃所思有不及之處也史
伯云周衰晉興豈可以翼成于氏而謂祚之不長乎

蟋蟀三章章八句

項安林謂為姬姓國而用夏正其説非也一王之興莫大于正朔胡氏春秋傳夏時冠周月後儒多未信即家則堂夏正三論按之經傳亦未盡然也且晉侯世霸周以尊周為籠絡諸侯若廢王朔不用其亂王章更甚于請隧楚雖僭妄秦雖強悍而左氏載秦楚二書以紀二國之事所載年月歷歷與經不無是皆用周正也晉傾頹垣旬踰乎頑氏用偽竹書參之羅泌所云傳據晉史經據周曆亦從春秋僖五年晉殺其大子申生十年里克弑其君卓明年鄭晉殺其大夫丕鄭經傳錯互以為證愚謂僖四年十二月傳稱申生縊于新城而經書其事于五年春傳自註云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蓋經必來告乃書左氏特發此為例以後傳載于前經書于後皆準諸此豈可以此而云晉用夏正乎然僖伍年經書冬晉人執虞公傳亦言是年冬十二月也二十八年經云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城濮之戰經云四月己巳傳年月日無不同則晉自執虞以至春秋之末皆用周正明甚竹書晉人所偽宋儒偶有信之者而外丙仲壬勦襲孟子又故為大甲殺伊尹以亂之前人辯之詳矣以是為據得毋犁卯之眩乎然左氏實夏正周正并用如莊十六年傳公父定伯出奔衛三年而復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也以十月為盈數則知夏之十月也隱三年傳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麥熟于夏禾熟于秋則知為夏之四月七月也若拘其文謂之鄭衛皆不用周朔可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冬天王出居于鄭傳言秋王適鄭處于氾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經書秋而傳載其事于春拘其文謂周不自用其朔可也又豈不僅之九月十月絳縣老人之甲子為然乎蓋事蹟既冗參稽亦繁不及洗刷固看書所自有非可以誣左氏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東萊呂氏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將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感發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朱子章尤可見

此詩以為直將昭公則以死作君朱子謂非臣子之詞是也若以頃公既死刺之亦應在揚水之前蓋詩人視沃強翼弱深又

之使又與桓叔表裏大難將至而昭公如處堂之燕子覺然不[illegible]待
於心故若爲告其同列者既得死期將至無限悲痛以冀昭
之及時猛省也他人暗指成師若曰成師一來則身且不保國
非子之國也不能有爲反不如及其未至而行樂耳非寬慰
之詞也乃痛極之詞耳若爲告同列無一語及昭者顧言貫
耦以激成詩人之苦心也
山有樞隰有榆則人將取之興子有衣裳車馬則人將
享之也子指同列也　此詩人忠於昭者孔氏以爲大夫
士以上是也車馬鐘鼓琴瑟循食豈民間所有況勤
儉之專俗乎
集傳人多憂覺日短正與日長難度相反但死可以永
日謂可以度此長日也葛生云夏之日冬之夜楚辭長夜
曼曼何時旦皆憂愁難度之意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昭公封國以分沃沃盛強昭公微弱
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自古從無一國歸心大臣納款其君如贅旒猶不能傳
檄而定直待祖以及其孫百戰而克之者也蓋沃雖強唐
叔之澤深入人心昭侯亦無過惡故其民至死不貳一君亡
復立一君更歷六世然後克之中間相持六十七年寧
肯歸暴晉必不肯生視君父之難後序乃云國人將叛而歸
沃是猶械忠義誣以亂賊古人能無恫乎朱子攻序猶惜
其於此昔誤處無以盡削之也國史推見至隱知其感諷
昭公使之省悟誅内謀而早爲備故曰刺昭公也蓋潘父執
晉國之柄内結于君外通于賊曲沃之封想由潘父贊成
之故師服之言不用造羽翼既成可噬手而誅之策矣
詩人以封章告密之意爲藏頭露尾之詞蓋發潘父之謀
也素衣朱襮諸侯之服也昭公之臣在大臣之叛國人決無歆
以此奉桓叔者子字如指桓叔則既云從子又云既見君
子意似複出若指潘父亦似未安愚謂子當指桓叔之
使臣密與潘父往來者素衣四句乃述潘父告曲沃使臣
之詞下文所云我聞有命即指此也蓋潘父欲迎桓叔自有
密使往來民間知之不敢拒者畏潘父也意謂成師之惡由
潘父成之其告曲沃之使曰我將以諸侯之服從子于沃既
見桓叔而衣之迎之使來云何不樂乎兩章既述潘父之
詞末章云斯命也我已聞之但其謀甚密不敢以告人耳
出於潘父爲詞在于傳之爲命通章一氣貫注而諷昭使
早爲之所者至深切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季蓮仲以陳氏比沃不知陳氏厚施于齊屢世矣故

乙召陽生國人如而不言爲陳氏盾也若桓叔曲沃新封其
云盛強不過善治其國耳豈有恩德及於晉人哉故
世〻仇殺不能入晉一步其勢異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　君子見沃之強盛能脩其政知其蕃衍
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上篇是發潘父之逆謀此篇是痛昭公之不振皆忠于昭公者
也語〻贊歎却語〻悲宗對面其觀風之周有桃子言於其
王風之黍離乎昭三年左傳晏子語叔向曰此季世也吾弗知
齊其爲陳氏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悽惋嗚咽其
如左彝此詩當如是觀
碩大言今日之國勢遠條言他日之子孫
椒聊二章〻六句
孔疏桓叔別封于沃曰是都國相陵不得以不臣罪之特
以孫毓之作桓叔爲非都京山遂以彼其之子爲指昭公嗟
予其直以聖經爲與亂之書乎桓叔篡弒之賊聖人所
必誅存二詩以見晉人憂國之忠亂賊之必不容於天
下後世也
綢繆刺晉亂也　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詩但言婚姻之失時而所以失時以晉亂也故云刺晉亂集傳
解見此良人可從孔疏思其得見解不可不從曹氏終不
得遂解良人可從傳美室解子兮不從疏嗟歎從前五星
霧無幾白日雖謂二章男女兩人合言之詩無此例
一章託爲語其婦之言非婦語夫之言也子指婦人若婦
人自謂似不得言子矣二章乃託爲語其夫婦之言也子
兮指其夫婦也三章託爲語其夫之言也子兮指其夫也
箋云三星心也建辰之月昏見東方孟夏三月周五月矣且云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若其逮其在西風則同婦子餘南謂之
時豈得爲婚故以是月婚姻爲失時之至也若傳云三星正
當夏十月之期安得謂之失時故此詩之三星斷宜從箋也
是時曲沃援晉閣閹賓困而此猶過時而得遂其婚姻之願
然即此詩而從前之怨曠可知即此人而其餘失所之可知也唐
德宗時有辭人以爲反此詩之意也故曰刺亂
綢繆三章〻六句
此詩序說瞭然朱子亦墨守之無異也乃明彭山季氏
以爲淫詩宋王文憲又以葛生采楚爲淫詩仁山金氏
又以羔裘爲淫詩夫觀唐聖人之鄙流風餘韻猶有
存者故其民勤儉而無刺淫之作何諸公之必言淫也
杕杜刺時也　君不能親其九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
將爲沃所并爾刺時者刺當時之人骨肉離叛無能爲君
抒難也傳意本如此是時晉室戰爭六世公族兄弟大半

趙炎助逆詩人作此刺之且以激發異姓臣僚之志也曰杕
杕特生而葉湑々菁々若有助之若以與求助之意踽々
睘々兄弟無人也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乎心懷叛逆
同父猶路人也志存報國異姓猶兄弟也嗟乎君之孤
危如此雖行路之人亦相卹而比附之況國之卿大夫立
其朝食其祿者乎常人無兄弟亦將佽助之況君父之尊
乎蓋以俘號望救之詞激其分憂同患之心也詩故引左
傳哀公侵井陘之田以實此詩詩託以刺君不親兄弟
皆臆說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　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刺時者刺當時晉大夫不恤其民也鄭譜以綢繆四詩皆
昭公世序無明文蓋昭公以後之詩也微弱日甚有司復
加懷惡何以堪此然晉魏皆帝王之都而魏之臣則曰行
與子還魏之民則曰逝將去汝此晉獻之所以一舉而定
魏也若晉則僅存一線其危迫甚于魏乃強鄰援其境
有司不恤其艱不死於兵革即死於飢寒輾轉無告我
念其舊好依依不去風俗之醇民情之厚真絕無僅見
此晉武所以逞之三世而後得志也國雖滅君雖亡一段
忠義之氣耿々不可磨滅者百世常新也

傳云自用也居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々猶居々也稱釋
訓云居々究々惡也李巡曰居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々窮
極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
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自我人言用我人也用民之力必與之狎習而用之始不致
之所以難時々恤其困竭乃得其死力刺大夫之不然
故者謂祖父以來已相服屬一旦去之誠所不忍故寬一步而
刺意更緊
他人不指曲沃曲沃之君民已饑之屢世矣豈可以一大
夫之不相恤而遽萌事仇之心發泛指他國極合唐民
之心云故者子爲舊君之臣猶足以繫人心好者子在
故國而與異志亦足爲人所親愛皆忠義勃發語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當從序傳或以爲美其大夫者謬也

鴇羽刺時也　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
父母而作是詩也
不言孝子行役而言刺時者陟岵猶有兄在父母猶不得
以養也但慎旃無死亡而已斯則父母將填溝壑而一身之
鋒鏑危苦轉非所憂刺時者言時勢迫之而然非盡君
上之虐用其民也傾王事靡盬小雅四牡之文也其時爲

成周民之辭于王事宜也若此時晉亂極矣言父母何怙則妻子流離更不待言而猶屢言王事靡盬其靡盬者何哉蓋曲沃負心不義之迹甚著適國仇之晉之遺臣往往假王命以鼓勵人心如王命虢公立小子侯王命虢仲立侯緡王命虢仲芮伐曲沃是以其民萬死一生猶以王命為尊忠義自効雖至危困之極而感撥痛但仰天呼之無一詰怨其君者以為廹于強暴不得已而使我至是也自此而晉之遺民幾盡矣自此而曲沃有詩晉無詩矣

陸璣疏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為父母在家失養之喻二句通興全章說列王事靡盬使不得顧私恩但有感都不禁懷而父母何食人子何以為心真覺酸痛摧肝矣

鴇羽三章章七句

此詩疑作于小子侯之後民愈困勢愈促而王命所臨即為王事文武之遺澤其未泯乎武公稔識其民之尚義感晉之後隨以王命彈壓民亦督服嗟乎晉侯世霸人以為其謀臣之多表裏山河之固而不知其民之從義有倍他國也其後智氏灌晉陽沈竈產鼃民無畔意蓋其風俗自古然耳二南豳風而外晉乎庶有餘慕

焉

無衣美（刺當作）晉武公也　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曲沃受恩反噬成師殺二君鱓弒一君稱弒三君惟鄂侯令終其餘六世皆不得其死自古亂臣賊子之禍未有如斯之烈者也周天子屢世命將討誅忽受賊賂命為諸侯此偽宣嗚乎所以不為考天地但失亂賊公行而猶作詩美之五尺之童亦知其謬大序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而情於此乎故求其理萬無可通因思六經秦火之後詩為後儒諷誦樂工肆習得以完好至今然經文中為傳寫之誤與左傳中庸孟子戰國策異者何限序與經並出安得保其一字不異也竊意此序美字當為刺字之偽朱子曰詩人述其請命以著其事而陰刺之其語不可易也據右說此非請命于天子之詞乃請命于天子之使臣也子字指天子使臣子之衣謂請天子之衣也即其辭亂倨慢無禮甚矣使詩人信美之則必著其可美之實何乃為此倨慢要君之言使讀者覺而知為亂賊耶此美字為刺字之訛三復詩詞而知其確然者也晉武列于諸侯討不附已顯然直言以膏其斧詩人述其詞若為欽幸者然而天王將禁亂賊臣得志故晉之忠

臣義士措拄六七十年至王命而後服者無不在其中
無衣二章〻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
以自輔焉
武公以簒弑得國〻人以王命無貳心而起然于塵俗之
表況而不澤如後世申屠蟠管幼安之徒固自有人也
彼哀侯見弑之日武公以上卿諸衆共子共子寧鬪而
死其視曲沃之卿蔑如也豈以武公之飲食爲義而就
之歟故于民間採一刺武公不能好賢詩列于無衣之
後以見鴻飛冥〻天子亂命不得而晉亂臣賊子不得
而污焉易曰肥遯其殆斯人歟此編詩之意也
武公所用者皆平日翊戴之人畫策之士而無志於賢〻
人亦自甘高蹈而不求仕也詩人但自述其孤特無以致
賢人則刺在無有大国者矣中心好之而無由飲食則
刺在天祿自奉者矣序曰刺武公述詩人之意也
有杕之杜二章〻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後序謂國人多喪〻死喪也程子以爲思存者集傳未之
辨也天下豈有其夫尚存而遽言塋域者乎詩緝以爲
悼亡是也而詩億謂嫠婦哭墓則又不然三代無婦人
哭於野者愚謂此詩當與鄘風柏舟同讀首二句賦也楚
棘蔓蔹木也于野于域野中有樹〻間有冢也野與域
互言之江淹所謂蔓艸縈骨拱木斂魂此景象也予美
指其君子也亡此謂不在此而在彼野之間也誰與獨處
嫠婦無角枕錦衾之理蓋君子斂時物也亡此謂不在此
而在彼枕衾之間也則孤枕寒衾淒凉獨旦而已上三
章以三誰字三獨字呼起下二章而歸字言歸于其室
其居與之同穴也則我有與而非獨處矣夏之日所謂日
長也冬之夜長夜曼〻也百歲之後所謂之死矢靡
他也然則此非空遠之吟實悼亡之賦
或曰戰而死暴骨他國安有塋域在其郊野按春秋
時戰敗者多棄其屍如二陵之暴骨邲之戰楚欲作京
觀是也若戰而復勝或至不甚敗死將士死國必載屍
而還如齊杞梁戰死于莒其妻迎其喪魯公爲與其嬖
僮汪錡乘皆死皆殯藏武仲敗于狐駘國人迎喪者皆
髽獻公前後十一戰所至皆克爲國死事者正如秦伯
起所云戰死之士厚葬之是也又何疑于塋域之說
袁羊嘗詣劉恢〻眠未起袁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
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
狂劉孝標謂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則角枕錦衾其作

斂時衣物也肉未潰矣

葛生五章〻五句

王氏柏以予美二字硬坐爲淫女之詩得毋誣其妻

以柯閭之行乎

采苓刺獻公也　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誤聽士蔿盡殺羣公子誤聽驪姬及梁五東關五

而申生絀重耳夷吾奔晋亦再世不競獻公之蔽深矣

正言之猝難移其痼疾詩人托爲采苓之事以諷一意

翻作四層朱子以爲比是也犹楚人以弋諷楚王通篇只

說得弋事也

陸氏埤雅苓與苦生于隰葑生于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

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矣今人之言曰采苓

于首陽之巔夫首陽之巔或亦有苓之可采也然而人

之言勿以爲信且暫舍之是者不遽行非者不遽斥也於

是熟思審處而是非決矣人之爲言胡得而哉焉苟亦云且

也無然包徐察審在內而人之爲言即采苓于首陽之言也

先信之經舍之後從之立言之叙

先言苟亦無從後說無然蓋輕聽之主言甫入而驟然從

之迅擧疾施而事已成矣故先把他從字用力抑住犹云

且忍耐這一刻然後漸〻勸他苟亦無然若當下便說其

言不然則彼從之益堅此與愚人說事妙訣

采苓三章〻八句

唐風十二篇無衣以前爲晋之詩無衣以後爲新

晋之詩山有樞以下君子悲其志而許其忠無衣作

而世變愈降矣嗟乎桓叔以沃而傾翼而桓莊之

族盡殲于士蔿之手人道不可誣矣詩以采苓終

豈無意哉

白巖 姜炳璋 學
男 埭 塤 較

秦

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襄公於是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可知岐東即鎬京之地襄已得之但岐以西仍為戎據耳詩引終南其明徵也一統志終南山在鎬京內今為西安府鄠县藍田咸陽長安盩厔四縣之境又曰鎬京城在咸寧縣西南咸寧縣即古咸陽則終南在鎬畿內無疑岐山為乾州之武功縣去西安幾三百里苟非已得鎬京安得越越至岐耶况秦之大邱即今興平縣去西安不及百里夫戎弑幽王驪山取賂而去王室東遷遂空其地秦雖所為作也襄公力戰逐戎則地非秦有而誰有耶平王特賜豐岐不言鎬京秦已有之無待賜也然則集傳已得之而都八百里之地而都對東都言正指鎬京非無據也迨其子文公逐戎并豐岐得之而以岐東七百里之地還周岐東即鎬京不言鎬者秦人諱之且言岐東若在岐之封內者然以與後日之復得耳其後疑周復賜之故秦境至河

豳風二南之周一變而為強悍之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東遷以後西戎竊據王都其耳需目染不過鯨吞豕突及秦襄開國其間時復仇勵衆正如勾踐棲會稽之民年十五以上即籍為兵故越強天下蓋君臣俱以枕戈寢甲為事其國中以擊刺戰鬬為先卒賴其力克復故土雪耻自強而俗已不可改且自襄公以後乾為文武之邑又安能復見文武之民豳風二南之俗也強悍不已遂積而為咸陽之燼其言斯民之不幸也夫

車鄰美秦仲也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此美秦仲而劉氏瑾謂寺人非仲所有因以此詩為美襄公非也仲以附庸之君入為天子大夫其爵視伯子男知春秋凡伯原伯單子尹子之屬獨不許其有寺人乎況仲之祖曰秦侯父曰公伯子曰莊公國儼然國君矣豈待襄公乎獨是寺人不主傳命而秦用之惡見其百度草創宮屬未備景象細玩此詩語若極為誇美而覘睽之意多名分之防少與駟鐵篇從御截然統合嚴肅者異矣規其專事之心諷以養晦之道與小戎篇踴躍興師者異矣人見襄公列於諸侯而仲征戎身死故謂襄公詩不知後日襄公以兵護天子遷西戎皆因仲之舊業也春秋終秦之世止書秦伯可知襄之列于諸侯故未嘗進爵為侯

其云秦仲始大正以仲爲始封之祖又何疑于此詩之美
秦仲哉
說者云觀言體統森嚴忽又禮文簡易此寔是叔孫通未
制禮之時創主之國其臣多野固是愚謂詩人又別有微
意盖以秦仲初封車馬始多侍御方謹國勢兵力猶未
十分強盛今以初造之秦當猖獗之魁造以漸禍耳故以
飲食宴樂告之言及今之時安常處順可以養銳蓄精
觀寡而動如輕于一試所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矣說者乃謂如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許白雲又謂秦
仲之世非可燕之時不知仲之死于犬戎詩人已的見之
也美之中其寓箴之意乎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豈于立國之初爲此不祥之言況西
戎未殄非可苟安盖勸之以養晦也說出亡字尤覺悚然
不然深居燕樂乃趙高之所以愚二世者豈嬴氏開國之
初而有是哉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〻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　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詩故諷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封惟田獵是務說通諷之者
録詩者之意竊以爲皆非也此當與下篇參看下篇言出
兵時車甲之盛從義之勇以見強敵有必摧之勢此詩言
平時講武極其完備整暇以見在我爲習練之師惟其兵
爲習熟故知敵有必摧惟其豫習平時故出兵時車甲可
路從義甚勇是駟驖正小戎之張本也按史記秦仲既亡
其子莊公宣王以兵七千與之破犬戎後于秦仲後未幾
莊公之子世父被虜迨西京淪喪幽王被殺而戎更強矣
以猖獗之戎益以豐岐襄雖志圖恢復如冒昧出師秦仲
世父之續耳故此篇最是立國關鍵續序以園囿之樂
與田狩並言昧其旨矣
只言田獵一事而其國中富強徒衛象盛號令嚴肅人心
樂從簡閱訓戒之無不至休息節宣之無不周以視前篇
之百度草創其氣象大不同
駟驖孔阜馬之盛也末章四馬既閑馬之良也各舉其一
耳六轡在手言御之善也媚子猶云羽林親軍集傳謂
之親愛之人是也上二句隱然有公在內故上直言從公
六帖云次章意一串而各二句又自相連各一句又自有
意愚謂只此便有四時講武意富國強兵作用不徒
作校獵圖觀也左之數之左非車自左旋也
有始而無終者氣已盡也有張而無弛者力易竭也末章
獵畢而遊養人之力焉不馳驅養馬之力釋驅逐之輶車
以載田犬亦養犬之力也事〻節宣當銳養精然後可

以赴敵而勝戎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　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一章分兩人語本于後序傳無此意也集傳謂皆婦人之詞良允然非必婦人所作乃托為婦人之言耳通篇只是自稱其君子即每章上六句極寫車甲之盛正見君子師之足以勝敵也而其所以美襄公者則詩人述其言之意也

安成劉氏云前六句誇車甲後四句叙私情非也句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已無私情矣况上文極寫兵車之盛忽接入思女喁喁殊于詩體不稱所謂温其如玉語允無着也嚴粲謂閔其不堪勞苦亦非也乃憂其無以奏功耳蓋車器鮮明材官驍躍士有必死之心軍無反顧之志而我君子以如玉之德運籌帷幄自必與酌得宜今日者師此車馬在其板屋矣其果能奏績否也徒使我發亂心曲耳如此首尾一意而集傳婦人亦勇于義意直遠矣且觀温其如玉句覺上六句寫兵車俱見細膩不是一味鹵莽亂我心曲謂此心終放不下耳蓋西戎甚強即為分慎審猶恐疏虞以見臨事而懼即婦人亦知為秦之所以興也

黃恭泉謂次章已及器械以言龍盾之合也不知龍盾取其藏車而下已說到控馬故此章只主言馬不得以下章意雜之驂靷承上六轡言惟其驂馬納轡于觼故云六轡在手也温其在邑言從容籌畫而無患害蓋許如玉之德細思之無不至與尸之患耳方何為期言將以何時為還期見君父之仇一日未見則王師一日不旋胡然而我思念之殷殷然猶云何為言無容念其歸也正以大義剿其私情所謂勇于赴敵而無所恐乎

厭厭安靜也平事忌躁惟靜鎮者能成大功德音美譽也秩秩有次序不紊違也所謂美譽者報君父之仇雪生靈之恥不愧將帥之任使天下聞名而歎慕草野望風而歸心也然曰秩秩則不可以邀功僥事不可以致走敗謀已寓其中首章亂我心曲憂之也次胡然我念之稍安之矣末章言德音則專冀其奏凱而勒勳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備者以秦有天下二世而亡因歸咎此詩此不識時勢者之言也西戎殺秦仲盡滅犬丘大駱之族夫且弑幽王虜襃姒周轍遂東凡為臣子豈徒不反戈而鬭已哉秦自莊襄以來歷世不懷其志殘山剩水子然遺民以

耕以救辛致富強至文公而君父之仇一旦盡復夫采
薇六月車攻吉日諸篇何嘗不言車馬甲兵之盛盖求
攘所以安內非威民無以為功駟鐵一篇即車攻吉日
之旨也小戎即采薇六月之義也特規模有廣狹則
風雅有異音耳可謂周則是而秦則非盖秦之失在有
國以後不在造邦以前也或以寺人之令啟望夷指鹿
之漸小戎從收受八駕元戎之舊以為秦人罪不知
秦仲初有寺人未聞其為寺人也即史年表謂穆公
學于守人守人寺人也望夷之禍始于穆公非仲也小
戎兵車對大車則為小戎制與考工合當此上下同仇
可以勤賊何妨創為軍器而况秦固未嘗創也故三
篇當以集傳為正洪云以大義驅其人而敵之強弱
戰之勝負皆有所不暇顧可以語秦仲不可以語襄公
勝算在握豈大義經仲而貽患于國者秦之強襄公
為之也夫王風之弱如彼秦風之強如此即二風相繫
天下不輸者未之有也

蒹葭刺襄公也　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武城王氏曰秦俗方急功力好戰爭置禮教于不問故當
時有西周遺賢明先王之道通教化之原如後世四皓魯
兩生之流而隱處于寂寞之濱者詩人欲襄公求之與共
圖國事也故作蒹葭之詩
襄公大仇未復百事草創乃因以富強天子錫命遂聘列
國據西周之地治西周之民而不以西周之道君子之所
傷也且得志而驕居然立西畤郊祀上帝僭端見矣于
是國有賢人見幾而作覊棲于蒹葭水湄之間而為君
者不過而問焉詩之所為作也或曰集傳不知何指何
以知為命世大賢盖秋水馳神寄思塵外好賢之心
切于杕杜而可望不可即世安得有是人故知非賢者
不能作此詩非賢者不能當此詩試問材官技擊中
能有是風致抑慷慨喜功名者可以居之否也故箋以
為指知周禮之賢人良不誣也
前二句因是現前為景而一片悲涼無窮蕭瑟正于國
勢勃興之時作此變徵之調盖得其人即可布殷成
周刑措非其人則負其強力不已必至尚刑名變古法制
而焚書坑儒無所不至矣此世道升降一大關鍵也惡
耆家駟鐵小戎不足為秦病而主蹴丘陵但知選士以勵
兵戎不知求賢以培元氣秦之為秦可知矣

蒹葭三章章八句

傳以蒹葭待霜喻國家待禮朱子不用其說是也而
李氏以伊人為東遷故主謂豐岐之民陷于西戎東

望馳周而刺襄公之不遠見正然詳譯此詩游移縹
緲之致多扦膺扼腕之情少不如逕作思賢之操為
妥也
終南戒襄公也　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集傳以為美其君蓋美之中寓戒之意也嚴氏云周地
沒于戎終南岐山名山秦大夫頌其君有其地是將然
之詞也愚謂不然關中記終南一名中南在山之中居
都之南一統志終南在陝西西安府城南五十里即古鎬
京地也然杜預註左傳謂在武功縣南一云在鄠縣南
三十里武功鄠縣古豐岐之境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乙
隆崛崔崒註古謂在武功似山又不在鎬而在岐矣關中
記又云其山東接驪山泰華西連太白至于隴山北去
長安城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諸山柳子厚云
據天之中在周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
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泰華以距于關終南之綿亘
何止千里則自鎬以至豐岐莫不有終南故李善註西
京賦終南：山之總名可知雍州之山多稱終南固不獨
長安之南山武功縣南之一山也然則秦已有岐鎬豈終
南固其境內所云君子至止已至終南之下矣集傳之說
是也西都之地鎬為王城其地最大岐山去鎬甚遠豈
則與岐相連蓋西都已入于秦戎所踞者僅豐岐耳詩
人所為誇美之又從而勸戒之也
終南秦鎮提出便有囊括全雍又地不可與人意秦都犬
丘在西垂西鎬則雍之東境以河為界洛邑在河之南
其至東周必自鎬而南當其以兵勤王渡河至洛受賜
而歸終南之山所必經也故曰君子至止則錦衣狐裘若
與終南嘉木相與輝映末二句便見位尊責重所以
副天子寵命者自不容苟矣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傳及集傳俱引以釋此
詩蓋諸侯仕入子之廷則服狐白裘有功則賜錦衣以
裼之錦衣即裼衣非錦衣之外又有裼衣也裼衣即禮
服非裼衣外又有禮服也詳見周南葛覃篇傳云錦衣
采色也采非素也而鄭氏欲合于裘色故云素錦又云
狐白裘諸侯裼以錦大夫裼以素則自相戾不知君以
采色以素雖同服狐白而裼各不同也錦衣狐裘天子以
賜有功諸侯見天子則服之崇君賜也至天子亦服錦
衣狐裘經無明文鄭氏以君臣視朝同服故以意擬之
也
尊考則有倦勤之憂不忘者自始至終時以王命為念也

終南二章〻六句

通鑑前編宋大宗時秦襄公冢壞得銅牌狀方而四足銘曰天王遷洛岐酆賜公秦之幽宮牌藏于中此即天子既命之即有其地之說也

黃鳥哀三良也 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此詩左傳專罪秦穆史本紀亦如之非不咸康公以康公之罪不待言也正義引應劭云繆公與羣臣飲酒酣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似三良亦輕于一諾無當從左史此不足據風俗通云繆公以子車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王仲宣詠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此皆專罪秦穆也至陶淵明三良詩序穆公殁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為殉則兼罪康矣孫明復乃舍穆而專罪康豈其然乎

臨其穴惴〻其慄集傳作生納壙中說本揚子然此種奇慘始皇胡亥所施于工匠者穆康雖暴應不至此據括地志及陶淵明詩三良別有冢生納壙中實無其事愚謂君子求死易處死難三良如以穆公一言而慷慨自殘誠不免蔑氏輕于鴻毛之譏惟本不肯死而穆公命之于前康公廹之于後其惴〻恐懼正如生納壙中若夫然後見三良之無過三良之可哀也上言雖從穆公則其穴非穆公之穴也三良之墓當與穆公一處此言三良別為葬穴皆與詩序不足據惴〻其慄將廹之自殺而恐懼也詩人極力為三良表白歸罪穆康全在此二語然三良非惧死者惧死不得其所為後人議耳箋云國人惴〻夫國人亦惟哀傷之何惴之有

序何以不云刺益穆康之可刺顯而易明惟三良恐其處死之道未盡善而不知三良勢處于不幸非死傷勇之謂也序重哀微故不曰刺穆康而曰哀三良

曹植詩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則非生納壙中也又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所謂惴〻其慄也又寫官記引陳仲宣二詩以證國人臨其穴皆泥于鄭箋不足據也

百夫之防東萊謂百夫之捍衛則有才智在防者防患于未然禦者禦患于方至後世防禦代實本此

黃鳥三章〻十句

揚子責三良徒言而不近于義李文饒曰三良者非所謂殉仁義也殉榮樂也東坡和陶詩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王氏詩疑三良既不能引大義納君于無過又不能為國家慮不以自全為嫌樓諸公摘抉三良不遺餘力不知作詩與序詩者早已知三良之無過也

晨風刺康公也　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詩意與風俗通所載晨風之歌相近然五羊之說行于
孟子晨風之歌亦未可信小戎氣悍辭確朱子謂婦人所
作則何嘗以格調分男女也況後儒謂此詩不改秦風本色宜
程子呂成公皆用序說矣
一章秦人于君多稱君子如車鄰終南是也此君子指康
公也鳥擇木臣擇君鳥之依于林猶臣之依于主也二句只
反興下未見不以韋合先君未見者別有新知不尚舊
恩如何如何驚疑未決之詞忘我實多猶云大半忘我
耳補傳謂此詩穆公之舊臣所作良然
二章櫟常依于山駮常依于隰言苞言六見無不然反興
己之不得見君子蓋賢士大夫遠則讒諂面諛至斯則可
憂耳詩人豈為一己計其榮辱哉
觀後權輿篇則康公之棄賢可知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　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此詩繫于康公之世錯簡也諸儒之言錯簡者多矣而此
獨可據者以詩言王于興師耳按康公之世春秋文之七
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伐晉十二年又戰于河曲十
六年與楚滅庸從與為周興師者且秦自穆公以來不

知王久矣安得為篇章所及而以成周故天子爭故古
序言刺用兵後序未嘗確指為康公而但言刺其君蓋
無所傳受不敢臆說也于是金仁山何玄子並謂莊公之
詩按秦紀秦仲死于戎宣王命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使伐
戎破之則報讐雪恥功莫大焉何以言刺惟許白雲以
為美襄公夫以襄公之詩是也而以為美非也蓋刺襄之
用以勤王為名而因以為利也襄公東遷之賢侯也幽
王弒襄公與戎戰有功又兵衛平王遷于東都王命伐
西戎逐有鎬京之地終南之詩可據也史記王命襄公為
諸侯賜以岐西之地令逐戎有之蓋鎬京並秦已陷沒使襄
公知君臣大義翦荊棘建宮廟掃陵寢迎大駕而西以
復文武成康之業豈不與周公召公爭烈哉而驅戎出
走仍有王都其後文公得豐岐猶能以岐東七百里還周
而襄公得鎬乃不能以尺寸之土歸天子殺其意以為吾
得之戎非得之周不知赫赫王命從戎虜未嘗以鎬
京賜秦也觀文公得豐岐而以岐鎬還周則知襄公之時
周未嘗以鎬賜矣乃公然履天子之廷闕拉天子之邦圻迫天子
遁于強命不得不錫命為侯霸以章服并岐西亦命得之而
襄公之罪可勝言哉文公始辭而終受不足責矣國史以周秦
興亡一大關鍵特錄此詩為萬世戒其意深矣然刺無

衣之詩其在終南之後矣〻
三代無所謂兵此謂用兵指周礼五兵之屬即詩所謂戈
矛〻戟矛甲是也補正云豈曰無衣言衣裳皆與共也我
事均服故同袍非彼此共服之謂
子指襄公言吾與子同仇者為王興師耳奈何克復神京
踊而有之乎曰偕作偕行知襄公身在行間與士卒同
卧起也
無衣三章〻五句
渭陽襄公念母也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
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
于渭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
而作是詩也
疏云康公即位為君思母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
述已送舅念母之事也
序云康公念母不曰太子送舅則念母為正旨而送舅其
追憶也玩我送字曰字何以字定然日後追叙口吻蓋身
既即位歎母之不見而追憶至舅且追憶送舅時之思
母一片孝思溢于言表
言我昔日之送舅也至何地曰渭陽也何以贈則路車乘
黃也當此之時已悠〻思吾母矣今日舅已殁諸舅氏又
從下世追念曩日之思又感往事黯然傷懷何時已耶
蓋以今日之思母因想前日之送舅時已思之矣今并舅
亦不可得見悲之所以益至而念之所以益深歟此只泛
泛叙去若于渭陽車馬上補夠染便于神吻去之千里
往日之思因舅念母今日之思又因母念舅此人生極慘
處地未有不思父母任安樂地亦未嘗不思父母康公承
穆公之業日益富強趣想母氏劬勞欲養無由苟有心能
忘之口不能言之者而徙送舅一事摹寫其思讀者知
此詩為孝子不是賢甥
渭陽二章〻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　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謝疊山貢詩人礼貌衰而不去而說者因現為辭缺無魚
之嘆不知居食但指一節以發其餘也不必所言其大者
而但其奉養之小者亦忠厚之意然且此賢者為穆公
之舊臣與君共休戚也諫不行言不聽禮意漸衰後翻
然決去之乃知從前惓〻君國之意正未忍遽絕也
首二句指穆公時今日指秦康公時二字一頓無限感
慨吁嗟一歎所該者廣耳
權輿二章〻五句
丁奉曉言是詩刺穆公　夏屋渠〻百里奚至為每食無

餘賢如三良皆而殉焉𢙣謂與性詩説以康公送舅
爲穆公送舅并晨風亦爲穆公之世失不根之語所
當刪裁

或曰秦穆賢主也秦風十篇止黄鳥爲穆公卒時之
詩豈穆公無可美歟曰即有秦穆之詩褒美太過
聖人刪之矣蓋穆公據百二之險奄有西戎知重耳
之賢貪利而納夷吾取賂不遂而執之得賂而釋之
貽晉數世之禍繼以懷嬴妻重耳殺子圉大棄人道
之坊又西封不足欲辟東鄙要盟王之喪公祇離周
同姓伐鄭滅滑此其志豈區區在鄭滑閒哉使非重耳
向令子將觀兵問鼎不在楚莊而在任好矣卒之
殽之役匹馬隻輪不反穆之不得志于中原晉之力
也迨其歿也殺三良以殉聖人于書存秦誓節取
其悔過之言詩不登穆公惡其爲君德之累獨其
如人善任有不可沒故存權輿一詩適淵先公之禮
過非康公以下所能及也

詩經讀序私記卷十二

白巖姜炳璋學
同學諸子較

陳

據前編自武王己卯至厲王元年癸未八世十主得年
二百五十有四而陳世家自胡公至幽公五世六君已
及厲王之世矣說者謂是六君安得在位皆四十餘年
從可知史記詩序皆不足信焉謂史遷據詩序決幽
公與厲王同時古人年歲最長如周昭王享國五十一
年穆王五十五年又安知陳六君必不如是耶無害可
考非如陳佗以下可據左傳以糾史記也

太姬武王元女周多賢婦人而太姬獨以好巫覡聞宛
丘之盪觴手闈內無關睢之德國中遂有澤陂之應
其視召南之始巢鵲齊風之始雞鳴風斯下矣而嚴氏
乃云太姬從媯滿會王孫于豐以伐紂今鄢縣七里有
胡公泉爲太姬治師之地後封于陳因以太姬當十亂
之數按太姬從師于鄗漢志不載惟一統志鄗有胡公
泉但云旁有虞思胡公廟亦無治師之文乃欲以太姬
充十亂謬矣

宛丘刺幽公也　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傳曰子大夫也思謂刺幽公而託言大夫犹云敢告僕夫
耳夫古人于君往〻借大夫爲言左傳呂相曰秦大夫不
詢于我寡君小雅刺幽王云大夫不均並使其君聞之若
不爲己刺者然而繹思其旨又字〻破入肌骨所謂聞者
無罪聞者足思也幽悪諡也其所以得此諡者正以遊蕩
無度故臣民諡之即諡以覩知詩序之不誣也
班孜漢地里志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
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又曰宛丘之栩東門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此其風
也詩故云擊鼓擊缶舞羽舞翿娛神也並若憑皓之于
巫梁武之于佛矣
周禮地官舞師教羽舞帥而祀四方之祭祀鄭註羽析白
羽爲之別知鷺羽可用以爲舞魯頌云振〻鷺〻于飛是
也此云鷺羽鷺翿正四方祭祀所用者鷺鷥鳥名謂鷺羽
背上皆有長翰毛可爲飾用不止頂上戴羽絲也以鷺羽
爲翿而執之以指麾于舞者之列使舞者俯仰有節如周
禮鄉師執纛指麾使臣民擾攘者得正其行列進退故
謂之纛〻者翿也
風俗通至用以節歌故古者言至必及歌集傳云以節
樂古者未聞以缶節樂者此言擊鼓擊缶歌以事神

楚辭所云揚枹兮拊鼓疏緩節以安歌是也值羽値翿舞
以樂神楚辭所云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是也
人君臨民以從祭祀以時豪與所指望而畏敬今乃無冬
無夏既媟褻而不尊時鼓時舞亦紛蕩而可厭夫子録陳
風首此以見一國之風皆上有以倡之也詩人無追咎太
姬患而挨厥所元其能爲貽謀者恕哉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 幽王荒淫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
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疾者深惡痛絶之詞許人日擊巫風縣會歌舞男女相亂
欲救正而事禮不屬故深疾而作爲此詩非男女自作也
顏師古註漢書娑娑舞貌言于枌栩之下歌舞以娛神蓋
此篇亦巫覡娛神之事上篇是刺幽公此是刺風俗子仲
之子男覡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女巫也按出子仲原氏
貴族猶然亂先自上也穀旦祀鬼神之日也穀遂男女駢
集也視爾如荍貽我握椒男女亂也此其所以可疾也
宛丘在東門之外至宛丘必出東門故陳風多言東門以
宛丘爲一國勝地也枌也栩也即通闠之木婆娑且行且
舞以娛神即上篇值其鷺翿宛丘之道是也如今迎神者
笙歌騈舞而至漢壽天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師古謂巫

覡于道路者即此類也子仲傳云陳大夫氏箋云之子男子也子仲之子猶云威氏之子耳或云豈有大夫而為巫舞者按北齊後主繇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祀胡天之神唐祝欽明中六經科乃搖頭晃目為八風舞況巫風猶盛于陳乎疏云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庶人不足顯其名氏矣

傳云原大夫氏箋云南方原氏女疏云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也愚謂古人言姓氏往往繫其所居之地如澤中之皙邑中之黔是也紀以宛丘為主言其至宛丘以娛神也先擇其穀旦是時不獨子仲男子婆娑而至即居于南方原氏女者亦且不績其麻婆娑過市而來為凡娛神必由通衢方為衆目所覩原氏居南方則必由南門過都邑之市而出東門然後至宛丘若從郭外便道直達宛丘則徑途冷落非人所駢觀矣逝與過皆至宛丘也于是男子謂女子曰我視尔如荍尔貽我以握椒以娛神始者以淫佚終陳之風俗可無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　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此猶與小雅鶴鳴篇同一例純用比体皆絕不露正意而正意宛然言下然鶴鳴如易之取象辭義莊重故序曰誨也此則隨手拈來極處近極風致而至理躍然使人入耳神怡而感發興起序之所以為誘也僖公因繆乃父幽公遊蕩荒佚百度俱廢思欲盡懲而憂其國小故詩人迎機而誘掖之若謂此序以謚得之則幽公番傷遊佚于詩義更切何必傳若以首章定為賢者隱居自樂則後二只去得求安飽及懷土懷居病症恐算鄙不改者當更上一層自不必評及于此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集傳本韓詩外傳引首章之意定此詩恐不如序說于後二章更親切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　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此詩後儒謂太姒稱淑女叔之一字豈得加于淫者借令詩人妄加之夫子必不删妄存之也況漚麻漚紵豈居女之事乎攷序者曰諸侯一娶九女禮無再聘何勞詩人為賽修又陳嬀姓曰叔姬則已來嫁于陳矣直稱未字之女思之以配君子乎愚謂刺時者刺當時之在位者惑于嬖倖賢行之配反不見答故詩人作此以刺之彼者外之之詞以其所疏遠故彼之淑在彼而不淑在此也疏者可與則親者不可與也

言東門之池人不如其清潔也然其用可以漚麻而載績

之事起焉彼美孟姬人不知其真善也然其德可與晤歌
而諷切之功著焉叔姬在西鄰之何異池水近而人遠之
乎晤歌言與之晤對而聽其諷詠諸篇也　每見說此詩
云池水人人所共叔姬人人可悅直是風雅掃地晤語謂
與之晤對而聽其論難道理也歌之意微語之意顯言謂
直相告也語之詞婉言之詞直
東門之池二章章四句
李邁仲曰自古人君脩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
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
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
也不獨人君為然與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
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榮
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
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
如此
東門之楊刺時也　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
者也
刺時者刺時俗也傳曰牂牂盛貌言男女失時不及秋冬
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蓋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時已暮
春失婚姻之候久矣而女不至者非既行奠鴈而猶不至
也納吉納徵之後女嫁復有異志不許其迎而壻待之也
朱子曰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若既奠鴈
御輪授綏女子豈猶不至乎傳曰期而不至言約親迎女
于不至于室無輪可御無可迎也此亦未即是淫女或女
家以婚利寡盟以他故負約則父母之命難憑媒妁之言
莫據案信不顧風俗之敗壞視唐之綢繆風斯下矣故詩
人述其言以刺時也
明星傳云大明星夜深時也集傳啟明星將曉時也觀鄭
風明星有爛宜從集傳蓋昏以為期至于啟明星見而猶
不得行親迎之禮則終不得遂其願矣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騷經云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九章云昔君與
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
它志此詩之謂也則為孤臣棄婦借事言情合之刺時
亦不相戾但傳或有所受不敢妄為之說
墓門刺陳佗也　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
焉
呂成公謂左傳載佗弒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乎
事理佗蓋非昏愚者統數年而變壞如此詩人之所傷也
窃以為不盡然佗以凶悍之性濟以狡詐之智故能伺種

公病殺太子而奪其位佗何人而望其悔悟故此詩之作
作于桓公未炭之先佗謀已成而未動于惡孟直發其奸
于桓公使公勸而去之也其云斧以斯之猶祭仲所云無
使滋蔓也國人知之猶洩伯知佗之必不免鄭良佐知陳
之將亂也是時佗寵方盛佗謀未已閔公與太子悄然不知
國人雖知之而不敢言詩人顧然作歌將佗之逆謀直揭
于青天白日而無所避以冀君之一悟國史不曰諷桓而
曰刺佗所以深著佗之罪表詩人之忠也豈必刺佗之詩
即陳於佗也哉
州吁之殺曰衛人無知之殺曰齊人明其國尚有討賊之
人也若佗殺于蔡人陳幾無一忠臣義士矣得此一詩以
見忠孝之良不死于人心為萬世示討賊之義
此以幽暗之棘斯之循易以與共知之惡斯之轉難除忌
木也不已者謂無以斯其惡而聽其方與未艾也雖昔然
矣言寵祿之過自昔眾誰為為之予誰昔指桓公為惡之
未形既無戕抑之方則惡之既成急須翦除之力其所以
望于桓公者深矣
幽僻之地本足以集鴞而有梅之高木以招之則鴞萃矣
以與幽暗之中本足以集惡而有棘類之枝以羅之則惡
盛矣今日者夫也不良我作詩以告啟幾除惡如逐鴞子

予告之而不顧至于顛倒而後思予吾恐鴞為梅殃既取
我子又毀我室矣此諫桓公之詩非追咎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列女傳曰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
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女采桑女乃為之歌曰
墓門有棘云云其二女歌曰墓門有梅云云大夫曰其
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
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
釋之楚詞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註解居父
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云云事同而異采錄異
晏皆賦此詩也曹詩說謂洩治所作又以澤陂為傷洩
冶則以株林附會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宣公信讒雖本續序傳未嘗言之然觀其欲立嬖姬之子
款而殺太子禦寇又逐敬仲出奔其信讒非誣也故此詩
與王風采葛同為憂讒之作
傳云防邑邛丘也如以防為堤防則其上安得有巢鵲恐
以傳為優言防有鵲巢無人毀之邛有旨苕無人戕之何
予所美之賢而有侜之者予予美補傳指己之美行箋指
宣公不如程子指所美之賢人為安

君子小人之進退與亡大機也忠臣被讒將以去國則除邪進諂矣詩人所以悄悄而憂也然君子小人正相反于之所美正泯之所侮武三思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宗丁謂亦曰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故元祐以司馬諸賢為奸臣倚難以方鐵諸公為奸究不特斥逐之斬艾之并將以不韙之名小人用心何所不至此詩人之惕惕而惧也

傳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令適也疏云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堂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蓋唐為由庭至門之路故曰中唐釋宮又云瓴甋謂之甓郭璞註瓴甋也按六書故甓即瓦甎之流所謂瓦磚也又廣韻瓴甋似甓有耳然中唐為廟庭之路不宜有瓦及甓恐之屬博雅云甓瓴也長門賦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註江東人呼甓為瓴甋音當陶侃傳侃在州無事輒運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可知瓴甋乃路之砌甃而景純以瓴甋為瓴甓不可易也

防有鵲巢二章〻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　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序言刺好色而後序加在位兩字蓋所刺在卿大夫也陳國褊小介晉楚之間君有昏昏國無善俗斯時卿大夫有心君國不知若何勞心憂思而其所云悄然慅然慘然以勞其心者不在君又不在民生而在僚然之佼人也每章末句詩人已疾聲呵詈使在位者聞之願甲十重矣吾于月出之詩得古人懲惡之正

月出三章〻四句

株林刺陳靈公也　淫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此述民間相語之詞以刺之

一章兩株林兩夏南特換七個閒字將當時車馬簇擁鄉民聚觀囁嚅附耳道旁指摘無不一一勾出

二章將筆裘公遊陳道佈不可行下一段槩括在裡時君徂只知夏氏舉國事民瘼賓客交際一齊高擱詩人只說一面餘餘所及面〻俱到

株林二章〻四句

春秋宣十年經書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左傳云孔寧儀行父奔楚十有一年書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郎靈公太子午史記謂徵舒自立為陳侯者妄也冬十月楚子入陳左傳云陳侯在晉云在晉者陳貳于晉將惇楚也楚莊王以其在晉也怒而伐之但以少西氏為名耳既而封陳惧晉之乘其後也謂出于申叔之力者亦

非也蓋孔寧儀行父奔楚之時早以陳輸楚莊魏陳久矣而終不得肆其志故納二臣于陳使二臣者懷楚之德挾楚之援以制陳之命可以久服于楚而不携此莊之志也是故誅徵舒者功也寄利者罪也納淫人于其國尤罪之大者也于是荆楚日積而列國自此無風焉

澤陂刺時也　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

刺時者刺靈公之時君臣宣淫以及于雜也後序君臣淫于其國是也男女相悅以下皆附益之詞繪詩徵物抗能擇地而生各得其所以興靈公為一國之主不能擇地而踞以自危其身有美一人指靈公也離騷以美人比君意亦如此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寤寐無為泄冶既死二豎為奸惟有寤寐傷之而無可挽也涕泗滂沱禍不旋踵悲其將亡也然則楚子縣陳之事詩人早見及之矣碩大且卷者靈公非不魁梧美好奈何報之不剛之陳碩大且儼者言靈公非不威儀尊貴何至為此淫媟之事却從外貌上節取之與醒以使之自愛也

澤陂三章章四句

有美一人誠似女子然葛生予曰美以指君子蒹兮曰美人以指盛王且觀其詩沈痛刻酷展轉哀救且悲且

涕非身價苦父之危急不足以語此恐非臣三男女之私也詩繫于株林之後而自此陳無詩則以為刺靈公之作似得其情詩稱莊姜曰碩人車牽稱碩女皆以德言之無以容貌碩大稱女子者碩大且卷碩大且儼正如還之詩曰其人美且鬈耳

陳風十篇序云僅月出株林二篇耳餘則各因一事而發者也然陳風之淫由于好巫覡樂歌舞遂至男女無別舉國若狂故宛丘東門之枌所以誨淫也季札觀樂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蓋君臣遊蕩于上士女習于下賢人去焉讒賊起焉內變作外患興有心者至涕泗滂沱而無能為非所謂國無主者乎且舜韶箾者曰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舜之德如彼而陳之風如此為之歌齊曰國未可量也告晏平仲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然則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延陵公子豈聞樂觀政而已得之乎或曰堯封于薊二為唐城在春秋之前雖欲如陳不可得矣然數百年後劉氏實啟漢祚則天之所以報二帝者不亦侈乎

集傳于鄭世系言鄭武公又得虢檜之地及叙檜又云檜為鄭桓公所滅按鄭之滅檜史記韓非說苑公羊竹書紀年皆載其事然皆不可信惟鄭語云桓公為司徒得周衆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虢仲恃勢檜仲恃險而加之以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必將許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鄭取虢鄶而無名故先有所寄俟其釁約以為兵端而滅之此史伯之謀也史記乃云史伯請桓公居虢檜之間于是卒言于王東徙其民洛東而虢檜果獻十邑且桓公于幽王八年寄地至十一年死難此三年中方謀所以逃死安能滅人之國史遷不足信也韓非云鄭桓公欲襲檜先問檜之智辨果敢之士書其姓名擇檜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設壇于門外埋之釁之以豭若盟狀檜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遂襲檜取之說苑亦載其事又竹書紀年晉文公之二年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曰桓公水經注亦有是語夫紀年僞書不足辨信如韓非言則陰謀極矣桓公為周司徒縱不之許何由作豈至于此故鄭之滅檜韋昭陸德明孔穎達皆言武公朱子譜鄭則是而譜檜則非也武公之得虢檜經無明文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按國語富辰諫王以狄女為后有鄶由叔妘聃由鄭姬之言然謂其同姓相娶而已韋昭註乃引公羊以實之果爾則更甚于無覽之滅息安得為賢君則公羊之不足信又明甚又何氏楷據竹書云幽王死虢公立王子余臣平王四年鄭滅虢鄶為其究同并滅之今據國史之文斷之而知其不然東遷時秦襄公晉文侯鄭桓公父子皆力戰勤王而虢鄶之君無聞虢檜微弱豈能立君與諸侯抗其為鄭滅也背鄭負約故武公與王師滅之而王即以其地賜鄭故鄭語有篇史伯所料秦晉齊楚皆有歸趨獨于鄭反不叙明蓋以不出史伯之所料無容再贅也文家以瞞處見全者此類是也若集傳引蘇氏謂檜風皆為鄭作如邶鄘之于衛則予由初無此說矣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檜國褊小迫于強大王室衰微漸相并吞觀鄭桓公之欲逃死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逍遙游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虞將亡而宫之奇行陳將亡而陳

元去大夫臨别贈言有餘悲者矣
檜君以朝服避燕而以朝天子之服視朝只首二語檜君
不善已在個中蓋與憂勤惕厲正相反其燕樂之日正君
子憂傷之時勞心忉忉時事國耕無不可憂憂之正不忍
言之也　朱子祇用從序而删去大夫以道去其君豈不
示思似無着落
三章只就上二章未表一幕擬贊歎之且念服此服者不
堪回想如膏有曜爾得挺栩栩而跃出一悼字覺對此未
叢懐無欲絶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周道親親　及其衰也至不能行三年之喪檜詩作于東遷
之前去文武之世猶未甚遠而世變至此凡當時所爲庸
行無奇者且視爲祥麟威鳳欲見之而不可得又何怪春
秋之喪婚以喪娶者乎夫子特存此詩以扶世道而傳列
聖門之終喪某傳述夫子之告宰予洵得聖人之旨
一段目擊流風望古悲滯都于一庶字中傳出傳云庶幸
也幾望一覯字精絶爲未得見之而想其或一見之也惟
其不得見而想其一見所以勞心慱慱也不必用轉語即
一庶字而勞心之故已在其中

一章曰棘人欒欒兮二章曰我心傷悲兮非不得見而傷
悲也言庶得見此素衣之人使我之心相與傷悲也傷悲
即哀哀所感在彼爲哀哀在我爲傷悲也夫子見齊衰者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即傷悲之意滕文公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悦亦所謂傷悲也
王氏詩總蘊結猶鬱結也見人之素鞸而我之哀痛傷與
鬱結而不可解也如一言其心之一也從此詩有其在終
喪之後乎見人之素而我心猶轉傷悲而鬱結以人之哀
戚己之哀自有所不能已讀之令人惻然
二章素衣當從箋作素裳裳素則鞸亦素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按說文恣縱也孟子曰諸侯放恣漢書淮王劉傳王驕國
益驕恣經史言恣者多矣此詩序曰疾恣何以見其君之
淫恣衛宏之徒妄增淫字耳蓋先王之制用民之力歲不
過三日講武各有其時惟驕恣則土木游畋無所不至斂
之所以繁也田制什一而賦惟縱恣則横征酷歛無有辭
飽饑之所以重也
詩不明言己之苦而但言草木之樂并不言我以有知而
苦但言予以無知而樂而己之苦難堪難使之然哉疾恣

之義躍如矣無知二字包含不盡有賦役不及意
無家無室言無家室之累也凡饑饉寒種種愁苦都在
言下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　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人之意思文武之道也朱子順文釋義從風發車偈看
出為道路之道于是上下一片蓋意中思着文武之道目
中望着西周之路故而車顛偈周道觸起離將西歸案
一章安溪李氏云言非風也而有震動之徵非車也而有
顛偈之勢作政之亂而人不之安益以上二句為興也則
周道竟作文武之道義甚直捷集傳以首二句為賦則周
道自宜作適周之道然未傳自穩
二章弔傳云傷也亦有悲今弔古意周道循是而已非文
武之君周召之臣矣顯謨承烈如在目前故下文有西歸
之懷也
三章西歸者西歸於周而欲與其道也若只行向西去則
自檜適周不知凡幾若說朝聘則周未東遷述職如故焉
云能輔周道治民者其說是也懷歸也好音美名也猶云
以周召稱之以忠義許之耳
匪風三章章四句

韓詩外傳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群生遂萬物寧
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意好好故
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檜之入鄭在平王東遷以前鄭武既滅其國以檜風四
篇留周之柱下脩平王天駕東載而東其後太史子故
存得之仲尼刪述存此以列于經嗟乎虢檜同滅于鄭
而虢風不存檜之有風檜之幸也夫

曹

檜曹皆小國曹立國五百八十九年至曹伯陽滅于宋景其春秋數數見而編詩後檜者蓋檜亡于王之初檜滅而強凌弱大并小五伯之所以興也曹亡于魯哀公十一年曹亡而諸國始盡七雄之所以起也止齊陳氏有言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刪詩繫檜曹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周之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夫所謂天下之無伯者聖人傷之也蓋下泉之詩人其傷者天下無郇伯以其時晉霸之不義而小國困也聖人所傷皆天下并無桓文以孔子之世晉伯衰而小國既盡也止齊得聖人之意矣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孔子何爲傷之思詞觀于春秋大勢而知聖人之意也蓋春秋諸小國之存晉存之也自齊桓創霸晉文繼之南推荊楚西振强秦河洛諸國並受其賜桓之伯也其功在創然滅譚滅遂可以利因而利之矣晉則耿霍魏虞之滅在獻公之世焦楊韓之滅又遠在武公之世若重耳納武宮之後未聞有所滅之國也即其世世子孫未聞遂滅人國惟悼公滅偪陽以附于楚故然以與宋人未嘗自利也平公則滅肥滅陸渾滅鼓皆戎狄之裔楚之與國也其餘諸國孰爲晉滅者哉蓋晉所重者名天下歸之以安靖小國之名而不敢動晉之所仗者義天下歸之以尊周攘夷之義而不敢肆名義牽制繼然以盟主以任馳驅中原者幾二百年魯衛陳蔡杞薛曹滕許邾莒小邾賴伯任霸之屬得終于春秋者晉之力也且如齊之伐魯魯之伐邾鄭之入陳晉人皆以之爲討伐列國惴惴焉惟盟主是從王室有故無役不赴其扶持名義以令天下者固正大矣然則伯業盛而王道衰孟子所以薄桓文之事伯業盡而共主熄孔子所以仁桓文之功嗟乎桓文之爲伯也于小國豈之欲如郇伯之勞之不能也詩人之所思也晉伯之衰也小國則盡滅之欲如桓文之存之不能也孔子之所傷也于曹之敝而詩人思郇伯于曹之亡而聖人思桓文以曹終列國之風豈無意歟

蜉蝣刺奢也　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鄭譜既以爲昭公詩又云蜉蝣至下泉共公時作自相矛盾朱子疑之按昭公當齊桓初霸無役不從非如鄭之延蔡之濱也今以朝生暮死之蜉蝣況之毋乃不類即指共公亦未有以見必然也蓋曹小國四詩雖存而世次無序

國史編詩雖知其作詩之旨而無以定為何公之剌闕疑
而慎言其餘乃見舊序之可信
于我歸諸說不一箋以為我君又云無所就往止與許意
相反呂氏謂如申亥舍虞王于家是亦未失國而早作是
想憂國亡家豈獨存申亥之事亦偶然耳說約謂指蜉蝣
夫一蟲耳何以欲其歸處于我輔氏以衣裳楚楚屬蜉蝣
之羽何忽而楚楚采采又忽而如雪也竊謂是說宜傳以
羽翼與衣裳蜉蝣之羽喻君之衣裳楚楚甚可憂也然予
憂方深矣君何不于我謀所以歸處之道乎只一憂字包
括尚華飾而非人遠慮歸處猶云君止行之一身無所埀
之百世可為知僅慮為一己之家國遠大為裕後之安宅
不然無遠慮者有近憂一時粉飾不過如蜉蝣之朽息耳
衣裳只舉其一端凡意之所娛者無不為之朱子所謂
玩細娛也細對遠大而言極意娛樂未有不忽于遠大者
歸息謂謀所以歸息于此而不憂也蓋不奮不儉無遇不
及乃可以止息之道
蜉蝣黃黑色安得云如雪自當指曹君言箋以麻衣為深
衣陸氏以為喪服皆非也聘禮鄭裘皮弁服疏云諸侯與
其君視朔及行聘禮皆設鄭裘在朝視朔君臣同用素衣
為裼素衣即皮弁服也皮弁服以白布為之則所謂麻衣

如雪指曹君之皮弁服也上二章供言羽翼而不能久意
自見此則直言掘閱而出不能久也于正意更緊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剌近小人也　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後序以為剌共公陸氏詩學辨之曰晉語楚令尹子玉請
止孤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楚
成與曹共同時豈有曹之新詩而楚成巳成誦在口者其
說是也愚謂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
百人蓋晉文用曹詩以識共公非即以此詩為剌共公之
詩也不然曹小國豈乘軒如此之多而直以僖負羈為君
子亦不以服共公之心矣故辨說疑共公不足信而果傳
又引晉文之事亦以是詩為晉文引用耳
序云剌近小人則當以近小人為主前三章俱就近小人
上一氣趕到薈蔚朝隮末用季女斯飢結出君子之遠故
首章不必夾入遠君子
候人何戈與祋乃亦以小人當居之位能盡之職此正所
謂稱其服遂其媾也乃往微勞者尚有一長自効而彼其
之子徒然三百赤芾予果傳宜也何哉四字精甚則朱子
因以為賦其云興者傳寫之誤也
下二章派亦帶來貪而出入尼塗胥冀求食乃其分也余

則因人以飽不濡其翼則近矣然而非分矣以與小人
貪而下位因材效力乃為稱也今則赤芾其服〻則美矣
然而不稱矣
以賢人從君則曰公侯好仇以不肖竊位則曰不遂其媾
不遂者猶云大家婦為夫人舉止羞澁也
末節總承上二章言不稱不遂而公然居之者由人君罷
讓之深也罷護在小人則擯棄在君子自然之婷薈蔚棄
傳云草木衆多謂小人連類而升積漸之甚也與上三百
相映南山象崇高之位復有雲氣從之君假以氣燄也婉
孌言其美季女言其貞正與薈蔚相反然非崇高君復擯
棄則長斯飢而已
候人四章〻四句
石林葉氏曰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
共公遠君近小人之說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此說
本之鄭樵然亦非是按張衡西京賦云獨儉嗇以齷齪
忘蟋蟀之謂何蓋用蟋蟀序意也坊記云以此坊民婦
猶有不至者又明用東門之楊詩序也至于左傳孟子
孔叢子往〻與序合後人欲詆毛公偽造詩序而毛公
之時左傳未行不得謂毛公抄錄左氏衛宏生于東漢
亦嘗潤色詩序然後序所載與古序相悖者誠有可識
而横明首序正復不少某失君〻不任受也
鳲鳩刺不壹也　在位之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素厥後序陳古刺今之說惟此篇則信其不誣何也曹為
為小國安得如是君子如不在曹何以列于曹風如謂盖
子生于弱不以地限則國史必稽其名史傳當詳其事且所
謂正四國正國人胡不萬年則必在上之人非郎署之士
試問展釋而後至于共公又誰是其君誰是其臣子所謂
淑人君子實無足以當此則序以為陳古之君子以諷刺
今之不能為君子者宜非鑿空之說且詩無有既稱淑人
復稱君子惟此詩與小雅鼓鍾稱皆望古遙集極思慕之
致也
一章儀一者有常度也所處之地所接之人不一而在我
之威儀皆有其常度即其儀之一見其心之固誠中而形
非色莊也于首章說明下章說威儀處都是說心不必再
提出心矣儀之一者敬之形于外也者心之一者敬之積
于中者也兼內外方完得敬一箇以全體言之傳言鳲鳩
朝自上下暮自下上徐氏曰記鳲鳩穴居且不定開占鵲
巢居之使穴居鵲穴無有匕重巢居鵲安得步階之木分
七横枝如拾級而使其子任之然則所謂上下者殆指左
右歟

二章通篇君子全體只一心如結盡之而心形容不出故于儀一上見之而儀又形容不盡又于其帶其弁上見之逮用三其字低徊反覆情深于文其弁伊騏傳曰騏〻文也箋云騏當作璂朱子弁用二說按緇衣黑裘則用玄冠取其黑色之相稱也皮弁服麑裘則用皮弁取其白色之相稱也則序謂弁是白色而其縫中貫結之色則如騏亦曰蒼艾色故又作綦也

三章渾括言之則曰儀一逐件細細稱過又見其不忒一章儀一是籠統說二章舉帶弁以形容之三章又零碎推表無一不合常度得前章所形容不到處遂為補綴絕無滲漏故下章更不必說威儀

四章說到胡不萬年已贊歎君子到盡頭處然于刺意亦復流露

鳲鳩四章〻六句

淮南子曰置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也夫詩德以君子指得貞為固謬詩故謂美公子臧說通中之曰他人移于富貴在梅在棘在榛之喻子臧守義不衛在秦之喻也豐氏世學美曹叔振鐸詩學申之淑人推本文母也鳲鳩七也太姒十子三叔作亂故云其子七也元符仁叔以為美周公曹幽桐連疑幽風脫簡在此恐皆無所據也

下泉思治也　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孔叢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安溪李氏曰下泉〻之下流者易曰井洌寒泉食言澤之及于民也今也下泉冽矣而所浸者稂莠耳蕭艾耳蓍蒿耳喜在小人則善人困苦由王澤之竭故列國無政以至于斯是以愾然而念宗周之盛時也　又曰黍苗者稂莠蕭艾之反也陰雨者下泉之類也以其諸侯之澤則曰下泉近而長陵者也以其王者之澤則曰陰雨高而溥徧者也四國有王郇京周之盛時也方伯賦其政諸侯行其化豈有今日偏枯之事哉所以慨歎而思念之者如此　國亂民困賢人傷之與檜卒章同意

傳從古序但云思其先王之明者自後序云共公侵刻下民鄭氏因之遂謂此詩為共公作則非也安溪之說精矣蓋稂莠害苗者也稂莠盛則黍苗益困〻〻黍苗則稂莠蕭蓍仍不得而賊之矣天子主政于上方伯敷政于下諸侯之國土地闢田野治敬老尊賢俊傑在位此成周之盛時也四國有王王盛也舉郇伯見凡為伯者無不然詩人說至此如居天寶亂後說到貞觀盛時豈似天上人令人

神馳而不覺言之澤津也提出郇伯隱刺當時為霸者虐用小國之民而不恤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讀春秋而知小國之困敝也先王封建八百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小相維強弱相制不足于五十里附于大國以姓名通或予以子男之爵以其勢不能自達而朝會聘享民力不足以資之也至于春秋晉楚爭霸諸小國非朝而朝于晉即暮而走于楚朝楚晉必伐之朝晉楚必伐之兩雄角而小國殃其民困矣魯襄公二十七年晉霸衰宋向戌為宋之盟而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于是事晉者復事楚楚多貪賂之子申晉多求帶之粗于恐索斂賦不足填二強之谿壑而小國之困更甚且不獨事晉楚也春秋晉楚為大齊宋次之若鄭若衛若魯又次之雖服于晉楚而亦能制小國之命諸小國不獨事晉楚又將事齊宋魯衛偶失其好其民為俘馘其君為犧牲觀于魯且滅項衛且滅邢鄭且滅許莒且滅鄫邾且滅須句而況于大國如齊如宋者哉夫小國之事大國也有圭璧寶玉是也有廷實車馬是也一有征討而通國皆從且責之于數十里喘息僅存之民令其供億而且西秦句吳於越以及戎狄赤白狄陸渾伊洛之戎之屬又乘閒竊發莫不長爪封牙搏小國而攫人以食斯時小國之民尚有生之樂其君猶有玉食之養哉嗚呼作下泉者在晉伯之時而猶慨然竊歎也使當定哀之閒其目擊而心傷者更當何如耶

詩經讀序私記卷十三

白巖　姜炳璋　學
男　埭
　　塤　較

豳

此七篇得名為豳者以七月一篇陳豳之風俗也序篇謂周公居東都在朱子據董氏說辨之然左傳季札於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知鄭非無本也愚按周公攝政之初二叔流言公云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因而避居東土公之在朝也朝夕納誨以詩為教如大雅陳戒之什皆是也公避於東辭王而行此心惓惓不能自已於是舉公劉以來歷世從君民一體上培植之王業作為詩歌俾諷誦以教之成王如親聆周公之訓而公之居東猶之在朝矣故序曰陳王業也以是推之鴟鴞摇動我王業者也東山公之保全王業者也伐柯九罭狼跋見公之一身王業所係也故王業二字七篇之主腦不然一是豳詩一是居東之詩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槩曰豳風可乎公劉遷豳而兼言后稷推所本也成王能知從前創造之艱難則知今日保守之匪易而公與王一本同原存亡共之何嫌何疑不特使王因詩而悔悟并亦使三叔聞言而革心惟國衆善體周公之心故以居東之詩盡繫於豳惟季札深知周公之志故曰周公之東然則七月之篇非作於居東都之日乃作於將往東土之日也將未有東都鄭云東都從後之辭也夫後世武侯奉命出師待上前後兩表諄諄以先帝為言況周公此時遭疑謗而將久違庭闈者哉願何以不言豈岐言豳則統乎豈岐矣何以不言邰不窋失官竄戎翟已無邰矣

七月陳王業也　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孔叢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

仁山金氏曰七月之詩周公遭變所作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公方避位居東而猶為是諄諄懇乎強聒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其脫然無累之心與拳拳不已之心並行不悖也

此詩是周公避位時作而却無一語及當日事情是周公陳王業而却無一語及創業艱難是欲成王懷保小民而但言民之愛戴其上欲成王重民事而但言民之自力其事即農桑狩獵場圃居室以及草木禽蟲俱是他處所同未嘗一字及邠土亦未嘗點出邠岐地名但以時令為經衣食為緯民風景物為絢染使人於諷誦之下開卷即知為豳風而稼穡之艱難生民之疾苦昔日締造之勤劬今日時勢之搖動一一於言外得之此

此之謂風、通體不言教而公私老幼秩然禮樂之所以興也通體不言官而獨舉田畯勸相於此勤也通體不言喪祭而關水以見之與禮於此秩也通體不言酒而介眉稱觥用之偕德於此著也通體不言兵而於豵見之武備於此修也通體不言役去而於執宮功見之庶民所以子來也凡占天學地明倫定制備飭築室穿衣褐衣袞裳實為一部周禮骨子而總無一字及刑蓋純以德化周家所以刑措四十年而不用也末點出萬壽無疆之詩則欲王之念前程修厥德以承此無疆之休也至矣 覆知邠民所重者蠶而節節有個教在邠民所重者情而節節有個禮在

一章踈衣叓止詳其叙從反面寫出詳食處專計其始從正面寫出蓋男耕女織須一時並進不得誤却此事今却從事也又先須特經營不得到事此時從詳此事也故此章為全篇提綱正見衣食兩事離開不得枯置不盡與衣與偽何以卒歲附得其切其聖人設身處心地誠求之處何哉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見他少長合作士 依婦媚史至飲啟史去躋躍真詩中有畫下七章皆如是觀

二章再言春日跪謂傷悲在蠶生之初不當在求桑之下故更本春日言之非也蓋求桑之女非卽采蘩之女也春日為育蠶之候其有甚早可食桑者則女出而求柔桑其未甚早出幾並時而育未可食桑者則采蘩以飼前後兩番紅女各乘春光知時之時安得不俱以春日引起如與春日遲遲一語似蠶食桑之後又食蘩矣似女既求桑更求蘩矣此正見前日既勸後日更勞通國無一女之不習 鄭氏以仲春為婚姻之期觀此章在以傳霜降逆女之言為信如從鄭則春日正婚姻之候已及公子同歸矣何暇在家做事且己及時又何云迨及集傳用孫字亦以此時非昏姻之期矣 補正殆及公子同歸女公子也春秋傳閨人學自墻外與女公子戲文王時夫人尚躬蠶繭焉則幽公之女未有不躬采者故蠶女見之而悲以為公子於歸之期亦已將出室而遠其父母也或貴家大族之女當媵於公子而偕行者或庶人之女年齒與公子相近者皆因見女公子之躬桑而有動於中者謂當嫁於男公子不惟非女子所宜自付於迨及同歸文義亦不協

三章前兩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首章是一直說下從今年撰說到明年次章是從台蠶時預想到下半年流火授衣之時故又及也此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蓋從言去年流火後取萑葦為接蚕之具至今歲治蚕之月未桑供蚕食而以所當之萑葦構之也蚕事備矣而後載績之事起焉虎氏守正以集傳含今年蚕事豫言來歲之蚕為非又以萑葦為來歲之用不如此章萑葦在去年所當以待今年之用者也

四章自二章至此皆言蠶衣却每章作兩番寫此言冬獵之事
上段是豳民自往取獻下段是邠公行田狩之禮而通國皆行
也纘繼也謂舊行之今年復舉觀由豵三者行之於前而冬狩
復繼之也農事既畢常恐不足禦一歲之寒故大閱以前任民
往取大閱之將通國同行前言取狐後言獻豜互文也獻豜者
或為祭祀賓客及充君之庖此章專言禦寒而或及獻豜乃餘
意作使以見邠民忠愛與已或云豜亦禦寒殊甚
五章皆以上卒歲為邠公養是朔北章改歲邠民自相紀候建
子為歲首其說非也君侯豈有易朔此改歲即上建寅之月蓋
獲稻納稼十月中非無所事既下章來屋在十月之後則此墐
戶等事亦當在十月後矣古人之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
言農夫從治邑中之室然後率其婦子入而居之故曰入此室
處可以更歲矣集傳下將字作將然未然之詞甚妥自孔疏呂
氏以三正之說雜之則與何以卒歲竟自矛盾　但言物候及
室塞之事便覺爽氣逼人並未用一正筆寫矣若用一正筆則
扎風發栗列二語也　斯螽莎雞蟋蟀集傳以為一物搜斯螽
股鳴莎雞翼鳴蟋蟀任鳴經史中從無一物而股翼注俱能鳴
者則三物也顧麟士云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蟋蟀總承
之
六章亦兩層分說上言養老下言食農夫至與級而貴賤之等

攝取之方生熟之節莫謂之宜無一不指點分明正如家長教
家珍一蔬一果逐事關心也此便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氣象故愈瑣細愈見王道瀰大篇中每說一事必以時令
引起七月之通例也
七章邑居則塞向墐戶穹窒熏鼠之更無遺力何待載執宮
功嚴氏云公室也邠民一絲一飲皆不忘君何獨於宮室忘
之想見樂事勸功尊君親上之意邑居既治於前乘屋自指野
處說設或不治即無以為播穀之居安得不亟
八章言農事畢而飲酒與樂也亦所以推廣首章後段之意七
月言民風而鑿冰開冰獻羔祭韭微及國政蓋衣食具備人民
和樂即賓祭老疾無不與以調劑之宜見邠公無一事不為之
節宣而邠民無一事不受君之澤也以起下文稱觥稱壽之意
邠民既躋公堂以飲君則其自相為飲及君與群臣可知季
札所謂樂而不淫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之篇紀候或以日或以月先儒之言多不可據傳箋云
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
日周四月也然則三正既立其於二月不必云四之日也夏
殷各變其一周獨變二孔疏知其難通而小變之謂日陽而
月陰也建子之月陽氣初動故日之則與以拚於建巳之稱

月也則又云四月純陽用事微陰已萌故月之也夫建巳之
月其卦純陽建亥之月其卦純陰純陽而陰初伏從而月之
純陰而陽初伏乃不從而日之乎是聖人扶陰而抑陽也三
月於卦為夬五陽夬一陰者也而反謂當陽陰之中處生成
之際尤非理矣朱子答當時豳云周歷夏商因用夏商之正
朔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
嘗用之竊謂周家世篤忠貞文王事紂之年其繫易如臨之
八月有凶復之七日來復猶用商正逮后稷公劉之世當虞
夏時豳改時王之朔況夏后於此尤嚴啟征有扈曰怠棄三
正仲康式微羲和俶擾天紀即有亂侯之邦而任公劉之擇

然則雖若漢之趙佗晉之十六國吾不敢信也南軒張氏求
其解而不得乃謂別無義例只是文慣是周公於字句之間
別出新奇以告君非聖人之心也然則一之日二之日孰定
之曰周公定之也安知豳民不自以此紀候而須公定之歟
驗之七月流火之文矣據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七月而
大火西流周成之時非唐虞之世也可知篇中以日紀月自
周公言之非豳民當時自有之名也三代正朔雖異而其上
治天道下治民事總以夏時為準故雖商周亦時用夏令詎
豳民生當其世反舍其正當之時而用子丑之朔必不其然
七月紀候純用夏時也純用夏時者猶豳民之俗也用夏時

而必改稱一之日二之日何也一歲之中必有歲首豳風
也作詩之時成王之世也公將以子為歲首而曰此正月也
既與夏時相淆且下章四月五月等皆不可通如以寅為歲
首則本朝正朔之外又有一朔是使天下二朔矣非所以大
一統也又考史傳中當周之世其雜用夏時者甚多至于建
子之月皆曰正月未嘗以十有一月建寅之月皆曰三月未
嘗曰正月也周公作詩既不以建子為正月顯悖豳時之俗
復不以建寅為正月上干本朝之制因以十者數之終也十
後以起十數從十言之則直謂之
一可矣曰一之日二之日又曰何以卒歲二之日而卒歲夏

時也但避而正月之名而亦以從夏時之實聖人之情見矣
必迄於四之日者何也子丑者夏時之終寅卯者夏時之始
即始終之各二月日之以數稱其從夏時而仍不失尊王之
義者也如謂周公兼用周正則何不以周王紀豳風而必沾
沾焉兼用之乎蘇氏曰言月者夏正也日者周正也豈知周
正變其文正其統用夏時者也
周禮籥章歌豳詩以逆暑迎寒又曰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
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
之所在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謂始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
為豳風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為豳雅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者鄭箋也謂本有是詩而七
之者王氏安石也謂七月全篇隨事變其音節者王氏質也
以甫田為豳雅豐年為豳頌李氏樗也以丕民諸篇為豳
雅思文噫嘻豐年載芟為豳頌王氏志長也以甫田大田為
豳雅載芟良耜為豳頌何氏楷也諸說紛紛愚謂闕疑可也
豳公劉所遷之國也地既不同周天子也豳諸侯也雅亦愚
然安得以周之雅頌為豳之雅頌即周雅周頌而言豳何異
、以周詩為豳詩予夫豳本無風所云豳風周公居東前後之
詩耳惟七月一篇係周公所陳王業實為豳地風俗固不得
移而之豳亦不得移而之周也周禮言豳詩豳雅豳頌自當
於豳求之迎暑迎寒祈年蜡祭皆民間之事自當于民間風
俗求之引舍七月一篇其文雖屬也生民思文也則豳矣而
后稷配天豈民間所用載芟良耜則農事矣然為天子之祈
報且亦未聞作之於豳也鄭氏三分七月之篇雙峰饒氏謂
一詩而備二體說非無稽且周禮言豳詩豳雅豳頌而不言
豳風明人此三者皆在豳風也後人欲與鄭辨而無所據安
見齊得而楚失哉

鴟鴞周公救亂也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
曰鴟鴞．．

七月作于周公將往東土之日其詞平其音愿從容不迫聖人
處變之道也此作於東居之時四國將叛之日欲王悔悟而急
、圖救正也故其情危其辭急號呼迫切聖人救亂之心也
一章金仁山謂寓言以喻先王前三章言先王創業勤勞末章
則述己作詩之意而嚴氏因謂周公於管蔡不得謂之子愚
謂不然通篇予我俱指鳥鳥周公自比非前則喻先王而後忽
自比也蓋以鳥之惜其子比己之惜其兄弟以鳥之愛巢比己
之愛王室恩斯勤斯在鳥則謂育己無育此子在公之意以比
吾與兄弟俱承文考之毛裏同受先王之恩其比一本亦共此
一巢奈何骨肉相為仇讎欲鴟鴞而不顧于而言悽泣之甚
鴟鴞鴟鴞猶云祿父祿父云爾祿父已誅而猶欲其無毀我室
疑矣朱子以為書孔傳我之弗辟訓辟為誅而深悔其傳之
誤故與蔡九峰言之不得改于詩者其補救于書大儒明道之
公心如此　既取我子言取之而去使之黨惡也黨惡而叛君
父必誅死周公豈欲死其兄哉如二叔悔悟來身待罪縛叛人
以獻可以救其死亡故爲中抑鬱先屬輾轉呼號不特悟王即
以之告叔也
二章以下集傳次第井然諸家皆不體貼其意集傳云綢繆牖
户以比己深愛王室之意蓋承上章鬻子閔斯來言我之親者
莫親于管蔡我使監殷正所謂迨天之未陰雨而豫為牖户之
綢繆也二國昇峰互為犄援人刺一小腆之武庚尚敢有侮予

者乎豈意變生不測綢繆之計適遺以稱亂之謀豈二叔未知
吾經營王室之瘁乎吾何也拮据蓄租將荼亦曰王室未成未
有家室耳彼固親見之者也今家室成矣而仍使我譙譙翛翛
而敝且敝使我室翹翹而危之甚使風雨漂搖而內變外患之
總至此固非尋常意料之所及我于此時雖音曉曉翔于王而
已蓋名為責武庚故開口呼鴟鴞而其意實痛于二叔之助逆
而有難于顯言者不覺其言之痛切至斯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自金縢之篇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傳讀辟為誅
辟以居東為東征馬融鄭康成讀辟為避以居東為避居東
都學者遂分而大門戶集傳主孔說而晚年與蔡九峰帖謂
宜從鄭氏愚孟詳考當日時勢參之經傳知朱子晚年之論
定者是也因取主孔傳者一一正之謂二叔流言與武庚
之叛不是兩時夫成王雖少賢主也二叔突欲稱兵云將不
利孺子其信之乎漢昭帝年十四而識上官桀毀霍光之詐
況于成王書內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中蓋輦轂之下奸
人密布互相傳播以達于王而不知主名者誰也若流言時
便起晉陽之甲則當云宣言聲言非流言矣其謬一也且公
何忍逆料流言之必由管叔乎即或知之便誅叔以滅口是
益成王之疑也夫居東二年鴟鴞作而王疑猶未釋然斯時
尚挾公以兵乎而後備乃曰天下未安公當以兵安之然者
聽其疑我何益我之事則後世之拜表輒行矣是誣周公不
得為純臣其謬二也周公既去以重任付之二公二公亦周
公也甘棠之內庭揚治外攘此小朏猶如也而況齊魯盧亂
陳魏諸賢俟晉與害適而後備忽武庚其驅入鎬作矣我伏
其謬三也書曰王逆公歸歲則大熟則公還朝當在九月東
山詩曰倉庚于飛熠熠其羽公之東歸當在二月如以還朝
東征為一年事是奏凱而還頓兵於外咫尺不見天子自二
月至九月必天子郊迎而後入後世李懷光之所不為也且
勞歸士之詩如此風致而告天子之詩反如此曉曉公獨何
心耶東山既平而猶曰風雨漂搖耶說者猶以鴟鴞之呼武
庚者為呼殷頑其謬四也或又曰大臣去位王何以不留而
居東者果誰東也謂在東都則洛邑未營謂在東魯則公未
之魯嗟乎為此說者得毋以公之居東若後世大臣削奪杜
門掃跡者哉成王疑公未嘗詔公也意是時公必請命于王
托為鎮撫東土而行公豈欲顯成王之過哉范寧之對契丹
使者曰此門鑰非準不可況聖如周公乎趙鼎書云管蔡
不如周公誠之成王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遐理或然也詩曰
袞衣繡裳又曰赤舄几几非待罪之服其明徵矣然則如其
何以為東都也洛邑未營東土則在殷頑鄭曰避居東都從

後之辭再居東二年不特罪人斯得并所謂淮水東屠亦殛
周覽無遺復此作邑安知不預計于此時而謂王不留公公
不居東土其謬五也很跋云公孫碩膚辭者避也即我之弗
辟之辟也春秋書公孫于邾夫人姜氏孫于齊皆此義如叔
謗公公曰我不殺叔無以告我先王其辭尚有成王敢公避
而群疑釋奸謀著致王此而中外皆知叔為罪人也且夫周
公非不可殘者乎攝政之時叔如貽書讒公謂權位太重得
毋不利孺子則公將與兵誅之乎抑受覆關論之乎即居東
二年已得其狀亦必使人曉之而堅不可動是公未嘗不欲
生之而叔已絕其生之路風雷啟成王悟公還朝叔亦不自
安迹狀武庚為叛故書金縢之後大誥次之詩七月之後鴟
鴞次之東山破斧又次之乃學者禮敍經而信孔傳其謬六
也或又以東土為東郊則東人習見父兵何以喜得見之聖
人過化存神在洛二年深入民心形為歌詠書言王出郊而
不云公反國馳驛召公王出郊以俟之耳出郊天雨反風不
待公之至也以為公先在郊其謬七也今以周公居東東征
前後考之成王元年至二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東征書
傳所謂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是也六年春
營洛是年冬十二月洛邑成七年留洛為編次其明然則屈
言當在元年罪人所得當在二年鴟鴞之作當在三年是年
秋公還朝管蔡叛即以是年冬東征也制作禮樂當在七年
蓋成王年十三踐祚至此年已二十四矣而說者乃疑公攝
政七年無日不在東營洛遠積制禮作樂日亦不足其謬八
也至于鄭氏謂罪人斯得乃成王誅周公官屬王肅已正其
誤史記編年多謬云出奔楚以公避東而誤也竹書紀年武
庚之叛公之避東皆在元年而反國東征俱在二年通鑑前
編謂二年居東三年反國誅管蔡皆于詩辭不合孔疏謂流
言在成王免喪之後鄭氏敍謂周公居東成王誅管蔡皆據
為之說也詩說謂周公避居于岐不知岐在鎬西非鎬之東
也一說以我之弗辟為言我弗代成王為君無以見我先
王不如周公未嘗代為君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
是詩也

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家室之望女也四章
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此詩周公所自作言其完者歸士完全也言其思者征夫思其
室家也室家望女則室家之望征夫也男女及時各遂其願也
而死字尤為一篇之綱戰危事也東山之役雖有死傷雖奏凱
而西旋而父之哭其子婦之哭其夫者多矣周公之心天地父

毋之心也豈舍哀死憫傷寡婦孤兒之隱而專論其室家之情
好哉誠以仁義之師又好謀而成故在彼無審戰之慘在我無
與父之凶全師而出亦全師而還及其既歸勞士也但言其室
家懸望之苦男女及時之樂而他無關焉則斯時父慶其子兄
慶其弟里閭族黨之相歡樂無不包舉其中蓋惟我能勝人然
後可以不妥敍亦惟不忍殺人然後不為人殺也智之盡仁之
至也嗟乎如東山之技者有之矣能如周公之完師而還有幾
人哉
望溪方氏曰篇中屢言室家男女之情而不及父母與小雅勞
使還役之詩異何也古者征役逾時則違至三年之久則父母
或有存亡之感上之人不忍形容謌詠者矣自古無別父母之
詩蓋人子之所不忍言也即此見聖人之曲盡人情而止乎義
禮之極矣
正言父母以及家室杕杜之所以為雅也言家室而已包括父
母東山之所以為風也其義一也
首四章宜作周公自言若述軍士之詞使于三四章有礙言我
來遇雨則軍士之苦自見　一章首四句言方啟行也故下云
我東曰歸二章言在途益久歸心益急故下云伊可懷也三章
言家已通而將至也故下云我征聿至每章重述一遍一步近
一步至末章則東山零雨皆是追憶之境

※先晴好景物鮮妍周公著熠燿二字便見日暖倉庚飛翔與皇駁之
馬九十之儀相映昏禮依毛公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自九月至
二月皆昏姻之期東歸之時適當春仲猶未過時一時嫁娶俱
行新舊對說言無人不遂其願也
東山四章章十六句
破斧美周公也　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後序謂周大夫惡四國其說誠謬朱子謂作于軍士是也然其
與東山相連謂答前篇之意恐亦無據況四國是皇云其功在
正天下哀我人斯云其心在恤在天下之心人立論甚大亦不
是從軍之士作感恩之頌也蓋此東征之將弁有明禮義通文
翰深知周公之心或周之大夫美周公而託為軍士之辭也首
序蓋之也書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云
告爾四國多方則四國俱指管蔡商奄此傳之所本也
首二句作喝起之勢下四句是釋其所以如此也蓋祿父誅管
蔡戮殷于破斧缺斨不如周公者以為近于寡恩矣而抑知公之
東征誅一二人之不正者使天下之人皆歸於正以共享承平
之福其所以哀天下者甚大破斧缺斨豈得已哉說一哀字見
其斧斨所及乃其惻怛慈愛之意滿寓字內也實從上文皇字
看出
兵凶事也曰嘉曰休猶之利曰祥殺曰義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詩雖不言弓矢干戈予戰而專言斧斨錡銶者蓋東征之師不尚殺戮若徐道樵蘇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久而破缺也白雲許氏主其說愚謂武王之伐殷也民苦紂虐久矣王師之來如苗待雨若東山之役紂惡既消故君生感綠又有必死之志頑民有從義之心加以管蔡霍奄徐淮夷諸國方且以文考忠臣周家臣節爲辭武王之取殷歸罪周公太公成之者而周公親總六師欲以片詞解散其黨吾知難也觀于既平之後猶營洛邑以處頑民則此日之時勢可知矣故謂東征而來有誅殺者非也然公仁人也全藉兵力則孫武白起優爲之何必周公公于此時以元老哲師手提京旅又合友邦友君尹氏御事兵力既強戰則必勝可以旦夕戚之而必遲之三年即多士所謂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予惟不爾殺之心也始之以文告繼之以招撫而禮義之所不能感者然後以兵兵之而猶不忍妄動多殺也如他書所載密有欽微言于周公公曰唯唯明日與師而誅管蔡蓋相機而動其間隱一鼓擒之極其神速于是祿父殺而殷民之望絕矣管叔誅而爲奄之羹散矣若奄若徐戎淮夷不過轉撤而定絕不費手意所謂神武者非耶或曰詩云破斧缺斨其殊戮慘與安在爲周公之師或曰甚其詞耳豈美周公而可以此甚之

武城崇祚亦謂周人自殺今則明謂周人殺之矣爲可解愚何疑諸家說此詩未盡美周公之意因謂此詩乃東征之後四國之中有知周公之心者作此以美之也四國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家兵力之強我雖有斧斨無所用之猶所謂矢盡弦絕乃焉一時敗北耳然周公之東征也乃所以正我四國之人心而哀之所以變化我四國爲忠之心而使之嘉美所以歛固我四國無散之心而使之休美也豈有意殺之哉是周公不忍殺人之心四國中知禮義者亦深服之也如此說似篇中字字安穩以俟通經者采擇焉

伐柯美周公也　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一篇之中美刺並舉殊非詩例且此篇曰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下篇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聲口如一又曰無以我公歸兮則詩人明言下注御矣爲非集傳何以知東人愛公之深責公之王及公之所以化東人者哉集引而不發本無刺意或于後序者篤玩之語也箋謂詩作于風雷之後猶疑周公故刺之不知風雷之後即啟金縢王即悟公即歸矣程子謂作于既得罪人之後則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詩故周公將歸贈詩二公皆未安詩學周公居東以禮化民婚姻其一節耳歲周公未至東土警賓無行媒耶皆說之不可從者也

一章學者以集傳雖爲二字疑未當也匪斧不克有斧即克之

矣安見其難耶下篇我覯之子指周公此獨指女子耶昏禮同
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有醯醬二豆
有菹醢二豆無用籩之文何以云籩豆有踐耶愚謂一章深喜
周公之得見也雖斧無以伐柯匪媒無以取妻以比匪無當之
變則無以見周公也或疑近乎卑褻禦稱不知東人喜見周公
之至而無以形容之一巵況言之人直為我作見周公之合者
無異斧之于柯媒之于娶也
二章當為興不必蒙上來上章喜其至此章樂其教也伐柯伐
柯即此舊有之柯一視儗之而其柯已成可見其則不遠也我
覯周公而公之教我者即此舊有之禮制一整頓焉而籩豆已
秩然有踐矣豈必遠人以為教哉蓋分陝之時教化大行公至
東土再為整飭而禮教煥然一新其實舊有之規模而稍為示
之耳非有所加也故大學引之以為道不遠人之喻身言道至
循所謂籩豆之事籩豆之事云爾舉一以該其全也聖人過化
存神之妙不待後此制禮作樂而禮教東矣他日遷頑民此得
毋欲其薰炙此邦之風俗乎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　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成王既悟出郊躬迎而猶刺朝廷之不知豈非夢說三復集傳
字字當以金鑄

一章九罭不過尋常之魚網耳乃得鱒魴之美魚我東土不過
尋常下里耳乃覯此袞衣繡裳之子蓋于將歸之日追敘初至
之時不勝其驚異也或云久居東土東人賞慣又云袞衣不在
端揆隱以刺皆非詩旨袞衣繡裳上公之服知公以避東乃
為天子鎮撫東土託故而行非去留也
二章鴻雁北鳥有時而南謂之鴻鴈來賓南方多州渚者鴻
之來賓時也以喻周公來于東土
三章北就高平而方下渚遵陸北歸也以鴻之北歸興公之西
歸上章言遵渚是喻其來似乎無歸所矣故下云公歸無所
乎特于女信處而已此章言遵陸是說其去為去當再來東人
深微其不復也故下云公歸將不復也特于女信宿耳詩人指
他人有時曰我如我馬維駒是也指自己有時曰女如於女信
處是也
四章是以有袞衣句承上信處信宿來此是作詩主意
九罭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　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
美其不失其聖也
此詩蓋作于周公既歸之後東人追敘而美之也
集傳從程子之說可謂擇之精矣而復譏其狼貪之說太深及
器求又用范氏神龍有欲聖人無欲夫欲即貪也其有取于狼

貪之說明矣竊謂此章為狼貪故前後皆失其宜聖人無欲故
進退皆安其度其前也避位居東無所恤也其後也王悟而進
無所喜也始終赤舄几几而已成王幼周公攝相上為宗社下
為生靈所謂美之大者也流言者即以是為詞故不得已避此
大美而居自非聖人必有憤懣不平之意形于動靜及其開王
悔悟迎已可以成此大美矣未免喜極而改其常度而貪聖人
處之從容安舒者其故何也有貪欲則據之而生其怨望遷之
而喜不自持無欲則渾然天理正大光明故惟有吮吮者愛切
王室之心赤舄几几者樂天知命之素並行不悖者也
嚴氏粲曰狼猛健之獸雖善用兵者禦之亦不能免乎跲不至
跋疐其老者頷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疐之理所謂跋胡疐
尾謂其落機阱之時進退未脫不得耳
以事言謂之碩膚以名言謂之德音二叔不欲公之得成其大
美而流言以玷其美名美名者謂功在社稷德在民生名之甚美
者也今曰不利孺子則此名為有玷缺乃公以一避消釋羣疑
而罪人斯得及風雷之變王悟公歸今聞今望何嘗有一毫闕
滅正無待亟亟于自表白也箋傳德音猶令聞也指美名言是
也蓋德之實君子能踐之名當時之名則見許于君子者未嘗
不疑于一二人如成王不以為忠雖無損于實而已受疵于名
矣周公始則見疑終則偕悟于是合上下朝野天下後世無豈
人不知其實并無一人不仰其名詩曰德音不瑕可謂形容曲
盡矣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風七篇周公居東前後之作也七月一篇將徂東土敘陳
王業列之于首宜也序曰實作豳風次序圖七月之後即次
以伐柯狼跋鴟鴞九罭而以東山破斧殿其末愚以為非夫
子序詩之意也七月鴟鴞東山皆周公所自著者序于前所
流言居東復國東征之類未明矣破斧以下四詩皆人之美
周公者也以破斧繼東山從其類也伐柯九罭狼跋皆東人
所作者而以狼跋殿夫子非無意也攝政似過專用似不
智居東似畏禍鴟鴞似怨東征似憤并管叔誅之似忍皆所
謂瑕也夫子特揭德音不瑕一語以收束豳風之全以見周
公所以如此者皆出于天理人情之至而無一毫私意行乎
其間其在當日已如日月之照明萬古而下豈為奸邪之口
實故狼跋詩人不必詳周公之全局而夫子編詩之意已盡
元聖之生平也

詩經讀序私記卷十四

白巖姜炳璋學
同學諸子較

小雅

侯國為風王朝為雅宗廟祭祀為頌此服虔鄭康成應劭王肅劉炫本大序立言不刊之論也朱子曰風者里巷之歌謠雅則燕饗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祭祀歌舞之樂亦未嘗為異說也惟侯國為風故緇衣作於周人而義止侯國非如烝民諸詩美侯國意主乎美宣王也惟王朝為雅故黃鳥我行其野采自民間而大臣入告即繫乎雅也惟其宗廟祭祀為頌故臣工進於廟噫嘻以祈穀可為頌不可為雅也說者乃謂侯國未嘗無雅王朝未嘗無風亦弗思耳矣彼取抑詩實之初從為侯國有雅之證不知二詩入告天子已為雅體如後世奏對之文是也若風則太史采之侯國以驗民風以考政治而畿內之風其政教天子自主之無待於太史之采也間或大臣關政事之失以草野之歌謠近於雅音者數陳於天子則謂之雅矣王朝侯國不亦截然不可踰哉或曰周禮六詩一曰風天子大射歌騶虞諸侯賓入歌肆夏而君相見歌文王而鹿鳴以下上下通用安見王朝無風而侯國無雅曰編詩與樂章不同如以樂章為據鹿鳴歌於鄉飲豈即為鄉大夫之詩采蘩歌於士豈即為士之詩乎而雅之分大小者何也以古序為主而參以朱子之說得之序云政有大小有大雅焉有小雅焉正義申之曰大雅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踧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朱子亦曰大雅氣象宏闊小雅各指一事此辭氣由於政治之說也然朱子及程大昌嚴植又以音節不同為言愚以為政之大者辭氣闊大則音節寬宏政之小者辭氣稍狹則音節亦如之但取文王以下與鹿鳴諸詩視之則氣象可知也若江漢征伐何以大於采芑卷阿求賢何以大於鹿鳴政之大小同則專以音節分之也或曰政治既埒何以音節獨異如後世樂府共此一事而曲有大小調有正轉不能比而同之太史編詩辨其類於毫釐之間以協乎清濁高下之節嚴粲所謂純乎雅者謂之大雅近乎風者謂之小雅是也蓋廣大而正者大雅也而政治狹小音節輕揚者則置於小雅以大雅之體純而不雜也小雅近乎風如菀柳都人士十有一篇於風尤近已駸駸乎開王風之衛而不入於風以王朝為雅也文王之什近乎頌而冠於大雅者以未嘗用之宗廟

也或曰七月亦陳王業也何以為風曰所以優成王也否則成王有變雅矣曰王風何以不列於雅曰录其宗社自同列國又其詩皆風體太史編詩而曰風紀其實也尊之曰王存其名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傷之也或云雅之分正變漢代師儒之俗說也而吾以為雅之有正變猶其有大小蓋毛公承受之於孔門者也從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推十六篇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皆正大雅六月以下為變小雅民勞以下為變大雅其論不刊益正變以時世君德之大段言不繫一政一令之得失也文武成王之詩為正雅幽厲之詩為變雅其顯而易見者也惟宣王為中興之主小雅有采芑車攻吉日大雅有崧高常武似可以登於正雅矣然功業可觀而主德未終秕政雜出祈父黃鳥白駒之刺盛世曾有是乎史冊所載如不籍千畝料民太原敗績姜戎伐魯立少殺杜伯而非其罪其過多矣宣王之列於變雅猶大子晉以厲宣幽平並稱也故存采芑車攻諸詩所以著其初政之美而終不得與文武成王並列為正雅者所以著其失也李林碩氏有曰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一傳而周遂亡安溪李

氏曰先王之世役不踰期而離別之思怨曠之苦不嫌於自言不過以公義而奪其私恩至宣王諸詩而此意微矣蓋積於中者薄則形於外者侈誇功振武之意多則惻怛軫恤之情少聞樂知德雅為樂章自有不可掩之實非善頌之吉甫所能末合於先王之正雅也如以頌美之詞當躋正雅則衛有淇奧定之方中干旄鄭有緇衣亦將與二南並列於正風乎或曰成王賢主也何以雅為正雅而風為變風乎文中子言之矣主疑於上四國流言於下周公無故去國安得不以為變風別為變風者所以明著其一時之失而雅歸於正者所以予其全體之善也詩之例嚴矣蓋雅詩者體裁之正也而時世君德又正故鹿鳴以下言君臣兄弟朋友之情而大雅之述文武者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謂之正雅若君德時會既屬於變而因事進言美刺雜見仍不失其至正之體忠愛之心有先王之遺風焉故謂之變雅此益聖人手定之故曰雅之有正變猶其有大小也嗟乎師心非古何所不至幸季札觀樂有大雅小雅之文子貢論樂亦然否則大小二字亦將疑漢人所增矣坊記引國風否則國風二字亦疑為漢人所創矣朱子但攻序說而正變之例則采於集傳竊不解後儒何惡於漢

懦而勤輙誠之也

鹿鳴之什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
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鄭詩譜鹿鳴三篇謂文王時作是也按左傳穆叔於肆夏
曰天子所以享元侯於此三篇曰君所以嘉寡君也勞使
臣也教使臣也名分截然可知肆夏爲武王詩而此爲文
王詩文王詩爲兩君相見之樂亦以文王爲侯國諸侯當
沿而上下皆得通之也毛公於鹿鳴三篇采薇三篇但於
四牡出車下註明文王　蓋樂中以見前後飲食賓客之禮
有食有饗有燕食主於餕而已雖排狃其陳幣帛成備然
其禮終簡饗則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禮主乎恭惟燕主乎
飲酒恩意懇款盡醉飽之歡古序專以燕言之其以是歟
一章我有嘉賓一語三遞將嘉賓鄭重之至此中誠懇已
在幣帛未將之先既鼓瑟又吹笙又承筐裏面愛敬無已
不覺外面禮文曲至以冀得當嘉賓之心而人果好我乎
示我以周行乎蓋未敢必也此只重君臣燕樂誠意相孚
原不重在乞言惟到得懽惠通疑忌釋言無不盡纔見君
臣絶少睽隔處當作想望不足之詞以引起下二章意來
傳引表記一段尚須善會　周行訓大道即至理所在也
二章上我有嘉賓内已有德音孔昭三句意然會而未露
此方明言之德音美譽也示民不恌宜民也君子是則是
傚宜人也皆德音所由著也就平日言而此際之令儀令
色不待言矣詩人將嘉賓極力推重然後轉我有旨酒以
燕樂之或者式燕以遨遊乎然猶恐無以當其心而殷殷
勸侑之無已也遨遊也燕飲非遨遊之地蓋借用字手足
無所拘攣而自見從容正不待矜持而自比禮樂如敖遊之
得者然
三章我有嘉賓跟二章德音三句來言我有如此之嘉賓
而琴瑟並作惟然交忻至於和樂且湛夫而後我有旨酒
足以燕樂嘉賓之心矣和樂者心之和樂也湛者心之湛
也至此真一氣融徹君臣無間自覺言無不盡不必有疑
忌之情挺敖自在不必有矜持之迹將上二章所冀得當
於嘉賓者一一收納在裏而太和昏洽此所以閑八百年
之就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孔叢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可以知此詩所由
作而此三篇有通之諸侯饗使臣者左傳工歌鹿鳴之
三是也其義穆叔已言之有用之諸侯燕禮者燕禮通

於卿大夫士惟燕禮者不別立主而三詩皆得歌之也
有用之於鄉飲酒禮者按註疏鄉飲酒禮有四一則鄉
大夫賓賢能二則黨正正齒位三則州長習射於州序
四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皆歌此三篇而安成劉氏止
謂用於卿大夫貢士之禮者非也有用之大射禮者大
射儀歌鹿鳴三終言三終則兼三詩矣而鄭氏不歌四
牡皇皇者華者非也有用之於大學之始教者學記宵
雅肄三朱子謂入大學之始教以知君臣之義也若史
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文選注引蔡邕琴操鹿鳴周大
臣之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則以
刺詩冠二雅之首猶之關雎作刺之謬也至詩說逸鹿
鳴而首鶺鴒則夫人知其僞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箋曰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
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役人之子而使父母不得養句踐無忌之所為而謂文王
為之乎夫乃知此使臣必有兄弟而父母不失其養者也
其曰不遑將父將之云者定省問視之事雖啜菽水之歡
不得親承奉視為憾耳不然觀風陟岵猶兄家居而弟行
役文王仁政豈不軫恤於此或又謂此實使臣在途自詠
周公採入樂歌則陟岵鴇羽祈父北山皆可以勞使臣矣
故此詩文王所作代使臣言之也非使臣之自言也至周
公制作遂樂此為勞使臣之樂歌
一章叙其因公義不得盡私情而其情可憫也為人上者
極意摹寫使忠臣孝子宛然如訴傷悲二字統冒後三章
念父母然含而未露集傳以内顧二字代孔疏思念父母
字可謂心細於髮
二章李氏本云此申言在途不得休息而無暇念父母也
非也蓋申言在途不得休息而無暇養父母也詩有以馬
病而形人之勞者卷耳是也有以馬強盛而形人之勞者
此篇是也蓋馬衆多則行役不一人馬強盛則疾行不能
止正與靡盬映合
此詩作之自上說到不遑將父將母愈見仁心悱惻若鴇
羽作之自下說到父母何嘗已覺悲怨入骨仁暴興亡正
於此分鵻為孝鳥觸景闡情代為至此不特善體人情抑
亦曲傳景物
通體用字絕不帶寒儉氣如騑騑嘽嘽翩翩駸駸想見蹴
生氣象
　徐氏光啟曰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皆君上之言也乃託
為其人之言甚而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

臣下之隱衷伏處畢達於黼扆之前憫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臣一體至於如此即此想見詩中託詞寓意有入神之妙雅之體視風為嚴王者勞下尚託為其人之言况國風諸詩獨以本文為正乎有如四牡杕杜無禮經及左國可據其不足以為久役而怨其上者幾希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呂成公曰作此詩以遣使臣在文王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也

風雅頌四始莫不提文王為標準以垂法萬世所謂儀型文王萬邦作孚也　後序遠而有光華乃取皇皇之興意非光華之華即草木之華也傳自明言遠對於彼原隰言有光華對皇皇者華蓋華之鮮明正與使者車馬旌節兩相輝映而使臣恪恭君命其輿與衛分外光彩

通篇以駪駪征夫每懷靡及為主下四章前三句駪駪征夫也諏之不已而謀謀之不已而度度之不已而詢每懷靡及也著每字便含諏謀度詢著懷字便見諏謀度詢皆有一番虛心誠意貫注其間非泛然廣咨而博采也

此非勉其當如此咨訪也蓋於遣使之時若預知其能如此而勸戒之意自在言外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春秋內外傳與毛公詩傳彼此互異左傳訪問於善為咨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按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漢武帝時人左傳行於劉歆其立學宮在成帝之世故鄭樵曰毛公之世左傳未行毛未嘗見左傳也此篇與內外傳合而火變之不無可疑然考三書述穆叔之言俱云臣聞之可見古有是解而述於國語又述於左傳又述於詩傳故彼此互異耳或又云史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史公已見國語但左傳未行故史與左傳者不可枚舉然則毛公所據者國語耳故不云五善而云六德也其所云訪問於善為咨與左暗合非用左也

或據周禮小行人之職謂是詩作於成王之世非也儀禮工入升歌三終以為樂章可知詩在周禮之前矣

常棣燕兄弟也　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此文武燕兄弟之詩也續序以為閔管蔡朱子偶用之然於總傳仍不知取蓋此詩之旨與後序所云正相刺謬也周公之誅二叔天理之公也而二章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一似公深悔坐視叔之死而不救者然三章每有良朋况

也永歎叔之死公亦惟有永歎耳豈有助於叔乎叔以殷畔
禦侮之義謂何四章及此求聞叔乎二叔所爲恐誠不如齊
陳友邦也五章不如友生何以識焉六章曰既具七章曰且
湛夫骨肉相殘辟者囚者因降者[illegible]公愿傷之曰既具而
湛其誰歎乎疏謂周公忍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是公內
懷慚德未白於天下又恐人尤而效之其奏不正而責之影
乎聖人作事可法可傳後世有如二叔者誅之可也公行於
兄弟石碏行於父子皆不失爲純臣尚何疏兄弟之處乎
哉據左國以證後序國語王將以翟伐鄭富辰諫引周文
公之詩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是止言公之作是詩也左
傳富辰謂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屏藩周召
穆公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是但言周公弔二叔而
封親戚何嘗云公閔二叔而作常棣乎且鶺鴒在原與四
年花歌子引之妻子好合中庸引之又未嘗一及管蔡也
公之傷叔已見鴟鴞之詩此只燕兄弟耳而歐譜謂作於
成王之世則大不然也燕兄弟而及死喪者安樂之兄弟
易於猜嫌患難之兄弟乃見真性天子諸侯皆安樂之兄
弟故想到患難以激動其天性之真耳
章凡今之人所該甚廣下文朋友妻帑室家俱包在內
七章總發明此句之意即第五章作一轉捩莫如不如

兩相反
爾雅唐棣栘常棣棣明是二木崔豹古今注栘楊江東呼
爲夫栘圓葉弱蒂微風則大搖故名高飛亦名大搖何晏
論語注唐棣栘其華反而後合是唐棣未聞其實可食也
常棣即所謂郁李也郭璞謂如櫻桃本草謂雀李車下李
又名奧李即郁風之薁也自韓詩序誤以夫栘爲棣常陸
璣誤以郁李爲唐棣而孔氏疏詩邢昺疏論語爾雅皆仍
陸說朱子於何彼襛矣注嘗改正之而論語注復踵其說
遂致二物相混豈知唐棣華反而後合常棣則萼跗相承
一喻夫婦之別一喻兄弟之和詩人取興非苟焉已也
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
然興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焦氏筆乘
不本作柎草木房爲柎一云華下鄂萼通作不即今言華
蒂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義可見矣愚按朱子從傳及
王肅讀不爲如字義自可通然下言韡韡上云鄂鄂然似
不如箋作柎爲安春秋傳華不注山伏琛作華柎注庾信
作後魏賀拔夫人墓誌直曰華跗雄幽可知不柎跗實通用
也
二章以死喪時之兄弟言之詩記載程子曰人當死生患
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裒聚於原野之時

則求所親以相依此先一層說益我望兄弟之求也又載王氏云不得保其所居而裒聚於原隰之中當是時人各親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益非兄弟不能求我也此為正意兼此二說自妥似不必言求尸以弄怨於既安且寧有礙朱子偶言續序周公誅管蔡而作故以裒為積尸其兄弟患難相求常人之情自然如此不獨周公也裒作原野如衛為狄滅戴公丈公廬於漕邑之類

二章以急難時之兄弟言之脊令之首動尾摇一體相應猶兄弟之於急難左右手之相助也　死喪是禍患已成無屢相助兄弟惟來迎之相依而已急難是禍患將至必併力相助存亡一體兩章深淺不同四章以閱墻時之兄弟言之忞補傳訓衆與無戎意更合戎或訓兵或訓汝俱費解傳云禦也集傳助也四明豐氏曰助攻也得之矣既到閱墻已是人欲分途而同心禦侮天理爛然是友好之良朋猶不如小怨之兄弟於此自驗良心激動尤為親切

補正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況也永嘆非不同憂也而御不可踰也同室之親捍禦外侮雖敵者以為宜朋友則情勢有隔矣聖人之言皆於天理之極非以朋友為不足重也

五章言患難時則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安樂時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兄弟所以相猶也豈知安樂時雖室家妻子猶不如兄弟之樂乎此章作一轉換正引起下三章之意所以必窮究到死喪急難閱墻之事者正為此耳詩人以明白註明而讀者猶謂為管蔡而發惜兄兩既字不知次章至四章俱懸空設想此兩既字蒙上文之詞亦非實境也　六章言安樂時之兄弟也孺是從平日至愛中流出非有所強也既集傳上二句為室家聚會之樂下二句方言兄弟則於莫如兄弟之旨更親切　補正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惟兄弟相聚則怡然相樂如孺子然至性發見之自然也

七章安溪李氏曰妻室各緣異姓之合不能與我齊心兼各子其子則視兄弟愈隔故必使妻子與我好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則兄弟翕聚而不散其和樂且將耽嗜以終身矣

八章言室家之少長咸在而兄弟不具則必有戚然不安者兄弟而樂且孺則有以宜其室家矣妻聚處而兄弟不樂則必有慘然不怡者兄弟而樂且湛則有以樂爾妻帑矣益由兄弟及之而無不各協其情也常人兄弟相殘或禍延家室或愛及妻帑而薄於兄弟者其厚也人欲之私也厚於兄弟而及其室家妻帑者其厚也天理之公也究

闔雖承上二句然已總結通篇此詩言兄弟而推於死喪
急難鬩墻安樂情之變理之常當戒當法無不纖悉畢具
凡天下之為兄弟并人生所以處兄弟之道者皆不外此
懸空設想欲人之反覆究圖而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董氏曰韓詩敘夫栘兹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
氏合愚謂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則鹿鳴以
下非作於成王之世安得謂毛公有常棣閔管蔡之意
乎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此當從箋為文王燕朋友故舊而作於何驗之諸侯六簋
言八簋就諸侯之禮而加盛天子則十二簋不應反縮篇中
所陳多與禮經不符知非武王有天下周公制禮作樂時
所作也且通體規模氣象絕不類天子得兼天子者以武
王亦用之也集傳泛言友道以上下通用也若純甫王氏
作庶人詩謂國君無召客不敢來不知文王自有不可召
之臣又謂國君何至自鼓自舞自稱曰民而討其無酒也
按諸侯自有鼓人舞人鼓我舞我我命之也豈如漢高擊
筑身自起舞大雅民之初生疏初生民周棄實戢言之有
酒無酒設言之耳詩為正雅安得有民間歌詠乎
一章引起下二章燕飲朋友之意此以伐木鳥鳴與人之
求友也補正取友必求勝己者自鄉國而天下每進益上
出谷遷喬之義也按此則求字內有擇之慎取之廣意朋
友之道在於德義相規學業相成燕朋則傷於比匪隙末
則苦其凶終皆未得為和平也末二句緊現成言之上面
包括無限求友道理和者乖戾猜不特心性相同亦道相
濟也平者形迹皆化不特自忘其勢并亦使人忘己之勢
也終者始終不渝也神聽非盟誓之詞言和平之極足以
感格神明也　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置也古人引用多從
傳鶯嚶之訓然亦有作鳥聲應者張平子歸田賦交頸頡
頏關關嚶嚶王逸九思鶬鶊兮喈喈山鵲兮嚶嚶箋云兩
鳥聲是也
詩所云伐木者將斲削以成材朋友之交將切劘以成德
故三言伐木　二章許許集傳云衆人共力之聲與求友
之當廣也已含起諸父諸舅寧適不來微我弗顧乃自省
語箋云無使言我弗顧加一言字非詩旨矣於粲洒埽正
為陳饋而設二句正對釃酒一句疏云八簋黍稷之器公
食大夫禮上大夫皆六簋集傳八簋器之盛也諸侯燕其
群臣及賓客之禮牲用狗不用羊豕此云肥羜周初之時

與周禮不符何氏楷燕饗食旅禮本孔疏然饗禮體薦不食爵盈不飲今但言肥羜下肥牡亦羜之壯者不用大牢也曰八簋曰飲湑則飲且食矣故箋但云燕食燕未嘗言燕饗禮也

三章伐木既下于阪則地益廣而人益眾　傳云湑莤之也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集傳云亦釃也酤傳云一宿酒蓋言方釀也箋云買也范氏補傳人君無買酒之禮其周之盛時群飲有禁周官萍氏幾謹酒亦察其犯禁無節者耳至孔子時乃有沽酒市脯鄭氏漢人處以酤買釋經其釋幾酒亦謂察酤買過多者未嘗考其時之先後也　命有司曰有酒當湑之無酒當釀之不可以有無為辭而況乎其已湑也連用五我字情意肫肫正與上章兩微我相應

朋友以義合者也諸父兄弟以恩合者也諸舅義與恩之間也上章燕兄弟重在恩蓋至親莫如兄弟故言兄弟以該得諸父故不言諸父也此章燕朋友重在義故先諸父而後諸舅由親以及疎也先諸舅而後兄弟由尊以及卑也于兄弟叙家人之禮敦一本之誼但曰和樂且孺和樂且湛而已若朋友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雖禮極其盛情極其洽而欲如兄弟之依依若孺慕則不可得故友道之之嚴諸父諸舅兄弟皆在所友之內而友道之嚴雖諸父諸舅兄弟皆在輔仁之中友也者友其德也故燕兄弟德位不之拘其情意在禮文之外常棣所以不言盛禮也燕朋友雖諸父諸舅兄弟聯以情者未嘗不綰以義其情意在禮文之中伐木之所以備言盛禮也此燕兄弟朋友之別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安溪李氏曰大倫有五夫婦其本也父子兄弟天屬之恩也君臣朋友人合之義也父子則與君臣之義相較不以私恩廢而公義不以公義悖私恩是鹿鳴四牡皇華之義也兄弟則與朋友之義相較懼其忘本然之恩而以義相責也懼其廢當然之義而以恩相狎也是常棣伐木之義也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雅開篇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正焉夫然後可以反始追遠而推於祖宗可以窮本原始而達於天地大雅與頌由斯而興而五詩之繼天保也已為之兆矣

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鳴鳥之刺蓋泥傳以嚶嚶為驚懼及章末云民之失德也詩攷韓詩云勞者歌其事也又即依於民間之藍本也

天保下報上也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

上篇

疏詩者志也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討論何相擬之有但聖人不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其義非此故答上篇也

孔疏當矣而集傳主鑿說蓋就周公用是詩言之非此詩所由作也鄭譜并此詩為文王詩考周家追王在既有天下之後今四章有于公先王之文故朱子謂武王後詩矣竊以為是詩當在武王之世大臣頌祝其君之辭周公制作既以鹿鳴以下五詩為人君燕臣下之樂歌而臣之答君取是詩焉故作詩有先後而定為樂歌則周公時也若以為成王時詩則序不得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矣

一章學者以集傳專以福言必不敢說得一留不知朱子言天之安定而德已在也下章云盡善猶所謂單厚多益也意可見矣言天之保定爾者使爾德日積而盡厚則何福之不更新也使爾德日增而多益是以貨福衆多也若云福既盡厚又云何福不除似無此文義

前三章言受福於大首二章曰單厚多益戬穀是德福相因而三章極擬獲福之盛後三章言受福於祖曰孝享曰徧德亦是德福相因而末章極擬獲福之久大臣告君不是泛作頌章

二章惟有盡善之德故動履無所不宜而能受百禄惟能受禄於今日故天又受福於將來一氣說下韓氏說最分明

三章說德福處上二章已盡此只蹴起三如字借山阜岡陵等以形容之莫不興與莫不增相呼應興起也增之始也如山已高而如岡是山脊則進而又高如阜已大而如陵是大阜則進而又大而其高大且未有艾也如川之盛長而不已爲一步進一步所謂莫不增也然福之已增由德之日懋已在言外

四章補正云五禮惟祭祀為吉蓋國家無事君無患疾春秋時享君臣盡志以從事於宗廟人事之吉莫大於此故詩與大雅既醉之篇皆以為祝嘏之詞而此詩推本於群黎之徧德蓋未有不成名而神降之福者也

按史記周自后稷至公劉四世自公劉至祖類九世當武王有天下立七廟以后稷為始祖廟廟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祧此詩作於武王禴祠烝嘗為四時之祭則所謂先公者后稷而外止有高圉亞圉祖紺也鄭氏推至不窋集傳述之似誤

詩天保為文武治内其言禴祠烝嘗為四時之祭在周公制禮之先未改諸侯之禮周官晚出既因此為詞耳詳見周公艱篇

五章或謂至此方點出德字不知上面單厚多益戩穀罄宜皆爾德可爲民極處不然則而衆之無由矣

天之錫福是廣說而受福於祖從祭祀時實說說者欲於前三章補出郊祀恐變帝饗親時地皆異不必併作一篇也

李林顏氏曰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有起信險詐之族則高學崇降非祥有持張爲患之民則關王固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旬樸女重上下皆有壽德而治磬香感於神明矣

六章四如字直起或謂末句當總承與第三章一例非也

月取上弦日取始出鄧子云華方普蕃爲盛開則爲將衰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同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朱子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之實矣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出車杕杜序傳皆云文王所作而周公定爲樂歌也

按荀子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然未明言叙爲天子文爲諸侯班爲二史句奴傳皆謂文王伐昆夷而史記混出車六月兩篇爲一詩又入周襄王紀漢書以采薇爲刺懿王詩出車爲美宣王詩人物表以南宮中爲南仲蔡邕諫伐鮮卑議亦以南仲吉甫同爲宣王人鄧書燕說何所適從愚謂周世居戎翟之間其西爲昆夷鄭氏曰昆夷西戎也史記作犬戎班史作畎夷即後此伐周殺幽王者也其北爲玁狁顏師古曰熏鬻獫狁皆匈奴別號即前此迫逐太王以遷岐者也文王伐昆夷大雅孟子皆言之俱無伐玁狁之文後人遂疑文王止伐昆夷大雅皆無玁狁事因以此爲宣王詩然以經證之六月篇宣王時之大將爲吉甫非南仲也豈同一事而南仲吉甫並爲大師乎豈作一詩美南仲又一詩美吉甫乎無事理矣朱子初遵序說其後以爲武王以後詩考武王伐殷如西之羌蜀髳微北之盧彭南之庸濮皆至牧野成王通道於九夷八蠻康王以後蠻夷賓服至厲宣而後玁皆不得以此三詩屬之也又考常武南仲太祖大師皇父然氏謂豈有太祖與耳孫同將朱子告余正父南仲是文王時人至宣王時爲太祖爲士大夫祭始祖之證此見於語類

後採入體纂中者又思齊集傳文王之禍如羑里之囚玁狁昆夷也可知傳以南仲為文王之屬不可易矣孟子太王事獯鬻即玁狁也緜之詩見夷駾矣言昆夷駾則玁狁之服可知伐玁狁曰于襄于夷而不言平西戎者程子曰用師專在玁狁而西戎不安自服著手在此收效及彼兩事不煩再舉也然則采薇三詩是言當日之事故重獫狁緜之篇追言德化故止言昆夷義各有當也況玁狁服商文王奉天子命遣將伐之臣道無成周公頌德安得以商王之功為文功也哉此大雅詳言伐密伐崇而不及伐獫狁也

或謂獫狁於文王時不應如此之強夫能迫逐大王於邠安知文王之世不尤熾耶又謂周公不應薄無道之紂以為天子不知小心服事周之至德何足為諱況作於文王時則殷為天子後日定為樂歌凡周家遣戍役勞還率異役皆用之則又以周為天子數國即為獫狁矣惟其所用而指之豈必泥其詞耶

通篇箋既作遣者言朱子改為述戍者之詞情更切至安戍役者之心未嘗無此意若謂因此而作詩則全是驅虞之術蓋先王勞民實出於不得已遣戍之時憐憫惻怛極其摯故戍者欲歷之境一似人君親履其地親嘗其苦方見痛癢至意

三章戍者常期逾十一月而歸歲亦陽止至十月矣則代者至歸期已及而云我行不來蓋敵騎犯邊正在此時須整頓一番必死之心纔能萬全無害則平日兒女之情何從入其寤寐憂心孔疚唐氏汝諤云此句苦與上六句不相照管程子曰雖憂心孔疚乎下句陡然挨轉分外精神

四章五章承上章我行不來而推其心如此四章敵來則攻擊之疾五章敵去則戒備之嚴古來禦戎之策不外此

補正彼路斯何乃君子之車也君子尚勤於王事而不得顧其室家況吾儕乎隱然激以大義玁狁出沒無常故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遇敵則致其果毅也豈不日戒無事亦不忘儆備也

李林頎氏曰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步衆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

六章莫知我哀雖蒙上文歸途說然已總結全篇蓋到得歸途痛定思痛從前憂思可哀即嘗發處亦可哀也莫知我哀四字何啻上許而人君于遣戍時先代之言實是一體相關念念周到

采薇六章章八句

安溪李氏曰先王之世師以義動役不踰期然而離別之思怨曠之憂皆人情所不勉親其事者不嫌於自言亦不過以公義而奪其私恩文王四牡周公東山率由斯志宣王諸詩猶其盛威于中國者而此意微矣

出車勞還音旋率音帥也

自武丁中興後殷遂不振至紂而叛者六州故玁狁昆夷乘釁而起窺伺中國若文王則歷聖相承正當鋤生之日西戎北敵久已帖然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受命南都非豐邑也曰王事多難其棘矣殷都告急非周京也然則皇甫謐云四年正月丙子昆夷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者誤矣文王爲西伯轄西北諸侯戎狄交通難奉朝命遣將勤王乃其職也然則竹書所云帝辛三十六年諸侯朝於周遂伐昆夷者謬矣文王既出羑里賜鈇鉞得專征伐然後平戎狄伐密須史記次第秩然然則書序古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者謬矣顧林氏曰此篇或一章中叙述兼行或詩人自言或述其人之言三百篇別出一格

一章我出我車兩我字皆詩人之詞猶云我兵我國家也言出車於牧斯時大將向軍士而告曰自天子所命我來矣提出天子便見臨軒授鉞奉詔出師何等兢業耶下文王命南仲及天子命我也程子曰命謂我命我也下四句俱詩人之言末二句是申明其故

二章旗旐云設爲將率之言非也乃詩人之言耳彼牧商牧也彼郊商也詩作於文王故曰彼

補正戎役之所憂曰載渴載飢曰靡使歸聘而將帥之所憂則僕夫況瘁而已蓋愛其身家者小人之情也忘身家而獨憂於僕夫之況瘁所以拊循曲至甘苦必同而能得下之死力與

三章王命南仲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箋云殷王指紂也蘇傳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以王爲文王朱子亦謂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然首章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則南仲入覲陳辭王親授鉞不是文王傳天子命以授之也蓋文王知南仲之才舉賢自代紂即以命文王者命南仲故旂旐等物諸侯儀仗南仲並得建之且此詩文王時作以勞將率無自稱王稱天子之理然則此章爲詩人之詞六經矗割謂國人稱亦非也

此篇舊說多未安伊川以朔方既城玁狁自服夫一則曰玁狁孔棘再則曰玁狁孔棘何等聲勢豈金湯屹然按兵不動便能帖然向化則末章所謂執訊獲醜者誰執而誰獲也可

疑一也詩言玁狁於襄傳曰襄除也王个甫引墻茨不可襄為證姚舜欽曰是掃除之義詩明言已克玁狁而先儒必云據險而玁狁自服顯與經戾可疑二也穆進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采薇遣戍事在春初則出車亦當在春初殷都至朔方地非甚遠豈春初出車迨黍稷方華至朔方可疑三也華谷謂昔我往矣自玁狁啟行以伐西戎可謂能闡其說但猖獗莫甚於玁狁南仲措置亦莫重於玁狁其於西戎不甚費手觀詩云玁狁于襄平西戎後又云玁狁于夷自見乃伐西戎自六月至明年春仲經營八閱月而玁狁反不兵自服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可疑四也北敵犯邊最急防秋朱子於采薇傳發其肯苟強敵未摧大將統軍刻期而指吾恐金城雖壯而束虛再發則腹背受敵可疑五也且平玁狁奉詔征戎兵機貴密室家何以知之可疑六也愚者於此不安於心故每章下綴以辨不自知其詞費也

往來禦戎之道雖以守備為先攻戰為後然未有不能戰而足以禦敵者也晉懷愍宋徽欽是其明驗此篇但爲兵車之盛而伐玁狁之戰功只在玁狁于襄一語蓋既城朔方設險據壘然後出兵則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綽有餘地于襄者戰而獲勝俘一月三捷之望有以報九重而執訊獲醜之功亦以酬西伯矣或舉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事為例不知仁愿亦善後之策凡仁愿久鎮於邊敵鋒已摧南仲初至朔方敵氛正熾又不可同年語也

四章述將率之詞也前六句已包括在上章玁狁于襄內此不過借將帥自言其勞以逓下伐西戎耳昔我往矣言往伐玁狁也今我來思玁狁既襄自朔方而來也黍稷方華六月時也雨雪載塗塗路也十二月時也蓋玁狁最強朔方既城退有餘地屯師于此或待其來或邀其谷或乘其懈不出南仲運籌詩所謂往者以朔方既城之後王師出塞往伐之第一次也自六月以至冬盡或為招撫之策經略為艱所謂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蓋正此也功成之後王賦歸來而伐西戎之詔又至不得不移師而西所謂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也至伐西戎全不費手閱一月而畢其事故雨雪載塗而往春日而凱旋也傳誤解載塗為春日既與末章春日相戾箋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塞征伐玁狁其說良允又以載塗為伐西戎之後則非也出車至六月而後伐玁狁者一則養士氣一則築城之事畚挶之勞正須自春至夏也疏止謂休息亦非也五章傳曰君子斥南仲也疏云諸侯未見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南仲心之

憂則下矣問郎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逐往不伐西戎而
平之程子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為一方所倚望南仲
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此南仲之伐西戎也
觀此詩意似當將西戎兵不加而服東萊呂氏曰喓喓草
蟲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
斷句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奮張豈室思望之語乎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而見於谷風小弁其一夫婦也其一
父子也此章承上僃書來正寓平戎之易蓋詩人之詞也
緜之篇曰混夷駾矣言犇突而去正此時也此甚不費經
營自冬盡至春初自足了此故下章春日可以整隊而歸

六章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
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則亦當反命於天子之所執訊獲醜
獻于玁狁之捷也玁狁于夷告成功也然口執曰獲則其
神不殺亦可見矣此亦詩人之詞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蘇子瞻制科策云古之制北敵者未有不通西域者也西
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故伐獫狁則西戎作伐
西戎則獫狁平故仲伐獫狁不過城朔方固封守已耳
初未嘗加之兵也及既伐西戎而執訊獲醜而獫狁之

遂以隨之毛氏寓官記遂據以釋詩此皆未嘗體會詩
旨而意說以自進者也

杕杜勞還役也

此東山詩之藍本也但寫室家之思而前面便有征夫思家
一層即東山前三章意也後面便有征夫既至一層即東山詩
後一章意也　此詩不是寫其憂正是寫其喜寫其憂者詩
詞也寫其喜者詩旨也　蓋役隱風以義雖言靡室靡家
而歸於我行不來勞役專叙其情雖言王事靡盬而歸於征
夫還止若兩詩互易便失當矣可知序說最古
補正國風所載婦人思其君子不過室家之情男女之思
而已此詩則曰憂我父母而不及其私則所見者愈大而
所憂者愈切矣以舅姑之憂為憂則所以體君子之心而
代其職者可知此亦朱子所云讀之使人氣厚者也
一章繼嗣我日我字不虛下言彼處王事靡盬一日過一日
而我處倍數得分明於是從秋冬說到春暮說到春盡從
征夫之暇想其可歸從可歸想其不遠想其其過無限曲
盡
二章卉木萋止三句只將上四句意纔述一過含愁無盡
三章陟山而杞可食視去年采薇出戍之時似過期矣車
敝馬罷正從此背出憂我父母補傳云征夫以王事未歸

既以貽父母之憂於是室家反以言寬父母謂車以敝焉
以病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愚謂但言父母之憂則養已
有人蓋有兄弟而可以行者也
四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疏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
裝載乎其意匪為來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
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
神明矣
程子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而能備禮魚麗之序曰魚麗廢
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程子之說詩之所由
作也蓋文武即燕饗一節以見庶物繁盛太平禮備猶周南
於芣苢見化行俗美於兔罝見賢才衆多一班以見全豹耳
傳推之取之有時用之有道縷縷百數言即此意也續序
者以此詩接於天保采薇數篇之後而又為什軟遂謂終
於逸樂可告神明失其旨矣朱子謂燕饗通用則據周公
所定之樂歌
旨且多箋云酒美而魚多也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
有集傳有猶多也

傳曰鰋鮎也疏云釋魚有鰋鮎郭注鰋額白魚也鮎別名
鯷音啼　孫炎以鰋鮎為一魚鱧鯇為一魚郭注以鱧鮎為一
魚埤雅云鰋白額魚也鱨與黃魴與青鯉魚玄鱧與白鯉
魚亦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又云鱨鯊長魚魴鱧
之魚一方一圓鰋鯉之魚一俯一仰又鱨鯊魴其性浮鰋鯉
鯉其性沈李迂仲曰農師之言蓋以見其衆多也考陸德
明云前篇儒皆以鮎釋鰋鱧為鯇鰋為鯉性郭注爾雅是
六魚之名愚謂爾雅鱧鯇鰋鮎鱧鯇一字自為一名乃其
變例非下一字釋上一字也諸儒皆知鯉非鱧鯇非鱧矣豈
上下四字並列四魚而中間二字別作一例以鮎釋鰋於
以知傳之誤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薈萃該博既削去鯉
即為鯇之說而於鰋獨從為鮎殊不可曉
物其多矣三章物指凡為宴饗之物也提開一步以見無
所不備方於前三章不複而太平備物景象形容得盡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白巖姜炳璋學
同學諸子校

南陔之什

蘇氏轍曰毛公推改什首于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按毛公除去六笙詩以嘉魚爲什首既更古本即朱子分南陔終前什以華黍領什亦似失古本首南陔之舊且毛以南陔等爲有詩當如朱子之並列什中朱以南陔爲無詩當如毛公置之什外而彼此互異愚謂魚麗之次杕杜古本也六月之序毛公筆也毛公以南陔六篇其辭亡齊魯韓三家並去其目故特存之以不列什恐後并去其名故於六月篇薈萃前序依儀禮爲次詳言之不改魚麗者以魚麗有辭也夫六詩亡於秦火聖人删詩時六詩具在二雅竹冊堆垛以什分篇疑不始於漢也如必依儀禮之次以定經則工歌也當移鹿鳴四牧皇皇者華於南陔合樂也當升采蘋於草蟲不獨一魚麗也正雅作於前儀禮定於後儀禮用詩詩不因儀禮作謹依蘇氏呂氏遵古本南陔爲什首而其什亦遵與集傳相符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傳云南陔六詩秦火之後義存辭亡董氏逌鄭氏樵以爲有聲無辭朱子亦主樵說然集傳云此笙詩也詩即辭也無辭何以云詩考史記漢書俱云詩三篇五篇除去此六詩舉現在之數也可知此六詩至漢已亡毛公所謂無其辭是也朱子注論語詩三百曰詩三百十一篇兼此六詩其有辭可知矣蓋朱子終以不熱言爲當也如謂笙無詩則當云笙譜如魯鼓薛鼓之類也如謂亡於删詩之前宜名亦不存矣如謂毛公據儀禮姑晋其目則禮有貍首又有九夏何以獨舍之如謂此但詩題耳不知後世有題而後有詩惟三百篇先有詩而後有題取詩首句或一字二字以名篇即所謂題也若詩無南陔白華華黍等字則六詩名篇者將何所出且合樂三終工歌關雎葛覃卷耳笙吹鵲巢采蘩采蘋笙之所吹不獨六詩矣不得謂笙有譜而不必詩也其理易明無待辭費諸說鄭氏原解尤見分明

餘見由儀後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此只就燕飲一節以見君子樂與賢人心也與相與也猶

交也燕飲何足以與賢然非此則與賢之心無以得之則君
子至誠已在式燕之先上以誠相感下以誠相應但覺賢人
未來求之甚勞賢人既至親之益至既幸其相安又幾其不
去以類相引來思者不止一人以久而綏綏之者非從今日
信是宇宙泰交君臣一氣此周家之所以致太平也鄭譜
曰成王論其世也集傳曰主人樂其分也至通於燕饗乃言
其用非詩之所由作也以嘉魚與嘉賓上二句重單〻字下
一句重以字單者上下四旁多方求之必致而後已以樂
者主誠相感委曲周致必樂而後安曰樂曰衎皆得其心
也得其心斯得其用故後二章遂言賢人樂仕其朝也烝
衆也久也此只就久言猶云耐心求之不憚煩也不以衆
言者蹤云重言單〻衆自明不假復言衆也
汕汕補傳恐其伏始甚以衎者使之盡情極意其樂無幾
微之伏於中也兩章自有淺深
後二章言賢者之感其意而來也綏者賢者安遣之甚彼
此融洽正如甘瓠之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說文疾飛貌烝從箋訓久意言來而能久不是暫至
而即去也君子有酒燕而又燕不是既燕而即已也主人
慰賓賓慰主人渾然無間謂之交泰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鄭譜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爲武王詩嘉魚至菁菁者
莪謂成王詩歐陽氏詩譜補亡亦仍其說惟鄭氏樵疑之
朱子作辯說多本於樵恐亦未有所據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此據儀禮則燕饗通用之樂歌也然其作詩之由則樂得
賢也朱子鹿鳴傳本爲燕群臣嘉賓而作後乃推而用之
一言破的可以例其餘矣樂得賢者人君既得賢者而樂
之深故形爲歌咏以寫其愛敬無已之心也曰基曰光語
其始也而無疆之作已立曰父母曰德音語其用也曰眉
壽曰黃耇曰保艾要其終也至此而無期無疆乃非虛語
可見首各末二句已含起末一章意蓋從今日所得之賢
想到賢者耄期之日并想到賢者之必有賢子孫無非利
我國家綿我國祚皆於今日始之則此時之傾倒有不期
然而然者故曰樂得賢也全詩聲音笑貌已活現緜上或
又以君子指王者非也左傳襄二十四年昭十三年皆引
之又襄三十年公享季武子賦南山有臺以報之穆天子
傳祭公飲天子酒天子命歌南山有臺〻臺通皆以君子
指所美之賢箋云指賢者集傳指賓客一也
一章鄒氏敬曰詩緝云周地之南山則有臺北山則有萊
喻周家得賢之盛隨取隨有得新正意已包在無疆萬壽

無斁承邦家之基來益根基固則歷數長所謂博厚而悠
久也若據説賢者之壽則復後二章意
二章無疆　承邦家之光來君身光顯聲實赫濯則國祚
綿長亦自然之理陳氏以鄭箋其氣物亂其體言之末矣
三章李迂仲曰民之父母其所施者不忍之政則民得所
親矣不已言其令聞合於衆聽無已也
四章何不眉壽言壽則其固然也蓋高或係於勤令聞未
必如初故曰是茂不已日繼一日也是茂終如其始也
五章保艾爾後謂養其後世之子孫以保我子孫黎民也
此篇只重德上首二章言其德之有益邦家有關歷數三
章言澤及生民名譽久遠無非德也末二章言其一身壽
考固足為國家之世臣遐不二字追逆勞德音是茂畢命
所謂惟公克成厥終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是也保
艾爾後如伊尹之有陟周公之有伯禽世為國輔畢命所
謂子孫訓其成式惟乂是也皆言其德之徹始徹終至歷世
不匱樂之所以至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按潘晉臺云三百篇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詩者何
以知其然蓋謂毛公因題敷衍以補之也予謂不然南陔
南陔也何以知孝子相戒以養白華見於變雅彼為刺幽
王即以華色之白亦當如皇皇者華之勵臣節何以知孝
子之絜白庚有更償續三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道李善
註文選以道訓庚誤以序為釋由庚二字不足據也朱子
疑白華之尤無理學者正於無理處想見序者已誦全文
不然即鑿空杜撰詎能至是序最簡樸間與詩中字面偶
同如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之廣非即漢廣之廣也旄丘
云刺衛伯衛之伯非即叔兮伯兮伯之伯也安見孝子絜
白即為白華之白乎三百篇亦有即其篇名已見詩旨者
如螽斯多子以美子孫衆多葛屨涼薄以刺儉北風疾厲
以刺虐碩鼠刺貪時邁言巡守有客言微子此類不可更
僕如以序與篇名相合遂疑其不見全文得謂作螽序者
祇見螽斯二字作有客序者祇見有客二字且序與篇名
相戾既以無理斥之序與篇名相合又以順文敷衍疑之
為詩序者不已難乎束廣微之簡補此六詩有憂俟湛貽
明不入文選遂致無傳廣微之補笙詩猶皮襲美之補九
夏逸齋蒙擬取擬者之幸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此來朝而燕諸侯之樂歌也或云此篇朝諸侯下篇燕飲
非也諸侯朝見天子極其恭肅安得云發語豈第序云澤
及四海者原辭云天子親爲國恨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
及四海愚謂諸順命兵革不作是王者撫靈被及四海即
此是王者之澤不然背叛在諸侯用庠在小民東遷以後
諸詩可鑒矣序者見其大不語其小作爲零露二字作註
解也蕭蓼然而上藥露湑然而下墜君臣交泰之象也故
以爲興集傳譽上敵也處安樂也輯氏合上下言之精甚
譽者即君臣一德之美名處者即君臣相悅之至樂也
傳曰龍寵也按左傳昭十二年叔孫昭子以寵光之不宣
識華定迂仲謂指第二章也爲龍者所謂邦之榮懷是也
爲光者所謂邦家之光是也其德不爽謂與寵光相通而
不相與壽考不忘集傳未明李迂仲曰宜其享壽考之報
而民不忘也亦只說得一邊愚謂在天朝則勒於鼎彝在
滿國則形於歌咏方盡不忘之實
鞗革和鸞箋謂天子乘車以適諸侯以君子指王集傳指
諸侯之車以載見革爲鞗義優於舊然既燕諸侯不得乘
車又不得於末章溯其方至集傳未之明言也竊謂載見
之龍旂和鈴以來見之前言之故云休有烈光此鞗革和鸞
以赴宴而來既宴而歸統始終言之故云萬福攸同沖沖
而聲雝雝而和便見動容周旋中禮以之恪守侯度共樂
昇平福之所以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集傳以前篇爲始燕此爲終燕按前篇言零露湑：瀼瀼
此曰匪陽不晞前篇曰既見君子燕笑語兮而此曰厭厭
厭夜飲不醉無歸次第秩然詩人早自下註腳也前篇初
燕語意潤大故序曰澤及四海此篇終燕情意篤摯故序
曰燕諸侯然寧武子曰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則亦澤及四
海之意也
前二章畱賓以盡其情後二章與賓而美其德露者天之
澤燕飲者人君之澤天之澤以晞爲節未晞則未已也君
之澤以醉爲節不醉則未已也此興意也
歐陽氏以豐草與諸侯是也露被于豐草其澤深而無不
沾足宗室以飲諸侯其情洽而無不盡醉乃申明不醉無
歸之意 箋言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末又
引陳敬仲事其實皆臆說也祭畢而燕同姓獨畱不必庶
姓之醉即敬仲未卜其夜忠誠以淫亦非同異姓之故也

或以在宗載考之文謂此燕同姓諸侯之詩按左傳甯武子云諸侯朝正於王王宴饗之於是賦湛露則非祭畢而燕也安得謂止同姓諸侯耶　宗傳云宗室也燕禮膳夫具饌於寢東鄭註寢路寢也召南采蘋亦曰宗室則指宗子之廟彼以大夫言之此天子即宗子應是正寢矣故集傳謂露寢之屬路者大也

後二章亦承上一醉字來又見其令儀令德如此也蘇傳露之在草也如将弗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将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将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陳氏云杞棘中實故興令德桐椅外文故興令儀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之什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天子報有功諸侯之典重在賜彤弓不重在饗以彤弓為非常之賜故設鐘鼓以非常之禮將之也集傳無有功諸侯熱宜作饗乃與本文合

此篇辭意自明而解者多謬如受藏之王自命有司藏之天府耳而箋謂諸侯受而藏之王肅謂藏之家以示子孫則下四句撲轉無力取者傳曰賜也集傳與也與下章喜之好之一例言中心誠欲與之也只重中心二字疏所謂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也說者特重既字則一朝兩字無力饗者行饗禮也蓋行饗禮而以弓錫之疏謂先賜弓而後饗王氏謂即献弓於諸侯無所為無饗皆臆說也讀集傳而諸說皆破

右之疏云勸劳其功集傳無有尊義詩緝謂與侑同俱指弓言不指饗食言為饗食禮上章已言之下二章鐘鼓既設已該饗意右之醻之專以賜弓言之醻報也謂報功也

首章中心貺之則欲與之矣故下俱言饗之而與之之意已見下章但下喜好則該不得與字意故明云以此弓右之醻之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才也　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盛世則為菁菁者莪亂世則為菁菁子衿二詩之序當以
金鑄故昌黎顏而此獨守之不移朱子攻序而作白鹿洞賦
猶曰樂菁莪之長育也　此太學之士樂君子之育材而作
此詩昌黎以為頌上之詞是也
中阿中陵喻培植之廣厚中沚喻受庠之邦深儀者學士
之威儀也蓋一番進見一番整頓威儀便見多士濯磨容
止可式而對面人君之樂得賢才以禮見可知矣
傳疏最精而箋于長育上補以征役于既見上又補官爵蓋
據王制立義不知升於太學征役自不必言而為進士者論定
然後官之此時猶未官也且如箋則士之喜樂直為免役
得官計矣
樂者樂君之育才喜者喜己之成材
百朋為利祿則雖欲中有俗態矣蓋凡益之六二或錫之
十朋之龜也不知聖王視擧其賢異何止有加無已則其貽
我者不啻百朋之錫若養士之法庶廩之餼已具既見君子
中何用拘出書之
末章楊柏始叙結之蓋始也才之既成戢否其心如舟之靡定
也既見君子而長育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有棄材於我心
休休然安定矣此章須各來論說而用其長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
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
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
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
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
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
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
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箋云從此至無羊為宣王之變小雅
周之先世常患戎翟文王本被其逼奉命出采薇三篇所
由作也至昆夷駾矣翟患遂息武王伐商會夷君長皆會
成王通道九夷八蠻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成康既
沒周室寖衰自昭穆共懿孝以至夷厲之世玁狁復熾諸
戎並興湯所云內興於中國覃及鬼方是也宣王於是有
六月之師然則六月以前正小雅也六月以後變小雅也
毛公於正變相承特著此序見內治缺而後四夷侵非一
朝一夕之故也其云廢者至夷厲驁然而不自夷厲始朱

朱子曰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不廢其實不樂
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四夷者治亂之驗也台則後服亂
則先動驪山之禍殆兆於厲宣之時乎六月之序何以知
為毛公之筆皇皇者華傳曰周忠信也序云皇皇者華廢
則忠信缺矣此其證也
六月之是寫吉甫行師之善序曰宣王北伐歸美於上也
一章出師之匆遽而二章之整暇三章之嚴翼一時互見
並行不悖此方出師之吉甫也於是有四章之選銳前驅五
章之大隊追逐此應敵之吉甫也而歸宿於文武之吉甫
萬邦為憲蓋大功既成策勳飲至所謂君臣之間穆穆棣
棣也或云詩中未嘗侈陳戰是禦戎之法不窮追否斯則
自然王者有征無伐奉命以討不庭軍至而服無容詭
戰功後世露布稱我師之整戰風雅亦未說敵人之敗北
暴骨橫屍不特啓好殺之心并亦失立言之體此詩只言
車馬之盛籌畫之善而戰而獲勝只以薄伐玁狁至於太
原括之方是堂堂正正王者之師
章見倉卒興師人情擾攘即戎車三句亦是急於興師處
下四句則推其急之故也然亦見天子臨軒大將受鉞不
待接戰已知王師之威嚴匡者正中外之防正中外者所
以安天下也故三章曰以定王國

二章上章寫車馬處一氣趕來只說得一急字故此章見急
中有暇閑習字在平日至飭特為此之後試之果合於馳
驅之法軍服至平時至臨時又更新備缺無亦一之不完
備以戎車載此常服可以疾行而必以三十里為止息從
容應敵而不至於過勞也
三章車馬服物上二章已盡故只以四牡二句輕輕遞過
以歸重將帥之德遠人不服則天子不尊內安攘外正以
輔助天子也　此三章言不是敵亦不輕敵不以深進取功
不以縱恣敗敵用武之善術也　四章是出師赴戰下章
是戰而獲勝不可以此章為前鋒而下章為全軍織文鳥
章二句以通寫全軍凡旆有謂大將之旆者有謂前軍之
旆者有謂繼旐如燕尾者此只從朱傳以繼旐言鳥章者
朱雀也白旆以繼旐龜蛇為旐後玄武也已是全軍旗幟
元戎十乘不過軍之前鋒率以先驅若止以十乘推堅陷
陣萬一不利則三軍奪氣非萬全之策也言敵之大隊在
焦穫偏師已至涇陽而我之全軍即於涇陽與之遇焉
五章上章旆織鮮明既有以奪其魄而此車馬安閑壯健
復有以為其勝前軍既銳大隊亦勁於是敵棄涇陽棄鎬
與方并舍焦穫而遠遁我軍薄伐玁狁至太原而還不窮
追也戎軍四牡兼元戎與全軍言之安者所謂車不妄馳

安不妄動也信且闕者所謂馬與人謀也此正寫桂敵處文以安内武以攘外並統承四章贊美之

嘉靖間周氏斯盛輯山西通志以經文焦穫鎬方皆近涇陽之地太原當亦距涇陽不遠意即禹貢雍州之原隰漢爲朔州唐爲原州而非冀州之太原也顧炎武述之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大原陽曲縣者吾不敢信已此詩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云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爲今之平涼而後魏五爲原州者也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乎而國語宣王料民太原亦以其地近邊爲禦戎之計必不料於晉國也若禹貢既修太原至於岳陽春秋晉荀吳敗狄於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則是今之晉陽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之太原乎胡氏謂禹貢錐指按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魏唐置原州治廣德元年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于靈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今固原州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〻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

按宣王料民太原即指原州仁山金氏已有此說周氏引爲詩大原之證是也乃有謂焦即焦穫之焦穫乃穫澤是皆晉地更大謬矣傳云焦穫周地按于玁狁者也 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大將吉甫盈疑下篇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則此時方叔亦在行閒耳

六章何氏楷云首二句王燕下是吉甫自與諸友私燕也愚謂吉甫歡懷有功彤弓旅矢之錫正在此時劉向所謂吉甫之歸周厚賜之正指燕喜受祉也如以燕喜爲自燕則下文飲御諸友義複蓋王燕内包括飲至策勳天寵優渥與數事故曰燕喜歟只依通還之勢至入自燕追出張仲來以見將相和衷忠孝一德吉甫之所以能成功也宋史朱仙鎮之捷兀术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乃知詩人稱張仲之賢非泛設也

或謂燕禮所載不及炰鼈鼈膾經考周禮鼈人掌取互物注互物有甲物又曰春獻鼈魚禮記水潦降不獻魚鼈又云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則魚鼈未嘗非禮經所用釋名膾

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禮記退食之禮膾炙處外又曰牛膾羊炙魚膾芥醬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細者為膾大者為軒則膾亦禮經所用者也然王燕不過牲牢而包鱉膾鯉則私燕進之

六月六章章八句

張翠屏云盛暑非玁狁入犯之時六月乃夏之四月也

按呂氏讀詩記亦載劉氏建己之說不知玁狁入寇常在秋冬故後世有防秋之戍四月又豈入寇之時乎惟不時而來故分外匆遽耳又竹書謂北伐在宣王五年六月南征在秋八月固不足信即邵子經世歷北伐在元年南征在二年恐亦無所據也

按宣王北伐南征及淮夷徐夷四役詩人皆作詩美之獨西戎無聞焉豈四夷並起戎獨帖然乎孟千畝之敗王師無功大原之料後事莫補也然則不足以服犬戎也久矣東遷之禍胎萌兆於此

亭林顧氏曰周世有戎禍始於穆王之征犬戎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糜弧之謡皆適會其時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

采芑宣王南征也

此詩是寫方叔行師之善而歸結在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二語前二章只寫上公車服之盛使見元老率師六軍聽命車馬駢闐旌旗炳燿已有如霆如雷之勢早為壯猷寫出一段氣燄第三章未戰而肄習將戰而告誡既戰而作止有節所謂元老壯猷正在於此而末章明言之以收全局蠻荊來威告成功也然見車服可尊謀畫盡善然惟克盡壯猷之實斯不愧元老之名

一章興處詩說不同以為軍行菜芑而食者集傳也原解謂軍出掠民間一草有禁豈真有踐民田采芑之事詩蓋托言耳竊謂詩人之意言采芑必於良田猶言治兵必得良將良田無敗穢良將無弱卒也師干之試古重車戰車即所以捍禦者試車與人肄習也上六句言軍之衆且練而歸重方叔之壯師下三句言車馬之盛而歸重方叔之率師早為方叔出色注到克壯其猷上

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朱子謂極其盛而稱之良是不然玁狁之強元戎止十乘全軍必不如此之多豈征蠻難於北伐而空國盡行乎詩學云合兵車重車言之蓋用衆十五萬耳雖減半亦未確

魚服矢服即采薇所謂象弭魚服也沈氏守正謂此章言車馬不言器械不當獨言矢服左氏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亦可以飾車也當從之

戎車不應有鉤今曰鉤膺則知路車金車也集傳作戎路以在軍中方叔無獨乘金車之理按疏云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軍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集傳馬婁頷有鉤本之巾車註按楊子方言頷頤頷也南楚謂之頜莊子驪龍頷下前漢書佛頭燕頷則此頷者馬之腮頷也而諸字書俱未及婁頷頸氏魏如頭顱之謂然則鉤飾於頷又飾於額耶愚按左傳牛馬維婁婁同縷繫馬曰維繫牛曰婁散文則通用所謂婁頷之鉤猶云繫頷之鉤耳

一章從戎車之盛旌旗之美寫出大將命車命服煦耀耳目不是說車服是寫車服中人耳不然王昭素規檻卧龍綸巾扇固猶是而其人已非

三章兵以鼓進以金退鉦人伐鉦鼓人伐鼓各有所司三令五申之乎是進戰之時鼓聲不暴進不躁動鉦鳴而退氣且有餘所謂步伐止齊之不愆方叔壯猷全體皆見

末二句按左傳鞍之戰張侯曰兵之耳目在吾旗鼓艾陵之戰陳書曰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故鼓聲不絕則戰不止必聞鉦而後退振箋訓止也如王振之振振旅謂収兵也與左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不同蓋彼則講武既畢整衆而歸此則對伐鼓言謂戰畢而鳴鉦収兵也戰勝収兵則其行聲闐闐然餘勇可賈猶寫勝畢曲肖詩但言鼓不言鳴鉦者亦猶上文鉦人伐鼓偏舉互見也爾雅整旅闐闐郭註闐闐羣行聲說文闐盛也蜀都賦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詩緝闐闐衆盛猶今云駢闐是也愚謂淵淵承伐鼓來自是鼓聲闐闐承振旅來自是衆行聲不得以孟子填然鼓之為證　此章已寫到戰功然不及克敵之事但言其進止有法乃見王師無敵不失詩人之立言之體

四章傳曰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方叔元老克壯其猷為一篇結穴氣概者多靡氣盈者多囂不得謂壯如上三章應以從容與以節制總是克壯其猷方叔率止直貫至如霆如雷方叔率之以執訊獲醜者此嘽嘽焞焞如霆如雷之戎車也以此氣概何難擣其巢穴而嚮昔征伐玁狁之方叔於蠻荊之來威即以已還師依然不伐至於太原之舊猷也斯之謂壯猷斯之謂元老威者畏服也舊以威屬天子則來字無著來威猶云同來朝耳提出征獫狁見南征北伐寬嚴一轍耳篇中明序戰功似不得云不兵而服如南仲之伐西戎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　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此詩之旨朱子全録後序只增周公相成王以下二十三字以見昔為常制今為曠典正首序所謂復古也或云宣王重在會同詩人重在田獵非也田獵亦即會同中事詩人寫田獵處正寫會同之盛也

一章只四語前便包內脩外攘後便包會同田獵中間便包脩車馬備器械而曠典創聞人心鼓舞期會布告百職待命無不在內詩人同己與會抃舉　駕言徂東猶云秉輿己駕傳令東都也

二章上之言車馬而此特拱出車上之言徂東而此特拱出行狩蓋徂東是第一通號令重在會同行狩是二通號令飭戒有司者專主田獵詩人初聞之則言徂東繼審之則言行狩故兩言字即宣王之命不可作語助也然言徂東猶未徂也言行狩猶未行也

傳云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疏云田獵之場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裹纏質以為槸　門闑　間容握驅而入繫則不得入　軸頭繫擊則不得入以罰不共　左者之左右者之右　不得越五　然後焚而射焉　焚所劇之草　天子發然復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于其下故戰不出頃　頃界限也　不逐飛走古之道也按傳文發明田獵之禮甚備疑有所本鄭註孔疏最明

箋以甫草為甫田何氏古義云爾雅甫田為十數之一澤無水曰藪郭註今滎陽縣中牟縣西南田澤是也河南通志古蕺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中牟滎澤在晉俱屬滎陽郡明以滎澤屬鄭州與中牟隸開封府二地相去不甚遠據郡縣志圃田澤東西長五十里則故地正在圃田中又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於房則直以為圃田為甫田也故集傳從鄭

三章記云言選車徒備器械謂當博取禽獸于敖地未實行也愚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皆選徒者飭戒之詞此其所以囂囂也凡從衆有聲則選者之聲反無以別今則徒衆肅靜無譁惟聞選者之聲囂囂然或以囂囂屬下有聞無聲不知來章正寫此句未盡之意也

此詩狩苗錯出說者疑之徐氏六帖四時之田通稱蒐狩亦猶四時之祭通言嘗烝如此篇稱于苗豈必實是仲夏又稱行狩豈實是仲冬也　四章傳曰言諸侯來會也不言朝覲而言會同者周官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註王將

有征討之事則爲壇於國門之外以命事又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不時而見也殷見者王十二年不巡狩六服盡朝王爲壇而旅諸侯命以政焉夷厲以來諸侯不行朝見之禮久矣宣王初立北伐南征連年興師未遑巡狩故以會同之禮合諸侯而因示以大蒐之典我則會同二字詩人原不虛下

五章及下章正寫田獵也射夫指諸侯及諸侯之臣同者齊其心力也助我舉柴助我舉此積禽之事猶云助我田獵耳　六章正諸侯助我舉柴之事上言射夫助我而所以助處尚未說出此則見其善射則助我也至矣言諸侯善射則天子之左右自在其中蓋此篇只重諸侯強又謂天子自射非也

補正游環脅驅所以禁驂馬外出内入蓋驂馬偏倚則服馬爲所牽制而車行不調故兩驂不倚乃爲御之善

七章傳曰言不讙譁也既云軍旅齊肅徒蕭然馬鳴之聲見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愚謂上二句正描寫出徒御不驚之實景末句正又抽出頌禽一事言之言徒御既不驚矣而大庖又不盈也集傳終事嚴指上三句頌禽均指末一句

八章有聞如車行馬鳴有所聞也無聲謂無人聲也此篇雖寫車馬之盛朝會之衆而嚴肅意尤多蓋周室積衰人心渙散宣王力爲整頓號令嚴明軍政修舉凡在從行之徒御來會之諸侯莫不震疊悚息極其恪恭首二章兩言字出令而奉行維謹也三章惟聞選徒之聲徒衆無譁也四章列國奔命恐後也五六章助舉之諸侯無不守其常度也七章徒御不驚擾也一段嚴肅之氣聳人心魄故八章以有聞無聲結盡通篇之旨而末乃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附石鼓考歐陽氏集古錄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石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今在鳳翔縣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之民間得之十數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矣按九鼓有文其一無文宣王時太史籀所書者無物謂文王之鼓從岐陽得之也鄭樵以爲秦鼓起篆出李斯也趙師雄濤明誠董彥遠尤延之以爲成王之鼓則據左傳成有岐陽之蒐也最後馬定國云鼓作於西魏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西符岐陽其君爲文帝寶炬其相爲宇文泰作詩者尚蘇綽書字者樊深趙文淵之流也夫三代法物其

質雖辨歐陽氏亦謂可疑者四然又謂非好古其說不妄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朱子云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詞有㯝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定此本呂德明所載俱未嘗斥為偽也甲戌余登第釋奠入太學親覩所謂石鼓其形下圓上銳實於櫺星門內閱讀昌黎子瞻二詩低徊久之逈仲少見多怪凡古文石刻率意詆訶而書信三墳易信歸藏其拂人之性者若馬氏其揚鄭氏之波而甚之者乎

吉日美宣王田也　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武城王氏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周召二公于成康之初皆以克詰兵戎張皇六師為言正恐守成之主溺於宴安耳況周家以仁厚立國其勢易弱穆王幾致徐方之亂昭王南征不復至於厲王遂死於彘雖諸王君人之道有所未盡而兵威未振無以懾服人心亦可見矣宣王於積衰之後乃能蒐乘講武畜威昭德以成中興之美以復祖宗之舊深合二公詰戎之意詩中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便見大禮舉行人心鼓舞為一篇主腦後序慎微以下非詩旨也。

一章未田之前擇戊日祭馬祖既祭而車堅馬健觀三既字

一孔字見天子中興舉行蒐狩雖在畿內之地亦正一篇不苟

二章或曰漆沮合流之處去鎬京三百餘百即虞人驅禽亦無騷至三百餘里外者不知漆沮二水會於同州至朝邑而入渭在水之東北漆沮之西南去鎬京百餘里耳此周人常狩之地漆沮舉其所近者非必實至其地也

漆沮在涇渭之北即所謂洛水與大雅古公自土沮漆者不同其所謂洛雍州之洛又與河南之洛不同程大昌雍錄說最詳明

三章悉率左右傳箋指禽之左左甚合虞人翼行之說然於率字無着或以左右指天子之六軍則又誰率之歟集傳作從王獵者之左右蓋從獵者有司也即車攻所云之子也其左右即車攻所云徒御也天子畿內之臣俱得以有司稱之所以別於外諸侯也田于畿內非以會諸侯故有司各率其左右之人善射善御以樂天子也

四章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為田獵作餘波謂全篇之意專重在此者非也賓客兼諸侯及群臣言觀且以字言可以行燕禮且以之饗醴無不可也饗重於燕酌醴惟饗禮用之如左傳王用饗醴命之宥之類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鄭楚望云自鹿鳴而下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夾

民謠一篇今細按詩旨還當以集傳爲主蓋詩人述流民之
言以美宣王也
一章朱子以舊說之子指有司則首章爲有司之劬勞而
下二章劬勞又屬民說錯雜難通故以之子直指流民但子
于征以見車攻之詩不得此篇有異竊謂詩之大旨言有
司奉命出視見流民病困於荒野之中正如鴻鴈之飛而
未知棲泊之所也專以病苦訓劬勞其指流民顯然之子
于征劬勞于野與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語氣相似
鴻鴈水鳥以中澤爲安宅非中澤雖暫息旋又颺去于野
正對安宅言草棲露宿故見其病苦
二章于垣有相度有區處有董率便是還定安集處百堵
皆作亦指民說其究對從前言之蓋不許前日之病苦不
見今日之安適也
三章傳云未得安集故嗷嗷然雖釋興義而大旨已了不
知鄭氏何以又誤也流民言我之初至於野同向之子猶
鴻鴈之哀鳴嗷嗷也維此哲人知我病苦之甚而與以安
宅若是愚人方以我爲宣驕耳孰從而恤之此君德之不
可忘也如此說方與左傳襄十六年穆叔所賦意脗合宣
驕如恃衆爲制無故擾攘之類
鴻鴈三章章六句

陸農師曰鴻鴈大略相類以仲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
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鴈色蒼而鴻色白一異
也鴈多群而鴻寡侶二異也鴈飛不過高山而鴻導雲
表三異也
庭燎美宣王也 因以箴之
武城王氏曰此詩美宣王之早朝勤政也後序因王鮮克
有終又見列女傳載姜后待罪永巷故附以箴之句遂
致說者辭費嚴氏謂箴其太早早何可箴耶
通篇不露勤政字不安於寢字但設爲王之自言而一段
宵衣之意見於言外雅而近於風者也郊特牲庭燎之百
由齊桓公始也孔氏疏云大戴禮天子百燎皇氏云作
百炬列於庭或云百炬共一束及爲詩正義云庭燎之
差公當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又云以物百
枚并而纏束之則純用或說矣或恐百炬之說爲優
箋謂夜起而問集傳改作將起而問精甚庭燎之光王
氏曰燎盛季彭山曰燎始然對下晣晣則燎正盛也
集傳晣晣小明也嚴氏晣晣然其光漸小夜將盡則晨
光漸進燭光漸小車聲漸近
豐氏詩學云周以斗建子爲正夜半爲朔朝會必以子
時宋章曰夜鄉晨明以朝爲箴愚按玉藻云朝辨色始

入君日出而視之鄉晨而起不失為早豈說謬也
不特未央未艾鄉晨為想像之辭即下三句亦想像之辭
也方見摘挑之景暢厲之神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朱子謂憂亂蓋憂讒言致亂作此以規宣王也讒言者亂之
根原亂者讒言之究極讒言至末方點出而以敬為去讒
之方宣王天姿儘高其不終厥德只生怠勝敬耳拈出敬
字正立德去讒與察處水盡浸潤隼善搏擊故為讒言之
喻集傳云流水猶朝宗於海飛隼猶或有所止以興讒言
者之當知自息也亂之初生譖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
讒〻言未有不致亂者此詩不直指讒言之人而但言兄
弟邦人諸友不直規聽讒之人但勸讒者當知所止以免禍
保親若專為讒言之人計者然
一章周至厲王亂極矣其故始於信任榮夷公宣王撥亂
反治讒言復興意是時必有詆毀老臣動搖社稷故詩人
欲其懲前日之亂一念之而知其不堪再裂也
二章水流以喻讒言之泛濫隼飛以喻讒言之恣肆蹟行
步之跡不蹟所謂鑿空之說無稽之談也載起載行任其
起而行之如水流隼飛而不已即下章莫之懲也禍亂將
將起憂何能忘
三章訛言者不蹟之言即讒言也民人也非無位之稱莫
之懲不能念亂而有所戒也何以止之惟敬足以止之前諸
友疏者也此我友親者也規王而曰我友猶所云敢告僕
夫云爾
前載飛載止于中陵也未明言故指出之若朝宗于海前
已言之自不必複見然則末章六句既盡非脫二語也諸家
妄生枝節耳
流水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按國語諸書杜伯射王如公子彭生之類不足信也然
史記云殺杜伯而非其罪左儒死之而晉語又言隰叔
子違周難於晉國韋昭云隰叔杜伯之子宣王殺杜伯
隰叔避害適晉故仁山載於前編僭谷述于函史宣王
之信讒有明驗或以史記懿王之世周室遂衰詩人作
刺以此詩當之非也黃才伯嘗謂此詩始知聖人之深
惡佞人也自昊天之有君人也而君臣之道喪自小弁
之有若人也而父子之恩絕自何人斯之有若人也而
朋友之義虧自巷伯之有若人也而士大夫之心離自
十月之有若人也而地震天鳴下民草作國有佞人亦
曰殆哉此沔水之所以念亂也

鶴鳴誨宣王也

傳云興也箋云興者喻賢人雖隱居人咸知之師說望述之曰鶴良禽鳴深澤之中聲聞于野賢人修德岩穴閒遠播無異于此王欲得之非易也如魚潛于淵時或游泳於渚江湖自得未嘗出潛輕受人餌必也清明之朝貴德尊士如人稱彼園之可樂有嘉樹之檀其下惟落葉之蘀有德在上無德在下賢者始樂就耳得賢則可以切磋君德砥礪治功如托他山之石為磨錯之用其受益豈可量乎

集傳云比也朱克升述之曰誠中形外非可矯飾為也千變萬化非可執一求也君子或有未仁不可弱于愛也小人或有長不可偏於惡也

按二說並是然傳則偏于一事集傳無所不包宣王質地儘高詩人以易之取象為詩之微旨三百篇中別具一體

鶴鳴二章章九句

王符云攻王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衣以灰物固有以賤理貴醜化好者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詩經讀序私記卷十六

白巖姜炳璋學

男　埭
姪　較

祈父之什

祈父刺宣王也

傳云祈父司馬也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詞也六軍之士取於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宣王料民大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通詩皆從非其職而怨之之詞首章司右虎賁如後世羽林佽飛之類行則尊隨車駕居則扞衛王宮而征役則非其職也于字另頓爪牙不可一日去諸身者也轉移也恤憂也指征役若去遠戍則宣王黑戍申戍甫之事

一章爪牙取以為喻二章直指爪牙之士互言之序也或譏其疑顚非也序所底止謂征役正未有艾也

三章不聰不聞王之爪牙爪士無從征役之例也

朱子語類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按此本周禮小司徒之制鄉遂出車之次也每族百家即每卒百人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一家出一

人一鄉出一軍凡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鄉為正遂為副其鄉遂之地出軍如此而邱甸則又不同朱子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又曰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自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止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邱甸之民按朱子用司馬之文又疑其出車太少與周禮不符故為征討止用邱甸之說以該二書之窮非他有所據也及作詩傳因反毛鄭而謂此詩作於一軍之士辨之者引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無敢不供大國三軍出之郊遂天子六軍非六鄉六遂而何矣無止用邱甸之理然小司徒之制六鄉不足然後取之六遂六遂不足然後取之公邑又不足然後取之采地都鄙及諸侯邦國是六鄉之民無役不從而都鄙偶一及之勞逸不均矣邱甸之民供役既逸復以五百一十二家出步卒七十二人其力寬然有餘而鄉遂之民何以家出一人先王立法當不如是竊謂出車之制司馬法多不可信其云甸出長轂一乘此杜元凱胡文定所據以注春秋者也又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氏引之注論語鄭氏引之注周禮者也則革一乘為八百家又與五百十二家不同即一乘人數亦前後互異既曰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每軍七十五人又云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則每軍止三十人蓋司馬穰苴為齊景公時人至戰國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安得據以釋經觀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實皆什一也田賦無異征則出車豈有異制只則出車之法當以周禮為據而都鄙之地亦與鄉遂畫一不言都鄙已該乎鄉遂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通鑑外紀云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於幽蓋謂此四役也或據穆天子傳以此為穆王之詩謬甚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大旨只假留賢之詞以刺宣王也賢人既去之後述其初去之時留行之作使王聞之而悔悟耳首二章永朝永夕即以為幸乃前此日在王側而王不以為異也三章爾公爾侯以挽其行而天位天祿王不與之共也末章白駒空谷猶望德音而王未聞其思之也語語諷刺

而章上四句但於白駒致其留戀之情而下始指出乘駒

之人一段情景無限低回　食我場苗謂縶維其駒而飼
之以苗使之不去也故集傳引陳遵投轄事為證
三章同年乞蘭州同方其責我來思我正期爾以為公為
侯而甑意今欵之逸豫無期乎蔣仁叔謂所留之賢必當
時之俊又而留之者亦家父吉甫之徒與國同休戚者也
四章詩人之意以重不可留上言彼在空谷中秣其馬者
生芻一束耳無復他之留意也徒想見其人如玉而已若
云我以生芻秣之則上下文義皆不順

白駒四章章六句

　或以此為送行之詩與驪駒同則為公爲侯毋謂矣或
　又以為共伯歸國之作尤謬

黃鳥刺宣王也

宣王初政衰弱得所及其終也人民困敝故畿內之民有
遠適異國至困而思反者詩人謂王此直言以見政衰於
上民困於下王其克終厥德以興中興之業也
或以上三句指故國說此亦不然蓋未有在他國而呼故
鄉之黃鳥者愚謂毛傳固明蓋以黃鳥自比呼而告之曰
爾毋集於此邦之穀而啄我之粟當翻飛去也
不可與明是驅逐之法亦止謗遠怨之方唐人得之便有
唾面自乾之策

三章立言有序彼既不以善相接不與我相知我自不樂
與相處矣安得不賦歸來

黃鳥三章章七句

　此言民適異國不得其所傳乃以妃匹言之謬矣王氏
　蘇氏李氏並謂賢者去國詩或又謂諸侯之兄弟來依
　王室窮困而反古義又謂共伯歸國之作鑿空之論也

發人體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此詩李氏作獨立鄭箋恐謂男子就昏於異國而女家有
貧約不紡者故詩人述其男子之詞為王諷之也其曰昏
姻之故有父母之命也箋云婿之父婿之父相謂昏姻其
曰言就爾居言就爾宿不敢苟約也兩言爾不我畜畜者
止也不止而留之志在求新匹也所以求新匹者以舊者
之貧不如新者之富也於是正言之曰凡為人者誠不以
富亦祗有信有義凡異於人乃可貴耳今合信義而求新
特豈又多乎蓋醒之使之自反也上無敎化下無風俗民
生日困人心日漓雖寡主之序所云刺王也
當從集傳作賦也惡木自嫩思艸為食是亦興若曰況正
職起一富字
不言彼之貧信細樹只輕軽以不武能富該之不言彼之

取寫論當而但言篇不足異皆忠厚之至末二句當從論
語集注不必別作一解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此詩舊傳以邦族爲氏族之族故疑爲諸美求鄉士而
不得然味傳寫第語其不倚王代之作依其姻親則求
我行將語田蓄答故又分兩篇爲同異姓皆聽說也或
又以幽王廢申后之詩則邦之谷風王之中谷有蓷皆
可爲幽詩贈矣
斯干宣王考室也
此述宣王考室以著中興之盛也前二章一篇之綱　或
云關鍵在似續妣祖郎氏補使行周宮人民殷衆互考室
之本爲似續之基公劉遷豳古公作岐皆妣祖之已事其
不猶不修王着於似續處兄弟爲妣祖之分體現在者以
式好爲難故爲王者之子孫紹妣祖之賢表未來者厦堅
是權故遠爲王與之無非似續也
一章上四句是言室下三句是居此室之人已籠罩全局
鍾靈毓秀卜世卜年而和氣致祥必自最親者始今章式
好無猶則太和元氣已氤氳於此諸作勸勉之詞非也
武城王氏猶訓謀則謀亦有善者不如作尤字不如以猶
對好便是陰謀邪謀矣兄弟之間坦然共見肫然相與便
是式好若彼此各有所謀而彼此各不相知便是惡消息
傳云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云天子之宮其室非
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惟此有東鄉戶有北鄉戶
故孫毓云禮有東其西須鑄士曰戶或可隨東西以該南
北彌則無西北其故之說孫毓謂詩所云早者之居東房
西室房戶在東室戶亦偏東是西南兩戶也前寄者有東
西兩房則西南有戶詩特言之以明为前寄者之居
似續所包甚大築室其一耳居子孫營宮室寢廟爲先然
只在百堵中不必以首句貼祖廟　此上三句承前章上
四句來言所以致此者原非苟且已含三四五章意居處
二句承首章下三句來言和好者匪獨兄弟已含末四章
意　三四五章承築室百堵來治垣而言風雨除鳥鼠去
則下文堂室規模已粗定於此以四五章寫堂室的是王
者氣象又的是盛王氣象後世甘泉晉福徒形侈妄
下完上章四章述脈承君子攸寧遠脈承爰居爰處二句
來子孫萬億須稱常談而假之於夢寫來別是一番出色
或謂是周初渾樸之氣少減良然然亦難而近於風也
大人占之是末二章過脈
但言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則其處之宜君宜王可見有謂
今日之男即他日之兄弟者謂太子爲天下之根本者謂

引當謂螽斯麟趾女當經樛木卷耳者謂無非無儀是鑒
於牝雞之失以為戒若縫且埋未當不該而均非詩旨所
重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或以新宮即此詩然禮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大射禮乃
管新宮三終儀禮作於周公知新宮非此詩矣
詩故云成王作洛周公賦詩也據此為宣王詩朱子亦
無同異雖疑新宮即是此詩然轄氏有非宣王之疑然
新宮逸詩在漢已在定論詩故之說謬甚

無羊宣王考牧也

詩之美宣王者大都形容汎中興氣象假如人民困苦饑
饉薦臻則百物凋耗安有此蕃庶之收事惟時和年豐室
家稱慶然後萬物得所是以上三章言收事之成而末章
即以富庶之徵總之

觸則敗群燥則有疾濺濺壓湮正其蕃處言外便含牧政
之得宜

二章上三句是物之自明其性而爾牧三句由於人之能
順其性也或謂是一幅趙子昂戴文嵩畫吾謂是盡物性
之一端可補周禮未備

三章上三句言牧之暇暇下三句言羊之壯盛末二句忽
一轉是人與物天機鼓動相習而且相忘矣宣王之牧正
深鬱曰吾心無順逆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其合詩旨

豐年本源是現前實境而必假之夢者從一節推廣到全
體者於詞意不倫故假牧人之夢方與上三章決洽若言
牧人真有是夢太卜直獻夢於王則鄙矣象維魚言始而
夢象既而夢魚以占去乃少變多之象變者占夢之官謂
其變耳胡始則夢少繼而夢多耳非謂夢人變為魚也說
者幾等莊周蝴蝶夢矣集傳人乃是句似欠分明

無羊四章

朱鬱儀曰周人尚騂三十維物騂且備矣以薪以蒸游
牧也以雌以雄別群也皆牧法也賈勰言牧羊者須緩
驅游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抵十羊二羝羝少則不
孕羝多則亂群不孕則瘦瘦則經冬或死羊性擾前日
則競先爭歸陵矜不狼曰矜矜兢兢羊皆健前知其
畢來無病無虧損矣

節南山家父刺宣王也

箋云從此至何草不黃為幽王之變小雅箋云家父字周
大夫也鄭云如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
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若

幽王之初八十五歲矣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父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世稱叔也

或曰此及下篇東遷以後之詩家父作誦即春秋桓十五年之家父赫赫師尹即隱十一年尹氏卒之尹氏如在幽王時家伯仲允黨於皇父何暇刺尹氏且詩言國既卒斬傷如風之明是已然之事其說新矣故朱子亦姑存之而抑知不然左傳文十一年有富父終甥富父叔甥字也哀三年有富父槐富父亦愧字也此同字之明証又如吳子[illegible]壽夢後名太子壽夢公子光之父曰諸樊光之子又名太子諸樊皆可覆案也今以求車之家父即作詩之家父則將以亂政之尹氏為常武之尹氏子春秋書君氏卒左傳云隱公母公羊作尹氏胡氏以為世卿或又以為鄭大夫是一君氏方且男女莫辨而直指為五十年以上之尹氏亦可笑矣若家父為幽之大夫家伯為幽之冢宰字既不類位亦迥殊安得牽合且諸公以東遷後所刺者當在何王平在位五十一年桓王二十三年莊惠則世次太後其刺非平則桓耳平以中年擁立晉鄭為依委靡有之未必如詩人所刺且其時主政者為鄭武公莊公平之末年王貳于虢桓王初立周人將畀虢公政鄭人遂有繻葛之戰試問此時何處容得尹氏皇父先後擅權更何處容得瑣瑣姻婭布滿要路吾恐突梧寤生擐臂而起王猶未能赫赫況尹氏乎即瞻烏爰止二語施之幽則忠施之平則為叛東漢建寧二年黨禍起郭泰慟曰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此亦言於靈帝之世若平王既立天下奉為共主詩人云然不道甚矣故為東遷之說者揆諸詩旨無一當者也國既卒斬傷如風之其辨各見本文此詩前一章歷言尹氏有奉人望而據位不去也說到不戢戲謔已至防民之口道路以目光景於是想到厲王監謗至以失國可不監視於此而蹈其故轍乎若幽王尚存而云國既卒斬似無此理或又疑厲王末宮亡國按史記厲王虐國人流王於彘則國之卒斬亦既然矣

二章幽王之世天怒於上人怨於下鄭桓公所謂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者

五章末二句願難安頓蓋前六句一氣注到俾民不迷上詩人呼尹氏而告之曰大師之職維持四方輔佐天子使民不至迷亂今日者民不見感於天矣所謂不迷者安在女猶貪戀此位必至空我師而後已也迷者昏亂之謂蒞然不知其生全之所在也不弔指上蒼瘝喪亂說師即民

宜甚於迷今日迷惑未定矣
四章箋云仕察也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不問而察之
此上章天怒人怨如此由於王之不能進君子而退小人
也蓋凡事不躬親故弗問弗察而小人得以誣君子王豈
可聽其如此哉惟以夷悅者得君子而以決斷者去小人
毋以小人而危君子也小人去則小人之黨皆如瑣瑣姻
婭何至膴仕乎　夷平也箋於第八章云悅也蓋不得其
平則不悅故夷者和悅之意
五章承上章言今日者昊天之不傭降此尹氏之鞠訩昊天
不惠降此尹氏之大戾王誠一旦去之而用君子君子如
至民心之憂患一時而息君子如相悅民心之惡怒一時
而去猶曰尹氏弗遠未之有也　而此字即指所謂賊前
鞫也
六章王不哀此民而曰昊天不弔亦言也賢人不用即不
哀此民矣國成即國均也民之不寧皆秉國成之尹氏致
之王不自為政而一以是委以致百姓之困窮而勞敝也
七章承上章言小人柄用君子疏遠則亂靡有定而百姓
困敝天下皆然
八章孔甄謂指無常小人遂使上下章皆無伏辟屬窮謂
此承上章言天下所亂由於用小人疏君子彼君子若豈
毋怨於王哉于爾惡怒方盛之時如相爾之矛戟欲刺然
固避之恐後矣及王有悔心既悅既懌君子又歡然相與
酬酢焉
九章言昊天不平而篤瘥喪亂使我王之不寧如秉國成
之尹氏能懲創其心反怨惡正人必中傷而後已斯真妨
國病賢不容一日立於朝者也　此言不必王能專擇即
尹氏能懲創自新君子亦不終拒之
十章訟鞫訩謂禍變也推究禍變之所起由於尹氏窮究
禍患之所止有不忍言者誠其心有變其消沮尹氏之心
也誠則明明則所任皆當誠則公公則所為皆平而天下
嘉賴之　前章專尹氏之自懲尹氏既不能自懲故以訛
其心望之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董子曰良棄云周禮之衰其卿大夫有爭田之訟故詩
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揆此王曾主也尹氏大奸也而詩人刺尹氏者語語刺
貫刺其樹或直矣手可執刺其指惡直道路以目或令
語問之則曰不平謂何誰秉國成使之作崩或甚言責
之曰宜於師氏鞠訩曰大戾或令覽戰刺其怙惡不悛
則曰懲嗟又曰不懲其心刺其中傷善類則曰同

君子怨其正尊其名曰太師指其篤曰小人而平日之
倚水山趨炎執者只以瑣瑣兩字盡之不足責也亦猶
盡情酷罰矣而刺王則語有含蓄常將常說而常正言
規諫忠忻之道下章王不能然則曰是天下事未嘗作
言王也刺其斥逐君子但言相爾矛矣刺其任用小人
但言不自爲政刺其違天虐民但云卒勞百姓而又以
訖專祿懌引進之又以畜萬邦歆動之即王訩二字以
禍患言不以君德言而歸結於式訛爾心之一言君臣
之義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此大夫欲幽王用賢以救亡也前三章言天道變於上故
言飢於下刑罰日酷無辜被刑而國其岌岌皆小人致之
也然亦非小人之偶致四章言天道難欺而總由于王心
之蔽故五章言賢否莫辨於是君子局天蹐地惟訛言之
及而人主于君子亦仇仇然不之用惟其故如龍蟄于內
燄夫得交構于外赫赫宗周勢遂岌岌然非不可救也故
又以車爲喻言棄輔則輸載與棄則輸佐君之何必惜其
削善類之國家之危甚於累卵而彼黨指之小人方置
酒高會華燬自快斯時政安得不敗亂民安得不困窮天
安得不示變國安得不滅亡也哉此後四章之意也

一章訛言不可從訛蓋顛倒賢不肖而中傷善類之言也
訛言不一或明用攻擊或暗用排擠或使黨人爲傳大或
通宮掖爲內侵皆訛言之作用也曰民者對天言則皆爲
民念我獨兮自念之也哀我人斯句哀之也故下章呼父
母訴之

二章郇京山云訛言之人巧肆中傷言人美好惟自口出
言人莠醜亦自口出

好言莠言猶云譽言毀言也詩人有故憂國之心即有一
種正直氣象故正語言憂心益甚愈覺敢切外形嚼口小
人必以爲菑之有莠去之後已是以有侮也

三章郇云辜罪也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
止于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集傳言國將亡與此無辜者俱被囚虜恐於上下章承接
無序而本文其字亦難安頓當以傳箋爲長蓋天之繫翦
由于政之酷烈所謂奉亡無燭哉也無祿陳氏解作不幸
集傳從之但于丁祿字未會民今之無祿但說不去按釋
詁云無祿死也注不祿言不取其祿左傳云無祿先公即
世祿穀也凡生養人者皆謂之祿無祿無可生養也詩人
言憂心惸惸念我無祿無可逃生之世嚴刑酷法及于無辜
之人并其臣僕刑之哀我人斯手足莫措更從何處求生

予我觀斯民正如烏然仍未不知止于誰之屋也於何從祿是我足無祿句鄭箋云當於何得免是難最說得好末二句言刑罰所驅如逃湯火不知歸之誰亦憂心所以獨殷耳后云從何人受祿於義未安

四章承上民之無辜并其臣僕言執言交構善人被戮幾疑天之夢夢矣抑知禍善福淫理自不爽小人之禍人者適以自禍也雖皇上帝其靈赫赫不小人是憎而伊誰云憎乎　昭着人人自危懋昭刑戮有定謂滂盡渾淆使前氣焰一時水擇肆人弗騎言雖極權勢人天偕能勝也此章所以慰無辜者之心落執言者之膽

五章為山益卑強以聲為不肖執言如此而王莫之懲也彼故舊之臣可以決是非占夢之官可以辨吉凶召而訊之宜其有所救正今皆以聖人兩王則王以為對竟謂矣王以為不肖竟不肖矣誰知此中之是非舛失乎指王詩人代王予之也

六章甚言說言之風奇可畏也嚴緝云人謂天為高而我不敢不曲身傴僂而行懼壓也人謂地為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行懼陷也喻處亂世禍生意外不可謂必無之事而不懼也人執不疑其言之過然實則有倫有理何也蓋當時群小肆毒以害人無所不至不可不慮也

末句卒予加使之至此四字甚精言今之人胡為肆毒使我局高蹐厚至此乎

七章言已之不能救正於王以王之不見用也瞻彼阪田之中尚有菀然特生之苗是阪田猶有助於人也曾大臣而無以助君德乎乃王之危苦我者日甚一日如不我克焉則效忠無路矣吾思先王求我為法之時如不我得故我得盡其力今也動見掣肘既拘執我而又仇仇視我則亦何以盡力耶杌不安也言危苦也即指上章局高蹐厚言之言天若不敢斥言王也使謂宣王之時也幽王豈能亦則亦刑自愿屬宣王作詩者以用自宣王而屬於幽王者

八章窮禍亂之本由於女子為小人內援故君子救正無從也今茲之政胡為厲矣作一詰問神已注著褒姒我疑褒姒滅之為已然之詞故以此詩為東遷後忌謂漢書趙飛燕入宮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是時漢猶未滅也國語史蘇云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以女戎勝晉是時晉亦未敗也而云然者其幾已形知其斷然耳且褒氏滅周不特詩人早見及鄭語史伯曰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伐周周不守矣史伯之言亦料之于未然也

九章上章說列滅如燬之已為舉高鳴而此及下章一反
一正閒出生路來勸其亟用賢人以救禍亂也
顧麟士云依蘇傳采芑其終則終其永懷倒句法也又字
照既載亦倒句法爲重遠行而又陰雨淖滑總見無可棄
輔之理也　言王須徹始徹然想通今日時勢如車然任
重路險而又窘陰雨尊非賴輔其何以行
十章終踰絕險言留輔顧僕然能踰越絕險之地而無患
也乙盞喻意于是又醒之曰王曾是不以爲意而棄絕賢
人乎故下章遂言君子罹患之事
十一章承曾是不意而痛切言之王非但不能用賢而所
遂刑戮惟恐不至所以民之無辜并其臣僕也嚴氏詩緝
甚精
君子昇自稻梅或遜言避禍或奉身退休其遂仇人之勝
而復不能免正如東漢之世刊章解捕黨坐門役上無以濟
脫名籍憂者詩人憂之也憂不在君子而在國家也不啟
所言王故曰國亦以見爲虐者之衆也
十二章承上章言如是則宗周之滅必矣而小人者方且
且樹朋黨植私交安危利災絕不知其禍之將及也前四
句說得極熱鬧忽接念我獨兮二句所謂一人向隅而哭
也　補正云小人衆植其姻黨鳴豫必甚相稱引故曰胥
姻孔云春秋傳曰昏不隣矣雖其云之
十三章補正云小人之虐以奪其食也此有屋有穀者即
爲旭爲蝪者也小人之封殖如此則民之無祿可知是天
降禍亂而祿喪是也丈夫昆因王右倶笑彼厚自封殖以
病民者罹此禍可也而惸獨亦將爲與誠可哀也富人即
謂小人之胥姻孔云有屋有穀者君以富民之夭椓爲不
足惜非我所安哀此惸獨哀其無辜而罹禍孟子所引乃
斷章取義
無祿無生蕃之且不得生也前十一章俱是憂國獨此章
是憂民國是已非民困已極國運之亡可立待耳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詩攷云申后太子之廢詩傳云詩作於幽王已弒平王
未立之時皆臆說也
幽王嬖褒姒事備見於國語史記劉向列女傳諸書然
載其禮漦舉太足異而龍漦神降厲亂寡服都何爲者
豈非遷妖與不經之說冤暴居亡國之罪歟且後世居
遂稱符命以篡漢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此大夫則幽王用皇父以召天變而不救自逸者惟此大
夫前三章言天變而歸之人事四國何以不用其良乎己

呼起王朝蓋京師者四方之則朝無良士故四國亢而效
之也不臧者天之變也言爲何人而有是變乎已呼起皇
父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已隱幽王及皇父以下小人乃懲
之者獨一作詩之大夫悉見勉無益耳七子比周豔妻煽
處其罪總歸皇父皇父猜懟多端其顯然者在營向一事
殘民以營私不仁甚矣而反自言曰惟時然則徹者乃徹
人牆屋壞人田宅之見也工於詞辯矣而反稱之曰聖則
聖者乃擇多藏富事焉樹黨之故術也極哀苦中作此
趣語使人解頤
一章十月之交謂九月之晦十月之朔日月交會之時也
朔日辛卯十月之朔爲辛卯也四月純陽陽氣正盛陰不
避陽而食則陰盛極矣十月純陰陽氣甚微而猶爲陰所
食則陽衰極矣故此兩月日有食之尤爲災異
二章既云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
日月之災
三章集傳以震電爲十月事說者疑之以經無明文也然
震電亦是卞事安得云不寧不令不寧以過屬言不令以
夫序言蓋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則此震電在十月如後世
十月雷未可知也若夫日食在幽王一年三川震岐山崩
在幽王三年集傳乃併指爲十月事則失考矣此由日食

而及震電由天變而及地異立言之序如此漢書李尋傳
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彼特引以證
時事耳非謂皆一時事也詩記引師古注震電失序不安
不善考本傳無此語
四章孔疏引中候擿雒貳以豔作剡宋中鄭八剡屬之說
又前漢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豔妻驕煽日以不臧
師古注引魯詩曰閻妻方煽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班
倢伃賦悲晨女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則又以豔爲閻
然皆非是　說者謂幽王時鄭桓爲司徒不得與番並位
尹氏皇父不得並政辨之者曰周禮有司徒少司徒番與
鄭桓何妨並位成王時召公爲太保則周公爲太師周制六
卿之上本有二相前則夾輔王室後則共和王室則尹氏
皇父何妨並政此云豔妻知已在褒姒立後之年而追叙
淡前天變耳集傳又載或說云卿士蓋卿之士宰之屬也
按周禮上有六卿然太師太保屢見詩書官不必備太師
家宰不妨一人兼之而謂止有家宰必無師保等員則非
也若以皇父爲家宰之屬則常氏所云王命卿士太師皇
父豈又爲太師忽爲宰屬乎但太師卿士皆三公本爲兼
官意者王欲寵尹氏皇父以尹氏爲大師皇父爲卿做古
二相繼抑皇父讓大師於尹氏而已爲卿士因得以居向

歟是皆不可知則卿士乃王之卿士而非冢宰之卿士矣
五章述民言以責其不仁徹我墻屋徙民居於向猶漢徙
良家以實五陵魏徙冀州士卒家以實河南是也田卒汙
萊不待農功之畢而徙之
六章責其不忠西京將危故遷而之東又恐朝謝事摇夕
生埤擇故委其政于亡子國所重者卿立三卿自比大國
得以置三軍凡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於其君而三
卿皆我擇之則思自己出臣寔強富足為己衛又恐老我
在於王所則因竭悟主皇王危并亡子亦危故屏去之非
勅令歸藉則斥置荒野於是亡子皆通尚息皇父遂執朝
權又從民之有車馬者實其新邑甲兵田賦取之有餘非
聖於自謀何以得此自謀聖安得復顧我王若瓊若莊工
絕：
七章此詩人為王朝之大夫非皇父之大夫也若皇父之
大夫則三鄉路遠與此忠告且王朝大夫自不在所從之
內其云徹我墻屋述民言也從事不必作從皇父之事從
猶王事自妥復以讒口加我是老臣既逐羣臣亦危雖為
盡職之人皇父之惡斯為極也然則日食震電川沸山崩
豈天也哉由于噂沓背憎專主爭競之小人耳欲穰天變
皇父其首

八章言我里不敢斥言王也多藏者有車馬者皆從以徂
向所留者窮戶耳故甚病也四方非無有羨民非無有逸
特設言之以形己之憂勞耳徹傳云道也集傳云均也似
不如作徹我墻屋之徹言今日災異先見天之警戒也
天命豈真盡去而不可為我當盡人事以補救之耳我則
不能效我友之自逸也皇父以下皆友也毋論其向比周
者為自逸即適跡而言亦自逸也幽王君臣欲怨積惡上
干天譴原其初皆一逸字致之通章結之于此且所以清
君心而勵臣節也至矣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篇名當闕其疑此詩暬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按周禮
內宰僕一人掌道僕等皆下大夫為之故曰大夫也說者
以此為東遷以後詩周宗既滅非徒然之詞正大夫離居
是播遷之後戎威不退知為西戎遷于王都知為東洛於
是移刺幽者而刺平而圓其說者又謂幽王既殺平王未
立大夫追刺之此皆由韋昭解節南山之誤也不知所謂既
滅者指流氣之禍也夫民叛而遂王并殺其太子天下無
王者十四年安得不謂之滅當王僅支四十六年既政不

於幽僕理其亂政詩人追遡前事以為永鑒武侯所謂痛
哭于桓靈也正大夫六官之長而番維司徒家伯維宰則
賢者安得不棄官三事三公以尹氏皇父為之大夫仕國
政者師氏以楀為之則賢者安得夙夜在公舉烽火以博
婦人一笑則諸侯安肯朝夕無一非幽王之世而云楀還
之後者謬也周遷西戎構難已久王室大騷自然奮勤不
出史伯所料則云戎成不退又明明刺幽矣若云追刺恐
不能起死魄而庶曰戎成也且平王即位尚在中年懦弱
有之而曰覆出為惡則訕之也其初立也衛武公秦襄公
晉文侯鄭武公皆以兵衛天子而曰莫肯朝夕又誣之也

王都西都也毛氏寫官記謂指王城如指西都當言遷不
當言遷不知還於王都對下昔出爾居言去王都為出則
還為遷矣出居者正謂從西都而避居於外如鄭伯寄帑
皇父營向詩人欲其仍還王室耳若東遷之後虢鄶所謂
亡姓從王豐鎬之民莫不東從何待詩人招之耶此東遷
後之說按諸詩旨時事無一合者也

一章舍彼有罪二語諸說皆不可行竊謂有罪者指尹氏
皇父之子之徒舍舍置之而不論也伏隱也指此有罪之
人不誅拯其辜既隱伏而不咎者矣若凡無罪之民則餓
饉徧及而受其害此天之弗慮弗圖故至此也

三章周宗既滅已然之詞也蘇氏范氏並謂周宗周之族
姓夫斯時周之同姓遍天下句云既滅于周宗周謂之宗
子指厲王既滅猶所謂滅我立王也雖有宣王中興然至
無所底止正賴羣臣協力而執知不然

三章昊天指王也楀正云法度之言乃理義所歸當如行
者之有程也辟言不信則莫行而無所止矣陳若闇抑謂
之敬辟言不信則人將欺誕以來容故戒以敬其身而畏
于天也　此承上章覆出為惡之意以見王雖為惡而群
臣不可不敬慎以事其上故下兩章言不敬之事

四章楀正云戎既成而亂勢不退饑既成而民生不遂已
獨憂病而羣臣無以是告王者王何由悛哉聽王之言則
憂慮之惟惟諾諾而已

此章言保身者之不能敬身以事上也蓋保身者常恐禍
之及已敬身者盡吾身之當為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保身
之道非敬身之道也　宣王三十九年敗績於姜戎氏料
民大原則勢已不抵幽王繼之故危戎已成

五章上章言羣臣之覩望不能有事君之敬此章言小人
之巧言方且為逢君之惡乃巧言則休反是則瘁則人孰
不巧言以媚主好佞惡直大槩如此不必為宗章伏脉
歸李恩同晉江夏太守楊珉蹤擊西陽夷諸將爭獻方畧

騎習未伺獨不言獄問之伺曰請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以舌擊賊惟舌是出者也伺以力匪舌是出者也匪舌是出是從心上唯出不從喉之舌也着哀哉二字可思可涕

六章承上章人曰於仕孔棘且殆矣彼不能言者王之所云不可用者也得罪天子直道雖窮矣而巧言者王之所謂可用者也而怨及朋友清議復雖答爲是幾者惟有避位而已此章原避位者之情不得已而然

七章然而致身畏天者不如是也我豈汝遷于王都與我共事爾反云未有室家夫我固竊思泣血無言不痛疾以告汝矣而爾言乃如此然則昔出爾居誰從作爾室乎而爲此此詞恐非致身畏天之道矣嗟乎覆出爲惡去者無以招其來留者又欲盡其類朝廷之上唯巧如流者而已國不亡可得乎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此篇蓋爲刺幽而作朱子曰不去者作此責去者舉臣之去王啟之也集傳每節俱歸責於王未嘗不用序意嚴坦叔謂七章俱用答問說不必以末章爲主立論最精

詩經讀序私記卷十七

句巖　姜炳璋　學

男　埭　埴　校

小旻之什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輔潛菴曰荀卿子帶王斷旨以此章爲畏小人而發而集傳不取者以詩專爲刺王惑於邪謀初不爲小人而賦也首章直刺幽王而其病全在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不臧即回遹也下三章是形容不臧之狀曲曲傳出小人影子却是一篇亡國圖

昊天指王也謀猷王之謀猷也臧與不臧臣下之謀猷也回遹由于小人王用之即王之回遹矣楠正云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以爲偶然耳猶望其或止故曰何日斯沮疑則此臧者皆是違不臧者皆是依則無望其沮矣故嘆其伊於胡底也

其存心可惡其無識可哀且違承訿訿具依承潝潝集傳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而相字便含且字之意

楠正云潝潝小人相比之狀訿訿轉以君子爲訿病

三章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箋云言小人爭知而讓過精

甚益譏論滿堂皆無稽之言勿詢之謀如身任之必有其
咎故作陰作陽無所倚着小人避譴保身伎倆如畫
補正云問道當於己經無未嘗行違者謀所以不得於道
也
四章凡事本諸先民按諸典成遵大猷則可以一言而斷
如文武周召皆先民也顯謨承烈皆大猷也今所聽所爭
只粗陋者鄙絕不知國計民生為何等事則臨幾決務茶
室道謀矣金將粘罕謂宋使曰待爾請畫定我兵已在
城下即此謂也
五章靡止謂國勢震動也膴大也靡膴或云無大有人焉
猶言人材剝落也俱引起之詞禍亂之來賢愚同盡泉流
喻禍亂言無使同淪胥於敗亡也此章以用賢望之
六章極言禍亂將至欲王惕然知懼人知其一不知其他
正喚醒王處戰戰三句言戒戒懼如此而王夷然不怵於
心何也
補正云人但知不敢暴虎而不知謀之回遹招殃致凶猶
暴虎也人但知不敢馮河而不知謀之回遹陷溺莫濟猶
馮河也此知之者所以如在冰淵也
小旻六章五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詩故云所謂謀者亦指申后、登褒姒廢宜臼立伯服事

子之子圖其理一也故孟越賦此以答公子圍大明之首
章 齊聖明指先王不知明幽王却以人字代之天
命不又明謂勢將亡國却只作自相為戒對症良方而不
令其苦口可謂善諫
三章此以教子易其家意在諷王裕後以承其先也言中
原有菽庶民采之固以物之善而取之矣桑間有螟與蜾
蠃不相似也然負之則化其不善以歸於善矣况爾有子
可不教誨之以使之善哉式語助詞言爾子之善與爾相
似也宜臼之喬當時必有謂其不克負荷者小弁所謂君
子信讒是也故詩人及之
四章此以勤敏勉其家人意在諷王勤政以紹乃父也脊
令因是喻兄弟與此只重飛鳴上以況兄弟皆當努力也、
與居稷異列女傳載幽王褒后在前御晝作夜興寢所生
正欲以庭燎問夜為法也
五章此及下章言刑罰之濫皆懷恐懼欲王恤刑以回天
命以繼前人也以桑扈之不能自活與填寡之不能必不
能自生握粟出卜集傳獄大夫言蓋以每章當收煞到大
夫身上但此與下章一氣即以下章為收煞詩中往往有
此例言填寡與寧而反受獄極騐畢事而俱謂宜哉更無
門可卬於是繫獄之家人握粟出外卜之曰何從得生乎

歟　名篇之義當闕其疑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篇諸說不一朱子直指大夫兄弟相戒然篇中人之齊聖天命不又家我填寡皆非泛說末章又與小旻同安得得謂非刺幽之作蓋以家庭孝友之戒規為宮廷切近之變而雅而近於風者也

一章嚴祖叔曰宣王承厲王之後而能中興幽王承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又曰所生以其親見者勉之言非久遠難知之事也

朱子以二人為父母蓋君為一人則父母為二人矣且上言先人下言所生當以集傳為長此大夫者周之世臣先人其列祖也非一人之詞自文武創業宣王中興彼先人皆有功於國者念者念其功業也或云先人即父母則懸後矣懷者懷其思勤也若曰先人之軌乎父母之冀衰至我而斬然中絕子言外便是諷幽王宣王勵精圖治姜氏侍罪衆卷其父母皆殷憂中興故諷之使懷

二章此以敬儀教其家而其意則刺王之荒於酒也幽王其前事史無所見惟列女傳云幽王惑於褒姒出入同輦飲酒沉面故集傳釋王以酒敗德非誣也天命不又言敬則天命眷我而留不敬則天命棄我而去大夫之守家天箋云自伐殺生也杵栗一之從何能得生與于何從祿相似　顧亭林云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無泉貨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

六章此只戒足上章言刑罰之酷如此是以君子無不危懼而吾與斯尤當戒慎也幽王使士大夫至此則政不可問矣

小宛六章章六句

國語秦伯為公子重耳賦鳩飛生云鳩飛即小宛詩當時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也小宛言鳴鳩非鳩飛韋昭之說不足據

小弁刺幽王也　太子之傅作焉

平王事後不知追痛者事豈能哀怨作詩故朱子依孟子集注定為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也或曰詩為傅作孟子何以說親之過又云親親仁也曰幽王傅之君宜臼之親亦宜臼之言如舟處宜臼之地故孟子以為知親親之仁毛公以為得念父之孝也

按史記幽王逐太子宜臼宜臼出奔申國語亦云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則太子在申明矣此太子在申其傅代作此詩感動幽王也語語是居申情景首言歸飛提提者眼在歸字以興之歸飛遡己之不得歸也篇中隨

手枯來伊以揺璜桩戕之物相殺曰鬻曰嶋曰葦曰楗曰伐木曰析薪曰投兔曰死人而我皆不如刺心剝骨眞與可形容又況與極多以家庭之中轉以蠱言且太子苔衰亦非徒正言所能盡也說者離却居中宗旨泛作離憂放逐為尹伯奇之作不知與伯奇所處之境天地懸隔一部楚辭翻其哀鳴枯槁爲美人香草一志一箏畢曲同工詩將傳曰鸒鵯也鵯烏不能反哺猶己之不能致養然出食在野飽則提提然羣飛而歸是其父子相隨爲可樂也

一章稱正謂與舜之怨慕辭迫而意實判然其云何辜非自謂無辜也親者子之天也我何處得罪於天乎我之罪在何所乎云如之何是忖度之詞離畫不出戚格親心之路使親頑悟而召我也

二章怨己不得歸父母之所也說者俱去周室將亡有神州陸沉之懼但細按前後俱是惘己之見逐國破居亡等意未曾稍露幾頭之意與紀顏不同立言固自有體也首一句言周道本坦平今爲茂草蔽塞使我欲歸無從是時宜白居申不奉幽王之召安得向都門一步人見踧踧我見茂艸耳

二章言凡人皆得遂瞻依之願而己獨不能也上四句泛言之言人子未有不得親其父母者也我獨非屬毛離裏之人子而不得親其父母家且故而不得妾之生辰之不祥而已或曰星命之學自古有之觀此詩可見諸侯夫人出則大歸天子以天下爲家后雖廢居宮中如後世長門也故父母俱不得見

四章上章以凡人起與此以微物起與言物莫不有所依而嘆己之見逐也上四句反與下二句詩兩言凡彼柘舟一仁人被逐一出妻失所天此云舟流不知所屆即此字之義而語尤沈痛

五章言物各有群歎己之孤立而無由白其冤也壞木謂家謂王無妻屏子如病木無枝武城王氏謂與前後章意不相承良是又謂以鹿比兄弟雉比太子之妻則太子放逐何以念及伯服并妻子耶愚謂首二句並不取喻何人只泛言獸尚有群鳥尚有匹各有伴侶呼朋引類以自助而我乃如病壞之木牙然無枝曾鹿與雉之不如也漢蓋張良以四皓侍太子上謂戚夫人曰羽翼難動猶矣正如木之有枝也今正人既逐羽翼剪除孤身遠竄猶失群之鹿天因爲及無匹之鳥網不雖加彼尹氏皇父七子號石父之徒方饞構不已無一人知太子之無罪爲之開悟其主故太子詰之曰爾諸臣何莫之知乎

一章言己雖甚親而賤惡之物之不如也君子秉心兩句
言王於吾為父子之親豈投兎死人比耶而王之執心雖
忍我至此而不之恤我不解其故惟隕涕而已諸說直同
訶罵非是
七章言己放逐之由也伐木必以物倚其巔者慴壓也巔
謂木之上梢先倚以物伐其根則根斷而木不從人以壓
薪必有理循其理而斧析之者易解也理即薪之裂處言
雖細事皆當審慎而况國本所在不舒究之舍彼有罪之人
而逐我他適乎時太子在申故云它適有罪將指褒姒
補正宗平信伊戾之讒殺其世子痤叔孫信豎牛之讒殺
其子孟丙仲壬後非不悔也使事機初見稍斟酌之而究
其情則讒人之罪狀可得矣豈至陷於大過哉
八章此總叙其始叙也上四句總設言所因起高莫高於
山浚莫浚於泉以與險莫險于人情故君子之言甫出屬
垣者已合風音而設構其間矣因言爾讒人毋擅居我勢
位毋變亂我法度豈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日之事乎我雖
放逐困憂之際也以見讒人交訌必致敗事儆寓幾諫而
己之俟命召歸不忍割絕之意惻然見於言外所謂親親
之仁也此方究衆全篇博策否則結處反寬末二句與不
屬於毛不離于裏文法相同詩人常用之君云我自顧不
遑安管他後來事見愈疏矣却之谷風篇亦作是解又四
語乃古有是言故風與雅俱引用之
傳曰念父孝也益通結全篇篇中之哀怨却是生念父之
孝故引孟子全文證之毛公説詩淵源直接孔孟
武城王氏曰七情有哀而無怨怨生於哀者也舜與宜臼
是也故孟子合而言之謂之怨慕詩可以怨正在于此諸
儒不知此義往往以為怨恨之怨故多為回護之説與長
息高子同一淺見
小弁八章章八句
趙岐注孟子小弁伯奇之詩也親親而悲怨之詞也王
充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詩曰維憂用老琴
操云伯奇吉甫子事親甚孝吉甫後妻欲害伯奇取蜂
去其尾負著衣領上伯奇恐其螫也起而掇之後妻呼
曰伯奇牽我衣伯奇懼走之野履霜以足採楟花以食
講大夫聞之乃賦小弁以諷吉甫吉甫悟逐後妻而迎
伯奇伯奇請父復後母母化為慈又　云後母欲立其
子伯封取蜂云云伯奇作履霜之操投河而死吉甫出
遊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噭噭吉甫心動曰伯勞乎是
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乃居鳥尋聲而棲其蓋歸入門
集於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射殺後妻以謝之按兩

書相反如此焉融謂伯奇棄死乎捐擭蜂螫詩以黍離
為伯封作曹植惡鳥論亦謂黍離為伯封作孫奭以伯
奇即宜臼王逍以伯奇即宜臼之傳皆附會之說也呂
黎𪃶履霜操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為
又曰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哀傷可
與小弁並讀

巧言刺幽王也　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此詩人身被讒人之禍而急欲王之去讒也首言己之無
辜被讒而小人之讒始曰僭始曰讒王之聽讒始曰涵繼
曰信蓋以漸而深也如秋讒言初試之時立辨其奸則利
刃斷物實時可了而屢盟而信盜且甘盜且飫亂王於是
乎病宋杜指典章奈此非癬疥之疾乃軀命之憂也而抑
知讒人之計易窮其言易辨其人易去斯時君子如怒如
祉則除亂如反掌預令其口含酖毒乎毒風權君父受病
而不知因辜被害而莫懟惟擇首告諸貪亂之夫也悲夫
一章呼天以告王也無罪無辜泛言之下四句方不復集
傳甚當
一章僭僭差也僭差之言無實故曰不信僭者讒之萌芽
涵者亂之根柢初生又生謂接續發動也
左傳晉范武子將辛召文子曰燮乎吾聞喜怒以類者鮮

因引君子如怒四語蓋以祉為喜也集傳訓喜本此能怒
小人即能喜君子四語一篇節節俱注意在此
三章按司盟職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
儀北面詔神明是王亦與諸盟耳后伯有之亂鄭伯與其
臣下盟幽王亂政數言數行人不自安故從而屢盟耳
屢盟中已啟而外猶示以堅而不組也其中君子指王盟
是無質臣盟所以屢盟者有人間之也是在既涵之後歟
信之前故僭始則禍根已種屢盟則禍機漸長矣盜言孔
甘語甚奇創餤說文食也集韻云史記趙世家以齊餤天
下又通啗今傳訓進亦取進食之義　君子于小人往往
取其少有才能而小人亦以勤事結主知如溫公謂蔡京
曰使能任事如公則何事不可為而抑知非然也於為王
病耳供事益久病根益深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集傳用
然字一轉極有分曉
四章承維王之邛來言奕奕寢廟昔之君子作之秩秩大
猷昔之聖人定之彼小人者我忖度其心不過狡兔三窟
之計遇犬即無所逃命而頑腹其厄及寢廟敗厥大猷王
生受其病也何居此章歐陽氏范氏移末二句于下章以
蛇蛇碩言四句另作一章嚴氏以兔犬並比小人皆非也
躍躍僕重他人有心兩語遇犬獲謂己得其心繼上四句

全毋関照遂使詩人語無倫次不知上四句只作二句看不重心之易知只重計之為窮言其營私自護使倆甚是有限不難立去也君子聖人指文武周召夫以君子所作聖人所定之廟神靈祖宗顯烈乃為一鬼蜮所敗可悲可涕傷心之至

五章言讒人之所以為病者以其言也因為之忖度其言有四句言良材君子猶樹之以備用况賢才而可棄之乎行人之言猶心數其是非况妨賢之言而不之察乎蓋正恐己在與內更不備出詩中自有此例夫讒人之言不難察也度其言蓋有二焉時而為大言以籠絡人極其矜張要然出之於口而中實無所有也時而為巧言以中傷人極其便利則如簧之可聽而恬不知愧也其言雖多總不外此二者辨之不難

六章言其人則又甚易去也其未仕時居河之麋品甚汙下也無權無勇地甚寒微也此勇字以勢力言之王假之勢位因尊為亂階耳然今日即有勢位既殤又腫力不足以適一人也以勇字以氣力言之雖大肆其謀衆多其謀而徒衆幾何實刂可立盡也王何為而坐受其病乎小人手握魁柄主人殺人如虎而覈究其實亦腐鼠耳詩人於權姦勢炙時避之指出直令人厭唾無可容身足以概小人之魄居後先小人伎倆蓋此居何職彼居何地用盡心力樹之朝廷即覺鬼三窟之計也元兇就殛一網皆空絕不費手歷考史冊無不皆然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此以首章為主上七章皆極力形容其鬼蜮之心耳然暴公之譖人極其詭秘而暴公之怛怩微露破綻其露破綻也在不入唁我詩人據定此意斬關而入故每章俱以此為話頭其實不唁固譖唁亦譖也特不唁而其譖顯然耳故曰首者之來非望其來正責且不來也俾我祇也非欲己之安正明我心之不安也皆所以絕之也夫以情同伯仲吹以壎箎而口有蜜腹有劍愚一挿舌便奪其職位而逐之去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豈一見而戾衷盡剖一揖而山盟可固乎故凡言來則前往盡學者皆夢說也弟居子絕交不出惡聲故詩體中處處以此與行之意殊含蓄至末方點清而獨未明指其人聖人取之以為性情之正也

一章只以何人指從行之人則三四章亦刺從行篇中兩字伯仲字俱指從行而刺暴公之意晦矣歐陽氏力闢其

之獨指集傳末之制去也然直以暴為暴公則下二章不
應又云彼何人斯蓋伊誰云從設為問者之語此人從何
處來則云自暴國來者猶云自魯國齊國非必指其君也
縱已畫出暴公影子而未嘗明白說破故下又以彼何人
斯發端　卻作游移不定之詞篇中多用胡字云字自作
猜疑胡者怪之之詞云者他人所言君不敢以讒人坐實
者然
梁歐云無梁也我梁欲我所有也已含踏我意李訓橋梁
以對下門字則門外之橋梁也但詩人凡言逝我梁者總
為奪攘位之喻指魚梁自妥
二章二人即指己與暴公也言我二人相從以行素無嫌
隙則此禍誰為為之哉在他人未可知也然既非禍我何
以不唁我也從行者且始下唁者其今意者始之親不如
今之疏而有所不足于我乎衍字已將二人推開蓋欲為
暴公出脫而不來唁我其迹可疑末二句又放鬆一步或
者別有所不滿于我故不來唁未便以為譖我也
疏云知己被讒而不唁疑其疏己而內懈禮弔生曰唁以
被罪當弔之不必失國也
三章天下豈有聞聲而不見其身者補正云迪陳則入門
矣聞聲則遁問矣而不見其身蓋遁問而不請見也或托
言亟言反還而復請見故五六章及之末二句一若使不
愧于人而獨有愧於我也彼不畏于天而獨有畏于我也
苟非譖我胡為如此
上章放寬此及下章又緊一步末二句疑通云不宜直作
刺語蓋下章猶望其來也
四章飄風傳以為暴起之風言疾也補傳以為旋折之風
言厲也厲謂飄風者亦疏不可測度之喻隱隱指譖言蓋
謂譖言所播自南自北任爾加害不及于我倘幸免耳胡
為譏及於我耶風則極隱不露圭角
五章六章集傳甚精兩章本一意作兩層以責之祇安也
不疑之詞也重代詞至此君忘其譖病甚
七章依舊說殊不可解彼既不來何從詛盟一也方欲相
好下章忽痛斥二也說言與主大(執)當絕猶欲如舊三也且
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豈神能安之四也竊謂此章乃追敘
其前日也諒字書云照察也又知也察也言我昔與爾情
如兄弟和如塤篪勢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也諒汝有不知
我之時我即以此三物詛爾此事於神無不稍釋而不意
今日譖我至此故下章直刺之
詛爾斯言以此三物詛誡不知我之事誣非一次本非當
用三物蓋君子小人同居政府議論不合好惡異趣往往

有之君子坦懷接物一經詛盟翻化與有而小人則積久
成隙匿怨而友故陰為中傷使之去位不特大權獨歸事
權并寄日之氷炭我者皆一時報復
一章飄云斫窮而不得其情于是怨而責之
俔人罔極靦顏安頓鼻傳本之孔飄苦于下文不接蓋俔人
承面目來都八徵云為鬼為蜮受害者不見其形汝乃人
耳靦然面目相看而為此罔極不測之事故作此好歌以
窮究爾傾陰之心也罔極猶園有免青蠅之罔極皆不測
意反側即罔極意
讀至末章方知逝梁不入聞聲不見飄風南北曰亟行曰
難知皆鬼蜮也人面而鬼蜮所謂孔穀也節節畫出一鬼
蜮影子而渾然無迹故自以為好歌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蘇暴搆怨曲直不見於經史然暴公之譖行于幽王則
暴公小人矣蘇公作詩絕之剌庸之言猶極婉轉則蘇
公賢矣
巷伯刺幽王也　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此遭讒而被宮刑故其言痛心刺骨在第六章三百篇中
無有痛憤至是者此夫子謂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也
前二章正欲從昇之實三四章雖告告小人者正是王心

悔悟則委不難辨且吃緊處全在五章一視字無心為見
有心為視蓋王于小人從未注目視其所為若能視則生
疑疑則生悟必且謂其不信而將遷于彼故讒人者不必
投豺虎食為有北受只須留以待王加之類哉則既着帖
席矣而無如王不能也作詩相告不過為諸君子作殷鑒耳
萬分謹慎猶慮不免而可不敬予貝錦南箕是借讒者言緝
緝翩翩等字是寫讒言兩欲字是讒人心事好好是讒
人伎倆蓋不管君父不顧名節并不慮及利害眼前可
作儘力為之不留餘地篇中曲寫小人正如牛渚然犀奇
形怪狀無不畢見
一章傳云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錦文言錦如貝
之文也重錦不重貝萋斐指貝錦蓋用比喻字句成者讒
人成之也言萋兮斐兮文采照者者貝錦也而讒人之言
竟成萋斐之貝錦顛倒是非說出來真文理斑爛眩惑主
聽使其不聽不休讒人如此不太甚乎
傳引顏叔子魯男子二事見呂氏春秋蓋詩人之刺是君子
嫉惡之心毛公之言是君子身有之法早為章末敬字詩
消息傳園本於言詩矣
二章傳云哆大也說文哆張口也蘇氏哆侈皆張也陳氏
云南箕二星本非箕器張口如箕也詩緝云箕為天口史

記天官書箕為敖客曰口舌乃箕踵以哆為踵狹侈為舌
廣踵狹喻小過舌廣喻大罪然則上章萋斐亦將分貼乎
即云哆侈微張之貌恐微字有粘合于上萋貝錦是讒言
絢爛之象南箕是讒口囂張之象言哆兮侈兮口張舌居
者南箕也而讒人之口咸是哆侈之南箕張大肆妄不難
起口傷人只且同聲並試以傾善類使之不盡不休誰為
設此謀而慘毒至此乎
三章承上貝錦來蓋貝錦是借喻其一段成之之實尚未
說出故此補足之下章緝此言其成是貝錦也緝緝然如
縷縷之組織相繼不絕也翩翩然往來覓伺以為織之之
具也其意不過謀欲譖人文致其罪耳下二句設為告小
人之詞言王之明非汝所能終蔽也是在平日偶在一時
爾之不信王將立見亦即喚醒王處愼爾言也猶云毋是
非之顛倒也
四章承上南箕來言其成是南箕也捷捷然而口之儇利
也幡幡然而舌之反覆也其所謀者欲譖人之言鼓動王
聽耳當譖言之時王豈不受之行誅罰哉既而悔悟即以
所受者遷以予汝如殺王亦遷即以所遷予之殺王誅戮
後即以誅戮予之立法所以自昆古今一轍也遷對受言
猶還也與謂爾還於王都還字對下出字者同

李迂仲曰如江充之譖太子其始也雖足以逞其志其終
也身亦受其禍所謂彼還也
小人可以名義動而可以利害怵寬一分排擊便為君子
寬一分罪辜而國家存一線元氣然詩人之意在挑起下
視字耳
五章蒼天蒼天非呼天也呼王也視彼驕人庶幾謂其不
信而因以遷之也矜此勞人庶無貝錦之傷南箕之構也
六章有昊指王也不食不受待王明正其罪以快人心
再言誰適與謀包裹上面數謀字然分別之有譖有謀合
言之皆所謂譖人也下文緊接取彼譖人語意甚緊令人
失驚若與上二語則投畀句總少氣勢有謂衍文者非也
七章郝氏敬曰楊園下處之地有路行上倚於畝丘讒加
於卑賤漸及於尊貴矣
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為寺人非既為寺人而遭讒也楊氏
凡從序之言殊不可從所謂微賤指未刑之前孟子本微
賤者及其既刑而後為寺人也若在大臣豈有為寺人之
理詩人惡惡而歸結於敬字是君子待小人之法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按此篇分章朱子悉從古本或有為之更定者謬也
谷風刺幽王也　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興云人雖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幽王之時風俗虎薄窮達相棄毋復思情使朋友之道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

或以為大臣被棄之詩如秦之晨風是也竊以為不然始言恐懼後言安樂在宣王之世有之若幽王承中興之後安得先言恐懼耶朱子斷為朋友相怨可謂不刊而刺幽之說則亦未嘗斥之也蓋幽王刺詩當從諸詩合觀之小弁作而父子之恩絕節南山正月作而君臣之義乖角弓作而兄弟之倫廢白華作而夫婦之道苦何人斯谷風作而朋友之誼乖有一於此猶足亡國而况三綱淪九法斁上行下效風俗之不美至此而歎此地之屑而為戎不可得也幽厲並暴主而厲當流彘之後宣王未立共和攝政十四年安如盤石未聞纂弒蓋政亂於上俗清於下文武之澤猶存也至幽而蕩然無遺矣雖有忠臣義士皆罪罟羅織逃死不遑宜其一跌不可復振周綱解紐豈一朝夕哉

一章傳云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谷風或作大谷之風然東風謂之谷風見爾雅釋中散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注谷風春風習習風和貌可知古人讀是詩悉依毛訓

二章寘於懷使是棄如遺之根故受德而感思無地以非報德之人

谷風三章章四句

蓼莪刺幽王也　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孔叢子曰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箋云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此詩創鉅痛深非身罹大故不能為此然只孝子自作寫其終天抱恨而或以暴君虐政等詞入孝子語中者非也詩為孝子所作太史得之以其體裁雅正詞旨悲怨足以感發人主使之深維所由致此者故歌以刺王也　在位有缺事之勞民生有征伐之苦毛公曰民人朱子曰人民有位無位原未嘗定

一章言愛我如莪長大則為蒿父母劬勞一旦成長句中有無限不得遂志盡職意包前裏前後其哀憐尤在筆墨不到處　生我劬勞生前之父母也哀哀父母死後之父母也於死後計及生前痛絕時讀哀哀微讀父母連下非是

二章蔚牡蔽釋草文蘇頌云郭璞以牡蔽為無子而陸璣云有子二說小異陳藏器曰牡蔽即馬先蒿與牡蒿原是二種陸璣所謂有子者乃馬先蒿而引無子之牡蒿釋之

誤矣李時珍曰牡蒿亦有子庶食九州此其一也秋開細
黃花結食大如車前子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為無
子也按此則蔚亦有子矣愚謂蔚即蒿之別名或云此時
孝子尚毋子哉又以比父母待我之難皆附會之說
勞而至于顛猶羽更病矣己猶是隨蒿而親益病己德不
增而親恩自重也
三章傳云缾小而罍大箋云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
以為不可斯須無當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
如入無所至
缾罍之喻諸說紛然朱子以子與父母可謂綴叢獨闢禮
云門外缶門內壺注皆酒器揚子方言缶謂之瓿甌其小
者謂之瓶郭璞云罍形似壺故禮以罍壺對舉則缶大壺
小詩以罍缾對舉則缾小罍大左傳王子朝之亂子太叔
引此詩告范獻子疏云缾喻周罍喻晉言周微弱依恃於
晉今王室亂晉無力助之是晉之恥也按此說最分曉詩
以父母衰老故以缾為喻子壯盛故以罍為喻老者貧壯者
之養猶缾資罍之助也父母亡是缾之罄不能終養是罍之
恥鮮民單獨之民猶所云孤子不如死之久矣可概早可以
絕望也
四章此承上文劬勞勞瘁之意詳言之而深恨其無以報
也子於親不可謂德集傳報之以德不如箋云我欲報父
母之德為安如天無極箋言呼天而我心無極則又不如
集傳為安
五章六章追叙其開卧之時也烈烈律律猶言栗烈謂山
之氣寒發發弗弗猶言觱發謂其風之疾也蓋孝子在役間
父母之卧此時天氣愁慘飄風極厲勞苦之時又罹大故覺
行役者人所同而罹喜者我所獨於作詩時追思以述其痛
酷有如斯也
人當父母之喪雖愚賤夫走卒凡父母尚存者皆視為天上
人而其父子相處一言一笑皆視為天上至樂我終身必不
可得豈款詩人兩言民莫不穀以此也於自己一想我於父
母更從何處著手百緒填膺總於父母身上無益所謂不
幸也
蓼莪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東泉姚氏謂親遺從言而發己不能代而作則以幽王
之世多謀附會之也武城王氏謂行役奔喪之詞然曰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非奔喪之詞也近世陸氏謂大
戴禮用兵篇夫子稱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以
為其父母道而死則又以王喪事而為之詞也
大東刺亂也　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

焉
說者謂幽王厚取於東薄取於西不知幽王之居畿內之
民應先受毒豈能以近在輦轂加以寬恤之政哉詩人所
刺西人之子亦指在位之小人耳不得言京師之人也或
又云同為王民東西南北均也今孔明備述得取東南京
畿不耕而食者垂三四百年讀大東詩未嘗不三嘆也竊
謂論孔明則可而以說是則非也三代之時旦楚猶為荒
服齊至桓公始強幽王之世所謂東南能如後世之盛乎周
自武王定鼎至此已五十餘年其服屬豈東南可同日語幽
王儘力剝削天下諸侯豈受其害不獨一譚且不獨東國
也特譚在東故以東言之驪山一炬鎬京折入于秦以耕
以放逐成帝業孰謂西方之皆仰食於東耶
一章傳云興也如職貢賦均平也
首二句比以上二句興下四句也按陳氏云之之顧有四
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肆之匕有喪之匕三匕以棘喪匕
以桑虞人之所概黍稷之匕也饔人之所概牲體之匕也
說文柶匕也所以取飯對上簋飱當以取飯者言之簋危
簋高一尺容一斗二升取飯於簋其匕當曲而長言取簋
飱者當用棘然之棘匕取物固有常制也以興取民者有平
直之大道取民固有常直也今取民無道使我賴今日之橫
征斂而灌焉出涕也
二章東方之國無小無大杼柚皆空者以盡輸之於周也
補正云行彼周道無車而徒也言其貿薄之甚俊集傳云
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徒行故見其佻佻
三章五言以告之
五章范逸齋曰病者譚大夫因輸送所賦之物於京師而
作是詩故此章明言東人之子以輸送為職可謂勞矣殊
無勞來之禮而西人之子無功享賦衣服鮮明不自知其
不稱而無愧恥也於是慨言西人　武城王氏曰熊羆貴者
之裘與百僚並義舟人私人當有所指言廝役之賤皆濫
冠裳享祿食
西人指尹氏皇父之子之徒有權位者舟人私人亦指當
時愛倖即所謂佌佌蔌蔌者也
六七八章補正天漢有光望其能鑒我之情也織女七襄
望其能助我之力也顧意織女報章不成章牛亦不可以
服箱畢亦不可以畢掩乎雲漢不可見而啓明長庚亦虛
有其光乎其意益謂織文稼穡百貨皆人力所成非天降
地出神輸鬼運也豈能忍取而不竭哉
此皆極怨之詞六章非直望其助也言東國財力已盡而
西人猶求無已或者自天降之方可供汝之求七章言欲天

降之而天不能也八章言天非惟不能降而且若爲吞噬抱取之形使人可畏則無從告之於人并亦無從告之于天此其所以潸焉出涕也楚詞天問此且盡觴維天有漢以下一意連說二十句不見其複末四句又進一步暗指聚斂小人以究亂本

大東八章章八句

或云序稱譚大夫若以究州有織文之貢譚國於齊南可以牽合愚謂究州諸小國何獨一譚且言譚矣況微貢於譚者亦不止織文一事也且曰服箱曰南箕曰北斗則知微及粟米矣其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則知微及酒醴矣其曰鞙鞙佩璲則知微寶玉矣其曰有捄天畢則知微及鳥獸矣雖葛屨履霜公子佻行不類也蓋在位者微賤小人而并無額貽罌無有窮極彼節南山之姻婭膴仕正月之嘉殽洽比十月之交之擇有車馬試思此物將安至哉是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而邦人諸侯莫肯夙夜而周遂以亡故曰刺亂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詩殆作於幽王之末年乎節南山以下皆無此沈酷許及先祖甚於呼父母我日構禍我獨何害甚于讒口囂囂匪鶉匪鳶無所逃于天地甚于臨深集木蓋國亂已極天命人心俱去乎不可留而身爲世臣義無可去惟有鞠躬盡瘁明知無益國之將盡微已庶幾見我先王列祖以告無罪此詩人之志也

一章疏云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惡政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

補正云四月陽盛已極至六月而盛德長養之氣盡矣以治運已過而亂方生也不幸適生此時何先祖之忍予乎猶正月次章父母生我胡俾我痛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也

按左傳稱趙盾爲夏日之日註云夏日可畏故維夏徂暑爲酷虐之喻先祖匪人四字諸說皆非郝氏原解云先祖於我一氣相關匪他人比寧忍棄我不救乎

二章亂而憂憂而病矣寧有人人皆然意正與具字應乎何所適歸乎言無可歸之所也已含二章意

三章疏云以寒風喻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

箋以此章類蓼莪故有不得養父母之說且實非也所謂害者大夫遭亂世讒口及之訶譴及之而難拒不能任者又及之而又悲命惆窮傷心慘目總此一身受此痛酷耳夏曰忍于秋曰何歸至冬已極故曰我獨何害穀甚也言民皆洩洩如燕子之處堂也

四章承公蓋謂物有常美與人之善變而為惡然則貪殘之人竟從善人變者乎說不可行矣此章集傳甚精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喻朝廷之善人多也宣王中興吉甫方叔之徒遍列朝廷今一變為貪殘賊害之人而莫知其誰之過也暗指幽王廢幽王廢之也廢變置也左傳廢一關是廢即置也楚辭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為此蕭艾劉禹錫云惟有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即此詩意

五章傳云構成也箋云構集合也

補正云視彼泉水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豈有日構禍本而能善終者乎其曰我者不敢斥言其上猶微子所謂我其發出狂也泉之源本清有時而濁者泥沙汨其流也世之運常治而卒至于亂者讒賊構其禍也

此構禍如構怨之構暗指求太子於申事驪山之禍殆灼見之

六章亦備萬謂此詩專言憂亂則滔滔江漢其詞迂遠當兼行役說非也按一統志江漢並在漢中境周南士女往往言之安得為遠言江漢發源於西紀南方之國包絡之源遠者流自長也我自先祖來莫不盡瘁以仕王朝源遠流長有如斯江漢矣王曾莫我顧念而一言不納乎集傳有識有也猶云顧念

七章首言先祖則世臣也與國存亡義無可去故為無處逃死之詞

八章詩所云生亂世者既不能如鳥之奮飛魚之深藏庶幾山隰之間采掇草木以供老子然未能忘哀思故歌以告之

至春薇蕨並生杞葚同茂僅可避患終老然世臣義無可去惟作歌以告哀庶幾王之一悟而已

四月八章章四句

孔叢子以為孝子思祭韓詩以為役行之詩詩故以為南國困于征輸皆非也朱子專指遭亂可謂不刊而或謂此詩直告於王亦非也未有告于王而自稱君子者詩中言先祖言盡瘁則大夫可知也言構禍言殘賊則刺幽可知也蓋為遭亂告哀之詞使太史歌之以諷也

白巖姜炳璋學
同學諸子較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已盡此篇之肯蓋不得終養只於首章見之通篇俱承此意不徒行役不均之怨也

一章言王事靡盬君臣之義固無可諉而憂我父母人子之心其何以安憂我父母箋作父母思己而憂集傳因之不如李迂仲云王事則無不堅固矣然而憂我父母不得養之也

二章言天下孰非臣而父母惟有子王無我無不可使之臣親無我更無可依之子何為從事獨賢不容無養也　獨使我有父母之子所以為不均

三章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是報國之日長而報親之日短陳情表似以此詩為藍本　只就王使我之於人子身上一照便有亟白二親需人奉養意一未字兩方字正見報効無窮何甚奪我愛日數恨終天

四章五章六章或者以為王事多難凡在有位義不顧私忠孝無可兩全而今逸者如彼勞者如此王試察之孰爲寬閒孰爲勞苦孰閒居娛樂且有妻子之歡孰馳驅道路莫慰門閭之望則勞逸見苦樂分必有以遂人子終養之志矣故此篇孝子之悲思非勞臣之感憤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李迂仲謂此詩不如邶之北門北門又不如南之汝墳殷其靁之婦人不知北門之大夫無父母也汝墳殷其靁則被文王之化也安得以定詩人優劣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呂東萊曰荀大略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韓詩外傳云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繇此觀之在所樹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焦氏易林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

此詩荀子與序合並首序與詩並傳而荀卿述之也韓詩外傳及易林並同則知詩序之傳久矣小人未進往往曲意承事君子無一不當其心使之深信不疑如丁謂之於寇公蔡京之於溫公皆是術也一旦得志反脣相噬并君子亟之詩中秖自塵

分維塵冥冥取喻了然若行役者之詞則但言勞苦足矣至塵
之冥冥即未甚勞苦亦自不免積讀詩記云力微擔重無益於
事然於維塵之義終不相粘方知古序確不可易
一章專輕則操縱在我大車則進退不能由己故為進小人之
俞塵者蒙蔽之物故為自取污辱之俞小人既進故悠為奸將
來不知何底一念相看如負重荷百憂指後日之變亂剝政敗
壞家國從今日思之真百憂猥集無思者猶云不可說也正是
思之不處悔者一悔字不知詩人之心而於自猶云前既自誤
今又自病更不值了不得已且置之耳是無可奈何之詞
二章冥冥訓皆晦故以興不出於熲案已皆晦雖胸中耿耿小
明無得也扶進小人是皆晦也悔則其小明也
三章古義云雖本作壅有障塞之義先言塵繼言冥終言雝
起而益盛也沈氏說通要而敢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
言也重猶累也思則百端交集徒自覺其累重耳亦深悔之詞
个甫既逐每書偶子建子苛子登云誤為每座為死莫贖皆自悔
之類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申公傳謂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此即
竊取序意為之也鄒氏忠胤曰此大夫少力小任重又恐不
能令詩人諫以毋徒自苦也按此即賦隱之意皆不可從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按柏寬謂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程子謂古者戍役今年
暮春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防秋至過十一月而歸玩采薇詩
當以程子之說為正然則大夫征役載離寒暑為事之常而云
其毒太苦何也蓋采薇文王之詩也與人忠已勞一人兼數事
者幽王之世亂世也君子每與小人相近凡可以困君子而殺
其身者無不為之節陽之於升卿盧杞之於魯公皆用是術功
則小人專之咎則君子受之云其毒大苦涕零如雨悔恨之意
深矣故曰悔仕亂世也末二章為小人規之提出正直兩字便
見己之所以罹此毒者為正直不容於朝耳詩人豈徒為行役
之怨辭哉
二章或謂此二月言夏正建卯之月下章不得言日月方除若
作周正建子之月不得言日月方奧愚細讀本文二月初吉繫
於至艽野之下則至艽野之日為二月朔其啓行之日乃在正
月之初也以夏正言日月方除始除也正月之初日月始除之
後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又云日月方奧也正月始溫二月
則春日遲遲不得言始溫與諸家惟何氏楷以二月非徂征初
行之日而又謂是作詩之日不知作詩自在歲暮啟行自在正
月詩言方除又言方奧自註明甚載離寒暑載猶則也
共人朱子以為僚友之處者最是而輔氏云即靖共爾位之人

其辭又僕按此共人即下一章之居子也曰共人猶彙臣同輩
臣同僚曰同寅耳美其名以稱之非實謂其恭乃識之彼其安
逸我甚危苦我故不覺涕零如雨已想到罪罟上若恐僚友之
罹罪罟而涕零詩人方自悲不遑何遑代他人悲耶
二章傳云除除陳生新也
日月其除已見唐風蟋蟀箋以四月為除蓋引爾雅證之按爾
雅釋天四月為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
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正與除陳生新之義相反安得改余為
除乎集傳以二月為除似亦襲疏之誤
懷顧言懷顧同僚又退顧自己安危勞逸如隔天淵
三章劉氏奏曰禾黍穫斂冬〻之事　箋云我冒亂世而仕自遺
此憂悔仕之辭愚謂若云平日不應與彼為敵便是小人伎倆
念彼共人優游安息而我則與言出宿此所以睠〻懷顧而涕
零如雨也
四章五章上念彼共人下保有安處安息處而此以靖共者勗
之也靖共處全在正直之人是與而與由於好故又以好是正
直勉之好正直而與之則正直之氣神不至不容於黷而罪罟
遣怒不之及言神之聽之恕然見人可欺神不可昧也
小明五章三章〻十二句二章〻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史無幽王東巡之文說者疑之或據左傳楚靈王會於申椒舉
曰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太室皆
豫州山杜預註太室中嶽也以左氏證此詩宜無不可或又引
蔡邕明堂月令論以駁之謂武王盟鎬京明堂之太室且周將
太室未列中嶽愚按宣王初年旬征北伐命將出師而淮北徐
夷王獨親行可見淮北之夷強甚宣政不終幽王繼之安能保
其不叛動乎幽王踵宣舊迹因而巡游淮上如隋廣所謂朕夢
江都好征遼亦偶然是也太室之會或有之歟杜預以後世地
里釋古文者甚多又安見杜不足信而邕獨可信耶嚴氏云經
之所有經即史也則亦無待於引證矣
一章傳云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
雖云鼓鐘淮水之上不過在臨淮之國非必臨流作樂也此日
之事禹會開奇萬金鞭必粲然可觀而聞樂者憂心且傷何以
故孟子所謂舉疾首蹙頞而相告也曰淑人又曰君子曲盡思
慕之神先王謂周之盛王
二章三章其德不回耳德不猶所以懷之而信不能忘也而憂
心之故可思
四章集傳同音言其和也堂上鼓瑟鼓琴堂下吹笙擊磬音律
皆和也不言吹擊所以為句耳陸氏詩學云曰鼓鐘曰磬備舉
金石之奏以為作上之節愚謂金聲玉振既始終言之樂既作

八音並奏非謂金專用之聲玉專用之振也堂上以琴瑟爲主
堂下以磬爲主鹿鳴鼓瑟吹笙堂上堂下各舉其一耶之依我
磬聲八音惟磬難調故必依磬以協律也熊氏堂上樂皆受笙
均堂下樂皆受磬均其說非也
籥舞者所執也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註云箾舞象者所執籥
舞南者所執所謂象即周頌大武之詩南與頌可以節舞則雅亦
可以節舞矣毛公惟訓南爲南夷之樂爲偏其云以爲籥舞是
籥乃舞是難句者以不僭列之爲三說云不僭是行列不有參差
樂記曰古樂之發進旅退旅註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范氏
補傳云言播此二詩於籥皆不僭亂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謂此詩昭王南遊於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者本鄭康成
中候握河紀註孔疏謂依三家爲說也毛氏敢義列見說之
詩序論又云孔氏正義謂惟韓詩以鼓鐘爲昭王時作則孔
疏具在初無此文詩故云記徐戎僭王僭王之事也益誣矣
又詩學雜引竹書穆王伐徐事及穆天子傳以叔人爲盛姬
想入非非援史證經之弊乃至于此

楚茨刺幽王也　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
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後序以此下十篇俱爲刺幽之作因摭出政煩賦重及傷今思
古等辭諸儒和之不知毛公原未嘗有此說朱子以爲和平詳
雅無風刺之意其說是矣然謂正雅錯簡於此則自北山至裳
裳者華爲一什不應分錯其半而無條索苟諸篇不應文錯刺
詩之後國風錯簡容或有之然必無齊入於魏衛入於曹之理
竊以爲幽王承宣王之後先朝老臣如方叔召虎吉甫程伯諸
公應有猶存當其即位之始以先王勤民事神之政朝夕諷詠
以教之猶之周公以文王大明之什七月之篇陳於成王也成
王賢主也故曰戒曰陳幽王暴主也故以刺皆史官從後之辭
耳

楚茨四篇朱子以爲公卿之詩然詩中所陳似非公卿事考特
牲少牢有司徹三篇無所謂祝祭於祊而獻酬笑語一節在祭
末執爨等事皆虛擬辭工祝之後令詩文俱在尤以天子之禮
與卿大夫士不同一也箋謂承齊即楚茨故鄭氏本作楚齊周
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王路皆以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先
儒以特過爲肆夏可知特過及此篇俱天子之詩二也左傳先
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言先王則不得爲公卿三也公卿無鼓鐘送尸之事集傳引大
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非公卿可僭四也朱子引少牢嘏辭謂大
夫不可言皇尸及眉壽萬年然細按敘詩規模宏闊禮儀周備
絕非公卿氣象下篇且以曾孫配禹功豈公卿所敢當五也故

在當時門人畢以不專指公卿貴之議埋矣而朱子并述序亦
嘗盡棄古說也
一章嚴氏足後序傷今思古意故以首二句爲當時所見其說
非也言荒廢之土今甫天壤皆我祖宗翦除茨棘耕耒奉先以
詒福於子孫者次第說來已使後王惕然深思呈矣篇循之平
之章類此
楚茨四篇識出一手此首二句直追溯到公劉后稷以農事開
國貽我至基不特爲此篇之冒且爲下三篇總冒也
篇中祭祀御次只頤詩者去不必依少牢特牲
補正以介景福之介宜訓助
二章詩所云此章言方祭而主人初獻求神之事　補正或肆
或將體解而進之也如特牲脡肆爓臉祭注肆解剔也
祊有二種一特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祊此詩所云
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之時行禮于祊若禮器所云是也正
祭之祊在廟門內之西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孔子曰繹之
於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何氏云祝祭於祊爲行禮之始
畧如迎神之類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舖筵設同几爲依神也
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文神明之道也則是祭祊爲行禮之始
之明據或問索祭於祊有牲否牛人職云索祭之牛謂之求牛
求即索也

神先祖之神也疏云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保傳
云安也集傳謂神保尸之嘉號補正云五章既曰鼓鍾送尸又
曰神保聿歸則非言尸明矣蓋神具醉則尸可起尸既出則神
當安然而歸也次章神保是饗謂神安然饗之也三章神保是
格神安然來格也　對先祖稱孝孫乃主祭之人謂天子也
三章此言祭獻時君婦賓客之事何氏古義君婦猶云御妻指
九嬪之屬周禮九嬪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世婦涖陳
內羞之物而女御又贊世婦並薦豆者后而君婦亦各敬其事
以贊之也莫通作寞謂寂寞無聲與奏格無言同意君婦敬而
后之敬可知矣按祭宗廟九獻之禮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
王薦腥四獻后亞獻于是薦朝事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熟六
獻后亞獻于是薦饋食之豆籩各八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
于是薦加事之豆籩各八既酳尸畢后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而
諸臣進以酳尸焉是爲九獻然分之爲九獻合之只有三節薦
腥爲一節薦熟爲一節酳尸爲一節也故上章是第一節事此
章是第二三節事以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〻各
不同皆內羞也后婦所贊當指內羞而傳以內羞庶羞兼言之
者以天子庶羞百二十品合之四豆之實尤見其孔庶耳
獻酬交錯不是祭畢而燕蓋獻尸之後而賓主導飲非可笑語
之地也詩所云笑語抵考笑語記曰思其笑語笑語得則神之

來格可知矣故曰神保是格愚謂至行於酬而禮儀合度情意
歡洽知祖考至此必喜極也
四章詩所云此言畢獻而受嘏之事
觀下章則此在飲福受胙特祖往也言尸命工祝往孝孫酳尸
之位嘉賚孝孫而飲之致告以嘏辭如下文所云之二句當連
看賚孝孫之禮少牢謂佐食取黍摶之以授尸尸受之以命祝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云
云按此雖大夫禮然所云卒命祝猶此投以致告之辭也云嘏
皆猶此謂賚也孝孫酳尸之位在戶內西祝於尸西嘏之猶此
謂徂賚孝孫也皇尸以下之辭猶此苾芬以下之辭也然後知
集傳引此一段正補徂賚之義徂賚之物特牲尸以菹豆親嘏
主人蓋士尸卑其禮簡無工祝徂賚若大夫則少牢所謂佐食
摶黍投尸矣天子之禮鬱人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
飲之鄭云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
然則嘏禮天子用鬱鬯矣飲福者飲福酒也受胙者先儒以爲
受胙之說也飲之受之皆此鬱鬯之酒也飲工祝以飲主人受
主人受之也工祝既嘏以酒復致告以辭則飲福受胙即嘏禮
也乃鄭氏箋詩忽背傳訓釋既齊爲威取遂爲每物徧取之說
云嘏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
夫大夫猶命佐食王尸何至親嘏主人且摶黍菹豆論者猶疑

其瑣細而天子之禮乃徧取豆品以擩於醢其褻不已甚乎皆
其說之謬也苾芬四句以禮物言既齊二句以禮容言集傳分
辭甚精其云使爾無一事不得乎此是求足承錫爾極句下云
報以類乃指萬億之福輔氏爲億以德言亦誤
五章此言祭畢而送神之事
神具醉止正致告之辭必告之者諷尸使起而難以明言因託
爲告主人以諷之故告利成之後即云尸謖也箋云具皆也疏
言皆醉者所祭群廟非止一神故也傳云皇大也箋云君也載
之爲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釋文謖起
也尸本像神而神之去來憑之故爲神之節度也保安也箋云
神安歸者歸于天也
箋云宰宰夫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疏周禮宰夫無
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胙俎最
尊其餘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以膳夫爲宰之屬官宰膳
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膳夫上士二人中士二人下士
二人故言諸也周禮九嬪云贊后薦徹豆籩徹籩豆者后而諸
婦贊之也不遲傳曰以疾爲敬也
六章疏云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詩所云詩言
祭祀未有備始終如此者
稽首首拜至地也或謂拜手而稽其首也稽留也凡拜皆跪手

先至地首至手稽留不即起也
傳曰替廢也引長也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子孫勿廢而長行之
爾雅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其所以祝後王者深矣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按此篇或以爲豳雅或以爲勸農其說固非古義以篇中有
神具醉止斯其爲祫祭又分此篇爲秋之祫嘗以周禮大司
馬有秋獮致禽以祀祊而此云祝祭于祊也下篇爲冬之祫
烝則以篇中有是烝是享也不知直爲祝于主索祭祝于祊
凡廟祭皆然何獨秋祫大司馬祀祊鄭云四方之神下篇是
烝是享傳曰烝進也泥一字以定詩旨鑿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　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
子思古焉
說見楚茨或曰如數篇作于幽王初政則當在節南山之前其
果錯簡歟曰非錯簡也使移置節南山之前次于斯干無羊之
下則後人必以爲宣王詩也編詩者以節南山諸篇列于前而
以楚茨等詩附于後使讀者望而知其爲幽王而作猶張子謂
國風若非以衛分之則王風無異于正風是也且以見幽王初
政未至敗壞而國有老成未嘗不以成王之業助之故謂節移
其次者乃鄭氏之陋說而昧者乃敢妄竄次序尤侮聖之甚者
也

此篇與楚茨如出一手彼之所略此之所詳而此前三章即彼
首章意而詳衍之
何氏楷謂畝壠也畎爲壠中水道六畎爲一畝對畎則畝爲高
畝即田身是也金仁山謂六尺爲步畝闊一步長百步即今種
豆麥者作田畛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畛向南向東視
水土之利又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甽同畎以二耜爲耦
廣尺深尺曰甽長終一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
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
根深能風與旱按二說不同其實相須也蓋穀宜高燥則畏水
故多爲水道而植于畝穀宜下濕畏旱當厚培其根而種于甽
下此東南水田也但何氏謂六畎爲畝非是當從志言三畎爲
畝
匠人百畝爲夫夫閒有遂九夫爲井井閒有溝凡遂在田首遂
在田首者謂擱截于田之起處即諸畎水所同注也畎則畝中
之小水道也謂遂東流則畝南者不必孔疏縱橫二字如遂東
入于溝則遂已橫截于南諸畎水當直注于遂畎直畝亦直橫
者東則直者南矣遂南入于溝者然是集傳所謂順水之勢也
若從食貨志則畎以蒔禾畝爲壟本遂在田首而水之去來由
之則遂東流以注于溝者必從遂南入于諸畎而畝自在南遂
南流以入于溝者必從遂東入于諸畎而畝自在東其出水亦

然何以才言南北自無而北可言耳益水勢所注非東則南畝
畝雖有南北總以遂溝爲主縱橫定而止言東南可矣
田章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於野外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
廬舍故于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毛檢討經問云五畝之宅其
半在邑冬月納稼後皆入保城則以王城言之考工記王城九
里鄭駁異義言公七里尚書大傳言七十里之國有三里之城
今但以五里之城折衷爲斷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
家而四分之爲四九三百六十家則二十五里不過九千家耳
今以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萬里也萬里萬井得八萬家以八萬
家而止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況城中宮廟朝市又當去三
國之一也不知二畝半在邑者城外諸邑也王制量地以制邑
度地以居民凡鄉遂外皆有邑公家曰公邑私家曰私邑食采
曰采邑丘曰丘邑都有都邑比長黨正等皆有官居自邑而邱
甸凡聚會處即設爲官居而民亟附之所謂邑里里居也入保
者保此而已並非國中之城即近郊之民冬月入保亦必郛郭
爲民居使之相守並不宜虛城中市廛而待民冬月一時之入
也古義謂上章場字分指凡夫之場此則專主公田之場也於
是種瓜藉以獻皇祖周禮甸師祭祀供野果蓏之屬場人掌國
之場圃而樹之果蓏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亦天子囿樹瓜供
祭之證也又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瓜瓠果蓏殖
于疆場則通指井九百畝之疆場耳愚謂特舉瓜者蒙上疆場
黍稷之文而及之六帖因瓜熟指爲秋嘗則鑿也
或疑周禮稅斂大苛然無稅及瓜者鄭氏偶爲稅瓜之攻謬甚
五章但敍祼獻迎牲而朝踐時饋次俱在言下六章言饋熟曰
祀事孔明而以後節文亦在言下全備祀典只舉一二端以括
其餘
箋云享于祖考納亨時疏周禮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
者謂牽牲入廟將殺受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于
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牲碩則贊注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
獻之也鸞刀傳曰刀有鸞者割中節也疏鸞鈴也集傳執主人
親執也按祭統君親鸞刀羞嚌則饋熟時割所羞嚌肺之禮器
君親割牲亦薦熟時親割牲體也與此納亨啟毛時無涉惟祭
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于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註麗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然
又卿大夫執鸞刀非王親執夫嚌肺牲體親君俱親割況告幽
全乎則王親制殺而親大夫贊之祭義之辭有未備也
信南山六章之六句
何氏楷曰朱子疑爲豳雅此詩有從以騂牡之語明是周有
天下所尚豈豳侯所有我疆我理王事也鸞刀啓毛王禮也
觀其以曾孫配禹此其曾孫何如者即諸侯不敢當而乃以

爲公劉奉宗廟之詩乎
鄭氏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康成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之公邑蓋以鄉遂不畫井惟以夫地爲溝洫而采地則用井田法也求之于經無明文而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但讀求周禮未精耳今畫爲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九一井々中有一溝直一列九々井計九溝橫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九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區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陳氏祥道曰大田之詩言雨我公田噫嘻之詩言春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康成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異也孟子曰鄉田同井則鄉遂之爲井田可知矣載師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爲井田可知矣
按遂人匠人二制從鄭氏者主分從莆田鄭氏永嘉陳氏者主合人亦知合者爲是然以遂人合匠人病其妄合諸少司徒及司馬法則又妄合諸孟子更妄於是聚訟益多而制蒙矣然細讀周禮可致而知也遂人曰夫間有遂々上有徑十夫有溝々上有畛即匠人九夫爲井々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是也遂直則溝橫一井一遂十井並列共注于溝故分言之十井各有其溝之一合言之則十井共此一溝也蓋十井遂九而溝一也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者百里之地五溝五涂已居十分之一故遂人連溝洫則宜夫增一夫匠人除去溝洫而專計井地故但曰九夫薛氏所謂九夫自井地言十夫兼溝洫言之也遂人曰百夫有洫々上有涂匠人曰方十里爲成々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溝橫則洫直百井爲成以開方法準之得方十里外包一洫九溝各注之則各有一洫也九溝共注之共此一洫也蓋百井溝九而洫一也遂人曰千夫有澮々上有道匠人云百里爲同々間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千夫者除溝洫實九百夫一成之地也十列之則百成一同之地也十成共一澮百成則得九澮也遂人語其偏則一成之洫自注于澮近人語其全則百成之洫橫列九澮而各得其一也若夫大川者包乎九澮者也遂人曰萬夫有川〻上有路益萬夫是十成一列之地共一澮而注之于川矣近人言澮即言達於川統一同之地同外即川但言達之可矣蒙上言澮之文也遂人何以又云以達于畿則總上文之辭也言五溝五涂盡王畿千里之地皆準乎此近人上二間字言包乎其外也下間字列乎其中也然溝亦在成間洫亦在同間故皆以間言之川言兩山之間川外無田可井也又可以見近人非無山谷藪澤難井之處而行貢法矣諸儒惟康仲之圖最明其謂遂人舉偏數近人舉大概一言破的陳及之謂遂人以積數言近人以方言似矣而又云井之內旁二溝中又二溝不知居中者遂是以遂為溝也陳祥道云周無二制似矣又云非一成之地包一洫不知洫正包乎成者是以溝為洫也若少司徒則專以賦稅言之其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開方準之一邑二里積而甸八里也夫方十里為成井百夫九百何小司徒以八里定賦蓋除去三百二十四夫使之治洫而不稅其出賦稅者但五百七十六夫故

但以六十四井為率而不盡一成之數也由是至四都開方準之得八十里夫百里為同除去三萬二千四百夫使之治澮而不稅其出稅者但五萬七千六百夫故但以六千四百井為率而不盡一同之數也詳見周禮賈疏可見先王溝洫之重遂人兼言之匠人則除去言之少司徒井除治溝洫者言之無二理也司馬法則出車之制也其云夫三為屋〻三為井皆以井起數云井十為通通連溝涂言之則遂人之百夫云通十為成則遂人之千夫也云成十為終謂一同方百里之地縱橫截為十行〻列十成十成為終者據同一行終頭而言亦即遂人之萬夫也云終十為同即統遂人萬夫之地而縱橫十截也近人但言成與同而司馬法曰通而成終而同益以證遂人亦有通有成有終而已該乎同即偏以該全也近人所言則舉大以包小也其義一也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即遂人之治野也豈同是野而孟子指都鄙遂人指郊遂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鄉三遂孟子卿田同井之鄉即侯國三鄉之鄉也其謂國中什一使自賦焉貴與謂九一乃授田之制什一乃取民之制其說是也國中指境內大意言平曠之野既畫井行助不復稅其私田矣若國中之宜行賦者但以什一之法使之自賦可也其宜行賦者謂山谷藪澤之地也隨地為田橫斜皆可墾辟其間溝洫或本自然或由

人力因地制宜亦不拘九夫十夫但一夫授田百畝耳所謂
貢法以濟助法之窮也其云八家者大司徒授田不易者家
百畝則井中八家墨守不更若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
三百畝則又當隨時變置故一鄉之中五家為比五比為閭
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而使之相保相葬
則又孟子死徙無出鄉之義也朱子註孟子用鄭氏而云鄉
遂近王都故設貢又引晉卻克欲東齊畝為證夫溝洫澮川
所以防旱潦非徒為勝兵計即云務兵都鄙不守鄉遂何為
是先王以遠鄙之民與敵近即卻克亦曰齊之封內盡東其
畝封刃豈獨郊遂哉然朱子又云昨夜說匠人之制謂無許
多溝洫耳實不然看來與郷遂一般耳則朱子未嘗不自王
其說也馬氏謂郷遂豐凶易察故行貢都鄙情偽難知故行
助夫滕五十里耳有何難知況天子行之畿內諸侯行之國
中地官之屬紛然所為何事而民隱上壅也此竊鄭氏恐稅
民無藝之說總屬謬論然貢與又云郷遂負郭之田必是平
衍沃饒可以分畫而反用貢野外之地必是山谷之峻險溪
澗之阻隔難以分畫而反行助則亦未嘗自不知其謬也蓋
諸儒以遂人匠人溝洫多寡不同不知按籍求之遂人不加
增匠人不加減也惟孟子所云九一則十分之外取其一什
一則十分以內取其一馬氏瑣瑣謂貢雜于助或又以為近
郊貢腴不妨多取竊以為皆非也孔穎達云助者九夫而稅
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
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孔氏力闢班固何休范甯趙岐
家均助耕之論其言甚顯而惟此為近還謂九一者八家各
佃公田十畝而私其百畝是于百一十畝而稅其十畝也什
一者每夫授田百一十畝而貢其十畝之入彼此均平而無
偏頗然則夏后何以五十而貢井田之制其來已久夏后氏
共水之後溝洫難備公田未設故行貢法殷人既立公田周
人規模行之則益密也然則合周禮論之一同之地既定之
以九又定之以十又從而四之又從而五之更一官則設一
命不無紊碎紛擾然十無背于九九無妨于四四不害于五
而不出于先王之經制安能四達不悖如此哉

甫田刺幽王也　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大臣述先王之事責重在王者身上每稱曾孫者言自古有
年直推到先世先王為后稷公劉之曾孫既重農事于前今王
為先王之曾孫安可不亟田功于後此又諷王之大旨也
前二篇意主烝祭而推本于重農此二篇意主重農而歸本于
烝祭　通篇大意一章已提其綱二章專報方社從古寅至來
此有年之見于往日者也祈年田祖從今字生來此甘雨之祈
于今日者也第三章即從黍稷薿薿順接去一時旬畝之邊綠

耔之勤髦士之烝與不在内末章極言今日之有年而千千之取農人之食又出于此而以社以方無不舉行農夫于有以蔦壽之祝也

一章今指曾孫之時也集傳訓耔字引漢書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顏師古註隤頹也謂下之也言下其隴之土以雝畝之苗孔疏隤爲墳集傳因之墳者封培之意正與隤意相反

髦士朱子引管子秀民之能爲士者求而勞之只重勞農上因之訓別其俊秀已寓選造之意箋謂講肄道藝恐非其時

二章逸齋云王者祭社稷用太牢不當用羊王者祭四方則歲徧不當祭于田間此皆先王時民俗祭祀如此其說固然又云王者省耕時見之按本文我田既臧臧者即下文善且有既者已事之辭農夫之慶慶字即指方社報賽之事蓋田既臧而報神慶執大馬已是寓賽告成之候非春耕時矣則此二段非一時之祭可知集傳以報祈割開最是益上章已說到耘耔之教

第三章本可直接此章横插二段言去秋歲與報祭社方爲農夫之慶今日始耕復祀田祖爲甘雨之祈益于自古有年今適南畝交綏處說得詳明而形容先王感民致神倍適故末章只以農夫之慶一點自足方社主報田祖主祈互文耳諸說俱非是

三章補正據者饁者以糲食不敢進故強取而嘗之也嘗其旨否蘇氏謂田畯嘗之衆乘謂王自嘗之義俱可通但此句緊承田畯至喜來正摹寫其喜處且此章以曾孫來止一句領起中七句皆曾孫所見其一時婦子官民承歡景象而以不怒而字咣畏血脉更貫當從蘇氏末二句曾孫省耕時所見如此甚協其心而不怒其意若曰今日之農夫亦既克敏矣益自敏句是曾孫意中贊語正不怒之實也不怒即喜也田畯曰喜曾孫曰不怒異其文耳呂氏曰各人稱其全義他無所好見嘉穀大蕃則喜正此意　省耕其大名實省耘也

四章集傳得農夫之慶照空說則下二句拘合不到祝君上故不得不以蔦四句稱農夫耳愚謂千斯倉三句一直先言斯時當用千倉萬箱以貯此黍稷稻粱之多于是方社報神爲農夫之慶其報神時從而祝曰惟神報以介福使我君萬壽無疆也何以不明言方社以二章已言之故只言農夫之慶自見益慶字内已包得方社觀下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則此報以介福即農夫祝于神之辭益歸功君上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古義移此二篇于七月之下益誤以爲豳雅亦猶僞曾詩之見也辨見豳風之末逸齋分此二篇爲省耕省斂但此篇固重省耕而末章省斂亦在其中下篇固重省斂而首章曾孫是若則亦未嘗無省耕意也特語有詳畧耳

大田刺幽王也　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篇中寡婦之利只是形容豊年無不徧及之甚耳先王鰥寡孤
獨有養非必資此遺秉滯穗以爲延性命後序因此牽合刺幽
之旨謬矣然謂農夫答上之辭恐無所據安見上篇曾孫來止
爲曾孫自言此篇曾孫來止爲農夫頌此篇與上篇其旨略
同上篇責重王者之意顯此篇但言民間耕歛之事而由于王
者致之自在言外其言播穀民自播之也稂莠民自除之也螟
螣之去由于神雲雨之賜由于天先公後私篤于小民遺秉滯
穗均于寡婦即末章曾孫之來不過觀稼禱報田功而已則此
日士女幾忘帝力何有通篇只首章用曾孫是若四字點明以
下語〻說民間却語〻歸到王者身上而方阜堅好與人不利
皆王者之賜因緣之以景福之介詩人之意深矣
一章凡言農功說本年事都從舊年說起以見備之豫蓋觴子
幽風七月篇
二章李廷仲曰非田祖付之炎火之中民見其與螟蟲之害遂
歸功于田祖自古賢太守猶能使蝗不入境況王者之治乎
既有已然之詞言民得此方皂堅好之百穀由于人力之勤而
稂莠去天特之善而螟蟲除也蓋首二句便是穫歛之時下六
句特推其由不是既堅好而又恐稂莠也
三章承上章言稂莠去螟蟲除而或有亢陽無雨潦則亦不足
以成方阜堅好之百穀也今則雲盛雨徐公私徧及夫而後方
阜堅好而可以穫矣以下遂言歛穫之事前四句亦是追原所
以致此方阜堅好之由諸說既說堅好又云去莠既說興雨又
云穫稻初無章法
四章曾孫之來爲省歛也而婦子之饁田畯之喜并不必有不
給之助來方禋祀又是第二次來爲禋祀不爲省歛也來字切
合併看
大田四章二章〻十句二章〻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朱子曰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之
周公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歷世相承至夷厲而廢遂有荊
蠻之禍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此東攻吉日所由作也幽王能
繼宣之業無幾人心再振周道以興乃覩其初政委靡詩人因
述列祖朝會東都之盛戎服馭師者以諷之欲其率祖考之行
也故篇中保家室保邦家皆作危辭言外見夷厲一蹶萬不可
再蹶却只以爲雅而似風良然　考宣王之末姜戎敗績而戎
未殄兵威不能復振故于嗣王以周武爲勗老臣謀國凡事皆
幾何特驪山之禍始發黍離之痛
一章泱〻洛水今猶是所可壯美者君子至止耳韎韐有奭
以作六師見所以有此福祿以其威武震疊之

韎韐本士學服而天子戎服亦用之朱子引司服爲證甚確鄭
氏乃云世子服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時有征伐之事天子遂
命其總六師夫君行師從自有大司馬總之何煩世子且子上
下語氣都不連屬集傳爲長又陳氏暘云韎之色視裳而已兵
事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纁絳色則韐似非
天子所服愚謂不然左傳均服振振上下同色曰均服禮天子
服芾則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士不得服芾若戎服而韐則一也
又按樂記韎又作靺亦作韎詩又作芾白虎通作紼皆蔽膝之
衣名異實同惟韐合芾韠蔽不合芾耳
二章萬年家室只在鞞琫有珌上益不忘武功以作六師天下
不生覬覦之心則王室自無漂搖之慮
三章既同就現成說言戎服以作六師天威振肅諸侯大小相
維強弱相安無不同享其福祿之子是天下聯爲一家而君子
亦得萬年保之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按李彭山以爲宣王詩不知朝會東都不獨宣王也郝氏以
保其家室對幽王廢太子申后之事此詩詞無慢怳未必作
于三年廢后以後也何氏謂東周之詩以君子指鄭武功公
豈有平王東遷詩人猶以爲盛事而賦之耶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
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孔叢子子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
朱子曰此詩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
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
如果小人在位賢臣世絕則詩人不知若何激楚乃此詩音節
和平寓意婉轉無一字涉亂世宜朱子之不信也今細按毛傳
亦無續序意但以爲天子答前篇則既無東都字又無朝會田
獵燕飲等事恐未可以首章語近蓼蕭並同其旨竊以爲朱子
初說極得詩旨蓋幽王初政即有厭棄舊臣任用新進之心萌
芽已動未敢猝發詩人遂探其旨以力制于微故詳述勳賢之
在位者有是才德宜有是爵祿當始終任用不可萌棄絕之意
也
一章言華葉俱盛自著爲觀美與之子才德俱美自協乎人心
有所譽處非倖致也而不可遺棄之意自在言下
二章何氏曰有慶指祿位言如王制孟子所謂則有慶是也
三章惟天子之卿駕純駟諸侯亦然言裳華以或黃或白而見
其盛乘馬則以純色而見其盛六轡沃若若固有之也非甚盛
德何以如此
四章箋云似嗣也說文象也才德如其先人故受天朝寵任亦
如其先人也

朱子前用箋說以君子指其先人反細按雖其兩字終難著落故集傳直指之字其說是也但于似字謂外之所形如其中之所有則字既遲義而拘合上四句恐亦費力似鄭箋較允此賢者是周家世卿之子孫如召伯家定凡伯之屬幽王不善性或與其倖直或摘其微瑕如趙高所謂除先帝舊臣更置陛下親信此意蔚老成空矣然其事未形其幾且隱不便明攻所忌詩人反覆推崇賢者之才德式敍似之不愧先人早有祿位而不誣益其詞君卷之阿而其意實小旻之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續序以集傳于第三章有世祿之語故撰出小人在位讒詔補傳云勅賢不用思古明王古義又意其爲鄭武公而作皆由說之

詩經讀序私記卷十九

白巖 姜炳璋 學

男 埭 埴 較

桑扈之什

桑扈刺幽王也 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左傳衛侯饗苦成叔寗惠子相苦成叔傲寗子曰詩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中說文中子曰劍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思之魏徵曰詩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處矣芭氏寗曰居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玩寗惠子趙孟及文中子之言則知此詩正重彼交匪敖句也蓋幽王與諸侯必有禮儀失度者故詩人作此諷之欲其爲泰交之設而戒傲惰之風之

一章有鶯其羽猶之惜雖其羽熠耀鮮明也彼借以爲鮮明鶯黃鳥也此借以爲文章詩所云羽與天子之羽翰也故曰受祜

翩能欽洽從敬心所形則有樂胥之美君子指王胥皆也樂胥無一人一念之不然予契之至無有此子攜貳處所謂厥孚交如也則諸侯皆吾羽翼足以受天之祜矣

二章詩所云領與爲諸侯之長率也故曰萬邦之屏屏言長率
諸侯使大小相維弱強相制足以爲諸侯之屏蔽
三章詩所云之屏承次章之翰承首章戢難又承次章受福又
承首章天下諸侯斂戢而敬愼王之受福不已多乎
四章此結出正意來不敖者敬也言兕觥旨酒之間相與交際
致敬盡禮而無敖慢則屏翰立戢難著四海一家王之萬福若
來同矣用敖字經二一點而諷王之意砭入肌骨
桑扈四章章四句
　按古義以桑扈爲饗禮蓼蕭爲燕禮湛露爲來朝而饗燕又
　以爲九夏之驁夏說具失之鑿
鴛鴦刺幽王也　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何氏楷曰詠申后事也以白華之詩證之其第七章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詞旨昭然
按何氏說詩多失之鑿而此詩似何義爲優據史記褒姒爲后
事在三年前編幽王三年始嬖褒姒至五年始廢申后及太子
宜臼說雖不同而此詩之作當在褒姒初嬖之時申后見疏之
日褒猶未后也申猶未廢也詩人豫識其幾故以鴛鴦起興鴛
鴦匹鳥雌雄未嘗相離夫婦之喻也畢之羅之爲人捲取褒姒
中傷申后之喻也君子萬年言當爲宗社計宜其遐福言當爲
嗣續謀乘馬摧秣言車馬親迎不比奔則爲妾也漢杜欽云後
未興懸刑正后自躬而更廢有間嫡之心又云爲漢家建無窮
之基誠難以忽此前二章意也來濟諫立武氏疏云同文造舟
以迎大姒而興關雎之化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嗣亡絕社
稷傾覆即後二章意也詩人咏夫婦曰雎鳩取其有別盛世之
夫婦也曰鴛鴦取其情摯衰世之夫婦也
一章宜若人與福祿相稱也舊說以羅畢爲鴛鴦之美事疏云
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以見觸處皆網羅續序迂僻無
足取
二章戢左翼以相依於內恩誼之篤也左翼戢則右翼舒防患
之周也君子於夫婦之間能如是以立萬年之基始終無猜宜
其始終是福矣
三章夫婦之道不可以賤妨貴王之立后也乘馬在廐既摧之
又秣之以致親迎之禮君子將以是立萬年之基以福祿偕老
安得自階之厲耶艾老也　追述親迎盛禮以見非嬖妾所得
加何氏曰亦猶唐高宗欲廢王皇后長孫無忌述太宗言朕佳
兒佳婦今以付卿言猶在耳之意
四章有福祿之安不當使有畢羅之危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
將亡故作是也

何氏楷曰朱傳以爲燕兄弟親戚之詩玩末章詞旨哀傷果可與行葦伐木例觀耶後序云不能燕樂同姓首言有頍者弁不燕王何以皮弁且末章明言樂酒今夕况同姓大臣其所規勸止一燕飲間亦陋矣宜朱子之不取也蓋幽王任用小人其於貴戚元老盡置閒散而社稷之安危民生之疾苦宮幃之理亂刑政之是非彼既不之下詢此亦無由献納痛陳忠告無可發抒庶幾歲時會食之間少長咸集或者動其親親之誼眷念老臣容以咨勿因事捄正將在斯時無如危亡廹而王不知也故一則曰庶幾說懌再則曰庶幾有臧而君子則惟宴而已明年此日不知有此會否耶今夕而字無限悲凉故上二章章注到末四句味其語意憂切痛深固不僅如陳思之求通親親敘骨月之思又豈但中山之長謠聞樂不知涕泣之攅集也哉

一章言王若此皮弁欲何爲乎蓋酒旨殽嘉將以燕同姓也此與宴者豈是異人乃王之兄弟至親者正如蔦蘿施於松栢榮則俱榮悴亦共悴所謂與君共休戚者也何也未見宴其間隅而無以自適今日庶幾說懌而皆以怲怲乎兩指王也匪他未子謂非他人恐被豈伊異人句旣言至親也最確言親之至非有他嫌疑隱匿而不言嚴氏曰蔦蘿親松栢以爲命松栢殞則二章之末言此以醒王也箋云君子斥幽王也二章兄弟具來謂不止一二人豈無至論可採覈松栢言松上承具來之文只王一身爲九族託命所賴者蓋多矣庶幾有臧臧善也改不善以至於善也

三章在首者弁已在首將宴之時也曰兄弟推之更有甥舅亦吾休戚相關者也危亡無日兄弟甥舅無不知之吾恐相見無幾樂酒惟今夕而已而君子則惟有燕飲未嘗籌及一事死亡其能免乎季廷仲曰先集維霰所謂危亡有漸也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

頍弁三章二十一句

玩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刺幽之旨詩人明白點睛矣而死喪無日例之唐風他人是保蓋當晉昭之世亦死喪無日也又例之秦風逝者其亡蓋秦仲不量力而深入西戎亦諷諫之詞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國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此詩不從序說可以爲風不可以爲雅韓詩作覯爾新昏以慍我心亦以此篇爲刺詩也然續序云因褒姒之嫉妒思得賢女配之不使之復故后而諷之求新昏有是理乎竊以爲是詩疑作於申后既廢之日褒姒欲立之時大夫欲救正其非而託言不入苦口難投因擇言天子立后必得賢女乃可正位中宮奉

章為褒姒反照令王三復其言使之知為不稱任而自止故鶩
鶩言申后之不可廢也東章言褒姒之不可立也其云德音來
括則哀其窈窕而不淫其色也云令德來教非入宮見妹也云
式歆庶幾則非飲酒沈湎夜以繼晝也云我心寫慰我心所以
容天下仰望之心也而謂褒姒其人哉昔漢許后之廢成帝欲
立趙飛燕為后諫大夫劉輔以為宜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
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
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
以為主正與詩意相類

一章叙往逆之時望之如是也提出間關車舝六禮親迎以為
天地祖宗主何等鄭重固非先下陳者所能當其殊禮也如果
德音來會雖無好友為配亦足燕安而喜樂矣夫婦如賓如友
好友猶云嘉耦晤指王王雖未善而得賢女自當轉危為安此
想望之切于往迎時也

二章言碩女既至而所望不虛也以令德來教則國有譽名之
安民有明哲之譽凡我臣民亦且好爾而不至於厭惡也碩字
對卑賤鄙嬖者言之故衛風曰碩人對嬖妾也此詩曰碩女對
褒姒也

三章正言其令德之實褒姒之病在希寵縱欲故詩人言如得
此碩女令德所見即如一飲也吾君雖無旨酒女式飲之吾君
雖無嘉殽女式食之躬儉可風也吾君雖無絕大恩德與女女
歆喜歌舞不置而不必惟吾言是聽惟吾欲是從貞靜可風也
以是主持陰教足以表率六宮而不與失德以接遇之恩禮言
左傳晏子云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
矣歌舞感德之謂

四章寫爾雅註云有憂者思心散寫也箋云得見女如是我心之
憂除去也

承上章言碩女令德如是始足以作合君子而答仰望之心與
意鄭箋歐義俱為薪除娶妻之喻說亦可通然以集傳為妥言
陟高岡者必析其柞薪取其葉之湑也議昏姻者必求淑夫碩
女取其德之令也鮮得覯而得覯之則心寫無憂何至康〻乎、
有危亡之懼哉

五章極力推重碩女之令德言其一言一動如高山之可仰大
路之可遵於是四牡六轡之良迎而立之則覯爾新昏亦足以
慰我心矣不然微賤下質以穢中宮所謂海內失望荊棘生於
闕廷乎

車舝五章章六句

朱善解頤以此為燕樂新昏上下通用之樂歌豐氏詩說云
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李氏解頤君子得賢妻而自
慶之詞按章末曰覯爾新昏則知作詩之人非即新昏之人

也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昏安得有賀有燕有樂歌耶何氏馭之其說良允惟王迶詩傳云天子大昏之詩其說近之然於刺幽之旨終無當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或以為厲王之詩而不知非然也古稱暴主必曰幽厲幽甚於厲也蕩之篇曰流言以對桑柔曰朋友以譖厲固非不信讒言者然周公召公依然執政而大婦父子之間未聞失德他如宣王時之吉甫方叔申伯仲山甫之屬莫非先朝留遺出而佐中興之治可知厲王之世疏衛巫監謗樹怨於民耳其於政家大臣未嘗斬艾殆盡也若幽王之信讒其禍乃祖遠矣讒人之為卿士者如尹氏皇父虢石父之徒也讒人之為六卿者則宰家伯仲允聚子蹶楀之屬也讒人之司百職則瑣瑣之姻婭讒人之居宮掖則艷妻之煽處讒人日多故讒言日盛莫親於夫婦而白華作矣則曰二三其德莫親於父子而小弁作矣則曰君子信讒正月云民之無辜并其臣僕信讒而誅戮行矣小宛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信讒而刑政酷矣以及十月之交雨無正巧言諸篇其斥逐誅死於讒言者不知凡幾而已旻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職此謂也然則幽王之廷尚有人乎驪山發難天子弒王后虜死者僅一鄭桓公其餘皆發叢振落無一人捍圉家之難蓋忠臣義士靡有孑遺故也而原其始皆由於君子之信讒言是以幽王之暴甚於厲而禍亦慘於厲矣乃知青蠅之為刺幽也豐氏鄒氏欲移幽作厲則亦未取刺幽之全詩讀之也

無信二字貫下二章遠之則交亂四國近之則構我二人王充論衡曰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人之口詩人惡貪則斥為碩鼠惡讒則指為青蠅皆惡惡之盡情

青蠅三章章四句

按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曰營營青蠅止於棘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何宜子以為魏風何得入雅意其以實從相近訛衛為魏遂并繫之衛武公真西山云讒言害政雖慈祥和易之君亦能變易其心志成王是也說者因指二人為成王周公四國為管蔡商奄說皆無據不如刺幽之當也

漢書昌邑王夢青蠅之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龔遂遂引此詩以為讒人衆多師古註矢惡也又漢成帝建始中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陸氏詩學云詩人不過偶爾寄興而昌邑信讒夜夢蠅矢明望反受鶴令千數集殿樹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孰謂言詩而可昧其旨乎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刺時者刺當時君臣上下沈湎於酒也韓詩云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蓋以抑戒例之詩而與賓筵刺時之旨不相悖也劉向列女傳云幽王惑於褒姒於時飲酒流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可為當時酗酒之證後世公卿沈湎名臣猶書而諷以戒況幽王無道通國化之而賢如衛武莫能未貳一說卑予今讀抑戒賓筵而知武公在衛國之也之以刺時之意為自悔之辭猶微子言詩恩而云我沈酗於酒也　武公入為卿士本於鄭箋然史無明文其為二公在平王之世蓋武公為王室卿士入朝而作詩刺時何必卿士哉

一章大侯周禮司裘職王大射共虎熊豹三侯註云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所射也[illegible]所引鄉射記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虎豹士鹿豕記以為射宮之所司裘以大射言也箋以下有烝衎烈祖之文其為大射以為箋說為長績鼓既設是賓事上下接義既設者為奏樂也樂有琴瑟頌磬笙簫之屬八音皆備言鐘鼓舉大綱也公拜即席奏肆夏一也主人升歌獻公公拜受爵而奏肆夏乃行酬禮二也旅酬之後獻工工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三也射則天子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射畢又為羣臣眾旅既啟復射其禮殺射畢有無算爵有無算樂四也賓將出奏陔夏五也公入奏驁夏六也繞予竊鼓既設中紀指之舉後有的二句都在獻爾發功而是一時事補正云功狀也奏中多少之功狀也大射禮釋獲者取賢獲告於公是也後指射侯也時言獻爾發矢功狀之時彼發矢於侯而中的者多得以此求爾之欲此爵也爾代中多者指中獲者

二章上章前八句注則射禮，後六句注則以祈爾爵此章前八句總注則後六句乘蓋言為祭而飲者不至亂也章句可雅既言有壬有林祭中宏綱細目無不包括獨燕族酬為飲酒言之也　補正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尸嘏主人之詞其湛曰樂以後則祭畢而族酬之時也箋以各奏爾能為獻尸之時集傳亦用其說然上文既云錫福湛樂則祭事已畢此重飲酒不重獻尸蓋行旅酬之禮也主人不得言賓也亦非佐食謂主人之弟子也對賓弟子言供下言弟子者蒙上子孫之文則曰賓曰室人而意已見蓋長賓長兄弟俱舉手自斟酒之禮仇讀為斟賓載手仇者謂賓弟子手自酌而舉觶於長賓以酬主室人入又謂兄弟之子又舉觶于王以酬賓於是既酌之云奚不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祭之功也所謂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者如此堂王于酒逆[illegible]

三章此與下章為一時事頻弁備傳云皮弁以燕同姓疏云爵弁士之祭服皮弁服以即戎冠弁服以從禽惟皮弁上下通服

之故知皮弁也曹氏云王者常朝服皮弁燕同姓亦服之益以
白鹿皮為冠按下章有側弁之俄則知此章為祭畢而燕同姓
武公為同姓之臣得與於燕王於旅酬則見其上下皆失禮
也上章旅酧祭畢之時也此則燕之時也
四章尤見飲酒而亂既謂算爵之後也
補正云不知其郵謂舍其坐遷互就故屢舞不知郵應他人之
位也
五章如諸家之說於立監二語總無安頓愚謂此章深惡飲酒
之亂而着責行禮之不敬也首四句既謂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承式醉式否來式勿從謂承監史來式語辭勿與弗通箋云猶
無也言此監史自舉其上下違德可為從而告之以無使其甚
慢于如于非當言者禁止其言匪當由者禁止其語凡由醉之
言俾出必無之物以罰之如此則酒戒嚴將人人自惕献酬能
三爵之獻嘗恐不能記憶儀度以至失禮紊證况敢多為加爵
以至於亂乎而監史之不能則監史之失其職也責監史者所
以責王耳　俾出童羖罪無可贖也若如不敬之罪致罰如周
禮萍氏謹酒之禁謹者戒其當飲者勿過則群王氏謂如監史
是也又酒誥云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雖指
平日沈湎者然當飲失儀則有罰可知也言必出童羖而後可
贖則幾致紀之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按射禮之節目有三燕大射儀約言之射必先行燕禮旅酬之
後司射請射乃比三耦取弓矢於次乃射拾發乘矢獲者坐而
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此射之第一節事也獲以
矢中旌也坐而獲言負旌之人坐而告獲下文舉旌偃旌是也
以宮以商以聲之宮商為節奏也獲而未釋獲者此時但言獲
而已猶未釋算也主三耦初射之後乃設福於上耦取矢復射
司射請釋獲於公公許司射者命設豐弟子奉豐升於楹之西
勝者之弟子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
奠於豐下反射爵辭也乃徹豐與觶此射之第二節事也獻豐
觶之後司射又請射如初又請樂於公公許司樂遂命曰不鼓
不釋遂奏貍首以射若天子則騶虞也其他皆如初儀反位就
席始命退福此射之第三節事也不鼓不釋不與鼓聲相應不
釋算也射畢樂旅行酬司射復命射唯欲一發中三侯皆獲此
三節既畢而又燕飲命射以相樂也惟欲者欲則射不欲則止
也中三侯皆獲惟君獨獲不拘三侯此臣亦得與君同者其法
寬也大射之儀如此愚謂初射何以不釋獲不然辭数氏云亦
習射之意也前此澤宮習射其不中者已不得與于祭至此則
又試之此時之耦非即澤宮之耦先比其耦使兩人相匹耦比
耦已定然後命射以觀其習熟與否而不釋獲飲豐蓋從容以

倏無踈急也第二次則釋其中之多寡別其貴之大小而第三
次復射者孔子曰射者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故作樂以觀
其合度與否而後射之賢乃著若射後之燕不過君王嘉歡而
已
魚藻刺幽王也　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
子思古之武王焉
劉知幾史通云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
宗周將殞　隋書薛道衡傳煬帝覽道衡頌怒曰此魚藻之義
也
詩所居是循魚水也魚非水不樂君非民亦不樂也能懽樂飲
酒則無酒荒之禍也當是東諸侯述詩之辭故曰王在在鎬
按魚藻作刺古說有微而詩卻不露刺意諸儒以在藻依蒲為
魚之失所猶合刺幽不知魚以蒲藻為得其性傳已明著之無
容互異蓋以魚喻民非喻王也在藻頒首喻民之得其所也民
得其所於是王在鎬京可以愷樂飲酒不然宵旰方民憂孔棘
耳然則楚茨諸篇之刺幽在即位之始魚藻之刺幽在燕樂之
始其幾已形其事未甚故大逆但言必如此而可樂則不能如
此必不可以一息安荀是後序謬指武王殊非詩意
一章前東縢謂與王在靈囿一般不知後詩上章言庶民子來
也此則規戒之意多于興賦會心自見刺幽之旨

二章上豈樂飲酒言民生皆遂而飲酒以樂之也此飲酒樂豈
言民得其所故歡燕之閒君王飲酒而無耽〻不已之憂也
三章詩所能以飲酒樂豈則不忘民而可以安居矣
民安而後王安有那其居為飲酒樂豈之本　結出那字方知三
章之興著意在民生也
魚藻三章〻四句
古義謂武王初居鎬京羣臣美之幾後序思武王之說也詩所
謂此詩經於賓筵而皆言飲酒之事豈亦衛武公所作以諷王
歟似亦無據
采菽刺幽王也　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
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此詩諸儒皆指幽王徵會事說非無稽也細按之終篇賚錫以
為此當與采芑表裏幽王初政其於燕饗諸侯必有失其儀度
者故詩人作采芑言天子燕諸侯當如是也其於諸侯來朝必
有形而侮慢者故詩人作采菽言天子錫諸侯當如是也孔子
告哀公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即此詩諷刺之旨
其後幽王果以侮慢諸侯舉火徵會而敗
一章詩所以筐筥之盛較與卑賤之禦諸侯也
言來朝而有錫予之要也曰何錫予之又曰雖無予之又曰又
何予之極歸懇摯正為侮慢之主對針

二章傳采其菽采之者人也而致其可采者則搖集有以滿之
嚴肅者來朝之儀來朝者諸侯也而致其如是者則王有以惠
之其所以惠之已見上章故此只說得一兩
三章末四句言樂只君子有此承赦齊邀之美則天子命之而
諸侯而申之以福祿命之中之皆從予字中推出可見天子加
惠於諸侯者皆諸侯之忠敬有以自致之非有分外之恩也況
得而侮慢乎
四章詩所云以枝葉之盛與率從之人之多補正云萬福以得
人為本此率從之左右乃事辨治此所以能殿天子之邦也
說到殿天子之邦此正述職敷奏之時見其才德足為天子守
土也平平左右就平日之從政言率從則隨諸侯以至也萬福之
同攸固亦有然
五章詩所以舟之維繫而汎汎興諸侯之留款于天子而優游
也　黄謝亭曰葵藿以身屬其地而傾其心也臣不敢舒而君
則揆之是以上下能相親也　補正云戾定也凡諸侯悼于朝覲
恐天子不察其心而多求以困之其爭揆之而畀以福祿優游
旂語則可以自安定矣
言諸侯來朝天子受之而諒其忠敬膍之而予以福祿君臣字
契嫌隙不生莫不優游歡悅不必有所勉強也彼交匪紓以下
大抵彼此憂恪之意多而一段相親相愛意尚未形容得出故

此章以其一体相聯無少閒隔言之甚彼交匪紓者天威之
嚴重優游是其當誠意之交孚所謂嚴而泰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集傳以此為天子答魚藻之詩以兩章相屬也何氏楷提決
　其為襄王之世鑿矣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集傳同寧然與世次劉向引此詩以為幽厲之際按經文如蠻
如髦其黨後來如猿在寨為附幽與捷踵三章交相為瘉如彼
此埴熹頓陷不獨君子覺說矣四章受爵不讓知來族中有附
小人為爲天以刈本支者矣五章老馬為駒六章教猱升木皆
非後說熊氏曰必指當時實事言之嚴氏云史之所無為詩之
所有如此類是也篇中大意以無胥遠為主而歸結在我是用
憂詩人豈為一身計哉晉司馬氏骨肉相殘關內侯索靖指洛陽
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正此節我是用憂之意二章
諸儒以翩反與多意解不然也言角弓雖調弛之則相反兄弟
昏姻雖親疏之則相遠遠者謂隋絕不相維繫也三復集傳勝
於舊說多矣
二章言王族自相殘賊皆王教之使然也合末二章意
三章此字指自己猶之承然也交相為瘉者彼此殘害即末
章所謂如蠻如髦也四章何君子曰相怨一方正無良之實一一

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

從眾小人得志王族中必有與之依附以自翦其宗者如宋華亥附寺人柳而逐合比晉范皋夷附三家而逐吉射皆是也以兄弟之親而相怨相讒以取爵位驪山之禍玉石俱焚王子巳斯亡詩人真灼見其幾矣又患齊潛谷俱謂爵是酒器失意杯酒之間如漢之田蚡灌夫五代之史弘肇蘇逢吉之類其說非然也

五章此承上章受爵不讓而正言規之

六章集傳精矣然其釋似爲云小人附於我不如東萊作小人自與其親族相辭爲而不辭爲安

七章傳曰睍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人將稱曰雪今消釋矣蓋積陰之後忽見天日使人欣幸躍然王婧述之後慄然悟悔則人亦將曰讒人自此消沮矣而無如王不肯悛而秉之也驕生于居失其所居便無從驕式居者猶云任其居位也婁者常如此也是從瀌瀌字生來八章王氏安石曰積之高則浮浮流義凡消爲深傳曰流而去也自相殘賊如蠻髦憂心者但可付之長歎而已

角弓八章章四句

唐代士謂曰昔辛有適伊川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而幽王果遂陸渾之戎于此類之感也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幽王卒死犬戎之難可畏哉

菀柳刺幽王也 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續序言王者之不可朝事其傳亦因之而詩意恐不盡僅此也蓋是時羣小用事如喬例置王室之禍不容一髮而列土外臣有心周室者欲極救無路故以憂國之忠惘爲局外之旁徨作此詩而使王聞之也

天子外臣身遠脩主雖如周文王之柔質文明朝令公岳武穆之卑鉤赴名臣道斯爲無愧後世猶共手獲遠熟翔樓甚且與晉陽之甲清君側之盡六朝亂臣率用此術無怪近代借此詩一靖字自號爲靖難之師也聖人存此詩正萬世臣道之防杜亂賊覬覦之意

一章有菀者柳其枝葉下垂有以接引容納於人則人自休息爲與王能接引容納臣下則孰不思趨就之上帝尊之也亦九重高遠不相聯爲之謂甚神神靈可用也我外臣無敢以恭來議矣 暱猶所云婧蹈天子也末二句如云使我朝而事之後必將極其所欲俾字靖字恐無著落箋云留治政蓋是矣蓋使王使之也靖我靖之也猶云名我以安靖國家而後我得盡力也如鄭武公入爲卿士之類

二章言上帝甚神無趨蹈以自取病焉而俾予靖之既起下章
居予靖之
三章蔓云鳥之高飛極至于天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以彼人作
王雖集傳亦仍其說愚謂彼者外之也人者疏之也始則尊以
上帝繼則斥以彼人無乃非臣子之義遽斯有見於此以彼人
指同列然亦非也蓋彼人指王之左右讒諂之人天邪上帝喻
王也鳥飛傳天猶所謂牽飛戾天為小人近君之喻小人之心
不知其何所至王方假之羽翼為之親任焉能使我靖之哉居
者君子已國也凶矜謂禍可憐之語居以待之事外徬徨耳

菀柳三章章六句

按朝覲禮也幽王暴虐且數數失以媒婦人則諸侯固有不朝
者然幽之亡國在任用小人褒姒且廢諸侯邦翰而所為如此
恐亦未能安靖也且詩人作詩刺王致諸侯之不朝可也諸侯
自刺不朝之故由於王之暴虐毋乃傷於薄乎蔵況一遑字謂
作於犬戎戮褒姒之日或又以為菀柳皆屬王之詩或又以
菀柳都人士皆衰遲復之詩皆誤也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複見古人也

後序與緇衣同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董仲舒曰詩序蓋雜出於
古之遺言也
此詩所陳皆言其儉樸恐無思富盛之意且亂離之後又非必
其人無臺笠女皆裹髮安得云未見似以序說為長矣補正云
此詩前言其容不改蓋因晚近服飾之流靡而思先古之樸素
也笠之以臺撮之以緇充耳之以石皆言其樸素也綢直如髮
卷髮如蠆言其任質自然而不為巧飾也蓋必有華土豈純其
粗珠貝其填短其簪巧飾其髮嫩緩以為尼態者故思古而矜
慎焉
一章傳曰狐裘黃黃明王也按彼明王者言彼明王之時猶云彼一
時也既云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被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
先化其虐此時貪淫巧偽都邑之士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驗
今之都邑也傳曰周忠信也左傳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為忠
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可以為周訓忠信
之證
補正云黃衣狐裘貴者之服也在上位者儀容有常言有條理
行歸忠信是以萬民則而象之
二章釋文云綢密也密且直以女子之髮言如髮就其髮之為
不加髮髢為高髻也或以如字作其字未妥
補正狐裘黃黃在上之人士也臺笠緇撮在下之人士也在上

者言則衆聞之行則衆見之在下者言行不可得而詳故弟言其服飾也然觀其服飾而其德上之風以成俗者亦略可觀矣于士則貴賤並舉于女則獨舉貴者貴者猶素如此則賤者不待言矣

三章說文琇美石次玉也充耳瑱也實塞也禮充耳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云充耳琇瑩則知亦貴者之飾也故對下尹姞　補正不言君子女之飾葛曰謂之尹姞何也尹姞又君子女之望也承上章綢直如髮而言不獨凡為君子女者然即號為尹姞者亦然

四章垂帶而厲亦貴者之服言從之逸謂人雖不得見而其服飾儀容之美善則我願從之以行而不尚近日之奢淫也猶孔子從先進之意

五章補正非故欲其垂之也帶之制不改于舊則自有餘也矣非故欲卷之也髮之束不改于舊則自有旟矣正與首章其容不改相應于士備言衣服冠笠緇帶于女第舉首飾言之體也云何二字畧讀言我今不見將云何乎亦惟疾目遠望切其系行之意而已見于言從之遊句着一我足語作另是一意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或以為東遷之詩豈以詩有尹姞之文謂尹伯封所作何氏楷羅泌路史之說以為共伯歸國周人引書以證之不知皆與經悖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劉氏向曰從軍役久也周制王畿外為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年卒建正以統三連連建帥以統兩屬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民而教之者三為耕以足食文以興藝武以防亂國有不順得正以屬屬帥制則正以連連帥制則正以卒卒帥制則正以牧牧帥制則正以州州帥制然後大司馬援六軍起都牧正以九伐之法王師未有踰時在外者故男女無怨曠幽王時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卿遂之兵又久役于外遠期不反與古異矣

刺怨曠者刺其時多怨曠也時多怨曠則其刺在上耳或疑此詩婦人所作何以登之于雅蓋大史採之畿內因以入告或大臣擬作以為諷諫皆所以刺王也

一章言無膏沐雖論為容婦人惟君子不在而膏沐以俟之者此蓋閔其君子之歸期也采綠而不盈一匊思之甚也而忽闕君子之歸期則予髮曲局將何以承事君子哉

二章敘後豈能五日畢事耶更番以代亦不止五日也若云往討蓋非五日奏功矣或云五日六日即五月六月然皆未確愚謂五日為期者傳聞君子至其地恐指五日可返里門乃至六日而猶不至則歸期猶未定此所以采藍而復不盈一襜也釋

詁云譽王也
三章何也承事君子如欲狩也我則張弓而納於韔中以待君
子之往狩如欲釣也我則綸繩而繫之於竿中以待君子之往
釣君子在室乎固無事而不承其意也此反下意爲進叙之
四章君子之釣維何惟魴及鱮既得魴鱮而歸乎共觀之相與
爲樂以安于靜好之常今何如哉釣得魴鱮已誤弋得鳧雁一
而觀非觀其釣觀其所得之魚耳
采綠四章章四句
詩緝謂古者婦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詞或又以爲
隱刺夏文武又以爲刺人之有爲而不敢於事者皆非詩旨
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此詩不次車攻吉日之間則非美宣可知也幽王之世申后太
子奔申王將伐申殺太子而申與犬戎甚睦詩人欲止其伐申
之役也而危言難入故特舉宣王封申城謝之事言之欲王知
申之不可棄也蓋謝爲荊徐要衝封申伯於此爲南藩重鎮然
高詩屢稱申伯功德而云四國于蕃四方於宣又曰揉此萬邦
聞於四國今日其可翦爲讎乎且前日之謝足以控淮海諸夷
而今日之申友足以結西羌諸戎王政苟既無宣王師師者又
召穆當還未哉人無謝也驗畏險苦役之民輕與申敵吾恐卿

旅無成而王心爲之不寧也篇中述謝功而歸於王心則此
寧一語其微微矣故曰小雅之詩近於風
一章鄭氏歸美宣王朱子專言召伯其義一也
二章三章鄭氏以爲勞辭朱子不以爲然也按五我字皆詩人
我之猶云我兵我軍云耳以我所行之事既成而後役夫皆云
歸故前此無思歸之人也云字方有着落
召伯勞之說始於而言此二章從城謝之人寫出他思公趨事
不敢言歸情景正從勞字中來
四章上二章內已見盛蓋之周密號令之嚴明器具之完備而
未事量度時事斂動皆於字中作用故此章承上二章明白言
之
五章此又承上細出其大者有成使與無成相對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詩王介甫嚴華谷何玄子與蘇言營謝平淮以二事皆南
行也或又據竹書平淮在前城謝在後以爲不應先言謝功
按其言平淮者止據經文烈烈征師一語耳然言征師未嘗
言淮師也
隰桑刺幽王也　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李適仲曰君子窮處於巖穴之下而斯民之心思慕之切未嘗
忘之隰桑之詩所以作也

君子在野人思見之觀末章可知　未予疑非刺詩而卒章引
楚辭思公子兮未敢言為証則亦未嘗不從序也思見君子則
厭惡之小人而刺在用小人遠君子之人或疑前三章用意不
深以未嘗讀序也
一章以桑在隰而美盛與君子在野而自得也劉氏以容貌言
則淺矣二章有沃樂德之潤身
三章有幽則盛之至矣君子不特自得也而德音足以感人使
之膠固則盛德之至也上二章正意已在樂内此章則以上二
句興下二句四章言我心愛君子何不遂以告之而君子隱處
巖穴無由得見但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耶此章忽作變調一句
一轉蓋欲用之既不能棄之則不忍傲相反覆其愛情悱嘆神
情宛然　若君子已見則愛慕之意何妨直告不徒為中心之
藏也故知上三章既見君子乃假設之詞非實境也何日忘之
便有相机而動之意王心開悟便可舉之于朝故此篇是憂國
思賢之操非伐木求友之音
隰桑四章章四句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
章則知卒章為責事也陸氏詩學謂天子視學養老乞言
之樂歌亦本集傳而詞大畧與菁莪相類因所會之耳精當
不易無前說言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
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
詩也
漢書班倢伃傳師古註白華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白華為周人所作猶後世長門賦為相如作也是申后之言怨
而不怒情文並至續序下國以下皆衍說耳凡篇俱從大處立
說所念在先王所憂在宗社所恨在危亡將至所望在王心改
悔此忠君愛國之言豈閨閫之怨可同日語耶
一章秋來夫婦牌合每以兩物相合者為喻如桃李綿緡之類
此言菅茅亦喻王之夫婦言漚白華以為菅必以白茅束之猶人
淑後之德必取純潔之女佐之乃足為神明主何王之遠我而
使之獨居也吾思與王聯此壽非芳潔之德也俾我獨兮說得
一面而與褒女深相結束已在言下
二章此言菅茅亦喻王之夫婦也天以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使相
須為用猶先王以佳兒佳婦使之相與有成天步艱難最為根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褒姒正天生亡國之妖孽也
三章滮池水不可云流當從王氏地理考為水名碩人箋指褒姒
王肅孫毓俱指申后說非也是集傳指幽王然前後既以之子
指幽何以變文云碩人且大德之人恐亦不可以指幽也按此
碩人疑當指宗之孟滮池在豐鄗之間而北流以溉稻田猶宣

宣王承文武之烈而遺緒以澤子孫今王所為令我嘯歌傷懷
而傾然以念宣王也
四章言先王立為冢婦主饗饎奉宗廟猶桑薪之於煁也乃
燎之於無釜之爐則不足以成烹飪之功矣我之見棄何以異
此然我非徒為一己之見棄憂也雖彼宣王以既沒猶汝不
之顧則為勞我心耳烘燎也烽焚也烽于有釜之竈可以烹飪
如無釜則薪歸無用矣重煁字不重烘字
五章傳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王之意以為無預外人事也
不知惡積于宮中必播揚於外天下聞之將有動搖社稷者
六章前言實以勞我心恐負先王之付托此則深懼社稷之危亡
憂思以漸而深
八章傳曰扁乘石貌疏云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
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　言有扁然之乘石王出入履之
亦卑甚矣卑之不可以為高猶妾之不可以為后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或曰申后能為白華之忠厚何不戢父兄之逆謀武城王氏
曰以驪山事責宜臼則可責申后則不可宜臼固在申〻后
雖申史無明文其或在離宮如後世之長門耳況此詩固周
人代作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　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
故作是詩也
補傳云是詩乃微臣出使於外而大臣不恤其勞者也夫賓而
忘賤人不恤小亂之道也故曰刺亂
集傳是詩本從首序而易傳之興為比則所謂教誨命載恐皆
不可以言鳥宜從傳為興矣又以此詩無刺大臣意夫飲食教
誨且命副車載之正大臣之施澤於小臣者但言我之望于大
臣者如此而不言大臣之不能如此乃不失為忠厚和平之旨
也
曰飲之食之則知當時有饑渴之苦曰教之誨之則知當時有
荆棘艱責之事曰後車載之則知當時有重殆焉疲之虞
緜蠻三章章八句
此詩集傳本無異論而古義以為諸侯貢士於天子之詩得
毋立意求新乎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
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耳
猶說士大夫而用瓠葉見有詩人述亂世衰諷諷景象也義亦
可通然考左傳鄭伯享趙孟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
獻子其從之註瓠葉義取古人不以薄物廢禮雖瓠葉兔首猶
與賓客享之也然則趙孟必不以衰諷景象刺鄭矣又考漢書
劉昆當王莽之世教授弟子五百人每春秋享射備列儀典以

以素木瓠葉爲豆豆（？）燔炙蓋取義於是詩如果
爲亂世景象則兎不肯以自待也此詩大旨與都人士略同幽
王荒於酒色在位習爲侈汰大東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齊莊
云飲號載呶亂我籩豆則此時之竊奢極欲可見矣詩人欲矯
當時風俗因述古初士大夫燕飲雖簿物可以行禮蓋在誠意
之綢繆不在殽核之豐腆也是以趙孟劉晃皆取義于此
蔡邕曾辯之未將爲也苟誠意不在雖有牲牢珍饈皆爲具文
今舉一物而獻酢醻並至覺主人情重禮度詳明以視長夜沉
湎者相去遠矣爲王誦之所以規之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
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此詩但云東征未知所伐何國後序云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亦
未嘗指爲征荊舒之師也如據國語伐申承太子事則申在鎬
京之南嵩高云定是南邦泰曾云悠悠南行不可以言東也按
左傳椒舉告楚靈王曰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鼓鐘傳云
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下篇後序云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
侵蓋東夷叛幽王東會諸侯以略之不服則又命載而諸侯
合兵以討之歟詩人述軍士怨咨入告于王而師必捷勿之意
自在言外

有豕涉波雨無定說舊以豕之善突喻叛之勇惟王氏詩聞則
云江豚北風或據宗爾子錄相兩書云四方斗中無雲雲惟有
中有雲相連狀如浴豬二日大雨皆不足據也嚴氏祖積案之
說豕性負金今涉水濯其塗而見白蹢是久雨僻潦多故也然
按之本文終不如傳言雨徵之妥或又疑古占候書無涉波兆
雨之說范氏補傳云天氣將陰則衆豕涉波蓋春畫秋夜天
氣尚煖思得寒涼故豕涉水則以爲必雨之徵也其聞傳義甚
明而白蹢二字終無著劉氏彝云中國有豕純黑爲常而蠻有
豕無非白蹢詩四足及腹皆白也范氏亦云東面之豕無非白
蹢然則見豕白蹢則大軍已入東夷境也一章自鎬京起程一
路險遠故云不遑朝言朝夕不息也二章經歷者愈遠愈險故
云不遑出言無暇謀出也三章言已至東境疾病之極水潦爲
憂故云不遑他言只此憂苦不置無暇計及勝歸之危也語哀
而愈深

漸漸之石三章章四句

諸儒以史不載幽王東征事遂妄爲附會豐氏指左傳楚王
伐鄭事何氏引竹書厲王三軍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
之不免皆不足信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
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此數言而含無數政刑大指紀綱兼亂戎狄交侵兵役不息凡
四十四篇所刺者無不槩括而未但舉其一事言之是其刺盡
頭處其景狀類于萇楚而究竟則為黍離故不曰刺而曰閔閔
者知其必亡而無能為也
一章苕華將落則變而黃無限目擊傷心景象總於首七字見
之傷者非傷己逢之也文武成康之業一旦失墜故宮禾黍知
不旋踵而百感攢心有無限傷懷耳積弊但云傷己猶未知此
大夫心事
二章花落而但有葉則衰益甚矣如此二字胸中歷歷分明而
口中卻不忍遽言
三章偶數以見之羊墳首也水無魚也人不能飽也閭里蕭條
人民愁歎國不亡得乎鄭氏樵以上二句為死亡將至之喻非
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
禽獸故作是詩也
周室鎬京之盛于莘之某戶口之殷甲於天下柯至犬戎深入
其忍忍諸今及獲獮之石以下三詩而知此日之周其民力
物力為已盡也幽王四方征討不見於史然詩之所著用兵如
兒戲視民若禽獸其不載於史史之闕漏耳山童川竭疾痛兵
荒而殘民以逞者猶律人而食天怒人怨至此已極此犬戎之
所以一戰而滅周也
一章二章皆賦中之興故傳不言興之
三章承上文言征夫獨非人乎人則匪虎兕也人也而虎兕棄
之可哀孰甚焉
四章兕虎惡獸狐亦妖物皆人所厭惡者故為鄙夷其民之喻
首章何草不黃秋盡時也如安役在春夏矣黃而至于玄則又
秋矣末言幽草者茂盛而色黑則又在次年之夏矣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朱氏謂篇篇謂即綠衣召誥俟師之事也然詩言經營四方則
獨京師而徹兵戲穰亦不必有兩年之久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按小雅至都人士之什於風尤近矣其所以為雅者義在王
朝不得於刺國也
刺幽王之什至四十餘篇之多以視刺宣刺厲不啻十倍凡
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失其道以及信讒棄賢饋貨藏
刑酷斂嗜音甘酒窮兵遊晏奢侈之類史冊所不載者皆詩
人刺詩之所及或數詩而共指一事或一人而分刺一端何
人才如是之盛而篇章如是之富也哉孟司家傳世十三藏
樸菁莪之化其淪肌浹膚已五百有餘載故幽王之世祖宗

培植之德報禮獨隆天地英華之氣發洩殆盡忠臣義士一時感憤篇什獨多今讀其詩或和平溫厚宛然盛世之音或悲愴凄涼儼然亡國之象或直指其人凜于斧鉞之加或隱寓其情致其言外之意或當身說法自訴已情或托物寄端不揭人過或窮形以盡相或節短而音長凡三百篇詩人之精意良法莫不會萃於四十餘篇中而集其大成然百爾君子懷忠貫日或死於暴四主之羅喦或死于讒人之交搆王驪山之變玉石俱焚獨此區區遺篇偕平王大駕攜載而東尼山編次隻字不遺其亦幸矣迨至祖龍一炬又延殘煙所賴傳于諷誦之口諧為鏗鏘之音老生宿儒如二毛公者崛起西漢之時近接洙泗之緒凡諸君子從古憂患得之而洒成之者至今無遺也豈非不幸中之幸乎而猶病其詩之多也

詩經讀序私記卷二十

白巖姜炳璋學

男 埭、埴、軾

大雅 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箋云從此至文王有聲為文武之正大雅

按鄭說自此以下十篇皆文武之詩朱子因詩中多稱文武疑說不足據夫文武之雅豈即作於文武之時後人追贊祖德故皆稱諡文王受命作周而所以受命其上面便有於昭緝熙敬止一層周既受命對面便有殷士祼將一層言文王受命後面便有法文保命一層只一語而全篇無所不包

首三章言文王受命而昌子孫并挺生賢才以佐其子孫後四章言文王以敬德受命代商商之賢才適為周用可知天眷有德其命靡常後王毋以祖德可恃而不修德以保天命也

補正四章五章言殷王之子孫羣臣服事於周者即前車之鑒似無天絕商之禍及其子孫又及其羣臣之後竊意

一章於昭在帝朱子前說以德言而集傳以神言者盛德
之士清明之氣嘗聚其沒也發而為英靈故明昭而神不
亡兄聖人與天合德至清至明呼吸皆與天通天者清明
之氣也宰此氣者帝也以感靈處言之曰帝以實際處言
之則理而已矣文王全盡天理沒則其氣亦歸諸清明之
天而不昧故一陟一降在帝左右
武王伐商出載木主以行何也大雅開卷敘商周相代便
云文王之神於昭于天蓋文王即天也武王以為有一念
自私自利不可以告天即不可以對文考天心不順即文
考之心不順聖賢心事何等清天白日曰上帝臨汝則文
考臨汝矣天與文不忍斯民長處水火之中武王之心直
與上帝文考一脈相通伐商之事不啻親為援命其載主
以行見與以服事殷之文王相契無間故夫子以達孝稱
之而殷士祼將本非有一毫勉強也然即此便見後王法
祖保命不容自已苟天心不享文其能眷顧哉
因今日在天之靈想到當日格天之實有周之顯帝命之
時總寓出一新字以下節節承帝命
二章亹亹已含下緝熙敬止令聞猶下文義問謂善名也
文王當紂之世令聞實難其德純亦不已故人心感而善
名歸之者亦不已也似不必以既沒言此即下文萬邦作
孚處感人心自足以享天心陳錫哉周使之昌世以及其黎獻
也
三章文王曰濟濟多士曰翼翼蓋未有不敬而能成厥獻者也
正是君臣一德處　濟濟多士內便包文德武功無所不備足
以伐暴救民而文王在天之神以寧也將下篇肆伐大商一節
事槩括於此故下章即言商孫周服之
四章上云亹亹便是緝熙意此特提出敬字為主腦緝者緝此
敬而無間熙者熙此敬而不昧所謂豐窮也假哉天命以下以
商相形說得凜凜可畏一氣趕到下章無念爾祖上
五章侯于周服下便可接殷士膚敏祼
將黼冔衰卓冔目皆冠盤　助祭而特舉祼將者商人尚聲祼
三闋然後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鬱鬯既灌然後迎牲此殷周之
禮一大變處獨舉祼將見周之異於殷也禮既變而冠服依然
正使人怵然動念
六章上言商孫歸周殷士助祭幾疑商家積累之薄而不知其
祖德宗功與我周無異而所以如此者以後王不修厥德也可
見祖德不可長恃而念祖者之當自修其德也
七章無遏爾躬令人怵然靈昭義問承令聞不已來有虞殷自
天承宜鑒于殷來虞殷之廢興由于天而天非有聲臭以示人
也文王之神於昭于天在帝左右謨謀具存心源可接法文王

即法天也何以法之法其緝熙敬止而已　上文極言天
命可畏至此又言無聲無臭意非相悖也益人君徒知天
之可畏不能盡其事天之實雖齋明承祭洋洋如在何益
於治道無聲臭不是言天道難知蓋言無著手處耳篇中
指出敬字是文王心法正是天階梯萬邦作孚所謂修己
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也蓋天無聲臭寄乎人心人心感
孚義同乎協則天心孚而文王亦眷顧之矣不可以長配
命乎

文王七章章八句

序言受命不言稱王呂氏春秋云周文王處岐諸侯去
殷三至而奠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
而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
文王之德文王追諡而呂氏云然則受命稱王之誣久矣
中候所云赤爵銜丹書入於豐劉歆作三統歷以為文
王受命稱王九年而崩皆踵謬耳　魯語以文王大明緜
為兩君相見之樂左傳亦同又天子諸侯朝會以為樂章文
與禮合樂工歌文王益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其用最廣故左氏曰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言刑善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武王也

言文王有明德故受天命而又命武王有天下也全詩歸重文王明
德第三章言文王之德獨詳而王季以維德之行一語點過武王則
但言伐商之事王季武王未嘗無明德而受天命則自文王始書所
謂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于小子其承厥志是也文王有此明德
必有聖父聖母故推本於王季太任有此明德必有聖配故詳言太
姒德盛禮隆然後言篤生聖子以有天下叙武之伐商以有命自天
命此文王發端詩固無處不歸重文王矣至末二章所謂復命武王
之

一章明明赫赫集傳以作引起之詞其實已指文王有明明之德斯
受赫赫之命通篇俱串此二語提出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悚然謂爲
嗣王炯戒使不挾四方使字正形容天威赫赫處而下文命此文王
上帝臨汝皆鑿鑿可據

二章文王之聖由父母而已然集傳精甚

三章從荀子云堯舜禹湯文武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可謂至貴矣然
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按此即小心之謂也翼翼集傳訓恭慎即前篇
緝熙敬止蓋洗心藏密亦臨亦保敬德之至也回違也與天一毫不
相肖便是違天純亦不已與天同體故懷多而受衆也此實寫文
王之明德

四章言有命既集於周而天眷文王故於其初年又生聖女
以爲之配焉

五章言大邦有子宜配文王其德盛禮隆如此俔天之妹謂與天伯仲同非以文譬天太姒譬天之妹更謂妹少女之稱易云歸妹是也太姒聖德譬女天之少女也　按哀公問載孔子云冕而親迎親之也公羊謂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上公臨之是無疾病則亦親迎也胡文定又云二王之後迎於境若邦君以爵則有尊卑國則有大小路途則有遠近或迎之於國或迎之於館禮之節也竊謂惟天子不與諸侯爲賓同爲諸侯則不當以爵與國論惟路途遼遠不可久出故或迎於館於境耳若莘國與邠岐接壤文王時爲世子非邦君比則尤當親迎於其國洽字書不作郃水北曰陽今陝西有同州有郃陽縣即古莘國公劉云涉渭爲亂自邠至莘必度渭故文定之後行親迎之禮而造舟爲梁於渭水是倒裝文法非謂太姒至渭而文迎之也

六章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京矣又篤生武王復命之以代商有天下也序所謂復命武王正體貼此章之意

大戴禮文王十五歲生武王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崩陳氏經云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終武王年七十三嗣位在位十三年伐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饒氏魯云文王生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後文王二十年而生孫氏淞云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之崩武王已八十三明年即君位又明年服畢觀兵孟津又二年克殷有天下年八十七明年有疾弗豫周公作金縢又五年王崩年九十三凡在王位七年按諸說互異諸儒駁之曰武王八十三即位又十三年伐紂又七年崩則百有三歲是與文王世子不合按孟子云文王百年而後崩中庸云武王末受命武王纂嗣位十三年而云老而受命則少於文王不至甚多由大戴推之文王生伯邑考當在十四歲其娶太姒當在十三歲雖未可盡據而襄九年左傳晉侯謂公曰十二年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詩曰文王初載心非壯盛之年古者風氣極厚故嫁娶最早文王少年而娶亦事之所有者歟王武王暮年而生成王以書謚之往往可據金縢二叔流言云不利於孺子而周公每以沖人孺子王爲稱蓋生子之早與遲皆事之適然者也至於文王生卒之期武王嗣立之年皆不可考諸儒妄擬之且有過信竹書者祇見其牴捂而不相合耳

七章八章正寫伐商事或云屢稱武王而此云惟予侯興稱侯者述當時諸侯之詞愚謂觀其文義似以集傳爲中侯字俱一例看爲妥肆伐大商補傳云肆遂也朱子前說

亦同較集傳爲優　觱揚詩通云是義氣奮激直欲走大
難以快人心會朝清明王肅云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
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　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文王之興指後一章本由太王則指前八章也太王時勢
與公劉不同公劉是草昧開創之君故篤公劉篇氣象深
厚制度簡括末章則嘆其富庶之極而止太王雖爲狄難
而遷然承公劉餘業故規模宏敞制度詳明末則極言遷
化存神禮讓成俗景象已直文王三分有二時也。
一章言緜緜之瓜本於初生之瓞以興周之盛始於微也
傳曰興也蓋一語統與九章
以漆沮一水爲洛水者始於孔安國書傳闞駰酈道元從
之顏氏吳普註亦用其說是漆水即洛水而沮水亦入洛
故孔氏以二水皆洛水此馮翊之漆沮在今同州朝邑界
禹貢所云漆沮既從吉日所云漆沮之從非此詩之漆沮
也隋志云扶風普潤縣故漢漆縣有漆水經岐山北而入
於渭漆縣古豳國地也沮水諸儒不知所在胡朏明以麟
遊縣別有漆水疑爲沮水此扶風之漆沮扶風今爲鳳翔
府地則此詩之漆沮及潛之猗歟漆沮是也而漆沮相去
三百餘里有涇汭二水爲之隔孔仲達謂馮翊之漆沮亦
亦東流周地則非也集傳云漆沮二水名在豳地太王世
居豳正在扶風漆沮之間　或謂豳館乙從已有宮室安
得云穴處不知陶復陶穴豳之舊俗未改且當狄難舊時
宮室已棄岐山營繕未成故云未有家室也
陶復陶穴民俗朴陋對末章禮讓成俗一段景象未有家
室工役未興對下數章築室于茲俾立室家無限經營二
語已振全局
二章走馬陸行也率西水滸集傳云漆沮之側蓋漆沮注
於渭渭水在梁山之南踰梁山循渭以適岐也莊子呂氏
春秋各叙亶父遷岐事而孟子獨多踰梁山一語蓋亶父
作邑狄不敢爭以梁山扼其穴也篤公劉篇云豳國之
東有大山者其惟梁山乎梁山外接岐山內鎮渭水環其
南曰率西水滸至於岐下而梁山之險不待言
三章堇荼如飴爾雅茇堇草郭璞云即烏頭也本草烏頭
一名莨有大毒晉語驪姬將諸申生寘鴆于酒寘堇于肉
賈陸曰堇烏頭也則烏頭非可食之菜若內則堇荁枌榆
則堇爲美菜而非苦菜矣按爾雅云齧苦堇註云今堇葵
也此詩言堇即釋草之苦堇歟。
曰止曰時兩曰字承上文言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龜

卜筮以為然曰可止於是而築室矣此未遷以前定議非
是為以後事
四章慰者慰其從遷之勞止者皆為便安之地左右以下
方是度地居民畫井牧地
五章六章七章不過治宮室作門社而一段興會勃發規
制堂皇便有嚴厳宏氣象
八章遷岐之後已無狄患而昆夷又強征昆夷雖文王時
事而其來已久故集傳仍指太王箋云小聘问問不如集
傳作已之聲聞不隕尤於自脩上關切也
行道兌矣傳云兌成蹊也補傳云行道之人和悅無變然
皇矣詩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故集傳以木拔道通言
之彼則指泰伯王季此則兼王季文王生齒蕃盛兵力日
強雖昆夷且奔走喘息矣言周家強盛之王也
九章虞芮譲入其境讓畔譲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
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士一段太和之風種
讓之餘未曾說出故以虞芮質厥成一語括之以見藹然
唐虞景象夫豈陶復陶穴之舊乎蹶厥生猶云勃然興起
即其命維新之意傳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國披化者
又至此歸附之非以一事遂足感人心也末四語言賢才
多而王業成也

歐陽氏謂末章事不接文不屬不知上文歷叙周家王業
至文王蹶厥生已是總収全篇見積累者匪一日至此則
六州歸順王業成矣固是文德所致而予則又曰有疏附
先後奔奏禦侮之臣焉蓋有受命之君必有佐命之臣而
王業以成九章俱言世德此忽及王佐之臣故以予曰別
之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原解云記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能盡其材故取之
能備其官官之能當其人故用之能得其力能官人而治
道卑矣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育久而壹壹純一
區别程量總覽歷英如六轡馭馬無不調其適而盡其才
故曰能官人也
按序云能官人集傳言詠歌文王之德惟有德故能官人
兩義正相符
一章木茂盛足以儲用與賢才盛足以備官正意已含與內
左右趣之閒是德盛人歸然曰左右專以近臣言則歸德意
反不見甚廣益云舉材秉任或左或右各見其才無不奉
令焉
二章三章正申明左右趣之之意國之大事曰祀曰戎用

之宗廟髦士奉璋威儀節度皆得其宜用之事旅將率一心六
師趣附惟恐不及苟非程材器使無一不當何以得此濟濟容
貌之盛指文王正與賢才相輝映
四章承上章能官人則賢才得以自見然平日無培植之功則
無以致賢才之盛也此方蹈重文王作人上雲漢為章于天而
司造化者天也以興賢才為光於國而司造就者文也三年而
九年小成而大成自非人道何以致之遐不猶云自然如此也
五章承上章歸結到文王之德文質彬彬乃為佳士此作人之
效也然文王之作人豈無其本哉勉勉穆穆也緝熙敬止之
謂正綱紀四方之本也言所以能作人者以其已德之修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　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
福干祿焉
受祖言受舊于祖也曰玉瓚曰清酒曰騂牡皆主祭祀言之周
之先祖以下學者之詞辨說所謂大誤也
一章傳云旱山名而後儒謂旱麓之山考地理志漢中郡南鄭
縣旱山沱水所出周地圖記山上有雲郎雨可知實有其地也
公所言地名人名有所傳受非妄撰
干祿豈弟是一篇之綱言其干祿也以豈弟亦異乎人之干矣
即本章示日之意豈易訓樂易言樂易及民也表記云凱以強
教之弟以悅安之　周語單穆公引此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
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山林匱竭林麓散亡民力彫盡田疇
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韓詩外
傳云度地圖居以立國率民力穡以豐穀學校庠序以立教事
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
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豈弟君子文王之謂也據詩人
起興之意諸家俱未之及而其釋豈弟二字甚合詩旨然則豈
弟者樂易及民使民無不遂其樂也此即祭則受福之本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意
二章其承祭也玉瓚黃流備地以降神芬芬以齋潔宜其受福
也然亦以其有此豈弟之德耳不然民生困瘁神將怨恫何福
祿之有
三章君子之祭必有助祭之臣皆君子譽髦成之者也猶正云
君子德教從容所漬能盡人之材使各極其所至猶鳶之飛而
極於天魚之躍而自得於淵也其作人也本於豈弟之德蓋豈
弟則優游不迫故能成就人材
四章是以清酒騂牡以享以祀以助我景福介助也言人才盛
而執事恪也
五章柞棫茂密則為民所燎君子有豈弟之德民歸之則為神
所勞至此以民神合言言神之降福由民之得所而豈弟有以

致之也

六章安溪詩所云葛藟叢生未必皆宜也然附於條梅則皆美

也福之在人未必皆正矣惟君子豈弟之德求之則正而不邪

以結干祿豈弟之意

旱麓六章章四句

詩故云王用享於岐山之詩也其說似鑿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言思齊之詩明文王所以聖非指思齊之首章也歐陽氏乃云

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失其旨矣

前二章聖母聖配助其聖也後考家邦驗其聖也而非所以為

聖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曰古之人無斁其所謂純亦不已矣

凡前篇曰亹亹曰緝熙敬止曰勉勉皆此意也此文王之所以

聖也聖則不待諫閑從容中道常而雖變而烈假無不自得

是以開來學於無窮而為萬世學者之法也

不顯亦臨抑所謂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在文王

則性與天合也無射亦保易所謂乾乾惕若書所謂檢身不及

在文王則至誠無息也聖學全體其要只一敬字敬之從容處

便是和雝宮肅廟不過見於外者爾

制勝假以德言是異之因崇侯之謂慮之有來盡善處則光大

之德純矣

上篇言文王克成民而致力於神蓋君道也此篇言其純亦不

已為百世成人小子之法蓋師道也故末章不曰文王不曰君

子而曰古之人正對後世之成人小子言唐虞三代首出庶物

為君其繼天立極之道皆可師法有位無位無不本此學由是

以無不敬之民也詩人言文王為萬世師從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上約言之曰無射無斁二字徹上下統要勉人人可學極贊

其無斁之至則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無斁處便是純實指

指之曰徵萬世作聖之基且揭於此故後世人材使之有譽髦

而為俊士也序云文王所以聖得其旨矣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美周也　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朱子曰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

一章傳云二國夏殷也四國四方也孫毓曰天觀衆國之政先

察王者之後難之者曰一姓不再興先察王者之後何為哉蘇

以二國指紂及崇侯歐陽氏直指崇密所及補正俱指商亳竊

謂夏及本義固非郎據孟子誅紂伐奄之文指商奄則此維與

宅與受命既固當指文王矣玩作之屏之一段明是始遷岐下

斬棘披荊可以謂太王不可以謂文王故集傳於二國從毛傳

指夏商也本意是言商政不獲而兼及夏者以二國皆革命書

尤我亦惟茲二國命亦指夏商也太王之時殷政漸衰不復有
不得於天也以天之不得於夏者驗於殷知二國之政一轍也
耆懵式廓集傳未詳傳於顧者定爾功云耆致也讀作指邦之
義左傳杜註亦曰耆致也程子以致討耆其義當矣式廓強大
也言天於四方之國度究爰度苟可以安斯民者則上帝以大
命致之而憎此強大之國不務脩德也乃眷然西顧則勢雖弱
明維馨以此岐周之地與之宅焉故下章遂言遷岐之事
串夷載路集傳未詳或從鄭箋作混夷即所謂混夷駾矣者也
按混夷之駾在文王之世君太王狄難方已混夷復強但不限
威明而已豈能滿路而去乎書傳云文王四年伐混夷不可以
言太王也傳云串習夷平也言人物蕃而土地闢從前山林陰
翳之墟今乃為習熟常行之大路如此說較妥 天立厥配箋指
太姒固非 或云立為君以自配指文王爲殷之未衰納充配上
祖甲之世天命未改不得以太王爲配也君指文王又與帝作
邦作對之義優出厥配集傳指太姜其說甚是即發及姜女聿
來胥宇之意下章叙太伯王季而此以太王太姜並言不得謂
文義錯出矣太王曰既國文王曰維新國者成不拔之勢新者
非舊國之規各有分寸
三章帝省其山見柞棫拔松柏兌國勢日盛生齒日繁天既作
之邦又作之君以自配對蓋有太伯王季時已默定之天作對

二字精微文王故書未竟有四方句明由精出太伯之讓王季
之受俱於因心則友四字托出或云使伯讓而有兄避弟之名
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惟泰伯稱迹於採藥之行
王季因不得已而代主宗祧竊謂此發明伯之至德則然而因
心則友却不盡此心者太伯之心即太王之心也兄弟之間本
無彼此天命所在詎有意必伯體太王之心而授之季季因伯
之心而受之天青天白日至公無私尚何形迹之可言哉後世
曾隗宗宣子臧季札等以讓國釀成亂本反於讓為可美以無
心因則友之人且夫乃知讓德之光乃王季子之友之至也季
歷不立諡法而曰王季季對伯言周家不沒泰伯之讓德也
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者文王也太王何獨不然太王
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以文有聖德亦曰有以光大我周家耳豈
曰此兒不凡將受天命為天子哉故凡言天命者詩人從後之
詞猶云萬邦之方下土之王耳太王之受命既固太王之心不
知其為受命也王季之既受帝祉其心亦不自以為帝祉也至
步一日未改君臣之義一日未絕如太王王季援天以自期許
則莽之稱符命操之言天命在吾矣豈非亂逆賊子之嚆矢哉
此毫釐千里之辨也
四章極力發揮王季之德而文王只帶言之以下四章地步廓
循言天心眷注光則其心無所遺恨也文王以生安之質勤下

學之事詩人曰亹亹曰勉勉曰無斁曰雍雍可謂善言文德矣
非周公其孰與於斯
五章誕先登於岸德道至極一舉一動閒非天理之正以起下
文也詩人不過一時借水為喻而釋氏竊之探出無數言語而
聖經遂爲異端淵藪　朱氏守正曰言文王武功而冠以心體
語者聖人之事功即聖人之心體也　侵阮徂共傳云國有密
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大自了然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左傳
云密須氏之鼓是也地理志安定郡陰密縣註密人國即今寧
州也張氏曰共阮國之地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乃張
融撮覽魯詩鄭箋皇甫謐之說以阮徂共為三國求合四國之
數誤矣徂旅傳云旅地名也按傳義非無稽孟子作徂莒似亦
以為地名然而旅字不應異義故集傳從舊
六章以按徂旅　旅敵患也師至于共未嘗至密也即以敵患之
師為問罪之師遂從阮疆出侵須密極其神速而陵即我阿泉
即我池盡國本境皇甫謐所謂須密之民歸其君以叛是也于
是遂作程邑從都爲世本古義云岐南渭側密地也
七章聲者微於詞也色者見於面也不大則甚微無疾遽也夏
者氣之盛也革梲之變也不長則甚暫無留滯也東萊以夏革
為機私意則與不長有礙　文王之知識非猶夫人之知識而
猶不自用惟順乎天理自然之則一張一弛適如其分與天爲

體而已仇方萬民所仇即天心之所怒所謂天討也
八章左傳子魚謂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又通志云文王伐崇吉日崇侯虎蔑侮父兄不
敬長老聽訟不矜制獄不均民力盡不得衣食予將征之令無
壞屋無塞井無伐木無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三旬猶不降于
是勒兵攻城之上段是圍之三旬時事下段是勒兵時事夫文
王之師仁義之師也然曰同爾兄弟是與國之多士亦之衆曰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是車馬之強器械之備以此奉天討攻崇
墉必待執訊攸馘是伐是肆而後舉然則徐偃宋襄之仁義誠
無用矣然既滅之後作邑於豐又想見其罪人既得市不易肆
斯謂之文王之師　前段執訊攸馘則有聲有色矣然連連安
安則不大聲以色後段如風馳電掣可謂氣極盛而梲極神而
初無留戀是不長夏以革
篇中說天處最親切明明有觀有顧有省說般有求有究有度
諄諄有謂而總歸結于四方無侮無拂人心之外無天命仁政
之外無民心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補正天之立君以安民故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聖人天理
渾然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行事皆明白直截無所回護如崇侯
虎為紂三公又紂之寵人該請命伐之紂必不許而文王不聞

以權與為嫌也虎雖有罪錄齒其不可夷其罪而遂作豐邑寧人
侵阮徂共適之足矣而遂作程邑詩人美之曰我陵我阿我泉
我池不聞以權奪為嫌也文王猶有方伯之命至湯之征伐又
昌言受命於桀哉聖人以天自處見天下之亂非己不能平烝
民之生非己不能定故非常之事行之如日用飲食無有疑貳
所謂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此詩三言帝謂若天諄諄
然命之其義深矣　後世如劉豫朱溫輩有篡弑僭為之號而
自絜其身以至喪身亡國人皆惜之然非聖人不能行權世變
愈下設罔不逮而無取事悔豈可迷故無湯文之德則三子所
守不可易也

小雅采薇篇文王勤王之師以伐混夷玁狁者也皇矣後四章
則文王受黃鉞得專伐之後伐密伐崇者也本紂之命則曰自
天子所又曰王命南仲虞虞提出王字蓋文王所自作也此詩
則曰王赫斯怒又曰下民之王若自為天子者然蓋既有天下
之後後人頌美之詞也蓋文王有得專征伐之命西方諸侯其
有強暴虐民者皆得正其罪況周之與紂其是非明白天下信
之戡其國而後聞于紂無不可也若湯之征葛已駸駸有伐桀
之勢又不必以小心服事之文王相例也

靈臺民始附也　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民之附周久矣豈始于文王邵六州之民其心附于文也久矣
豈始靈臺之詩序云民始附何哉鄭康成曰靈臺者所以觀祲
象察氛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有聲之詩曰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夫乃知此詩承上篇伐崇之後也孔疏云
含神務作邑于豐立靈臺易乾鑿度伐崇作靈臺雖但引緯書
然左傳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註在京兆鄠縣周之
故臺也雍錄文王都豐在鄠縣豐水之西有豐宮長安志云其
宮在今鄠縣靈臺靈沼靈囿皆為其地唐括地志云辟雍靈沼
今悉無復存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圍一百二十步則靈臺之
作于豐無疑也夫崇侯於惡其民習染已久以文王之師圍之
三旬弗城圍守而招附不來至執訊獲醜不之俟其悔悉而抗
王師可勝言哉夫崇之役徙都于豐漸仁摩義數年之間民風
丕變靈臺辟雍以次而舉民樂其業不日成之于是而知崇民
之始附也其者歸也心悅誠服如子之樂趨父母也文王受命
而下東萊所謂諸師贊說耳
前二章文王遊觀之樂也後二章文王視學之樂也未嘗及民
之樂其樂而文王之樂在庶民心目中看出民之樂即在文王
之樂看出孟子所謂攸攸然有喜色而相告詩人已摹及之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　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繼文者其言繼文王非也蓋武王繼先王之文德也下篇曰繼

伐武王繼文王之武功也武王之武功雖稱千古而文德似不
及三后故此曰繼文言與三后克配也文王之文德雖無射
而武功或歉於武王故下篇言繼伐言武王之伐本之文王也
迹齊云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太王前王季
所得而與也詩人之言豈苟然哉
一章詩旨雖云繼文而下篇即云繼伐非備武功也安得云下
武兄樂曰人武謚曰武王豈以武為下號者云下武武上文者
也不知書優武後文則可言下武上文則不可審謂下從也武
步也謂後人之步武也下章繩其祖武正與此武字相應言後
人步武惟周最盛蓋世有哲王追踪其跡而三后在天之后宜
武王配之于京師無愧焉于京作周為天下也配之者其德足
以武前人而不忝也
二章配之奈何以其能起而求先世之德以繼之也世德之所
在即天命之所在永字中便是永言處如太王之不隕厥問王
季之克明其德文王之緝熙敬止是以孚天心者武王皆見于
實心實政而天下無不信之也
三章信之斯式之矣然世德非有他也亦曰孝思耳其為下土
之式亦非有他也孝思以為之則耳
四章信之式之斯媚茲之矣其媚茲一人而丕應恐後者不以
其功而以順德也順德維何即此永命之孝思以嗣先王之事

而已武王化周為天下其善繼善述處使有一毫勉強便不可
嗣哉先王昭哉言所以嗣服者甚是光明而無一不可告之先
祖也
五章光明心體可以傳示後世苟能繼此孝思之迹則人心所
歸即受天之祜矣祖武兼三后及武王言之
六章受天之祜豈獨諸侯來賀已哉萬年之久且遠復諸侯之
佐助屏藩王室以事一人然則孝思之所及無窮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德莫大於孝孝皆承天命而繫人心之本也傳於先世謂
之世德繼其前人謂之嗣服實心行之謂之孚無所不順謂
之順德傳於來世謂之祖武孝思之外無所謂文德也周家
世篤忠貞小心服事未嘗以武功為孝思武王一戎衣有天
下功業談掀天揭地于孝思上或者可疑而不知正孝思之
大也中庸述本一章就制作言之此詩就心體言之故曰永
曰孚曰思皆指心體也天命所眷即吾祖考之命故屢言天
命人心所歸即吾祖考之心故屢言下土而提首章提出三
后在天便見左右陟降如相提命一舉一動可異稟命而行
矣
安溪詩所云此詩不著謚號意是武王在時羣臣頌美之詩
也　自文王至卷阿多為成王時詩不應有武王在位之作

緣作詩者意在述先德以重成可據引為王𧨏之後世編詩但論世次固不可以作者為先後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　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伐武功也積功曰伐繼伐者言武王能繼文王積累之武功也箋謂伐紂以繼伐崇使失其義朱子傳註闡明繼伐之旨深切著明

一章聲名譽也人之稱文王以德不以功未免功以德掩此述文王武功先以有聲襯之以見非猶夫人所稱之名譽也用武而本之求寧観成此功之所以大而聲之所以駿也求寧観成互貫全篇然當為美盛之意乃贊美之詞

二章文王受命伐崇作邑衆其大者其實三分有二天已將伐商事命之文王矣後四章于武王不言受命者言天以已命文王武王但繼之耳不須更命也

三章遹追來孝來字若無着落諸說紛如愚謂追求從來之孝思而繼述之也直推到不窋失官以後公劉太王王季一段恢弘前緒精神呼之欲出

四章文王滅崇使作豐從都武為利其土地不無曖昧之疑不知王者作事大公無我四方所歸非豐不足以安其君止繫其趣向理所當為為之勿疑豈有一毫自利之隱傳云翰幹也疏云幹築牆所立之木幹與垣為楨蓋作垣依倚乎幹而四方依倚乎文王也

五章按豐水在豐鎬之間東北流入渭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分曰東注則已指鎬京言維禹之績以為功況武王之作鎬也可知此二句已含遷鎬意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猶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故下意專以興學言之

六章鎬京辟雍重建學行禮王無思不服武王方究得求寧観成之事也七章考卜維王宅是鎬京乃補寫作鎬事

八章王氏曰惟豐水芑芑白黍也與此同武王豈不仕傳云仕事也郝氏京對云仕仕以昌也豐水之涯猶有嘉穀人材且參猶嘉穀武王豈不論材而仕之百臣之計在樹人其仕之者將以遺孫謀而燕安翼子也按此承上建學行禮來下武曰不遐有佐思齊曰譽髦斯士縣曰四友皆此意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武功多矣如伐邘伐耆伐密須伐混夷皆是何以獨舉伐崇以作豐也伐密亦作程審邑然程未嘗徙都也自古帝王建都是第一大關鍵會天地之和據山川之勝為天下繫望民之望為子孫樹不拔之基勢之強弱國之興衰皆于此卜之故詩人美公劉太王不言他務但曰遷豳岐而已文王之武功武王之繼伐亦但以作豐鎬換之自岐之豐自豐

之鎬去西戎而東卽華于是爲部岐畢吾西土蒲姑商奄吾
東土巴濮楚鄧吾南土慎肅燕亳吾北土通道於九夷八蠻
刑措不用者四十年嗟乎豐鎬宅而周以興豐鎬失而周以
亡平王能三復斯篇何至百二之險拱手而讓之秦人也哉

詩經補序叔記卷二十一

句嚴姜炳璋學
同學諸子較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　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
配天焉
尊（尤不作曰至大則爲成王之正大雅）祖尊始祖也配天而尊之至矣亶尊祖而配天在其中
故不言配天頌思文篇序曰后稷配天也尊莫尊於天但
言配天而尊祖亦在其中故不言尊祖
一、戴礼正云郊之祭尊無與匹故主日而配以月配日非
配天也五帝郊祀必先帝有聖德者故舜舍瞽瞍而郊堯
鯀之傳郊有以死勤事之功而議禮者僞有娀爲媒氏配
天者亂不經甚矣其說始於呂不韋月令以太牢祀於高
禖然未嘗有郊禖之號也周官戴記百神之祀詳矣月令
而外別無及高禖之祀者則或爲秦人創舉之祀或爲呂
氏欲立而未立之祀皆未可知也至漢毛公生民玄鳥詩
傳始云姜嫄從帝而祀於高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
禖然謂之郊者不過謂其兆在郊野未嘗有配天之說也
至鄭志焦喬答王權始因詩稱禋祀而附會爲祀上帝因
毛傳郊禖而附會郊爲南郊郊禖爲祭天於南郊以先禖

祀之其實固以前何嘗有禖祀生民之詩所云以弗無子者亦何嘗祈於先禖哉世本及譙周古本圖云伏羲制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禖則媒人氏火食宜為之先欣何乃爲老婦授卑之於乎南田及此詩攸介攸止俱當訓介爲助姜嫄從高辛之行益為助祭曾孫親履因閒亦為助因畯勞農也以介景福訓助亦可通

按后稷之事距作詩千餘年又不啻寬翟典籍散亡傳聞異詞詩人固不詳悉也然聖王表揚先德當傳其可信必不傳其可疑如云乃祖無人道而生雖在常人亦恥形於色史遷所謂劉媼與異人遇感龍而生高祖武帝好神仙故不之禁也聖知周公肯以怪誕不經之說誣先祖哉稱先生曰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云無父而生乎旬山海經謂后稷生於百跡爾雅釋詁又訓武為拇列子史遷皆煙其說鄭箋因改毛傳矣乃張氏謂人固有化生者嚴氏詩緝曰此可以語鴻荒之始不可以言稷大聖要如帝舜文王孔子其生有異於人哉然直以禋祀為當祀則下以弗無子不可通蓋高辛姜嫄因郊天而祈子故此曰克禋克祀下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或疑古無郊而祈子之禮然則孔子之母禱於尼邱之山豈亦古有是禮乎詩明言之後人可不必援高禖實之矣蓋姜嫄為祈子之故從高辛步武而行異神之遠歆而俾有子也助祭居於后位介助也止居也行禮既畢而歸未幾有娠肅居側室乃生后稷為此曰帝下章以上帝別之知帝為高辛也下章曰上帝居歆與此歆歆無異也曰載生載育血氣之類父施母生人道之常非如陸終娶於鬼方剖其脇而獲之也詩辭本醇人自擾之耳然則姜嫄何以棄之李迂仲曰天子之子無故棄之雖忍人亦不忍為況姜嫄乎姜嫄悲為之高辛亦悲為乎鄭箋為融陳少南黃氏嚴氏之說固非吾同年范君謂稷初生倮死故棄至厭棘截路而後知其為生兒也顧君謂羊之生連胞而出稷之生似之為鳥啄胞故胞啟也恩謂諸說之近情理者無如毛傳〻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孔疏云異之於人循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耳按後世以俗忌棄者如田文胡廣種道濟是也以觀之怪惡棄者如王鎮惡張法雲是也后稷之棄以其怪惡毛公傳經夫有所受後人自生枝節耳

二章降生之異足以驚人故心疑之曰上帝之靈甚赫也豈心有不寧乎不康我禋祀乎何居然而生子之異也君然驚異之意已含奇表異相在內

四章以就口食不過自知食耳而粒食天下之智已胚胎
於此蓺之以下固是種植有道然却無心而化工呈
五章后稷農官名提出后稷已為后稷之官與五穀之生
天與以時地與以利后稷則盡人力以助穀之生而天地
交賴之道則其方也草不除則禾不立故茀草為第一義
數實字便有道在凡浸灌耘耔防護諸法無一不具封邰
重報功上非欲其主毋家之祭也孔疏云邰為后稷之毋
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
他國也然則有邰之山川社稷后稷主之豈得為毋家五
廟乎春秋書莒人滅鄫鄫曾世而有是
六章重舉祀說秬秠可和鬯芑糜芑可供粢盛民皆獲畝
任負以歸供后稷之始祀也
七章我祀言得天下之後我之祀后稷也或舂兩句承祀
材麼芑來是為饎事蓋郎后稷所降者祀稷也下分吉蠲
求神獻尸三項宗廟祭后稷因及七祀之行宗廟及行皆
有尸故又言獻尸之物燔烈所以為尸羞也內外之祀並
舉以起來年之祀嗣續于不絕也
八章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卬與我字意卬盛于豆于豆
于登指尊祖配天之祭香謂粢盛及備物之香氣所謂臭
也上帝居歆則后稷之歆可知蓋自后稷以農事肇祀以
來世世力農承祭無有罪悔以至於今有天下故郊天而
配以稷無罪悔言獲福也
一王之興禮制代異然夏造殷因或損或益豈有天子郊
祀而為諸侯所干者哉鄭箋云后稷祀上帝於郊其謬無
疑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從集傳第三章十句
第四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
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序云忠厚忠者出於實心厚者親密無已全詩之旨雖如
矣左傳但言昭忠信猶未足以盡此詩之義也仁及草木
以下講師附益拜說識之良是集傳以末章稱曾孫故云
祭畢而燕世本古義引鯉首之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考
工記祭侯詩語女曾孫諸侯百福則射亦稱曾孫不獨祭
也補正云此王以族燕之詩宜用於合食及國有事非祭
畢之燕也
一章凡興例不一有以一句興全篇者餘是也有以四句
興下二句者此章是也行道也葦蘆水生古人井間有溝
溝上有塗故道旁有葦也范氏補傳云人之兄弟相聚而
處如葦之同根其相依而生如葦之枝葉所以不可遠說

興意最透殘履之則傷物之生意遠之則傷兄弟之生意
生意者相親相愛如物之天機盎然也爾訓近近之者親
之也下文俱在襄傳曰戚戚內相親也呂成公以為深體
詩者蓋下面以燕以射俱是外面相親本之自內須有一
段至性從天倫流出誠意惟恐不周恩誼惟恐不至畧不
參一毫勉強孔疏所謂親親起於心內也古義筵竹席也
几踞几也存首兩或字是閒燕初預擬何人當肆筵何人
當授几尚是未然事
二章王與族人燕或稚者肆之筵矣老者授之几矣而且
設重席且有緝御有加無已也或獻或酢二句禮之詳也
醓醢以薦三句物之備也或歌或咢樂之和也
三章序賓以賢不中者飲射之常也序賓以不侮即中者
亦飲設為此格以協其歡詩所云雖同姓亦曰賓故曾孫
曰主
四章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非酌老人也既無不飲矣又酌
以大斗以祈其壽考也蓋酒以助眉壽能勝大斗者致高
年之祝欲其盡歡也
至於黃耇台背者豈可湮沒其善故乞其善言以前導之
以贊翼之使我壽考維祺以助我之景福也儀文節節加
詳禮意節節加密行葦忠厚之至如此

行葦四章章八句從集傳
既醉大青春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序曰太平幾不可曉陳氏鵬飛云君臣湛酒於上而天下
饑窮君雖有酒豈能偏祭祀之餘旅酬偏及非太平之
時能若是乎斯則固然然亦大雅何一非太平之作猶未
見古序之精也孔疏云此篇福事數備於五君子萬年壽
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
高朗令終景福有僕考終命也李氏樗曰方且至於子孫
綿綿延延似續而不絕豈特五福哉按此可以知太平之
說矣人君一身為天下臣民斂福之原五福有一不備則
太平之福必有所虧即五者具備天下無事而或如唐太
宗之女武已在宮中晉武帝之此座可惜當時雖盛而禍
亂之由伏於此豈能久享太平至永錫祚胤而後太平之
業萬年弗替此真所謂太平也此詩蓋以太平祝成王而
所以致太平者由於德之昭明威儀之義也
一章介爾景福統冒全篇公尸嘉告以下皆景福也
二章介爾昭明人君自明其明德而神若助之如云天牖
其衷耳
三章有融昭明之極也不特融其疵類并融其思勉高者
峻極不可踰朗者瑩徹不可掩令終即中庸所謂不息則

从也有假者於今日之善始如他日之命終也　下五
章無疆之福使以有益之德承之豈能相副此章將昭明
之德推勘到無以復加則下面福祿之來方不是倖致雖
云神助實由於己
四章其告維何一句提起籩豆靜嘉以下及下章是公尸
嘏辭且類維何則又詩人之辭蓋公尸口中無句作問答
也伲少牢曰此與下章皆當重君子上蓋朋友之敬亦君
子之敬是爲君臣一德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是爲父子
一心
五章威儀孔时當指孝子說言舉奠之時威儀之甚宜者
則君子之有孝子也但言朋友及嗣子之威儀更不待言
傳云類善也箋作族類之類宜從說言父子同心感格故
神永錫爾以衆善之類使奕世皆有是善也下三章即此
意申之
六章其善類維何凡在室家嚴密之地者無一人不均受
其慶也　傳云壼廣也王肅述引周語廣裕人民之說以
述毛語氣全不針對集傳云壼宮中之巷言深遠而嚴肅
也蓋深宮嚴密之地旬謂外廷無知者繼述敗度無所不
至不知天命之凝承祖宗之繼述子孫之學翫皆在於是
善則和氣致祥不善則沴氣致戾祚修短之機也此文
王所以雍肅在宮無射亦保歟
補正云觀晉魏以後亂亡之國子孫后殯死亡奔迫汚辱
之慘始知室家之壼即如天之福也秦漢以後亡國子孫
無不被其災者周人雖遇暴秦之虐不過其君稽首獻地
仍號南君以守先祀皆文武周公盛德所積而詩人所謂
永錫祚胤者早信其理之必然矣
七章八章申言永錫祚胤之意祚福祿胤子孫原離不得
故七章其胤維何而云天被爾祿景命有僕便見子孫之
賢而福祿附之也八章其僕維何而云釐爾女士從以孫
子便見福祿之來而賢子孫承之也此國家所以卜世三
十而長享太平於無窮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　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
也
成王大雅皆守成之作序獨於是詩發之成者先王之成
法守者守之弗失而不妄有所作爲也吾蓋於與義得之
鳧鷖水鳥陸璣所謂鳥之謹愿者也故以爲守成之主喻
之蓋一部周禮宏綱巨目燦然具備更無滲漏待後王補
正但當尊守力行之偶一紛更則禍不可言今成王守之
弗失偶鳧鷖之爲常在於涇其在沙亦涇之沙在渚亦涇

之者在潨亦涇之潨在亹亦涇之亹雖遠近左右微有不
同總不離乎其處以興王者成法雖先後疾徐微有區別
總不易乎其方所謂守成也興處已含正意更不明句說
出三百篇此例最多公尸以下但言感格神明而受福也
集傳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歆本之鄭箋以此詩用處
言之序則推本作詩之由也
一章鳧鷖之興諸說非鑿則迂詩蓋言水鳥常在於涇守
之弗去守成之主率由罔懈何以異此故公尸之來燕也
心安之甚即公尸之享如祖考之享矣祭之明日繹而賓
尸亦成法所在恪守罔失亦是守成處興處所該甚廣而
燕公尸亦其一也
四章既燕於宗宗廟也有常處也
五章傳云亹山絕水也呂成公引後漢書馬援傳告亹註
浩水名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更分曉
無有後艱孔疏云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補正云必無
有後艱福祿乃有終燕樂之時而預及此俾君臣上下長
幼親疎莫不暢然自循省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鄭箋以一章燕祭宗廟之尸二章燕祭四方萬物之尸三
章燕祭天地之尸四章燕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燕祭七
祀之尸歐陽氏以為臆說是也蓋毛公以為燕宗廟之尸
句是不誤而續序者妄贅神祇二字遂爾遺誤後儒
假樂嘉成王也
補正云左氏嘗受經於孔子中庸乃出孔子之孫皆以為
嘉樂蓋見聖人所刪之詩其序有嘉成王之語故以為嘉
也然則詩之有序在左氏子思之前此可證也
既醉篇序云太平所以致太平者由於德之昭明而昭明
之實際詩未明言也鳧鷖篇序言守成其守成之獲福詩
言之而其所以守成亦未嘗明言之也此篇則補正云首
言受祿於天而先之以顯顯令德次言千祿百福而繼之
以率由舊章三章言受福無疆而先之以率由羣匹末章
言燕及朋友而先之以之綱之紀言民之攸塈而先之以
不解於位蓋人君所以受祿於天者在宜民宜人所以宜
民宜人者在修德於身所以修德於身而宜民宜人者又
在法祖任賢而修德法祖任賢皆不可以始勤而終怠也
然後紀綱常明而臣民胥協焉按此則成王之守成而致
太平其實功實事皆於此篇發之故篇首云嘉樂君子言
其可嘉可樂也序云嘉成王見成王之賢備見於是也而
東萊謂既嘉之又規之亦無不寓其中矣
一章宜民宜人正德之顯處

二章舊章文謨武烈著於典冊者也周公告成王曰篤叙
乃正父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曰以覲文王之
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又戒之曰此厥不德人乃訓之乃
變亂先王之正刑可知成王率率砣砣惟牟由二字而詩
乃為子孫言之者子孫願其如此於成王不待言矣迨數
百年後韓宣子猶曰周禮盡在魯魯災季桓子命藏象魏
曰舊章不可忘則子孫之世守何有窮期歟
三章無怨無惡集傳云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蓋英主
嗣位往往自作聰明棄用新進其於先王所遺舊彥或以
不順己而怨或以忤顏而惡舍置舊人即是舊章變亂之
根惟推心置腹以任用五政所謂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
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是也匹者配也明良一德與己相
配尚有怨惡之隙耶四方之綱言羣臣盡其事而人君總
其成綱舉而目自張也
四章之綱之紀燕及朋友蓋政平刑清禮明樂備總在君
身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而羣臣亦賴以安安非息遊之謂
綱紀明則國有成法事有定規百辟卿士但安意率由之
若怨惡變亂偭規改錯其不安雖甚則綱紀不明故也人
君致治其大端在息民而民之攸墍全在不懈於位上一
語足包無遺一篇大旨乃不以為責難而以為媚君所
謂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
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
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是詩苦於層次難明尚未至豳而云既庶既繁下文又云
于時處處陟巘又陟南岡又云既景乃岡胥原又云瞻溥
原依京又云于豳斯館廬旅又云止旅重複雜沓一望茫
然然細按本文脈落前後自見
一章言公劉在邰重農積穀國勢富強可以遷也
二章上文言爰方啟行矣而所以必遷之故尚未說出故
此章補叙之以其在邰之原故曰此原既庶既繁民居稠
密無可居止於是順民之情宣布遷國之令而上下相同
無有永歎者永歎者如盤庚遷民而不適有居是也然其
初不敢遽宣其令也登高望遠復降在原以玉瑤鞞琫之
飾親升降勞勤之事知此原上下四旁總無可以容此大
衆夫而後宣布遷國之令焉陟降下著何以舟之三語公
劉往來不止一次斯民常常習見以形容其審度之慎也
蓋安土重遷者人之情公劉非如太王之迫逐苟非萬不
得已則不為亦見人滿於土勢不能容不得不議遷耳于
胥斯原四句當在爰方啟行之前見其君民和同陟則在

嶽五句又當在既順乃宣之前見其再三愼重也綿之篇於來朝走馬之下補出謀始契龜義亦同

三章言建都於京也曰逝彼瞻彼則非此原明矣蓋別爲一溥原即豳也添一溥字則有什佰倍於此原者矣平曠之地百泉遶之山川精氣所聚往而觀之乃陟南岡之高乃覯于京之大京大也師衆也後世因以名天子之都李迂曰邱之高大者曰京南岡是溥原之山京是溥原之大邱迺乃同登高以望形勢觀京以定建都俱承瞻溥原來非至南岡而後覯於京也於是句部拔行即此京師之野建國焉處其所當處暫止其地也從王之民皆旅人也築廬舍以棲之直言論難凡寢廟宮室民居無一不經營籌度而百堵興矣逝彼百泉四句在啟行之前京師之野以下非既啟行而後覯京也

四章既安居而燕羣臣也依安居也則寢廟成宮室立於是登筵依几執豕用匏雖草昧初開而蹌蹌濟濟之盛想見從臣儀羽其有開國氣象異姓則爲之君同姓則爲之宗又情洽而分嚴也

五章營度于野外耕桑之地也欲疆井畝必先正其方何玄子云視其陰陽向背寒煖使種植各適其土之宜如黍宜高燥稌宜下濕之類觀其水泉灌溉之利如水東畝南水南畝東之類也古者田賦出車什一而稅故軍制稅法即於井畝時定之清溪李氏曰度其夕陽西方負山少見夕陽則居人苦寒故又度其有夕陽者以定民居也此則國中所不能容者又度山間向陽之地居之而豳人之居於是益大

三章傳云相襲也箋云大國三軍以無羨卒釋單義同年范衞州云非無羨卒也不用羨而止用正耳釋單字義極正大若王肅云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則始遷在道之時耳如平時軍制役及婦女老弱豈公劉之師哉出則賤者在前貴者在後則下軍而上軍而中軍入則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則中軍而上軍而下軍所謂三重相襲也

六章詳咏止旅乃密芮鞫之即二語蓋以處新氓也新氓者既遷作室之後又有來歸之衆也營宮廟作賓館定井賦上文已詳言之不必又重叙一番按補傳云廬旅前日流寓之客戶今已爲舊民矣止旅則今日始至之客戶也詩言舊民已授田畝既遷而新至者則先授之館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是也既授館矣乃涉渭之流取石以爲礪取鐵以爲鍛爲新氓備器用既定其居止又疆理其田野其來者益衆乃使夾皇澗遡過澗而居所止之旅日益稠密乃即汭水之外居焉戶口繁而民生遂公劉

所以閑王業歟作宮不言測景而并畝特始云既景迺岡
舊此亦須厲鍛而新此始曰取厲取鍛益亦各舉一事彼
此互文耳皇澗過澗傳云皆澗名傅氏謂在邠州界王氏
總聞云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百澗長澗夾澗歷澗獨不
知皇過二澗所在或云歷澗即過澗亦臆說也芮即職方
涇汭之汭水名也漢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而北東入
涇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曰阸與鞫同胡氏禹貢錐指云
公劉所居故豳城正在涇汭相會内曲之處及其後人衆
不能容又營其外曲居之鄭箋曰水之内曰隩外曰鞫外
即南内即北也爾雅厓外為鞫

公劉六章章十句

黄氏通解曰盤庚之遷取也以濕淊墊隘之地而有蕩
析離居之憂固宜一舉而從之觀其巨室脅動浮言小
民不適有居而公劉裹糧之行不俟再訓斯原之相十
八國從遷雖其憂國愛民之心兩君若一而民情順逆
天地懸殊則亦其平日之所感有異耳後之遷國者要
當以公劉為法可矣然怨誹逆命之民以口舌代斧鉞
以至誠摅忠信不怒而不譴為後之厲民自養者其毋
以盤庚為口實哉　句雲許氏欲以此篇為豳雅臆說
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行潦挹注一念之誠也循足格天況有君民之大德者乎
皇天親之饗之固其所也便有主治馨香感於神明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意所以為戒也
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
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據此說詩與義何明餴饎濯溉祭祀
之事盡祭略也
傳云樂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本表記以釋豈弟之義黄實夫云父母之愛子誠心也心
誠求之則赤子無難知之情萬里之遠若一堂之上萬口
之異若一辭之數此召康公所以論享天之理以明治民
之理也
可以洗濯方可以濯罍可以濯溉方可以餴饎有以安息
其赤子方為赤子之所歸為赤子之所歸方為赤子之父
毋其理一也

洞酌三章章四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言求賢用吉士也
此篇傳箋以豈弟君子之下連用兩箇以字以君子屬賢
人語氣方順朱子以此及上篇皆召康公作此豈弟君子
何忽屬賢人愚謂諷詠首章集傳句不可易但既以君子

指成王三俾字作何著落蓋俾者使也如君子自使彌性
又曰俾爾義不可通然則使者孰使之下文馮翼孝德之
人使之也詩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土宇厚矣受命長而茀
祿康矣豈弟君子必有人為使爾終其德性日以充滿則
似先公酋矣且主百神而終純嘏矣三章俱連用矣字作
游移欣羨之詞與下章四有字當勢性者天命之性彌者
完滿無欠闕之謂於是緊承上文俾爾彌爾性者有馮有
翼有孝有德作勢振出一班賢人來連用四有字而以字
勢如山湧海立康公一片歆動之神屬望之意真活現紙
上引翊輔其性中之良知翼即輔其性中之良能以使爾
彌也俾爾彌爾性則容貌之尊嚴德行之純潔聞譽之美
威儀之隆皆爾性中自然流露之光輝故及顒顒一節
鳳凰于飛兩章以鳳凰興賢士箋云時因鳳凰至因以喻
焉疏引君奭云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古今樂錄
載成王神鳳操云鳳凰翔於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
恩德賴于胥樂民以寧則成王時實有鳳至若竹書記年
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見又云王遊卷阿則依托此詩為之
不足信也馮翼孝德在朝曰士在野曰人爰止則近故與
士傅天則遠故與人媚于天子非容悅也以責難陳善者
媚之媚于庶人以遂生復性者媚之

鳳凰鳴矣兩章比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王當致敬盡禮
以延之也蓋上四章言賢才足以輔君治民而此二章則
詳備列成王身上遂歌與首章交歡相應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箋云從此至桑柔為厲王之變大雅
穆公兩朝元老顧命大臣知無不言即奔彘之時猶自言
曰五諫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豈有所疑畏而托詞以諫
哉此詩是刺豈少壯用事之人觀戒雖小子而式弘大二
語自見蓋與穆公同秉國而信任於暴主者故為戒小人
之詞使王知其人而去之也墨子荀子皆云厲王染於虢
公長父榮夷公終今所戒者非榮夷即虢公歟
一章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猶言民不堪命也民不堪命致
亂之由大記云荊楚寇於南徼狁寇於北淮夷寇於東命
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四方之不安執甚要在惠中國
以綏之而所以惠中國者除其寇虐吾民者而已寇虐之
人即詭隨之人也　從來相臣誤國必有為相臣任用之
人以為爪牙此輩豈無是非良心而貪取富貴明知不義
而詭隨之則天良喪矣故曰無良暴假事權便播惡於衆
凡攜掠人之資財戕害人之身命離散人之妻子毀敗人

之名行有一於此卽尅也詭隨之肆虐何以異此故五章
皆曰式遏寇虐而不變其文惛不畏明公行横暴天道之
明威萬民之指視皆無所畏人以為極憐彼以為遠意乃
刪惡也
二章惛怓謂群吠一聲無有正論也民憂憂其害及己也
奸相得君必有微勞見信故人主不覺其奸勉之以無
棄見微勞不足恃也
三章罔極變幻不可測也慝卽寇虐之匿於中者此又假
公濟私因事播惡之小人所謂色厲內荏穿窬之盜也
敬慎威儀言小人善窺意旨不可少假辭色惟近君子則
小人自遠語指同列而警王之意深矣
四章何人斯曰既微且尰卽此詩所謂醜厲也正道敗壞
令人同歸醜行此又尅人心術者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惕
然使之深省亦使王自悟也
五章繾綣互爲黨羽牢固不可解也正反者於正道而反
之則是非不明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　凡伯刺厲王也
此詩卽上篇所論列之人蓋少壯柄用者也觀上篇戎雖
小子此篇小子蹻蹻可見但上篇是論其聽信群小縱惡
害民此則直指其身語更切摯耳　凡近小人者未有不
遠君子彼處年用事群奸附和於老成必狎侮於容止必
矜張曰靡聖管管曰小子蹻蹻善人載尸皆狎侮老成之
事上篇所以欲其近有德也曰出話不然曰威儀卒迷勉
其辭輯辭懌戒其蔑蔑謔謔皆容止矜張之事上篇所以
欲其愼威儀也　通篇惡小人無遠謀而不肯用人之謀
故一章曰猷之不遠是用大諫二章憲憲泄泄無謀之謂
也三章我卽爾謀又曰我言維服告之以遠謀也或謔謔
而蹶或蔑蔑而傲或蹻蹻而驕如此聲音顏色拒人千里
此其所以敗壞不可救歟末以敬之一字藥之能敬則親
君子肅威儀人皆樂告以遠猶而民胥受其福
一章上帝傳指王者不如集傳直指天說爲妥猷之不遠
利在秋毫害在畢世范文子曰國家之事童子言焉將爲
戮矣所謂童子之見也出話卽所謀之言猷不遠則出話
亦無當故大諫承猷不遠來上篇以大諫終此以大諫始
二章憲憲泄泄倘云燕子處堂不知禍之及也其病在飾
非拒諫若能辭輯辭懌則出話必能合理而讜言可入詢
謀集益有裨於民
三章笑者笑其非今日之亟務也不知我之所言正是亟
務何為笑之

五章當時必以君子年老相戲謔如云爾何如中射爾橐
之木拱矣以憂爲謔則安危利害勢不可救
五章夸大也毗附也夸大其言依附曲說以禦人之口又
盛氣凌人則善人惟箝口不言矣至善人載尸其禍尚可
言耶民方愁苦呻吟善人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而告之以
至喪亂死亡民無依倚更無有惠我師而一言救正者可
哀也
六章殿屎喪亂之民必歸於邪僻豈其民無忠順之性哉
觀天牖民之易則知牖民者不必強制如彌謗之術也但
無自立僻則多僻之民自化不然放僻無所底止也然則
國人流王於彘凡伯先有以燭其幾矣
七章厲王非如幽之欲廢太子何故爲宗子危之諸家說
俱未安清溪李氏曰藩垣屏翰皆爲城而設者而君則城
也懷之以德則四者皆安矣若藩垣屏翰之俱傾城能無
壞乎當斯時也孑然獨立豈不可畏哉按此則宗子的指
王也以天下言則曰天子以同姓言則宗子所謂君之宗
之也不言王而言宗子者史記王以榮夷公爲卿士用事
按武王時有榮公十亂之一成王時有榮伯作賄肅慎之
命夷公其後也馬融曰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者也
芮良夫謂榮夷好專利而不如大難正所謂獻之不遠者

然則是詩所刺其殆榮夷歟
八章敬天之學豈堪爲此人言意在諷王也蓋少年輕率
其平居媟嫚無所不至又不聽老成不畏喪亂不恤民瘼
事事俱自立僻而出王遊衍天實監之即上可以欺君下
可以病民日明旦之威必不可以罝罩譊譊者蒙之所
謂天道昭昭烱于白日蓋動之以天譴之嚴也回天心勉
人禍亦曰敬而已
板八章章八句

白巖 姜炳璋 學
男 垕 鏶 較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故作是詩也

周至成康而後以至穆共無甚失德雖懿王之世戎衰夷王之變亂禮然亦未至大壞至厲王極暴虐義類任小人貪興刑沉湎於酒怠然予國周室於以大壞矣本實先撥大命以傾必然之勢穆公之所以傷也序傷字乃從七章字體會出實指厲王時事而移至紂身上繪圖寫照那不等一樣色相只以末二句勸其鑒殷之思是殷鑒處也蕩蕩以下講師之謬說耳

一章上帝者下民之君與不畀之以性情者也今日之上帝乃暴虐其命多邪僻者不以善畀而以惡畀者然是天生烝民其命之善殆不可信矣而不知非天命之難信也天命本善習染污之鮮克有終然則非天命之僻也亦人自為之耳先從本原上看下一針

二章人臣之惡莫大於貪酷強禦酷也掊克貪也詩人故作怪問之詞上二章是何乃有是人乃天降之滔德以禍人國家者也下二章是用此人乃女力興之以自禍者也讀詩記云力言任之堅也較蘇傳更捷

三章義類善人之倚賴也言爾前日秉用之善類強禦之人多懟之乃採流言不根之事使受誣而去而已乃專為寇攘以用於內也式用也傳樊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真文忠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王伯厚曰孟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作祝詛謗也惡積於下怨歸於上靡屆靡究恐非監謗之所能弭也

四章人君有殘下之意而後酷吏中之人君有貪利之意而後貪人中之怨然是已斂怨是貪到此是強禦掊克之根傳云炰烋猶彭亨益自居之狀也斂怨以為德言聚怨於己以為聚德於己而誰曰不足如人以為聚斂使以為理財也由君德不明之故不明故義類屏絕前後左右公卿皆寇攘也尚得謂之有人哉

五章痛亂多諉於天紂云我生不有命在天然沉湎於酒豈亦天酒之乎趣語令人解頤沉酒則義類遠而不義親也正論不聞諂諛見用故無所不為如此既愆爾止以下想見君臣日在醉鄉惰然不知大命之將傾

六章義類既室人皆慆德民之作祝也如蜩如螗而且發

動也如蟲如蟻無大小皆不離乎亡國之轍及此速改
猶或可挽回於未壞也人指君臣由行言君則怠於斂怨
臣則強禦掊克行之不改也故速起與不積怨不至大壞
不止矣
亡章舊臣即老成人也今縱無舊人而有舊法惟不聽
而顛覆之大命以傾耳
八章顛沛倒仆也揭根見也君身本也天下枝葉也本先
撥而枝葉從之君身先壞天下亦由之大壞末二句言外
見宜鑒于殷緒而作詩之旨
蕩蕩八章章八句
仁山金氏曰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
剸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
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有良夫召穆公芮有陳諫
又皆有大雅之剌以儆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
於彘承實先撥斯可見矣嗜好用舍之間可不慎諸
抑衛武公剌厲王亦以自警也
呂成公曰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
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自儆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以
以為詩追剌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
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
庶幾大悔夫豈追剌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以詩為
正可也
按史記衛世家武公和立於宣王十六年孔氏謂立於三十
六年誤也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作
懿戒即以作懿戒之年為卒之年則即位時年已四十若
在三十六年則年已六十有二即在十五年亦年四十有一
共伯為武公兄年益加長作柏舟之共姜亦老矣父母何
為欲嫁之詩云髧彼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既小斂則
脫之史謂僖侯既葬則共伯脫髦父死又安得云兩髦以
詩證史其謬立見蓋共伯之卒當在僖侯卒之前一二年
而武公少於共伯其殺年弱立無疑其卒在平王十三年
已至百歲外而其立亦厲王之時也
幽厲皆亡國之君而病在各有不同然則小人豔妻寵
之亂其時亦多傾險柔惡之人厲則淫威儀飾非拒諫
任用皆務聚斂克故刺出多流虐剥酷之音而刺厲者但
規其威儀言語任賢納諫義各有當也此詩與民勞板蕩
無一不合其云顛覆厥德則數未先王即尚有典刑曹是
莫聽也其言不愆于儀輯柔柔嘉即戒其愆當止也其言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無易由言即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是
用大諫也其言肆皇弗尚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即小大近

喪也厲王之用將喪未喪故彼云於喪此云可喪也其云相在爾室即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也其言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可見既耄即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也其言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即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也氏曰敬慎謹威儀按曰威儀卒迷而此頌屢言威儀者曰辟明辟聲而此欲其夙興夜寐至厲王心而一事史傳所不詳獨見之詩曰天不而爾以爾式號式呼而此亦云湛樂于酒細玩四篇無一語不符蓋同其人所為之處各于所見或借刺或隱刺俱切中其失故不謂不合以詩證詩孰謂此詩之非刺厲王哉刺厲而亦自儆何也武公後年即位恐忠言不見聽故托為人元師傅訓己之詞以告于王曰爾曰小子皆指武公亦聿既耄謂爾諄諄皆父兄師傅訓詞及武公暮年以是詩有裨于修身齊家治國之要使人日誦以自儆侯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韋昭以為即懿戒也

一章首提抑抑威儀通篇以威儀為主蓋王無威儀臣下相習成風正救時之藥也　補正云此詩屢以威儀為言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而威儀是力者入德之門外觀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其在後生小子執德不固者尤為存養持守之切務記曰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周書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武公之意亦猶是也靡哲不愚者自非成德每患威儀不中節知及之仁能守之而不能莊以莅之故雖哲人而氣質之偏亦惟此威儀或有所失也

二章道德謨猷皆歸之敬慎威儀蓋容貌為德之符敬慎則檢攝存而道德之光著命之所以定猷之所以遠

三章其在于今以下轉換興　如女雖湛樂是力之興四句非言自己實指指厲王女雖湛樂從乎何弗念厥紹而一猛省也先王明法其在固殺求則顛覆

四章也天弗尚及迷亂于政承夙興夜寐洒掃廷內則為安樂矣惟民之章言此是內修治于斯之謨謀于斯戒可以為民表修爾車馬以下所以禦変皆克念厥紹處

五章質侯質也侯度諸侯之法度也言質矣爾之人民謹矣爾之侯度似無不虞之事而必用戒者蓋一語之失足以召禍一儀之缺實為厲階必柔嘉而後無意外之虞也

六章無易由言承上章斯言之玷來　惠于朋友而庶臣本其言惠于小子而子孫繩繩去其言惠于庶民而萬民無不承　非是則失言之禍大矣

七章屋漏而曰不顯曰莫觀便是愧怨之漸也曰不顯莫予云覯聽時省察乃能不愧于心

八章以慎獨功深自然之符告之言修德而有威儀人自
化服如投桃報李之不爽也若身不修德而責民之服猶
童羊而責以角徒惑亂小子耳焉足信哉厲王監謗欲以
刑威致民之服故言及之
九章以下乃甚言之不聽而反覆警之也此章言温温恭
畫容柔觸手和平篤實亦則其外答者也總不以明哲自
見不知正第一明哲人告之善言無不樂受昏愚者不恭
聰明自用正天下之大愚人也
十章承知藏否猶未便是愚至手攜事示面命耳提而猶
以未知此纔是愚人若在幼穉或可以恕亦既抱子不終
爲愚人乎此非質之本愚也乃自以為智盈心悞之耳苟
無盈心則虛受恭人盡以集益足以知其理而成其德天
下豈有夙知而晚成者乎
十一章昊天孔昭我生靡樂是托爲父兄師保自述其憂
勤之意二我字乃立訓者自謂也誨爾四句即上章未知
之故　補王云亦既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若曰汝借曰
未知亦既抱子而非甚幼矣亦聿既耄承誨爾諄諄聽我
藐藐來若曰借曰我有未知亦聿既耄而更事多矣按此
既耄二字方有着落否則忽爲小子忽爲老人語無倫次
十二章舊止即先王之明刑也取譬不遠猶云能近取譬
耳言近取先王之明法與吾身所行譬之亦猶是也則天
命不差成而常存顧矣如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則明刑頓
覆天命能無咸乎此一章結出敬承先王之意以收全局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補正小序謂刺厲王朱子發五義以辨其不然但老
朝之人使人道于側以自警則當戒以儆勤勉以免焉
篇中無一語及此反覆玩索似武公家訓所以訂其子
孫也　按此亦見國語九十五歲作懿戒之言其實非
詩作於武公初即位之日託爲父兄師保之言以訓已
者因而諷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朱子以詩有戎我王之文疑作於共和之時今細按之
信然也所謂貪人敗類則指專利者而良夫以嘗進諫王
不能用厲亂之後貪人竟免于誅芳且文飾其詞篤罪于
王希復進用故良夫作詩直揭其罪以明君子小人消長
之機即為國家存亂興亡之本幾已見于前鑒別當嚴
于後觀末句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則詩人明下註腳矣序
言刺厲者以貪人之亂政由王信任之也　前七章刺王
室之亂由于任小人而斥君子俾民卒狂正指國人叛王
事八章至十一章言君子未嘗不以正言規王而小人讒

且之十二章至十四章言君子又未嘗不以正言規小人而小人赫怒之此國之所以覆亡也末二章言民之叛王實由此人變飾詞以益其非我作歌以揚其隱主政者當屏之四裔杜其進用之門也

是時厲王居彘宣王未立人情洶洶思亂篇中所言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民之罔極民之未戾皆指此也周公召公保護太子一意調停朝政苦于不可太加整頓賢奸苦于不可大加旌別稍示意維國家之事大壞然罪人屏絀復肆彈冠第一官入政府又是亡秦之續益況幾之事人徒如衛巫監謗禍由民變而不知貪夫致之為倘語語為民出脫處處辭責小人舉非作歌傳播中外于是人心稍定奸人畏誅十四年二公得以展布其共和之力而無有間之者或亦賴于是詩之作與共和者衛云協於和衆也所書創為立共伯和為君之事致附和紛紛偽書之誤人如此

一章言王不能庇其民而民病民之卒狂皆從病而致瘨字正亂之見端倉兄填兮胡氏一桂云填病也積也言悵悶積病于中　補正云古詩憂来填心古賦悲来填膺皆病實之意較訓久字為優

二章四牡騤騤傳雙與指車教言之歐陽氏以為厲王無征伐事然觀下章孔棘我圉則此時必有邊圉之患如玁狁西戎荊越淮北者詩之所有可補史之所遺民靡有黎壯者皆從兵役也具禍以燼僅存者死亡之餘燼耳國步斯頻補正云步頻則戚亂而易以頻蹙故以為喻

三章民為邦本國步之所資者民民病則無所資而天不我將矣天不我助而民困益甚居無所定徂無所往言民無所託命也　方義云指政之君子實為國家之所維繫其持心當以無競為主用養和平之福誰為興兵階怨之謀以階之禍使從役之民飄泊無定至今如斷梗乎

四章土宇鄉土之居室也我代守邊之士自我也邊圉古患則有鋒鏑之憂

五章為謀二句陸氏詩學云謀之臧之則亂雖大而有能削平　古義論爾正謀之失也能序爵君子常易小人雜役謀治而民安矣以執熱為喻序爵為憂時勢之急真如溺如焚當如何警省以起下章之不然

六章言君子仕亂世如向疾風而行氣息僾唈而不能舒肅進荓使也皆爾雅釋詁文言川塗而責禍亂已成君子雖有進拔之心乃曰時已無及惟農力自給而已所謂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皆不能序爵有以使之也故下章遂言流亂事

七章戒我立王而貴也稼穡卒痒饑饉也具贅卒荒一謂
雙承且贅承戒我立王所謂君若贅旒然也卒荒卒王饑
荒也
八章不能存爵之禍至于此極故也君子考慎其相得
人而天下治不順之君自獨俾臧故用小人而天下亂下
二章乃切責小人
九章當其未敗之時忠臣義士亦嘗痛哭言之無如朋友
相譖不能相善縱有言而不入且進則排之于前退則誹
之于後無往而不窮也
十章聽言百里者早知有今日之禍也覆狂以喜者安危
而利菑也是忌諸說俱言畏王暴虐也厲王之世召穆公
為良夫之徒未嘗不極諫亦未聞其殺諫臣也詩盡謂聖
人亦不能言胡于此而有所謂已不言也特言之與盡如
下章所云耳
十一章言柔若如遺記職作子讒言不能入矣民之貪亂
皆忍心者使之民亦以忍心相應所謂俾民卒狂矣
十二章此上三章皆言進諫于王而小人蔽之此章又將
良人與不順並提以起下二章良人未嘗不進言於不順者
上不見聽于君下復見怨于友此所以并云不逮也　詩
禪云大風損物喻小人也其來必有隧道必從空大谷中
喻小人來處而至也橫氏云征行也垢穢也言善人之作
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掩其穢征垢發其中有之穢
於外也
十三章不順者貪人也以大風之損物喻貪人之敗類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見道聽之言則對答之見誦習詩
書之言則臥如醉猶所謂聽新聲而忘倦奏古樂而欲
臥也既不能用其良矣反使良者而從敗之悖其中垢而
敗類如此俾我悖如重華措踐之王以文之嫡好八月
為是也
十四章明友指今之人所謂及爾同僚也既之陰女予反來
赫毛傳云我以言告女是非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
怒於己也穀梁氏更直捷十五章傳云涼薄也箋云職主
也而章三職字正處謂生屬當誰予言民之所以貪亂不
知止者由主為涼薄之人工為反覆凡不利于民之事為
之如恐克勝民之所以回遹也言職競又言用力謂十分
出力致之盜民之叛王實由小人非盡民罪以見罪之無
可逃也起下章雖曰匪予之意
十六章民之變至今未定私盜充斥實由盜臣之為惡也
今日者涼薄之人僉曰不可用以其反覆善詈也詈居子
而豈王柄以為民極直盜臣矣而彼猶曰王之暴虐使然

匪予致之然我既作歌以揭其隱情狀暴露何得而掩之
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
灾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
憂故作是詩也
箋云複比至常民為宣王之受大難美宣王者詩人體王
心分修行遇災而懼之意因托為王辭云以美之也續序
時暘而百姓見憂二語乃含糊不明
補正云今按序亦不察虛言之以發其端也及重乃審擧
前後亦六章皆述罹旱年饑祀之恭人望神無恐情也
始呼天而訴人罪疑上帝之不臨下而援之不竟救雖民
助於群公先正往望求于父母先祖以則歸命於昊天上
帝而望其庶民其急也始言民之無害是殿躬受其禍災庸
民但以遺而先祀將摧繼惧大命將何依瞻雍顧而無所
趣遂以則君大夫惇庶正左右親近以不倦心急民病以格
天心人苟無棄其成天或終惠以寧害之序如此
一章寧莫我聽言莫我聽乎而旱如故也則我必有以
獲罪者矣以起下章寧丁我躬之意
一章集傳予字訓作何不如蘇傳云做其禮數下土寧使
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患也
三章如霆雷之畏正自己寫出兢業情狀蓋以周室中衰
所餘已無幾人又繼以旱則無有孑然獨存者是天不以
餘孫與我也胡不相畏乎作者視之其業方將摧敗所以
兢兢業業之至也說本補傳於義較優四章云我無所言
兢業之至原皆古王置身無所矣我之所以如此者以
大命近而無處可以瞻仰顧望也故下文呼父母先祖而
欲其眾之
五章蘇傳云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胡寧
之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以我去此庶民
也
六章言民命方急當勉力救之有畏懼而不敢去者但不
知天何故以病我以旱而不悔我止盡考度其平日祈年
方社之誠意也於敬明神宜無悔怒指專竭力耕田供為
子職我罪伊何之意非漫為自信之辭也
七章山年必殺禮故臣僚廢散而無紀綱　里箋云憂也
補正云里通與悝居罹究之留義同周禮量人職見其市
朝川余車社之所里無從不若集傳從說從漢書好雅傳
悝里通用正訓作賴字為安蓋人居所賴以祛旱者自郊
祖宮禮於路時祈年方社行於平日則上帝親則后稷

助我則群公先正徂我則父母先祖今皆不可恃至於庶
正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無不周救不敢止息則舍此
更無他術矣而旱猶如故於是仰天歎曰我將何所倚賴
乎
八章言大夫君子何所求而為我感格天心乎使百姓安
而庶正以定也曰為我引為己責不敢以為共有之事也
瞻仰昊天曷惠其寧箋云渴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
雲漢八章章十句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稻人旱暵共其雩斂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月令仲
夏大雩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故雩有正雩左氏傳
所謂龍見而雩是也有因旱而雩如左氏傳曰旱欲暴巫
尪是穀梁曰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注其請辭曰右
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
抵萬民以身塞無狀其云當死即大命近止之謂也身塞
無狀即寧丁我躬之意也漢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
得舉火注抑陰助陽也通典後漢行雩禮以求雨衣皂興
工龍立土人舞僮二列七日一變魏晉未聞故實漢之時
也晉穆帝大雩始歌雲漢之詩梁武帝十五年祈雨日舞

僮為八列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和平元年雩旱選伎工
端潔善謳者歌雲漢詩以雲漢為雩祭之樂章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
伯焉
舊說即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故序
云美宣王也或又曰周至厲王王室衰微諸侯肆行賞罰
不行於上則褒矣申伯為可嘉錫命不行于下則錫命韓
侯為可嘉也然猶不足以盡序美字之義宣王時獫狁侵
於北王命尹吉甫伐之既平韓侯來朝錫之追貊使為之
伯以控制北方荊楚亂於南王命方叔伐之申甫近荊
楚又以南制之為出封之以威其地也有徐夷之叛王自
將伐之徐方既庭又齊為東諸侯長發遣徐因命仲山
甫宣王命即以服徐方者要齊侯益欽賢侯寄有用之
才然後關善後之計故宣之世不聞再起此以見付託得
人而中興之業於斯為盛故六月采芑常武所以美其始
崧高烝民韓奕所以美其終
一章詩雖送行而全神俱對寄則楚行宣王命申伯之意
曲曲傳出於以見王謀為甚密而王功為甚赫序之所以
為美宣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
孔云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

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因㣲詩者字遂改易也呂成公曰申甫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愚謂申甫同姓故既云維甫及申又云維申及甫二國在楚之北中國之南楚通中國之道也林氏之奇曰申初在王畿内宣王始分封之以扞蠻王室楚有闚北方之志其居多居於申合諸侯又在馬子重請申呂為賞田巫臣曰申呂所以邑也以禦北方無申呂晉鄭必至於漢然則申甫二國宣王本封賢侯以制楚至春秋而見併於楚豈宣王所及料哉或又以甫即仲山甫則孔疏早斥其謬　疏云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正謂德當神意山神佑之使有賢子承耳　傳云命辭也愚亦曰以賢智入為周之楨幹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屏蔽四方惡孚則往宣暢之按此三言已包括申伯甫侯之功而王今日所以付托之意具見於此

二章亹亹言任事之勤承上於邑於謝來南國是式命為州牧使南國諸侯皆來此承教而取法也登周禮注成也晴之云猶定也登其民物之數世執其功即世守其政教徹令之常法也定其成式使後其功可執王肅以為召公世執其功非是

三章申伯之封求為俾營南邦為之作則繁善後計故又復言之以謝作爾表襄　江淮扼荊楚之要天南鎖鑰非申伯而誰

四章功事也申伯營謝之事召伯任之上二章言王命召召伯此實寫召伯營建事

五章路車乘馬即上章所謂者往近王舅詩所云言往而使南土之人近王舅也補正云昨申伯而告之以之國之制既往故下章又以申伯言還歸於城歸後乃可以不必改子而補正之說較安句上遂保南土謂侯保其土宇[illegible]相更番式之斯深之矣

六章徹土田定稅法歸於什一也徹土謂取其什一之稅以供委積也

七章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南土是保之命也文武是憲不顯是式南邦之命也

八章通篇未了言德而末章特指出柔惠且直剛柔適中也據此萬邦謂韓宗在手控馭得宜上詩孔碩詩中皆國家而作之計天下重之任非徒頌美之詞也其風肆好言婉而多風欲其體會於語言之外也

總為八章章八句

列國史補曰以世考之召戎之申侯即為藩翰者之子也申侯忘父之忠以禍王室平王忘父之仇而勤王師以戍

毋家皆非善繼志之孝子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而淮徐之叛至勞天子自將其勢亦岌岌矣也徐夷幼敢非有賢侯爲州牧坐鎮其間非善後之計也齊大公之後五侯九伯皆實征之故命仲山甫賦命於東而以東諸侯受控馭於齊焉則宣王招攜懷遠之略綢繆本土之計其美不可勝言矣按通鑑前編宣王五年樊侯仲山甫城齊其時齊侯爲厲公暴虐立十二年而被弒不足與中興之業文公即位乃能誅弒君之黨七十人維才大略有足取者故宣王以東事委之也按史記年表文公立於十三年與前編五年城齊之說殊矣孟城齊在徐淮既平之後宣王用兵須有次第未必自將伐徐先諸臣而親出也前編紀年殊不足信

仲山甫封於樊爲宣王卿士乃二章曰天子是若明命使賦三章曰賦政於外四方爰發四章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末二章方言城齊事又路出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詞不已贅乎蓋宣王承厲王之亂諸侯往往不知有天子江漢去鎬京絕遠淮方新服曹齊皆有弒君之禍故因城齊以役天子大臣奉使宣布王命巡歷東方侯國使之奉守章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此宣王命山甫之意也故城齊之命至後二章始顯清知前所言王命乃宣布政教之命也前編書曰命樊侯仲山甫宣命於四方城齊得是詩之旨矣或云山甫不使諸侯而使城齊爲宣王之失德無則城彼城謝獨可使召公乎而人說要此類是也

宣王於申伯則命之曰南土是保於韓侯則命之曰幹不庭方以佐齊獨無所命者豈三詩皆作於吉甫而此詩送仲山甫之行則是齊侯之行也故不及勉齊侯之事然曰明命使賦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則亦以命齊侯者宣王早授意於山甫矣

重仲卽曰宣王能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是詩上天祐之而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

一章天生天子以保茲民復生賢佐以保天子敎鑒性成物則天挺保茲天子一語爲通篇主腦

二章天子是若卑傳無明文箋云順從王之所爲則以順爲正矣孟子謂順盡從以昔從之計乞當上心而王使布明命於四方也

三章卑傳式是百辟當爲冢宰王躬是保當爲太保蓋三公也出納王命以下又今日之新命周室中衰四方騷動德意無以下布民情無由上達井田學校凡事頹惰須一

啓整頓方是中國氣象出而行政於侯國入而奏事於朝
廷吐納賴之故以喉舌為喻
四章肅肅王命即賦政之命也邦國若否内有亂平扶危
崇善簡惡作用
五章不侮矜寡民所得以上聞也不畏彊禦亂賊不得肆
行也二者是賦政中之大綱領
六章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不指平日言如徐方之繹
騷列國之瞽亂皆其職闕處使之貼然安靖所謂補之也
七章仲山甫出祖以下乃車徒之盛每懷靡及恐無以稱
上意也此章方點出城齊之命詩人眉目甚清
八章式遄其歸知其在事而歸非欲其速歸也不懷即
靡及之懷也以慰其心備求山甫之才德足以勝之無不
及者所以慰之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後世義門
何以加諸春秋書尹氏譏世卿多能如周周盛衰者亦有
家法維持之也琴操言吉甫逐其子則又如宣王不改其
德矣民彝物則之言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撥蜂之
詐乎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錫命諸侯

北方之國追貊雜處玁狁之強王使韓侯及方求入地内當
王命尹吉甫六月出師可謂盛矣玁狁既去因為善後之
策韓武之穆也其先世封於韓為并州牧而韓侯新立來
朝王知其賢仍命為伯為北國之長以榦不庭方者要之
崧高烝民二篇皆詳從出王命此篇曰王親命之則吉甫
所以贈行者其即所以美宣王也歟
一章寫韓地廣大富饒先從梁山說起有倬其道見車書
一統北國朝貢皆由此入詩篇中平停從明顯　榦不庭
方上二篇皆有此意而言艱隱躍以對玁狁諸夷最強故
直指以韓之榦方正也無事則正其疆界以安之有事正
其罪以討之必先正己而後正人故以夙夜匪解虔共
爾位定其本　李氏集解梁山韓之鎮也春秋時梁山崩
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詩疏云晉國所祭則是韓滅之後
故以為晉望此所謂韓非韓趙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
謂邘晉應韓也其後為晉所滅今同州韓城縣梁山在其
境非太王遷岐所踰之梁山太王所踰在乾州西北五里
二章言錫予之典三章言祖餞之儀不厭詳細鋪述詩人
非以富麗之詞勝之周自夷王失道諸侯嗣立多不請命
於朝宣王既志中興韓侯初立士服入見又以先世封圭
命瑞於王可謂恪恭守典矣於是多陳錫予之隆見天朝

之寵再言祖餞之盛皆天府之珍厚從濤來燕饗以禮朝
聘以時王韓姞中佩之存顯父之餞本王命也故云朋友
之情或以顯父即蹶父之字又云詩即作於顯父皆臆說
也
四章言韓侯取妻五章言蹶父擇婿韓以見公事畢後
而私於土蚵無其關係不知侯國諸盛禮儀豐備正中興之
功過所廣處 下章入覲居國之始親迎之後人讀之
始皆禮之大者也況之強嫁使蹶設內之臣而觀見蹶里
舒事從輸到平日之悩恭束禮守與承休於是可見為行
約綱以耀方於中興氣象奕奕有光

孔樂韓土以下言韓國所有之美生物之繁因以見國富
政平民安俗美以作諸侯之長儀表北門鎖鑰 此章雖
言韓姞燕譽而意實不主於韓姞也與碩人末章不同彼
則風而此為雅也
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無須山甫之城齊稱公之營
謝皆足為天子外藏而韓云今王以韓先祖世為牧伯其國
受有蠻命韓侯以追人貊人奄受北方之國何為也所以
修其城塹其也后其田畝清其稅籍各以地所有貢以時
入貢此皆牧伯之事也 愚謂此王錫不廢方作用益北
方甫靖獨繆未雨處其爾位以佐我辟不外此也撫鎮部

落指北國之在服內者故其貔皮赤豹黃羆指追貊之在
九服外者任之專而責之備宣王圖治之心急矣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
或氏朱辭江漢之詩乃召公還師奏凱之日論功行賞之
時所作也然後作者不知確在何時史記宣王紀但言去
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北伐南征事皆失載金氏
前編紀年多不可援據是時淮南北諸夷俱叛王命召穆
公先率江漢諸國舟師順流東下擊淮南之夷而王以大
軍駐淮上南淮甫遣徐進討徐方耳故淮南平而淮北亦

落聽
一章說武夫滔滔先以江漢起水勢軍威有聲有色
二章孔熙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
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愚謂上云武夫洸洸而戰功不及
叙匪獨王師有征無戰亦以文德為重而武公從略此言
甫定爾之徵庶也四方指淮夷四方之國從亂者觀下或
關四方自知
三章提出江漢之滸言自江漢水厓諸侯無不關其侵地而
定以徹法不獨淮夷也王命召虎盡奉命伐暴即兼有是
命至此言之歸美於上也叛亂之地必侵疆越畔厚斂橫

任召公一時釐王之言唐虞甫定即奪其便地非病之也
諸務未遑先平賦斂非遏棘也盡分土而合什一而稅先
王之極欲其於王國來取中已且於體於理秉承式辟四
方徹我疆土來至于南海無不闢之土無不徹之田又不
特江漢之滸而已
四章武公既成疆理既定王乃命召虎曰南民不占王化
爾來旬土宣布政教厥功大矣肇敏用錫言爾既闢敏其
功我用錫爾祉此承上起下之辭
五章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推恩也告於文人錫山土田加
地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言其功即康公從文武之功並賞
即文武命康公之賞也此承用錫爾祉來
六章朱子據師敦銘文以證作召公考歐公集古錄邦周
大夫也有功為其考作祭器補傳云後世彝器之銘往往
效取是詩如敦銘云載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
敦盖不如作召公考之說故用為祖考之考學者不當反
執此器以疑經又世本古義據大禮禮器碑敬則考之而
不繫以作考為作廟愚謂召公封於燕食采於周封國之
始即有寢廟如申伯之藐廟既成是也豈至穆公時始立
康公之廟乎諸說俱未妥按傳云考成也甚露在宗載考
是也亦終也楚辭身憔悴而考旦是也作為也虎以孫繼

祖為祖召公成終耳　文德合此四國免武公非所尚意
其後王師敗績姜戎中興之業頓蹶吉甫之慮遠矣
江漢八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篇名常武稱武王衆名大武也然性不黷武乃能常有此
武常武者歎其威武常赫而不可妄有挫折也不然一時
踸踔前功盡棄中興之業隳矣故穆公以常武立名而聖
人刪詩以此終宣王之什續序者將常武兩字析開義不
可通
一章傳於小雅以長篇曰南仲文王之屬也此又以南仲
為宣王臣又謂命南仲於太祖之廟據毛云古之命將皆
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箋乃謂南仲為皇父之
大祖其傳從之愚按古人文字雖曰奇創然命南仲於太
祖之廟不應反云南仲太祖如舊說則文從字順無語病
矣或又謂皇父即幽王之亂政者夫皇父以卿士兼太師
為大將冠於群賢之上付以老成持重方能指麾六軍整戒
戎事宣王四十六年而崩至幽王之世此皇父猶無恙歟
而孔仲達李迂仲並謂皇氏父子傳世亂政之皇父即此
皇父之後宜可信也此章皆命皇父之詞
二章因者如後世設屯官以重兵鎮其地處者如後世遷

延之役三事就緒王師如時雨之至而不受兵害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變也此章皆命程伯休父之詞
三章周至中發徐夷諸國他不知有天子今者發皇六師
何等聲勢、屋在齋中見嚴威天子焉士卒孰不盡力請行
孰不用命真如留如霆雖未至其地徐方安得不震驚乎
此冠卑所以威契丹也然不善用之便為王振之土木故
必舒徐安固而作軍行二十里紹箋云緩也說文舒緊也
二說相反但舒徐安行不疾也匪息緩而遨遊不徐也箋
義為長此正王師之敬戒處
四章〻下俱承行嚴天子來仍執醜虜傳云仍就也箋云
醜衆也虜服也就執其衆之降服者夫既降服猶執之
是秦白起之坑趙卒也竊謂醜虜猝得之衆也則執其罪
日之害民者猶導者黨賊者而誅之鋪浦其歡聲載道載
被淮浦王師之所天子以天下為家王師所至之處即為
王師之所有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累象　此往淮甫從亂
之國尚未至徐境
黃氏通考曰淮原出於豫而泛溢於徐則自豫至徐皆有
所謂淮浦而鎬京又在豫西欲至徐必取道於豫故此曰
率淮浦者除土則就所經歷之土而言又曰鋪敦淮漬截
彼淮浦就所至徐州之淮浦而言也予謂黃氏之說非也

率彼淮浦者此徐土興師策命之詞觀王謂尹氏一語皆
見此時未至徐土并未至淮甫也赫赫業業二章則至淮
甫而徐方驚王旅嘽嘽一章則至徐土而徐方服末章則
所謂不留不處而三事就緒矣經文自明讀者錯會乃
生枝節
五章王旅嘽嘽以下極寫王師之必勝蓋天子親臨徐土
也濯者洗滌其腥穢而浦以時雨故曰大征
六章連說王猶王師王旅而歸本於王猶正行師之大主
猶允塞推心置腹開誠布公而無詭秘之謀也著此一詩
以濟駢伐威武赫赫堂堂正正王者之師來庭降也末兩
無不來也來庭來而稽顙於天子之庭而服罪也不回
世世稱臣猶云南人不復反矣一步深一步以見天子之
功王曰還歸一語收得而止蓋四方未平王奮厥武四方
既平王曰還歸王師之出全為四方起見武不可黷不留
不處無害三農皆王猷中早定之矣
常武六章章八句
大雅美宣王者蓋六篇皆如是而如宣王中興之功也
雲漢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雖曰受旱過甚之辭而兵
火饑饉之餘戶口亦寥寥矣崧高曰徹申伯土田韓奕
曰實畝實籍江漢曰徹我疆土如役疆棘俶推征役斂

無國不然矣城中城齊韓奕曰實墉實壑則如名城之
壞猶血之壞不可勝言矣韓侯之錫而聿聿稱美則如
朝覲之禮闕矣叙其貌度亦豹鞹熊羆則如方物之貢稀矣而况儀
伐北伐征蠻南擾淮南北又告警於東使非召虎吉甫
諸大賢扞禦於下宣王勵精於上驪山之禍又何待幽
王之世哉蓋厲王暴虐流而彘後任用强禦培克御烝
蠱譖何異秦之偶語蒙市手川壅而禍流王於彘復欲
得太子甘心焉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周召二公口唇手
据者十有四年不過安輯畿內猶枉未亡而遑暇之於
綏四方之不庭脩規服度皆未遑問亦勢有所未能也
宣王銳志中興南征北伐威武奮揚諸侯各守與秦虜
朝貢為急至東都之會而周道煥然復興然其力為已
竭矣乃不然厥德料民大原不籍千畝敗於伯而非其
罪詩人作刺而不知警王為姜戎氏所敗幽王繼之周
室遂東嗟乎以炬贏之厥用藥石而愈愈病復痛病而
既毒之有不須其元氣而速之斃也幾何哉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箋云從此至召旻幽王之變大雅
補傳凡伯為板之詩刺厲王有曰老夫灌灌又曰非我言
耄已非少壯矣今歷年既久又刺幽王大壞則非板之凡
伯明矣按春秋魯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去幽王時
已六十餘年始昔凡伯之後歟孔疏云左傳凡蔣邢茅胙
祭周公之胤則凡為畿內同姓之國世為卿士乃板之凡
伯蹇以為卿此以為大夫大夫卿之總稱也
一章孔填不寧傳填塞也天何不惠養我乎使我甚病
塞不進事是也
二章天上罪罟不收來女反有之是無故而制其土地女
覆奪之是無故而收其民人　傳夫成城哲婦傾城鄭本
譏於此末呂成公改屬下章是也
三章此教匪誨李氏集解曰幽王為人教之誨之亂然不
聽其所聽者惟婦人寺人而已　丁奉麗言婦有長舌其
自此詩語言乎然亦恭譬牝雞之晨音也夫謂惟厲之階
者幽王之厲其矣申后黜而太子廢家屬也下人盛而刑
叙紊國屬也諸侯畔而夷狄侵天下屬也三川竭而岐山
崩天地屬也凡此諸屬皆從婦人之舌以為階下雅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而不言其所以滅然則所以滅者亦此舌
耶
四章哲婦之窮鞫居子也使害變詐無所不至始則譖愬
以離其交從則背棄以作之去皆不曰為忍已極哉而王
反曰伊何能為恩宜其無所忌憚也　如賈三倍以下集傳

從箋說自安
五章天之剝王禍之不福王者以不忌介狄而忌正人也
天責人愆使是不祥記云竭晃則有敬色經則有哀色當
此菑害並至宜其有憂懼之心滌滅之色方見威儀之類
乃賢人正士以可爲弔者而安危利菑怡怡自得絶不見
憂戚之容故視正人惟恐不遠人亡而國殄矣　時尚未
有戎禍詩人何以云舍爾介狄蓋戎之強宣王之世已然
北伐南征東討獨於西戎則委之秦仲洊軍深入屢失衆
也卒爲戎殲又以兵七千人與其子莊公勝之然未闢西
戎之叙未幾王師敗績於姜戎戎之輕朝廷久矣幽王雖
衰其有不駿發乎宛中國哉然則戎之焰已熾戎之禍已
萌凡伯云然驪山之變其始有以灼見也夫
六章即承上文天人並提覆說一遍令王竭然自省
七章我爲王我之也言不先不後自我致之也然自我致
之亦自我挽回之我皇祖以關雎之淑女與周我以褒姒
之哲婦亡國無忝皇祖剝去讒遠色尊賢使能何天心之
不鞏神怒之不回也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剌厲王大壞也　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
也
大壞見天下事不復可爲而宗周遂滅也然忠義不死之
心未嘗絶望於其主故上篇歎其無忝皇祖此篇歎其用
召公之臣孝子之於親也不以疾不可救而不藥忠臣之
於君也不以國將亡而不言其心一也篇名召旻旻閔也
哀也哀天下未嘗無召公之臣而王不能用此凡伯作詩
意也
一章篤厚而力也其降喪亂厚而力所謂之疾威箋云卒
盡也荒虛也國中邊陲無民則空虛矣諸侯安得不叛四
夷安得不起未幾所謂日蹙國百里是也
二章以其害正人故謂之蟊賊訌潰也蟊食禾於內則禾
潰小人構陷於內則君子亦潰以其紊亂國政剝喪元氣
故謂之蟊賊共恭同靡穢肆行無忌也以其心術邪僻故
謂之回遹潰潰亂也皆天降之罪罟以羅織天下之善
類也王不去之而反用之以安定我邦降喪之所以日篤
也
實靖夷我邦由於不知其始耳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而
賢人賤斥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姦我殊不覺人苦長孫無
忌反高宗曰朕之元舅亦反耶皆此詩之謂
四章雖錯失宜民受其害居圉所以卒荒也如歲旱之時
草安得茂又如水中浮草流亡轉徙無所依自我相此邦

亦無潰止也民逃其上曰潰潰茂補傳云潰敗也草不敗
其茂乎按此說甚當而潰字無異義
五章彼疏斯粺箋云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
食精粺女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日進乎兄兄同況也
原解云乃專主滋甚為害日引長而無已也
六章池泉有出竭階亂有由生執生之小人主之也今
為害已深而猶曾滋益大猶不思國亡害亦及其身乎所
謂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我代小人我之也
七章曰闢國百里人心歸附二公有二成毅有礙文王臣
道不知丘言在有天下之後也不而有當非世者當之臣
如召公者而王不能用可哀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陳氏傳良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
盛者必有待於二國也至於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
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詩經讀序私記卷二十三

白巖　姜炳璋　學
同學　諸子　較

周頌

頌者祭祀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
告於神明者也錢氏曰作頌者善專命主善為頌頌與
容古字通用蓋樂有音有容頌主乎容舞人之綴兆疾
徐屈伸俯仰歌詩以為之節非如二雅專以鐘鼓管磬
之奇也後又借為稱頌之頌讀為誦周頌者鄭譜云周
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
初也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為
之郊廟所謂周頌也吾蓋讀周頌而知周公之後無為
周頌者矣清廟維清大武周公又武二廟者也何以辟
廟用之賓禮用之養老及小學亦用之稱之雖又用於
徹又用於賓饗武之爵用於燕禮又用於內則此類不
可更僕夫名臣鉅儒所時有也何難祭為一詩賓為一
詩養老小學為一詩而盡乎故什使王者宗廟之大樂
為尋常之歌舞哉蓋不然不忘舉因舊章復王遵周公
之制作寧上下通用而不敢另有設施也吾讀周頌而
知成王康王無頌成康賢君也豈不可以為頌者然以

至以篤慶之王季未有形容賛美王迹之大王不列世
室盖頌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以大公無我之心合諸天
下後世臣民之議雖太王王季亦在先王先公歆天作
之詩入列而不得多為之頌也成康之無頌亦如是矣
如必廟為一頌則宣王中興亦當另頌何雅詩連篇而
頌獨闕如乎或曰殷中宗高宗非有頌太宗頌亦有頌
先儒以為誤或亡耳然則三宗皆有頌也成康何謹不
如三宗曰殷人祖契宗湯下及三宗得為百世不遷之
廟故宣王武為次三宗設有頌為人祖文王而宗武王
未聞又宗成康也成康之廟親盡則祧故成康無頌蓋
所謂宗者於初崩祔廟時羣臣只乃定為宗是親盡之
時始另立廟非必至七世而後崇之也商人尊重守成
之君太甲時以不祧也周家隆重開創之主所以世室
止於文武不及成康也吾讀周頌而竊嘆儒議禮之
謬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郊者南郊北郊也不言合
祀則周禮南郊分祀可遵而劉歆合祀之說悖矣既有
南郊之祀又有祈穀又有大雩可知郊為特重祈穀大
雩不得擬於南郊而後人以郊為祈穀者謬矣既有北
郊之祀又有祈穀社稷則知大社祭地在北郊即方邱
參祈之祭與郊對舉者也王社祈報在國中是祭土穀
之神不與郊對舉者也後儒北郊之社合報之社者誤矣
至讀周頌而可補禮經之闕少牢禮卿大夫賓尸毋異
姓而絲衣言自羊徂牛則天子之繹無異姓可知也武
王伐商武城但言告於所過名山大川皆般之詩知成
王南巡亦祀於名山大川也諸儒言禘未嘗云並祀祖
妣而雝已言之月令耕籍之後未嘗云祈社稷而載芟
言之合勝義成王每儆之詞未盡而小毖等篇言之矣
則周頌者文武周公之遺大經大法所在不比周官戴
記有大純而不能無小疵者也

清廟之什

清廟祀文王也　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此詩即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也升歌之樂也尚書大
傳云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
文王焉又云諸侯進受命於周公是見文武之尸者千七
百七十三諸侯而明堂位乃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孔疏謂此詩所作即此時也按劉
歆承大傳之誤作明堂位以諛莽為居攝踐祚之證不可
以釋經故集傳不取六年之說而據洛誥以承洛邑朝諸
侯為七年事也續序有所傳受可補古序未備然祀文王
者成王也周公亦踴相之列安得專之不言王祭之成王

而但言周公亦襲明堂位之謬也
清廟章是左傳註肅然清靜謂之清廟箋疏並謂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反穿鑿　敬之自然爲曰雝對箋云配也越於也原解對揚也言顯相肅雝和敬多士秉文之德者可以發於文王在天之精神也凡頌只重祖考不重子孫故篇中不言成王主祭之誠敬而顯相之肅雝多士之秉德緣見文德深入人心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太平告文王者以今日太平之業本於文王之德之純故於祭時以告文王也蓋天道不已故能博厚高明悠久無已而萬物生文王之純亦不已故能配天配地無爲而萬民化成王之時禮明樂備宇宙太和刑措不用極太平之盛而歸本於文德之純循中庸極至誠之功業而歸本於純亦不已也

運行而不息者天也純一而不雜者文王也文王之德上下與天地同流所以致今日太平之業也太平之業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而實基之其所以恤我者大矣我成王自我也凡文德武功典章禮樂垂裕後昆者皆所以恤我也我則受之不敢失墜其所以大順文王之道而不愆不忘者豈爲今日哉惟此曾孫又當篤厚之而弗替以長享太平之業也箋疏求序中太平之義而不得其解謂周公將制禮作樂作此詩則見其支離而無當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文王世子登歌孔子燕居俱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知清廟維清歌於一時而維天之命獨無明文安炙詩序云清廟乃祭之詩維天之命祭而受福之詩維清祭畢而送神之詩並體合三篇文義以立說方來有覺其確然也今按三詩相承清廟維清既並用於一時意者升歌清廟復歌此詩而後下管象舞乎

維清奏象舞也

祭有歌有舞歌以爲聲舞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象文王之舞也武武王之舞也堂下將舞象則堂上歌維清故序曰奏象舞也堂下將舞武則堂下歌大武故武之序曰奏大武也蓋有其舞必有其歌如舜九德之歌則有九韶之舞也自鄭箋謂象爲象文王用兵刺伐之舞孔疏云文王之樂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象箾當是武舞按其說可疑者二象舞維清之詩也象者想象形容之意象文王之功德而舞人即以此爲節故謂象舞非維清之外別有所謂象舞也猶大武即於皇武王之詩以爲舞

節非是詩之外別有所謂大武也詩但言文武之典未及
伐密伐崇事而云象文王武功一可疑也頌體讚嚴主於
形容功德每於篇終中寓以不盡之意無事鋪敘稽謚曰
文謚曰武一字約該生平耳不得以大雅丁武有聲之詩
爲例也祭文王之廟安得侈陳剌伐之事二可疑也鄭箋
既以象舞爲文王樂而其註禮記又以象爲武王之舞即
彼亦未有定說三可疑也蓋維清所曰象猶於皇武王之
名爲武以鑠王師之名爲勺雖之名爲象耳象舞即維清
之舞文舞也或曰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樂見舞
箾南籥者曹粹中以象箾爲干舞南籥爲籥舞干舞非武
舞歟曰象箾勺舞服虔云文王樂也則舞曲名杜預曰箾
舞者所執之說訓不知何器未嘗云干舞也至顧野王
始強之玉篇乃本鄭箋用毛鄭之說謬云以干擊人曰
箾遂以象舞爲武舞矣不知箾爲簫通說文云箾舞樂曰
箾韶即書作簫韶記曰管象註云以管吹象舞之曲則所
謂象者皆以簫吹之也或以簫管爲舞器如左干執籥之
類或以簫爲管也象箾象管一也總之爲文舞無疑也不
然左氏傳又言見舞韶箾者豈盡是畫爲之制亦以干擊
人歟曲禮十三年舞勺則於鑠王師也成童舞象則維清
也明堂位祭統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蓋清廟用歌象用管大武用干戚仲尼燕居曰升歌清
廟示德也言文王之德無待於人故合萬國以祀之也又
曰下而管象示事也言文王之典舉家而國平天下之事
無不具備後人所當肖也故樂記曰始奏以文謂清廟
維清也復亂以武則大武也歷考經傳無不分明可知鄭
氏之非矣然清廟維清大武不止用於文武二廟其見於
明堂位祭統則皆廟皆用之見於仲尼燕居則賓禮用之
見於文王世子則養老用之見於昭禮則小學亦用之蓋
文王之德武王之功周人樂道之也故其用最廣與
序作以維清爲奏象舞文王之曲者則今從之古其道所
以存周者以然序以文王之典當也文王有二對命肇禋
一代之祀起於文人周天子之禮以祀文王克有成禮
否則文王之典棄謨訓作人之處作也或從人當無而
亦失也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即政者喪畢而親政也諸侯來朝王舉之以祀祖考此其
以助祭諸侯之詩也後儒以明堂位有周公負扆踐祚七
年而後親政遂謂成王七年周公歸洛王始親攬大政以
詩爲七年以後作夫成王以十有三歲而立再七年則年

二十矣乃如見諸侯子各話云周公誕保武王惟七年亦
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非謂七年以前成王拱手無事
也故於箋疏皆無取焉

烈文辟公呼助祭之諸侯而告之也言汝之助祭前王既
錫福祉君臣並從其休矣汝能順受此無疆之福則汝之
子孫亦能保綏於勿替也我先王也子孫指諸侯之子
孫即所謂繼序也分與下節相屬

保之維何爾於國中無封靡無侈罪維王室是崇則不為
厚錫矣念爾有輔我前王平定天下之大功繼爾為諸侯者
亦興崇此大功封靡業不替矣此皆保之之道也戎大也
是亦大也櫛風沐雨以平天下前日之大功也餘不庭方
以佐戎辟後嗣之大功也非必於前人之功更加擴大方為
繼序之皇

而道德者其根本也人徒知力馭勢驅為強不知莫強於
人道能使四國之訓人徒知位尊處侯為顯不知莫顯於
君德能使百辟之刑我前王緝熙執競究此心即究此道
德爾辟公去前王之道德而不忘則前王錫之祉福者世
世保之矣補正云諸侯有功德加地進律皆可為微伯故
以百辟其刑蒞之六月之萬邦為憲御之四方其訓皆諸
侯之事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頌有專祭大祖者則稱太祖之功德如思文是也有專祀
文王者則稱文王之功德如清廟三篇是也此詩祫祭太
祖三昭三穆之祭欲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
而七先王者太王以下也先公者后稷高圉亞圉祖紺也
孟時祭以昭穆為重若禘嚳辟廟功列高圉以下無可稱
述且人為耦頌鋪敘竟幅亦非崇處頌體故於先王中舉
一肇基王迹之太王非遺祖紺以上也言太王而后稷以
來之緒可見矣人樂一育二新命之文王非遺王季也以
太王為文文王為子父作子述則承先啟後之美自在王
季故僖祭則歆是詩於各廟祫則合奏是詩於太廟也要
知頌與雅不同雅者臣子之告君主於保賜故祖功宗德
不難縷述頌者子孫之告於祖主以謹嚴故錯舉大端包
世無盡如此篇太王遷岐之功只一荒字盡之文王治岐
之政只一康字盡之即岐山之太和宇宙只有夷之行該
之子孫稹有天下又只一保字該之蓋上承祖考業業如
在猶頌之詞極其簡括慎之至也說者以是詩專祀太王
或云兼祔文王豈知言太王文王而先王先公無不包舉
也哉亂之承天作之意裕子孫之謀其功最大彼指太王

補正云大雅言涼彼武王或疑大王不宜稱彼誤矣作者創造於前也使有王季不承一番在內康之色孟子一段治岐之政險艱之岐山遂成太和翔洽之都會今日八蠻通道萬方依同皆托基於此

君岐者文王之初年文同作邑於程作邑於豐武且遷於鎬京矣而子孫以保歸重岐山豈非以興王根本之地當萬世子之而文王君岐之政當為世行之也哉周公之意微矣其後周室東遷岐以而屬之於秦而周遂於亡因知祖宗為子孫計早者數計而獨照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合祭天地起於王莽劉歆此云郊祀天地按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祀地於北郊豈歆此詩言天不言地地統於天也蓋頌之體有祭其神即歌其功烈者亦有祭其神而所歌在彼且禮可通於此者如天作一詩文王而上王季以至高圉武王而下成王以至群廟無不歆之今其詩但繹太王文王而不及其餘然則祀地而以天統之矣不可乎易曰地厚載物乃順承天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禮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言天統地不一而足豈必天神地祇各為一詩耶成王不敢康成王非王誦之謚稱之詩曰成王之孚下王之孫文武維后書曰成王畏相王爾凡頌中言成康者皆非成王康王也成命成王而成字同義命於天乃成命成就於君為成王其義一也至於成康無頌則已詳見周頌篇端

補傳曰國語言時邁思文二詩為周公作君人孔子之言參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出於周公則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皆一時之事則二詩作於周公復何疑也作於周公則非祀成王者矣

此詩言天命者止一語蓋天地功德無可形容但言二后所以受之不負所付託而已可知是詩本未嘗頌天及其其祭地更何煩擬易一語以為受命於地乎三復此章郊祀天地並用夫復何疑

昊天有成命既王業之命文武受之以成王業而不敢康夙夜之間基天命於宏深靜密之德繼續光明單盡其心以與天心契故能安靖天下而克受成命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范處義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其制始於黃帝之合宮有虞氏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為聽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為之也周公制作禮

業以為周之王業始於后稷成於文王既於郊祀以后稷
配天矣於是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焉此周公以義起
也
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其樂歌也戟泯
稀於郊又云祭感生帝凡言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靈威
仰習讖緯之誕也
右尊臨也集傳在羊牛之右疑恐未安
文王之典正奉若天道以清四方者也儀式刑於平日則
將享未行而精神已契於文王庶幾藉是以格天
去文王敬天之心夙夜兢兢無敢戲豫方是畏天而天心
常眷
臨時之將享不可恃而平日之夙夜不敢寬哀公問云仁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蓋以事天者事親而親
之饗可必也以事親者事天而天之饗或可知也饗食和享
親初無二道西銘云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之威乃孝
子所以嚴父也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五月南巡
守如岱禮八月西巡守如初十有一月北巡守如西禮柴

謂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望謂境內山川望而序之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序言巡守告祭又云
柴望言巡守告祭者乃行柴望之禮也鄭箋載於韓書增
封禪二字又云以六師從之遂使聖王有方問俗之勤直
等秦皇漢武疏又詳引封禪書傳其以啖遷之謗書為先
王之實錄乎
或謂武王未受命無巡守之事因據書周官為成王之詩
按左傳稱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國語又稱此為周
文公之頌則周公作於武王時也武王十三年克商十九
年崩在位七年豈無巡守之事按諸儒引武成為巡守柴
望之證則又不然詩云時邁其邦其邦諸侯之邦也蓋以
時巡行諸侯之國非武成大告庶邦冢君百工受命於周
之日也戢戈橐矢亦云兵革不興長享太平耳與放牛馬
歸無涉焉則武王巡守自在七年之內詩之所有足以補
史傳之闕者此類是也竹書因此詩追在武王巡守前編
亦在於十五年皆不足據也
昊天其子之意若不敢自必每告天之詞極其卑順非百
神河嶽比也觀我將一章自見
天子為天下主莫非其臣故巡行而神人受職　時邁即
所以震之也孔疏云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王者端

拱采居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所強以凌弱
衆以侵寡壅遏王命究不上聞而使遠道若細民受枉聖
世先王知其如是時日巡之所以震之也震疊一作震慴
謂恐懼屏息震懼矣也言甫至方岳諸侯已有震疊之心
於是行懷柔之典百神河嶽俱在告祭之内神人受職如
此信也爲天下君諸氣有責成意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即孟子入其疆王制命太師以下二
大段事如是矣何以興用不必諸侯背叛四夷交侵干戈
未有艾也懿德箋云我武王求懿德之士而任用之補正
云古者天子使上官監於方伯之國而諸侯之卿皆命於
王蓋所以剛紀四方有條而不紊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蓋謂此也言惟當言保之但以允字發端皆欲其
有能如此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外傳金奏肆夏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以樊遏渠
爲九夏之三呂玉叔又以時邁爲肆夏執競爲樊遏思
文爲渠說雖不同然其爲周公所作則無異也明鄭世
子卿飲詩樂語何氏世本古義並云夏者大也謂大雅
也因樂大雅九篇爲九夏皆不反據也

執競祀武王也

集傳以成康爲成王康王然又引呂玉叔之說蓋亦終守
古序執辭見昊天有成命
執競朱子初注云武王持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
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也　箋云不強乎
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強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
顯也按執競與不顯對箋說甚明而其云成安祖考解成
康字猶未融洽康安也安天下皆天之心武王能成就之
則上帝是皇矣
自彼成康彼指武王也自武王成就其安天下之心而奄
有四方皆明首以斤斤乎厥辭天下幽隱畢達明之至也
樂以宣執競之心播無競不顯之烈者也功成樂作則武
王儼然如在祭則受福正由此成康之緒耳
作樂詩非無威儀此以見禮終不係故猶亦反覆之而不
廢也

執競一章十三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此却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與大雅生民篇意同雖主
追叙世事故詳明頌主形容功德故簡括但生民言養民
而盡文德陳常則此詩備出之見也
立當從傳如字言立我衆民之命莫非爾德之極也傳云

極中也中者無過不及堯舜禹相傳之至德也莫非內使
含陳常意此二句只作引起之詞下文乃申明之貽我來
牟之二麥猶云誕降嘉種耳僞泰誓云烏五至以穀與來
韓詩乃作貽我嘉麰劉向封事引貽我釐麰也始自天
降者非也帝命徧育蒸民而稷實貽之無有疆界之殊食
足而禮義興堯舜之常道可以陳於中國然則立民之命
者即立民之性也民同此性性同此中人人全其受中之
性萬世文明以啟此爲爾德之極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而
與天相配也郊祀配天宜矣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疏云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
畢佳侍祭訖而歸故於祭之末在廟中遣之作此歌焉
頌者宗廟之樂歌而改人行於廟者亦附之皆所以闡揚
祖功宗德也若但爲戒農官則不得爲頌矣張彝齋謂祈
穀耕耤而戒農官尤臆說也周有天下頒於諸侯者每事
俱有成式諸侯各君其國𢦏其聽聰明變亂舊章故於
來朝將畢之後辟公具在呼其臣工命之以嗟嗟發之者
見守國守官非可以輕心處之也君之政在乘田曾會臣
之政在謹守成式偏其中或有所未喻欲斟酌行之者則
訓來咨來茹王朝有一定章程盡善盡美行之無不宜者
往來咨度皆臣工之事故以告臣工此節所該甚廣農事
亦在其中下節特抽出其至重者告之臣工亦不專指農
官

周先公以力農開國其於稼穡之事尤切獨詳皆祖訓也
介甲也保介衣甲而保護其君者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
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呂覽亦載之先儒謂保介爲車右乃參
乘者之副非農官之副也諸侯助祭必有侍御呼保介者
車馬路行獨近於君欲其隨地以農事相戒也維莫之春
建辰之月宗廟以祭以仲春諸侯仍祭畢歸正及莫春之
時也亦又何求上從上節抽出言此時惟農事爲亟更無
他事足先乎此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詩即書
樂歌也左傳稱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啟蟄建卯之月蒼龍
之宿昏見於東方則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爲春
夏則同也集傳以豐年爲秋冬之報安得與春夏之祈年
等以農夫非王所親率故以農夫爲王田之官李氏樗據
大田之詩曾孫來止以爲親率之證夫迎春於東郊天子

行三推之禮則率之早矣况風歌七月推陳蔡次洛誥以
明農敘正莪孟子以田野土地爲諸侯慶讓何者非王率
之哉
朱子集註云言成之成其王業旣昭假於爾上帝我今率
是農夫播其百穀可爾其大發私田以三十里爲一田字
精甚益駿發爾私以下皆述其命農夫之辭也駿發卽耕
也三十里萬夫之田卽十千維耦也末二句似復出細按
之服者下事上之稱爾耕者爾所耕之公田也不言公田
上既云私田則此爲公田可知遂人鄉遂之制卽匠人都
鄙之制既見小雅大田篇矣天下言之非僅王畿也小
雅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下言之先公而後私此云駿
發爾私亦服爾耕自上言之先私而後公蓋有私卽有公
而責田後卽繼以賦畫必絶口不言公田方爲讓富於民
哉
或曰祈社稷穀言豐年之盛而祈穀於上帝未嘗言所祈
之意何也蓋古聖王之祀天神也但述其敬謹奉職之意
而已其所以遂我求者不敢言也故郊祀天地但言基命
宥密明堂祀帝但云畏天之威此所祈穀之詩所求者雨
暘時若也然而不敢必也但言先王以農事昭假於天今
王勤慎於後又述其告農夫之詞見重農力穡不敢怠遑
雨澤之施謹候天命其祈望眞重之意深矣而祈社稷必
豫陳豐年之慶異其如此者蓋父天而母地父尊而母親
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之後來助祭還於廟之樂歌也辟君韋曰云雍文
王之雍也言文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說者因以
爲釋奠太學之詩穗說也王制公云西雝蓋辟雝也辟雝
有水鷺所集也朱子亦云然射義及白虎通德云將祭擇
士先射於澤宮辟雝天子之學二王之後來助祭於此觀
禮焉故以於彼西雝其旨亦有斷容謂閑雅修潔似之也
若詞衣如之則學須接擬鷺鷺於飛習人亦衣白乎
說者多以末節爲勉辭非也蓋二王之後杞爲東樓公宋
爲微子東樓無他慮豈慮微子耶集傳俱作欣幸之詞乃
不失王者尊賢崇德之意三王之興惟天命所歸非有一
毫私意欲得之也殷必有紂興必有湯武然後名正言順
誕膺大位而人信之卽其子孫守先王典物作賓王家尊
之者不以爲過受之者不以爲恥若夫二王後者不度德
不量力小腆而動墜宗祀乃不孝之大者夫子於微箕
二賢並許其仁則知不以武庚爲仁矣刪詩存振鷺有客
豈非亡國之後萬世之典則哉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集傳以爲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則序不誤矣辯說復云序誤傳寫之譌也

序但云報未嘗指所報何神也呂氏以畀祖妣之文則宗廟中有壬有林即以洽百禮也如幾如式即降福孔皆也嘗從箋謂嘗也烝也以朱子先農方社之祭亦未及故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祖廟之樂也若以百禮爲不止宗廟之祭則合群神祀事無缺降福徧被當如曹氏所云秋冬大饗及祭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歆是詩又豈特宗廟方社先農哉竊以爲皆非序意也憶書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此云秋冬報也有祈必有報不言上帝者蒙前篇噫嘻之序見春夏祈者祈上帝則秋冬報者亦報上帝也或以豐年爲天地之功故並報天地然載芟爲春祈社稷良耜爲秋報社稷則地亦已別有祭此則爲秋冬大饗帝之樂歌也月令季秋大饗帝季冬乃畢天之神祇序豈一字虛設乎

烝畀祖妣宗廟之祀無不舉也以洽百禮百神之祀無不舉也所降之福徧及天下皆上帝而賜時爲之賜歸其功於上帝所以當報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周公相成王大樂始作合奏祖廟因述其事而爲此歌也

黃氏作曰樂成謂之合廟器成謂之考宮室成謂之落此古人之字義也釋合字最確或以爲祫祭者非也蓋周公制禮作樂樂成合而奏之祖廟非爲祭祀也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此則爲始作樂而已亦非爲釋奠養老也故篇中但言樂官之盛樂器之備樂聲之和而不及其他祖廟竊云文王之廟蓋以成王之祖爲文王也不知公定制禮功成作樂形容功德不得專告之文王生民序云尊祖也則祖爲后稷經云先祖是聽則昭穆之主無不聚於大祖之廟矣其後重爲定制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冬大合吹莫不以是詩爲樂歌焉或謂所作之樂爲大武亦非也自郊禘以至群祀樂章之見於頌者多矣乃獨奏大武乎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言諸器既備而後奏樂簫管亦備舉焉兩備字凡樂器皆在其中

肅雝和鳴雝即和也然一於和而無以節之非和也維肅雝相濟皦如純如乃和之至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季冬薦魚春獻鮪並𣪂是詩也祭則於廟薦於寢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周禮天官庖人冬行鱻羽膳鱻季冬薦魚之事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周禮天官獻人春獻王鮪此春獻鮪之事也

潛一章六句

或言漆沮之水先澤所鍾故不忘本或言致治太平萬物盛多可告於神明或言思其所嗜皆詩人言外之意及儒推測而得也詩薦魚而作則但言魚之多而已頌者祭祀之樂章有大祀有小祀宗廟之祀大祭或專敘祖宗之功德或錯舉祖宗之功德并以有盡之辭寓無窮之意至於兩郊則大饗以加并不敢直言天下之功德而但言王者事天之誠畏天之嚴益不以稱頌為工而以致誠感格為主也若小祀各因一事而言未嘗溢一語故意并有餘於辭以視魯頌不相去霄壤耶

雝禘大音泰祖也

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推其始祖自出之帝而始祖配之毁廟群廟之主以饗享焉即所謂大祫也大祖始祖謂后稷也不言嚳嚳之位設於大祖之廟故不言嚳也不言毁廟群廟統於所尊也此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時所定其云皇考烈考皆武王也檀弓云生曰父死曰考李氏集解云皇考尊之之詞烈考美之之詞閔予小子所云於乎皇考各詩所云烈考武王弘厥猷是也大禘於始祖自出之帝而詩頌武王功德蓋不王不禘惟天子得行之一戎衣有天下使子孫得合萬國之歡心大合祖考諸侯不得而干皆烈考之功也故祀群廟歌天作之詩止叙太王文王之功而於禘祭必歸大一統之烈考義各有當也然則詩不及嚳與稷何也其云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是列祖之靈於昭於天武王以匡折文武之德奄有天下凡在天之靈已咸及之克昌厥後使之有天下焉今日之大祭則自嚳以下無不包豈世必稱嚳之名而後為祭嚳乎商頌大禘詩曰長發其祥亦猶是也

雝雝肅肅寫辟公之威儀正洪祀天子穆穆其穆穆深遠非肅雝所得盡

主祭薦牲群公相祀此天子之禮也大哉皇考安我孝子得有此大祭焉　祭有虧闕處則孝子之心使有所未安禘則自始祖推所自出并己祧未祧之主咸在歆嘗精察孝子之心無一毫虧欠處所謂安我孝子也

三節美武王之德也

四節眉壽繁祉正昌後之實皆武王之功故今日既右烈

列考亦右文母文母諸儒多謂太姒文王爲成王之祖不
可以言考太姒爲成王之王母不可以言母母與考對則
文母者文德之母謂邑姜也然則禘祭固合祖妣並祀之
春秋傳公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
哀姜是因禘而致夫人也此又禘祭祖妣並祀之一證也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是雝亦名徹而祭畢徹
之也又云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相如祭之儀仲尼燕
居云大饗之禮客出以雍則是詩又歌於賓饗也蓋詩
爲禘作而後乃通用之歟

易書不言禘春秋書吉禘者再未嘗及周禘儀禮十七
篇及周禮文最詳然但不及禘鄭氏強以大宗伯肆獻
祼爲禘饋食爲祫夫祼獻饋食凡祭有之何可分屬先
儒已攻其瑕矣則禘與祫之是一是二行於何時配以
何祖迄無定論吾四明萬隱君學禮質疑辨之最確吾
嘗用其意而申之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
國其如示諸掌仲尼燕居云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禘
嘗之禮所以仁昭穆禘與嘗並舉明非四時之外別有
禘矣曰仁昭穆則禘嘗不止配以稷矣群言淆亂折衷
於聖孔子之言不足據將誰據乎故左傳云烝嘗禘於

廟則不殊禘於烝嘗禘亦時祭也孔安國云禘祫之禮爲
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程子
胡致堂並謂禘其祖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嚮
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則不獨以始祖配之也
禘祫一事也自春秋文二年書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羊
傳曰大事者大祫也諸儒遂謂禘祭之外別有祫祭獨
杜預註左傳以禘釋大事孔疏云取其序昭穆謂之禘
取其合群祖謂之祫豈非不刊之論乃東漢光武問禘
祫張純援禮緯稱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鄭氏因之註禮
王肅又駮孔晁輩紛紛爭大小之間分爲兩祭而不知
其誤朱子論語註所斥鄭氏感生帝之妄固用趙伯循之
說其實趙說亦未可盡信也天子廟制隆於諸侯者謂
大祖而降昭穆各三以備七廟之數若祭嚳而但以稷
配一父一子反類適士官師之爲孝可疑一也周禮戴
記於祭典纖悉備詳禘爲大祭三年五年曾罔著於
經而從來之說豈言其細而遺其大可疑二也三年五
年見於緯書祭感生帝斥爲邪亦緯書也安見感生不
足信而其言禘祫者可信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鄭箋
也分禘祫爲兩祭亦鄭箋也安見小於祫爲非而分兩
祭則是可疑三也五年一禘是以疏爲尊莫重於天戴

記每以郊禘並言而郊祀歲行之是天之尊不如嚳可
疑四也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太
祖及三昭三穆得以將其孝思而自出之帝與毀廟之
主然歲未之及孝子之心有未安於是設為禘祭而歲
一行焉祖考羣聚一堂聯其歡愛而子孫得盡其誠此
虞夏商周不易之典也苟遠而五年及則不敬配權始
祖何為大啓可疑五也學禮質疑曰祭統王制並云天
子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是禘特祭
也大傳小記皆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祖配之者謂以列祖配之也此即時祭之
禘也王制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是禘合祭也曾子問
云祫祭於祖通指禘嘗烝三祫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
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
祖專指夏禘之祫也烝嘗之祫通於諸侯故曾子問云
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惟祫祭夏祭大祫專於天子故
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明乎此詩頌長發之大禘雖
之禘太祖發去四代之禘皆可以相通而歸於一矣又
引春秋傳禘而致哀姜則知有莊公國知有僖公以為
禘必祫祭之證又引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於祖學記未卜禘不視學以為歲午月行禘之證又

以詩天保為文武治內其言禴祠烝嘗為諸侯之禮在
周公制禮之先其禮未改周官晚出即因此為詞又以
公羊五年而再殷祭謂魯雖僭禘亦歲一行不若周之
滋擧考据精確可以息群儒之訟愚謂以其為天子之
大祭故曰大禘以其為合祭故曰大祫非諸侯得干也
王制於夏禘實兼諸侯言之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
不嘗則以晉嘗僭禘而誤也云禘一犆一祫則又以春
秋禘於莊公左傳禘於武宮僖公襄公而誤也郊特牲
祭義並云春禘秋嘗又以孔子禘嘗對舉而以春秋分
之也康成以祫為三年喪畢之祭杜預又以禘為三年
喪畢之祭鄭氏又以方澤圜丘宗廟為三大禘無稽之
說為足信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此與烈文同時所奏蓋成王喪畢諸侯初見新天子因助
祭於武王廟也載見奏於先烈文奏於後其實一時也特
此詩用於武廟烈文兼用群廟耳　載見從來朝敘起因
及其助祭受福敘起而終勉之以前王
不忘而詩一氣相貫
率去度也法度為昭考所定頌之侯國而綏急變通頂一
番眾命諸求方能修守與韓奕以車旂為章嘏矣龍旂以

下言其儀衛之盛諸侯之烈光赫奕即新天子之聲靈赫濯也　一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詩所云言諸侯願為天子求眉壽而使其永言保之也　皇美也言思此皇美之多祜原無窮期乃能起下二句之詞烈文辟公綏以多福是創業去言昭考綏辟公以多福耳俾昭考俾之也又俾我繼續光明於純嘏則君臣並受多祜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祖廟周之祖廟來見者來朝而助祭也

一節亭上皆臣而於周為客王朝尚赤而客猶白馬而有字有將喜意有客有客不一人也已兼其旅矣

傳云亦亦周也箋云亦亦武庚也愚謂亦亦殷也言殷尚白今微子亦白其馬使見先王典物猶存萋且箋云威儀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傳云敦琢貌敦琢既云選擇從皆如敦琢玉然從者皆賢故為周人所愛或以萋且敦琢俱訓文貌竊謂下章便言客將去而留之則萋且二語已包助祭容貌在內方服傳之精

二節白駒留賢維其縶有客留縶其馬皆愛敬無已之心也而此於先朝遺亂尤為獨絕

三節為大意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傳述其訓朱子未之易也蓋客所以不安於心者觸目淪將未免有情耳告之曰既有淫威言作賓王家守承先祀依然天子制度客心亦可以少慰矣修陳其禮遇之隆也五服俱有等威賜以天子禮樂乃出於等威之外所謂大威也自客受之則曰威自我降之則曰福後儒力攻毛鄭謂武庚之淫而載咸之則以忠厚之心為脅制之語亦誣聖甚矣

亂之為治而也以之為言經也淫之為言大也古人用字

奇例

有客一章十二句

自晉魏以來禪代革命之際視故主遺裔如贅疣在身必去後快曰有生生世世願無生帝王家者亦可哀矣武王代商千里邦畿以封祿父未幾叛周三年克之後封微子於宋修其先王禮物而不臣觀於鷺有客之詩愛敬交至不啻若是其口出非大公無我之心至誠惻怛之意何能至此後世真詞陵敬矣是於八百維以癸政之暴猶有南君之封福善禍淫之天道可證也

武奏大武也

聲容備謂之奏凡言奏者皆是詩與舞人為節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蓋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與舞相應

初用於武王廟其後群祭皆用之也
武王無競之功資文王開之也宋代亦剪除惡黨意在止
殺武王承而受之以武功嗣文德一戎衣而勝殷以止其
殺是勝殷之武即遏劉之武其成功也乃所以嗣文德也
無競之烈千古莫尚矣
武一章七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序何以不言成王頌作於成王周公則此嗣王正指成王
也右言成王朝於廟則為平日朝於廟矣惟言嗣王則所
云免喪而朝於先王之廟者不羅如微即孔疏所云除喪
朝廟之禮令於廟者亦在其中古序之精當如此
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謂王業草創而皇考棄予嬛嬛失怙
在疚病之中也　不言己之思皇考而但言皇考之克孝
永世終身也皇考不以有天下為孝而以思念皇祖陟降
庭止者為克孝則成王之夙夜正與皇考不忘皇祖一段
孝思相貫徹其心法相傳止此一敬敬心真切止此一念
皇考繼皇祖之序我亦當繼皇考之序思不忘者念之深
敬之至也於悽然驚悚中有怵惕雖偶言成王之所以為
成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謀於廟者與群臣謀於廟中觀未堪家多難句則已遭武
庚管叔之變周公東征之日也
落始也予謀之在始也欲循昭考之道於乎遠哉皇猶悠
隔朕未能盡也將扶助也繼字與落字對言群臣助我以
既之維而循洋渙未合所以遭此多難也因念我皇考之
紹我皇但上下于庭陟降于家時時見之無一事不相契
合以深其身於無過明其身於無敝而予於皇考猶然洋
渙群臣何以教我紹庭以下箋指皇考說則休矣皇考句
乃倒裝法
成王有流言之疑國風雷之變乃深悔從前視遠未明聽
德未聰故與群臣謀於朝而不勝其怵惕危厲之意焉大
誥曰惟予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又曰予造天
役遺大投艱於朕身又曰紹今天降戾於周邦皆此意也
必謀於廟者以管叔為叔父武庚為武王所封變生肘掖
之間以其罪告之祖考也不言東征方畧者蓋已委之周
公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詩作於周公群臣進戒之忠成王受戒之美而傳出以訓嗣王後世遂以登歌頌功德焉故序以進戒為主不言廟者蓋訪之於廟則戒亦於廟也

閔予小子曰夙夜敬止此曰不聰敬止言不聰未能敬也如一聰字亦從流言之變來

學有緝熙於光明箋作學於緝熙光明之人似於下佛時仔肩載傾然細按有字於字語氣集傳為安光明是本體上無一毫蒙蔽學而日有所造月有所進時時繼續此明以至於明之純便是光明境界何患聽德不聰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在成王只豫想其功候以自策勵然恐其不能至是也尚賴弼我者示我以顯德行乎曰仔肩則成王已將光明之德肩荷於身不容息肩顯德行顯然以德而見於行事之實示以進為之方得以循序漸進受戒未盡之心至深切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箋云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

史遷樂書云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畏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

荓蜂傳云掣曳也本爾雅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粵夆古今字耳然荓字即有掣曳之義故集傳謂使也

安溪詩所以拚飛比小人謂成王之初管蔡流言必有左右者表裏其間即已感悟察見情偽而深懲之當日今日始雖復堪家之多難而又重其苦乎所謂懲後患也天下前事之足懲者以前此之不能無過也若周公之封武庚管叔天理人情之至何過之足懲如懲前事而豫防後患將王者之後必不可備三恪同母之弟必不可長名備乎監殷之遇此孟子所以直斥陳賈之誣也然則成王之過在惑於流言而疑周公耳流言不行周公不避則二叔之謀且武庚之計窮亂無由生成王所由屑恨於聽德之不聰也安溪得是旨矣然謂其時必有小人陰為表裏似又不然所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乃史臣約舉之詞而二叔流言自有一番近於情理播動主聽之說使之傳播國中喧聞管蔡假如二公及周公聞之亦未有不告王者何待小人見此時周召為政用必賢才何有小人得廁其間也成王所悔恨者不在聽小人也蓋以蜂與桃蟲之細比流言之微一聽信之身受其毒為國家大禍語云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微之不可不慎也求助云者蓋欲求助於見幾知微之君子以輔成己德也

小毖一章八句

補正云以上四詩高深微窮恐非成王初年所及必周公代作用以答天下之望而又使日誦以自警也詩所云疑後世於成王廟亦歌之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補罔不以社以方我田既臧雲漢云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是社稷有祈年之典也

補傳云月令天子躬耕帝籍在孟春擇元日命民社在仲春序言籍田而祈社稷蓋籍田祈社稷皆在春故是詩如春夏祈穀於上帝之類其祀也然社有二祭法曰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故教民美報焉夏至日方丘之祭即於此行焉中霤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此又曰王自立社曰王社蓋祭土穀之神而以句龍后稷配此庫門右內之社才極鄭亟稱者也均名為社而大小不同序云祈社稷乃祈穀於王社者也又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有置社置社即里社大者三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謂州社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也此祈穀於社稷之樂歌而耕籍以用之蓋耕籍之後即祈年於社稷也序增一而字自見天子既祈社稷又於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即里社也大社在北郊王社在庫門內四明易氏辨祈甚詳鄭氏以大社在庫門內是誤以王社為大社也賈公彥從鄭氏之說謂王社在籍田內則又因此序而誤也

耘管謂除其根株是畢芟柞之事非去苗間草也

主伯等即承千耦來千耦統言之主伯亞旅以分言之也

嗿說文云聲也傳云衆也集傳云衆飲食聲也有嗿其饁田家之饁如畫婦媚士依太和之氣宛然

祈者祈神降以豐年之瑞也自載芟以下人力之齊播穀以下苗生之旅皆形容農夫之瘁而因之精以祈神之佑也載穫以下收入之多而酒為醴以下奉祭燕賓養老之事言農夫之慶即邦家之光其所係甚大也末節總結上文言周自后稷以來世重農業此可驗年其佑於神也久矣則茲休於昔日者獨不受眷於今日乎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王者有載芟之祈則有良耜之報

或云此安知非民間報賽田事之樂歌故載芟良耜先儒以為豳頌擊土鼓而吹之也竊謂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社稷太牢孔疏云獨云牛者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然則

非天子不用太牢此曰殺時犉牡則非民閒之報賽也地
官牧人凡陰祀用黝牲毛之註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
也詩孔疏亦引地官而云社稷用黝牛角以黑用黃者正
禮用黝至於報功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為也則詩
爲報社稷甚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賓客之牛角尺朱子初本以此為宗廟樂歌當用角握但
宗廟用騂不尚犉也傳曰社稷之牛角尺謂與賓客等有
捄其角所謂角尺也其非民間之報賽明矣而得謂八蜡
之幽頌乎或又同豐年為秋冬報詩故言降福孔皆與載
芟之不言福者異矣良耜亦未言福安見載芟祈而良耜
報不如載芟之言洽百禮者願其豐年而百神之祀無闕
也言耜言殺時犉牡則指現在之祭美以報豐年之瑞也
載芟曰振古如茲以昔日之休冀今日之慶故以為祈良
耜言續古之人則以不替其先者為民享其瑞故不言福
而福已在其中所以為報也
或來瞻女饕云婦子來饁也補傳云田畯來視耕也從補
傳則載筐兩句就饁者言而其饟其笠其鎛都從瞻者眼
中看出覺伊黍伊糾斯趙字字生動
荼蓼茂而黍稷瘁然滋則藉荼蓼以自肥朽則轉以肥黍
稷故彼曰朽止此即曰茂止

殺時犉牡言豐年之慶皆神貽之休故報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王者於祭之明日賓尸於廟門外又祭之謂之繹春秋宣
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繹公羊傳曰繹者祭之
明日也爾雅謂之繹商謂之肜書高宗肜日即此祭也賓尸
者以賓事所祭之尸也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天子則
明日繹又謂之祊楚茨所謂祝祭於祊是也祊在廟門之
外禮器曰為祊於外郊特牲曰祊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
方失之矣庫門內失則廟門外是也於東失則於西夾室
是也鄭箋本特牲以自堂徂基為視壺濯籩豆告潔具自
羊徂牛為視牲告充闕明及齊為告絜皆宗人為之鄭氏
敘駁之曰繹禮殺於正祭牲牢器皿皆因祭之餘有司徹
云婦堂錢音尋尸祖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果爾王親省
則大小宗伯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鄭云繹禮輕故用士
然則王又何必親省也其言可謂審矣然據高子靈星之
說以祭為先農之祭尸為農神之尸按漢郊祀志高帝詔
御史立天下靈星祠註曰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
祥也詩言堂基則在宗廟明矣非祭農祥又安得以農祥
為農神耶又陳氏禮書引此自羊徂牛以為繹則異牲之

謂引儀禮饋尸祖以為卿大夫賓尸於祭日則用正祭之
牲之證恐謂繹亦但用正祭之牲也祭禮繁重質明行事
晏朝而退若明日之祭雁肆爓腍脟俎籩豆之屬無一不
異天子必親省視有司各以職告雖有強力之容所失將
不止跛倚今有司徹云縣尸祖卒弑乃升羊豕魚三鼎無
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於門外如初則天子諸侯亦當視
此蓋正祭重主于饗神故祭在室而禮儀簡繹祭輕主乎
禮尸故祭在堂而禮儀備牲備足以盡子孫之敬牲簡足
以極賓尸之歡祭統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鳧鷖曰旨酒
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而謂繹有異牲也哉然則僅以
士服將事何也周禮膳夫凡王祭祀徹王之胙俎注云膳
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餘則其屬徹之按膳夫之職皆以
士為之以雅所謂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然則徹而陳
之廟門外者非士之事乎又箋云基門塾之基謂廟門外
西夾之堂基也此指繹祭而言若正祭則所謂堂者乃廟
堂非門外西夾之堂故宗人升階而後告濯具也正祭之
基在門內繹祭之基在門外儀禮爾曰塾有內外士冠禮
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塾有內外則基有內外也此自
廟中之堂基徹而陳於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詩言絲衣爵
弁之士自堂而之塾基之器自羊而之牛之牲爾門以烹

牲饌及爵以盛和美皆徹之以陳於廟門外兕觥旨酒以
禦賓尸來燕來寧可謂盡其歡矣而祭者能謹其威儀
德盛禮恭宜得胡考之休也

絲衣一章九句

竹垞朱氏云子夏敘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
言趙岐注孟子以高子為齊人則齊之說詩者殆不始
於轅固

酌告成大武也　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告成大武者言武功既成大武之樂亦成既備而告於武
王之廟也支蒙而詩緝家云此詩遵養時晦傳意以為武
王取紂故訓養為取述毛者皆然鄭以為文王事紂養其
昧左傳耆昧乃隨武子之言而不欲與之意則耆宜音期
亦以老其惡解昔王巫村保全群醜曰遵養時晦闢士行
謂以遵養時賊則俱從鄭解朱子從傳以王師為武王而
遵養為武王未用師之時蓋兼用箋說獨遵養作退養自
晦則義少異耳愚謂此章集傳甚精足訂諸儒之謬
而時字使有酌字之意於鑠者言光明磊落無一毫暗昧
也時所當晦則遵循當晦之道以退養其晦時既純熙則
著戎衣以來時無覬覦天下之心亦無坐視塗炭之理經
權在於心變化因乎時所謂酌也哉後人罷受此蹻蹻之

造用以厭武王之然惟公與是師尹公則無私無私而人
自服先則不敢不敢而人自孚武王之開創今王之守成
豈有二道哉

酌一章八句

傳禮燕禮若舞則勺注云謂為之舞則歌勺詩以為曲
內則十三舞勺疏云熊氏曰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
舞籥之文舞也春秋傳又作汋惟毛本作酌後序云言
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朱子以為詩中未見此意考
漢書禮樂志云周公作勺言能酌先祖之道白虎通云
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
此皆後序酌先祖之道之說也陳氏樂書云武以奉天
下而反有以養之者以武有七德而安民和眾阜財固
在其中其作樂告成而形容之不亦可乎此後序養天
下之說也

桓講武類禡也　桓武志也　釋文云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為注

凡天下將出征祭上帝曰類王所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
曰禡武王伐商講武類於上帝禡於先戎詩於武王稱諡
而曰屢豐年則為成王之時明矣詩為六成之歌講武類
禡為行軍之始蓋由終以追頌其始也言克定厥家其於
講武類禡之時即有此志也後序云武志謂其志在安四
方之民非利天下也據春秋傳此為大武之六其後通用
之於講武類禡也歟

成王謂我會綏萬邦屢豐年天命於有周可謂匪解矣大
兵之後必有凶年而我周克享天心者由桓桓武王致之
也蓋同心同德之士天心實在使之定厥家以安四方之
民者也武王保有厥士用於四方以定國而安民其志豈
利天下哉故其德昭格於天居天下以代商而世世有無
疆之休也保字正與猶棄相反謂愛惜之以用也謂任用
之民之未安由國家未定故定國即所以安民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　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祭統曰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予大廟注云命於廟不
敢專也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
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
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又克殷之後即封之既封而
後告於文王廟也若大封功臣春秋傳封兄弟之國十五
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舉親也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樂記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則告於文王之廟而後封也序
云大封於廟則合前後所封而悉釋矣後序賚予也又本
論語周有大賚以釋賚字之義春秋傳此為大武之三其

後為封國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之勤勞斯民至矣我子孫應用而有之今日之大封
功臣即繹思文王安民之心以敷布之所謂善繼人之志
也故大賚之與惟往求天下之安定而已孔疏云行之於
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以行封但圖其爵廟之命言此武周
大公無我之命而非復有人之私從思德也於繹思者言所
封之功臣亦當世世繹思文王安民之心而不忘使無一
民不被文王之澤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箋以樂歌傳訓遊但未安不如說文訓旋曹氏云取盤
旋之義
般與武酌賚桓一例則知為大武之樂章伐紂時事也若
以後之巡守已有時邁之詩矣彼云時邁其邦明是春秋
夏衡云式序在位明是慶賞黜陟此詩俱未之及但言裒
時之對正與大雅皇矣之篇以對於天下同則為伐紂後
巡行既畢聚諸侯而朝於方岳之下也箋不言伐商與賚
桓連篇並為伐商可知也不言朝諸侯曰巡守其為朝諸
侯可知也伐商而前未嘗周歷四嶽而亦祀四嶽河海言
武王之望祀乃天子巡守祀四嶽河海之禮也武王伐紂
威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孔氏曰名山謂華
山大川謂河自豐鎬至朝歌必道華山涉河也則此喬嶽其
華山乎朝諸侯于方嶽亦當在華山之下那此謂此當為四
成而周是理之位也謂詩中雖無種理而周意然伐商之後
前有告者後必有祀則種理既定歸而祀之也當為大武之
四
允猶翕河箋謂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或又謂信其謀
合衆河祭之过益難通集傳猶與由同翕河、善是溢今得
其性故翕而不為暴其說良是然又謂道于河以周四岳無
論克商之後無暇周巡其于先字亦恐無着落益低其高山
燔柴于天升中之禮也燔柴之後凡山之秩而長嶽之大而
高河之信由其翕順之性而不之溢皆望秩以報其功也
敷循也謂使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循天下諸侯聚而朝于方
岳之下以答其仰望之心故祀祭人心悅此周之新命而非
商之舊典矣
般一章七句
周公於成王之世制禮作樂為大武之樂頌武王之功春
秋傳引武而謂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孔疏云卒章者終章
之句也其三曰鋪時繹思那賚也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那桓也酌與般楚于來之及故無傳焉然則大武六成司

有六詩矣樂記言武之六成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
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
綴以崇天子鄭氏曰成猶奏也每一終為一成蓋舞人每
趨一位則歌一詩以為舞節也分之則　酌賚般桓皆樂
名而歌於皇武王等詩以為舞人之節合　之一詩各為
一成六成皆大武也今從鄭云武奏大武也舞為北出詩
乃勝殷遏劉言北伐之志即止暴之心蓋統揭六成大旨
故為大武之首章而以章以武如獨奏此章則亦得為大
武也或以左氏所云卒章為末章則桓為武之六武止六
成豈六成之後又有所謂卒章耶此說非也則皆成大武
也於舞為再成滅商詩為純熙大介以殷滅而武功始成
大武以作酌為武之二賚賚大封於廟也於舞為三成而
南於詩為敷時繹思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下車而封
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反商者自商而反也則與滅紂絕
大賚之時也而復亦以為封同於廟之樂歌桓講武類禡
也於舞為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於詩為屢豐年又曰皇以
閒之亡從武王時追述武王之功而凡講武類禡亦歌此
詩惟般義無所屬先儒謂南國是疆之後祀名山大川蓋
歌以為四成之節後遂以為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五成
之蓋獨無關其詩亡也五詩俱大武之章而賚般桓序不
言大武者以武言奏大武又於酌言告成大武成者備也
六成既備而告於廟則凡後世章皆可知其為大武之詩
也其先後次序則秦火之後毛公承之也不敢易也大奏
六成於武王之廟則備舉六詩若奏於群廟則獨奏首章
以為亂所謂復亂以武是也武為六成之始復為大樂之
終猶關雎為風始而為樂亂也若各為一事則獨奏一章
各不相蒙也嗟乎夫子論詩之時六詩並存今則五成之
詩獨載考周語伶鳩州謂武王伐殷之頌有夷則之羽黃
鍾之宮太簇之宮無射之宮說者謂屬此於武宣近於賚
宮並於柏亦屬影響而羽則未知所屬正說可與莫重於
武者被今亦無是詩然則今之三十一章其軼而不存者
豈一二數哉

魯頌

詩義補正云朱子謂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於是
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尚恐未安伯禽時有頌以為廟樂魯人當世守之不應
易衆春秋並存而反失其廟祭之樂章也伯禽樂頌俱
存孔子不應刪其祖宗廟樂而獨存後代頌美其君之
詩也竊嘗考閟宮之詩作於僖公而春秋書禘首見於
閔二年嗣見于僖八年方是時齊桓創霸諸侯始強桓
公始僭百燎管仲陪臣而用邦君之禮諸侯效之僖公
嘗從齊桓攘淮夷伐荊楚於是自喜其功而僭用天子
禮樂作頌以張大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蓋賊臣慶父
之所為然所用不過禘之樂歌禮文尚未正其名義也
至僖公禘於太廟則真用天子之禮矣不然隱桓莊三
世豈無卜禘卜郊不從可因事以書者而直至閔僖以
後始見于經哉乃明堂位之誣因閟宮之詩及春秋所
書郊禘附會而成而成王之未嘗賜伯禽之未嘗用可
即以詩與春秋正之詩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則未嘗賜以天子之禮樂明矣繼之曰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然後龍旂承祀之事然則僭用天子
之禮樂自僖公始顯然矣假令成王賜而伯禽受則錫
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當承接龍旂承祀至戎狄是膺
始明著為僖公之事其文乃順何以大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於龍旂承祀之前哉蓋詩人承時君之令以作
頌而雖恐後世轉誣為先君故別白之如此而讀者乃
未察耳今以春秋所書則僭禮實自僖公無可疑者孔
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謂以周公之聖而子
孫僭逆如此周公之家自是而衰也後之儒者以孔子
之言為定可矣

人臣之罪孰有大於干天子之禮樂哉東遷之後襄王賴
晉文之力復其位於是請隧猶曰此王章也成王賢君
也伯禽賢侯也豈假伯禽請之成王必不肯賜浸假成
王賜之伯禽又豈肯受哉漢劉歆阿王莽居攝踐祚因
作明堂位以為之證以誣成王伯禽不可信也春秋意
林曰周之末王為之非成王也呂覽魯惠公使宰讓請
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止之如魯既郊矣魯
奚請然則後序所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始克作頌非
歟按春秋文公六年行父始見經襄六年行父卒左氏
稱其相三君而無私積謂宣成襄也當僖之時安得行
父適周乎史克與行父同時內外傳以史克里革為一人

皆僕之對斷詈之忠是其乘也則僖公之世又安得史
克為之作頌也韓詩章句云奚斯作魯頌班固兩都賦
序王延壽魯靈光殿序皆云奚斯頌魯楊雄法言亦曰
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雖其言未可據而其非由史克
則顯然也或曰頌者廟祭之詩安見魯頌非僖廟之樂
章也吾有以知其不然稱魯侯未有僖謚一也飲酒燕
樂不類廟祀閟宮稱爾稱女非身後之頌二也令妻壽
母而奚斯作廟正在僖公之世三也左氏於僖公引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知僖公在日即有是詩四也故
後序之說涉淺益之謬誤也然則魯有頌僭甚矣聖
人何以不刪曰王之為風以其詩為風體非聖人降之
也魯之為頌其詩為頌體非聖人升之也頌之不可以
為風猶風之不可以為雅夫子為魯之臣子因舊所傳
而是非自見況詞雖將順意則箴規四篇中皆有先王
先公之遺風焉而無邪一語且取以該全詩之旨聖人
亦何為而刪之哉

駉頌僖公也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
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
史克作是頌

頌者祭祀之樂歌而遣于朝者今兩詩亦皆為如臣工閔
予小子之類是也從無稱美生人之辭而為頌者有之自
魯頌始序頌詩者曰祀文王也祀武王也不言頌文王武
王以詩於頌則頌不待言矣每篇必言頌亦自魯頌始蓋
魯頌頌之變也襲頌之貌而非其實者也故每篇言頌僖
則僖公在位時人受命作頌故於將順中寓責難之意以
衷詩人之隱也若考僖公行事如興學勸民于十二公稱
賢然春秋所紀如城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
楚伐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谷其失固多而始僭天
子之禮尤罪之大者也其衆無邪乎其居臣果有道乎又
安在其服淮徐懲荊楚復周公之宇也哉詩人責之傳故
望之也後至後序行父請周史克作頌已辨於前矣

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孔
疏以良馬朝祭所乘貴有力有容戎馬貴多力田馬貴疾
駑馬給官中之役貴肥壯以分配四章今細按各章用字
無不對針其說良然

總一思字無限量無止息無旁騖非專為馬也有國政在
即思馬亦非徒思也有馬政在

駉四章章八句

或以為祀魯公之詩或以為祭馬祖之詩或以為祀莊
公之詩皆無足據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李迂仲曰僖公之臣其賢者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季友不能死子般及閔公之難文仲有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又稱其竊位所謂有道者果如是乎無乃魯無賢君至僖公特異於群公乎無賢臣如二子者從善於此乎愚謂臣之有道於在公明明見之而君之有道亦寓其中見威儀不亂燕樂不荒亦足以見君臣之有道也此及上篇詞旨不溢所謂有先王先公之遺風者此也

有駜乘黄人臣乘燕之車馬義跳以為喻人臣之才歐公以為龍錫人臣之車馬皆非也夙夜在公燕飲也在公明明作推原之詞由其在公職事辨治故可以為今日之燕飲也復振鷺鷺于下狀舞人之舞也鼓咽咽為舞節也醉言舞君自起舞以為樂也

在公飲酒相尊以和君有餘惠也醉言歸不繼以淫臣有餘敬也

僖公侈肆僭妄故卜禘卜郊公然為之又貪得無厭敢爲衆霸王之闕輒謀伐國取地是徒知以咨肆强悍者詒子孫而不知以善道詒子孫者也乃於燕飲之終告以君子有穀詒子孫若曰尊賢而親親周公魯公之善道也恭明神而敬事耆老孝公之善道也公能以其詒公者詒子孫則君臣有道永世無窮矣箴規之意也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宫也

能修泮宫者能整飭泮宫且能修泮宫之政也泮宫魯之學名魯有泮宫久矣不待僖公之時始為之詩云既作泮宫淮夷攸服言既振興泮宫之教修文德而遠人來非謂泮宫建而淮夷服也王伯厚云春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心學校者惟魯僖公能修泮宫衛文公能敬教勸學他無聞焉據此則詩人作頌豈盡溢美乎然淮夷之服未然之事也一語可盡衍至竟篇非簡嚴頌體斯謂之會頌

一章僖公振文教於久廢而興學造士故從魯與衛之常主此發揚流一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猶所謂園橋而觀聽者甚衆也即此已足聳動遠人

二章小大從公亦曰樂親其教也公開揚禮義之德音昭然又非有詞氣之厲也載色載笑以為教此真善教也

二語形容僖公宛肖遂為後世辛學良規

三章在泮飲酒不重重行禮既畢而飲也永錫難老亦壽考作人之意上章伊教言教也未有不身體而徒以言者順彼長久之道默體躬行以吾順道之心攝服人心孰與之梗故能屈此群醜長道包下文明德文武在内詩人蓋

有箴規之義焉

四章頌彼長道者在敬明其德也表裏協於一敬謂之明所謂敬以明之也威儀為德之符民則即在德上而德德之見於治內為文見於扞外為武列祖周公魯公文武兼備允文而不尚粉飾浮華允武而不在喜功好大實有一番德中作用即此已足昭格烈祖而為孝矣即此已足自求多祜而受福矣此章說治道至精的是僖公對針之藥蓋稱頌而寓匡救之意也魯頌豈盡諛言哉

五章克明其德以下即在泮數教而畢其有服淮夷之功也

六章克廣德心承明德之君善於數教來蓋偷生免死之心掃除得盡而後忠君愛國之心克拓得開立功之勇居功之和皆德心發露耳

七章八章淮夷附楚附徐世為東南諸國之患一見於魯公之費誓再見於宣王之常武其強久矣至僖公十三年齊桓之霸方盛而淮夷病杞公從齊桓會於鹹以討之十六年淮夷病鄫又從齊桓會於淮則魯君臣所憂者淮夷也故詩人以服淮夷為稱頌之詞然此未然之事也連章四章似實有其事者然故於第七章云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言能審固其謀猷淮夷豈終不獲哉看此二語上章之獻囚獻馘狄彼東南下章之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皆望梅止渴之辭也然則詩人早有救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頌而用之稱美其君頌之變體也頌而用之稱頌其君尤魯頌之變體也夫以其詞之夸誕如是而聖人弗削則以猶有箴規責難之微意焉按武王分天下為二伯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魯為諸姬之長凡東南諸侯莫不統於魯以及淮夷徐方荊楚南海蠻貊皆在統馭之內所謂周公之宇也大雅韓奕之稱韓侯云奄受北國其追其貊亦猶是與春秋時王室東遷魯日浸削弱役於齊晉大國所常與許在魯封內者一舉於齊一易於鄭安得如周公大啟爾宇之時耶詩人因修閟宮奉命作頌歷敘先王先公遺緒而冀其荒服淮徐南懲荊楚使諸侯奉天子命以尊二伯仍周公分陝之舊夫豈徒享祀豐潔之所能致又豈徒御畢出之所能勝者哉蓋必有道矣法周公之治以治魯斯可以復周公之宇無如卜郊僭禘幾於身蹈大惡從齊伐楚不過因人成事以若所為求若所欲保有龜蒙幸矣詩云復周公之宇指常與許也序云復周公之宇即大啟爾宇之舊合下五章而言之也上篇云頌僖公

能修泮宮已然之事也此爲未然而稱頌之故不曰能也且吾夫子之作春秋也其要在於尊周室攘夷狄僖公惟利是視絶不知有天澤之義中外之防詩人例荊楚於戎狄淮徐之間大義凛然則知召陵之役其功小而後日乞師荊蠻導之以伐齊者其罪大也且曰錫之附庸則須句之類之當恤也山川土田而天子錫之獨郊禘不言錫明其非王命不得藉口於成王之賜也叙周公魯公大書曰爲周室輔又曰乃命魯公則其所以書臣道而奬王室者當何如嗟乎定公之時魯衰極矣用孔子三月而大治強鄰歸田謝過然則自強而後分陝之舊非虛語僖公非其人而詩人寓規於頌使後世會其意於言外而已閟宮一篇序而弗削毋以取其意而畧其詞也乎

一章閟宮傳以爲姜嫄廟以下云赫赫姜嫄也又引孟仲子謂禖宮又以新廟爲閔公廟幾並指爲姜嫄廟大祀姜嫄而不祀帝嚳是知母而不知父也禖宮之說亦以郊禖附會之後世謂后稷有母無父斯言實作之俑呂氏大臨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朱子曰魯之群廟也按周公廟曰太廟魯公廟曰世室羣公廟曰宮閟宮者深邃之宮非宮名也因其舊而新之故曰新廟既曰閟宮又曰新廟則合太廟世室及群廟並修之也春秋不書未嘗改作也閟宮有侐實實枚枚是言修廟之美以下推本后稷以譽之封國本於周周之受命由稷也上帝是依傳曰依其子孫朱子曰猶春頌也可見履巨人跡之妄如果有是異則曾頌早發其神奇矣奄有下國封之部也奄有下土大利布之天下皆黍稷之土也稷擧黍稷別出稻秬何也補正云有邰之國惟宜四種及爲褒宮九土所宜百穀皆播於下地擧稻於其種黍秬所以包其餘

一章實始翦商朱傳云孟有翦商之漸以蔑劉及帖妥如加志字使於大王心術居及也致天命之及周也何以驗之於牧野而人心咸然然知上帝之臨汝而天命居矣大啟爾宇土宇也言其疆啟所至已包封內及東南諸夷在內 此章從太王武以及周公明周公受封之由

三壽爲之山川土田附庸或云魯郊禘亦在所錫中謂無莊公之子僖公也以明禘禮之始然上爲誇大之辭若不知爲僭者故陋云春秋匪解又言享祀不忒蓋匪懈者時祭也不忒者禘祭也諸侯用禘似乎差忒然周公有大勳勞可以拔宗為例此乃傳公之意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言郊祀也是饗是宜降福既多郊而獲福也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禘而獲福也下章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又詳言春秋匪解之事 周禮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傳公

不建日月而建交龍不敢全用也周尚騂祀周公以王禮
乃從殷之白牡此於衆也周郊以冬至而魯以孟春周禘
推所自出而魯專禘於周公皆自知僭妄而稍殺焉皆掩
耳盜鈴之見而明堂位更張大之可謂愚人之愚僭禘則
成矣郊禘則不宜矣曰不忒曰孔宜詩人其以此為諷歟
郊禘並僭未有言郊而不及禘者禘祫為一事說已見
周頌雍詩而魯之禘則又與周微異焉陸君斯大曰公羊
傳於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曰大祫也大祫者何禘也
又曰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則下及羣祖與天子同上推所自出與天子異又明堂位
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夫言禘禮則用天子
之禮樂也言祀周公則不推所自出也此詩既曰周公又
曰皇祖朱子曰皇祖羣公也合已祧未祧之主其為禘祭
可知也不言文王則不推所自出可知也
四章魯五廟太廟二昭二穆合魯公之世室而六白牡祀
周公於太廟也騂剛祀魯公以下也諸侯祫嘗祫烝其升
廿世室昭穆之主於太廟而祀之歟三壽蓋謂三卿即三
家也季氏云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師師而叔孫
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
編

五章僖公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伐楚盟於召陵公亦與
焉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公未嘗與也詩人安得以
他人之功為己功乎李迂仲云古僖公可以膺戎狄懲荊
舒耳只說是也嘉與爾昌而熾一例上章保彼東方願其
享有邦此章公車千乘願其扞禦魯邦泰山巖巖一章願
淮夷之同保有凫繹一章願南夷之順皆未然之事也不
然則戎狄懲荊舒使撥得爾昌爾熾承接之間得毋扞格
乎
以魯國言則曰昌而熾昌而大以君身言則壽而富
壽而艾又若壽胥與試亦動之以用賢之意上三壽故大
臣此與試體辭意也惟老臣是用則無新進喜事之咎矣
六章乙章周公肇封之日先取所王東南諸侯莫非奄受
之國乃昔之服從者今轉為魯患故願其來同又願
其不敢不諾也　天錫公純嘏言天而祖在其中
八章常先公壹遭文姜哀姜之禍則妻之不令者多矣母之
不壽者有矣又亂賊肆行則大夫庶士之不宜者多矣故
詩人及之前七章寫得後日功業張羅天壤而歸結處只
言家庭聚順之常夫婦子母之樂蓋必家正而後朝廷正
正國而後遠人服也而其本在于君身可徵會矣
九章以終閟宮有侐實實枚枚之意萬民是若謂周公魯
公而下功在生民無不被其澤咸願寢廟之新故新廟奕

矣而民心無不順矣民心順則祭可以獲福戰可以克敵
國陵壽考無不在其中此又通篇大結穴處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脫一句 二章章八句二
章章十句依集傳
木訥趙氏曰僖公中材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其
後任公子遂則否天下有伯王則僖有以自固中國無
伯主則僖無以自立方齊威之伯也假強楚定王室僖
嘗與其功及宋襄之敗也楚人盟於宋明於薄公亦無
與且屬方晉文之未興也僖以楚師伐齊為楚人戍衛
齊蒙惡名及晉文之既興也兩會諸侯兩朝王所亦獲
善譽初任公子友也敗莒於酈以責保慶父之罪如齊
涖盟以求與伐楚之功友之如齊以修事伯主之禮此
雖出於友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於楚以
伐邾國師師入杞以虐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
於周既取邑而又伐邾則納君於惡此雖出於遂而僖
實蒙其罪因是知僖固中人也其他閨門不肅而夫人
會齊侯於卞季姬遇鄫子於防曲禮不經而用禘致夫
人免牲猶三望此又中人之智有所不及者也
黃氏佐曰此詩之頌僖公者拳拳於壽考不一而足何
也曰可以見詩人之情也入春秋以來隱及於鍾巫桓
來於彭生戕於圍擁閔戕於卜齮弒逆踵繼其來甚
矣國人啟恨尚未舒也故此詩拳拳以壽考為言欲僖
公戒覆車耳或者以諛解譏美例之抑知其忠君愛國
之意不得泯耶厥後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春秋書曰乙
巳公薨於小寢則詩未為無所助也

商頌

聖人作樂莫不有樂章以為舞節豈獨商為然而頌之
名則自商始鄭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十四世至湯則
受命伐夏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不敢荒寧
有高宗者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或時怨此三王有受
命中興之功作詩頌之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
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
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
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周宣王大夫正考甫者校
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
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按鄭氏據國語閔馬父
之言而詩後序亦云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
師以那為首夫校者因其舊有而校正之得者得此而其
餘失也楊子乃謂正考甫作商頌誤矣正考甫孔子七
世祖也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所殺而

絶其世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三君俱在襄公之前而
史記宋世家乃云襄公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
作商頌不亦謬乎襄公為楚所執後伐楚傷於泓而云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無是理也蓋史遷本於韓詩
其不足信明矣或曰殷有三宗太宗何以無頌按禮祖
有功宗有德成湯為開創之君三宗為中興之主其廟
百世不遷各有專頌太宗無頌先儒謂其詩散亡耳安
知不即在此十二篇至孔子編詩而又缺耶孔子欲言
夏殷深慨於杞宋之無徵彼獨杞宋唐虞以前曷有文
獻聖人必且表章恐後夫子嘗曰其殷人也則此五篇
祖功宗德所存聖人何嘗增損視之歟
商頌之異於周者周頌三十一篇皆作於周公故有一
詩而群廟用之後雖有制作之才不敢增周公之書也
商頌則三宗皆有頌隨時而遞增者也而商頌之同於
周者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始得為頌故周太祖二世室
皆有頌而成康親盡則祧無所謂頌也商則太祖三宗
皆有頌而盤庚祖甲雖曰賢君親盡則祧亦未聞有頌
也然則一詩而群廟用之不獨周為然矣
那祀成湯也　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
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或謂那特祀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
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故此詩多言
樂其說非也殷人尚聲未迎牲而先奏樂猶周人尚臭未
迎牲而鬱鬯以灌也那止言樂烈祖言味玄鳥言大糦各
舉一事以該其餘不然豈長發殷武兩篇樂與味與黍稷
皆不用耶　全詩只舉鞉鼓管磬庸鼓萬舞而聲容共一
不該節次無一不具成湯功德只一烈字盡之商頌簡樸
亦以那為冠
置鞉鼓奏之所以節樂樂三闋然後迎牲蓋求神之時
也牲既入行九獻仍以鞉鼓節之獨樂管者管聲細尤難
與鞉相諧鞉鼓管籥是堂下所奏玉磬即所謂鳴球是堂
上所奏淵淵嘒嘒則深遠清亮中各具和平之韻國語云
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然未能與玉磬相依猶未
見和平之至蓋磬聲天然和平不假人力鞉管來依磬聲
斯具和平矣於赫湯孫頌湯非自誇也言湯之功德赫然
故主鬯之孫亦承湯緒而於赫也此一節正行禮之時下
節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皆陳則祭畢之時自古在昔
以下則所謂辭之亂也按周因於殷禮雖尚聲尚臭微有
不同而節次應不甚異觀那詩可見王祭義謂禘有樂而
嘗無樂者又有以知其謬也

安溪詩所云三節朱傳云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前而祀事畢矣愚謂鐘有頌鐘有笙鐘磬亦有頌磬有笙磬庸即頌也與歌聲相應者也此庸字亦當包鐘磬然在縣者與上玉磬別也虞書云笙鏞以間此直言鐘以入聲為重也以虞周之樂推之庸鼓有斁當為間歌萬舞有奕當為合樂蓋未至間歌則笙鏞未舉未至合樂則萬舞未陳而上管聲磬聲之相依者則渾升歌下管而合之實則兩段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大戊湯之四世孫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號為中宗其廟百世不遷疏云此祀中宗之樂歌也朱子以詩言湯孫悉為祀成湯之樂按歐陽氏曰湯孫自太甲至紂皆是張氏彩曰湯為創業之始祖故後世率稱湯孫猶周之文子文孫耳然則可稱以祀湯亦可稱以祀大戊郝氏敬曰詩言及爾斯所自成湯及大戊也諸來假受命溥將言天命人心表中興之功也

一章烈祖庚辱諸儒俱指成湯及爾爾字指主祭之時王也歐陽氏以烈祖為中宗愚謂頌者乃子孫祀其祖考之樂歌非臣工獻君之詩也若臣工獻君及工祝致告則爾不妨指君若子孫祀祖考豈自指為爾乎竊謂商人尚質爾爾大戊也詩言嗟嗟烈祖成湯革夏受命有秩然常大之福申錫無疆延乃爾太戊再造天下烈祖重光得祭於斯所斯所猶云此地指太戊之廟言而中宗一段中興事業宗祀不遷已在其中

二章旣而為美正斯所備之於祭物齊盛綏不同前篇樂以安神神亦安我故云綏此酒以祀神神亦錫我故云賚到得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正是凝合上下之思而成清酤和羹不遇假此以將我思也

三章約軝錯衡以下又從將靡有爭時追寫其乘車而來助祭也王政衰則諸侯不朝大戊中興故今日助祭諸侯無遠不至致我受命之廣大也自天降康豐年穰穰由祖考格故降福多也

四章言中宗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也蓋中宗中興之業即烈祖申錫之緒而為孫於以丕承於弗替與前篇詞同而旨微別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武丁中宗之五世孫恭默思道商道復興號稱高宗其廟

不毀頌高宗而推本祖德正所以表中興也
一章天命玄鳥傳云玄鳥鳦也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而生契故本其惟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自史記述韓書謂娀簡吞墮卵生契鄭氏引以箋詩而怪誕不經矣按傳亦云祀郊禖祈子望後方氏力辟上古無郊禖之祀非獨吞卵之誕即祀郊禖亦非其實蓋聖人誕生豈必符瑞何至以稷以郊禖契亦以郊禖稷以巨跡契又以鳦卵也履巨跡則誤解生民履帝武鳦則誤解玄鳥今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只天命生商耳蓋天命生商之時正玄鳥降之時也降者鳥之飛從上而下非天降之也
二章方命厥后謂正云承上帝命武湯而言不獨命湯方命其後登有九有也商之先后指中宗以下受天命而不危殆者其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　先儒作武丁之孫子於武丁之後未聞賢君子孫祭其祖考而云命之不殆由于已悉無是理下文又備陳功德更甚矣不如依王肅作武丁為人孫子為安
三章武丁之為人孫子也負荷武王之業無不勝高補正云武王成湯也與武王戴旂同故諸侯皆建龍旂十乘奉大糦以供王祭也
四章當是畿內地方千里惟民所止為止而肇開封域極彼四海無異正域之初焉孟子所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也
五章今日高宗之祭四海來格邛祁衆多由景山四周之大河以至王都可見殷之受命百世皆宜而百祿是荷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禘考詳見周頌雝詩今讀是詩雖未明言禘然而首云長發其祥又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則其為禘所自出之帝可知也而祖妣並祀如雝所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可知也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代興蓋契至湯十有四世也史記相土昭明之子契之孫宋衷曰相土佐封於商丘此詩作於湯崩之後尚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覩德則商亦七顧相土早為毀廟之祖矣詩曰相土烈烈則毀廟未毀廟之主並合食于太祖可知也宋吉鄭士可衛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禘時功臣皆祭可知也周之禘經無功臣得祭之文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曹躐本孔安國傳謂周時烝祭功臣設時烝嘗俱祭夫來有烝祭及之而大禘反不及者則周因殷禮可知也何休以功臣皆祭為禘不祭為祫則臆說矣長發序曰大禘故不言禘太祖雖序言禘太祖則大禘

可如也 故不言大
一章爲敷下土方三句不是贊禹功只是念頌契耳言水
患既去幅隕既廣而下土 安逸使五品不遜百姓不親將
入于禽獸亂之道也故天生契以敷教焉
二章玄王契也陂陽氏曰玄深微之意其說是也箋以爲
承黑帝而立子恐氏謂以玄鳥降而名說皆不經 傳云
桓大撥治也集傳易大爲武盖恐后稷曰思文以充食足
而禮義興陂常於此發也頌契曰桓撥以禮義繼則禍亂
不生干戈不作威武撥亂〻大〻於此皆表微之詩
嘗正云相土侯月離盤大無能徵海外可哉盖契爲司徒
受命敷教而小大之邦莫不通達惟其能以身先之故其
維思遠至相土弼其世擴聲教益烈至於海外莫不截然
秉其法式也
三章帝命不違非人不違也謂世無失德則帝命自不去
之至湯則商家積累之德與上天眷顧之命相會合故湯
之降生即於此時所謂湯齊湯降不遲也日躋者脫盡顏
色貨利之人戴起然天理清明之境界日新又新歷久見
他遲遲不息始終無非一敬式於九圍作之君師也
四章五章安溪詩所云方是言湯爲方伯天下歸之武王
載旆以下乃言革命之事 愚謂小球大球謂鄰國聘問
之王也爲下國綴旒〻〻綴紀諸侯而諸侯之於方伯如旒
旒〻綴於縿固結而不解也小共大共謂屬國貢獻之禮
也爲下國駿厖言驅策諸侯而諸侯之於方伯如駿厖之
足任使奔走不辭也
六章湯以武定天下故曰武王 徵周書所云革王爾作證
也虔敬也秉鉞所武以敬行之數見金縢皇敎九州之治
不能截然歸于一德以苞有三蘖乏其惡行其志故也今
莫遂莫達而九有有截者則以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
乃伐夏桀苞與蘖並去也湯年八十有七始伐夏到得有
夏成已是爲不得已非有利天下之心苞有三蘖以下
正是如火烈烈之勢循周書所云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也
七章稱王云仲虺之誥曰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有褒
見榮恚謂此也謂之中葉者在湯爲初年自契以來則爲
中葉也降於卿士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 愚謂此
章又言阿衡配享之故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恐中興功高故爲百世不遷
之廟此其祔主於廟之樂歌也玄鳥則其時祭之樂歌也
商頌終於殷武以見商之賢君於此究矣三百篇始二南

而終殷武二南文德也殷武武功也周公作立政云克詰
兵戎以陟禹之迹王者先文德而後武功文以經之武以
緯之內治修外夷服而王道隆
一章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其蓄勢在恭默思道來逞寡決
勝前平禍亂威服四夷在此一舉　補正云荊楚之地川
嶺盤互山林深阻群蠻雜居各保其險故必入其阻致其
衆然後能盡平也
二章居國南鄉言其地近為聲教所加不比氐羌之遠也
乃遠者曰商是常而近者敢不至乎既先之文以文告責
之所以服其心也
三章勿予禍適蓋商道先罰後賞故諸侯業業以禍謫為
懼稼穡匪解乃自度語非自信之詞也
四章以下天命降監一節正中興之本商邑翼翼一節是
中興之盛以保我後生便引起下章作廟之意或以下章
為武丁考室者謬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楚雄南服立國在江漢之間其族最久周以前其世系
無所考武王封熊繹為楚子春秋莊公之世楚皆書荊
至僖元年乃書楚入伐鄭春秋正義荊楚一木二名故
為國號亦得二名解頤新語疑商時未有楚本谷藪氏

曰禹貢荊及衡陽為荊州乃在南即荊楚也孰謂周時
始有荊楚哉荊楚在商周之時為夷狄之國李迂仲云
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不敢抗衡及商中
微為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文武之時亦未聞為
患昭王之後然後大邦為讎宣王所以伐之也胡京山
援二南為證謂天下有道則荊楚首善則非也夫文王
之化及於江漢之間乃德化之成非岐西後而江漢轉
先也蓋楚最難服天下視為向背責一不享之楚而天
下莫敢不享責一不王之楚而天下莫敢不王平荊楚
者平天下之大機也故詩入頌武丁中興之功先敘舊
伐荊楚之績

終

虞東學詩十二卷詩説一卷

（清）顧鎮撰

清乾隆誦芬堂刻本

虞東學詩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鎮撰。鎮字備九，號古湫，常熟人。常熟古海虞地，鎮居城東，故又號曰虞東。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書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攻擊者四五百年，迄無定論。故作是編，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鎔鑄羣言，自爲疏解，而某義本之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集傳多闡明義理，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皆在所略。鎮於是數端，亦一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得其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亦不爲無裨也。

叙

歲乙酉夏校士西寧旋事登廬阜得揭吾友顧古湫于白鹿洞先生通經名宿也晚歲成進士雖屢躓場屋而丹黃鉛槧老而彌篤

天子詔經術修明之士先生與焉先後校成均者九年學者宗之戊寅改官郎省後數年思繫蓴鮑儋於屏迹其諸昌黎所稱神完而守固者歟及讀所著雲東學詩上溯作詩之原下逮漢唐宋註疏詮解，洎襲牴牾之誤根援確鑿

明辨以晳乃益歎先生所爲藏之名山傳諸其徒者誠樂之終身不厭者也今先生掌教鹿洞甫一年而經口授指畫為文詞者漸有法度可觀其薰陶涵育於溫柔敦厚之教者殆亦不少因題其端而歸之時八月朔日年家眷

弟海陵周煌序

自序

鎮家累世以詩學相承而先君子尤飫聞緘籥芟蘆緒論嘗手定塾本以課鎮兄弟時舉古説相示童稚無知往々以為異聞退而簽記積有歲年簽且盈篋痛遭先君子之變無復提其耳而詔之者乃排纂所記之簽核以傳箋正義之説為劄記四卷嗣遊見復陳先生門每叩所疑先生為剖

晰辨証益得聞所未聞已而浪跡都下質所學於晩聞陶先生先生首肯焉而謂其言太果頗類西河毛氏曰自祇懼為易稿者再三尋念所說未倫思有以續而全之適究平崑圃先生屬校所著詩統説三十卷乃得縱觀宋元明來諸儒之述作遂按部分章逐加疏證凡得國風五卷小雅三卷大雅頌各二卷積十有八年而後成書

道途風雪之中服官涖事之暇莫不載書自隨反覆沈玩或見物有觸或曰夢成想要以孝信六經旁稽左史義炳事核然後書之闕疑愼言之義蓋無刻不凜諸懷也人事操雜宦跡羈絆幾々不克藏事乃乞假南旋養痾匡廬山中三年而今始畢願所感兩師凋謝就正無從猶賴二三同志相與搉舉違異校正疎舛俾得少減諐尤

則良友之益居多焉書成因述家學授受之源師友陶成之力及十八年來勞形役志之所得以存而論之時在乾隆丁亥夏仲常熟後學顧鎮虞東氏書於廬山白鹿洞之春風樓

虞東學詩目錄

卷首　例言　詩說

第一卷　國風一　周南召南

第二卷　國風二　邶鄘衛

第三卷　國風三　王鄭

第四卷　國風四　齊魏唐

第五卷　國風五　秦陳檜曹豳

第六卷　小雅一　鹿鳴至鶴鳴

第七卷　小雅二　祈父至四月

第八卷　小雅三　北山至何草不黃

第九卷　大雅一　文王至板

第十卷　大雅二　蕩至召旻

第十一卷　頌一　周頌清廟至武

第十二卷　頌二　周頌閔予小子至般　魯頌商頌

虞東學詩目錄終

虞東學詩

例言

一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備錄古義是書一遵彙纂引據經傳及諸家義疏以證明之

一序說惟首句爲古序餘則經師各錄所聞以綴其下先儒論之已詳今惟以序首一句爲主序下之言則擇其合者取焉

一毛傳持義正而語未詳鄭箋引據博而擇未精今惟取其詳且精者不敢曲徇也

一集傳採輯諸家歸于一緒大撤詩之障蔀爲功後學不淺說者謂其盡棄古說獨以己意行之此殊不然詳求朱子說詩大旨與序首不合者特十之二三耳至其訓釋辭義取之傳箋疏者尤多固未嘗盡棄古說也今於古序及集傳不同之處必求其據明確者從之其有別義可通者則列之圈外亦竊取朱子之義云

一朱子序辨大都駁斥經師傅會之說而於序首一句指駁殊少除國風刺忽刺僖刺淫外惟小雅刺幽及頌中郊禘等篇耳書中頗費考校

一考證詩義當引他經之明切者爲據而史漢之與經合者亦參訂焉一切竹書呂覽管韓諸子之書義雖信據頗不敢及

一三家之說見於薛君章句及崔靈恩集注者間亦及之以存舊說之一二其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爲後人僞撰並不採登

一古今詩說最繁錢氏詩觽序所載有書可考者二百一十八部其見於漢志隋志唐志宋三朝志四朝志中興志不可更僕數而其中卓然可傳者推歐蘇呂嚴四家而王景文之總聞錢文子之詩傳曹粹中之詩說陳少南李迂仲之詩解亦如驂有蘄元明迄今篤學稽古之士勃焉有作所覩耳目短淺無以盡睹前人述作之美今所採者不出數十部而取裁於歐蘇呂嚴居多云

一採用成說或於文內指明或於句下注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其有無關大義順文寫過或未見本書暗與之合不能保其必無惟知言者諒之

一音韻之學本非所習今用嚴氏質疑本以通韻

爲主其不可通者則以轉通之蓋五音得二變以爲之旋轉而無不可通之音矣又古人一字恒有數音音隨義變而詩中亦有用此音不用此義者如關雎芼字鐘鼓樂之徐音五教反板六章牖民孔易節音下之類又不在通轉之例並爲添注以俟考尚冀審音君子加訂正焉

虞東學詩

詩說

常熟後學顧鎮述

序說上

詩之有序如頭面之有眉目非是即不復省擇爲何人故曰學詩而不求序猶入室而不由戶也顧本書既不著作者姓氏史傳所述又言人人殊大約信序者必欲推之卜氏而疑序者必欲斥爲衛宏二者亦皆有之而皆非也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爲之序韓愈氏謂智不及者駕論也衛宏後子夏千數百年顧以子夏之智所不及者而鑿空爲之其又安能乎二者之

失可一言蔽已蓋序之由來本於國史序中已明言之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詞其端以授太師而登之弦歌藉非當日隨事紀實則雖孔子之聖無以知之而況於子夏況於衛宏乎程純公所以深信小序而斷其爲國史所作無疑也然以爲二者亦皆有之何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而宏語稱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注家舉毛詩序實之而蕭統信焉遂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而題爲子夏隋志所謂先儒相承者也不知子夏特習之而傳其說耳即使子夏爲之亦必據乎國史而不能自以其察言經師推學所學欲援子夏以爲重後儒沿而成訛此其實也若敬仲學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其淵源指有所自傳習之餘纂述所聞以相證驗理宜有之隋志謂更加潤益者是已而范史直以爲宏作詩序則不察之過也程泰之曰發序兩語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者宏序也古序與宏序混并無別耳今讀其詞往往反覆煩重非出一人之手其爲衛宏等之集錄殆非臆論穎濱蘇氏欲止存其首之一言庶幾得其體要者矣要之序不必爲子夏作而終不可廢不必盡出於衛宏而亦有

附會牽合者求之本經參諸載籍擇其義炳事白者而從焉可也

序說下

有問於予者曰序之本於國史子既信之篤矣然子朱子謂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說云何曰古者聯事通職更相參佐故瞽矇職諷誦而小史主定之若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則詩亦納訪之一也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書則序之所陳亦志記之屬而前朝之典在爲國家圖籍隸於史氏自古及今未之或改言書則羣籍皆在未必詩之不在所掌也問者曰

子之說蕪已而六詩之教掌於太師則掌詩自有其人於國史乎何居曰太卜實掌三易而韓宣子觀書於太史見易象與春秋豈非太師太卜特掌其教與法而書則藏之太史者乎曰國史既作詩序而序中復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豈自爲之而自贊之歟曰此漢儒所附益也國史所題者發端兩言所謂古序者也餘則毛公衛宏隨所見聞而加之潤溢者前之說著已子何疑於是曰然則程子謂大序非聖人不能作者何復與前說相戾也曰是篇所引多聖人之遺言故程子尊之而非謂序果聖人作也若夫大序之名原於皇甫謐沈重而

成於蕭統之文選於義無取孔氏正義云諸序皆一篇之義而此爲篇端故特以詩之大綱總舉於此范氏明序篇云關雎爲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指猶易乾坤之有文言故特詳焉而程子沿於舊名曰爲大序則亦無以關要義而不加察爾朱子割其首尾以爲小序而自詩者志之所之以下爲大序亦似於諸序中多添一序不若盡去大小之名而但别自古序經師之說則得失判然無庸費辭矣今觀朱子所辨多序下附益之言經師訓詁之謬非盡序之失也序之失者間亦有之蓋經師流傳歷年久遠斷文錯簡未免沿訛口授耳承豈無乖舛一二之迹不掩八九之合故愚於序說固不敢迂詞曲說以狥其失亦不敢以偶然緯繣遂因噎而廢食也

譜說

詩之所不可廢者序也而其所不可泥者譜也鄭之作譜以存序也而轉以累序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論世知人誦讀之要務而於詩爲甚何者書之時世易見而詩之時世難詳幸有古序以粗陳其略而附益其下者又或勉強牽合以雜其本而譜且鑿焉何彼襛矣之序曰美王姬也而譜必繫

之文王則平王齊侯不得不改訓以從之矣常棣之序曰燕兄弟申之者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而譜亦繫之文王則不得不謂推而上之矣至若序之刺幽王者譜復移而刺厲王而情事不相應合緯繣彌甚爲鄭學者墨守其說而不變復迂曲其詞以就之有譜之時世遂爲經之障蔽序之痕疵焉故曰譜不可泥也雖然譜之失者數端而已餘固非有大失也後代忿其闕略併序而棄之務爲以意逆志之法而假託於亞聖千年之後將何所據以論其世而知其人乎夫四牡北山並陳勞苦殷靁采綠悉屬懷思同一鼓鐘而辟雍之與

淮水何分同一燕飲而伐木之與頍弁何別使非得其時世其不至害辭害志者幾希昔歐陽子作毛詩時世論極詆康成之謬然猶搜其遺譜為之補綴刪己序而存之以垂於後將使後之學者擇其是而去其非不敢憑恃胸臆抵㯝一切嗚呼何其慎也近世何黃如濫引為書妄更世次目為世本安溪李文貞又強分鹿鳴以下為西都雅楚茨以下為東都雅求之本詩皆無證驗何以折前人之角乎鄭譜果於限斷致滋拮擊而又強生枝節正歐陽子所謂笑奔車之失而疾驅以馳之者也如斯之類皆當闕疑以毋失寡尤之義斯可爾

韻說

韻非古也古有音而已而動於喉齒牙舌脣之間吐納有輕重其勢不能無轉而非所謂叶也至於餘聲剩語雜以方言如且眥思忌之類並由天籟非假人為自四聲之譜作而叶韻之說興承學之士遂以為一成不易雖踳駁繆戾必不可通者亦委曲遷就以從之而古音亡矣所幸三百篇具存猶可反覆推求以庶幾得其萬一而又歸之叶更何望哉夫詩者商周之作也韻者齊梁之學也以齊梁人所定之韻上律商周時所作之詩雖淺夫小儒知其不可而高賢大良乃信之不疑者

今韻縱復於口而古音不關於耳不出於叶將古讀不可下以為是不可以讀詩也而於古人聲隨生變以成其音者不能悉究之以盡其理於是有不可叶不必叶不當叶者而一一叶之其叶之而適得其本音與叶者不知也叶之而大悖其本音與叶者亦不顧也夫如是則東可叶西南可叶北而字無正呼詩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唐陸德明氏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所著釋文廣備音義欲以推求古音而大指所歸猶不離乎齊梁區域至宋鄭庠作古音辨約繁就簡綜為六部又引沙門神珙反紐旁正之例以通其滯而古音始有可求同時吳棫韻補先成而鄭說出於詩傳既成之後故朱子未見其書止據吳氏叶音稍其漏略以為定本良可惜也鄭書既簡要可遵而字不在一紐之內者兼採旁聲尚滋疑惑明陳季立益加搜討作毛詩古音考上溯易書下及楚辭參同太元凡漢魏以來有韻之文臚列為證其說可據本朝顧炎武復為四聲一貫之說而三百篇之詰屈可通叶韻之說與成疣贅矣近日東川龍為霖著本韻一得謂六書諧聲轉注即古韻之祖諧聲即虞書所謂和聲轉注即樂記所謂旋宮發揮蔡氏五音二變之旨於詩樂得其通貫蓋字有四聲古相通用惟是

四聲之中各有近近相隔過近皆須轉讀以和之大抵通者皆可轉而轉者不必皆通不可通而可轉即一變和五音之妙也後世錮於韻書謂古音已不可求而輙轉繞拂逆其自然豈生變成方之義哉故因前人之說而備論之

龍雨蒼木韵一得曾於友人處借閱一過其書分平聲十二韻以合十二律分入聲七韻以合七音而以七音收納十二律準古七均之法以明四聲一貫之理蘊隱者或斥爲臆撰不知其本於橫渠張子及蔡氏新書黃氏樂典而加務善之今其書遠不可致錄其可憶者數條以公同好其書曰人但知於通處尋蹤而不知於轉處察脈豈可與言韻哉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故徵與角羽與宮各相去二律絕不相通以變徵變宮和之而後通此論韻之大略音律之定理也又曰或以支微齊佳灰無入而以質錫職緝爲蒖青蒸之入毛西河表章氏韻學失收不知支紙寘質四聲天然有口者皆能辨之如鴟鴞章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則子上而室入東山章鸛鳴於垤婦歎於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則窒至去而垤室入采芑章以其韻上去入爲韻尤屬顯然支微灰皆林錦故音基韻統之忽蓋

入者聲之會歸平多入少止以由博返約天下豈有無入聲之字乎又曰或謂侵覃閉口不通東蒸顧亭林本鄭氏古音辨不知公方庚青蒸詩中同押者甚多如無羊篇以矜以蒸以雌以雄則東蒸同押矣小戎篇騏騮是中騧驪是驂則東覃同押矣覃通侵盅載寢載興秩秩德音則侵蒸同押矣如斯之類不勝枚舉愚按樂典言東冬淸青函當合一處模麻遮亦不可分所以備二變也以尙聲轉注爲主使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則一貫之道已此即張子蔡氏以二變通五音之義龍氏蓋本諸此

辨體說

風雅頌之名定於周初作樂之時各有體格音節雖代遠年湮古樂流散而讀者可以循環諷詠而得之何者音節亡而體格具也傳箋依文解義明而未融馬遷贊離騷區別風雅得其神理而其旨祇爲屈子著評非爲本書宏義故略而未詳季子聞歌頌聲但云盛德所同則其論寛而不切經生墨守襲聞罔知界別於是王雅降風豳時析段魯升爲頌衛進於雅種種繆悠紛綸而莫能究正矣後儒惑於其說遂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一唱百和六義混淆不知三百篇編部居久定中經

散亂夫子重加釐訂乃言雅頌得所則風之無所竄入可知學者不奉夫子之言以爲論斷而好爲新說非所安也朱子集傳出而區別其義微者日是南風詩但至國名而周召獨加標目斯義猶晦昔杜預釋左知以南爲文樂而未及此詩劉炫釋鼓鐘謂南如周南之意而猶作疑詞宋程泰之始據左傳之文指爲南樂實與呂氏春秋之說相應至謂詩題傳與國風則鹵莽而自呈敗闕矣亭林顧氏以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豳之風附焉其說較圓而義實支贅蓋南雖樂名不離風部以風附南是風之外別有南而周禮六詩何以不列其名耶若豳章吹豳止於七月一篇豈得與二雅三頌同標名目雖顧氏之意兼及雅頌諸章而數詩體格既殊用亦止於田野非如南之製體純而爲用廣也惟是風雅頌雖成三部而部各分體如小雅之聲飄姚相動大雅之奏典則莊嚴頌則周爲肅穆商實簡古魯近鋪張竊嘗循其義例求之於風覺二南節短韻長以淵其宗廟之氣迥乎列國之風可擬此則所當歸南者也

標興說

賦比興居六義之三而傳家獨標興體宜哉毛氏之深於詩也夫六詩先風風之入物也微故史遷謂詩長於風而孔子刪詩托始焉興之爲義近於風故風人之作興居八九當其觸物起情連類寫狀初無指切而擬議環生若近若遠之間其志可觀其言可味也東坡氏之言曰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觸於當時時去而不可知故類可以意推不可以言解也三者之中興爲微妙而與比相鄰易滋回惑故毛氏首標之其專言興者或比或賦文義燦如無容著別康成求義太迫以興爲喻往往於傳所不言亦意爲興致使比興混淆不分區宇其昧風人之義而失毛氏之指遠矣朱子病其淆也遂謂興有全不取義但取一二字相應者則又矯枉而過之又謂關雎兼比綠衣兼興氓並三義錯陳節分兩端並設如斯之類不可枚舉似與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之說同其拘礙竊嘗探之本經參之毛傳詩之取興全以發端兩言爲主所謂感物而起也若隨章逐句枝枝節節以求之則義例轉煩難於指說矣先君子之言曰風人之致莫妙於興比賦之篇皆涵興意特其區宇有定全在開端求劍刻舟轉淆其意耳西漢詩人猶存遺意東京而降雕繪彌工而興道消亡矣余覽束氏補笙皮氏補夏摹古文辭非不爛然可觀而考其義趣閒爾神形失興故也是以重歎毛氏之深於詩也

正變說

風雅正變之說原於詩序朱子從之而夾漈鄭氏山堂章氏力詆其妄盖泥於美刺以為正變而覺其難通也故欲排而去之不知其暗於世運文章相為升降之故而未嘗虛心涵泳以求之也夫所謂正變者亦從乎時世之大凡叚乎詞氣音調之間以得之耳文武成康之盛風俗茂美民氣和樂不必頌成於頌美其君而主治之清明暴弱之敎錫無不見於其士大夫雍容樂易之迂指遠所謂樂之隆非極音也昭穆而後淳風漸漓夷厲以來漓滋急刻雖間有令辟而風俗頹敝靡由進於

大同緇衣淇澳之思正所謂饑者易食渴者易飲其去二南遠矣采芑六月揚厲鋪張崧高蒸民鋪陳功伐豈復有采薇杕杜下武有聲之遺意乎正變之區蓋在於此而沾沾於美刺之云動成窒礙亦固哉高叟之為詩矣朱子謂先儒本以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其論得之抑商周二頌皆肅穆近古而魯頌辭多夸飾已開勒石紀功之漸無復昔人形容盛德之美成伯璵氏謂頌亦有變實補序說所未備蓋必正變備陳然後盛衰之迹著學者於以觀世焉而烏乎去之

詩樂說

凡詩皆樂也樂之八物所以節詩而從律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樂語者詩也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蓋以詩為本以聲為用離詩以言樂則鐘鼓之徒樂而非樂也故謂笙詩無辭者（鄭夾漈）非也離樂以言詩則後世之徒詩而非詩也故謂詩有不入樂者（顧亭林）非也世徒知雅之用於朝頌之用於廟南之用於鄉人邦國而餘詩者未詳所用遂以為不可入樂而徒陳美刺轉疑司馬氏三百皆絃歌之說為不可信而與詩成樂竟為截然不相倖之事矣昔季子請觀周樂而太師所

歌變風變雅皆在焉令非中聲所止則魯之樂工何能強叶諸律以次第歌之朱子斥鄭衛諸詩為里巷狹邪所歌不可用之鬼神賓客夫用之鬼神未聞也用之賓客則鄭伯之享趙孟六卿之餞韓宣叔孫豹之食慶封固有用之者矣至秦穆公之賦六月叔孫穆叔之賦鴻雁中行獻子之賦圻父戎子駒支之賦青蠅皆變雅也而謂有不入樂之詩乎說者謂賦也非歌也若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非歌乎且樂有不必盡用之鬼神賓客者詩序云風者主文而譎諫虞書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家言樂官誦詩以納諫也又國語稱師箴

瞍賦矇誦則美刺之詩譜而歌之以朝夕獻替敗於君非即所以用之者歟奚必鬼神賓客之用之始爲樂也劉舍人有言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可謂達於其旨者矣

思無邪說

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攄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而不繫於讀詩之人坦然明矣論語之言詩獨詳曰誦曰學曰爲皆主於誦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而已是論詩非論讀詩也蓋當巡狩采詩兼陳美刺而時俗之貞淫見焉及其比音入樂誦自瞽矇

而後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淳漓詞有正變而原夫作者之初則發於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鄭衛諸篇古序久著定說惟敬仲等綴詞麗類箋疏附會間有穿鑿轉使後賢疑而不信夾漈力肆詆排朱子因之作詩序辨悉取刺淫之篇改爲淫者自作而於其詞之似涉男女者概目之淫揆之此章之義不無扞格因以思之一字移而屬之讀詩之人竊有未敢即安者大使詩本有邪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必志氣清明乾守純固者能然非可概望之人人也且果如是即何藉於詩之觀感乎古之賢人君子不得志於君臣朋友之間而未可以顯言也往往托於閨闈寄語褰修以致其纏綿悱惻之意如不知作者之志本出於正而徒泥其辭則屈子九歌直若有目成之事而陳思賦洛必難解於感甄之誣矣豈不枉其情事哉余於朱子之書篤信服膺而學庸章句論孟集註尤夙加研究頗嘗泳其義趣爲之申明辨說而此章所陳未敢曲徇者關於說詩大義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也若夫鄭聲之未必即爲鄭詩淫之爲義未必定屬淫奔則別具鄭衛茲不具論云

迹熄詩亡說

孟子歷敘羣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熄詩亡

著明所以作春秋之義實千古道脈所關而諸儒相仍傳說未聞卓論蓋自康成有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序穀梁遂謂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此說尚所據以雅亡爲詩亡者也然考趙岐註孟則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王魯齋則謂風雅頌俱亡而安溪詩所又特舉風雅爲說論莫能一愚竊以爲都非要義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與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難據即迂仲魯齋安溪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

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述職巡狩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攷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鴻雁來同徒役寖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車輿之迹猶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自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袞鉞所以存王迹於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今即諸儒所論詩亡者而衷之則魯齋爲近蓋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當傳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

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好學深思之君子尚有以啟予不逮焉

以意逆志說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告咸丘蒙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儒因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道理此論讀書窮理之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起予以爲聖門之可與言詩者如是而後世必求其人繫其事此孟子所謂固哉高叟者而非聖賢相與言詩之法也不知學者引伸觸類六通四闢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如切磋本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貧富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當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爲何世人爲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來推之則其所逆者乃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

知爲行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其嘆賢勞之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普天率土特悉土悉臣之恒談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亦與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之同類耳何由於千古茫茫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也

虞東學詩卷一

常熟後學顧　鎮述

國風

案序風有二義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也孔氏穎達曰詩以當國爲別謂之國風

周南

周召之地鄭譜謂在雍州岐山之陽文王受命作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以爲二公采邑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朱子集傳因之夾漈通志謂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此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黃實夫范逸齋皆從之按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洛陽爲豫州其南爲荆州漢廣宋之荆汝墳宋之豫則周南之地界畫然矣若召南自陝而西朱子嘗疑鄭以地狹未免不均竊考周官職方氏雍州實兼梁地雖自雍及梁故得稱南蘇轍謂江沱之間即梁山之界蓋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而言其說可信至於爲汜爲渚則自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之不必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當以

通志爲定論也至於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力詆其失愚謂衆之爲南正以風化之被於南方而得名不獨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兩事白餘若南有樛木陟彼南山南澗之濱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於他者不坦然衆著乎夫風雅之道莫盛於南周之季世屈騷宋賦猶爲後代文章之祖則詩之始於南信也無容據彼疑此章氏如愚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采自北以南上風而名之曰南用爲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化斯爲達詁爾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芼莫報反本音服古音蒲北反友古音以陸德明音義樂五教反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孔子刪詩錄關雎爲風始所以表化原而彰周道之隆也通篇只窈窕二字而淑之意已盡蓋窈窕本言室宇深邃詩則借以形容女子之淑故傳曰幽閒也幽則深潛不露閒則安

靜自如言幽閒而貞靜可知首章已盡其義下二章
反覆詠歎之淑女指所求者而言服事也鄭箋思服者
思供內事之無人也曰求曰思曰友曰樂皆以致綢
繆繾綣之意若曰我憂其未得耳得則我將友而樂
之非本其未得而揣今始得也序言后妃之德不言
美后妃蓋序者檃括全詩大旨以爲是樂得淑女者
乃后妃之德也周南首三詩皆后妃自作而此篇自
敘其思在進賢出於至誠悱惻所謂德也所謂哀不
傷樂不淫者也衍者語小滯耳或謂妾媵不足以當
好逑愚謂此出自后妃口耳逑匹也妾媵不可謂匹

然則公侯好仇臣乃可匹君耶蓋贊美之辭宜然也
張氏綱云后妃求淑女說者止稱其無妒忌之行此
未足盡關雎之義蓋治外者求人才治內者求淑女
惟文王得多士而立政於外后妃得淑女而輔佐於
內則由閨門而達之朝廷自無一事之不理所以協
濟大業卜年卜世之永者其本實基於此集傳則用
歐陽氏本義按毛於發端兩言下即注興也字最有
意理所謂觸物起情也必逐章逐節求之則六義無
定屬矣今斷以章首爲定後倣此○釋雎鳩者郭璞
云鵰類鶚也陸璣云似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謂之鷲

陸佃謂鷙鳥不雙是也傳謂摯而有別蓋取其別不
取其摯鄭釋之曰摯之言至其義差異集傳獨云狀
類鳧鷖蓋得之淮上人語通志亦以爲鳧類而又指
爲白鷺則非矣按爾雅雎鳩王雎揚鳥白鷹各爲一
物不得牽混荇爾雅作莕接余也陸疏雖云苦酒浸
之脆美可案酒然考醯人職只實無荇菹則傳言采
之以事宗廟未可信也興意取其柔順芳潔而已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
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

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萋喈韻補齊佳通首章三句一韻中閒谷木爲韻次章下五句皆韻詩本音谷莫濩綌斁皆魚虞之入聲二章六句皆韻章韻韻學集成支微紙平上通詩所否房以反母古滿以反後同
詩言治葛之事而於其事之前後撫景生情勤儉孝
敬之義盎然流溢其爲后妃自作無疑葛可爲絺綌
者精曰絺粗曰綌灌木叢木也集傳薄發語辭如楚辭
言蹇言羌之類詩緝污煩也毛傳煩撋之用功深鄭箋阮孝
緒曰煩撋猶捼莎音那梭私燕服衣禮服集傳首章因時
感物以動其勤職之思寫狀初夏時景物如繪蓋意
念雖忘處雖時過景銷如歷歷在目也次章正言其

事而爲之有序服之不厭蓋親執其勞知其成之不易故雖垢弊而不忍厭棄集傳惟勤乃儉也末章既成其事而澣濯之細皆有成法而不可紊歸寧之告必由師氏可不敢專既敬且孝也序謂后妃之本者得之呂氏讀詩記曰關雎后妃之德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葛覃所陳是也經師必欲推本在家釋歸爲嫁釋告爲教迂曲甚矣張氏栻曰周自后稷以農爲務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家室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咏歌其勤若此王業之本也按傳以發端三句爲興乃興體之常箋則通下三句爲興是以

首章興起下二章實與毛義相成更密若以爲賦則情味既短而黃鳥三言爲贅矣今從毛鄭爲興○羅願云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萃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傳曰黃鳥搏黍也陸璣云黃鸝留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齊人謂之搏黍一名倉庚一名皇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嵬隤罍懷灰皆通觥古音光叟同

卷耳官人說本左氏歐陽著論謂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然序者但言其志原不以預外爲疑自古創業之君類得賢后之助周家世有婦德后妃尤爲卓冠故孔子論周才之難以爲有婦人焉而馬融指數十臣以文母班呂望之列非無見也杜氏預云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意劉氏敞云后妃於君子有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警戒人君之意不謂自已求賢審官也郝氏敬云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饋以箴故謂之志歟陽本義仍主序說朱子舊說亦從之至爲集傳則斷

以爲文王不在而思念者蓋疑嗟我懷人之言不可施之臣下也愚謂古人文辭不如後世之拘忌過於泥滯轉恐害志夫推文王之不在而疑於征伐拘幽似已顧汝墳困役其婦人猶知以公義勉君子殷雷望歸其室家亦能以畢事勗其夫以后妃之聖而徒幽愁煩冤爲後世閨情之倡雖曰不永傷而傷已甚矣周公定樂以關雎三詩爲亂用之燕射鄉飲之間亦何取此幽愁煩冤者而奏之故愚以爲當從序說也陶晚聞師曰性情正斯德業修葛覃所以次關雎也愚續之曰重本務而急親賢卷耳所以次葛覃也

今集毛歐朱嚴諸說而衍之云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知求賢之難得（本義）而念此在列之賢人（毛傳）勤勞於外我馬虺隤而玄黃惟思酌酒以自解（朱說）至于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歎而已（詩緝）則勞苦之極諷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六子集說）呂氏讀詩記曰夫婦一體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此而體羣臣之意則不可不同也室有鞶釜之聲則問與嘉客況后妃心志所形見者乎按采卷耳是興非賦乜以爲疊者之興則猶泥於辭也○孔疏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帶石爲砠毛傳相反或傳寫誤也集傳朱經改正觥罰爵也（鄭箋）容五升陸佃謂兕善抵觸故以其角爲罰爵朱子曰周禮有觥罰之事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爲罰爵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后妃不妬忌而衆妾以禮義相與和（箋說）則和氣致祥而君子安受其福易曰視履考祥故稱福履毛傳訓履爲祿則釋言文君子指文王而后妃逮下之美自見箋義爲長木上竦曰喬下曲曰樛樛則與下相接故葛得而附之興后妃逮下而衆歸心全篇重一樛字纍綴得理也（說文）荒芘覆也（呂與叔）縈旋貌（說文）言纏之遍也綏安也（毛傳）將猶扶助也（鄭箋）成就也（毛傳）言其福無不成就用意一章深一章陳見復師曰王風之葛藟取其庇本根此詩取其上附與義各有屬○爾雅諸慮山藟注云似葛而麤大陸疏一名巨瓜似燕薁亦蔓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言后妃子孫衆多衍之者曰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歐陽以爲倒說螽斯微蟲何以知其心不妬忌據序宜言不妬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愚謂順文解義當如行者之言不當如歐陽氏之言也按詵說卽甡字說文謂衆生並立之貌呂與叔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故傳訓衆多薨薨羣飛聲（博雅）揖揖會聚也（毛傳）言其羣而立羣而飛羣而集所謂羣處和集也（集傳）以况不妬忌得其意而已非謂是物之性不妬忌也下兩字各對上兩字生義振振有奮動意繩繩有連行級續意蟄蟄有靜伏相安意况子孫之多而賢也據蟄蟄言則爾字應如集傳指

螽斯三宜字隱蹟見不妒忌之所致何箋不言興正
義引鄭志之言以爲興非也當從集傳爲比〇爾雅
蜇螽蜙蝑（蜇音□蝑音胥）方言注曰江東呼爲虴蜢疏謂七
月斯螽與此一也嚴氏詩緝以蜇斯螽爲蝗
屬誤矣蝗乃是阜螽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
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華古音敷家古音姑故切）

序曰后妃所致則文王之化可知詩以桃興之子一
章言其華二章言其實三章言其葉次第而形其盛

也傳以蓁蓁興形體則繁矣室家家室家人變文叶
韻或屑屑求之皆贅說也孔氏釋傳謂於秋冬行嫁
此據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爲言也集傳
引周禮媒氏之文則據鄭箋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
馮氏復京云媒氏中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蓋時至
中春則農桑已起昏期過晚故不禁苟且以爲昏姻之
時而復不禁奔豈禮也哉按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蓋九月至二月皆可昏也此與鄭有岐案詩義
相應何氏古義曰嫁娶自季秋至孟春不拘其月及
仲春而猶有男女之無室家者則以媒氏會之雖奔
不禁奔非淫奔事從禮簡不能如常昏時故曰奔也
然則仲春之昏固爲權制矣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
蓋亦媒氏會之之意周禮疏引王肅聖證論義亦同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
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
武夫公侯腹心（逵古音求之反仇古音渠之反）

傳箋俱以罝兔之人即爲賢者若散宜生衆閎夭
泰顛於罝網之中也伊尹割烹自鬻孟子不以爲
好事者之妄此亦其類若以罝兔與武夫爲近則閎
夭泰顛豈武夫耶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謂即出

此罝兔之中吾不敢信之復考詩古定當屬興陸氏奎
動樂曹指所云開天綱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爲設
興之義其說迂纖要以肅肅興糾糾椓杙與干城中
逵興好仇中林興腹心則義有取爾矣若以兔罝之
嚴密（本嚴字）而思輕勁有材力之武夫（文讀）鍛煉見所謂聰
鍛鍊則思武臣也丁丁然築杙於地而堅固其上使
兔不能逸隱然有扞禦之象故以興干城干也城也
皆所以爲禦疏言扞蔽如盾防守如城也丁丁人所
聞中逵人所見中林聞見所不及（杙音弋）兔罝屢遷而深
故所興亦屢進而重好仇腹心則非直奔走禦侮之

才矣二章俱以肅肅冠其首可知臨事而懼爲武臣絶大本領亦以見古人相士別具心眼非徒以勇健爲才也文王遏密伎阮伐崇戡黎、種種生氣象於此可想不待讀皇矣行葦諸詩而後見也朱子曰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未嘗稱王之、驗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集傳既以屬興而訓義猶仍毛鄭恐非定說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有古音以後同）

只采芣苢、事而自始至終傳寫曲盡王平仲云芣苢之外有不見不聞者所謂其儀一心如結也陸氏奎勳曰有樛木之不妬忌則有螽斯之宜子孫有桃夭之宜室家即有芣苢之樂有子編詩之序如此陸氏深曰詩凡四十八字內用采字凡十二芣苢字凡十二薄言字凡十二除助句才餘五字耳而敘詩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路招邀儔侶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即此可以見和平矣毛氏肅曰自關雎至芣苢房中之樂按詩當從集傳爲賦○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陸疏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孔疏江東人呼爲蝦蟆衣毛以爲宜懷妊而陸璣陸佃皆以爲治難產輔氏廣引毛公說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能治人之無子也何氏楷曰山海經云芣苢食之宜子然出於西戎又爲木名縱有之亦別是一種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息集傳從韓詩作思詩本音泳古平向反永古）

（于兩反韓詩作羕古韻江陽與青蒸與蒸徵梗上去通馬古莫補反）

桃夭兔罝芣苢猶在境內漢廣汝墳則其流漸遠此編詩之次第也先以木之高竦不可休興女之高潔不可求首章四句其義已足再出四語以咏歎之爲下四不可韻味深長音節滿婉悠揚讀之如見此女之端莊靜一令人肅然起敬若匏葉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漢廣之詩曰不可泳不可方風化之美惡昭然矣秣馬秣駒歐陽氏引史記雖爲執鞭所欣慕爲喻固圓活但上言之子于歸而此人願効僕役頗覺唐突何氏楷曰秣馬謂親迎也言欲娶之者必秣馬

以行親迎之禮而後可明不可以非禮干也鄒氏忠允曰喬木不可休錯薪則可刈也游女不可求于歸則可致也按詩言娶妻必以析薪起與此詩明言于歸何說似無病一二章承上章不可求求將作開語以致敬慕之意末又重述前語咏歎見其終不可求耳詩曰不可求何者曰求而不可得失其解矣箋蓋用其意以爲說古義曰泳以絕流橫渡言故漢言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江言永張次仲弋志箋記曰婦女嬉遊非美俗游女不淫其本事而採爲盛世之風何也揚子曰習治則傷始亂習亂則好始治文王之

時驕主在上放溢恣行裸體牛飲充斥後宮而陌上有整容之女豈易得之事歟王化而及漢廣是立少觀多即此形彼之意當於言外得之按詩宜爲興○爾雅小枝上繚爲喬又何如羽喬又上句曰喬皆言其枝若無枝直上則是擻而非喬也漢○漢有二源一出鞏昌府秦州之嶓冢山至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入江者西漢水也一出漢中府沔縣之嶓冢山至漢陽府入江者東漢水也胡氏東西二源圖曰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東流爲嘉陵水合潛爲西漢水東源出漢中嶓冢山始出曰漾合沮曰沔東流爲漢焉疏江一源出城都府茂州岷山西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歷常德至武昌合漢水於漢陽之大別山說文方併船也爾雅謂之泭郭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月令收秩柴薪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流括云楚亦荊木之別名荊在薪中尤翹翹者故析薪者欲刈之也疏下章蔞草亦言薪者因此道其文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此章說義毛傳最簡箋謂君子反而得見之於思則

愈是已役罷歸家而末章云云猶曰勉之以正不幾贅乎蔣悔菴師曰伐其枚而又伐其肄以喻王室斬刈之威日將月削枝幹盡傷生理將盡魴魚所由赬尾也以爲感時則非其義矣蓋當時汝旁之國困於虐政有釜魚累卵之危而文王受命爲伯者只與役其家人知必有以安集之也故設爲婦人送終者之言而卒乃勉之以正非既見之後猶爲此言也曰伐枚曰伐肄曰如燬一種陝隘酷烈刻咻以削之狀可見曰父母孔邇一種兒憐嬰撫喁喁待澤之意可思杜子美新安吏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用此意也按

晚聞師訓詩非婦人語君子指文王恭爾之歸文王者作後見世本有美其成正同但向來此詩家無不以爲婦人詩再考之則列女傳稱行及後漢周磐傳所引皆然故仍從之〇毛不言興今按詩意宜爲興〇馮疏汝水出魯陽縣大盂山黃柏谷巡察潁州入淮按大盂山在天息山西上有罡傳則用水經說今考胡氏導淮圖則馮說爲信爾雅釋邱墳大防注謂堤李巡曰崖岸狀如墳墓文釋水汝爲濆郭引此詩作濆爲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毛不用釋水用釋邱者以詩墳字從土不從水也若常武傳訓

濆爲涯則用釋水義戴氏侗曰條枝之脩達者枚條之傳肄者傳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釋頻曰魴鰻兒不能遠其尾如以橫流其勞甚矣張子曰魚勞尾多則紅流注是故赤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illegible]

關雎至汝墳德化之自家而國也終以麟趾則關之本在家故曰關雎之應也然自有化成而麟至則麟矣麟與文王后妃雖定爲與公子公姓公族于嗟麟兮然文王后妃亦是敬公子公姓公族所謂至於兄弟也詩〇說文麒仁獸也牝曰麟此者執此以爲歸美后妃不知對說則分牝牡單舉則麟爲麒禮運云麟以爲畜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豈但取其牝者乎其父問者之不可與言詩也

召南

說見周南沈氏守正曰岐周久被文王之化其民忠厚詩多熙皞而忘南國新經淫亂之俗其心悔故詩多滌洗而露惠元龍詩說曰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詠之者如甘棠行露是矣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周室既衰王姬下嫁尚循

婦道則關雎鵲巢之化及於後者遠矣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illegible]

關雎鵲巢別鳴鳩均壹兩詩遙對命義顯然故關雎序曰后妃之德此序亦曰夫人之德也詩稱曰鳩居成巢亦無成有終之義夫人之德借鳩以見之曰兩御百兩將百兩成與琴瑟友鐘鼓樂同音樂府本之意然淫泆咏嘆則關雎深矣居受其成也方爲而往也一章主迎故曰居二章主送故曰方[illegible]

之方也晨盈滿也與媵姊之多也御迎也將送也成成其
婚禮不當如傳言成其百兩之禮也百兩形其盛不
當如傳言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鵲巢
興諸侯之有國鳩與夫人而兼及其媵不當如詩
所以鵲與夫人鳩與衆妾也鳩當如傳作鳲鳩爾雅
邢疏可據歐陽謂鳩類甚多雖今人直謂之鳩者拙
鳩耳按爾雅釋鳥無直名鳩者不如傳說之安○爾
雅鳲鳩鴶鵴注今之布穀也邢疏詩召南云維鳩居
之謂此也漢書注車一乘曰一兩朱公遷曰百兩極
其盛而言由士昏禮從車二乘等而上之亦恐不及
百乘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
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
祁祁薄言旋歸出事上去通

蘩之供祭見于左傳再見於夏小正戴禮傳又射義
云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序皆與之合可以爲
定論矣被副編次之總名毛氏謂首飾者得之不當
如鄭以爲髲鬄夙夜在公總上公侯之事公侯之宮
而言蓋正指祭時薄言旋歸則祭畢而歸矣不當如
鄭祭前祭後之說聞之師見復陳氏曰詩人美刺每寄於

容儀服飾間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暇之也充耳琇瑩
會弁如星愛之也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萌之也美目
揚兮巧趨蹌兮惜之也羔裘如濡只出有曜危之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思之也側弁之俄醜之也亦若
在股邪幅在下蔑之也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壯之也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憂之也貝冑朱綅烝之也如此
之類多矣若采蘩夫人廟中愛敬之狀有未易形容
者曠被之僮僮數言千載之下如或見之不學詩無
以言此之謂也○爾雅蘩皤蒿陸疏凡艾白色者爲
皤蒿夏小正傳曰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旁勃也
皆豆實也濟南張氏疑爲二物非也由胡者其本也
故曰母旁勃者采其上體四旁勃然而生蓋自本及
枝皆可爲豆實按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
次注副以覆首若今步搖服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
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
鬄傳曰被首飾也副編次皆爲首飾皆得名被箋乃
引爲髲鬄而疏引少牢被錫証之不知少牢之文本
主婦被斷句錫衣侈袂爲句錫今文作緆敖繼公曰
裼之訛也若以錫爲鬄連屬上句則侈袂之衣不知
何衣矣陳祥道曰詩被之僮僮少牢主婦被錫衣侈

袂皆非疑竊今依毛訓首飾則少牢之被爲次此詩
之被屬副無容費辭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
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
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降古戸工反後同
此詩之義毛鄭失之今從集傳黃氏櫄曰序曰大夫
妻而說者以爲未嫁之女已失其旨且以草蟲阜螽
異類相感而憂念不已則下二章采蕨薇而憂悲豈

亦恐爲異類相感乎序曰以禮自防非謂爲淫風所
染而以禮制之也人情思極則易怨大夫妻雖憂念
君子而不敢怨其上斯爲以禮自防爾陸佃曰忡忡
中而不下降下也惙惙綴而不解說解也人喜悅則
心和平絕歇故終以夷言之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既
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按儀禮合樂召南三詩越草
蟲而取采蘋疑其簡錯陸奎勳云齊詩先采蘋而後
草蟲見曹氏放齋詩說集傳爲賦當從毛作興○爾
雅釋蟲草蟲負蠜阜螽蠜陸疏草蟲如蝗阜螽蝗子
陸佃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

曰負蠜孔疏草蟲鳴晚秋之時爾雅蕨鼈注云初生
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陸佃云狀如大雀拳足如足
之歷故名陸璣曰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據本草
薇有二種生水旁葉似萍者爾雅所謂薇也故曰垂
水生平原山谷似柳葉者白薇也此當爲白薇朱謀
㙔曰采蕨采薇季春時也見歷時久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
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
尸之有齊季女下古音戸後並同
詩首言采蘋藻次言治苴末言薦豆集傳謂循序有

常嚴敬整飭即序所稱循法度也五于以疊下而以
兩語結之章法絕奇毛鄭引昏義教成之祭王肅則
謂大夫妻助祭之詩主毛鄭者據經稱季女主王肅
者據序稱大夫妻愚謂毛鄭是也春秋書逆婦姜來
逆婦皆未婚時已正其名而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
女承筐又皆以嫁而稱女復何疑於季女之爲大夫
妻乎所當辨者牖下耳按奧南少東牖實爲交牖其
名曰牖在戶之西奧不正當牖近見戴震所作宗廟
圖甚分曉不得以牖下爲奧箋云戶牖間之前疏云
去牖近故曰牖下也考特牲少牢卒主于室主婦薦

豆皆自房中奠於筵前無奠於牖下之文惟昏禮自
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於戶西西上右几（禮皆外設）注曰
爲神布席其爲牖下明白可據禮不言祭而教於公
宮教于宗室實見於記則教成之後應有祭也牲用
魚芼以蘋藻記不及詳義爲補其闕耳故牖下之義
明而此章之說定矣在牖下者孔氏以爲外成之義
以女尸祭鄭氏所謂成其婦禮也襄二十八年傳濟
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蓋櫽
括此詩爲言○爾雅萍蓱其大者蘋若水上浮萍乃
其小者謂之藻而非蘋也郭注分明詩緝誤駁爾雅

莙牛藻邢疏引左傳蘊藻言此草聚生故曰蘊蘊聚
也毛傳云聚藻陸璣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陸
佃云生道旁淺水中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
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敗拜韻憩說韻不通）
詩多後章深於前章而此詩二三章乃遞淺於前詩
遞淺思遞深也集傳用之非特字義最精詩所云
伐者取其條榦敗者殘其枝葉拜者攀援而屈曲之
茇曾舍焉憩曾息焉說曾過而停車焉物之情也
至於微而猶愛人之愛也自其暫而猶思說詩之義
盡矣史記謂召伯行決獄說苑謂還職止舍俱無足論
○爾雅杜甘棠注云今之杜棃陸璣云棠棃也又杜
赤棠白者棠陸璣云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
澀而酢按爾雅上條舉其味言甘則有不甘者矣下
條別其色言白者棠則赤者不得單名棠矣王倒其
文曰甘棠杜也殊違爾雅之義又方言杜蹄澀也趙
曰杜棃子澀因名據此合陸璣說則甘棠爲棠棃赤
棠爲杜棃矣朱子改用郭注恐亦誤也樊光云赤者
爲杜白者爲棠杜棠實兩物有杕之杜亦棠也蔽芾
甘棠白棠也注家牽混故滋後人之疑耳考通志野

棃小而酢者爲杜海紅子爲甘棠近日朱彝尊則謂
蘋婆果即甘棠俗呼檳子者乃赤棠也未詳所據存
之以質知者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
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
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
訟亦不汝從（後古音豫後同二章家字不入韻）
列女傳說詩多違經義而此傳稱申人女許嫁於酆
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持義不往夫家訟之於理
而申女作詩云云實與經義相應韓魯二家皆同康

成謂禮不足而强求朱子謂室家之禮未備都用其說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下二章鼠牙雀角之疑終明其誣序所以歸美聽訟也雖謂女無家箋言似有室家之道於我語意覺更渾成顧起元曰速獄速訟即是多露沾身不足不從則夙夜之露自多我身之行自潔是亦以首章興下二章之法○詩觿角音陸嘴之銳而鈎者雀有喙而無角說文牙牡齒陸佃云鼠有齒而無牙爾雅牆謂之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皮古音婆蛇古音陀 縫同革緎食同韻

詩美其人每樂道其衣服容儀王平仲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即爲羔羊之箋傳可也詩觿曰人不自然賢者特甚矜一節儉于胸中縱不爾于大廷必不能遽忘於私室故退食委蛇爲難稍有意使是公孫宏之布被與按今詩純用咏嘆只末二語錯綜顛倒不但大夫之賢宛乎如接而朝無闕事官有餘閒一種太平景象溢於楮墨故曰鵲巢之功致此篇神似周南不獨可以配兎罝也羔裘朝服非退居服也蓋自公朝服此而退故即所見稱之織素絲爲紅綱以英飾裘縫疏之言詳矣紽緎總傳義未明胡氏一桂謂縫之界凡爲紽有界限爲緎合二爲一爲總區別明畫五字之義無闕嚴氏范氏謂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其說近鑿皷岷歷續此疑皆絲之量數於理爲得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賢歸靁斯陽遑偏 韻子哉叶上通

望其歸而無棘欲閔其勞而無怨詞美之曰振振君子疑當爲大夫遠行從政而非徵役勞苦者之所可當也詩人聞靁起與陽而側側而下靁愈近君子愈遠得韻不必謂施號令於四方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居得韻庶幾早畢事而旋歸所謂勸以義朱傳不必謂功未成而未得歸也劉氏瑾曰此詩箇側有之有汝墳任氏啟運曰以在字喚遑字以遑字與歸字何字若問哉字若呼顧氏夢麟曰此詩爲以興之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三今通

續讀詩記曰此擇婿之辭父母之心也詩記古義皆同毛以梅與男女之年鄭以梅紀婚姻之時古未有以梅實紀時者毛義爲允詩所曰吉納幣也今擇吉也謂告期也此舊說近情事三道字序所謂及時也謂父母之心欲其及時亦文王之教也集傳取紀時故爲賦今用毛義當屬興○馮疏郭云梅似杏實酢此江南之梅邢昺引陸疏花葉不同陸自說秦風之梅耳詩在召南應如郭說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昴讀留音

紀親聲猶詩經原本引律書北至於留謂詩本用留字而漢人書爲昴也龍爲霖云昴名留昴可郎讀爲留也徐邈音茅自華茅猶同韻

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于其命藍田呂氏之言簡而明矣傳以三爲心五爲噣集傳不從改曰三五言其稀以下章參昴例之恐非其義然傳箋之意以心噣參昴爲大星而衆無名之小星隨之在天猶衆妾隨夫人以進御則其說迂曲不可從夫人爲太陰之象妾借餘輝以照故取象于星言昴則已小矣書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亦有好雨箕畢豈無名小星相彼下民何緣有尊大之象耶或謂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東詩人一時起興何緣三五並舉不知宵人進御定非一時或當心在東時或當噣在東時矢口而吟不必刻舟求劍也肅肅毛曰疾貌集傳訓齊遬貌讀書通謂遬與蹙通則齊遬者謹而疾也兩肅肅見其疾謹兩寔字見其安命毛不言興當從集傳爲興○古義三五專指噣噣即柳也步天歌云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爲酒亭宴大酺五星守此詩之作蓋在冬春之交柳在東參昴在南皆一時所見是說存考晉志參十星昴七星孔疏參實三星下三星爲伐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元命苞曰

昴六星蓋北六星爲卷舌中一星爲天讒晉志兼舉南北元命苞專言北也或曰以窺微鏡測之參凡二十四星昴凡三十六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汜以悔本通

小星下能安而序曰惠下江汜上能悔而序曰美媵互見其義也郝氏敬曰小星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以洪流之量比正嫡劉氏瑾謂亦用南樛木螽斯之類然安勉殊矣江與嫡汜渚沱與衆媵黃實夫從

水決復入取義以喻嫡之始棄而後悔則求義太切非依微起情之謂矣凡興皆含比意而實非比當以意會不當以巧說況例之渚沱其說難通勢必又生別義不如康成大小並流之無岐說也以與過漸相親近悔處歌則終無芥蔕矣按序祇言不以其媵備數耳以猶用也讀詩記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如此乎說甚受始不與後乃迎之皆說詩者爲之辭○爾雅決復入爲汜邢疏謂凡水決之岐流還入本水者則不必專指夏水矣又小洲曰渚李巡謂四方皆有水則亦不得謂之水岐矣又江爲沱注引書曰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疏謂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此注言書曰者指梁州也荊梁皆有沱而郭指梁州者著其別流之處故序曰江沱之閒殷周皆并梁入雍故召南之地得至梁州詩見通志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包誘乎上通韻春隔韻脫讀兌

商俗靡靡男女之間違道敎化者多矣禮不備而强迎如前章所謂室家不足者是不必云强暴侵陵也召伯奉揚仁風宣布德敎民知無禮之可惡而詔以從容誘導死麕所以緩行露之後也毛鄭說義頗滯而大指不失如訓誘爲導訓如玉爲德訓白茅爲潔清訓末章爲吉士以禮來之意皆得惟死麕死鹿解義未融又以感帨尨吠爲非禮刼脅此漢儒解經拙處按士昏禮納徵束帛儷皮注云皮鹿皮是昏禮當用鹿皮也執皮者必攝之故以包束爲言而茅又純潔之物可以藉禮易所謂薄而用可重者是也當昏禮殺止之時女之當嫁者有如玉之德求女之吉士可不用儷皮爲禮以相誘導乎昏禮自納采問名以至親迎禮儀周備節次從容舒而脫脫無急遽無苟

略也感帨尨吠則躁急欲速非從容誘導之謂矣故兩言無以戒之正與脫脫句相足迫切求之則轉失矣按左傳昭公元年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杜注謂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可爲是詩之證毛不言興今從朱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襛石經作穠華古音敷車古音姑襛與偏韻次章首句不入韻詩本音以矣李爲韻者非

首章以肅雝美王姬不敢斥言而但咏其車矣意自見次章先女尊王姬也末章先男成婦順也唐棣桃李只是形容盛美維絲伊緡則取合好綢繆之意此詩新舊諸說紛紜莫定一或於正風無東周詩故傳箋皆謂武王女因謂平為正李廷仲附之且謂齊為一矣一或于齊莊之世歸齊者有兩王姬其在元年者為齊襄公其在十一年者為齊桓公襄桓二君皆在位迎娶不可稱子種種疑訓莫能開解日知錄曰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此必其詩可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以莊

王之事繫於南與以文侯之命附於書一也其說近是又按昏禮記無父者皆稱子襄桓二君雖難臆定要不得以稱子獻疑○爾雅唐棣栘郭云似白楊江東呼為夫栘又常棣棣疏小雅常棣之華又本草郁李仁一名棣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七月所謂薁也非此唐棣焉疏陸璣知唐棣常棣各一種却不當以郁李為唐棣論語集註云唐棣郁李也亦陸疏誤之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詩所葭古音姑豝古伯吾反虞字不入韻）

騶虞毛傳以為義獸而賈誼新書謂騶者天子之囿

虞者囿之司獸二說皆起於漢儒歐陽本義嚴氏詩緝范氏補傳並主賈說然以爾雅釋獸無騶虞而射義有樂官備之文也按虞候司獸古有其官又以名騶未詳所據或引左傳六騶指為一官設此妄合爾不可信若騶虞之為獸則見於劉[illegible][illegible]馬相如封禪書不獨毛傳也顏師古以為白質黑章[illegible]草以為珍獸若虎尾長於身陸璣以為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詩者博物洽聞語皆符合爾雅諸釋罣漏實多不得緣此遂謂古無是物也至射義樂官備箋謂一發五豝喻得賢人多義不屬於虞官未可援以為證今集

傳亦宗毛義無容別為之說至此章詩義疏謂獸五豝惟一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實務中必雙斃之說末句不入韻學林謂古人言盡而意長歌止而音不絕故有句之餘有章之餘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其樂只且文王烝哉之類皆章之餘也凡章之餘皆咏歎之辭不可入韻然合[illegible][illegible]章歌之則章之末句又未嘗不自為韻此說得之[illegible][illegible]引劉[illegible]言乎虞自為韻則析句未安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陸堂詩學又謂虞字與嗟字應協破碎不成文皆屬衍說○爾雅葭華注曰蘆也葭蘆注曰葦也疏葭

一名華葦之未成者然則葭也蘆也葦也一物也其曰蒹葭者似萑而細曰菼薍者似葦而小則别草也詩緝以爲一物四名誤矣爾雅齧彫蓬薦黍蓬疏曰說文云蒿也草之不理者月令藜莠蓬蒿並興是也爾雅牝豝毛所據也集傳改爲牡豕季本謂將爲豆實用牝者并何楷用杜氏說謂春蒐擇取不孕者此皆曲爲之辭其實春田所以除田豕故專以豝豵言之無取叶其牝牡也騶虞詩當有根據耳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蓋豕生三子謂之豵鄭箋本此集傳則用說文語

虞東學詩卷一　終

受業　薛宁庭福園　張秉謙牧亭　陳用敷巳水　楊廷柱立山　參校

虞東學詩卷二

常熟後學顧　鎮述

邶鄘衛

邶鄘衛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本紂畿內之地自朝歌而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其大較也漢志謂康叔始封即兼三國康成以地大未制兼并當在後世而衛之滅國經傳無文難以信據按書康誥三篇乃武王封康叔於殷墟而命之之辭而漢書言成王封之者誤從書序也其言邶以封武庚鄘衛之地管蔡分尹不數霍叔而合武庚爲三監未必全屬子虛而不無外漢穿意邶鄘皆武庚封域三叔實監其國而康叔有封於衛及周公誅武庚以康叔能和集殷民因以其地益之不然殷頑遷洛至煩周公親往至君陳繼尹成王猶反復誥誡何三監叛逆之區未聞有一人鎮撫耶畧爲依據漢書可正其失似近情事至於邶鄘皆衛地而分繫之二國義實難曉舊說以君世爲次頃公最先故邶在前鄘柏舟衛淇澳同是武公詩而事有先後故鄘次之衛居後今定中在鄘淇澳在衛所謂先後者

殊不可信程子謂從其採得之地朱子謂繫於得
國之音夫古音已不可致而詩中所指之地互見
錯陳亦難以區界畫又況或曰衆言之則曰邶鄘
衛專言之則曰衛猶之言殷商言荊楚不爲分而
爲三者漢儒之說此據左傳立說然漢儒亦何故
誤分之也惠按邶風十九篇歷志淫亂無一美詩
疑是舊其名國之本鄘風十篇則中興之詩在焉
衛風十篇則美詩居多所謂康叔武公之德於斯
可見區別觀之則當時分第之義或有取爾今仍
其舊云

余以邶鄘爲殊武庚後分封祗以事理揣合及
見世本古義與余正同而立說較確其言曰康
叔封衛在武王時書康誥朕其弟小子封是也
其兼有邶鄘在成王時史記以武庚殷餘民封
康叔居河淇間是也古義又引逸周書作雒篇
今不錄是書例以經史之正者爲據不採旁說
也

邶

邶詩十九篇自仁人不遇而夫婦道乖賢才放廢
外無分災救患之恩而內有敗紀滅倫之變禍亂
相尋征徭不息至於父子之變盡指而衛之亡
不待國人使鶴之年矣其次二南之後而居變風
之首者仁暴異同政俗相反故讀康誥三篇知其
感而被化也獨後讀邶風十九篇知其變而之惡
也獨先　一統志邶城在衛輝府城東北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
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
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集傳卷怨反

柏舟內貞外固詩補可勝任載之用而使之汎汎水中
無所依薄集傳以與己有可用之才而不見遇箋義所以
中背耿耿不能忘也憂矣而曰隱有隱憂矣而曰如
仁之者而不可明言也豈飲酒敖遊之所得解乎惟
我心鑒惡太嚴不能如鏡之妍媸並納本義是以異道
不相容雖以僚友之親眤如兄弟者亦不可恃以爲
據古義往愬之而反遭其怒也箋說上既不得於君次復
不諒於友獨窮困於此時而我心終守而不變不能
如石之轉席之卷以屈心而抑志即外之威儀亦無

可揀擇取舍以周容爲度所謂固時俗之工巧余不
忍爲此態也惟是悄悄憂心常懼禍至之無日而甚
小之申申者方慍怒之不殄而詬病交加侵陵日迫
返已自維終無缺陷則惟摽然而拊心已爾夫日月
至明今乃微而不明詩緝是以憂之至於煩冤瞀眊如
衣不澣之衣含垢忍尤而莫可如何蓋嘗靜默自思
終不忍捨之而去曰不能奮飛所謂僕夫悲余馬懷
蜷局顧而不行仁之至也此詩之義爲離騷濫觴五
章曲折悲思而忠君憂國之忱守正嫉邪之義溢於
言表流連纏綿之惻然入人心脾非仁人不能爲此言

也韓嬰劉向皆以爲宣姜作集傳不從而猶疑爲婦
人詩蓋以其辭氣卑順柔弱而疑之及注孟子仍用
序說即劉向論恭顯封事亦引此詩則序謂仁而不
遇衍之者謂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言皆信
矣舊謂關雎鵲巢之反者非集傳比也今從毛作興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
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
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女如字訧古音怡風古音孚金反後同

首章以表裏與幽顯正義言掩蔽也詩緝次章以衣裳與
尊卑正義言倒置也姚舜牧兩言心憂爲君憂爲君之子
憂爲國家後日憂故不能止而不能忘也詩緝三章
言黃裳之出在於君子如絲之爲衣皆治絲者爲之
末章則達於事逐時變物隨氣遷理勢之常無足怪
者故三章之思古人猶欲效之以無過末章之思古
人直謂之獲我心而已是我心素定而古之善處此
者特先得所同然耳至此絕無一毫怨懟不平之氣
莊姜所以爲賢也許謙若以絺綌之遇寒風作秋風紈
扇之怨豈復能思古人以善處哉序曰莊姜傷己特
據其事言之耳困而能通發而能止鄒忠允莊姜所以

自處者蓋已進乎古矣鄭箋改綠爲褖不可從集傳
比也今從毛作興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
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
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野古音渚南讀如字不入韻勖身人通

陳在衛南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其三章曰
遠送於南也初見其羽次但見其飛次但聞其鳴去
而愈遠也所謂涕泣如雨初別也佇立以泣抗別而久

立實勞我心已去而長思也輔氏當天傾地陷之時煢煢兩寡婦死生決別有無數心事說不出口乃丁寧付托既欲其撫子又欲其傾存故以塞淵溫惠淑慎言之凡此皆先君之思而仲氏才日所以勗我者也說到極傷心極懇切處嗚咽便止何等沉痛何等包含合觀緑衣燕燕　詩憂而不怨傷而不激至此猶念先君可知日月終風之非斥莊公也顧氏夢麟曰

春秋書戊申二月十七日衛州吁弒其君完是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此詩之作在州吁未殺之先當春夏之間見莊托寓宜也州吁之殺石碏謀之如陳而使陳執之莊姜遠送賦詩疑亦有感動於陳者歟愚按州吁方與諸侯連兵伐鄭而石碏將用陳討賊豈不懼有殊失戴媯之歸必有密授方略者至九月使人告陳之語特須風之呼而非事起倉卒者矣當日直謀其謀者獨有莊姜故遠禮遠送而諄諄屬之末章任字如字讀則其義鑿然而所謂塞淵溫惠淑慎者決非空作譽詞矣以恩相信曰任集傳從箋義不若直以擔當訓之毛朱作興同○爾雅鶾鶌注子嶲鳥出蜀中鶾鳥規又燕燕鳦注一名玄鳥齊人呼鳦孫炎則以鶾鶌燕燕鳦一物三名說文又以嶲為鶌燕其

訓為鳥者祇名燕不名燕燕集傳用孔疏重言義按爾雅鶾鶌周燕　節燕燕鳦又為　節今且依郭注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前之傷已以莊公後之傷已以州吁不惟先後有次而詞氣神理亦各不同說見燕燕篇輔仁叔五經蠡測當辨之當以序說為主後人之疑序由於衍者之失辭彼為推原本於先君康成繆附其義遂以之人指莊公而詩義全晦矣夫舍現在凶逆之子而追憾已死之夫反覆指斥無論莊姜之賢決不如此卽論泛常情事亦不相應朱子所以改為莊公時詩也愚按莊姜前既不答於夫後復遭此大故煢子無恃而州吁不循子道狂虐無已無所控告故呼日月而訴之非以喻君與夫人也箋說一二章言日月照臨下土而下土之乃有如是之人違棄古道於我絕無敬愛而不顧義不報德使我困窮至此是日月亦有不照臨不到者矣三四章言日月出於東方爛然照徹

而此人狂悖昏惑仰言語之間皆無善意詩緝則危亂
將至何能使我可忘乎既可日月而不照乃嘆父母
養我之不終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也集傳報我不述言
所以遇我者不堪稱述呂記猶定姜數獻公之罪曰余
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也胡能有定反覆言之
呂記謂推原禍亂之由非也州吁弒君集立亟亟求
定於諸侯莊姜知其決無成也故篇章中言以著其
憂春秋傳謂厚問定君於石子此其證也移之莊公
甚無謂矣毛氏作興今從集傳爲賦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

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
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
懷來古音釐懷從回
詩言州吁如終風之暴始笑謔浪無復人子之禮所
以中心是悼也且其狂惑如雨土蒙霧雖偶一來顧
而終竟寂然如宋光宗問歲一朝重華之類其昏瞶
如重陰不開雷發不振令人氣鬱不舒懷抱莫釋則
其傷甚矣寤如晦曰願言則嚏猶言若背提起一聲
我則願嚏今人打嚏便道人說我是也箋義願言則懷
亦當如此領會五經蠡測曰綠衣歸於自省燕燕但

言涕泣且有先君之思無一毫怨尤及觀日月終風
二詩明斥州吁與前二詩詞意迥絕竊意施之州吁
則可施之莊公則不可況篇次先後已定何必移易
集傳比也今從毛爲興○爾雅釋天日出而風爲暴
風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月令民多鼽嚏注鼽者氣
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徐鍇云臚鼻中氣塞噴嚏
則通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
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兵古音邦行古音杭
後同仲宋仲平去通馬古音姥老古音魯信古伸字末兩章下二句轉韻
州吁弒君自立纔五月餘兩書伐鄭皆宋主兵而左
氏稱州吁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使告於宋則兵端自
衛發矣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形容州吁之阻兵安忍神
色俱動本言南行伐鄭特捕役土功築漕城於題外
烘托不務令德而虐用其民之意次章乃指出告宋
連陳實事斥言時帥憂其不終衆仲所謂不戢將自
焚者不我以歸者古義謂既圍東門五日而還矣未
幾晉翟帥師來會復往伐鄭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鄭謂行軍必於山林求其故處
近得之其鬥必死亡閔今敗詩骨之病與王肅謂爰
居篇下三章與其室家訣別者是也若曰失伍離次
與此情事不符洵訏闊之意猶信也說文即上章成
說也傳訓爲遠其義未聞注頭滑州白馬縣衞之
曹邑哉公廬曹即此正義云曹在河東近楚邱今直
隸大名府滑縣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本衍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
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

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
心首章南心韻天勞轉韻次章但以薪人爲韻
詩非美孝子錄此詩乃美孝子也以風之鼓物興母
以棘之難長興己自心而薪則母之劬勞聖善亦見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居然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之意
下乃痛自刻責以寒泉之可溉黃鳥之可悅責己之
不能頤養以慰母是泉鳥之不如也頌嘆七子見生
子之多曰無曰莫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曰責之甚
也孟子謂小弁過大凱風過小亦爲母但不安其室
非有別狀不然失節事大安得云小哉卒由此感悟
故曰慰母心而成其志孝子所以可美也許氏名謙
鈔曰睍睆毛傳好貌箋以興顏色悅也詩箋光鮮貌
據方華而睆皆以色言焉能以爲黃鳥之聲愚按玉
篇云出目貌假借切集韻也今從毛爲興○爾雅
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
曰凱風說文棘成叢而卷曰叢獨生高而少横枝棘
列生卑而成林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北
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又輿地記本衛縣
北有浚水即漢之浚儀有寒泉坂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

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
泄泄其羽下上其音何用不臧也自詒伊阻則忮求
之爲害矣日久道遠世路崎嶇所以勞我懷思而不
已也於是告之以德行戒之以忮求庶幾皆處而無
患乎不直呼君子而曰百爾君子所謂旅中相聚不
止一人人各自善自然相及者歟遭世末流遠從征
役僚友之相關切者憂思而勸戒之如此豈此行役
之大夫實造謀與此役者故曰自詒伊阻乎序曰刺

宣公蓋推本古之傳箋迂曲不可從諸儒皆以婦人
當之亦未知所據或以雉雄起興信爲閨怨此尤害
辭之甚者興意在第二句不在雄雉也詩人覽物起
情不當如此穿鑿若順文解義則集傳爲得○爾雅
雉有十餘種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江
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
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
友（軌古音九否房以反友古音以）

詩刺衛宣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序本無失鄭以夫人
專指夷姜則有可疑者深厲淺揭毛訓因時制宜鄭
喻男女之賢不肖及長幼似皆不得其指濟盈不濡
軌傳箋釋義未融雉雄牝牡論亦太瑣諸儒都從舊
說歐陽本義獨明順今約其辭而參合諸家以釋之
曰匏葉苦而濟渡深（箋疏）未可妄行也彼乃不問淺深
惟意所往（詩緝）如公與夫人之不顧可否惟欲是從也
（本義）夫深水瀰然以車濟之豈有不濡其軌者而彼將
不知喻宣公也（詩緝）鷕然之雉惟知配偶之求而以聲
相呼無復羞恥喻夫人也（詩緝）不聞雝雝鳴鴈乎士之
娶妻猶有禮別宣公曾士庶之弗若（歐陽）此因涉[illegible]
言也（詩所）不見招招舟子乎乘舟之人猶待我友人人
皆行道之弗若（歐陽）此因濟盈而言也（詩所）文則相承意
實互換而末章又同前首章協韻錯綜變化之妙蔡衍
鎤詩經解上曰前兩章似斥夷姜後兩章似斥宣姜
愚按一二四章反覆濟涉三章直指歸妻明說到上
新臺之事即前兩章亦斥宣姜也箋以夷姜當之者
徒以篇次在新臺之前而疏因摘雉鳴求牡句爲之
疏解不知雉鳴求牡特與鴻鴈之對而言耳且未
有女不從有男能強奪之者齊爲大國宣公豈聞姜

美何敢妄行必請於齊而聽之乃作臺以相要求非
之言同非閨內也若篇次錯簡詩書多有尤不足疑
集傳比也當從毛作興○馮氏詩疏謂說文古今注
陸璣疏通云匏瓠也陸佃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
頸大腹曰匏匏苦瓠甘定非一物今攷諸書推甘若
衍可明耳本草有苦瓠瓠之苦者疑是匏矣蓋匏瓠
總名甘者可食苦者佩以渡水又曰軌音范軌前也
軌適其反轂末也禮注云軹轂末亦謂之軌又謂之
軌羅中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轂迹
亦同因訓車轂亦曰軌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

尺三寸此謂轂末之軌也孔穎達不知軹亦名軌乃
欲改音爲軌朱子但取軌牡叶韻不知軌之爲軹遂
以車轍釋之當從羅氏近日休寧戴震氏作考工圖
注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
兩節注明軌爲軾前又引此詩傳由輈已上爲軌謂
今詩軌作軌以合韻改之也又謂轂末之軹古爲軒
字杜子春改爲軹耳其實軹乃輢內交木非轂末也
軒讀如簪又謂轂末爲軒軸末爲轊轊又軸之長出
轂外者不可混爲轂末按少儀注以軌爲轊頭即杜
子春以爲軹轊所辨爲軒也范爲軾前即故書爲範

杜子春以爲軓周禮所謂祭軓者也因軸末之轊與
轂末之軒原屬一處相連易滋蒙混杜又改軒爲軹
與轊內之軹相淆彌復錯亂得此搜剔耳目一清特
軌爲轂末疏義亦然特不當混爲轊頭耳而傳謂由
輈已上是毛意直爲軓故後人疑爲合韻改之三百
篇中未有可改字就韻者羅說固不可易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事本左傳寬溪顧氏獨
辨其誣其說曰閔二年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注
謂蓋年十五六而宣公在位止十九年朔尚有兄
壽則伋娶妻事當在即位之元二兩年伋年可娶
亦當十五六而宣公之兄桓公凡十六年而爲州
吁所弒則烝夷姜當在桓公初年矣先君之妾媵
當嚴閟深宮而宣公爲公子時又出居於邢無由
得近即有之亦必闕不令宣乃顯屬諸右公子俾
狂無忌如此且石碏老成謀國于定州吁之難創
深痛鉅豈有迎立穢迹彰聞之公子而奉以爲君
此萬萬必無之理竊意夷姜乃宣公未即位時所
娶之嫡夫人後因寵衰見疏橫加之罪左氏因而
甚之耳史記衛世家曰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
以爲太子絕無曖昧不可道之事尤信而可徵也

說雖似創持義極正要之此詩無預夷姜事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
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
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
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
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
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

伊余來塈 非嫌死乎上聲弟名汎作溜 求教乎去聲肄傳平去通
此詩反覆低徊叨叨絹緝極淒切又極纏綿說潯江
小吏妻詩殊淺代也谷風陰雨便覺慘慘滿目如聞
怨聲如見怒色集傳 因告以夫婦同心不宜如此采
葑菲者不以根惡而棄其葉矣集傳 夫婦之間豈當以
小嫌而忘其大義苟好音無違集傳 及爾同死則中心
之願也乃至於被逐而行則違其心矣是以遲遲而不
進也乃送我不遠甫及門內恩義之薄尚可言哉我
也被棄甚苦而彼也新婚甚樂惟其涇渭不分雖有
甚清之沚而彼方宴樂新婚終不以我爲絜而與之

也我固去矣而資生之具尚存慎毋敗我成業蓋猶
顧惜而不舍也歐陽 既乃嘆曰我身且不見容何暇
恤我去後之物乎猶憶在家之時黽勉作苦隨他有
亡雖至鄰里凡民無不盡力周恤我之有德於彼者
如此乃不能畜我反視爲讐既阻却我德雖欲買爲
操作亦如賈之不售耳因念昔日相與爲生常恐生
理窮盡及爾其至顚覆今旣遂其生育乃比予于毒
而棄之我蓋如所蓄之美菜然僅堪御冬不可常用
今汝旣饒裕逸樂安於新婚徒以前日困窮用我御
之耳所以怒言怒色吿我以勞苦不能堪之事曷不

念昔者困窮時由我而得至安息也蘇氏詩解曰不宜
有怨起下有洸有潰來同心起下不我屑以來德音
起下治家勤勞來同死起下既生旣育等句來詩人
多以風雨喻亂嚴氏詩緝范氏補傳皆謂風生大
谷習習不止與北風終風無異陸佃云谷風言其自
山谷出謂風自谷出是也孫炎釋爾雅訓谷爲穀誤矣
舊說以爲和風在此詩猶取反興至小雅谷風之二
三章則義難通矣不如嚴范二說爲長集傳比也今
從毛作興○爾雅須葑蓯草木疏云蕪菁也亦名葑
菁郭曰今菘菜與雅云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俗謂之

蓴菜其紫花者謂之蘆菔所謂溫菘也又菲芴郭曰
土瓜也孫炎曰葍類又菲息菜郭曰似蕪菁華紫赤
色可食陸璣疏云菲似葍莖粗葉厚而長有毛汁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
芴爾雅謂之蒠菜是時以二者爲一物集傳用亦云
箋言二菜上下皆可食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但須
取爲上善下惡集傳用箋說爾雅荼苦菜月令孟夏
苦菜秀夏小正四月取荼是也詩辨曰荼有三種一
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及采苓緜之荼皆
苦菜也以薅荼蓼委葉也有女如荼英荼也邢疏以
爲斷之有白汁者非楊愼以爲吳葵尤非吳葵乃蘩

也詳見夏小正注爾雅蓬蒘釋本草云味甘取其果
作菹及羹亦佳春秋繁露曰薺以冬美是也綫門幾
也昌黎遊滌鬼詩白石為門鐵程大昌云笱者以竹
為器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承于梁旁透水
處毋發我笱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方輿紀要曰涇
水出陝西平涼府西南四十里开頭山之涇谷東經
長武縣北合汭水同流過邠州至高陵縣西南二十
里入渭渭水出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五里之南谷
山流經鳥鼠山下合所謂灃鎬四水與涇水合於高
陵縣又東歷同州府朝邑縣合漆沮二水又東至華

陰縣北而入於河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
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
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
如充耳 葛節日通入古音乙

式微勸歸旄邱責衛據下序言狄人迫逐黎侯是當
時尚未失國衛不救而國乃失耳按宣十五年傳晉
伯宗數狄五罪其三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不言滅
其國也晉既滅潞叩狄士立黎侯而還是黎侯去衛
求援不得而不敢歸也式微之勸歸當在伯宗數罪
之先矣若已失國將安所歸乎微君之微當如集傳
作非解不當如胡文定說為微視黎侯也中露泥中
當如王氏言沾濡之辱陷溺之危不當如毛傳為衛
二邑也又按黎在衛西黎侯身已在衛猶云匪車不
東者蓋謂寓在衛東東萊因謂衛大夫之車不來東
嚴華谷反之謂寓亦在西故往衛則東集傳言豈我
之車不東告於女李迂仲則謂衛大夫之車不東來
錢天錫又言非我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侯陳

義紛紜終多疑竇愚意式微作於從亡在東之臣中
露泥中皆眼前景也旄邱作於居守在西之臣何多
日何其處何其久皆心頭疑情事形然言非我車
不東來迎君特衛之諸臣無同患相助者耳如此說
車東之義似稍直截葛之誕節裘之蒙戎因見閱時
之久而疎闊之意憔悴之容已隱隱如繪瑣尾流離
宋儒說義蓋已然以之子目君竊所未安況出自忠
臣之口乎按流離爾雅作鶹鷅鳥少美長醜比衛
人之始德終怨即谷風恐懼棄予之意箋義因可取
也褎盛服也毛傳言雖往告之而褎然盛服者如以瑱

塞耳而無聞也嚴緝以哀為笑此箋未詳所據（衛崔

旄邱前高注引此詩疏曰釋邱形未嘗指為地名也

寰宇記謂旄邱在澶州臨河縣東今大名府開州城

北有旄邱恐屬附會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籥翟爵韻分韻 同部苓古音鄰）

此詩大義序傳略同而訓詁各異首章首簡字毛訓大鄭訓擇朱訓易鄭說為長何元子曰簡通作柬說文

分別之也謂分別其能舞與否將使之舞也方將將也（毛以為四方者非）萬者舞之總名（鄭以為干舞者非）疏云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日中星鳥左傳馬日中而出與此同也在前上處鄭謂前列上頭時方就舞位而碩人處衆舞者之上孔氏以為承吏即周禮所謂以舞仕者也至於舞時則見其儀觀之偉而發揚蹈厲則有力如虎步行其綴兆則執轡如組焉皆喻其舞之善也朱氏道行謂因舞而見者得之若別生枝節與上下文義不蒙愚意次章既

說干舞三章乃言籥舞錫爵是祭末勞翟祭統所謂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傳（毛）蒸舍菜合舞本有事於饗宗若燕飲獻工非此時事赫如渥赭與有力二句同例言武舞則才藝之美如彼文舞則顏色之好又如此洵可以承王事者而以煇胞畜之所謂不用賢也鄭以西方美人為周室賢者彼美人為碩人蓋詩人見此碩人惜其才美而不用因憶西周盛時之賢者各載高位如榛之在山苓之在隰無不得其所彼萬舞之賢者其美豈遜於西方之人而無如今之不用何無限感慨含而不露若作本人自刺其義反淺

而近薄矣舊作三章章六句當從朱傳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爾雅大籥謂之產中謂之仲小謂之箹郭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黃氏樂典謂宮一羽一角一是也廣雅謂七孔毛傳謂六孔俱未詳陳暘云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容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容自陰作故秉翟於右隰疏榛栗屬羅願云關中鄜坊甚多故其字從秦爾雅蘦大苦今甘草邪疏蘦

苓字與音義同

毖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於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古音烘後同）

按漢書顏注泲本濟水之字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至武德入河溢爲滎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是也滎澤之水渟而不流潛行地下至定陶復出今兗州府曹縣是也寰宇記大隔溝在曹州冤句縣北七十里竹在衛境當從讀詩記爲文姜國之地集傳言姑嫁來時者是也又按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千言山李公緒則謂柏人縣有千山言山地既不同山名亦異

要非衛境所有當從毛傳爲所適國郊肥泉則水經注所謂馬溝水出朝歌城北東南注淇水者也須卽故須句國水經注言濮渠東逕須城北漕卽州吁所殺其爲衛地無疑諸姊謂姪娣諸姑伯姊不可以娣媵言當從杜氏左傳注以問爲致問詩本空中擒想不必瑣屑推求而地與人決非可隨口說者故爲論之又古義謂此與載馳如出一口亦穆姬作也慮難以謀文穆姬志欲救衛思以大義動諸姬（何以諸姬爲同姓之國蒙也）而與謀興復下二章皆言謀及諸姬之事而齊爲霸主伯姊在焉尤欲望援於齊也按須城楚北南二十八里漕爲白馬縣皆今滑縣也載馳之詩曰驅馬悠悠言至於漕此詩亦曰思須與漕則何說似非無稽○爾雅釋泉歸異出同爲肥酈道元引犍爲舍人則云出異歸同王應麟言今是水異出同歸是當以水經注所言爲定泉出於衛亦流於衛故以取興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

之謂之何哉（敦叶音都回反下同句數辭哉之不爲韻）

賢者事於闇君公私交迫而上不見知於君下不見諒於家故作此詩（毛氏）窶無財可以爲禮貧無財可以自給（孔疏）王事王家之事政事其國之事適者始辭敦者迫辭益者略辭遺者盡辭此詩疑行役者所作亦從詩緝賢之嘆也（詩緝）大指全在莫知我艱句天實爲之無所歸咎之辭也康成謂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出北門亦是興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旣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
車其虛其邪旣亟只且（邪音徐後同車音始昭亟訓古惟只且反隱沫然）
風雨雪虐滿目慘愁至狐烏合爲惡如一（鄭箋）則危
亂將至不能以一朝居矣序云刺虐即詩可見必謂
衛無虐政恐未然也其虛其邪爾雅作徐邪爲申郭
李義謂謙虛謂徐歐本義同其可皆徐而不進乎程
傳曰尚可寬容徐緩乎皆言去之當亟義與爾雅合
箋謂威儀寬仁者今皆爲急刻之行語費周折故集
傳不取而用歐程說也莫赤莫黑云者范逸齋謂如
此而不去是不辨狐赤而烏黑也王制公解本章同

車謂賢者去之按程傳謂同車亦偕行耳但首章辭
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東萊呂氏謂同車不必指
貴者二說得之集傳比也當從毛爲與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
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
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本章女字從集傳讀汝）
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二篇言男女者居大半爲詩者
謂衛君無道夫人失德而毛鄭皆以女德貞靜爲說
引古女史彤管之法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
彤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美在彤管是古說皆與毛鄭

合也東萊引橫渠詩後宮西北隅城隅竢我幽閒念
彼姝以爲逝古賢君賢妃之相與得其義矣鄭謂詩
人欲以靜女易夫人則迂曲附會所以啟後來之紛
紛也歐陽氏直例諸樂器之類而於彤管之明白可
據者乃謂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何物則不免於過
矣總之靜女不可謂淫彤管不可比芍藥則古說不
可廢也戴東源考工圖補注云城臺謂之城隅詩曰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媵俟迎之禮也古者諸侯娶
必有媵姪爲近郊整車飾然後至城下以俟迎者僾
而不見（石經作愛說文僾仿佛也）迎之未至也始思見其人繼思

見其物始言至城下末乃言其來自郊外靜女之刺
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學者罕聞城隅而詩遂失其
傳矣愚謂逝城隅之俟所以深刺新臺之要贈彤歸
荑明其守正而潔白似刺夫人之意居多新臺直刺
衛君耳按考工記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宮
與城皆有臺則皆有隅不知橫渠所稱後宮西北者
何指○張次仲詩記彤管筆赤管女史所用（鄭箋）或謂
古以刀爲筆安得有管豈南嶋云以刀刻木乃書契
之始至黃帝命沮誦爲史以漆書紀事於簡以墨書
紀言於帛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謂以刀除

去竹簡之漆書筆則以墨書於帛也子張書諸紳其不以刀明矣顧會芽之始生曰荑孔疏茅潔白之物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鮮古音犀洒古音銑浼古音免離古音羅施古式何反末章離施韻之字不入部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景古影字當從蔡氏會害下音係專見閟宮

夫婦之別至新臺而滅矣父子之恩至乘舟而絕矣而詩人猶若不忍盡其辭者然序宣公者曰遂廢成

施使不容俛仰於人世思二子者曰汎汎其景使不覺慘動於心目詩之妙於立言如此○容齋五筆云宣公在位十九年而卒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次年即生伋子勢須十五歲然後娶使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爲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除假山嘗舉以問穆伯潛伯潛以爲宣公上烝當在未即位之前假山以爲其父尚在不應認爲已子按史記衛莊公卒後十六年而後桓公被弒迎其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嗣爲諸侯夫父亡十有六年其生伋子豈得謂父在時耶惜伯潛不能舉此折之或謂宣未爲君其兄桓公固在肯任其烝庶母生兒而居然以爲已子耶愚謂桓公爲世子時親見州吁之驕縱致母氏之困阨久思爲絫臂之舉若即位之後猶能振刷召石碏而用之夫州吁若振聾耳乃容之十六年聽其與叔段爲伍釀成禍端而身受之闇弱如此安能防閑其庶母及弟也後公子頑之事亦當惠公在位時可以破疑矣宛溪顧氏則據史記以夷姜爲宣公夫人無上烝庶母事詳見匏有苦葉二子乘舟事古義據新序言壽母謀沉伋於河壽知之而

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未幾又使伋之齊使盜見旌要殺之壽先竊旌往幾及齊而見殺伋至載其尸而還遂自殺若左傳史記列女傳所載皆後一節事按諸書皆言殺之於陸今詩言乘舟與待諸監者不符古義所引可補上史之闕○水經注魏城北岸有新臺爾雅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李巡曰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蓋口柔者必仰面觀人顏色而爲辭面柔者必低首下人李本云籧篨龜胸疾戚施駝背之疾又說文籧篨粗竹席戚施鼀鼃音秋施即蟾蜍也

邶鄘皆首栢舟邶之首栢舟也君子吝窮而效逆
速禍至莊宣淫亂而遂底滅亡鄘之首栢舟也女
貞終吉而有子克家雖宣惠頑昏而猶可再造衛
詩之意深矣〇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
有鄘城即鄘國古或作庸本庸姓之國春秋大事
表云閔二年戴公渡河處漕僖二年齊桓公封
衛於楚邱今爲衛輝府之滑縣此爲北楚邱又元
和郡縣志淇縣即朝歌東渡河一百十五里至滑縣
滑縣東北五里爲滑又東北五十五里爲楚邱又

東北二百三十里至開州爲成公再徙之帝邱今
屬直隸大名府黃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據此則
詩中所指之楚邱實在衛州鄘境而非兗州桑土
之野矣若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之楚邱與曹宋
錯壤乃衛之邊境詳具定中篇馮疏說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
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儀古音俄末二句天人韻

序言共姜自誓而下稱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
守義云云索隱據之以正子長之失是序說不獨爲

功於經亦且有補於史按喪大記小斂主人脫髦此
諸侯禮旣夕記旣殯主人脫髦此士禮是君與卿大
夫士皆三日而脫髦也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鬌
以夾囟故髦有兩父死脫左母死脫右今兩髦尚垂
則非父亡代立之時矣況諸侯五月而葬嗣君脫髦
已久安得入美自殺猶垂兩髦乎呂氏記曰武公在
位五十五年而國語稱其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
計初即位當逾四十而共伯尚又加長經何以言兩
髦序何以言蚤死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
嘗有篡弒之惡後之傳者妄也毛傳以天爲父不可

從范逸齋曰女子以母爲親故稱母而不稱父愚按
姑息兒女出於婦人居多故以大臨言此是母意毛
傳集傳俱屬與下篇同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
讀也言之辱也道古音島

序曰刺其上則不獨頑與宣姜而惠公在其中矣或
云左傳稱惠公之立也少不當以賢莊之例責之按
朔未立時已能愬兒及其爲君頑不能閑母耶鶉奔

二章卽是責惠公之辭傳箋解中冓義迂曲難信說
文云冓交積材也漢書應劭注中冓材冓在堂之中
蓋象對交之形空中搆結深密之處爾雅茨蒺藜是
据楚楚者茨說說文則云茅益屋益以茅益屋謂之
茨周禮圉師茨牆則翦闔注亦曰益也今云牆有茨
而傳引爾雅文是以蒺藜覆牆如今牆頭設棘之類
襄通作攘故毛訓爲除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
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
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
之淸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宜古音俄詩本音次
章上去人通爲一韻賓從斤音錫從析不從折從折者岳鬪反集傳誤 二章中大通袢符袁反顏古音研
三章皆極言宜義服飾容貌之盛揥與猗嗟同意璊鈞
孔疏於首章不言何服於次章言祭服故尊之以帝
天卒章言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人言之今按
詩意首二章皆言祭服胡然二句言何以稱此容儀
成此尊嚴卽是上云如之何意非尊之以帝天也展
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亦是重愧之不必如讀詩記言
一章末責之二章末問之三章末惜之也毛訓副編

髮爲之又訓笄爲衡笄箋皆不正其失而疏引追衡
笄註更加舛誤後儒因仍彌復疎脫或謂箋詩異於
註禮不當沾沾考證此愈康成之失而過者恐非考
信六藝之義愚按追師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其遺
象若今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則列髮爲之其遺
象若今假紒音計服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
髲髢也服以見王今云編髮爲之是編而非副矣追
衡笄注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春秋傳云衡紞紘綖
後鄭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
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卷髮者焉氏疏云
衡笄本二物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鄭註垂於兩
旁云云釋衡非釋笄也自上義引註於惟祭服有衡
句下獨入笄字而兩物遂爲一物不復知毛傳之非
矣象服當如箋說謂揄音搖翟闕翟翟而言象者象鳥
羽而畫之皐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是也紲袢毛謂
當暑袢延之服但詁袢字未見紲義孔疏則以袢延
爲熱氣紲乃去熱之名袢延之爲熱氣旣不可知而
訓紲爲泄尤不免於附會集傳紲袢束縛意按說文
紲系也袢衣無飾也蓋近身褻衣系卽束縛之意是
衣以縐絺爲之加之系焉以自斂飭而展衣蒙其上

( )後漢書輿服志皇后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按此卽康成所謂副旣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者疑古制未必然故又曰古制未聞也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注褘當作翬揄與搖同狄與翟同皆雉名三翟皆祭服鞠衣服以䍜展衣服以見王及賓客褖衣服以燕居及御於王孔疏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狄以下按衛爲侯國故鄭以此詩之翟爲揄翟闕翟也禮書副者翟之配以配褘翟明堂位祭義夫人副褘是也以配揄翟詩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次者褖衣之配士昏禮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爲鞠衣展衣之配矣外內命婦服鞠衣展衣者服編褖衣者服次按展玉藻作襢鄭司農謂展衣白故箋以白言毛則謂以丹縠爲衣故孫毓以赤言然據說文瑳玉色鮮白則展衣之白可知似當從鄭劉熙釋名揥摘也毛曰所以摘髮疏謂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按𫆀風佩其象揥則象揥亦是佩飾佩則有用

象者其用則以摘髮耳非必著於首也副笄揄翟盛服之時安得施象揥于首疏說非是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東冬陽養平上通

桑中桑間之同異朱呂反覆詰難而集傳與讀詩記各行其說今考樂記先言鄭衛之音亂國之音次言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明有二等難以混併爲一又按史記樂書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夜聞鼓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見晉平公而奏焉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師延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自投濮水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康成亦言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焉是桑間乃紂樂非此詩明矣凡序稱刺者皆旁觀之詞若以本文我字斷爲奔者自作則溱洧之篇女曰士曰云云豈男女相酬唱乎序言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故詩所樂皆貴族明刻其人當其地只醜之韓詩曰匹夫匹婦相會于墻陰明日有傳之者矣

獨之不可不慎如此此則時人之意也左傳申叔跪謂巫臣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引詩正合朱子據公穀以定姒爲定弋因指孟弋爲杞女王應麟以鄘本當姓之國因梁滋之屬光唐生明孟庸之爲姓族皆可信據蘇氏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賤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言雖幼而好禮也毛不言宜從箋義爲興〇爾雅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曰別二名邢疏唐與蒙或并或別下云蒙王女郭曰即唐也是又名王女詩見邶鄘衛風篇尚書注妹邦紂之都所處於詩國屬鄘述與衛州衛縣有上宮臺

按趙岐注孟子以上宮爲樓臺詩之上宮亦樓耶淇水出沮洳山至朝歌入河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兄古音王反叔詞

序以是刺宣姜然托爲惠公之言則亦刺惠公也詩編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爲之弟而不知逐我以爲君刺其安爲之子而不知閑也自牆有茨至此而人道滅天理滅矣郝仲輿曰不再遭不可以國故繼之以定之方中〇陸佃曰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莊子烏鵲孺以傳枝少欲故曰孺也爾雅鵲鵙醜其飛也翪疏言此類之類不能遠飛但竦翅上下而已又鶉鵪其雄鶛牝痺郭曰鶉屬邢疏引月令上云鴽鶉田鼠所化者鶉則蝦蟇所化也以詩言爲淫也不亂其匹故序謂宣姜爲鶉鵲之不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虛楚平上通京當音疆箏古力珍反終焉允臧宜如石經作終然允臧

此追美文公之詩一章言其營制宮室規模宏遠二章本其始之相度乃總合建國形勢升望降觀而終之以卜龜之吉也三章言建國之後務農桑重畜牧以成富庶之業而所以操其本者在秉心之塞淵乃全篇歸宿處也定之方中宜從箋義爲興〇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謂小雪時於夏正十月於周爲十二月也揆之以日宜從集傳樹臬度景以定東西正南北攷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注以器長數尺承水引繩中水而及遠則平者準矣立植以表所平之方縣繩正

極則度水面距地者準矣注爾置槷以縣眡以景槷古文臬
槷亦謂柱欲取柱景先須柱正欲取柱正當以八繩
縣於柱之四正四隅繩皆附柱則柱正矣然後眡柱
之景賈疏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
景蓋旣平中水然後爲規數重樹槷於中眡槷端景
齊規者皆識之乃衡界午前午後之景則東西正又
中屈之以指槷則南北正補注舊注先畫影端後乃規
之規之交乃審北又是。法若毛傳南視定北準極
自無足說宮爲宗廟室爲居室應如箋說景山應如
毛作大山蓋測景之事已見首章升高望京尤難定

其規影楚也堂也景山與京也皆升虛之所望也匪
直也人言不獨爲民人根本之計皆建時之精審詳
密齊建後之勸農考牧皆秉心塞淵處特舉騋牝以
著富庶之實中興之規模遠已○宛溪顧氏兩楚邱
辨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邱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
里本戎州已氏之邑凡伯過其地因刦掠之杜注所
謂濟陰城武西南者是也僖四年衛遷於楚邱在滑
縣東六十里於漢爲白馬縣杜注無明文而毛傳鄭
箋水經注言之甚晰毛云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鄭
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水經注曰白馬濟有白馬城

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於城武明矣乃班
固地里志於城武下則云齊桓公築城遷衛文公於
此旣混滑縣之楚邱于城武而文定說春秋于凡伯
傳云罪衛不救又混城武之楚邱于滑縣蓋兩失之
○又隋置兩楚邱一在漢已氏縣爲南楚邱一在漢
白馬縣爲北楚邱後改北楚邱爲衛南縣通典白馬
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邱大事表云漕近楚邱俱在
滑縣榛見簡兮篇陸佃云栗味鹹北方之樹圖經云
栗房當心一子謂之栗楔爾雅椅梓郭云即楸陸疏
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又櫬

梧注曰今梧桐又榮桐木注亦曰梧桐然桐有青白
赤之異陸疏謂白桐宜琴瑟錢氏謂經典中單稱桐
者皆以作琴瑟則爾雅所稱榮者即此詩之桐白桐
也所稱櫬梧者疏引卷阿之梧桐嚴華谷謂之青桐
非此桐也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休桼音蘇頌曰漆木
高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六七月以竹
筒釘入取汁周禮庾人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
爲騋六尺以上爲馬詩舉中言之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
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

也夫無信也不知命也（母古音米命古音名反入韻信命予上去通叶韻一韻）信命一韻亦通

蝃蝀止奔道化行也父母兄弟指婚姻言拾女子從人當遠離骨肉豈可苟且奔從之刺不可棄信而違命也末章乃成止之乃如之人特舉以示警故不曰刺而曰止毛不言興然玩詩意當爲興不當爲比〇爾雅蝃蝀謂之雩郭云俗名爲美人音義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白虎通謂之天弓又謂之帝弓傳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敢指其以喻幽暗之事不可道也周禮十煇九曰隮隮即虹箋以升氣言之由升氣所爲也焉疏據臣歷通政經曰見於西爲雨霽見於東則雨止曰見於西而從末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則雨止集傳祇相反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行似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歐陽氏云詩意言人不如鼠爾毛鄭以鼠比人此其失也毛首居尊位爲闇昧之行鄭言偷食苟得不知廉恥詩皆無此義今從集傳此與上篇所惡嚴厲與

於他詩益大亂之後教化初行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然溫柔之教亦少衰矣此可以驗世風之降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序稱美好善而衍者屬之文公臣子毛鄭朱呂皆從之說者乃以求賢爲人君事非臣下所專不知進賢達能謂之大夫臣子之美化由君上不必文公親爲之也且諸侯旂物上畫交龍不應下用州里所建旟然明矣華谷嚴氏又以見賢故旗旟無明文不知司常建旗其下明言賓客亦如之（詩緣）卿大夫禮賢謂之賓嚴氏頗未之致旟旄旌皆因旗而言（詩緣）蓋九旗之干皆有旄羽別處在旒繆此詩前舉旄後舉羽中舉旒繆然是一物不當以設旄爲卿大夫建旗爲明長素絲毛傳以御馬鄭箋以維繆集傳用鄭義程子則謂素絲束帛也以束帛良馬行禮於賢者紕組祝謂以組紃比合而連屬之黃實夫云素絲紕組祝即實其幣帛儐餞之意良馬四五六即錫馬蕃庶之意也彼姝者子舊說指大夫不如集傳指賢者爲得

○通典浚在滑州濮陽縣東南今在直隸大名府開
州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
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閟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
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
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驅古音邱 漕古音鄒 蝱古音芒 行古音杭 尤古音怡

未嘗歸衛而徒作歸語未嘗怨許而故作怨語陟邱
行野特托意言之許氏謂極其思者是也主意在控

于大國徒以因極難憑旋反無路一腔義憤寄諸長
言比泉水更爲悲鬱大夫跋涉箋言衛大夫來告難
按本章大夫屬許不應首尾岐異集傳謂許大夫來
止行按夫人本未嘗行抑豈有君夫人輕身去國而
大夫奔走追還之理蘇氏指許大夫之唁衛者雖有
大夫之往而不足解憂其義長矣我思不遠不能遠
而忘也我思不閟不能閟而止也女子善懷亦各有
行行道也道在控大國也百爾所思不過慰問之而
已周邮之而已不如我之所適別有遠謀所謂有行
者也終以義不可往載馳所以賦歟舊分五章集傳
從蘇氏作四章序於文公後者安溪李氏謂非本國
之詩○許今爲河南許州府爾雅偏高曰阿丘蝱作
蝱貝母也陸疏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
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 蝱音萌

衛

十五國風自衛而外惟衛詩獨美故季札觀樂
而慨然發康叔武公之德焉夫康叔遠已其詩不
可得聞而詩中所陳武公之盛德文公之秉心淵
出齊晉秦鄭者賢侯之上宮闈之間如共姜莊姜
及泉水載馳竹竿河廣四夫人高節卓行實冠諸

國雖宣懿重昏國家喪亂而一旅中興卒綿九百
之祚非無故也後之說詩者徒以宣姜淫亂株連
一國與鄭同科毋乃目睫之論歟○衛本殷紂舊
都朝歌之地今爲河南衛輝府淇縣後遷楚邱又
遷帝邱詳見鄘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
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
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
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

兮不爲虐兮
三章合舉有匪而以綠竹之美盛起興猗猗中皆形
諸外要皆切磋琢磨之所致也首章解義大學爲精
審語錄闕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學
問自修之功二章言成儀服飾之盛三章言德器之
成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辭三章但言寬綽戲謔
於此乃不事矜張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此耳
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毛傳會謂弁之
縫中琢玉爲珠以綴飾之爍爍如星也箋合朱注詩故
云如金如錫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能圓能方也猗

較易於矜持武公則寬綽其容戲謔易至陵侮武公
則以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圓之相濟也猗重較之猗
釋文只是倚義集傳以爲嘆辭釋文義長○爾雅綠
王芻竹萹蓄疏引人謂之萹竹大學綠作菉韓詩竹
作薄薄亦萹蓄也據此則毛傳當矣陸璣以綠竹爲
一草古今無從其說者考工注較兩輢上出式者義
疏輢深四尺四寸謂輢較其前三之一式也後三之二
較也當兩輢也輢倚車箱兩旁立較橫於車之兩旁故以其在旁可倚故謂之輢
當人較分別下與軹之植者相貫其橫之交錯於式於兩輢之上輢者前貫之
在前而低較在後而高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五尺五寸故鄭云兩輢

上出式者也以式低較高望之若兩重然故曰重較
祇以式之在兩旁者言不指其當面者式有三面較止二面當
面者不可名較也較在旁亦可憑人直立稍後一手
可以憑較俛身向前兩手可以憑式也曲禮孔疏謂
式上又橫一木爲較此謬論也若橫於當面則御者
射者皆不便於運動即俛而憑式首且爲較所觸矣
戴震釋車曰輢與旁謂之輢式前謂之帆帆謂之陰
橫側車前以蔭軨也縮輢上者謂之較與前卑於較者謂之式
車闌謂之軨車轄間從交結者較內之軨謂之軹式下人所
對謂之轛按崔豹古今注重較即重耳在車藩上重

起如牛角毛傳指爲卿士之車於禮無聞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
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
寤宿永矢弗告韻寬言諼平去通
後之稱隱士者器量多狹小環介惟碩德之人乃能
遯世無悶覺塵俗外別有天地故云寬也王肅以言
爲言先王之道乃見寤言寤歌中具有伊尹耕莘氣
象而時不可爲之意亦隱隱可想已見復師曰序謂
刺君上之失賢朱謂美隱居之得所美在此則刺在
彼矣美在言中刺在言外○考成槃樂毛傳也考扣

槃木器陳說也反復詩言毛義深矣世固有隱而弗成者矣無貧樂斯弗成矣無可隱斯弗樂矣成其樂乃以成其隱也獨寐獨寤而言言而歌歌而宿無酬對無應和此閒消息甚大非遁遯養生一流故以碩人稱之若如鼓盆拊缶之為樂則所謂猥狹而非寬大者矣薖從毛為寬大軸從蘇為盤桓於義得矣終有未能釋然者竊疑薖乃是草而槃之於阿恐亦有陽草處之類軸以行車而槃之於陸恐亦懸車不出之意及見丹鉛錄採畢要之說謂薖同窩而范逸齋補傳訓軸為卷窩藏卷懷於字訓頗近

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疏述毛意衣錦褧衣皆如字今從之）

嚴緝云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族類之貴容貌之好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二語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序題以閔莊姜左傳可証說詩若不用序則以此為閔莊姜可乎輔氏廣曰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如此看最好○說文褧絲也枲屬爾雅貫今人績為布苔用此為禪衣故謂之褧（[illegible]）嚴緝謂以縠為之非也士昏禮作景玉藻作絅箋言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下章則自近郊正衣服乘車馬而入大事衷邢國在今直隸順德府治邢臺縣後遷夷儀今山東東昌府西南十二里有夷儀城周公子封國僖公二十五年滅於衛譚國在今山東濟南府治東南七十里

子姓莊公十年滅於齊鄭氏肇敏曰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然碩人既為衛侯妻而邢譚之夫人皆其姊妹行也亦足證漢儒之妄爾雅蝤蠐蝎又蝎桑蠹許鈔蟦蠐之類蝤蠐在木中蠐螬在糞土中瓠犀爾雅作瓠棲瓣也又螓蜻蜻郭曰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又蛾羅郭曰蠶蛾邢疏此蠶蛹所變者也古義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釋文鑣馬銜外鐵一名扇汗又名排沫爾雅謂之鑣幩鑣飾也以朱飾之故曰朱幩爾雅輿革前謂之報後謂之茀翟茀者以翟羽飾茀所謂厭翟也又魚罟謂之罛郭曰最

大罟也鱣郭曰大魚有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江東
呼爲黃魚鮪鮥鯀音叔鮪郭曰鮥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
鯀鮪建平人呼鮥子陸疏遼東人謂之尉魚蕿發見

召南騶虞篇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
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笑載
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

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
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
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
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謀音媒丘音欺葚淇隕貧湯裳爽行俱平上通勞朝暴笑悼平
大通婦宴送如之隔韻小通二通思哉轉韻
讀谷風使覺可憐讀氓便覺可恥詩之移人如此故
曰詩可以興纔開口一句而怨弃之情詆詘之意及
本非仇偶之實二一形見全篇敘事簡達比之谷風

反復叨細者殊別在本無可訴之寃也序曰刺時而
衍者以爲美反正醜矣一章述始爲所誘而許之弃
二章述旣爲所惑而遂弃之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者
本謀卽是婦去而婦言我曾有人先來告我故行計
未辦至秋乃待治裝如次章所言賄遷也兩章傳寫
往來蹤跡如扮如畫三章乃從棄後追悔從前到狠
狠時偏有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倫生諦正如潘岳
臨刑悔恨自知其不可復活也而鄭謂賢者刺之何
其傎歟四章正述其見棄之事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當如集傳謂渡水以歸不當如箋說倒敘弃時也沃

若隕黃乃以況情意之盛衰衰盛非紀其時如箋亦不
必以色衰爲說說如朱士也罔極所謂怨靈脩之浩蕩
也五章述其將至家而羞見兄弟詩斷言旣遂矣至于
暴矣言當食貧之時而我以賄遷旣遂其生而遽加
以暴也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寫狀無可解免貧思眞
覺無地自容六章述其怨而無所自解之辭及爾偕
老老使我怨諸家謂其老而見棄然據總角之晏云
云則此婦未奔便爲所誘不應二歲便老也詩雖言
今未老見棄設若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者愈
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言其心無泮岸卽上

章所謂罔極也不思其反箋謂不復念其前言者
信誓縈對行下句見字亦非質言矣但皆長於傳傳
）鄭司農載師職注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
幣貿易物頓爾雅作敦一成曰敦邱注成重也漢志
東郡有頓邱縣水經注淇水屈逕頓邱西寰宇記澶
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內黃河北岸也孔疏引巾車重
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
之裳帷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帷
婦人之車飾為然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
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右古音以爰為韻中之瑳
竹竿衛物也淇水泉源衛水也皆童子時所釣遊者
爲本而今遠適異國曾不得一往焉因思淇水泉源間
游女蹀躞何等閒適而已不能如歐陽安得乘舟駕楫
出遊於此以寫我憂哉前二章身在此而心在彼後
二章思之深而恍然置身淇水泉源間檜楫松舟上
矣詩補比泉水更進一解序言衛女思歸而何者申以
適異國而不見答朱子辨為不見不答之意黃氏櫄

曰人惟怨困憔悴之中則思昔日逸樂之事嚴氏粲
曰再三極言衛國之樂則知其有所不樂於此矣按
末句逗一憂字其情自見特着語和平令人不覺衛
女所以賢也毛曰興也其解迂曲今從集傳為賦○
泉源水經注有二源俱出朝歌西北一名馬溝水一
名美溝水二流相承泉響不斷方輿紀要曰輝縣西
北七里有蘇門山一名百門山泉通百道衛風所謂
泉源在左也或謂之百泉山衛水源於此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蔓生纏繞非特達之物詳今履與惠公狂穉非令
器不能自立也雖佩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人補芝
傳才不足以長人程其不足有為可知容容與遂直
遂詩纜悸心動也說文言其舒緩放肆集傳拖長紳而執心
不定孔書如魯昭公習於容止而猶有童心也黃佐舊說
未融諸儒釋悸字皆引更始升殿刮席事恐非其倫
亦與驕而無禮不合○爾雅雚芄蘭注謂雚芄蔓生
斷之有白汁可啖疏曰雚一名芄蘭注言雚芄或傳
寫誤芄衍字陸璣謂一名蘿摩是也何黃如乃謂孔

氏誤讀爾雅因以芄當之按芄卽蒲安得以支言其
誤不更甚耶孔疏內則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
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但佩容臭而已故知爲成
人之佩蓋以象骨爲之可以解結韘已則決象骨爲
之鄭以爲朱韋爲之陸璣云字既從韋鄭說爲近又
禮書云射禮右巨指着決所以鉤弦二指着沓卽儀禮所謂朱極三所以放弦左臂着拾所以遂弦謂之極者中於
指也謂之沓者沓於指也劉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
觿能射御者佩決按桓十二年左傳惠公之卽位也
少杜注云蓋年十五六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極辨河不廣宋不遠然則不得歸者何也味在言外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
河故以河廣爲言嚴華谷謂是詩作於衛未渡河之
前非臆說也是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爲世子鄭箋乃
謂襄公卽位而夫人思之與詩義不相應矣集傳亦
仍其誤疏謂本不渡河特假有渡者之辭此迂曲說
詩因從賦不從興也讀詩記載說苑一條宋襄公爲
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
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不曰母而曰舅恐
傷其父也卽此推之而是詩之作必非在襄公卽位
之後矣內書釋地引劉日齋言謂不必渡河而仍以
故國之山川言者其有深情與按此亦滯於鄭箋而
欲稍變疏義以通其說非達詁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
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願言
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
痗

此詩時世序無明文康成寔以衛宣公時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事鄭在衛西而詩云之東既不可信
朱子無說又宣公之詩不應次於惠公之後許氏詩深曰
此篇序于宋襄丼柏之間恐是霸主假王命以摟伐
序所以書刺時也一章問其行二章極其思首如飛
蓬意緒亂也甘心疾首又加病焉至於心痗則肝肺
摧傷矣范氏補傳曰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
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毛傳
殳長二丈而無刃考工記廬人職謂詩有四尺則丈
二也說文積竹爲之徐鍇云其體八觚呂記沐滌也
左傳遺之潘沐注云米汁可以沐頭嵇康養生論合

歡蠲忿萱草忘憂本作萱說文作藼本草即今鹿葱
豐熙云食其花健忘一名宜男非合歡也集傳訛古
今注合歡樹如梧桐與諼遠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無裳無帶無服即附於身者之皆無而窮民之無告時君之不恤並見之子云者民間相謂之詞或詩人之所見然也序曰刺時而衍者乃言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偶因引古者凶荒殺禮多昏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以見時君之不能行此政詩緒謂桃夭摽有梅之變亦是從衍者之說也康成且謂婦人寡而欲與爲室家則尤謬矣韓詩外傳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饑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己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己惡衰之則知天下之欲富足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可謂能見其大詩從毛爲興

古義詩與木瓜相屬一主施一主報也載公廬漕齊桓公歸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重錦等物即此詩變之子無裳無帶無服者也淇在河北時已渡河猶以淇入咏者蓋以興復望之耳吳易堂駁其說謂以興復望衞不當比狐媚之獸愚謂以望興復破在淇終覺舜辭若狐之取興不足爲興左傳卜徒父謂狐蠱必其君不獨雄狐之比齊襄也易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程傳謂狐能渡水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小者未能畏懼則濡尾而不能濟本義汔幾也汔濟濡尾幾濟而猶未濟也易豈取象于狐媚耶詩言淇梁淇厲淇側取義於渡水故以狐言之戴公廬漕亦幾濟而

未濟時也綏綏者疑畏而恐濡其尾之狀公不爲小狐而爲老狐所以終濟何氏所稱似與易義相應特未能釋然於三在淇句故不敢主其說爲錄而論之以附於後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瓜古音孤玖古音几後並同）

木瓜美齊桓其說相仍惟集傳疑爲男女贈答兼采引朱子集中讀尊孟辨云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衞人之情也朱子固未嘗盡廢序說集傳

比仁亻從之○爾雅楙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陸璣
疏曰江左有者名樝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
香者謂之木瓜則蔣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香者謂
之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謂之木李孔穎達
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三者玉
石襍也邱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亦非全玉而
羅願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衡下以
璜衝牙者也

受業　黎　珠廷光　吳　瀚春塘
　　　孟　瀚玉符　許　灝奇眉　叅校

廣東學詩卷二終

廣東學詩卷三

常熟後學項　鑲述

王

先儒以王風係乎王猶以周南召南係二公其失
同也周爲周公之南召爲召公之南王則澗水東瀍水
西之王城皆以地言不應從人立說由言黍離降
風也通志云王爲王城東周之地豳爲豳風西周
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論最確
按洛誥周公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此
召公所相宅名曰王城以會諸侯漢之河南是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周公所營名曰成周
以處殷頑漢之洛陽是也康成謂封域在禹貢豫
州大華外方之間疏云外方即嵩高金仁山謂河
南府伊陽縣之西陸渾山乃嵩高之連峰據此則
自河南伊陽直抵陝西華陰縣皆東都之境我周
桃林之野在其內矣兩虢康成又言北得河陽漸冀
州之南疏引左傳襄王賜晉陽樊溫原之田晉於
是始啟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畿內也春秋大事
表云申國在南陽府治南陽縣呂國在府治西三
十里國語當成周者南有申呂自楚滅申因裕州

方城山爲固與王城逼近則申呂爲王城衛而
虞號其北戶也漢志云河南雒陽與宗周通此宗周以豐鎬爲
古東遷後各亦名宗周商孔悝鼎銘即宮於宗周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
長相覆千里區畫彙而關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
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
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
宛溪顧氏曰周自平王東遷尚有太華外方之間
方六百里之地其時西有號據桃林之險通西京
之道南有申呂扼天下之膂屏東南之固而南陽
爲背澤潞當甲天下轘轅伊闕被山帶河地方雖

小亦足王也故桓王之世猶能與師以號召諸侯
虎牢屬鄭仍復歸之至惠王始與鄭以武公之略
弘地自如其網未盡絕於天下也而屏弱不振門
拔月削楚滅申而東南之蔽失晉滅號而西歸之
路斷至襄王以溫原畀晉而東都之事去矣詩人
所嘆息痛恨於日蹙國百里者其以此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
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
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苗搖韻穗醉噎韻憂求轉韻天人又自爲韻

序曰閔宗周而下言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爲禾黍季本謂以事理推之未必盡然所見黍
離當在野外錢天錫亦謂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
勦爲禾黍此或於鄭氏秦譜橫有西都八百里之說
以爲秦不應毀廢本朝宗廟宮室也案史記平王賜
襄公岐以西之地曰戎侵奪我岐豐秦能逐戎即有
其地是秦封在岐以西豐鎬在岐東爲戎所據非秦
有也終襄公世不能克戎至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

至岐岐以東仍獻之周是豐鎬故都仍隸周境秦不
得過而問焉特爲戎踐破平王視同敝帚不復加葺
銅駝荆棘周所不免也古殷墟城壞生麥則周墟黍
稷理亦有之稷三易辭而黍文不變緩華谷以爲協
韻者近之如桃夭摽有梅所詠豈必歷久更見耶此
何人哉舊序前人竊意作詩者記歎平王之愁棄舊
物而不顧也章首用兩彼字結語用一此字言彼周
然已此何人而不加惜也補傳云序詩者道東周大
夫過舊鎬故都不忍去之情狀簡短數言發明一篇
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唯謂序可無取哉毛

不言興集傳謂賦而興恐亦是因所見以起興○許
氏鈔黍似粱而非粱稷今之穄也黍黃而稷黑黍小
而稷大朱子解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爾雅之恐得
其實蔡氏解黍穀也雅與暑同律夏乃登故謂之黍
而說文則謂大暑而種愚按月令登黍之文當從蔡
說黍離降風辨見詩說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
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
渴哉音資來音釐

序謂刺平王而行者言大夫思其危難以風喻詩記
曰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黃適詩故謂大
夫妻賦此集傳以本也今按篇中以雞之棲牛羊之
下為言似非貴家氣象質疑以大夫抗為行役者室
家其念之厚然此曷至哉箋謂何時當來至與
不知其期為 云集傳謂今亦何所至哉本今作乃以
地言以下章例之箋說是也各有作息之期而行役
不休詩人所以刺也先羊後牛者埤雅言羊性畏露
晚出早歸常先於牛也有佸之佸毛以會下括之括
毛訓至集傳皆用之陸奎勳曰牛羊有欄括其閑關
犬亡其首四馬就括非其諸耶康樂詩云朝遊牛羊
下暮來括揭鳴亦是此義苟無饑渴者所謂無思之
外以身為本也戴氏說○爾雅鑿垣而棲曰塒又雞棲
於弋為桀釋文弋亦作杙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
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末句不入韻

黍離閔宗周西周也此言閔周則東周矣君子遭亂
相招為祿仕許東陽謂仕於伶官如簡兮比是也詩
緝曰當是之時貧且賤焉非恥也故不以閔君子而
閔周執簧執翿備聲容之器由房由敖則歌舞之地

也房當如傳言房中之樂敖則燕舞之位鄭箋在於房
也○疏引賈逵管中金薄葉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
劉熙云大笙十九簧疏又曰鄭謂言此路寢之樂問
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也蓋路寢以聽政小寢以
燕息下箋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按儀禮記燕朝服
於寢又云有房中之樂注曰燕於路寢相親暱也與
鄭譜合孔疏殊繆爾雅翿纛也注曰今之羽葆幢又
翳也注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宛邱箋謂翳舞者所持
以指麾陳祥道引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言以纛與
旌引二翳者其說信已而此箋又謂羽舞按羽舞析

以鷺爲之非鷺也鷺舞自用鷺舞當以宛邱篇爲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薪申楚甫蒲許爲韻水子爲韻懷歸韻韻本通

此詩之指當以歐陽本義爲正彼其之子謂諸侯國人之當戍者王不能令而勤畿內之民故以揚水之不能流物爲興非戍人指其室家也蔣氏蠡測云以國風事類攷之彼其之子凡五未有目其室家者況

征戍之人初無携室同行之理故集傳不如本義之得也毛以揚爲激揚而箋以湍迅申之失其義矣張子解爲悠揚亦似強從我解蘇氏曰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亦不流矣於義爲得三國同戍而孔疏乃謂所戍惟申言甫許者以其同爲姜姓由章變文借以爲言其實不戍甫許先儒因之遂有忘親逆理知母不知父之論義雖正大恐未審於當日之形勢也按申甫之地皆在南陽許亦近隸開封脣齒相連同爲洛邑東南門戶而楚方橫行南服逼近申呂蒲時加侵擾以爲北窺之計至於桓莊之世滅申滅呂許亦役屬於楚南陽汝寧之境恐爲所有遂平步以窺周畿矣故在宣王之世即有築城之役至於東遷尤不得不亟守門戶以蔽東南縱非母家豈容恝置然彼時皇綱尚未盡絕平王果能奮勵自强以申司馬之法則晉之義和鄭之掘突皆綽有英略可號召以敵王愾楚氛雖惡安敢上抗威棱何藉於戍即不得已而遣戍亦當使方伯連帥供其役何至役畿內之民以衛侯邦詩人所以怨思於平王之微弱也近日宛溪顧氏作春秋大事表極論東周之可爲余爲本其義而著之

詩○閻百詩潛邱劄記云案潛夫論申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十里有呂亭即呂也又齊世家注司馬貞曰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西顧景范方輿紀要云許州府春秋時許國魏曰許都改曰許昌蒲有二義毛訓草鄭訓蒲柳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二蒲之音無攷姑從質疑作平去通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

歎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脩叔下去通 叔轄條留反）
黽勉有無夫婦之義饑饉相棄人道絕矣詩人以爲
風俗衰薄其來有自（補傳）故不暇責其人而但曰閔周
也全篇以歲旱草枯興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澤氣
象（詩緝）首言蓷生中谷宜可耐旱今生於乾土者已燥
興饑饉則貧者先悴也次言生而長茂者亦燥三言
生於濕地者盡燥則貧富皆憔悴矣（詩補傳）因此而
致仳離則時之艱難不淑爲之不淑猶云不幸（詩緝）詩
故曰古傷死者之詞曰如何不淑是也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呂記）三言有女仳離

似屬閔者之詞非必其女自作○舊說以蓷草宜生
高陸生谷中則傷於水（傳義）非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
益母益母茺蔚也據本草茺蔚生海濱池澤其性宜
濕（詩緝 陸璣疏）然毋復京曰毛傳蓷雛又大車傳菼雛考諸
書茺蔚子並無雛名豈毛以蓷爲菼乎然則何以又
謂之陸草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尚寐無吪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
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爲古音 羅古）

（罦字辭辨釋文字音 覺上去通下集傳叶從古 是）
此與上篇俱爲閔周而衍者級以桓王失信云云朱
子辨云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
王蓋據春秋傳鄭伯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
詩之爲是作也今從集傳若逸脫而雉羅以興小人
致亂而幸免君子忠直而被禍詞義坦白而毛言政
有緩急非其義矣鄭以逢白羅爲遇軍役之事亦是
附序立說疏謂兔爰本在葛藟之下但簡劄失次耳
因此序言桓王下序言平王也既不用衍序則篇次
相從正得集傳爲比今從毛作興○爾雅罿（音幢）謂之

罬（音劉 罬音輟）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注今之翻車
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一物五名展轉相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
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滸父顧上去通 涘音矣 母音米 有音以）

春秋文七年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
猶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序謂王族刺
平王此可證矣章首三用緜緜字便見屬宗不可斷

絶意箋以葛藟之托於河漘反興兄弟之不蒙恩澤似於庇本根義未備而左傳亦不言在河之義且記葛藟以爲生其地失之矣李氏仲爾取王則公意謂河漘水所溢徑地也謂浮葛藟而生之亦所以自圖按諸儒說亦有是說與左傳鄭箋義正相入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蓋謂兄弟乃同父所出今王終遠兄弟則不以我爲同父之人而使謂他人父將誰親叔乎他人不可謂父則兄弟不當終遠是亦義豈然其之痛下二章倣此箋疏未融集解引蘇王說謂平王以他人爲父則指斥過甚矣○葛藟見周南爾雅滸水厓又涘爲厓又夷上酒下滸李巡曰平上附下故名滸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蕭龍爲[illegible]蕭右音脩讒口傷人每乘其間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如上宮槃等之葉醬蕭光石顯等之謀譖蕭望之皆伺其出沐是也集解葛藤攀附蕭艾則離騷所斥者蓋指讒言也采之者以興君之聽讒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皆積微而成歐陽義益人之讒人多因其不見集解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久則得疏而讒易入所以可懼不當如鄭箋以采葛爲往也集傳指爲淫奔而刻之賦不若懼讒之說故仍從毛傳爲興○史記汲鄭遺首云蕭非也荻安得有荻今爾雅推治爲荻惟釋文是荻子辯見許鈔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哼哼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此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曰不敢曰不奔而猶以同穴申其誓所謂免而無恥也集傳得之序曰刺

周大夫蓋刺其不能以德禮化民陳古刺今衍說無當○按可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此大夫得命出封如等爲五命以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衣也毳衣三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二章黼也黻也書曰班宗彝孔注宗廟之彝也衣以彝爲章虎雉在彝故也康成則謂毳畫虎雉因號宗彝其實虎雉而已陳祥道曰康成之言非也書大傳宗彝白宗彝則白而虎雖各象其色耳又曰大夫玄衣纁裳詩曰如菼菼之初生其色玄言其衣也詩又曰如璊璊之爲玉其色赤言其裳也許鈔云雖位相擬三百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illegible]

賢者隱居邱園之間藝麻麥果實以爲生民思之而望其來蘇氏猶[illegible]之來也施施毛以爲難進據孟子文集難進義箋以爲舒行爲得來食疏釋箋義謂思賢之人欲飲食之也貽我佩玖詩人多以玉比德言有美德以及我也補傳○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正義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今考桓十一年公羊傳古者鄭國處於留及遷鄭而野留

是留亦東都畿內地至祭仲省留途出於宋而被執則留又錯入宋境矣當時疑有食采於留而子孫以爲氏者漢後京曰留古劉字今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劉康公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於此若襄元年楚子辛伐宋呂留則屬彭城非此留也路史訛

鄭

朱呂鄭風之說前人以爲未了公案蓋朱子所執者論語鄭聲淫一語諸儒則謂聖人所放是聲非詩因傳引禮記師乙之論及左傳韓宣叔向季札之言以證鄭詩之非淫論既章已抑猶有未盡者

請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聲音之道大不踰宮細不踰徵宮徵皆中聲也不踰之所以止也此之謂雅音也淫者反是淫之爲言濫也其聲流蕩而不能止也丹鉛錄曰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樂記所謂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是也狄成古音樂之一終其長若古之曼聲胡氏紹曾曰都曼之聲音調婉婁弄引煩促所謂靡靡之音使人蕩滌流連不克自禁故謂之淫之二說者可謂明辨皙矣然則鄭聲之淫非盡男女邪僻之謂也皆紂使師延爲淫樂流傳

東土鄭人得之衍寫其聲而世皆說焉齊魚之會至以師悝師觸師蠲比樣歌鐘女樂以爲上賄行於諸侯晉宋之君皆爲所溺夫子所以惡其亂雅而欲放之如以其詩則鹿鳴四牡之和雅文王大明之莊肅與夫東門溱洧之淫蕩然自是渭開卷即得何以曰似是而非惡其相亂乎蔡氏尊卜云先儒皆云衛以男悅女鄭以女悅男鄭風之淫甚於衛然鄭風二十一篇惟東門之墠褰裳子衿以爲不待媒酌而相奔其實序但云刺亂[illegible]序以爲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其實序但云思遇時淫

洧後序以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其實序亦但云刺亂所云女悅男者不知於何見之即有其事抑不過閭閻匹婦禮教不及者之所爲耳有若桑中之世族在位相竊妻妾乎有若匏有苦葉新臺之上烝庶母下納子婦乎有若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之母子爲夫婦公然生子相繼爲君乎不特衛也齊風之南山敝笱載驅兄妹宣淫至殺其夫矣鄭有之乎陳風之月出株林澤陂君臣聚淫見殺於其子矣鄭有之乎乃夫子曰鄭聲淫而子夏亦言鄭音好濫淫志反不及衛齊陳

何也曰淫其辭也非淫其詩也其言鄭淫實補諸家所未備今攷朱子集中亦謂舊說不可廢是朱子原無意必於其間也竊因前人訓釋淫字之義合之荀子中聲之說而并述黎氏之論如此若以先儒未定之案而欲自今定之則我豈敢○案鄭本西周畿內咸林之地宣王封其母弟友於此是爲桓公幽王時爲司徒用史伯計寄帑與賄於虢鄶東虢圖取其地及死犬戎之難其子武公掘突從平王東遷遂滅虢鄶而居之右雒左泲前華後河食溱洧焉謂之新鄭今開封府之祥符蘭陽中牟陽武鄢陵洧川尉氏鄭州河陰汜水滎陽滎澤禹州密縣新鄭兼汴杞縣與楚界陳留與陳界封邱與衛界又闌入衛輝府之延津河南府之登封陳州府之扶溝懷慶府之武陟彰德府之睢州其闌入直隸大名府之長垣者爲祭仲邑周之東也鄭爲重爵楚日相尋焉故次王漢書地理志云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粲兮 蓆古祥龠反

此武公入仕於周而周人美之呂記宜稱也集傳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集傳孔疏朝王不服緇衣退適私朝乃服緇衣以聽政敝故爲兮願其常居此位常服此服也武公既定王室受封新鄭入爲卿士服是緇衣而來善其德足稱之故言服之安美而尊大也館如覲禮賜舍之舍授粲如聘禮致饔餼米禾之類武公有大功於王王所倚畀蓋嘗親臨其館駕旋而授粲故詩人託爲王言以寫繾綣無窮之意箋訓適遐義迂曲集傳謂詩人自言恐適館授粲非民所得施於上

者蕭訓大釋詁文程子改訓安舒未詳所據○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槃粟治之精者王氏說文稻重一䄷爲米六斗大半斗曰粲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母音米兄虛王反懷畏平去通

仲子祭仲也毛傳嚴緝云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爲公拒仲之辭云云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愚謂前三句似反其意後五句實誅其心呂記謂辭雖拒而意實與如寺人傒祖告路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也畏我父母即姜氏欲之之義○言仲可懷二人之陰謀自見疊下三言字三畏字則所顧惜者此耳至開發鄭之期而伐之則父母兄弟國人皆不能言而公乃無畏矣衍序言小不忍者大謬○陸疏杞柳屬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理微赤今人以爲車轂集傳里之地域溝樹也王應麟曰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古義桑亦木之韌者陸疏檀木皮青滑澤材強韌可爲車按三木皆以比段於里言杞於牆言桑於園言檀不惟取義亦有層遞之法細如此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野音渚馬音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於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田載狃不入聲射音樹鬯從爾雅改作韔鴇方古音保三章後四句皆兩轉韻

序皆刺莊公而衍者一云國人說而歸之一云不義而得衆非也段何能得衆國人亦何嘗說而歸之子封伐京而京叛大叔矣二篇皆其私黨相昵之詞兩篇以于田爲仁飲酒爲好服馬爲武後篇所矜者在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可知從臾諸耀不出少年徵逐服馬飲酒之儔而國人早已心非之矣然詩意刺莊公不在刺段公實欲厚其惡而先後說都

以公不知禁爲言恐見長不見裏也藪澤也鄭有圃田蓋在圃田也火烈具舉卽爾雅所謂火田疏謂宵田者失之暴虎而獻於公傳謂從公田者是蓋叔有示勇於公之意而公亦陰縱之大夫種所謂虞侈吳王之心者詩人已微窺之爲叔無狃戒其傷女蓋亦畧示端倪矣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言良御也發矢曰縱從禽曰送言善射也集傳改爲舍拔謂矯拔爲矢末猶發矢也璣卽鷂弓之梢末所謂弭也既發矢則弓隨勢倒直指於前以送矢縱紲謂後手繫音繁而前手擬也馬慢發罕而釋掤鬯弓言整暇也縱紲云如

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亦可想叔段洋洋之意矣後篇題加大字所以志別蘇頴如字許鈔音秦案古本首章原有大字呂版本俱仍舊〇爾雅驪白雜毛爲鴇郭曰今之烏驄抑左傳作冰矢箭蓋鬯小戎作韔弓囊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彭古音旁英古音央後並同軸韻音籌龍氏本叢簡叢辭

閔二年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衍序者本其說也謂公子素作是詩疑亦有本然不可考矣時衛方有狄難鄭與衛鄰恐其渡河侵鄭故使克將兵之河上狄退而克不召春秋書鄭棄其師孔疏詩稱潰玩師不恤國事之狀以著棄師之本序曰刺文公春秋之志也清人克所將清邑之衆杜預春秋釋地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水經注清陽亭南有故清人城彭消軸舊說以爲河上地今無所攷姑闕之陶陶之義宜傳乘駟介之人說旁旁麃麃合從一例〇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按考工記廬人職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曰六建五兵與人也五兵者戈也殳也戟

也酋矛也夷矛也酋短夷長短長重累故曰重英喬爾雅釋爲高毛訓累荷蓋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相負揭孔疏〇箋謂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疏古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集傳謂矛之上句曰喬按考工矛乃刺兵非句兵也又爾雅矛刃也刃下曰矜也亦不言句惟許慎有矛八形之說當以爾雅爲正左旋右抽疏謂此將所乘車耳將在鼓下故御在左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

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
之子邦之彥兮 彥音[illegible]
每章次句毛鄭指人而以三英爲三德集傳則指服
是爲意文雖指服而意實指人而且侯從如濡取
義下其毛理之順也[illegible]以見大夫之正直而
有文也司直即舍下司直意且侯即舍下邦彥意舍
命不渝乃直美之實也孔武有力從豹飾取義詩稱
是服者之有是武力是以能主國是而不撓傳所謂
剛直也三英粲兮從羔裘之晏取義言稱是服者之
有是文采是以爲邦家之彥士所謂且侯也而能安

處其命而不變亦從此見矣范逸齋曰五紽五緎五
總皆所以英裘故謂之三英疑或然歟毛以晏爲鮮
盛貌詩緝直訓爲安其義較備序曰刺朝而言者稱
古之君子則亦陳古刺今之作此詩疑當爲賢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
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首章子未遵大路[illegible]
下人讀如本音集傳從古 今字皆讀爲魗與手好爲韻
莊公失道君子去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
去也持其袪以留之曰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
倉卒而遽絕也 朱子舊說 下倣此不言惡公醜公而言惡
我醜我者之謂也寁毛訓速[illegible]中其意曰[illegible]倉
卒也陸[illegible]以爲力[illegible]近是故故舊好[illegible]以先
君之義[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或[illegible]也[illegible]人之好樂
兮路[illegible]以險[illegible]今云遵大路則[illegible]蕩矣故應
從序也呂記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
權謀專武力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
君子安得不去之乎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
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illegible]何反[illegible]韻 未詳[illegible] 乃[illegible]之義
此詩之義篇疏注[illegible]集傳得之王氏質曰此詩婦[illegible]
夫辭予與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辭蓋時人刺時好色
而不說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本義[illegible]
翱將翔往主人說於義未融陸農師言鳧鴈宵以晨
飛則翱翔當指鳧鴈 古義 婦勉其夫謂此時當有[illegible]
翱翔何不起而弋之弋之以歸而我以中饋之職調
和滋味以飲酒和樂 集傳 將白首相要如琴瑟之在御
莫不安靜而和好矣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

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所謂悅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翼[illegible]）○爾雅釋鳥[illegible]沉鳧郭曰鳧似鴨而小鴨則爾雅以爲舒鳧鶩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又爾雅舒鴈鵝其足蹼其踵企郭曰腳指間有幕蹼屬相連飛則伸其腳○宜集傳謂和其所宜內則云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問毛傳訓遺也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雜佩毛謂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呂（與叔）謂觿燧箴管帉帨凡可佩之物范逸齋曰是詩爲民俗而作當以後說爲是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illegible]）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吹[illegible]）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四詩皆[illegible]刺忽集傳改爲淫奔以其詞佻而意[illegible]也

然按左傳六卿餞韓宣子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皆有求助大國相與倡和之意若果淫奔豈有鄭人賦鄭詩而自彰其醜者如曰賦詩斷章則牀笫之言不踰閾伯有之賦鶉奔何以見斥於趙孟耶（[illegible]）○有女同車刺忽不婚於齊故極陳齊女之美而忽不與同車同行爲失大國之助也（本義舊說謂同車同行爲迎陳女者非）扶蘇刺忽所美非美狂且狡童蓋指祭仲高渠彌之流（箋義）蘀兮風吹蘀其勢方危謂祭仲將倚宋逐忽而晏朝無倡義之人所謂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故呼叔伯而告之言如有能倡者予則爲之和而要其成蓋憂之切而其詞迫也（[illegible]）狡童刺忽朱子序辨極論之後人或援狡童之歌爲解則又不然本詩言彼狡童兮又言維子之故既以昭公爲子又以昭公爲狡童於文理亦欠順矣嚴緝曰爲昭忽言之故指狡童爲彼而稱忽爲子彼者薄之之詞子者親之之詞陳少南直以狡童目祭仲黃實夫喬其說范補傳亦言彼祭仲者豈之子忽者親之蓋合扶蘇褰裳上下詩詞所指斥者總歸於一而當時擅權用事倡狂自恣者無過祭仲不當援麥秀之義以爲斥昭公也或謂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華谷）不知詩人之詞本難拘滯當時莊公

昔子忽突與儀生殺廢置惟仲欲爲乃役已以老厲爲功不顧其後仲之罪大矣謂之狡童固宜四章氏與毛傳集傳並同○埤雅木檀一名穀爾雅紅龍古其大者蘢陸璣云蘢一名馬蓼集傳云山不惟有小木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華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毛詩名下大小皆得其宜意正如此義爲反與箋說穿鑿說文凡草木皮葉落陊地爲蘀箋謂不棄則說義未周不與我言食爲祭仲驕蹇自恣之狀而昭公專信任之不與賢者圖謀危難將及是以憂之不能餐息也

詩人忠愛之至豈有目爲狡童者乎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illegible]）

此篇詩意純薄似爲可疑然六卿餞韓子太叔賦此詩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我納聘自安能別爲之說孔疏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後疏以突當之非也突非祭仲不得入昭公復位爲仲所逐雖據櫟國復重以四國之援終以得終弗克納處櫟者十有八年卒以與傳取復入而祭仲高渠彌傳瑕等生殺在手（桓十七年高弒昭公 十四年傅瑕殺子儀）甚非所謂狂童恣行者乎此詩疑在忽殺弒子亹初立之時故序不曰刺突忽而曰思見正則年齊人遂殺子亹而櫟高渠彌矣祭仲以智免是亦大國之正之也歐論云褰裳涉溱言非道遠而難至而鄭謂揭衣渡水往告以難豈無他人怨諸侯不相救恤耳而鄭謂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衍說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縱爾不我思豈無聲大義以相正者乎（李辭）惟狂童之狂已甚故望之切而怨之深也詩緝曰藉分望大夫相與扶持褰裳望大國之見正○說文溱

作潧水經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南入洧水洧水出密縣西南馬嶺山又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蓋古鄭城在今新鄭縣治西北潧水在北洧水在南亦鄭環衛國都之水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褧古迥反）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即音子悉反）

一篇同爲刺亂丰疏云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

爲而女不從後乃追□此咏其□□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傳此詩之作與拾毛□門外說引叔于田傳□□□□□□門外之□塗也室即禮所謂主人升堂西□□□升堂北面者箋說非是後二章乃自言衣服之備欲從初志而從之（詩）士昏禮女純衣纁袡此言錦衣庶人妻也（箋說）或□在塗之所服（古義從衛風碩人箋）禮又有婦乘車姆加景景即詩之褧也塗中所以禦塵婦人不殊裳此衣裳異文者疏云詩須韻句故別言之叔伯毛謂迎己者按叔伯非定稱

禮舅姑皆有饗送者之文或此女自呼其送者爲而行之不待其迎歟東門之墠刺不待禮而相奔二篇皆女子其辭也東門之外有墠墠之旁有阪茹藘生焉指其所欲奔男之處也（詩記）東門之道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燀室意當爲女子自述其處由下子不我即觀之箋意是也二篇集從集傳爲賦○禮記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故傳云除地町町者爲墠茹藘茅蒐本草一名茜其根可染絳阪邪氏謂陂陀不平而可種者箋毛謂淺集傳用代柯傳改爲行列其義乃當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五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詩緝）風雨雖至而如晦喻世之昏亂雞鳴在晦而思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體焉（嚴緝）陸璣濱湛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行是以迅風疾雨不謬晨禽之察南史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惡之迫之疾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所謂君子雖居亂世不改

其度也集傳賦也今從毛作興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鄭國之人廢於學問由庠序之教不行後日遂有欲毀鄉校者矣詩人之刺爲在公子五爭之際朱子疑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全不相似及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從序說衿與襟同青衿青領也父母在衣純以青（箋）上佩瑞玫下而綬組紋色（赤黃）玉

綠文也毛云青組綬猶大夫純組綬[illegible]緇組綬
孔謂所讀本異否或其字誤了疑不知青毛以何為
習韓以別為[illegible]也謂不寄聲采問鄭用韓說挑
達城闕間日激逆無度本義[illegible]分散朋友不復
聚居不得見面思之之辭○謂雅觀謂之闕指宮闕
言此則城上高闕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
之言人實不信 信音伸

揚之水凡三篇皆言水不能自流之意詳見王風讀
詩記曰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
弱[illegible]兄弟[illegible]其[illegible]大抵[illegible]心而外由[illegible]人
實心[illegible]之言乃[illegible]於情事不知所倚故提其[illegible]而[illegible]
之[illegible]所[illegible]者[illegible]人亦不能自保於[illegible]
忽之所以[illegible]日閔無臣者得之言我[illegible]以少
[illegible]長[illegible]有會[illegible]謀[illegible]之者忽實伯兒當立乃[illegible]
信以[illegible]復[illegible]於彼[illegible]外不聞有[illegible]國之[illegible]內不聞
有[illegible]之戴[illegible]其人必多猜忌於物[illegible]此可
想見其大槩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
茹藘聊可與娛

此貞士閔[illegible]自由其志也前刺亂為刺淫亂則此
閔亂亦閔淫亂[illegible]以亂為喪亂蓋以公子五爭
兵革不息男女相棄[illegible]之說附之彌失其解呂
記嚴緝並沿其誤當以集傳為正如雲如荼言容
飾之盛成群[illegible]見風俗之敗惡也縞衣綦巾詩人
自指其妻 說雙 猶曰荊釵布裙云爾 詩緝 ○說文巾佩巾
也即禮記所謂帨帨闉曲城也闍城臺也 毛傳 荼乃茅
草秀出之穗 孔疏 應劭所謂野菅白華者非苦菜及委
葉之二種按苦菜則邶風所謂荼苦委葉則周頌所謂
[illegible]茹藘見[illegible]茅蒐之染女服也鄭以衣既縞
[illegible]不宜復染故為染巾然上句衣綦巾言之此亦宜
為巾[illegible]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
相遇與子偕臧 [illegible]

序曰思遇時也[illegible]者自出其東門以下六詩俱以兵
革言之皆衍說也此序下云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
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呂記云澤不下流[illegible]

疏見零露之意而升高之辰紀大思賢時亂
而思治也不期而遇非時也　說者見其爲仲春
沿箋疏則泥於有美一人之辭也遂以邂逅爲男女
之會詩以邂逅爲婚姻之張今以碩兮未婚例之則
美人恐有別指清揚婉兮齊詩以美莊公則邂逅二
字直作遇合解耳魏志崔琰傳注云大丈夫爲有邂
逅耳謝靈運詩邂逅賞人心與我傾懷抱古人用邂
逅字多有屬君友者案左傳襄二十七年子太叔賦
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子齹亦賦
此詩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韓詩外傳孔子遇
程木子於郯歌此詩之首章似未可斥以爲淫奔傳
賦而興也今從毛爲興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渙蕳不去過既且之且疏音徂與同乎字爲訓

此卽東門所謂如雲如荼者故彼序曰閔亂此序亦
曰刺亂閔刺別者詩人語有含露朱子辨云鄭俗淫
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

與而然察韓詩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
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除不祥是其俗淫泆
傳謂不爲怪上不禁刑家之所女不守閨觀之貞乘
時並出乘閒若狂與淫亂遊士曰皆作詩者述
其節〇溱洧詳見褰裳〇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
釁浴韓詩傳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拔除氣漢
書三月上巳官人並禊飲東流水上宋書魏已後不
復用巳但用三日毛傳蕳蘭也陸璣曰其莖葉似澤
草澤蘭春秋傳曰刈蘭楚詞云紉蘭皆是也羅願曰
蕳草一名都梁香一名水香其澤蘭葉尖微有毛不
光潤方莖紫節八月花白人多種於庭池此蘭葉光
潤生荊州都梁山下溪水中因名都梁可殺毒蟲除
不祥古義同羅意以此蘭爲水香而左傳楚詞之蘭
乃澤蘭耳本草注勺藥亦名可離韓詩傳芍藥離草
也言今注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羅願曰其根可以
和五臟制食毒古者有芍藥之醬服虔文穎伏儼輩
解芍藥稱其美也毛氏以爲香草今醫方但用其根
故陸璣不識其花遂云無香氣耳〇孔疏云尚書之
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疾病尚
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鋒厲勢之療太子

是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而爲之治也用心緩矣和之視平公是也詩人救衰猶是矣與其刑未亡覩可改正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求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但嗟之微添消衰中谷嗟太息而已不敢望其存也案孔氏此條可謂讀書見大義者故備錄之

受業　黃符綠蘭陔　高楳生
　　　王毓玫蘭谷　何元時大時　參校

廣東學詩卷三終

廣東學詩卷四

常熟後學顧　鎮　述

齊

周既東遷鄭不能輔於是王室決微霸功興矣齊爲霸始故次王鄭先儒之論如此按齊俗以功利夸詐爲事故其音敖辟驕志而季札聞歌獨歎爲泱泱大風當美其聲調之鴻溶異於鄭之細已甚也樂記謂三代之遺聲齊人得之或其然歟竟峰汪氏疑季札别有見聞又以孔子不錄齊國正風疑所見不逮季札陸奎勳氏且謂雞鳴作於丁公三世之內而子夏所云敖辟驕志者當屬齊景公時此楊子所謂繁音紛亂者也竊意齊風十一篇刺襄公者凡四齊鄭之刺忽郎鄭之刺莊實其簡爾多麗詩之近者存而遠者亡也商魯雅頌遂而不亡者以其爲樂所常用耳其不常用者散失亦多今變雅所存皆爲宣幽平之作豈昭穆以降絕無風刺之篇耶其失之者久矣春秋左氏傳自昭定而後其文獨繁此其驗也○按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邱漢志爲齊郡臨淄縣今隸青州府至成王平薄姑之亂因以其地益齊正義蓋初封

時地方百里至成王乃大其封乃得上公之地五
百里也(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
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蓋
太公本都營邱五世胡公始遷薄姑其弟獻公仍
還故都也(史記)薄姑亦曰蒲姑即今青州府之博興
縣管仲稱先王賜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
穆陵北至於無棣蓋東盡登萊之境西界德州九
河故道在焉方輿紀要云穆陵關在今青州府臨
朐縣東南百有餘里大峴山上山高七十丈周迴
二十里道徑危惡一名破車峴爲齊南天險今直

棣天津府之慶雲縣及山東武定府之海豐縣皆
無棣地舊爲鹽山縣見杜氏通典至元分其地置
兩無棣縣明改今名其地皆有無棣溝亦名無棣
河見水經注今淤索隱謂淮南有故穆陵關無棣
在遼西孤竹非其實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
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明古彌郎反昌音芒夢古莫騰反憎咨盟反後並同)

序曰思賢妃集傳因之衍者屬之哀公已是臆說後
人或謂衛姬從桓公之作尤不可據嚴緝謂但刺荒
淫更屬妄說黃氏日抄云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
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毛鄭)至曹氏始謂哀公以
爲蠅聲嚴氏宗之謂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是援據
曹說是蠅聲晚雞聲早哀公既不欲早起何反以聲
之早者爲晚其說顯自矛盾但云許氏又以一章爲
賢妃之相警二章爲國君之相拒安溪李氏復疑月
出之光爲日出之光不知詩人摹擬賢妃恐晚神情
恍惚疑似蠅聲月光皆對想像無容泥滯集傳作三
章有次第宛合張次仲謂一章疑其已遲二章幸其
尚早三章蟲飛同夢是反語殊勝前說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
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茂古音老後並同)

此與前篇集傳皆從序說特不質其爲哀公耳然曰
俗之不美其來必有所自則刺荒之意亦見矣還便
捷之貌茂美昌盛也儇利也(集傳)好技藝好也善技藝
善也(黃氏)還茂昌已譽人儇好臧人譽已也(嚴氏詩緝)
首章曰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其能以氣陵
之之辭讀詩記曰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

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
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漢志引此詩云子之
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
營嶩山名字或作猺或作峱齊注作嶩言往適營丘而相
逢於嶩山也方輿紀要青州府臨淄縣南十五里有
猺山漢志作嶩山崔靈恩以還茂昌三者皆地名此
不可考譯文選韓詩作嫙嫙好貌儇韓詩作嬛嬛亦
好貌說文肩三歲豕亦作豜爾雅狼牡貛牝狼其子
獥音激亦絕有力迅是狼為總名分之則有貛狼獥迅四
名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
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于堂
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華音敷平去通英古音央
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其說然矣而集傳及呂
記引昏禮俟於門外以下之文為著庭堂之證竊有
未盡釋然者按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孔氏云著與
宁音義並同陳祥道禮書言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
屏矣詩曰俟我於著蓋簾帷之為蔽限亦謂之屏既
以著為宁則賈疏所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此據天子言
李巡所謂正門內兩塾間此據諸侯言韓詩說所謂門
屏之間曰閩此據卿大夫以下言皆不在大門以外而儀禮士
門外謂壻家大門外則俟於門外非著也當時古禮
盡廢既無壻往婦家之節而婦至壻家其禮亦復簡
略曰俟著不復行俟於門外之禮矣曰俟庭不復行
寢門揖入之禮矣曰俟堂不復行升自西階之禮矣
節節與記傳所引者相反故詩人逆下九乎而字言
不過如是云云也逸齋有其說而於俟著俟門猶似
混併為一今為剖別而著其義如此漢志述齊風俗
引此詩曰俟我于著乎而亦其舒緩之體差得其意
○充耳以素青黃言其紞也瓊華瓊瑩瓊英乃紞下

所懸之瑱疏言紞之色無正文以經言素青黃故箋
曰臣三色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陳祥道曰弁師
王五冕皆玉瑱而詩於衛夫人言玉瑱則不特施於
男子也冕服用瑱而詩言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則不
特施於冕也何元子謂惟冕服用充耳一命以下不
得用則士喪禮所謂瑱用白纊楷弓所謂練角瑱者
何氏殆未之詳歟明瑱之不獨用於冕則其說可以
息矣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閟房韻發月韻本通

序曰刺衰而衍者以君臣失道男女淫奔賛之毛鄭因以日月喻君臣支離彌甚黃氏曰抄載戴岷隱之言謂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故以東方日月爲言蔡氏復齋言安有淫奔而日出始至月出即去者予三復此詩未見淫奔之意而章首兩言尤難指論獭事集傳置之不辨亦何緣得作者本指惟李文貞公詩所謂此詩似是與著相答差近情理近日許氏詩深復援昏禮以實之其言曰在我室賸既布席於奧夫入室即席其時婦在室中尊西南也履我即賛告具揖

乃揖婦即對筵皆坐也闥房戶也在我闥用昏之後揖出脫服於房婦亦脫服於室揖乃入親脫婦纓是在房戶之間也脫寫曰發楊子方言青齊海岱謂之發是發即脫服也按此引禮視前呂記所引較切本義云日月擬女子顏色美盛蓋本薛君章句鄒忠胤引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與意當如此所以謂刺衰者承上篇言婚姻正始之事疎於禮節惟昵情好故上篇徒陳其佩服之盛此篇極形其宴爾之私無復關雎好逑桃夭宜室之美以是爲時之衰也如今說則當云刺淫刺亂矣安得微其詞而謂之衰也故錄

　詩所詩深之說以存其義以質世之好學者若釋文云本或作刺襄公何黃如即意爲爲文姜作此不敢從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明彌關反令力珍反夜音豫莫上法通辰夜之辰集傳異作晨

序刺無節衍者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鄭仲與謂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毛鄭泥於其說乃以末章之狂夫瞿瞿爲斥挈壺氏之失職

謬矣愚意折柳樊圃是立限自防之意狂夫瞿瞿齊民要術所謂姦人慚失而返也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正衍序所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者是自毀其籓而招狂夫之窺伺也詩不言而取喻之義有屬則此詩之刺亦因以爲戒也○說文柳小楊也或以爲水楊本草注云水楊葉圓潤而赤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綠枝條長軟與水楊全不相似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用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旣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叟古書容反 韻古滿以反）
（告鞠轉韻）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集傳用呂大臨說是
易堂曰前兩言齊子是刺文姜後兩言取妻是刺魯
桓要皆所以刺襄公也愚謂懷是相懷從是相從首
章旣以南山雄狐發端是意主於刺襄以及文桓耳
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集傳綏以五言者
屨有繶黃白黑散五等也（周禮屨人注 婁說詳夢）屨必兩隻相
配故以一兩爲一物（孔疏）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

下垂謂之緌（禮記註）緌必雙方可對結衡從其畝（毛謂
橫獵之從獵之疏云旣耕而東西踐躡機摩之也鞠
養也謂養其奸下章乃言極其欲（呂記）集傳以前二章
爲比後二章爲興今從毛通作興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
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
見兮突而弁兮（田人驕忉隔句韻 孌丱見弁上去通）
此大夫刺襄公之詩味其語意實有老夫灌灌之忠
蓋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思遠人而德不修則心
勞（蘇氏）故積小然後成大由邇乃可達遠襄公不務修
德而求大功求諸侯爲齊子教成人之冠服殆可笑
矣（范補傳詩緝皆同）孟子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
而求魚也可作是詩注疏呂記以末章爲由近循序
則小者俄大微者俄著其本意或恐非詩義集傳爲
比今從毛作興○國語韋昭注莠草似稷無實今之
狗尾也集傳丱兩角貌詩緝云兩角如丱字之形楊
愼云周官有丱人丱金未成器也借作童丱之丱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
美且偲（令力珍反）
此與還序俱曰刺荒集傳謂大意與還略同是也而

衍者謂陳古以風則疑於美仁之辭也不如叔也洵
美且仁叔亦古人耶又豈有陳古而及其鬈偲者其
矣謂飾之固也按國語桓公語管仲曰昔我先君襄
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則其
荒可知矣○盧韓犬也（詩緝）令令纓環聲（毛傳）重環子母
環也（毛傳）謂大環貫一小環也（孔疏）重鋂一環貫二也（毛傳）
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孔疏）鬈髮好貌（說文）偲毛訓才（集
傳易爲才思之思當以集傳爲是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
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

歸止其從如水 繇雲 文通 別

序曰刺文姜衍之者謂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從敝笱取義集傳改桓爲莊謂文姜在桓公時猶未恣行至莊世乃往來無忌按春秋莊二年至七年經書姜氏會齊侯者一享齊侯及如齊師者各一皆於齊魯之境未嘗歸齊如下篇載驅所云是其事也此詩三句歸止唯桓十八年經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乃歸齊實非公羊傳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穀梁傳不言及夫人以夫人之伉趙氏曰如齊者文姜志也非公志故不書及李氏曰知春秋書與之意則知敝笱之刺文姜矣蓋桓以篡弑得國結婚於齊以自固姜知公之中怯也故挾齊以縱欲而公卒無如之何疑之於笱蓋亦敝矣觀於其從之多如雲如雨而終以如水則決流而下勢不可遏正公穀所謂外而伉者矣豈敝笱所能防哉衍序之說固無誤也魴鰥魴鱮宜從毛作大魚唯唯亦從毛爲出入不制至毛鄭以歸止爲文姜初嫁其從爲姪娣則失矣今從集傳與則從毛○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魚其大盈車嚴緝駁之謂人笱中必非大魚愚按大魚以喻文姜之驕伉但承敝笱言之不必其大盈車者要非

尋常小魚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四章章四句

載驅刺襄公毛鄭以上二句指襄下二句指姜集傳改爲刺文姜嚴華谷以四句分作二人詞意隔斷然皆言文姜文方質也今按春秋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齊地杜作也 傳曰書姦也七年春會齊侯于防 魯地 傳曰齊志也杜氏以爲会齊地則姦發夫人謂爲魯地則齊侯之志詞中四舉魯道兩言汶水始終不及齊境正杜所謂在魯地爲齊侯之志者況首言載驅薄薄則已在道疾行末言齊子發夕明是閒襄公之道夜啟行赴之若彼一人之事豈容先在道而後啟行傳箋與嚴文亦無不貫也齊子豈弟集傳從毛作樂易解極穩詩見曰豈惡不嫌同辭○按車蔽曰茀毛曰車後戶也簟方文席編竹爲之邵氏瑛曰以簟衣後戶也陳氏所道曰以簟衣軾所以蔽前爾雅所謂之禦是也以簟衣後戶所以蔽後爾雅後謂之蔽是也衛夫人之車以翟茀齊侯古叔之車以

齟齬此婦人男子直設之別嚴緝引衛風淇澳亦此詩則疎矣舉路之喻以皮弁之而添以朱所以求鄰也以革靶幟爾雅謂之報以皆從戶爾雅謂之猶旨同爲從戶之薠故曲禮之第非此詩所謂靷也

汶水有二一出萊蕪縣原山入濟欽系一出朱虛縣泰山入濰曾氏彥和曰入濟者徐州之汶入濰者青州之汶按雖指原山今名岳陽山魏收志焉山出汶水即此山也以今輿地計之汶水自萊蕪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水經所謂北汶也又按春秋鑪城長春山之陽爲齊其陰爲齊魯之萊柞二山在今萊蕪寧陽境則兗州府北五十里皆魯境惟肥城爲齊平陰地而終指稱肥城縣有蛇邱故城本魯蛇淵囿汶水逕其南則汶水所經之肥城亦魯境也蓋原山之汶綿亘數百里或分或合出入皆在魯境焉之嶧臨沂新泰諸邑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嶽之陽諸山谿澗之水皆漾於汶魯之大川也春秋詩所謂汶者皆指此其出於東泰山者說文謂之東汶北流至淳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邱界經中所言無指此水者自淮南子言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遂以青州之汶混入徐州嚴緝謂汶水在齊境豈由淮南子而誤耶

按弗其山在朱虛縣屬青州其水入濰不入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上

猗嗟刺莊公也說集傳云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最能道出詩人微文婉刺之義按詩中重美疊贊不啻口出而三章皆以猗嗟發端微妙可思孔疏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咀皆傷嘆之辭此詩蓋作於公在齊齊侯與行賓射之禮詩人即其事以寄刺也毛鄭射皆三段本詩三言射事每章皆先美容貌者公羊傳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耳則公之美當時皆修稱之矣蹌者文而若道用抑而揚道抑揚高下不失其宜也鄭箋揚者目之動集傳人心慧則目多采也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孔疏故毛以蹌爲巧趨此因其貌美而及其威儀之善也射則臧乃初射之事蓋因下二章詳言公射故於三耦初射之時預道其臧以引起下二章也目上爲名爾雅文也宜從毛

傳淸曰淸明也宜從箋傳侯旣成謂終射之正義
禮也中離維綱揚觸捆復公則釋獲大射禮文此優君之
意禮注今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發矢皆在正之中
非中離維綱揚觸捆復者比也此言正射釋獲之事
所以著威之實也展我甥兮旣之之辭諸儒皆謂微
辭此因左傳桓公語遂承箋說爲言恐詩人未必有
是意也舞則選兮乃以樂節射之事射必有燕燕禮
已謂若舞則勺是也毛訓選爲齊韓薛君章句訓樂
應舞節也貫古亂反大射禮謂不貫不釋是也四矢
反言復射皆得其故處鄭箋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
宮長萬可見集傳公之容貌威儀技藝備美如是而有
大不槪於人心者詩人所以嘆傷也按公在襄世無
如齊事惟四年冬經書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齊邑也
豈因狩禚而知爲耶今因不敢質言然非公身往齊
齊人何由歎之如此其詳令玩詩意皆屬目睹其事
者非虛言也安溪詩所謂非公始十餘歲惡能以禮
防閑其母此殊不然按莊公嗣立年已十三二年冬
十二月姜氏會齊侯於禚則已十五歲矣豈得謂蔑
稱無知耶趙氏匡曰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
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

也則公威命之不行誠敬之不立耳此不易之正論
也莊公於殺父之讐漠不動念方且爲之主婚爲之
伐衛爲之助逆抗王甚至與之同狩汲汲焉奔走不
暇惟恐失其驩心猶曰怵其强也至於襄弒國亂反
爲興師納糾助幼奪長何又怯於復仇而勇于助亂
耶比於唐之中宗宋之高宗是其流亞爾○考工記
梓人爲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而設鵠賓射用布侯而
畫正燕射用布侯而畫獸詩言正則賓射也孔疏正
大如鵠參分侯廣而正居一焉大侯侯身長一丈八
尺正方六尺參侯侯身一丈四尺正方四尺六寸大
半寸干音犴侯侯身一丈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之
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正亦鳥名鳥之捷黠者
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取名焉

魏

魏檜皆國滅史亡無世次可考故序不著其君先
儒以此證序說之妄謂凡指君指事者都是依托
附會其無可據者便不能措說可見是後人僞
託愚以爲惟其如此故序說尚可徵信若如豊坊
輩僞書便愚臆杜撰矣旣無史傳可稽何從摘其
謬戾而愼不敢言哉知序非不知而作也鄭以上

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分爲二什恐只
貪者必鄙非相反也嚴濱以官名似晉欲以鄙師
例之朱公遷因以小無政似非晉事焉按孟子齊
亦有公行仲子○鄭譜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在禹
貢冀州雷首之北雷首山名在蒲坂析城之濱析城山名在濩澤西南其封
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
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漢志河東有河北縣詩
魏國也孔氏云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近魏之畍
境內有其地耳魏實居河北水經注云故魏國城
南西並去大河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

山之間其地隘陋爲疏山西解州平陸縣北五十
里有魏城即古魏國漢於此置河北縣按春秋
大事表今解州芮城縣北五里爲春秋時魏國其
在平陸者爲虞國縣東北五十里者爲虞顛軨坂
僖二年晉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
二門自此爲疏失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
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
爲刺次章平去通

序曰刺褊蓋指貴家大族言之范逸齋謂今人可奪
貴者爲好人足也詩故云冬服夏屨女執婦功在貧
賤可耳貴者之家則固陋矣然葛屨只是縫裳之興
詩即縫裳以見其餘非以爲屨爲刺也傳箋非是傳
以好人爲女箋以褊心爲君文義不貫今從集傳上
章言夏屨用以履霜喻未廟見之婦使以縫裳傳言婦人
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又使治其下裳之腰上衣之領而奪貴
者服之以爲利便則淺狹可知矣次章言服此要襋
之人容止安徐而審諦孔疏又宛然辟貌云退讓以明禮
其佩則以象骨爲揥而飾之威儀嫻雅寬裕有度無
可議者獨其中之褊急爲可刺耳毛不言興今從集

傳爲興〇士冠禮屨夏用葛冬皮屨糾糾毛謂繚繚
正義釋爲稀疏集傳絕屨寒涼明其意也嚴緝謂葛
屨既敝而以繩糾繚之其義亦通宛然左辟蘇氏謂
謂讓而避者必左徐鳳彩曰古人以右爲尊故讓者
避右就左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玉殊異乎公族莫音暮藚音續

序曰刺儉衍之者言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疏

引王肅孫毓說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疑今本脫子字且改泥於其名立說遂謂魏君於汾水沮洳之中采莫以爲美則傎矣許白雲謂大夫而爲細民之事是專於利而用心褊也張七澤曰正與公儀休拔園葵相反蓋亦是舉一以見之其儉嗇處不止此也故集傳以爲興○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春秋大事表汾水出太原府靜樂縣北百四十里之管涔山自臨汾遷絳縣故城至蒲州府榮河縣北折而入於大河王伯厚云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陸疏莫莖大如箸葉厚而長有毛刺

其味酢而滑始生可爲羹五方通謂之酸迷河汾之間謂之莫爾雅蕢牛脣郭引此傳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復生陸疏以爲澤瀉按爾雅蕍舃郭謂今澤瀉則蕢非澤瀉明矣英當如集傳訓華毛傳萬人爲英則如字讀矣公行公路正義以爲一官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又主兵車之行列謂之公行卿大夫之庶子爲之公族主君之同姓卿大夫之適子爲之宣二年傳趙盾請以括爲公族盾自爲旄車旄音毛之族注曰公行之官是也孔疏因周官無文故引左傳釋之非以是詩爲晉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此篇格律聲調不異黍離特黍離作於已亡之後故只呼天而寄其怨此詩作於未亡之時故猶[illegible]切其思言國雖小有桃可殽有棘可食以與國雖亦有民力可用[illegible]而其君惟務儉嗇不能用民民亦不復肯出力以愿公上始無以爲國矣補傳所以憂之至於歌謠行國也行國如屈原行吟澤畔之類彼人詩說指君集傳泛之最得詩體言兼君相者是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蓋之不知我者之言纔篇亦勿思集傳言猶未之思其解殽殽當○箋言魏君儉嗇省用惟食園桃唯當殽之是矣但以桃不可爲殽實謂即嘉之疏則其疏更甚按內則言君燕食有桃梅杏言蔬有桃諸梅諸言膳於君有桃葦茢爲疏棘即棘棘酸棗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
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兄許王反）
以己之思親因念親之思己所謂以親之心爲心者
故序以孝子稱之今咏愼旃恐其棄死則當時骨肉
依戀不忍捨悔亦可想見三曰字康成謂臨行戒勉
之語朱子謂去後念己之言朱子是也上猶尙也集
傳用蘇說亦勝箋義無已無寐皆言其勞必偕者言
離我同胞而與同儕爲伍也止謂止而不來棄謂
棄其故土未至乃說至死一層危恐一層集傳以棄
爲棄其尸似非言有序之義○爾雅多草木岵無草
木屺毛傳正反陸堂述王氏總聞謂嗟乃一字句貫

疑述李因篤言予季弟於句中爲韻今皆不取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
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序下之衍說也毛鄭泥之訓詁
皆訛集傳用蘇氏說但言君子不樂仕於其朝而刺
時之意已見十畝之間言無須通歷廣陌耳不必從
十畝索解橫渠謂削制揚闕之地每家十畝姚承庵
疑閒謂人各受五畝之宅與子還是兩人也故稱十
畝之閒愈說愈拘矣集傳以外爲隣圃亦似不必曰
之日還何是歸隱以外曰逝則往不知所之矣乍看
只如此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淸且
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
漘兮河水淸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鶉音方　暑反猗）
同

此篇序義甚明箋疏亦無迂曲序辭謂無刺貪意則
中四語轉費周折今從舊說首三句箋云是謂君子
不得仕進也中四句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
祿也末二句箋云君子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
祿疏云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云君子
句皆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
黃氏櫄曰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
其功因取物理之倒置者言之坎坎伐檀反置之河
干而不稼穡不狩獵反有禾貆特鶉之富文義評復
而易明不必以艱深求之也按伐檀以備輻輪之用

故下二章以輻輪言之爾不用也河水句正言水濱
無所用此毛謂伐河水淸且漣是屬衍說毛不言興
按詩意當爲興○爾雅河水淸且瀾將大波爲瀾小
波爲淪直波爲徑邢疏瀾淪雖異而義同說文禾之
秀實爲稼莖可收爲穡傳言萬萬爲億箋言十萬曰
億箋義是也箋又言三百億禾秉之數疏曰若爲釜
斛之數則大多不類爾雅貈乎各反子貆說文貉之類
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謂豕止生一豚者名爲特
也蒙狩獵言當作用豕毛言獸三歲曰特未詳所見

鄘風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
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
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首章上去通

序言刺重斂而衍者以爲刺其君箋附其意遂以大
鼠斥君朱子辨云此亦托於碩鼠以刺有司之辭未
必直指其君也黃實夫謂卽上序所言在位貪鄙者
其論甚允貫習也顧顧眷也德施德也勞卽勞來之
勞鄭箋言女聚斂剝民今已三歲習爲常法矣安望其
能顧我德我勞我乎所以逝將去女也謝枋得曰食
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禾之未秀者食
至於此其貪甚矣直猶伸也受抑於此而求伸於彼
也詩緝號呼也毛傳言旣往樂郊則無復害已者更爲誰
而永號乎朱傳箋以歌號釋之非其義矣陸堂謂家國
一理以儉成以奢敗未有儉約而反至亡國者讀伐
檀而終以碩鼠魏直亡於貪殘耳愚謂儉不中禮流
爲吝嗇則損上益下之道廢矣吝嗇不已流爲心計
則頭會箕斂之風熾矣明季之事其顯證也魏風七
篇以葛屨始以碩鼠終聖人之垂戒深哉○爾雅鼫

鼠郭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靑黃色好在田中
食粟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食人禾苗或謂之雀鼠
孔疏魏國今河北縣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

唐

唐之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疏云太岳在河東名霍太山之野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
墟曰唐侯而言堯墟者不一詩之唐國說遂有三
鄭譜謂堯始居太原晉陽後乃遷河東平陽是唐
在晉陽也皇甫謐謂堯始封中山唐縣後徙晉陽
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唐國爲平陽漢書音義臣

瓚曰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謂順帝改彘爲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也去晉陽四百里按漢志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晉之得名實由於此當以諸說爲定春秋大事表云曰大夏曰太原曰大鹵曰夏墟曰唐曰晉曰鄂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今太原府之太原縣是也又考叔虞封唐子燮改晉後三世成侯徙曲沃今絳州之聞喜縣是也八世穆侯徙絳今平陽府之翼城縣是也十世昭侯以曲沃封桓叔十一世孝侯改絳爲翼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孔穎達謂昭侯以下徙翼是也至曲沃

武公滅翼而都之仍名爲絳其子獻公又城絳以深其宮卽此翼也後景公遷於新田亦名爲絳今平陽府之曲沃縣是也非春秋時曲沃而翼城之絳又爲故絳此唐國都易地易名之大略也嚴華谷謂都絳時無詩山樞至鴇羽皆都翼時詩是亦誤以絳翼爲兩地也因閻錢氏謂今清源縣有陶唐故城是堯之故都翼城縣之唐城則堯裔所封按春秋晉蒐於清原杜注在聞喜縣北去太原甚遠今清源縣亦去太原將百里晉陽之地不當兼有二邑其爲後人附托無疑方輿紀要平陽府翼城縣

晉之故絳縣東南十五里有故唐城即所謂唐城也其爲堯裔所封於史無可考者唐風所謂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是也鄭譜謂堯末殺禮以救艱危其流乃被於今未免傅會其詩不曰晉而曰唐猶商頌不稱殷而稱商集傳謂存其始封之號者是也然皆太史之舊題非夫子所更定觀魯工爲季札歌唐風而正考父校商名頌則唐與商之稱名舊矣漢儒謂有堯之遺風而稱之宋儒謂不與武公之并晉獻公之滅魏皆從而爲之辭

蟋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見韓平聲堂康荒文作爲讀

此詩疑刺僖公耽於逸樂不恤國是而衍者謂儉不中禮是疑於唐俗儉陋之言而不知與詩適左也禮非虞樂之具而言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是又欲與儉不中禮相顧而不知其立說之舛也綜玩詩意當曰逸樂者人情之所皆然不可以太過也解頤即今蟋

蟀在堂歲云莫矣人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不我留矣爲戒之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則可不至危亡也嚴粲後二章倣此嚴緝曰職思其居欲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節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又曰既思內事又思外事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不可不思慮也鄒氏泉曰首言居猶本分當事未及其餘也言外則及其餘矣未切於蹶也言蹶則操心危慮患深常在多內多懼之地而其思益切

又愚謂全詩重在職思二字思居吾職也思外思發外吾職也不思則曠職矣曠職則不能保其位矣三言日月隱隱有刺其玩愒意惟瞿瞿而警懼蹶蹶而勤敏始得休休而安閒多少諷切却又以休休終勸之此詩之刺所謂君子思深者與孟子告梁王賢者樂此之意同毛朱皆不言興按詩首二句恐亦是當物起興○爾雅蟋蟀蛬音拱郭曰促織也亦名青𧌑陸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孔疏傳言九月在堂本豳風九月在戶言也堂戶蓋相連日知錄據左傳晉用

夏正今詩以九月爲歲莫則周正矣陸奎勳曰曲沃莊伯改用夏正其或然與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婁力侯反說文音摟栲音考

序言刺昭公而序下言內辭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畏見作詩大指而未甚其義餘皆衍說也按昭公無大失德不過一庸懦無識之人而封桓叔以召禍及身

彼沃子孫卒滅遂傾國亦可流涕痛哭無有大於是者晉論晉之曲沃爲五世建都重地地近平陽爲在時版圖故字以授人比之平王迫於戎禍而棄岐豐者始有甚焉當穆公之世桓叔始生命名成師師服即以光亂爲變昭公惜不省事封以大邑啓君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桓叔方內通潘父外連力國譏也地之可見有滅此朝食之勢而昭公坦然若無事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不其然乎山有樞隰有榆以興國家有士地民人而詩人不欲斥言但舉家之所具身之所需者爲隱語諷之即孟子曰寶珠玉云云也八弗

字寫狀宛死光昬朱用何不詩剌乃教他死中求活之法然則有衣裳而自宴之有車馬而馳驅之有庭内而洒埽之有鐘鼓而鼓考之有酒食而日鼓瑟以將之如此振動發揚自然生氣勃勃我之所有可長爲我有而他人不得過而問矣衣裳馳驅等字其中大有作用如毛傳言有財貨而不能用則如檜君之好潔衣服陳幽之坎其擊鼓將謂能用其財貨乎如集傳言又似達觀放懷異於君子思深矣如謂其詞激切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則師曠之諫明有不能久之言而詩人且托隱語以諷豈復以指斥爲嫌哉

呂記曰詩人豈欲昭公馳驅飲樂哉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呂祿棄軍其姑呂須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此詩人意也言他人陡然剌入要害令人愧動心悸且以喜樂且以永日集傳謂人多憂則覺日短嚴緝謂愁則覺日長不應反言之愚謂詩人直有不終日之懼冀其蹶然振起以延引之也此一句有鼓舞誘動意末仍以危語結之言他人入室則奄然就盡矣何能以喜樂而永日哉所謂垂涕泣而道之如此毛朱皆屬興○爾雅樞荎音垤郭云今之刺榆栲文本或作蓲爾雅榆白枌郉疏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陸璣曰榆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爾雅栲山樗郭云似樗生山中亦類漆樹陸璣曰方俗無名山樗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栲者葉如櫟皮厚數寸許慎讀爲糗令人失其聲按陸奎勛氏疑栲杻顛倒而悞其韻似未考說文爾雅杻檍陸璣曰葉似杏而尖爲木多曲少直花如楝而細今官園種之正名萬歲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風雅

遠音鵠戶毒反惟射中之鵠兼有古毒反質疑鵠轉平聲爲侯命獨客反平去通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二詩皆言曲沃之强將有奪宗之變而昭公之闇昧無知不言可見故皆曰刺昭公揚水序下言國人將叛而歸曲沃集傳主之李迂仲引陳氏召公子陽生於魯齊人知而不言以證不敢告人之義嚴華谷駁曰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後更六世逾六七十年迫於王命而不敢不

聽在昭公之初晉人嘗從沃哉昉曲沃謀奪宗國潘父將爲內應此詩正泄潘父之事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其言不敢告人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亦以激發昭公者至切也按揚水喻昭公白石喻桓叔鑿鑿當從集傳訓巉巖皓皓粼粼皆水落石出之狀明其事已昭露故曰我聞有命也子指潘父之徒君子指桓叔謂潘父之徒相與爲叛將携尊服以從沃而見桓叔也素衣朱襮其後世陳橋驛之黃袍歟繡裼謂設爲國人相語之辭欲昭公聞而爲備其說是也椒聊亦告昭公之

辭末二句寄意獨深蓋盈升盈掬猶是目前所見而新條遠揚日益茂盛其爲患害不可究度故爲沉吟反覆以啟昭公之悟殆卽師服諱之所作歟碩大無朋卽敬仲占辭莫之與京之意碩大且篤篤厚而力也卽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誨之意顧麟初曰言其盤根深厚不可拔也兩詩皆是興非比○揚水解見前素衣以素絲爲中衣也中衣以丹朱爲緣以繡黼爲領爾雅黼領謂之襮所謂朱襮也孔疏云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爲僭如諸侯當服之疏又言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也按朝服以

布祭服以絲玉藻言以帛裹布非禮也則中衣之用絲用布亦從其外服此中衣用絲不兼朝服言次章朱繡之繡卽綉也康成破綉爲繡按孫炎注爾雅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從毛傳綉黼也爲義鵠曲沃邑疏不言其所在今按水經注左邑故曲沃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宛溪顧氏曰晉亡曲沃入魏秦謂之左邑今左邑故城在聞喜縣治東爾雅檓音毀大椒郭氏云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檓又椒樧醜莍音求又音揪李巡云檓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莍爲復京曰樹種不一秦椒色黃黑似蜀椒而大卽爾雅檓也蜀椒則

陸疏所謂似茱萸有刺者皮紫赤色晉地近秦當指秦椒聊爲語助集傳本陸疏然聊旣語助且又語助恐難成句按爾雅科者聊註未詳說文科高木也疑卽椒之高大者陸堂以木之斜曲者名科似未考說文以意爲之說耳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逅古胡故反者古音渚

此篇刺晉亂序下言婚姻不得其時者蓋以三星之

在天在隅在戶知之毛以三星爲參鄭以三星爲火
參以十月見爲婚姻之正火以三月見則非其時矣
序云不得其時則宜從箋也集傳謂首章婦語夫卒
章夫語婦二章夫婦相語皆喜而自慶之辭今按每
章末二句乃是男女過時而思成配偶終不可得而
怨曠之意張子（橫渠）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
以見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言國亂不可得見也
曾氏曰終不遂之詞也見此邂逅王氏（安石）曰失時故
思不期而會焉呂記曰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爲男女
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詳繹傳意如是今釋三星

良人從箋餘從傳蘇氏轍曰綢繆附之而後合蓋取
合比以爲興（一）國語女三爲粲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
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
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睘疑求章平去通睘下云好音生）

序曰刺時而不著其君則非昭公也序下言獨居而
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者近之其言君不能親其宗族
骨肉離散則詩無此意今參舊說與集傳循文解之
而附鄙說於後杜雖孤特猶有葉湑湑然潤澤菁菁
然茂盛（傳箋）今之獨行者乃踽踽無所親睘睘然無所依
（毛傳）雖有與姓之人可與同者豈如同父同姓之親今
兄弟死亡（孝侯之弟殺孝侯之弟鄂侯之弟哀侯十兄殺後者在世之門印入之後死亡略盡）子
然孤立誠可憐閔於是嗟嘆行道之人何不惻我之
獨行而比輔憐我之無兄弟而佽助乎集傳謂求助
於人者是也當時懷姓九宗强盛不與曲沃詩人所
欲求助者意在斯乎按孝侯之被弒也晉人立其弟
郤即隱五年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翼侯奔隨者是
也兄弒弟立被伐竄逃非所謂無兄弟而獨行者乎
其後翼九宗頃父之子嘉父逆於隨而納諸鄂謂之

鄂侯則他人比佽之事也此詩之作其在奔隨之
鄂之時耶詩主言兄弟其云同姓者因同父而及之
行者不識其意遂以不親宗族爲言失之矣嚴傳不
主沃事義固圓活然椒聊蕃衍杕杜孤特兩兩適相
命義顯然而鄂侯無兄奔竄九宗助順納諸其左
傳又明有可證者乎若以曲沃實晉同姓服屬未遠
爲疑竊謂桓莊武三世弒逆律以春秋之義當絕不
爲親詩人所言同父同姓義別有屬不得執此謂非
爲沃事也變儀詩故謂刺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致
陘庭而鄙啟沃伐翼爲不能修德親族彼以陘庭之

田爲哀侯弟所有此於經傳無文未知所據存疑以
爲刺晉惠則游燕無根矣毛取正興今從集傳取反
興○爾雅杜赤棠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爲棠詳見
甘棠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一章平去通 二章上去通

在位不恤其民詩人刺之傳箋釋義簡畧而集傳不
從者蓋爾雅居居究究惡也之文朱子旣以爲疑而
晉國之民指其大夫爲故舊恩好亦難據以爲說也
今按范逸齋謂作是詩者蓋與在位之人有舊好其

說近理可從詩意當云彼羔裘而豹袪豹褎者不能
爲國家出力禦寇但從我國之人播其威虐居居然
而傲狠究究然而苛察[illegible]豈無他人可以往歸乎所
以不去者以子爲故舊恩好耳奈何不務修德徒爲
曲沃毆民也 孔疏李解 蓋明告戒之民將去晉從沃當
恤其民以自固也我人他人是詩人用意處自守含
刺上深舊作用字解者失之○陳氏禮書羔裘若純
羔大夫以豹飾毛傳袪袂也孔疏袂是袖之大名袪
是袖頭小名其通皆爲袂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
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
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
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
其有常

鴇性不樹止而肅肅之羽乃集于叢生之栩興君子
下從征役爲危苦也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故盡瘁爲
之蓋哀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師故云王事也王師再
起而沃晉之爭不解君子久從征役不得歸養父母
故呼天而訴之以稷黍稻粱爲言者求爲隴上之民

而不得也或疑與君子不類 何楷 則以辭害志矣此與
杕杜羔裘序皆言刺時而前二篇不著其世此亦[illegible]
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則皆非昭公詩矣康成數五
世謂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按序明言昭公之
後不得再數昭公朱子敘自孝侯至緡爲得其實集
傳爲比今從毛爲興○郭璞云鴇似雁無後趾毛文
鴇性羣居有行列故詩曰鴇行羅願曰鴇水鳥爾雅
栩杼陸疏今柞櫟也馮復京曰鄭漁仲以栩杼爲柞
秦風苞櫟更是一物櫟乃今之橡斗樹朱子釋豳詩
之柞亦與橡斗不同孔疏盬與蠱字異義同說文[illegible]

海爲鹽者池爲鹽鹽苦而易敗故以不堅訓之今從許義炳燭齋隨筆云以不堅固訓盬字毛鄭已來皆然以不可以三字訓靡字則其辭頗曲而未暢竊謂靡盬二字各自爲義漢書爲酒醪以靡穀注靡散也說文靡披靡也徐曰披靡分也蓋謂王事如草之披靡而不植如鹽之細碎而不堅固正臣子劬勞奔走之時也義屬創見然較之舊訓則明且曉暢矣存之

爾雅稌稻說文沛國謂稻爲穤秔稻屬二者皆稻也本草粱有青粱黃粱白粱皆粟類爾雅注虋今之赤粱粟是二種之外又有赤粱矣郝氏懿行今高粱之

類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武公之無可美明矣朱子辨之義亦正矣序言美之者疏謂其臣之意美之耳二章皆請命之辭然則何所取而存之陸氏奎勳曰錄之以著假王寵賂之實也愚謂符命美新九錫美魏備登諸史而其罪益彰猶斯類也子之衣疏謂對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服緝謂指使者言之是也恐未可以斥天子或又以子指武公謂詩當作於始得命之時此於美武公義爲順矣然王命既至必有定服次章何復以衣六爲言故知舊說之得也李迂仲引唐季强藩悍鎮代其主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之旌節者爲比嚴緝亦引劉仁恭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之語以愚觀之其情事亦不盡同何者東遷之始六七十年之間皇威雖替綱紀猶存即以曲沃之事論之桓莊武諸逞兇威殺宗祏主其曰中豈復有王然而鄂侯奔隨莊可得國矣王命伐之而立哀侯莊無如何也小子被殺武可得國矣王命伐之而立緡武又無如何也以區區之翼孱弱不振曲沃視之不啻釜魚几肉而相治

數十年之久者王爲之羽翼也虢芮梁荀諸國猶用王命而致縛之人喪君有君不憚征繕武公雖强戾驁悍而上休其主之威下畏國人之義不有王命勢難立國與唐世諸藩怙强絕脅者殊間使僖王能用舊典命師討罪復求孝鄂之後俾祀宗祏沃之爲晉蓋未可必無如僖王貪其重餌又有使者爲之先容故其計得行耳然猶僅命以一軍爲晉侯而武公即已志得意滿無復不足此詩述其請命之意而序以爲美者先儒謂其猶知有天子之命愚直謂美其善於營幹能委曲成事爲久長計耳曰豈曰無若不急

然者曰不如則又計較分明此其臣之辭而皆武公意也夫豈眞知有天子之命哉旣曰衣七又曰衣六若以或七或六惟上所命耳不必擧侯及天子之卿立說(傳箋)以爲變文成章考(嚴緝)亦非○許鈔春官司服注鷩冕七章一華蟲二火三宗彝皆畫於衣藻二粉米三黼四黻繡於裳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飮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飮食之(末二句不入韻)

此刺武公不能求賢自輔耳諸儒解義各出謂教武

公求賢之法何但飮食而已此疏申箋義也謂使武公誠有好賢之心惟恐無以飮食賢者此呂用陳說也謂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無自而飮食之此集傳說也謂君不能養賢國人自致其意曰何以飮食之此嚴緝說也餘說雖多要不出四者之域今按詩言君子適我而來遊若果中心好之何不飮食之掛其不能飮食所謂悅賢不能擧又不能養也以杜之孤生道左與武公之不求自輔事非切類不得爲比○爾雅噬逮也逮及也曷盍也郭注盍何不諸家皆據說文以曷爲何似不若從爾雅注之晩達至以噬訓食(稱來逸齋)以噬通逝(蘇氏)滯且曲矣集傳作發語辭未知所據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呼韻與支夜皆居平去通)

序言刺晉獻公講師由其義謂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獨程子謂思存者非悼亡者今按本詩三言亡此其二章言蘞蔓于域四章五章言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歸于其室恐不得謂其人尚在矣三章角枕錦衾正

潘岳所謂展轉盼枕席長簟竟空牀者男女之情耳且發端以葛生蘞蔓爲興分明隙荄彼野落葉委埏之景蓋葛生當於楚蘞生蔓於野物各有所依託(集傳)今予所美亡矣誰與哉獨處而已(蘇傳)先儒以爲婦人專一者得之徐氏光啓曰自夏而冬見無時不思又自冬而夏見無歲不思何氏古義引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言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爲悼亡詩舊矣毛傳與義未融今從集傳○孔疏獻公以莊十八年

立僖九年卒按左傳莊二十八年伐驪戎閔元年作二軍滅耿滅魏二年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滅下陽五年圍上陽滅虢又執虞公八年敗狄于采桑是其好攻戰也說文薟白蘞也陸疏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採以哺牛除熱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苓力珍反 信音伸

苓若葑不生于山而謂采之首陽喻讒言之無實也苟且也 鄭箋 與許也 集傳 因戒以聞人之言且勿聽信與從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從而得則虛實遂見矣 本義 舊說謂僞言無所得自然息止 按苓生于隰苦生于田葑生于圃皆非山產箋乃云首陽信有苓既違物性亦昧興義人之為言四句傳箋皆以稱薦誘訕分二義同屬支贅王荊公謂人之造言不可苟聽亦不可苟舍亦費周折此篇之義歐陽得之余友范蘅洲家相詩瀋云序以采苓為獻公信讒明為申生驪姬而作顧公無信其欺且舍申生之罪而徐察之人之為言胡得焉者驪姬身處深宮何由得申生與人謀議之密言蓋優施教姬之語亦隱然言下矣按獻公信讒之事無大于此者序雖不言覺如此看舍旃二句更有着落逸齋亦主此而舍旃義則仍用舊說陸堂言六舍旃其亂申生之遠行與何得焉謂雖有讒言無傷也此與刺獻公之意轉離集傳謂比而興今只作興○孔疏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許白雲曰今按首山即雷首山首陽乃雷首山之南地理攷與伯夷墓在永樂縣三十五里雷首山南永樂即蒲坂縣也

虞東學詩卷四終

受業 謝良翰鳴鳳 朱書疇稼先
余佩蘭滋畹 陳運新盤書 參校

秦

常熟後學顧　鎮述

嬴之得姓本於伯益秦之受封始於非子其國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漢志謂今隴西秦亭谷是也其先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雒生成及非子成主大雒後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閒錢氏詩學謂隴州南三里有秦城即其地也按禹貢導汧及岐釋文汧又作汧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蒲藪爾雅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又謂岐陂並在河西渭北則周之故信矣本紀言非子居犬丘犬丘漢槐里縣槐里去秦甚遠恐不可據

子既別封爲附庸邑於秦谷其主大雒後者爲王時爲西戎所滅宣王乃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以伐西戎不克而死其子莊公大破戎師盡收大雒舊壤徙居之因爲西垂大夫至犬戎弒幽王周室東徙莊公子襄公將兵救周王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列爲諸侯傳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纘自西垂還居非子故封本紀是襄文之世秦地不出岐西而鄭譜謂襄公逐戎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非也疏復引終南詩爲襄公已得岐東之證不知終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縣亘八百里雍錄雒指紀要並同則岐之東西皆有終南不得執以皆屬襄公也按莊二十一年莊王與虢酒泉今爲同州府澄城縣明在西周畿內時其地已爲秦有莊王豈能奪以與人此說殊無可易者自當以本紀之言爲正其辨及岐東盡收虢鄭遺地乃在寧武德三世至穆公滅芮梁始爲王城有卷境東至於河豐鎬故都從茲淪沒矣嘗謂春秋之大分惟齊晉秦楚爲強齊自桓公而後蹶不復振楚介南服居天下之下流其勢雖張而常仰之形勢矣所與爭天下者惟秦與晉昔人謂天下如常山

之蛇秦爲其首晉居其脊據其脊而扼其項則首亦不得不爲之俯故可以制秦者獨有晉耳晉分而脊已折矣其首有不昂然而起者耶封殽而後其勢已兆秦之次於晉也聖人有深慮焉不啻爲第在魏唐之先何以退而居後設先儲以寓示貽後儲以爲緫論其然豈其然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今韻珍叉

附庸雖未錫命而自君其國則車馬禮樂侍御所宜

有也而秦僻在西陲因仍舊俗至仲入仕王朝始備其制故序下言秦仲始大集傳言創見而詫之故亦出此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慷慨之氣也此能得詩之情懷緒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卑鄙其齷齪也此能得詩之骨刻瑕何楷錢天錫及近日陸奎勲俱以秦仲時未必得備寺人之官因謂此詩作於秦襄之世愚謂仲初弱於戎俗及爲大夫得見周京發物之盛故而爲之亦情理所有諸家泥於襄公始爲諸侯鑿空改序不可謂也安溪謂阪隰非興其意蓋例之定中

所言樹植余友錢辛楣氏則謂詩以山隰起興者往多雖據所見咏之究不得不謂之興山榛隰苓與此文辭相類辛楣是也毛俱以發興在篇端此獨於下二章取興又是一例○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顙爾雅馰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毛傳寺人內小臣也疏曰周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內小臣與寺人別官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言在內細小之臣非言內小臣之官也按賈公彥曰寺人不掌男子秦詩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蓋秦仲始大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臣得掌男子此亦得之說文阪山脅也三秦記其阪九曲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爾雅楊蒲柳左傳所謂董澤之蒲生澤中可爲箭笴即雅楊有黃白青赤四種毛傳八十曰耋疏云易注年踰七十左傳注七十曰耋此言八十無正文許白雲曰自七十至八十皆可言耋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自章上六適

朱氏解頤曰一章言往而狩二章言狩而獲三章言

獲而息王志長曰傳說鄭箋以未至追論未獵之前謂習車馬之事不若今說集傳之順按秦初立國而詩所誇美多車馬戎兵射獵之事○反南豳之舊朱子所謂以猛驕之而果敢之氣足以成富強者固已可見然車鄰詠寺人駟鐵咏媚子其後受寺人媚子之禍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可爲永鑒哉○毛傳鐵驪古義引說文云鐵深黑色驪赤黑色然按月令孟冬駕鐵驪鐵之爲驪不可據耶周禮五御三曰逐禽左蓋射以中左者爲中殺釋名矢末爲括括即栝也矢以鏃爲首栝爲末鄭曰括也括亦矢末疏引家語括

而羽之是謂矢末爲括也輶車輕車也車僕掌輕車之倅此馳敵之車也詩之輶車乃田僕所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按此車亦主輕利爾雅長喙獫短喙猲獢或謂（范傳嚴緝）歇其驕逸殊鑿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首章驅續馵平去入通續轉不涂趨音辭鑾反次章驂合軜邑平去通驂軜仄中字不入韻三章錞韓文音敦弓古音肱鞹錞苑膺弓騰興音平上通龍爲霧謂俊韻屬應鐘變宮蒸韻驪黃鐘正宮變宮原以調和正宮古人通用向謂俊蒸不用通者非）

一章言車而帶及馬二章言馬而帶及兵三章言兵而接上馬蓋已開蟬聯一體序下言國人矜其車甲前六句是也言婦人閔其君子後四句是也（疏義）解頤曰西戎秦人不共戴天之讐也復讐之義雖行役者之婦無不知之而形於言者如此周之君臣亦可少愧已又曰溫言其德之和易厭厭言其德之安靜秩秩言其德之有常以如是之君子親如是之勞苦此其閔惜之辭也懸按首章在其板屋初至時也次言方何爲期望其歸也三言厭厭德音謂將有好音貽我蓋祝其凱旋也猶以德音爲善譽非詩所因襄公承天子命以伐西戎君子從役而其室家思念之先夸其車容之盛而後及於離別之情與列國之勞苦哀怨者異矣豈真有善人之教悅以先民哉亦能講武厲戎以自強於刑政其後卒兼六國用此道也

○小戎疏對元戎言之蓋附箋說羣臣之兵車補傳對乘車言之其說自妥然鄭駟楚廣各立名號秦亦

宜然不必鑿也收謂之軫戴東原謂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者是考工注謂輿後橫木蓋據一面言之詩疏兼及前後則其旁可知陳祥道据注駁孔非也大車之隧八尺兵車之隧四尺四寸比大車之隧爲淺也隧之爲言深也謂從前軫至後軫其深之數如此也古人升車從後入故以淺深言之考工記國馬之輈深四尺七寸軹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軓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深謂轅曲中劉熙釋名輈轅上勾也轅從後軫至前軫稍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上而向下勾之其形穹窿上

𫐌後之梁又五分其頸分處以皮束之游環□以
其為無定環游於服馬之背貫驂外轡當服□以
以止驂內入皆取驂之制也釋名釋名脅驅也楊倚車
前以陰靳也楚辭注軨式下縱橫木即考工記之制
也以板揜軨在式之前即先鄭所謂式前之軓是揜
軨者軌軌即陰也非軓為一物揜之者又一物也孔
疏矢之驂不當衡衡長六尺六寸其下只容兩服別為二靷以引車
繫於陰板故曰陰靷續者靷端相接之環沃白金為
飾暢轂者轂長三尺二寸轂束原謂大車短轂五尺
取其利兵車長轂取其安黃氏曰抄云盾狹而車廣

盾不足為衛故以二盾比而合之非備破毀之虞
也文鏤環有舌者轄鋬內轡也按驂外轡既貫於游
環也之於手其內轡不執但納之觼而繫於式前
也以淺之全為門馬之介孔疏使易於旋習傳故曰
比孝孔甚和也韓詩云駟馬不着甲曰俴駟然戰
馬無不被甲者終以毛義為正厹矛毛云三隅矛盎
相傳為然孔疏鋈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見曲禮注伐舊謂中
干業舊謂詩羽按二章既言畫龍於盾而三章又言
畫羽於盾何言盾之詳耶陸奎勳引考工熊旂六斿
以象伐謂當是綴羽旗幟其說近之虎韔鏤膺三句

皆言弓而毛以膺為馬帶言近錯雜范逸齋謂即弓
室之柄於交為韔竹閉緄縢者言此交於韔中之弓
以竹為韔以繩約之所謂弓檠也陳氏道曰韔既
夕禮作柲以竹為之狀如弓然納於弓裏柲以閉之
亦謂之閉緄以繫之亦謂之紲色青黑者孔疏馬後
左足白曰馵爾雅騵赤色黑鬣郭注騧黃馬黑喙說文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
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
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

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右音以
詩刺襄公而序下言未能用周禮其說疑有所受顧
未得其實而說者多岐如毛以霜露喻禮鄭以蒹葭
喻民從以順流而涉喻以禮治人歐嚴並以伊人斥
襄公呂以伊人指此理獨集傳以為不知所指庶幾
慎言之義竊意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邠岐之民
濡染禮樂之教者數百年秦襄起自西垂習於戎俗
惟尚刑威專攻戰盡棄周之舊典君子避地遠去焉
故詩以為霜起興未晞未已蓋難望以陽和之煦也
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流毛傳詩所謂於時

猶有周之遺賢遊其道以求之不可得也順其道以求之未嘗不在焉依文解義斯爲近矣至以蒹葭恰伊人有後獨之節知似不必集傳爲賦今從毛爲興○爾雅蒹薕葭蘆郭云蒹萑之未秀者即今之荻荻之初生曰菼一曰薍曰騅又[illegible]一名萑至秋堅成謂之萑葦据此則蒹有七名菼薍騅蒹薕荻萑也葭有四名葭華蘆葦也其名易混故詳著之爾雅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毛皆訓爲小渚誤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梅[illegible]哉本通 裘古[illegible]之反）

襄公初受命服而歸其大夫美之而序以爲戒者其君也哉壽考不忘頌禱之中有規勸焉條梅言氣象之鬱葱（紀詩）紀堂言形勢之壯濶（傳嵩）蓋以興其容貌佩服之盛兩曰至止蓋受服西歸時歟駁蒹葭箋秦處周之舊地据史記言終襄之世不能取岐豐李黃集解亦疑此詩序與史記相戾後人遂有改作美秦文公者何其勇而無所裁也按詩言錦衣狐裘黻衣繡裳又曰其君也哉明是始受命服爲諸侯之辭而受命服爲諸侯者非襄公乎終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

杜共且八百里（路程）大史必至岐而始有終南乎至止者箋謂受命服於天子而來豈必至止於終南之下乎况首二句毛朱皆以爲興尤不容泥○柳宗元曰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方輿紀要云終南脈起崑崙尾啣嵩岳爲雍梁之巨障大事表終南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亘鳳翔岐山郿武功盩厔鄠長安咸寧藍田九縣之地毛傳條稻爾雅稻山榎郭曰今之山楸楸細葉者爲榎爾雅梅柟陸疏云皮葉似豫章郭注似杏實酢誤集傳於召南其釋此不復云亦誤二物爲一物也紀訓基謂山基也堂訓畢釋邱云畢堂墻注云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墻集傳以山之廉角訓紀山之寬平處訓堂則用程子說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illegible]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illegible]
詩雖未於哀三良[illegible]民之畏不可掩矣[illegible]止諫
毛鄭以為得所[illegible]出谷遷喬者與其甚
然也夫棘棘之[illegible]人所嘆以為得所可乎黃鳥黃
鳥之失所[illegible]之不得其死也按史記繆公卒
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中應劭
注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
是三人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臣衡言秦穆而士多從
死即其事也其見於曹植詩者則曰秦穆先下世三
臣皆自殘見於王粲詩者則云臨殁要之死焉得不

相隨見於淵明詩者則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
據此則箋謂自殺以從死者信已生納諸壙者殆是
說今考三良墓與繆公墓相距遼遠則納壙之疑可
釋即殷[illegible]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者亦不盡
生矣臨穴惴慄自為旁人箋義明矣序刺穆公而諸
儒皆罪康公亦與左傳不合○括地志秦穆公塚在
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塚在雍縣故城內今鳳翔
府天興縣二塚逈不相及蓋從死而不同葬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
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
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illegible]
以鸇為之投林與賢人之投主乃久而不蒙召見故
憂之不釋也因問之曰如何乎如何乎多是不復記
憶我矣所謂予日望之而疑予過也後二章以櫟駮
棣檖起興皆是山所宜有者猶國當有賢人也舊說
以君子指賢人今用詩緝說但玩鳥投林之義恐是
四方來歸者未必為穆公舊臣耳集傳不從序說刺
康公改為婦人詩今亦無可証者不如仍舊為安○
爾雅晨風鸇郭注鷂屬陸疏鸇風搖翅乃因風急疾

擊燕雀食之故毛以鴥為疾飛貌爾雅櫟其實梂孫
炎曰櫟實橡也陸璣云秦人謂作櫟為櫟河內謂木
蓼為櫟椒榝之屬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
櫟是也駮毛謂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疏駮梓榆也其
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名按下章皆言山木
不宜云獸爾雅常棣棣是棣名惟常棣專之毛以為
唐棣非也唐棣自是栘又檖赤羅郭曰今楊檖也實
似梨而小酢可食陸云一名山梨今人亦種之極有
脆美者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

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
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衣師兇矛器句
韻下章同
無衣刺用兵而不言所刺何君觀王于興師之文恐
屬穆公詩也叔帶之難王使告於秦晉秦伯師於河
上將納王晉人辭秦師而下此其事也秦之用兵後
此別無勤王者矣與晉共承王命而晉獨成功詩所
以刺歟六與子皆指晉人同仇偕作偕行而不能與
之同功言外當有此意鄭以次於黃鳥晨風之後故
以爲責康公而謂王于興師以王法興師其解迂曲

竊意詩篇頗多錯簡觀下渭陽央非即位後作則此
篇無嫌倒出也許抄以爲襄公詩則越世太遠李抑
亭以爲襄公詩不知三百篇無越東周百年後者安
溪詩所陸堂詩學皆以爲穆公詩安溪謂黃鳥作於
君子此則軍中之言詩之次序往往如此○疏曰玉
藻纊爲繭縕爲袍純著新綿名繭雜用舊絮名袍澤
說文作襗袴也又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毛
傳戈長六尺六寸此乃言其柄也其上刃不在內考
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又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謂
刃下接柄處胡三之謂橫刃鄭所謂句子者也援四

之謂直刃是戈柲之上一尺八寸也說文云戈平頭
戟也徐鍇云小支上向則爲戟平之則爲戈考工記
云戟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其制長丈六
尺則禮注古用皮謂之中今用金謂之鐙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
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思佩下上通
詩本送舅而序云康公念母今讀其辭意自得於不
言之表故曰詩可以興也廣漢張氏譏其不能自克
於令狐之役或亦晉有以致之歟賈疑曰按詩意作
於送之之時非即位後作也愚按三百篇無齊桓晉

文之詩而於衛風錄木瓜於秦風錄渭陽其亦不沒
二君之意夫○孔疏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
行必渡渭曹氏粹中曰渡渭而送至渭北也漢志右
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在渭水之北水經渭水逕長
安城北注即咸陽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
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簋古音九
能爲森本韻飽古音補苟反末句不入韻
此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觀
李斯諫逐客書所言則穆公之能得士可知而康公

不能承之也集傳雖不主康公而末引秦詩云云文意
穆生及王戊即位忘設酒醴之事仍與序說相符夏
大也毛傳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始設禮食大具以
食我其意勤勤然鄭箋丹鉛錄曰夏屋大俎也周人房
俎今按魯頌籩豆大房集傳謂半體之俎足下有跗
如堂房則夏屋即大房之謂矣王肅以爲大屋孔氏
謂下皆言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者是也首章言俎
之大其終至於無餘次章言簋之多其終至於不飽
語意次第各有照應若以大屋當之文義不相管攝
矣以經文繹之以魯頌證之知箋說非無稽也○考

工記旊人爲簋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簋盛黍稷簠
盛稻粱詩惟言簋而傳兼稻粱言者疏云以公食禮
有稻粱知此四簋之內亦有稻粱公食六簋此惟四
簋者燕食差於禮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
始故爾雅訓權輿爲始

陳

陳本太皞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
山大澤今陳州府治淮寧縣是也淮寧古之宛邱
故漢志謂陳國今淮陽之地春秋大事表云今陳
州府城南三里有宛邱高二丈城內東北隅有池
即詩所謂東門之池也昔舜裔虞閼父爲周陶正
其子曰滿武王妻以元女大姬而封之陳是爲胡
公與薊黃帝後祝堯後並爲三恪後二十三世爲楚所
滅漢志又言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康
成亦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樂愚按大姬爲聖王
之女沐浴大姒邑姜之化寧有習尚巫覡音樂歌
舞之事左傳史趙稱胡公不淫亦安肯狥其夫人
所好舊說殆未可信徐徽莊謂陳服於楚楚俗尚
巫信鬼因之漸染其俗其或然歟任啟運曰陳與
楚爲近其聲楚聲也今讀陳詩十篇節短韻長實

爲楚詞開孔之源則其浸淫於楚者久矣先儒謂
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
下於秦夷之也愚謂陳亡楚興而東周不可爲矣
故詩訖於陳靈非沾沾於惡陳靈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
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
冬無夏值其鷺翿缶方有反上去通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
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
如荍貽我握椒栩況甫反差古音蹉原字不入韻荍釋文祁饒反

義而陳俗巫覡引此二詩爲證則此二詩當爲淫
祀歌舞之事如後世淸明上河之類宛邱刺幽公上
僭也東門疾亂自下效也蓋陳之宛邱猶鄭之溱洧
爲國中勝地遊冶聚樂恒於此焉幽公以國君之貴
輕身往遊於時巫覡之流取容阿爲謳立之而舞以
事神復擊鼓缶以助其狂猖於宛邱上下且及道路
之間無復冬夏之息所謂淫荒昏亂遊蕩無度者如
此故刺之爲有俗情而無威望也子斥幽公毀疏也
疏引公羊傳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公子翬謂隱公唐風山有
樞子有衣裳子有車馬指昭公爲證可以無疑矣毛以
子爲大夫與序不愜集傳以子爲此人此人亦何謂
輕重而刺之東門宛邱南方之原皆歌舞之場也若
既遊蕩則世俗效尤棄其職業男女亟聚所謂巫風
也特舉子仲子以見風行自上枌栩之下如漢社枌
榆之類婆娑歸古以爲歌舞娛神也穀旦于差即九
歌之吉日良辰也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即美人目成
芳椒成堂之語也陸任釣臺謂楚詞濫觴者此之感
按高平曰原義疏按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則有
方之原即宛邱也出東門至宛邱皆欲□之道路上
篇宛邱之道也一章是先期演習二三章乃娛神之

正日故擇穀旦而往也子仲之子男巫也箋男巫則
著其氏明其爲世族故刺之女巫不言其人蓋謂庶
人不足顯其名氏皆說以子爲女原爲原氏女說近
穿鑿且與序說男女棄其業而歌舞於市井者不愜
前二章既言男女歌舞娛神之事末章則言聚觀者
也越于也鬷總也釋詁義與者疏云總集而行是也荍
芘芣也釋草古義引濮氏云芘芣開華自根及幹而上
相接其密視爾如荍言聚觀者盛周禮巫掌祓除沐
謂以藁藥椒實芬香故巫以相貽巫之所以結納
人心者其術在是婦人女子所以樂觀之歟愚按爾
詩皆刺巫風古義近理然男女混淆有關雜遝恭所
贈貽亦所不免特比之溱洧贈芍義各有歸耳爾
雅宛中宛邱郭曰中央隆高毛傳則謂中央下李巡
孫炎皆取毛傳爲說孔疏亦是傳義但爾雅又云邱
上有邱爲宛邱郭非中高而何郭義爲長爾雅盎謂之
缶孔云易不鼓缶而歌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
樂器爲缶也又云缶是瓦器可以節樂按爾雅注孫
倚宮陳暘曰缶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聲之所
出也古樂用缶或有然歟爾雅翳存而郭曰自隱也
爾雅荍蚍衃毛作芘芣郭云今荊葵也紫色羅願曰

荆葵比戎葵葉小花似五銖錢大粉紅色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翿見王風君子陽陽篇枌見唐風山有樞篇栩見鴇羽篇椒見椒聊篇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樂飢康成作療飢非是

詩緝曰僖公自謂國小不足以有為意氣消縮無脩然自立之志故詩人誘之范逸齋曰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詩人則誘之李迂仲曰此詩當且從歐陽說一章言國雖小而有志為治亦可有為二三章言不必大國而後可為政也泌泉水毛傳王氏總聞曰泌在南陽泌陽縣陸佃云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許白雲云鯉有赤白黃三種魴見前是詩於六義屬比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池古音陀發韻同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晳晳晳從折口音制

一序皆曰刺時皆興也東門之池集傳以為淫奔今詩絕無譏淑之意張氏詩說謂淑女非妖冶之流異也然序下言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配之意頗迂滯雖歐蘇呂嚴諸儒從其說未敢信為必然也豈陳有賢妃不見答於君如衛莊姜之類者詩人比以風其君猶衛碩人之意歟蘇氏謂紵菅以功習治之物必資池水漸漬使之柔韌乃可緝績興賢妃夙夜警戒使君入於善而不自知李解如晤歌晤語漸有亦漸漬之事也曰可與晤歌晤語晤言則疑有了悟晤歌晤語晤言者矣三可字意味深長東門之楊序下言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而女猶不至按本詩

言昏以為期無庸再問疑實楊葉牂牂肺肺三月中也鄭箋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毛傳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以昏也禮記坊記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此詩及鄭丰是也明星箋謂大星集傳以為啓明啓明見而不至則終不至矣於義尤顯○水經注陳城東門內有池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所謂東門之池也麻見王風丘中有麻篇說文紵檾屬細者為絟粗者為紵陸疏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

生今南越紵布皆用此爾雅白華野菅郭璞曰
菅茅屬孔氏曰已漚爲菅未漚但名爲茅呆誤宜爲
采范氏曰菅以爲屨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釋文訊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續辛問云訊乃誶之誤朱說有誶告也文義最顯楚辭章句引此詩誶予不顧顚倒思予上去通

序以爲刺陳佗者得之唯昔然矣當是者儁之賢者昔嘗有所陳諫如石蜡之諫龍州吁者桓公不從而今爲追咎之辭集傳少南發古義朱子傳說陳佗文公子桓

公弟桓公疾病佗殺太子免桓公卒而自立明年爲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也衍者謂無良師傅傳箋遂以棘爲惡木喻佗不善又以梅爲美木喻佗性本非不善由惡師傅教之又以斧斯爲訓導有鴞爲惡師又以夫指惡師輾轉繆戾讀詩記僅易夫字之解爲指陳佗詩緝僅易斧斯之解爲除惡木集傳一空障蔀大是快事然古說亦有不可廢者陳閱數公之間元惡大憝非佗誰屬竊意詩作於桓公卒後陳佗既篡之時故托墓門起興墓門者桓公之魄之地蘇氏義棘梅皆墓木也詩人覽以起興亦是感傷其事以爲追咎之本耳斧以斯之喻佗之將殺太子有鴞萃止喻佗之竊據陳國此不良之實也國人早知其惡而容之至今考終自肯而已然謂桓公也歌以訊之訊予不顧指昔日訊顚倒思予指今日言古義蓋必有所以告桓公者而桓公不顧也身死未寒而子弑國奪顚倒至此死而有知亦下思予昔日之言乎皆追咎之辭此篇呂氏解蘇陳爲得而猶牽於師傅之說於興義尚未分曉今參鄒說以著明之末二句傳主告佗思謂佗何足告范逸齋謂冀佗之悔悟則詩人爲黨逆矣今參用何氏說以足蘇陳追咎之義○古

義云梅解見摽有梅篇是仍用美木之解矣當言解見秦風終南篇爾雅梟鴟郝疏引說文云梟食母之鳥詩陳風有鴞萃止一名鵩一名梟一名鴟陸璣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是也古義引羅願云鵩似鴞小如雉體有文采行不出域見鵩非鴞也又引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又引廣志云鴞楚鳩所生其名梟者乃爾雅所云梟鴟耳亦謂之土梟與鴞無涉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鷊那疏音逆釋文五歷反

此詩之為發譏賊卽誰侜詩同予美何可証予美指宣
公鄭箋防當如集傳作捍水之防毛訓邑名者非邛邱也毛苕
當如陸疏爲苕饒范以為陵苕非是蘆鷊性多懼巢高樹
而防有之則不免於畢弋矣苕為味美可食而邛有
之則不免於毀賊矣瓴甋宜為垣墉而中唐有之則
不免於踐踏矣四有字俱爲侜字張本侜箋迂滯諸
儒都從歐義而虞覺解義未融防邛亦無歸着補傳
謂如采苓首陽之意善已而謂中唐無甓其說不行
今本其意而易之或無大戾歟按史記宣公二十一
年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此詩所指信讒
其卽謂此歟陸奎勳因事與衛伋子晉申生同陳無
文獻可徵賴此一詩猶存可指忠良爲淫慝乎毛朱
皆作與○陳之防邑無考漢志陳縣注引博物記曰
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此附毛爲說陸疏苕饒幽州
人謂之翹饒莖可生食爾雅鷊綬注曰雜色似綬劉
氏瑾曰案埤雅鷊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
此傳所稱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董氏
逌曰鷊舊作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
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
紹兮勞心慘兮糾已小反慘五經文字作懆毛晃曰當作懆俗作慘
陸堂詩學曰月出為株林之先聲序刺好色實無可
更思按毛以舒為行步舒緩窈糾懮受夭紹皆舒之
姿是夜皆對月舉狀佼人之情態卽以第三句申足
第一句末乃言不見而勞心也集傳謂安得見之而
舒窈糾之情似於語外添綴成文余友范蘅洲詩瀋
曰僚好貌懰瀏離燎光明窈者深遠糾者繩三合若
有所思而鬱結也懮與憂同受納也若有所苦而含
忍也夭者屈也紹者糾緊也若有所抑而局促也如

梁冀傳所云愁眉啼裝折腰齲齒以善為妖態也讀
詩記曰此詩用字聱牙疑為方言今釋言無文後人
難爲置解尤當以右說爲正舊以爲宣公詩安溪李
氏謂此與下篇恐皆靈公詩古義謂徵舒將弒靈公
國人作此以諷詩中舒字卽指徵舒窈糾云者徵舒
意中憤恨糾急之狀據此則起當言靈公之淫蕩不
合但言夏姬之佼好矣於詩意殊不相應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
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故託詞於其子謂君

何爲而往株林乎或者將從夏南乎又爲之解曰非往株林而從夏南也恐有他往耳(嚴緝)然而駕我乘馬則舍於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朝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不可得也○按毛傳大夫乘駒王肅述其意謂指孔寧儀行父李辿仲駁之謂大夫乘駒於經無明文惟何氏古義宗其說今不用○楚語云陳公子夏爲御叔娶鄭穆公女(少妃姚子所生)生子南(字徵舒)宣十年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按靈公被弒之時姬年已四十餘後楚莊滅陳欲

納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乃止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巫臣逐而自娶之至是六十餘年矣猶生女嫁叔向晉楚閒彥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宇文士及妝臺記序)蓋亦國家之妖孽也叔向之母曰子靈(巫臣)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故柘城在寧陵縣南七十里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陂音波)

澤陂刺時衍者以爲男女相說而有美一人以下康成以爲思美人而不得見宋世說經家皆從之許白雲獨別言之謂月出男子思婦人澤陂婦人思男子錢天錫亦謂是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如涕泗滂沱輾轉伏枕究是婦人光景陸奎勲疑爲女子哀死之作且謂所懷者亦似正人此泥於碩大且儼之云也然則每章首二句作何取義耶愚按蒲荷菡萏皆柔弱無骨榦未必爲正人貞女之

況三章叠言寤寐無爲則意有所結而百事且廢亦可見其荒棄所思去葛生之義遠矣詩與月出株林相編仰如舊說亦非無因何元子必求其人以實之殊不可據○稱傳曰澤水之鍾也陂水之障也爾雅莞苻蘺說文蕑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詩緝謂莞稱蒲相是也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音遐)其本蔤其華菡萏樊光引詩作有蒲與茄孔疏據以證鄭箋芙蕖之莖曰荷其實荷爲大名非必莖爲荷也(陸說是)蕑消爲澤蘭也漢諸池苑種之此疏(言)蘭爲陸草誤矣鄭改爲蓮尤誤

檜

檜爲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陂之南居溱洧之間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北五十里有檜城是也（檜古作鄶鄶城凡爲二十年左傳作汝入子殺非鄶城之下）田閒錢氏曰鄭語史伯言主芣騩而食溱洧按芣騩卽茨山也在密縣卽溱洧之源（大事表溱水出密縣馬嶺山）鄶都於此集傳謂卽鄭州非是（杜注鄶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其君妘姓祝融之後韋昭言陸終第四子求言封於鄶史記言陸終生六子四曰會人古文鄶與會通舉其國耳非名也蓋其詳不可得

聞矣平王時爲鄭武公所滅集傳謂桓公滅鄶亦非也（詳見鄭譜）頴濱蘇氏曰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所爲作者衛晉也至於鄶風則檜之未亡而已作矣蘇未嘗以檜詩爲爲鄭作也集傳亦誤今經義纂檜正鄭譜檜在鄭前今依原第在陳後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此篇序下之言有功於序者甚大序稱大夫以道去其君而詩言其君服御之美而已非有大無道之舉不能一朝居之勢也何以忉忉然憂傷是悼哉讀序下言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乃知檜君直安樂公之流其後人恃險驕侈蓋其家法使然大夫有心能無去乎一二章先言逍遙翱翔後言以朝在堂是以遊宴爲急務而怠於政治矣末章但誇羔裘之美不復言以朝在堂是直廢棄朝常而終日爲逍遙翱翔之事矣古義曰詩人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爲可憂可謂能見大意矣昔漢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默而漢綱解紐卒墜炎基況區區檜國哉說者不於其

大而斷斷於狐裘黃白之間抑末已（鄭謂狐黃是諸祭服蘇嚴謂狐白是朝天子服）首二句極形其宴安無爲之意下二句乃去而不忘所謂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大夫亦忠於所事矣家語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羔裘玉藻注黃衣狐裘大蜡時臘先祖之服孔頴達曰天子視朝服皮弁服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並據玉藻狐裘注謂檜君以祭服爲朝服蘇氏據孔疏以狐白爲諸侯朝天子之服檜君用以視朝集詩但言狐裘不著其色總之諸侯視朝無服狐裘之禮則檜君之好潔衣服惟意所適可見不必問其黃與

白也再按鄭注狐白止言天子其訓諸侯朝天子亦然者乃是孔推鄭意如此非鄭說也陳祥道方慤則皆以狐白爲燕服經既不著所用而論語言狐貉之厚以居陳方說固未可廢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以素冠爲練冠鄭改爲大祥之冠王肅孫毓皆是箋說集傳從之蓋詩刺不能三年固當以三年立說也宰我以爲期問而夫子斥之可見當時尚行古制

作詩者更在宰我前二三百年何至練冠已不得見只教化衰而至性薄喪近猶有悲哀卽遠漸忘飲酒食肉處內公行於三年之內而受服變除之節無復知禮行之者詩人傷之以爲刺也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孔疏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疏云有采飾則謂之深衣緣以素則曰長衣緣以布則曰麻衣又云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月脫除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着朝服而祭祭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着縞冠以素紕之身着十五升麻深衣愚按鄭不指麻衣爲素衣者蓋素用白絹而麻衣之緣用布故改衣爲裳陸農師辯之云禮方練衣縓緣言其衣矣今言練冠縓緣有冠亦縓緣也玉藻縞冠素紕言其冠矣今言素縞麻衣者衣亦素紕也素紕言素縞則其紕也以縞之素者言之也據此則次章素衣卽間傳麻衣無容改訓爲裳又按喪禮始終無韠而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又引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朝服有素韠祥祭既用朝服則素韠爲祥祭之服至祭訖而後反服

素衣也三章皆著大祥之冠服有可信者孔氏間傳疏釋縞冠與玉藻疏違異當以玉藻疏爲正又引間傳注黑經白緯曰縞亦誤彼注是釋纖言記駁鄭昂觀詩者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論固大矣愚謂瑣細者如上章狐裘黃白之類原無關於詩之大義者本詩正刺失禮安得嫌其瑣細而不加考耶乎棘言哀遽之狀欒欒言毀瘠之形慱慱言思慕之專慱以傳屬詩人愚謂三句文勢平接並下正言素冠之人思慕專一有終身之痛也傷悲蘊結乃詩人自言故以我字別之蓋詩人獨行古禮於舉世不爲之時

故以庶見爲言而期於同歸如一也○說文韠韍也
所以蔽前以韋爲之鄭云韠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
孔云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
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玉藻韠
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天子直諸侯前後方下爲前上爲後大
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又云韠下廣一尺長三尺
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
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
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疾恣謂貪恣也行者以淫恣申之遂失其義集
傳言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
而無憂也其說不易季彭山曰詩以枝華實爲次蓋
自枝而華而實能遂其生之意夭如厥草惟夭之夭
謂夭之沃沃正說萇楚則末句不應別指質疑謂萇
楚可言無知不可言無家室然則螽斯之爾子亦非
乎子爾之呼子孫室家之目皆非可施於物類者而
詩人滑稽往往有之毋容泥也王風兎爰小雅苕華
沉痛正復相似集傳賦也按詩意似當爲比然終是
托物附情原非切類仍從毛作興○爾雅萇楚銚弋

鄭曰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葉長而狹
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
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
西歸懷之好音[illegible]發偈飄嘌弔平上去通

匪風之思周道閔也序下言閔小政亂憂及禍難焉
得思周道之實呂記曰政出天子則强不凌弱各得
其所政出諸侯則征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陵
小國偏受其害所以惓懷宗周爲獨切也發飄揚貌
偈疾驅貌集傳飄風旋風也李巡嘌無節度也毛傳風則發

今匪風也而發車則偈今匪車也而偈蓋言政之亂
而人不安也蘇說黃氏顧瞻周道而中心怛然蓋憂王者
之政不及於天下而不能以庇廕我也次章倣此未
乃望周道之復昌而以烹魚溉釜爲興蓋欲周之興
治而去其擾也胡傳今東諸侯有西歸而恪共王命者
乎我蓋懷思其好音矣嚴緝黃講曰誰能曰誰將蓋冀倖
而或有然之辭詩緝曰匪風思周而冀王中興天下
謳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祖宗德澤浹洽於人者深
矣蒨解未融愚按詩人所致望於周者如此其後鄭
桓乃恐恃周衆東徙其民於鄶虢之十邑而王置不

貝周道不可復興而檜亦自此亡矣讀此詩敎爲之慨然○讀曰鬵音尋者之鬵鬵釜也孫炎云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鋗然則鬵是甑非釜也○曰蓋騷亨魚用釜不用甑今云鬵者以其俱食器故連言耳又說文鬵大釜也釋文亦大上小下若甑曰鬵是鬵若甑耳非即甑也

曹

曹爲武王弟振鐸所封國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夾於魯衛之間漢志濟陰定陶故曹國禹貢陶丘在西南孔穎達曰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濟陰曹所所在是曹之封在二澤又曰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分曹地是曹地在濟北也春秋大事表陶丘今曹縣哀公八年滅於宋陳氏傳良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掘說文作堀說釋文說如字

蜉蝣似生朝死而猶美其羽與曹君危亡將至而猶務於奢舉衣裳以例其餘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惹慘然以亡國爲憂也

愚謂詩人平日必忠告灌灌而不見聽者故冀其依倚於我俾得納約自牖庶幾不至於危亡爾非但如東萊所引楚芋尹申亥奉以歸之事也序下及箋說意亦是而語頗滯○蜉蝣夏小正作浮游傳曰渠略也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掘閱毛謂容閱箋謂掘地解閱箋說近是蓋蛣蜣生土中掘地而出開解其穴如闓戶然故云掘閱也小正續注引此詩閱猶門也詩故云讀管子掘閱得玉始知閱與穴通二說皆足申明箋義孔疏改解閱爲解閉欲引鄭附毛兩失之矣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祋音役釋文芾甫味反咮古音注媾古音故釋文隮子兮反詩經原本音蔚薈各自爲韻

詩刺近小人序下以共公實之蓋本僖二十八年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首二句宜從集傳作興言彼候人尙荷戈祋以盡其職彼之子之赤芾者何所爲而有是三百之多哉

日侯起丁文不稱不遂意有以三百為言亦若然介胄之家矣因以水鳥况小人言鵜當在泥水中涉水求魚以食而濡其□□猶若省也今乃言搶漁梁之上而不濡其翼猶小人無功而受祿不稱其章服之美行道之□也孔疏婚媾也本毛詩序集傳訓蔚易注皆從婚媾取義而鄭箋爲近遂亦稱也集傳今人以遂意為稱以翼以文身故興服裳上赤芾之文也味以嗛食故興婚媾下斯飢之意也所詩隮升氣也先鄭升氣為雲故毛曰升雲也說文薈草多貌蔚蔚草木盛貌毛公借以况雲興之盛耳彰鄭

景純曰蔓草藤蘿根枝交附雲氣因而襲人即此見薈蔚兮妖氛布濩何異乎南山之薈蔚也案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凍成以為虹蜺亦謂隮之類輔廣源謂末章言小人之盛而賢者不得其所也三百赤芾前後相應逆遂也蓋漢時小人濫受官爵貂蟬盈座郎官塡諸都尉塞市是亦三百赤芾之意愚謂饑遂言邑邑玉左右皆狗而冠亦與維鵜在梁相類○周官序官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此詩所云特其徒耳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為上士不

以身荷戈殺戈見秦風無衣篇殺殳也殳見衛風伯兮篇玉藻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注云此玄冕爵弁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韠見檜風素冠篇詩程芾當作韍古字通也韍膝之韍從韋黼黻之黻從黹爾雅鵜鴮澤郭注今之鵜鶘也好群飛入水食魚俗呼為淘河陸疏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以竭水取魚一統志曹南山在兗州府曹州南一百里春秋盟於曹南即此大事表在今曹縣南八十里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刺不壹序下言在位無君子則陳古之義已明自序辨以為未含刺意而後賢多生蝍擾或以為鄉詩錯簡蔣氏義為或以為開國正風陸氏詩學至或鑿指其人詩故謂美公子臧古義謂美晉文公皆屬衍說歐陽駁毛鄭均一之義謂子之七及在梅在棘在榛皆以為鳲鳩用心之不

一是又未知陳古之義而泥於刺之□□以□□
黃實夫曰鳲鳩之子有七至不一也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又不一也而鳲鳩之在桑未嘗或異此正得其至一者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荀子謂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淮南子謂買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皆足以發明儀一心結之義詩喻古人用心之一故能使民德歸一而正天下之不正思其人今不復見也則又嘆曰胡不使之壽考萬年乎愛之切思之至也胡不萬年已死之辭歐陽今從硯願說宜不見刺意也詩編曰首章以心爲主儀之一正是心之結處次章帶弁有常度就儀一中抽出一端言之三章正是四國又從其儀不忒廣言之末章胡不萬年見國家不可一日無表正之君子縱百年有盡而其盡之心法不朽也愚按先四國後國人者天下之本在國下三章俱本心結而二章以下言儀而不及心者蔣鳴玉圭約曰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而見君子之儀即儀可以徵心也魏伯子原本曰每第五句遞體愈寬博毛傳興也集傳同○爾雅鳲鳩鴶鵴郭云江東呼爲穫穀陸疏一名桑鳩一名擊穀詩緝云即

□□子所謂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司空平水土□鈔云方言以爲戴勝非戴勝穴生不巢生□曰玉藻說大帶之制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緣也竟此飾盡緣之諸侯素帶終辟無朱裏大夫素帶辟垂下有之者士練帶率下辟緣其末而已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爲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毛傳騏騏文也顧命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曰騏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此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按弁師職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先鄭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璂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箋義爲長疏謂顧命之騏弁乃是士服士之皮弁無璂飾此言諸侯故知騏當作璂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匪風傷天下之無王故序曰思周道下泉傷天下之無霸故序曰思治序下言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毛公因以童粱得水而病喻昭公

其民說經家有從稂叫由來舊矣愚按稂蕭蓍
草無穫之草與黍苗截然相反今但以下泉之浸與
陰雨之膏反正相形而於稂蕭蓍與黍苗之不同未嘗
區別恐於詩意猶有未盡蓋寒泉陰雨均可潤物(稂等)
而浸苞稂者黍苗則亂與治之象也易曰井冽寒泉
食則寒泉之潤物信矣然所浸者稂莠耳蕭艾耳蓍
蒿耳意在小人則良善困苦由王澤之竭故列國無
政所以愾然而念宗周之盛時也(所詩)浸者漸漬苞者
叢生(已詳苞爲本今用王氏說)由漸漬而得叢生南山𧂐蔚之象
也稂莠除則黍苗植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言
澤博爲足無北語爾界及於四國(詩補)非下泉待浸比
矣四國有王箋謂刺賜於天子疏引左傳諸侯有王
以明之其說是也言明王在上則四國皆共王命於
是方伯賦其政諸侯行其化(所詩)鳲鳩正四國之象也
合上兩篇求之詩意或有當歟嚴緝曰曹共之時晉
文伯業方盛下泉寤思明王賢伯何耶曹爲可罪而
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國以私憾故將甘心皆僅
以貨免下泉愧木瓜矣○爾雅稂童粱郭曰莠類也
羅氏曰詩言不稂不莠則稂亦惡草爾雅蕭荻郭曰
即蒿也陸璣云荻蒿是許慎以爲艾蒿非也又云蓍

似藾蕭青色科生亦蒿屬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
瑕氏之墟也大事表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有郇城文王子所封國詩郇伯勞之是也按桓九年
荀侯賈伯以王命伐曲沃後無所見爲伯之事未知
何時思之者曹必郇所轄如召南之思召伯云爾

豳

豳者戎狄之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
野於漢屬右扶風郇邑(釋文○按禹貢原隰底績孔傳不言地名集傳據爲公劉詩度其隰原以爲即此原隰者以信據准是岐中地多名原者俱在西安鳳翔之境是豳地亦在原隰中非以原隰專屬之豳也)胡朏明錐指謂今西安府豳州
及三水縣皆豳地而一統志稱乾州永壽縣爲古
豳國蓋永壽與豳界毘連古今割隸不同也周本
紀舜封后稷於邰今乾州武功縣地在豳之南故
譜言自邰而出太王遷岐則又自北而南故譜言
入處岐陽也譜又言公劉以夏太康時失其官守
竄於此地其說殊誤按國語我先王不窋用失其
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是自豳出者不窋非公劉
也(孔疏)錢飲光曰今慶陽府有不窋城恐不窋所竄
非即豳地至公劉又自不窋城遷入於豳也公劉
亦不當夏太康時集傳云周公攝政乃述后稷公

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後人又取
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案周公
旣自托豳民之詠則作詩時已謂之豳風簡齋氏
迺寒暑而吹豳此其証也以爲無可係而係之豳
者非以爲尊周公使專一國者尤非舊說又謂詩
作於周公之遭變故豳之變風後人皆以爲疑矣
中子曰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其說得之嚴
華谷曰變風迄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
秦魏唐陳檜曹太師之舊第也降秦於唐而挈豳
以終之一經聖人之手而義理深遠矣朱公遷曰

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
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
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爲治矣○豳風附
雅豳頌疑當時本有三詩今所存止七月耳康成
三分是詩以巧附周禮固爲失之雪山王氏謂即
一詩而吹之器有不同其說亦未可信辨見楚茨
十篇說及載芟篇解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
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
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於公五月斯螽動
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
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 一章二章皆二韻火古音毀衣平上通集傳發如字發烈褐歲一韻耜趾子畝韻三章四章皆四韻蘩渠之反五章一韻股羽野字者子讀姐六章又三韻七章又四韻稼古音古穋讀盧圖反稼穋夫平上入通八章又三韻陰韻補於容反韭讀嵩霜場饗羊堂觥疆平上通

七月陳王業先儒皆以爲周公作惟黃實夫金仁山
謂豳國舊有是詩而周公陳之今讀其詩以衣食爲

本農桑爲經而祭祀昏姻田獵宮室之序日星霜之
昆蟲草木之化錯綜其間衣則嘗果嘗食則老壯
男稚孝敬忠愛之情也溢於言表尚非聖人不能爲黄
金所云無足論者矣於部分節目則條分縷析於一章
總舉衣食爲全篇綱領而言衣始於申月謀食始於
寅月皆據陰陽之中象之至也顧氏衣之大計作而
畢之食之大計在耕而穫也蔬也酒肉也皆飲食所
布也裘也居室也皆禦寒所亟故二章至五章次第
需故六章至八章分別舉之二章言蠶事之始詩緝故
又原本於往歲之秋而致勤於今歲之春既求柔桑

以伺已出之蠶復采蘩蘋以沃未出之蠶而時値婦
禮役止之候適有于歸之事故連姻公室之女以遠
父母爲悲也公子舊作公女今從集傳與下章公子例有同歸者劉氏謂同親迎之公子而
歸言似雜舉其實皆仲春時事也三章言蠶事之成
詩緝故自暮春及於夏秋而遂連言績麻染絲之事至
於爲裳而後謀衣之計備上下章並舉公子古者君
民一體蓋民愛公之至特於公子中其意也三舉流
火以著丁寧次句變文爲八月萑葦者承上章蠶事
已殷而言故又推本往歲之豫備其具也詩緝代遠揚
猗女桑次於求柔桑之役同爲今歲之事亦豫擬來

歲之言也詩緝集傳云以上三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
首章前段無衣之意是也布帛裕矣而皮革之用未
光故四章自秀葽之時至于隕蘀之後建子之月而
捕貉取皮以狐狸之貴者爲公子之裘焉此豳民打
牲捉捕之事專於爲長而設也丑及其丑月合圍纘
武私豵獻豜之愛猶三章言於蠶績而兼及婚姻皆
一時之事而類舉之也集傳云此章專言狩獵以終
首章前段無褐之意是也皮革充矣而牖戶之謀未
周故五章自一陰以至純陰感物之變而修理其在
邑之室何楷曰室邑中之室自田廬而止之故曰入穹窒熏鼠塞向

以禦嚴殺之風墐戶以却栗烈之氣率婦子以入室
處而自子至亥爲陰陽之一周故以改歲言之集傳
云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詩所云亦以終
卒歲之事也卒歲本指十二月時相近又禦寒之事自見此詩文處處顧前詩所言自的
衣裘既具宮室既安而飲食之需宜有以供之故六
章言有六月可生食之鬱下李蘡薁焉馬氏嚴氏有七月
可熟食之承露詩鈔葵小葉大大豆焉八月剝棗十月酒成
而老者有養矣七八九月間瓜可食壺可斷麻子可
拾荼苦可茹樗木可薪而壯者有資矣七章遂言秋
冬之交有穀告成總計一歲中先後所登如黍稷重

稑禾麻菽麥之類無不納之于場同之于倉而食用饒矣於是上入邑居執治公家之役蔡氏公事畢而又急修其在野之廬舍不過旬日以明春將播百穀當出而止息于此也五章以前言衣先農績而後裘六章以後言食先果蔬而後穀時物之次序然也末章遂因飲食而及於朋酒燕饗且躋堂稱觥以致頌禱之衣猶五章因衣褐而及於爲裘獻豜七章言治宮而及於上執宮功皆以著豳民忠愛之忱而此章兼言鑿冰納冰者所以結全篇寒暑之節也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朱氏善曰殺羊舉酒而祝其壽可

謂上下相親之甚矣愚謂執豕用匏豳公所以飲食其下殺羊稱觥豳民所以親愛其上想見古初淳樸之治詩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則周公陳七月之志也張子曰七月詩以夏正爲斷王雪山曰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蟄蟲隱曰十二辰至亥而止復起于子故曰改歲毛氏以爲兼舉二正呂氏以爲通用三正竝不可據蔡宮卿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即承二月言之三章即繼三月言之四章以四月爲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爲始而推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爲始而推至九

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言之八章皆繼以一之日矣含一言一者豈當藏發之時于務之外無他事歟論斷無關大義而推索極細故錄存之○左傳張逸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孔曰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劉堤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周公時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日在鶉首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此詩上述豳俗而言七月流火者據周公所見而言三之日于耜夏小正正月農緯厥耒是也四之日舉趾夏小正二月往耰黍是

也不必援引月令曲爲之說爾雅畯農夫孫炎曰農夫田官今考周禮無田畯正職疑即鄉遂大夫及裁師之屬爲之故毛傳云田大夫而已倉庚即黃鳥見葛覃篇夏小正二月有鳴倉庚又曰采蘩皆二月時也蘩以生蠶陸佃曰今洗蠶用蒿徐光啓曰蠶之未出者煮蘩沃之則易出集傳言以蘩啖之蓋以意解之耳疏曰隋銎音穹曰斧方銎曰斨說文銎孔也許鈔謂受柄處隋狹而長爾雅鵙伯勞夏小正作鴂鵙感五月一陰之氣而鳴至七月三陰而其鳴亟矣小正傳曰鳴者明命也其不辛之時也注謂命

人不卑此時移注此詩甚合樊光云鵙以夏至來以冬至去故埤雅曰倉庚知分鳴鵙知至葽之為草毛未著為何物康成疑為王萯非也王萯即菝葜以為王瓜陳嘉謂即夏小正之秀幽幽葽聲近也放齋以遠志當之蓋據爾雅葽繞及劉向苦葽之說郭璞云葽繞遠志也本草云遠志味苦廣雅云其上謂之小草毛奇齡云一名蒬一名棘菀按內經注引月令作棘葵華則秀幽之為秀葽蓋有本矣蜩類最多見於爾雅者有蜺蜩螗蜩茅蜩馬蜩寒蜩之名名以時先後而鳴其鳴於五月者則蜺蜩螗蜩也夏小正五月良蜩鳴又曰唐蜩鳴蜺蜩五采具螗蜩則今蟟也馮疏曰貉狐狸三獸名埤雅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入以貉為導雅翼云狐口銳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箋言搏貉自為裘狐狸以供尊者其辨甚明毛傳以于貉為取狐狸則混矣斯螽以股鳴者（蚣蝑）莎雞以翼鳴者（一名絡緯頭小羽大有青褐二色）蟋蟀以注鳴者（一名促織性善鬬）迥然三物也崔豹古今注混莎雞蟋蟀為一一物後人更混入斯螽誤之甚矣鬱棣屬然非爾雅所謂唐棣常棣也辨見召南毛傳奧蘡薁也疏引云蔓生類蒲萄六月熟孔疏以為蘡李非爾雅終葵繁露郭云承露

也大莖小葉花紫色可茹公儀休拔者即此夏小正八月剝瓜蓄之以為菹農夫則採而食之而已故在七月毛傳壺瓠也斷疏謂就蔓斷之儀禮注苴麻之有蕡者疏云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陸疏樗樹及皮皆似漆通志云似椿北人呼山椿朋酒兩尊也朋酒斯饗狀臘飲酒之事不當謂國君饗羣臣躋堂稱觥亦執豕酌匏之類毛鄭以學校黨正言之亦屬衍說

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詩本音予室上入嘵勤閔斗上通）

序言周公救亂事見金滕作詩貽王當從孔傳在誅管蔡以後鄭注衍書訓辟為避謂公聞流言而避居東都至成王悔而迎之然後奉命東征則此詩在未東征前毛從孔義箋則自行其說正義言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黃東發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東征之次第歐陽力破鄭說集傳用之既有定論矣後覆蔡沈書說復主鄭氏

蓋以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遽怒於成王疾流言之黨不知國家非常之變不當以常格相繩自古誅叛討逆機宜迅速間不容髮若引嫌避忌遷延至二年之久俟王心悔悟然後徐討必致坐失機宜釀成禍亂王室安危亦未可定誤國之罪將誰與歸而謂周公為之乎況流言之起即叛亂張本何待二年之後始得罪人主名既已不近情理而本詩既取我子明指管蔡故下有恩勤鬻子之言安得曲言周公臣屬讀其時洛邑未建又安得預言避居東都況預者在東而周公往就虎口二年之中保毋別慮豈聖

人別有神術以自護然此必不可通之說也愚聞之師東溟曰管蔡流言之事謂周公避位居東者諸言則退待罪私室敬俟明主之察大臣事君之常法也謂致辟東征者主幼國疑創業日淺安危存亡變係呼吸身受顧託下之正則宗社重而一己之名義猶輕利害更不足計居貴戚臣公忠體國之極致非聖人不能盡也以叔父托孤而俾守與姓大臣當君之危法急全一己之名義奉身而退不顧孺子孤立於上身去而後來事何所底止是豈聖人之行乎此吾以其人其地揆之而斷勿辟則攸辟居東即東征為得

其實也按吾師此段議論本於孟子之對齊宣義理極為正大參以恩論事勢之說孔傳無可議者是詩以鴟鴞比武庚而於管蔡深致悲憫音調淒切詞旨危苦想見大聖人遭變匡扶心事後來惟武侯出師二表近之全詩義解王肅於鄭然謂詩假鴟鴞之意以為言不如集傳言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於義為順歐陽鴟鴞論云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范補傳云管蔡雖已伏辜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序詩者以救亂為言又云流言中傷是

欲成王疑周公而不終居攝之事所謂危王室也愚按流言之起由於攝政攝政當在武王初崩時不得言悔迎後始攝政也歐義成王既為流言所中管蔡誅而疑將益甚此詩所以反復開陳以冀王心之悟歐陽之說不可易矣或疑迨天之未陰雨似在武庚未叛前不知首章明言既取我子尚得云天未陰雨耶鴟鴞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恩勤二句想言鬻子之勞痛為鴟鴞所取也二章上三句乃言文武造周事下二句方入時事孔疏云先王致此大功甚艱難而其下民或敢侵侮不可不遏絕以全王室三

章言惟其如是所以不能已於拮据捋荼卒瘏也上下皆著予字以別之其義曉然此正言其汲汲東征實以王室未定之故曰予未有室家特地申明此句以破其疑末章羽譙尾翛則破斧缺斨之象也如是而王不開悟則室猶可危風雨漂搖猶懼不免安得不爲此嘵嘵之音乎嘵嘵毛云懼也集傳云急也我懼而急鳴也周公之言如此而金縢云王亦未敢誚公是王疑未遽釋也自非風雷之變八百之鼎庸得奠乎蓋公之精誠有以感之矣毛傳興也今從集傳爲比〇爾雅鴟鴞鸋鴂郭注鴟類賈誼謂鳳凰伏竄

鴟鴞翺翔是也荼毛訓萑苕當從出其東門箋爲茅秀蒼租之租毛訓爲韓訓積集傳訓聚義皆可疑右義曰租通作蒩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蒩以白茅此亦用以藉巢說似可存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詩所每章首二句皆疊頭起說約自古樂府及唐人詩倣之周皆有之音一韻二章四韻三用音首也〇鶉鵜作于云長鵜羽韻二章首字兩韻昌音也〇騂皆質疑云思懷平去通室室不下大入遠助音媄韻音羅質音依

周公既平三監歸而勞士序本其事故曰周公東征也全詩述敘勞苦猶采薇杕杜之意此更多作情語曲致形容故同是周公所作而風雅異體衍者言大夫美之失其義矣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言久也我來

自東零雨其濛行役之苦也此當日歸途真景故每章以爲籍起一章追言其在東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集傳杜詩所謂吾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也於時釋戎服而制裳衣自今無復行陣銜枚之事矣然猶獨宿車下見桑蠋而興感則離家尚遠也序曰一章言其完集傳謂全師而歸者是也二章言久役而室廬將廢全是途中結想而一種荒涼蕭颯之狀如在目前嚴緝曰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上心亦可畏伊可懷故作推宕而情思愈深序曰二章言其思集傳謂歸未至而思家之情是也舊以爲室家之思者非

三章言婦之在家聞鸛鳴而興嘆蓋行者尤苦於雨
鸛鳴則將雨故婦念之而嘆于室也於是剪刈其果
蓏去其伊威蠨蛸之屬修除町畽而野鹿踐跡亦皆
不生又穹窒室中之蟲鼠以俟夫之歸亦行者之設
想也行者旣歸而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因言我之
不見此已三年矣集傳蓋見土物而感征行之久不說
人而說物風人之致也序曰三章言室家之望女其
實我征聿至以下則旣歸之辭也四章言至家之後
春和景明時物鮮好歸士之未有室家者及時昏娶
旣其美矣其舊有室家者欣慰更當何似耶集傳如之

何有不能形容之意康成謂樂而戲之序曰四章言
男女之得及時也眞西山曰士之蘊於心而不能言
者周公盡發之於言所以上下交孚懽欣感激不能
已也魏伯子曰篇中無限淒風苦雨之思讀之反如
和風甘雨詩之移人情也至矣哉詩所曰舊說以爲
仲春婚姻時據金縢秋大熟未穫則歸非以春矣蓋
事後追勞之作爾○王氏應麟曰秦漢言山東山西
皆指太行山東山即商地裳衣箋訓兵服集傳謂平
居之服得之士事也說文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
止語鄭箋蓋旣歸而無事於此也蠋似蠶爾雅翼蠶類

而不食桑羅願云葵中蠶也采緝曰烝有三義衆也
進也久也此詩三言烝在皆言久役之意久義爲勝
說文敦厚重不移之貌爾雅果臝之實栝樓郭曰齊
人謂之土瓜爾雅伊威委黍又蟠鼠負郭即一物本草
云濕生蟲多足色如蚓背有橫文蹙起爾雅蠨蛸長
踦郭曰小鼅鼄長脚者俗呼爲喜子町畽說文作疃
禽獸所踐處俗子曰廬旁畦壠毛以熠燿爲螢郭以
下章不協集傳以宵行爲蟲又於古傳無據楊用修
曰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實也爲倉庚之
羽虛也如小雅有鶯其領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

言鶯也埤雅螢非熠燿熠燿行貌今卑濕處有之
用修云唐李子卿有水螢賦此水螢也陸疏鸛似鴻
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本草注似鶴頂無丹不
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有白烏二種說文垤蟻封也
亦名蟻塚陸佃曰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封易占所謂
蟻封其垤大雨將至是也何楷曰瓜苦瓜之苦者栗
薪栗樹之爲薪者蓋取以制棚架之類澗别許氏曰
故園風物依然如舊也臯爾雅作騜黃白曰騜騂曰
曰駁孫炎云騂赤色也爾雅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綏
也孫炎曰帨巾也郭璞曰香纓也疏從孫義陳耐道

駁之曰纓帶曰衿昏禮所謂施衿也帶結而垂曰縭爾雅所謂縭緌也考爾雅衿謂之袸郭曰衣小帶也然則衿者纓之帶縭者衿之緌而孫以結縭爲結帨誤矣按曲禮女子許嫁纓蓋邪交絡帶示繫屬於人士昏禮主人入親脫婦之纓據此當從邢說爲纓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錡古鑿銶又

東山所陳軍士之情也軍士不自言而周公言之破斧所咏周公之心也周公不自言而詩人言之

首二語當屬從軍者所作序下二句周大夫惡四國非也今從集傳嚴緝曰斧斨錡銶皆非兵器蓋爲除道樵蘇之用歷久致敝耳若以爲殺戮之多至於破斧缺斨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亦疲敝甚矣與下吪嘉遒休之意殊不相類血流漂杵孟子不信揮刀紛紜韓氏之陋也愚按殷民陷溺既深流言煽動口廣猜疑莫稽內外交訌三年中不知費多少焦勞多少擘畫當時民獻十夫外邦君庶士罔不以爲艱大原非雅歌投壺所克救寧者然三數罪人之外未嘗有所誅

夷而東土已自帖然蓋周公和恒四方務以德綏所謂予惟不爾殺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者聖人之心天覆地載於此詩悄悅見之一章曰皇正之也二章曰吪化之也三章曰遒斂而固之也勞鎬在先東征在後者前之詩序公所作此篇以下詩人美之故編次如此○易旅卦得其資斧注所以斫除荊棘七月篇取彼斧斨皆伐木之器司馬法輜車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一版一築軍中樵蘇器用之說文江淮閒謂釜曰錡召南惟錡及釜是也蓋軍中所以爨者毛云木屬曰銶疏云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然既曰木屬則亦非兵器矣嚴說爲允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語類鴻飛遵渚一段亦用韻詩中有此體

二詩俱美周公伐柯是大夫諷迎周公毛傳九罭則大夫迎周公東人願留之而不得也集傳從義君臣之交猶男女之合故托於婚姻爲說言婚姻者每借喻斧柯

故次章即以斧柯言之如何者發問之詞蓋以易言欲迎
周公當有人以作之合得人孟子所謂繆公之得子思
之側之人也誠得人以往迎其為道也甚易蓋周公
以肺腑至親忠誠貫日迎即皆來無難作合故以柯
則之不遠微喻之○是亦所謂判也周公既來而與之
相見設其籩豆踐然成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往
事釋然矣蓋敵我者詩人代為成王籌度之辭猶言蓋諷
之速迎周公必謂迎之當以饗燕之禮行則滯矣伐
柯篇既諷王迎公九罭篇則王啟金縢後使大夫以
冕服致迎之事二章皆大夫語末章則東人愛公之

切而大夫為之述其情所以甚美周公也蓋鱒魴美
魚宜入九罭之網與之子盛德宜服袞繡之衣之我
覯云者大夫至東而見周公之辭言公當服此以歸
歸朝廷也因謂東人曰女謂公將長留於此乎鴻飛
必飛翔雲際其遵渚遵陸者暫也往者公特欲歸而
不得其所耳今歸將不復來矣嘆其於女乎信處信
宿猶鴻之於渚陸也信處以往日言承上無所意信
宿以今將歸言承上不復意末章言今之行比袞衣
之賜者是欲以公歸耳公之決歸而不能留明矣而
東人不以朝廷之迎公為可喜徒以東國之失公為

可悲愛之至而不暇計其他也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
心悲蓋出東人臥轍挽轅之民死不放之狀同見公之
盛德所感亦以著東人之知愛夫公而王之悔迎為
已晚故兩序皆因美之公而行者以為刺王不知
也二詩次東山之後以於誅管蔡後迎公伐柯從朱
作比九罭興義從毛○周禮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出
封加一等服袞袞衣裳九章五章繪於衣四章繡於
裳詩言袞衣繡裳是以三公而服出封之服爾雅竹
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鄭云容實皆四升爾雅緵罟
謂之九罭孫炎曰魚之所入有九囊也爾雅鱒鮅魴

魾陸疏鱒似鯶而鱗細鯶亦作鯇郭云江東人呼魴
魚為鯿大曰鴻小曰雁居鴈或云雁多羣鴻寡侶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
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此篇美周公而序下旨不失其聖深得詩人微指嚴
緝曰老狼以貪欲之故欲進則跋躐其胡欲退則疐
跲其尾喻人有貪欲則進退失措也周公遭其大變
不以德盛自矜不以功大自伐無一毫私欲之累故
雖處流言之變其赤舄几几然步履安詳無異平日
所謂不失其聖也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

常憮者或至喪檢害者或至折感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程子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譽如此乎惟其忘己也故處變而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爲蕩然無顧慮之意蓋有所以不暇也朱道行曰卿武王顯名不失之論遂反几詩結束豳風傳寫周公全相當如箋說作於成功致太平之時公孫碩膚亦當如箋說遜此成功之大美集傳謂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於義爲仄因閻錢氏主避居東都之說卽

以公孫爲避位失之矣○跋躐也疐跲也李巡曰前行曰躐却頓曰疐疏曰進則躐胡而前倒退則却頓而倒於尾上也周禮注赤舄冕服之舄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次有白舄黑舄李如圭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王安石曰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

廣東學詩卷五 終

受業　江　瑔君淑　邱庭澍醴甫
　　　鄧　源翹夫　仲嘉玉秉璋　參校

廣東學詩卷六

常熟後學[illegible]

小雅

雅正也朱子謂燕饗朝會之正樂[illegible]分小大[illegible]周公制作時所定或謂[illegible]初之雅[illegible]大小之分[illegible]非也顧正之爲義非一說所能盡故有主政[illegible]主理[illegible]主體[illegible]主聲[illegible]之不一之說往往執此非彼以今疑昔其實四者之說悉備於孔氏之說其言曰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此主乎政者也又曰體有小大故分爲二此主乎體者也又曰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此主乎聲者也又曰大雅宏遠而疏闊宏大體以明責小雅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此論其辭而亦兼於理者也朱子固已採而兼用之矣今按集傳惟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政在是理在是矣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則體與聲之說具焉疏義詳盡集傳條貫餘說可盡刪也[illegible]之至於小雅之次序時世朱子以爲不可[illegible]然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常用[illegible]手定六月以下爲宣王詩節南山以下爲幽王詩時

世畧可攷見𣏌楚茨以下諸篇或敘田功或陳朝
會後人既不信序復疑其傳之難據而說者紛紛
矣李文貞作詩所造所繫變雅之詩皆從盛時敘
到周衰未免臆爲之說也日溝浦葉氏欲分小雅
爲二篇自鹿鳴至無羊爲始正所以終南山節南山
至末爲已變而思正其說近理黃氏曰周家之治
至於文武其禮文浸以繁縟故周公因事以作
詩太史錄之其後或罷是事則復歌是詩焉

鹿鳴之什

集傳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

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
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首章上下

[illegible]

鹿鳴言燕彤弓言饗饗在廟而主敬燕在寢而主懽
其所用之樂則饗或上取燕或下就鄭譜雖孔疏援據
二傳謂饗燕同歌鹿鳴而本經所陳則燕禮也儀禮
注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
歌得其義矣大射之歌鹿鳴先行燕禮故也鄉飲之
歌鹿鳴禮盛者將進取從薦爲鄉飲所用故士之入
學得有肄之未有無故亦可以通用者也鹿鳴以仁
求其群臣而得食相呼與君以恩禮逮其下而與之
燕燕鼓瑟者工歌鹿鳴之三也吹笙者笙奏南陔以
下也承筐是將者飲之而有酬幣食之而有侑幣也
燕禮無用幣之文而周語稱先王之燕有折俎加
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是燕有幣也禮不具其文
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古者於旅也語蓋厚意既

將輒欣交通庶乎人之好愛我而示以大道所謂忠
臣嘉賓得盡其心者此也序說王爽頌云上下俱欲備
然交欣于殺會當說無疑其義蓋本於此德音者
懿德之著爲令聞也鄭氏鄭注鄉飲酒燕禮皆言嘉賓
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傚而箋皆作別解顯自
矛盾故集傳用其注禮之意以釋之上章之其言次
章懲其德也嘉賓式燕以敖者因燕而射以樂賓也
三章發言我有旨酒者徹俎之後說屨升席君曰
無不醉也末章復言什樂變笙言琴者堂下之樂不
作獨鼓琴瑟以盡賓主之歡所謂蓋至此則爵行無算

樂亦無算也和樂且耽[illegible]之長久宵則執燭於
東西階也既乏言行而微其中心安樂好我於無
窮也詩所全篇綱到心字先須君臣相與以至誠而
非其外之文也詩所因此篇必文王之詩以四詩皆
言文王也文王既立辟雍作靈臺與群臣燕飲於其
中有鹿鹿仰有白鳥作者因物起興此及振鷺是
也后妃窈窕求賢於內文王尊賢於外琴瑟鐘鼓之
音朝寢相應後聖以為樂而不淫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釋苹苹有二種一水苹見前一藾蕭則此苹也
陸疏始生香可食陸苹也又釋草蒿菣 菣去刃 陸疏青

蒿也荊豫間曰菣又疏芩生澤中下地鹹處莖如釵
股生馬亦喜食之按燕禮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
臣左何瑟面鼓執越 瑟下孔 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
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
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正歌也至以射樂賓後則有無算爵無算樂[illegible]
已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
人為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賓醉坐取脯

以降奏陔燕樂之事乃畢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
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
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
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
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illegible]
章下栩父韻[illegible]四章止 杞母韻五章[illegible]上[illegible]
四牡勞來皇華遣先勞後遣者蘇氏以為聲有先
後非也蓋作詩之時各緣本事追後編為樂章鹿鳴
三詩同歌堂上則先恤其情後勸以義燕示慈惠故

也序曰勞使臣之來則已因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
之來皆用此勞之矣 童子問 全篇皆君代使臣之言集
傳謂敘其情而閔其勞詩之情也序說謂有功而見
知則說詩之用也首二章言使臣不已於行而周道
回遠雖以耐勞之駱馬 [illegible]氏 而喘息如此 毛傳 則勞可知
矣豈不思歸而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以私而廢
公是以傷悲而不暇居處也傷悲者即下將父母之
私情不遑者即上靡盬之公義也三四章見夫不之
飛而終集困念使事未畢而不獲歸養父母所以申
其悲傷之故陳其不遑之苦也末章言將母來諗者

採其情意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悉其勞苦而說之
朱升胡氏所謂有功而見知[illegible]其[illegible]若[illegible]其念
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言以勞故也後欲先目其
詩沉鬱曲折。如使臣自道其私而實上人代之言
則使臣無可復言矣所以感之深而盡其心於王事
也先王之善用人心如此○爾雅白馬黑鬣駱廣雅
駱馬耐勞今呼黃馬尾鬣。道道黑如界者為駱左
臣無分於黃白若今衣春駱衣故曰駱也通志凡鳥
之短尾者皆謂隹惟夫不[illegible]專名為鵻郭曰今鵓鳩也
箋曰鳥之慤謹者雖一鳥而十四名鵻也隹其也鳺

鴀也祝鳩也鳺鴀也鵓鳩也鶻鵃也楚鳩也鶉鳩也
荊鳩也乳鳩也鴟鳩也鵓鳩也鶪鳩也嚴緝詩有二杞
此詩苞杞爾雅謂之枸檵詳見鄭風將仲子篇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illegible]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
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illegible]
右說
本詩爲君遣其臣春秋內外傳皆曰君遣使臣此其
教之之辭也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
懽欣則意氣衰落不振故以華之皇皇[illegible]使臣
能將君命爲國光華[illegible]文[illegible]典多
下四章駒騏駱駰[illegible]征夫衆
多故毛鄭以征夫言之[illegible]傳[illegible]訓
疾行則下句及而言亦言[illegible]之[illegible]每懷靡
及者每事思之而於心常若不及[illegible]不必泥國語懷
和之義或曰諸使臣皆同此懷故曰每懷外傳所謂
懷和爲每懷也首章識其懷以爲綱下乃條舉其目
皆恐其不及而勤於訪問也忠信爲周國語文左傳
必咨於周則謂周備之周於義得也訪問於善曰咨

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曰謀詁訓[illegible]
未使以變文叶韻例之按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
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爲一書悖
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
書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
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與此詩[illegible]
叔之言皆無據乎補傳謂燕而歌此詩即是送之[illegible]
禮樂亦通毛不言興今從集傳爲興○爾雅[illegible]
毛傳郭注陰淺黑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俱非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

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
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
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
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
其然乎不韡作於周公作詩之後古瑞年反務左傳作侮戎[illegible]燕[illegible]五經異義常武以修我戎亶當音[illegible]宗[illegible]公孫通也[illegible]故又[illegible]亦[illegible]
古詩燕兄弟之樂歌作於管蔡既誅之後故其辭悱
惻淒婉其實非爲管蔡作也既作於後而先儒又謂
文武治內之詩者朱子云燕兄弟者文武之政閔管

蔡者周公之心得其義矣首章言兄弟同氣連枝如
華鄂相附非他人所得如白陳思豈其之譬而正言
之下四章反覆由明其義也鄂說文作咢承華者曰
鄂不當作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鄭箋二
三四章連言死喪急難外侮者人之眞情但於此驗
而周公遭人倫之變故志切情哀爲滯泣之道也裒
聚積戶裒聚集傳則求字當爲收卹之義乃與死喪相
應且不待死喪也凡有患難惟兄弟急之而相救何楷
況與怳通悲歎貌詩所又非獨兄弟之式好者也即不
令之兄弟亦必共禦外侮此豈可望之朋友乎烝衆
也戎汝也蹔衆而不能助汝言兄弟之不令者何楷
於朋友之良者也何楷人之不如兄弟有斷然矣乃至
喪亂平而猜嫌起反謂朋友賢於兄弟豈非失其本
心者乎嚴氏第五章爲全詩轉捩得此一折義更深
分明情辭更悽惻切六章以下則正言燕事飫私飲
也傳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是也孺者親慕之義
程子言其和樂如孺子時此堂上之燕也合者如琴瑟
之聲相應和蓋王與族人燕則后亦燕其宗婦箋說湛
者樂之久此房中之燕也妻子和諧則兄弟翕聚而
不散蓋兄弟之愛往往間於妻子故末章又以宜室

家樂妻帑言之而使之究圖其義也呂氏曰告人以
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苟非是究是圖實從
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諸家皆以妻子不
如兄弟立說失其旨矣集傳以宜室家承第六章樂
妻帑承第七章亦似强說○集解名前唐棣之華與
論語所舉唐棣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維
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郭璞云今山中有棣樹子
如櫻桃可食程子曰今所謂玉李花萼相承其刀焦
氏箋乘云不風無切本作柎即今花蒂左傳華不注
山入讀作逋骨切誤也古不字讀作跗今讀如卜乃

俗音耳據此則鄭非改字徐元扈云常棣一華輒生二蕚兩兩相麗故稱韡韡興兄弟同生之意爾雅脊令雝渠郭曰雀屬詩緝云雪姑也鄭以爲水鳥者非禽經曰脊令友悌故以取興脊子也左傳歸其脊爾雅飫私也毛云不脫屨而升堂謂之飫疏曰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屨矣又曰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按諸儒說後三章義精矣但本詩爲燕而作則舉燕中所有之人宜也故舊說不可廢其義則仍如諸儒所言爾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簋音九上去通

暇古音豫平上去通

詩爲燕朋友故舊而以父舅兄弟爲文疏引覲禮天子呼諸侯之義蓋天子之友不越同姓異姓張記或謂燕朋友而及親戚者詩所衍說也因伐木而感鳴鳥如

蔦覃取興之例呂記謂詩人多相因之辭是也伐木非一人能獨爲程子友借以取興或疑詩主鳥鳴求友爲喻反謂下二章之不類歐義則失矣以伐木與鳥鳴集傳亦非蘇氏轍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類者鳥也詩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故必出谷遷喬而後可求友呼之聽之終和且平言尊賢尚德之心可以質諸鬼神無復乖戾參差有初而鮮終也非鬼神佑之以和平嚴緝亦非求友以治天下而有和平之效之謂廷仲首章畧君臣而言交誼所謂樂得忘勢也真氏二三章乃言設燕之事極品物之豐酒食之盛隆禮備樂而常恐恩意不至以取咎致愆故乘暇有飲以相樂所以永終此和平也伐木許許蓋既伐而與之和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集傳伐木于阪則自山而陸矣張記雖興義而言之有序如此微我弗顧微我有咎鄧元錫云寧其適有他故而不來將無我弗顧我有咎而不來也實將舊說按禮饗用太牢詩言肥羜肥牡則同於饗羅氏賓曰肥牡大牛今按詩中言牡者多上牛疏謂即麑羜者非食上[illegible]饋八簋則同於食燕上飲酒而樂[illegible]之[illegible]或饋盛之而名醴或芬縮之而名湑或一宿成之而名

酤毛傳酤一宿之酒[illegible]又作次[illegible]
酤爲沽則豈有天子[illegible]
之鼓蹲蹲之舞也同於燕何[illegible]之
盛也愚謂[illegible]一時並用[illegible]或當
饗或當食或當燕通用以爲樂[illegible]氏曰燕或因
祭或因勞或因閒暇中庸燕毛是因祭也因牲[illegible]
是因勞也伐木之詩所謂迨我暇矣是因閒暇而歸
會也舊作六章集傳從劉氏作三章今仍之○毛傳
蘋美親未詳所出爾雅木成半狩周禮注進食於尊
口饋明堂位周之八籩八籩乃祭品今燕用之尊敬
之也王制乾豆注謂腊之以爲豆實疏云豆實非腊

南云乾者謂作脯及穀先乾其肉徐鍇云飯乾爲餱
顏師古曰乾餱二物皆食之薄者張記曰乾餱餅餌
之類以爲一物非是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
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
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
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

承[illegible]
[illegible]
序言下報上疏謂聖人[illegible]故答上篇
也按燕禮無臣下答報之[illegible]　[illegible]師所用歐疑
不敢質也前三章主天之祿君而取喻於山阜岡陵
川至[illegible]承繼日不足言之有高大盛長之義爲後三
[illegible]主神之福君而取喻於日月南山松柏蓋承萬壽
無疆言之有永久綿延之義焉單厚者德信厚也毛傳
德信厚則何福不消除程子除有消去之義多益者多受益也
多受益則何福不蕃庶戩穀者所行盡善也所行盡

善則事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illegible]
曰厚曰益曰穀以俾爾爲言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
曰宜曰興曰增以無不莫不爲言祝君之福也嚴緝有
是德斯有是福須不忘見也既已受天百祿矣又降
以遐久之福今且維日不足爲下章所[illegible]
即維日不足之義而天之保定爾者所[illegible]也[illegible]
獨天之保定孔固也神又錫之福[illegible]之[illegible]
曰吉齋戒滌濯之潔曰蠲王氏炊[illegible]
四時之祭粢盛豐盛以孝享於先公先王於是[illegible]傳
神意以嘏主人而願其壽之無窮少牢所謂皇尸命

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也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其
大者尤在民之質質無僞淳氣之積蒸爲風俗民之
質即民之德也而曰徧爲爾德者蓋有起行險詐之
俗則高居崇降弗辟有譸張爲幻之民則聖王罔克
或壽詩錄日用故民安其樸即王道之隆猶曰莫非爾極
云爾末章乃備舉物之永久者以申致無疆之祝承
[illegible]按傳蓋用裘成壽壽相承之義李迂仲曰百姓有
兩時官族姓者尚書平章百姓也有訓庶民者論語
脩己以安百姓也此言群黎百姓則當爲庶民集傳
從李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
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
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
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
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
知我哀作音祖疚古音几來古音釐斗上[illegible]歲當作[illegible]反質疑首章皆隔韻二三四章上四句隔韻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
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
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
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旋歸赫赫南仲玁
狁于夷[illegible]牧[illegible]音[illegible]郊[illegible]音[illegible]音[illegible]爲紀其反郊[illegible]華[illegible]上通彭音旁降音洪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杜[illegible]說本[illegible]
[illegible]上
采薇遣戍役出車勞還率杕杜勞還役詩序三詩本因
一事而作孔疏其後遂爲遣勞通用之樂也文王之時
玁狁蠢動故奉天子之命遣戍築城以禦之其時復

有見夷之猶狁西伐比其返而勞之作采薇以下
詳述勞還勤歸之事三詩往返歲月不同者中更事
變故而詩中明其其事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此[illegible]細
云采薇方還行之始而追其將來之勞苦見矣[illegible]之
心也出車杕杜當凱還之後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
采不忘之意也薇之始作而柔而剛紀時也[illegible]一
二月之間自始行及中途所采楊柳依依時也曰歸
曰歸歲亦莫止雖托爲軍士自叙之辭亦因示[illegible]期
以安其心也[illegible]陽止卽暮比古者以十月爲陽月而
[illegible]時也所以遣棄室家不暇居處者非上之毒
我也由玁狁之不得不得已而用兵耳[illegible]待今戍事
未定無由使人歸問其家是以憂勞不能釋也[illegible]雖
則憂心甚痛而王事不可以不堅故此行誓當決戰
義不可以歸來[illegible]蓋憂心者私情不來者公義故遂
以一月三捷[illegible]之而爾其事於君子者將率時亦在
[illegible]玁狁戍役之一日以勉之也[illegible]四章既言[illegible]之盛
[illegible]從[illegible]之者君子之所乘小人卽[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四牡[illegible]行列整齊也[illegible]
羽魚服弓矢精良也雖無事之時惕如大敵將至者

誠以玁狁之難甚急不可不預防之也蔡汝楠曰詩
言定居也君子有不[illegible]日戒由君子有不
懈之心雖傳戍役之[illegible]許見於此矣末章申前
歸期備言行道之苦心之傷悲而莫知所以深知之
也[illegible]全詩皆爲戍役之言既叙其[illegible]可以著
敵愾之義啓戒懼之心所以責成將帥者甚備故下
章特歌其功也以爲風戍役勉戍役其義狹矣本詩
專言遣戍卽下章城朔方之事而四章兼言克敵者
蓋亦預防蠢動故兩謀及之非卽命之役兩伐也蘇
氏轍曰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
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
勞蓋爲國中之禮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
按此卽廣成書之[illegible]同日勞則異歟異日之說而
義更完備出車美功杕杜恤情[illegible]卽采薇一詩已
隱約見其義故知三詩爲一事作也當師旋而勞將
率也首二章先言奉王命而出車之故我文王自我
也[illegible]
辭言我出車於牧者乃自天子之所受命而出召侯
夫而言載是由王事多難趣之不可不急也[illegible]師行
有序故前軍至牧而後軍猶在郊[illegible]龜蛇曰旐鳥隼

曰旟置旐牛尾於干首而設之旐以建於車上故旐
旐互言之旟者至妝之車所建因此車建旐遂舉前
後言之所謂前朱雀後元武也(集傳)(毛傳)旟
旐之旐旆旆而飛揚者所謂武車綏旌表軍容之盛
也(傳朋)出車之事已竣而飄旟憑陵未知爲平何日所
以思之而憂心至於悄悄(古義)僕夫況瘁亦文王憂國
之誠所結恐其如此耳所謂臨事而懼也(一章)首言王
命出車爲獫狁耳未言所命之將爲誰及所授之方
畧云何故二章遂承王命呼大將南仲之名告以往
城於方之事也再言出車旂旐者南仲奉天子命爲

大將居中軍得建交龍之旂如諸侯故采薇言其所
乘之車爲路也(毛傳云旂畫交龍 [illegible] 仲所建)於是南仲遂稱王命以令
於衆而赫赫然往城朔方以除獫狁之患焉此敘其
禦北狄之功也四章乃言承命西伐之事蓋自春月
采薇以行至於仲夏始抵朔方經畧城下故曰昔往
而黍稷方華也城工既畢正可歲暮還家適當西鄙
告急簡書相從奔命不遑是以延緩歸期至於春初
凍釋之時猶在道也(詩緝)五章言南仲往伐西戎正在
深秋之際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慮其防秋事
竣當即旋歸故爲反覆盼望之辭而不知赫赫顯盛

之南仲又奉簡書而西伐也(從集傳本 [illegible])
(者非)六章言春日遲遲草木暢茂好鳥時鳴衆鳥交錯
南仲於此獻俘奏凱而歸蓋西戎嘗向獫狁與助
惡遂由此平定也故結之曰赫赫南仲獫狁于夷(箋曰)
(獫狁大敵 [illegible] 以此終)此敘其伐西戎之功以終禦北狄之事
也錢飲光曰詩譏皆伐西戎所執獲者漢通西域以
斷匈奴右臂用此法也及與日而勞成役也則托言
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而不言來歸之事蓋未
歸而憂則既歸而樂可知故深體其情以慰勞之也
(嚴緝)言杕然特生之杜有睆然可見之實(毛傳睆實貌也 [illegible])

則秋冬之交矣(呂與叔)征夫以王事之故日以繼日不
遑休息至陽止之期而未歸女心爲之傷悲念征夫
當此而應可閒暇也蓋逍時本以歲莫爲期因有昆
夷之援復事西征其室人不知故於此時望之出車
之室家思君子亦此時也(卷一)至杜實落而新葉生則
春二月矣(出車言卉木萋萋倉庚喈喈按之夏小正則二月也此詩亦言卉木萋止不得爲春)
莫猶復勤勞於王事我心安得不悲乎不惟杕杜也
凡爲卉木無不萋萋而盛獨自傷歎念征夫當此應
可來歸蓋征夫已歸在道而室人不知故悲思也(三章)
於是陟北山而望之杞已可采而食([illegible])

杕杜上之時 征夫[illegible]以貽父母之憂[illegible]
慰其心乎今檀車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而改[illegible]者
瘏瘏而疲矣征夫之[illegible]已
就道而歸不遠也三章望之[illegible]而來是
以憂之[illegible]指病也[illegible]之期已逝而不至則可疑
慮者多矣[illegible]病死傷皆歸中[illegible]事故曰多
爲恤也[illegible]於是且卜且筮[illegible]俱作其占言會合皆
曰近矣則[illegible]而來者當在指顧間也四章曰邇曰歸
曰不遠曰邇止言之序也凡曰我者室家自言之凡
曰女者上言之也范逸齋曰始終言室家思望待小

人之道尤貴切近其情也采薇杕杜皆以紀時毛既
以杕杜爲興則采薇亦當爲興〇箋云玁狁今匈奴
也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illegible]
曰堯時曰[illegible]彼[illegible]何[illegible]雅注說文皆作[illegible]
我戎車周禮注兵車設五兵謂戎路廣車[illegible]
輕車也[illegible]箋曰當作此疏曰謂依[illegible]也[illegible]
者謂之弭毛謂弓反末也蓋弓梢之名[illegible]
魚獸之皮以爲弓鞬矢服羅氏[illegible]即[illegible]
也爾雅楊蒲柳即本草之水楊也[illegible]
正青者曰小楊皮紅者曰大楊皆可爲箭笴所[illegible]

澤之潛也亦名楊[illegible]小楊[illegible]下
垂者楊[illegible]楊起者[illegible]王[illegible]
古圖風俗[illegible]非南仲也風
俗通[illegible]南仲[illegible]武詩非美南仲[illegible]
自[illegible]方向使爲及方之方郡縣志在夏州朔方縣
治北什貴故城即漢朔方也西戎昆夷也即犬夷焉
復京云在今[illegible]昌秦州之地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
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
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前三章皆隔句韻 有音[illegible]音沉
此詩義解舊不[illegible]惟李迂仲之說爲善釋文以君
子有酒旨爲句何以就箋訓其實康成未嘗作此句讀
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明以下三字爲句矣以多
爲魚者樂意下章物字當爲魚也頗[illegible]以旨多皆
屬酒而朱子從之呂記嚴緝范傳皆用其[illegible]以下
三字承酒爲文也然如鄭說則此詩[illegible]魚酒非美
萬物盛多能備禮之意而說亦破碎如蘇[illegible]接入
下三章又多費周折李氏謂君子爲酒[illegible]以宴賓而
其物旨且多不必言酒與魚也家[illegible]詩意之妙

正在設合有無間不當泥滯文字詩言魚之麗於罶者有鱨鯊焉有魴鱧焉有鰋鯉焉則他物之盛多稱是矣他傳君子有酒以享賓而其物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焉則能備禮矣呂記云陸產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備猶未可以言備也下三章反覆歎詠而歸之於時禮以時爲大也集傳云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通用之樂又云魚麗之燕通主人意以譽賓如今燕飲致語之類按朱子據儀禮

以爲燕饗無可易者王氏以季冬薦魚春薦鮪當之非也集傳興也毛無文○爾雅嫠婦之笱謂之罶又云凡曲者爲罶故毛傳曰曲梁也集傳謂以薄爲笱而承梁之空其說乃明陸疏鱨一名黃頰魚大而有力解飛徐州人謂之揚釋文謂黃鱨魚大者長七八寸許未知孰是爾雅鱧鯇馮疏今鯶魚也集傳謂之鮦羅氏謂鮦別一種本草謂之蠡今黑鯉魚道家以爲厭者也爾雅鰋鮎注云今偃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呼鮎爲鮧毛以鮎釋鰋非

南陔之什

按毛公以南有嘉魚爲什首蘇氏以爲非古復爲南陔之什蓋依六月序也朱子準儀禮節次進南陔以終鹿鳴之什退魚麗於華黍之後而以白華爲首此奏樂之序非編詩之序也必準儀禮爲先後何以解於周召六詩乎故當以蘇氏所定爲正特由庚崇丘尚仍毛舊今依呂氏讀詩記悉釐正之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升歌三終乃笙南陔白華華黍三詩

按毛氏謂有其義而亡其辭蓋古有辭而亡之自漢以來無有易其說者賈公彥謂堂上歌者不亡堂下

笙者即亡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并存亡者并亡張子曰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其辨甚晰劉原父始主本無其辭之說援據儀禮之文以有辭者爲歌無辭者曰笙曰樂曰奏朱子因之然考儀禮鄉射奏騶虞周禮籥章吹豳詩禮記祭統下管象皆有辭而管籥與笙類也安得謂笙樂奏無辭乎徵部即鄉飲酒燕禮合樂之節鵲巢采蘩采蘋皆入笙詩則笙之有辭明矣黃氏日抄乃謂亡即無字亡辭之說本出毛公按亡無相通原自因文取義今曰有其義亡其辭義從辭生苟無辭安有義詩緝集傳

改義曰聲有聲無辭此夾漈樂商份之說不得誣毛公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歌魚麗笙由庚

說見南陔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罩陟教反樂五教反又字林罩竹卓反樂音洛纍力追反來音

釐又古音肆來又平去通

此序曰樂與賢下序曰樂得賢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采蘋者樂循法采蘩者樂不失職皆以播之樂歌爲樂之也嚴緝南指周南也魚之嘉者瓠之甘者雖之二物者喻賢者也集傳罩則自上籠之使入汕則自下撩之使出陸佃而罩不一罩汕不一汕喻求賢之無方也朱傳纍之瓠之自纍來思鵻之自來喻賢者樂仕王朝也嚴緝君子爲酒醴與之燕而樂之衎之以至於綏之燕禮所謂以我安也安賓之後再行坐燕之禮故末云式燕又思所謂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也又卽室人入又之義嘉魚善魚也鄭箋不必以爲魚名烝衆也釋文思皆爲辭孔疏以爲思念者非疏云三章一云興明此上下魚鵻皆興也按毛取興皆在篇端而此於三章言者明上二章爲所薦之物與釋魚麗同意今魚麗旣取興義故從疏說上下章皆興○爾雅籗助角反謂之罩罺側交反謂之汕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爲罩捕魚者也郭璞曰汕今之撩罟陸佃謂卽罾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說見南陔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茂音毛耇古音垢後音戶

此間歌之三也魚麗能備禮則可以與賢故嘉魚曰樂與賢能與賢則賢爲所得故此詩曰樂得賢君子序時在位者與魚麗嘉魚同例詩辭稱頌稠疊義當屬君序言得賢則能爲國家立太平之基明得賢者

立之不言賢者立之也但不嘗[illegible]以[illegible]
者詩所曰此[illegible]下[illegible]上之[illegible]
者如天保次于鹿鳴五[illegible]之義[illegible]之終
當有歸美君上之辭而其所以[illegible]亦[illegible]樂得
賢而立太平之基[illegible]也每章多[illegible]山之草木
為言者與國多賢才前二章皆美其德而祝其壽三
章似專言德而曰德音不已則令聞無窮壽亦可知
矣四五章似專言壽而曰德音是茂曰保艾爾後又
美其德之[illegible]以安後其後人[illegible]則亦重在德也沈氏
守正曰雖通是贊美之辭未嘗不諷以惠廸懷名之

理是之謂盛世之雅也○爾雅臺夫須陸云沙草也
可為蓑笠本草香附子即莎草根據羅氏說則本草
所稱又是別草夫須乃沙草非莎草也萊爾雅無文
陸璣云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
不楊見采薇杞有三種詳見鄭風將仲子此詩之杞
則陸疏所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者也栲[illegible]見魏風
山有樞毛傳栒枳枸陸疏云[illegible]人[illegible]子大如指長
數寸噉之甘美謂之木蜜爾雅椴[illegible]郭曰[illegible]
疏其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說見南陔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illegible]我心[illegible]
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illegible]是[illegible]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illegible]既見[illegible]
燕[illegible]宜兄宜弟令德[illegible]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illegible]
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illegible]
此詩蓋為諸侯來朝受賜而頌美天子之歌故[illegible]
不言燕諸侯而曰澤及四海也既見君子者[illegible]
見於天子[illegible]非天子謂諸侯也諸侯以蕭[illegible]
零露喻王澤因言既見天子其心輸寫無留[illegible]

天子與之相接安和笑語惟情無間是以有美名而
可安處[illegible]此諸侯自幸其遭逢而感上德意也下三
章則皆頌祝天子之辭次言彼天子之寵光而四海
諸侯遠近大小並蒙恩厚無有偏私是其德不爽也
故皆願其壽而不忘於心焉[illegible]三言天子[illegible]
易務以德[illegible]侯是宜其兄弟也[illegible]
先故梁宜兄弟言之而願其[illegible]
天子有車馬之賜鞗革沖沖而[illegible]
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illegible]所同也
說[illegible]王賜侯氏以車服此其[illegible]

猶作燕義按序本不言燕而注家以孔燕為其燕義亦支離嚴華谷改其為盛又非孔字正訓竊意所燕字只作安字解文義差為明直又康成以燕處屬之天子竊意本章末句用是以承接乃蒙上為義明是諸侯承恩厚而得燕處也若天子之燕處豈緣燕笑語而致然耶蘇氏張氏皆不用箋說○陸疏蕭今人所謂荻蒿釋草蕭萩莖麤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嚴緝云凡諸蒿曰蘩者白蒿也曰苹者藾蒿也曰菣者青蒿也曰蔚者牡蒿也曰莪者蘿也又有邪蒿蔞蒿之類不一爾雅轡首謂之革郭曰轡靶也以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故曰條革沖沖垂飾貌和鸞皆鈴也毛以和在軾鸞在鑣按駟驖箋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則此當在衡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椅古於戈反離音羅儀音俄

前篇來朝此篇錫燕左傳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是也呂記在宗載考毛謂夜飲必於宗室按儀禮疏受賜於祖廟饗食在廟今行燕禮宜在寢此蓋歸廟之寢也古未有以路寢為宗室者豈禮畢而燕既行禮於廟復加恩厚留以夜飲故在此歟古義再按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云云以則字為文疑非燕禮之常故康成以此詩謂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之庶姓則讓之而止也伏氏書傳云燕私者何與族人飲也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詩之義正合陳氏禮書載族燕之禮引此詩及書傳為證不為無稽但序止言燕諸侯或中有同姓者為之加厚而夜飲亦宜有之特不當以三章為庶姓四章為二王後耳鄭箋露必至晞而後乾飲必至醉而後已本義厭厭安也君曰以吾安也不醉無歸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也次言在豐草者興在宗也朱傳考成也成其禮也三言在杞棘與令德也蘇氏草偃而木挺不為酒困所謂德將無醉也四章言桐椅之實雖離離而垂與令儀也嚴氏有令德則有令儀矣言醉而不亂也黃實夫曰上之繼下者愈寬而下之自繼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也○杞棘桐椅俱見前

彤弓之什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首章中上去通次章中上去通右韻以木韻中去通)

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燕是也(呂記)范氏(祖禹)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王室所以尊也不然則强凌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曰記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彤弓飾也弨弓反也(說文)謂弛之而體反賜弓不張也(嚴緝)受謂諸侯受之(呂記○集傳從子氏說今不用)言者語辭○貺賜也(毛傳)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賞賜非出於利祿則迫於權勢乎有問賜鐵券而朱書誓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集傳)鐘鼓盛樂也周禮樂師饗食諸侯令奏鐘鼓是也一朝言早也燕或至夜饗則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孔疏)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如其命數而止故一朝可以成禮亦見王者勤於禮賓賞不踰時如是也皆容賞至

有印刓弊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有異矣(集傳)載抗之也(王氏)載之於檠抗弓體使正(鄭箋)櫜弓衣也(釋文)韜之於櫜使其色常新(徐鳳)藏之謹也喜之好之貺之誠也詩緝曰右有道在傳王饗禮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按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張爾岐云食禮有侑食之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注云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嚴既以右爲侑幣則醻亦當爲酬幣饗主飲賓而詩兼言侑者疑饗亦兼食也右有毛訓勸侑亦是勸所謂侑賓勸飽也集傳從王氏訓尊以解字義則得矣似不若嚴說之有據又與傳合也醻毛訓報報亦宜主幣所謂報之以瓊瑤即琥璜之屬也若如箋意以酬酢厚勸爲言是以燕禮說饗禮恐非饗盆不飲之義○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疏人問彤無彤弓之名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唐大者其體強弱之名彤玈者弓色之異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爲色赤黑而已周尚赤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僖二十八年左傳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

乃言策命晉侯賜之弓矢假先發後賜者彼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其賜之日卽行饗禮則此經所云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此詩樂育材則又與賢得賢之本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莪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呂氏樂且有儀者言賢材既見君子中心喜樂而又蒙被恩意接遇以禮也鄭箋我心則喜言聲音色笑之洽徐氏承上樂而言也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范氏承上有儀而言也末章言未見君子之先無所依歸或成或壞俱未可知如楊舟之汎汎水中浮沉無定今得見君子而長育之人材皆可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嚴緝陳氏鵬飛曰詩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歟毛朱俱作興○莪見前鴻鴈疏曰陸璣以爲生澤田陳藏器以爲生高岡以詩証之阿則高地也沚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莪按漢志貝

有五種二枚爲一朋鄭以百朋喻得祿多毛以汎汎浮喻君之用人俱屬衍說

按鹿鳴以下皆朝廷慶樂之典而歸於樂育人才見周家制治之要在於得人而得人之本在於養士編詩之義深矣先儒以此二十二篇爲正小雅六月以下爲變小雅編上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中國微而復興故下言宣王北伐南征之事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急鹽鐵論引詩作戒戒有敬意與閑爲韻再見常武一章上四句二章下四句皆兩句韻四章茹穫上去通五章平去通六章飭音敕久音几友音以

六月王兵者吉甫采芑王兵者方叔而皆爲宣王中

之美故歸其事於宣王毛以爲宣王親征考之逆
王輯詩宣王之所催常武爲親征耳一章言出兵之
故由此玁狁襲我王國是以盛夏之月發師不遑承
王命而急正之也陳奐服革弁服也鄭箋于曰也本爾雅
二章言行師之善四牡騤騤不疾不徐好以整嚴也
比物四驪齊力而又齊色閑之維則馬皆中度也于
三十里師行之度三章言紀律之明將帥皆嚴敬以
供事也顒大頭也說文身修廣而頭大見馬之大而有
力也膚公大功也毛傳初言匡王國次言佐天子三言
定王國王國將從此而永奠見成功之可必也四章

言玁狁盤踞近邑侵逼畿甸蹂躪所至都被擾害所
謂孔熾也於是邀鋒銳進而致討焉先人有奪人之
心也五章言大軍壓之焉安馬健逐北追奔至於太
原而返時大將亦皆致其名而美之也六章言吉
甫凱旋飲至多受福祉於天子來歸以下則又自私
宴其親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所以極言其燕喜也
張仲當從征僚屬如後世記室參軍之類歟○焦穫
爾雅十藪之一也在西安府涇陽縣北郭璞謂之瓠
中亦名瓠口去鎬京甚近故犬戎弒幽王於驪山下
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間也史記鎬鎬京也王肅

方猶方也今陝西寧夏地涇陽通典云今原州也方
輿紀要平涼縣有涇陽城六月詩所謂至于涇陽者
謂此地也非西安府之涇陽大原即原州今爲平涼
府非山西陽曲縣之太原日知錄謂先求涇陽所在
而後太原可得也蓋玁狁自太原道興入寇越
朔方而東往牧焦穫從兵內侵近自鎬京遠及涇朔
皆其蹂躪之地猶明世俺答越三受降城而往牧河
套也吉甫用兵當自焦穫始及其奔竄乃出鳳翔歷
寧夏至平涼府之原州然後班師可入按套之舉亦
類此注家皆以太原爲今之陽曲顧亭林謂豈有寇

從西來兵向東出者乎其不然必矣至毛傳以鎬爲
北方地名集傳又引劉向千里之鎬及顏師古注似
有所據今考所謂千里之鎬屬何處所無文可證亦
難據爲定說詩鎬京爲根本重地焦穫之寇近在肘
腋來有不破其侵軼者故於方言及於涇陽曰至而
於鎬雖曰侵也其日來歸自鎬者蓋自太原歸鎬燕家
上燕寶其事已畢故用既字爲文以著之下乃言其
歸在私邑與諸友敘飲燕又自京師至家之事亦
詩分界甚明故木輔廣源之說而申其義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于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
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
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
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
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荊來威 [illegible]

[illegible]
南征北伐[illegible]谷日六月之辭迫
[illegible]而定[illegible]似威而服王半山
[illegible]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畧
而不[illegible]大衆荊人自服也 同蘇氏 一章言
[illegible]兵必於練習之衆故六軍
[illegible]車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illegible]五百乘計十一萬二千五百[illegible]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為十[illegible]
[illegible]之衆[illegible]之卒必盡
方叔涖而試之以捍禦卻敵之法因統領其衆
為之將焉方叔所乘者四騏之馬翼翼而壯所駕者

[illegible]之車奭然而赤[illegible]
[illegible]車者有方文之竹簟魚獸皮之矢服[illegible]
者則在頷有金飾之鉤在膺有樊有纓[illegible]者有
鞗革焉[illegible]此言其簡
閱師徒而車馬美盛也[illegible]承上采芑而以中鄉為
古者民居在焉其田[illegible]與士卒之練而治也
上章既閱其師徒此章遂辨其旗物而又[illegible]
金錯其衡八鸞和鳴命服尊顯黃朱之芾蒼玉之佩
以為章美此言其顏行備飾而好整以暇也[illegible]
不親戎服羊叔子輕裘緩帶此其類歟 曹氏 三章乃言

治兵之事故以隼之疾飛戾天與士卒之猛疾奮厲
以隼之亦集爰止與士卒之服聽號令也 李解 再言師
干之試前方叔以涖而來涖此則大陳師旅以練習
其事也於是擊鉦鼓以為之節 鉦人伐鼓 陳師旅而
誓告之而號令示賞罰也此明號令信賞罰之方叔
則親自伐鼓以作士氣焉練習既畢整衆而退則又
伐鼓闐闐然整而不亂也我軍之衆且練如此足以
制敵有餘矣而無知之蠻荊乃乘國家之釁敢與大
邦為讎猶言玁狁匪茹也方叔以大老受命貴謀賤
戰非少年輕銳以勇力爭勝者率兵往征無亡矢遺

縱之費而當訊者已獲有罪者已獲[illegible]
歸我車以下則旋軍之聲也所以克敵如此之易者
由此明信之方叔令司者前立功於北伐威名素著
故蠻荊望風畏服如孺子僕之於阿爵醉仁貫之於
突厥聞名先已膽破矣李按詩無舉征伐事而言試
者此詩前三章兩言師干之試明是先期練治以習
戰令信賞罰故三章以後遂以明信稱方叔也左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蓋古
人將出兵原有此法而箋釋第三章以將戰罷戰言之
則舛矣末章方言威蠻荊事豈有未至其地而先戰

者乎又豈有已經罷戰而反言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者乎蓋言其以宿將之才率綏治之兵往而擒治其狂
未嘗戰也若何箋知謂宣王命方叔行三年大閱之
禮專幹而忽有蠻荊蠢動即命征之此殊不然詩意
是因南征而治兵非因治兵而南征也治兵亦不必
言大閱大閱是特行典禮無容牽混詩從集傳爲興
○詩言芑者三毛以豐水有芑爲草維糜維芑爲穀
此詩采芑爲菜孔傳詩緝並以新田菑畝中鄉下應
指菜其說然也李迂仲疑穀不宜智之之采何元子曰
桑中采麥亦穀也何言芑不可采乎嚴東源車說云

下考工記輈革朱其革以輈於幹也惟長轂者輈
大車短轂則無佈故毛曰長轂之軝朱而約之疏以
輈爲長轂名非也按考工注輈質幹者蓋取革轂相
應故設文軝或作軧飾俱見前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
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
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
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
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五六兩章皆首尾爲韻而五章中一句又自爲韻柴叶音恣猗於戈反馳古音陀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
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戊古音茂有古音以
北伐南征之後因而整飭兩都申明軍政蓋積弛之
後武功久廢朝會不行宣王奮然圖治盡事終而鼎
事始氣象爲之一新所謂今日復見司隸威儀故曰
復古也車攻雖言田獵而意主於會諸侯前三章皆

脩田役之事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詩緝一章言
車堅治而馬齊力駕四牡而往東將狩矣東之何
爲也二章言堅治之車皆整閑車既完好矣四牡之
龐龐充實者又孔阜而肥壯矣以東有大草之處將
駕之以行狩於圃草行狩之何地也質疑曰甫草何云甫博也言
博大之茂草也田車以搏獸於敖不應又言行狩於圃故從毛傳甫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又令其
則鄭箋以爲質以爲槃芳者之人合者之有然後發而射焉三章言將往甫
田而行可選徒建旐以待搏獸於敖山之下蓋猶未
會諸侯故田事少稍也嚴緝囂囂選徒囂周禮所謂蒐
撰車徒也設旐於旌首而建之周禮所謂郊野建

旐各書其事與號也安國旐獸之事猶如鬼之旗夏四章
遂言會同之事諸侯駕是奕奕肥大之四牡服赤芾
金舄以來會同絡繹不絕則六服盡朝也五六二章
言從會諸侯遂率之以田獵而見射御之美也鉤弦
之決遂說之拾既比次而順利弓之強弱矢之輕重
又稱調而適其射夫自諸侯以下皆同力而射以助
天子發禽如積而相與舉之焉維時天子駕四黃之
乘而兩驂不猗而倚則御之良而得舒疾之中也箋御
者不失其馳而矢發則中如椎破物則射之工而見
巧力之全也言天子之威武如此彼諸侯之從獵者

亦我樂乎亦將此行人之志也
等者之所樂也此四黃四驂皆乘
驂之事矣七章言田車既牢而徒行靜治禽獸多天
子取三十焉頒其大而不盈也八章言大禮成而
徒衆並建行天子而無讙譁嚴氏則始終靜治也既
於東都會諸侯以行狩復於西都行大蒐之禮以祭
始而以發終所謂慎微接下也一章言以戊辰剛日
祭馬祖大祝而禱之田車好而四牡阜可以升大阜
而從禽獸之羣衆此其禱辭歟嚴緝二章言越三日庚
午既差擇其馬乃視獸所同聚麀鹿最多之處莫如

漆沮之旁遂驅獸而至天子之所焉毛傳即前傳所言
芟草爲防之處也三章言至其所則廣平之原獸之
那大者其多或疾趨而儦儦或緩行而俟俟詩緝或三
爲羣或二爲友毛傳從驅獸順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
所謂虞人翼左右以待發即前傳所謂左者之左
右者之右也既已驅之順左右之宜王乃張弓挾矢
而射之孔疏殪之小者難中則發而中之兕之大者難
制則發而斃之孔疏所得既多則以爲俎實箋進於賓
客而酌醴行饗禮樂之事亦行乎其間矣呂記車攻
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

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足以觀矣嚴氏粲測曰車攻會諸侯其體大吉日專言田獵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一統志鼓山在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書傳漆沮二水名亦名洛師古曰即馮翊之洛水也爲疏漆水即洛水與扶風杜陽之漆不同但不當與沮并爲洛耳今按方輿紀要洛水南經洛州南中部縣東而沮水入焉又南流入西安府耀州境過州西又南合於漆水則書傳固無誤也特緣詩所上沮漆則又其上流非合流於洛之水耳決見衛風芄蘭二傳拾遂也集傳云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發梁疏宗廟賓客君庖皆十故云天子取三十也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爾雅鹿牡麌牝麀羅願云兕重千斤或曰兕似牛犀似豕兕青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爲異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寡音古澤音鐸宅音托

上篇義解當依本義之子使臣也言使臣奔走於外如鴻鴈之飛羽聲肅然而勞其體也本義首章是勞來之使臣奉命撫綏爰及可矜之人鰥寡皆得所依呂記曰爰及者不遺之辭二章是還定安集之使臣既招徠流散因止其地爲民營築宮室如鴻鴈集於澤也本義使臣雖劬勞而民終得寧居矣疑三章哀鳴嗷嗷興已作歌也詩所韓詩云勞者歌其事哲人知我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不憚勤苦愚人不知謂我好興役動衆爲宣示驕奢也本義呂記曰此非以不知爲慍蓋深嘆知心者之少也當時君臣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歟三章皆興以末章爲比者非○傳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箋引春秋傳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韓詩說八尺爲版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旂古音芹後同

此宣王勤於視朝惟恐後時而左右之臣設言以述王之意也集傳詩人恐其勤始而怠終故曰因以箴之其實皆美辭也箋言不正雞人之職而問夜早晚此顛倒衣裳之義是刺而非美人補傳言視朝漸晚前

可美而後可箴說尤破碎蓋前後皆相形不安於寢
之意也未央未渠央也鄭箋疏云前限未到之辭向晨
詩壽考豈渠央 未央爲且未以央未艾夜深未盡
也比未央爲已過矣左傳 未艾謂其色時也疏
燎之光始然而有光也李本 晣晣光漸小也嚴緝 有煇天
欲明而煇光相雜也集傳 故於來朝之君子始則鸞聲
將將然大而遠聞李本 繼則噦噦然徐而有節毛傳 至鸞
聲而不但聞其鸞聲且見其旂焉則迫不容緩矣三
章一節緊一節詩之妙於形容也厥後宣王宴起至姜
姬賢后脫簪詩中豈已見其微歟○周禮司烜氏凡
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
於門內曰庭燎 在手曰燭在地曰燎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
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
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沔水規宣王規其聽讒而諸侯無戒也嚴緝 一章曰沔
然流滿之水必歸於海鴥然疾飛之隼必止於林集傳
補傳 興諸侯皆敬事天子則長享太平而亂萌不作矣

乃今同異姓之諸侯 無有恐其亂而念之者從文
爲天下計獨不貽父母憂乎莫念亂即不敬也諸侯
莫肯念則王當憂念矣 二章言水之朝宗者今且湯湯
而無所歸隼之載止者今且飛揚而不知止彼不循
其蹟者亦有湯湯飛揚之患而載起載行焉下經所
謂讒言興也我故念之而憂不能止而忘也我心憂
則王更當憂矣三章言所以致亂者匪他讒言而已
今之諸侯誠如飛隼之率中陵焉彼造爲詐僞之言
者 不少爲懲止乎補傳 蓋讒言之興始於訛言 非卿
訛言故以民訛之當防嚴緝 而實由我友不敬致之
保其服之 讒言也
能各謹侯度讒言何自興乎但就我友之敬而所以
見之者切矣按宣王承積衰之後赫然中興意其鋭
於求治所以責諸侯者太峻嚴緝 而有小喜事之徒爲
之搆造讒言如紛嬌之殘杜伯之殺皆讒言興而諸
侯攜貳之漸也首章之兄弟邦人諸友末章之我友
傳箋皆以諸侯言之當矣不斥王而責諸侯所謂規
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皐
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穀從木不從禾）

鶴鳴誨宣王序下不言所誨箋謂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也一章言鶴鳴於九折之澤而聲聞四野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也（鄭箋）魚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也（鄭箋）園有樹而下維蘀言所以樂彼之園者以所樹皆良材其委而下之則維蘀而已喻錄有用而去無用也石雖粗礪可以爲磨礪之用言他山者疏遠之謂（疏義）喻疏遠之賤材亦無可棄也次章申言上章而義更進鶴鳴皋而聞於天則卑微剛宁天民大人之流也魚在渚而又潛在淵見已出復處難進易退之上也園有樹之下不使無木滋長所謂尚賢者而下小人也（鄭箋）他山之石有以爲錯用之以錯且可錯用之於玉所謂物有小大皆有其用說化好者（箋）不當以世族門第論人也或疑何以首二句爲誠不可掩次二句爲理無定在次二句爲宜知惡末二句爲憎當知善說甚精然毛鄭之說亦當有所承故從舊說今詩皆以爲語當從朱傳爲比○相鶴經鶴陽鳥也而遊於陰常伺夕鶴性警有露降流於草上則滴有聲即高鳴相警韓詩說九皋九折之皋楚詞注澤曲曰皋集傳從

惡木陸疏幽州人謂之穀桑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皮以爲布又擣爲紙

常熟後學顧鎮述

祈父之什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牙音訝）

衛士從軍怨非其職斥祈父而不斥王詩人之忠厚序者原其意而以爲刺宣王也先箴之次規之次誨之然後刺之編詩之序如此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使之調發無常處亦無已時也後一章責司馬不恤下情（輔氏）使已從軍而母主飲食之事自傷不得供養也（箋以孤子主說則饔矣）轉移也（鄭箋）恤憂也呼之而不聞乃以不聰責之先言王後言母先公後私言公私皆不便也按祈父之官不見周禮鄭引尚書畤若圻父所字作圻左傳亦作圻蓋職掌封圻兵甲故傳曰司馬也箋言六軍之士出於六鄉法不取於爪牙之士又言司馬之屬有司右主勇力之士疏曰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賁八百人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司右虎賁連官虎賁既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按宣

王初政清明又有吉甫方叔召虎之倫爲之將帥故所在克敵晚年政衰老成凋謝所任非人讒諂肆興諸侯攜貳猶且黷武不休不能調發外兵至役衛上從役千畝之敗所由來也故傳以姜戎爲敗者之蓋指三十九年敗績於姜氏之戎也詩緝曰此詩作於未敗之先故但言靡所止居有母尸饔其則必敗說極當然軍士之心如此其敗也必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無存陽韻）

賢者去國大夫欲留之不得因與訣別之辭辭意纏綿繾綣其人之賢隱隱可想而王之不能用賢亦已見矣故曰刺也前二章皆致欲留之意（箋云）皎皎白駒喻賢者有潔白之德（輔氏）因托白駒而言庶幾食我場中之苗藿我爲縶維之而延引朝夕乎縱不能久留得數朝夕亦足矣故想像其人願其來此逍遙而爲嘉客也（夜言伊人謂不在此而想像之稱伊謂賢者來游於此者也）三章承上言若肯來此而爲嘉客賁然有榮寵焉而白駒終不

可得縶維也於是知其必去而與之訣別曰若爾爲公侯豈復有逸豫之期（嚴緝）今得優游遁去豈不可長享逸豫乎慎勉云者猶今人言珍重也四章言賢者遠遁空谷所乘之駒不必食場苗場藿也新刈之青芻而已（嚴緝）蓋深惜自安而其人之德美如玉已迎乎其不可親矣（輯集）既久告之曰入山之後願得音問常通無遂棄我而有遐心也蓋絕望之後猶有餘望所以重致其綢繆愛惜而刺時之不能用也詳味詩義是興非賦傳箋謂賢者乘白駒而去亦似不必爾公爾侯毛訓未辯今從嚴緝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illegible]）

二篇皆適異國而不見卹之詩前篇不見卹於邦人後篇不見卹於戚婣蓋還定安集之政息而睦婣任卹之風遠矣（王氏 呂氏）詩所爲刺也言黃鳥無戀此粟粱黍而集穀桑栩之惡木與已不當留食於此也然曰我粟我粱我黍而亶戒曰無則疏謂人之禁之者義亦明切不肯穀者不以善相遇不可明者不可與敍論是非也不可與處則不能以一朝居矣當時必有以橫逆加者故其言如此邦族諸兄諸父猶曰父母之邦云爾我行其野而樗之惡木尚可息遂葍之惡菜尚可采而昏姻舊好乃不肯收養就之久居而不容就之暫宿而亦不顧則此間豈可處哉惟有復歸故國而已昏姻之相與爲其窮則相收困則相卹也

（王氏）今乃棄昔圖新略無收卹之意爾縱不肯畜我誠不足以得富徒爲人所歎異而已（箋義如此特不當混昏姻立說今用）

（詩解）二篇皆當爲興○穀見前栩即橡莊子謂不材之木故皆以爲惡木箋云遂牛蘈也即爾雅所謂蓫今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葉長赤可爲茹（陸疏）孫炎以爲車前者非爾雅葍當又云葍茅疏曰一草也陸疏亦名藑其根正白饑歲可以禦饑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

夫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待余九反去音區芋音虛除去芋皆平韻舊讀去聲名非是誤道寢夢莫隣反罹古音皮乾音也地古音陀瓦馬韻儀音俄韻古徹賀反羅音羅十上去通為字不入韻

集傳曰厲王流彘宮室圮壞宣王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本義曰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道明矣似續妣祖康成以妣爲姜嫄祖爲先祖續爲已成宮廟歐陽氏駁之諸儒俱宗其說以愚觀之箋說是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緜之詩可睹已本詩言似續而特著之曰妣祖義已顯然安得以纘承先緒儱侗釋之先妣後祖惟周則然周禮守祧奄八人疏謂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安得謂姜嫄無廟詩但倒文協韻乎凡人追述先世無有倒敘其祖妣者今播之樂章以協韻而倒其先世之稱謂所謂名不正言不順者聖人寧復取之乎反復思之無可

易康成之說者惟箋以築室爲築燕寢又以四五兩章分承廟寢誠如歐論所譏文意散雜耳愚意二三章皆言作廟之事四章言路寢五章言燕寢每章結語或頌或禱不特六章以下爲頌禱也首章言地勢之壯則臨水而山秩秩流之有常幽幽深暗之義盤基之厚則如竹叢生緜密之廣則如松茂密兄弟式好而無相圖謀則禱辭也二三章言作廟也舉姜嫄后稷則入祧統之矣築室百堵者廟皆有室室皆有墻言百明其多耳西南其戶者廟在朝之左小宗伯職云右社稷左宗廟注謂皆夾治朝是也廟皆南向故南其戶其外之通於朝者在廟之西故西其戶也舊謂舉西南以該東北者非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者廟必有寢在宗載考燕禮行焉故有居處笑語之事亦因以爲頌也約之椓之築廟室也緜詩縮板以載作廟翼翼此其事已風雨除鳥鼠去則廟成而宏殺堅致也鄭箋君子攸芋者言由君子增大而新之本義頌美之辭也閣閣者爾雅云樴謂之杙長者謂之閣今築墻者每束一版必以二長杙貫其兩端使不動搖所謂閣閣也古義舊訓學經未確芋之爲大毛傳文頌禱謂君子居焉所以爲尊大其說未融今從歐義四章言路寢之美其大勢嚴正如人之

竦立而敬焉其庭隅整飭如矢之急行而直焉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其翼闊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焉集傳因頌之曰君子升此路寢之堂而聽事則垂衣裳而天下治也五章言燕寢之美其堂下之庭則殖殖平正焉其室中之楹則高大且直焉其向明之正寢則噲噲然明快其幽閒之奧窔則噦噦然深廣焉又頌之曰君子入此燕寢之室而休息則謀閑而不與盜竊亂賊而不作也六章承上燕寢或而攸寧之義則先言其而寢與安焉於是述其夢兆有祥以起下二章之意皆頌禱之辭也蓋居室之

慶莫過於子孫之衍衍故七章言占夢之事而以男女之祥應熊羆虺蛇之占也八章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寢之牀以尊其體衣之裳以盛其服弄之璋以尚其德卽其泣聲之大卽將佩朱芾而爲君王言室家者皆能保有其室家而或爲天子或爲諸侯也九章言女子之生於是室者寢之地以明卑順也衣之裼不使體露也弄之瓦毛傳瓦紡塼也習其所有事也[illegible]非可議無儀可焉毛傳酒食是議而不貽父母[illegible]在中饋貞吉也上承姒娣中將兄弟下[illegible]室之人而頌禱之義莫美於是矣臨水而山[illegible]

實而詩以山水發端畢竟是興非賦故從毛○嚴華谷曰鎬在上林苑中此所謂干必鎬水之旁也毛以爲澗者非按易鴻漸於干鄭注大水之旁此亦當如易注字書芋本音虛其別音預者東方朔所謂關中土宜薑芋者也說經家俱以別音爲正音轉疑毛氏訓大之非誤矣箋云莞小蒲之席按爾雅莞苻離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又莞鼠莞注亦莞屬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釋文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據此則鼠莞與苻離各種說文簟竹席也方言宋魏間謂之笙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

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占夢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爾雅羆如熊黃白文疏云有黃羆赤羆大於熊陸佃云虺似蛇而小語云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非疏所引蝮蛇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溱側巾反 音陀 餘吉 音胡 儀其下去通 並 物隔 霰獲 古丁 設反 後同）

宮室廢而新之於是有考室之詩牧職廢而復之於是有考牧之詩陳氏曰牧者蕃牲之牢黃寶夫曰因其牧閑之成而作爲頌禱之詞也若泛言牧事有成則美之可耳何得云考篇中所陳者皆是牧人箴以首章兩爾字指王者非一章言牧閑成而牛羊衆多各得其所也羊性喜羣每羣則有三百不知其羣之多少也（蘆孔）牛之高大而黑脣者九十其他不可勝數

也（爾雅牛七尺爲犉又云黑脣犉疑當以高大爲訓）但見來聚於圍而羊之角濈濈然和牛之耳濕濕然潤先言羊者羊競前而畏露其歸常先於牛也言來所以見其圉之成也（濈緝）此言其在圉時也二章則遊牧於外矣降阿飲池寢訛則各適其適無所驚畏（詩錯）而牧之者持其費餱糧來從牛羊之所以順其性而將其忘爾具其物而每色皆有三十維物之牲於是乎具而犧系可得也三章承上章而言以薪以蒸游牧也（蒸 曰 蒸）蒸者以雌以雄別羣也（雌雄謂牝牡 皆非）皆牧法也眞思𢦏曰羊性護前陵矜不騫今皆健聚前向則知其畢來

無病而不虧耗矣（矜矜兢兢毛曰以言堅強正得其意若竟訓爲堅強則矜兢同非堅強之解）至曰麾之以肱謂以手麾之而畢集於閑則又馴擾從人如此獨言羊者羊善耗故也（王氏曰四章托於夢）以致頌禱亦落成者之致（衆也言何物牧室牛羊）之人此言牧人則掌政之官也衆維魚衆也（本義）旐維旟見旐又見旟也魚衆爲萬物盛多之象故爲豐年旐旟所以聚衆（毛傳）故爲民庶年豐民庶國之休慶莫大於是故以爲頌也箋以衆維魚爲捕魚集傳以衆魚旐旟爲夢之變化皆失之鑿今從毛義讀詩記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

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宣王同一代之賢君也按宣王中興則有無羊之詩衛文中興則有騋牝之詠蓋凋瘵之後以富庶爲先也然必持盈守成如鳧鷖既醉所云則豫大之模可以永世凌時衢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可謂富庶矣武帝恃之而土木甲兵神仙禱祀相繼並興海內虛耗宣王殆不至是而晚不克終亦持盈之意少也今二詩之終語多夸飾殺梁氏所謂殷而驕之者其去鳧鷖既醉遠

矣錢飲光謂讀無羊而知為盛之終衰之始亦考時

察變之達論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illegible]

[illegible]

占詩頌爾王之亂在於尹氏亦尹氏之惡在于不平而用小人 [illegible] 全詩皆被尹氏故不嫌自稱其字 [illegible] 記謂篇終歸之王心非也 一章言南山為國之望猶師尹為民之所瞻而石則巖巖尹則赫赫合下便見不平我心憂之內熱如惔不敢為戲笑之事 [illegible] 其正也 [illegible] 以為畏威不敢言 [illegible] 全詩皆戾矣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皆已然之 [illegible] 眾共和以前為 [illegible] 比章言總 [illegible] 之內 [illegible] 二章言山中草木叢生猶有猗然之實見山之生物均平也 [illegible] 師尹為政而不平謂之何哉今天怒於上而重以喪亂民怨於下而憯以謗嘉師尹曾不懲創咨嗟 [illegible] 何官而洩洩若此三章遂言尹氏實為太師乃王室根本 毛傳氐本也 [illegible] 秉持權衡 [illegible] 當維持四方毗輔

天子使民不至迷亂是其職也今乃不恤天變 [illegible] 久居高位以空窮民 [illegible] 之之勢內 [illegible] 不平之故在於 [illegible] 而用小人 [illegible] 王弗躬弗親六章 [illegible] 不自為政也庶民 [illegible] 所問弗仕卒迷也 [illegible] 弗躬弗親必至委任小人 [illegible] 小人必先 [illegible] 君子不知國家非無 [illegible] 非無賢能可任往往使爲 [illegible] 不足用也故小人者當平其心以 [illegible] 無以危殆 [illegible] 宗也今此瑣瑣者非爾之姻婭乎是

皆小人足以危國者愼無使之操要津而享厚祿甚重戒之之辭五章言由小人競進以致昊天震怒不循其常（[illegible]）而降此窮極之亂不順其軌（[illegible]）而降此乖戾之災所以警爾者深矣將欲挽回天心惟當引用君子如已去之君子幸而來至則民不迷而亂心息矣（毛傳闋息也）如君子至而平夷其心則惡怒遠而有嘉言矣所患君子不至耳至則無不平夷也（[illegible]）蓋厚望之之辭既責之又戒之旋復望之反復懇款所謂式訛爾心者也六章言爾終不恤天變使亂無所止如月之初生而漸盛（[illegible]）民其待有安寧乎是以憂之如酲者之沉昏不醒也試問國家法度紀綱誰秉其成（[illegible]）而不自爲政一任小人之長困我民此與下章皆憂亂之辭也而此章言亂之無時可定七章言亂之無地不然故雖駕六項之四牡而蹙蹙然無可往之地也八章言爾惡方茂人之覘爾如矛之欲殺矣若能反於公平其時相釋則上下感如賓主之相酬酢然細又何亂之不可弭哉（[illegible]）重復警戒而勉勸之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以爲小人反覆失其義矣九章言由師尹不平故昊天不平卽上不當不惠也由斯民不寧故我王不寧

卽上鞠訩大戾也乃其心猶不懲戒反怨人之規正則爾惡終茂矣十章言爾雖怨正我終不敢戲談故作誦以究王室禍亂之所由冀爾有所警覺以改化其心育養此萬邦焉爾蓋萬邦遭此禍害如久病之人元氣凋瘵平復故當優游漸漬以濟之也知畜萬邦則必竭力以平其政而登用君子斥退小人外維四方內戴天子斯上可回天變下可收人心不愧秉均秉成之任而有以慰具瞻之望矣此家父作誦之本意而序目刺幽王者原其本也疏曰至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若猶以爲平王時作但古人以父氏爲字或累世同之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是也錢飲光曰此家父爲忠王家不惜身嬰權臣之怒風節矯然若求金求車之家父曲徇王命曾無一語之爭以彼當此不倫甚矣此詩一名節（見左傳）節彼南山二句興起全詩非借爲首章之興（[illegible]）何罕用經義日四牡項領新序引宋玉云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其意謂久困而長不得行者惟所騁故項領耳其說可存附錄於此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
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
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
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
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

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
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
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
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
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
哀此惸獨 一章京言[illegible]二章後言[illegible]自口[illegible]言訛言憂 莫[illegible]反[illegible]于陵反[illegible]部序古[illegible]六[illegible]
十[illegible]入京大入道十[illegible]方[illegible] 意[illegible]也[illegible]一章[illegible]首[illegible]酒[illegible]道
此詩之義後人多以褒姒滅之之文意為東遷後詩

其故由於訛言一字解義未的轉生疑惑耳竊意訛
言者訛傳之言即漢志言之不從時則有詩妖者
也繁霜譎見於天訛言妖興於人鄭氏所謂災害萌至
非以訛言致繁霜也詩以訛言屬民明與讒說不同
康成郎以訛言為讒說失其義矣先君子曰檿弧箕
服實亡周國語鄭宣王時即有是謠故沔水詩已有訛
言之文至褒氏入宮見寵而伯陽甫歎之一則曰禍
成再則曰周亡史記與詩言桴鼓相應蓋褒后奪嫡之
謀必有洩於外而騰其說者詩人聞之而不忍指故
斥為偽言非造為姦偽集傳因上惡衆記之云也今按

詩義所謂訛言者蓋即褒姒滅周之言故首言亦孔
之將見所言者關宗社存亡也末言天夭是椓見天
生此妖孽以椓喪宗周也大夫欲王知所懲警求賢
輔以勝妖其為幽王時詩而非東遷以後追刺之作
瞭然明矣燕飛來啄皇孫死燕啄矢豈亦成帝
後語耶蓋大夫感繁霜之變憂女寵之釀禍故一章
言天變即是憂而訛言所關尤大衆人不憂而我獨
憂之至於病也二章承上言痒而言瘉亦病也疾痛
則呼父母傷已適丁是時也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訛
言無常其勢可畏而小人反以我之其憂為迂濶是

以加之侵侮爾嚴粲二章遂言國亡破虜不知臣僕於誰氏憂之切痛之深也三章言民之危殆如林木將盡刈爲薪蒸而視天猶夢夢而莫與人哉夢夢哉此時特未有定耳旣克有定靡有不勝於人者上帝甚公於誰有憎而禍之蘇氏蓋無可奈何而望之天也五章承上夢夢而言爾謂山蓋卑乎不知岡陵之爲峻險也爾謂民可忽乎不知訛言之爲禍變也所當痛自懲儆而卒莫之懲徒召故老訊占夢而朝廷之上贊美同聲所謂不務諸躬而忌奴之見者嚴其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蓋此輩同形一狀無復區別如天

邱之務也田間六章承上予聖而言爾謂天蓋高乎不知天有雷霆不敢不曲其躬以欽之爾謂地蓋厚乎不知地有淪陷不敢不側其足以畏之孔疏爾勿謂斯言之過其號呼而爲此言者實有次序條理非漫爲也田間凡今之人胡爲虺蜴蓋指謗石父之流言其恃高位而不恤人言敢於害人也七章言阪田將薄之區猶有菀然特生之苗今我獨立於亂之朝天亂扤之若恐不克勝我何哉朱傳彼小人方援我爲重常恐求我而不得及議論不合則又執持我之堅長嚴氏如仇讎然使進不復用退不得去而無所效其力所

謂扤我者如此田間蓋始猶望天之有定而今無望也故八章直斥訛言之實以著國之必滅而中心憂之如結而不可解卽今正陽之月胡然降此繁霜之大沴田間蓋陰長陽消禽于女寵交傾國家之象則訛言將應而褒姒之滅周信矣彼火燎方揚無能撲而滅之者而赫赫宗周乃覆滅於褒姒豈不可痛之甚故九章又爲之永懷也我爲永思其終惟有求賢以自助乃當陰雨而載車已有傾陷之虞復解去其輔輻之木有不傾覆而覆敗者乎至墮其所載始呼伯相助嗟何及矣嚴粲將伯與下顧僕相應伯者何卽終其

永懷之義也十章言能用輔以益輻又數數顧視爾僕庶不至隕爾所載而絕險亦自可踰爾曾不以爲意奈之何哉嚴粲故十一章遂自傷其不免也君子之居亂朝如魚之在沼皆其所樂蘇氏雖潛伏深淵安所逃於網罟之及哉一身何足惜惟慮及宗社之爲念是以憂心慘慘耳而小人方如處堂燕雀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朱子故十二章言其酒食微遂憂國莫於不問而憂之者獨我也十三章言不徒酒食微遂而已且相與爲閭舍求利之計而佌佌然小者蔌蔌然陋者且有屋有穀矣民獨不幸而遭今之

時實天生天孽以椓喪之蓋褒姒煽處小人成羣皆天孽也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所謂富人卽有屋穀之小人彼自有全軀保家之計自然無所不可惟惸惸獨憂者爲可哀耳此則詩人自謂也例以雨無正篇第五章其義自明蓋詩人所憂者訛言所傷者我獨故兩言念我獨兮而以惸獨結之不當援孟子之言釋此詩之義也故別爲解而論之○春秋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傳說史請所用幣季平子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顏師古曰四月正陽

之月羅願云蜥蜴似蛇而四足說文在壁曰蝘蜓在艸曰蜥蜴佌說文作㑣爾雅佌佌小也郭注才器細陋蔌蔌爾雅作速速邪疏小人尊擬賢士窮迫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三章令韻平聲與騰崩陵懲爲韻四章馬音姥與徒夫馬處虞韻通上去[illegible]五章謀音媒萊音釐與時謀萊矣平上通六章向藏王平去通八章痗與里韻上去通逸與徹韻家伯維宰今本誤作冢宰今依唐石經國子監本改正

前篇發在訛言而意主於褒姒此篇發在災變而責專於皇父皇父擅權恣縱納賄營私衆正遠投羣邪

並進旣見國勢傾危乃自營三窟委而去之一時朝臣彷傚所爲如下篇所云離居出居者聯翩接踵雖以鄭桓之賢猶有寄帑之事則他可知矣惟此大夫有蹇蹇之忠而僚友中卽行何閒絕不爲自全之計者故末章云然蓋褒姒禍之本皇父罪之魁也首三章因日食而歷敘災變非必同時也唐志十月之交以歷推之當在幽王六年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交日月交會也孔疏會與交不同會但同度而已交則同度又交道也會不必食而交則食故詩以交言[illegible]微不明也[illegible]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彼月而微先儒謂日食前後當

有月食者是也不用其行謂相干犯[illegible]不用其良謂
後章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之事曰食所
由來也不令猶孔醜也[illegible]即爲不令不必十
月也百川之行地者溢而[illegible]之崔嵬者崩由山崩
故陵谷爲之改易陳氏凡此皆上天譴告而泄泄者曾
莫之懲是可哀也次三章實數其莫懲之罪而其人
則皇父也番也家伯也仲允也聚子也蹶也楀也其
官則卿士也司徒也宰也膳夫也內史也趣馬也師
氏也而又有美色之豔妻以熾寵於內皆今人之可
哀者也掲七人皆非其賢而皇父之惡尤甚作如門

譏作因役之作以皇父違時動衆既不肯自謂非時
又不謀之衆庶役令刻期迫人遷徙撤毀其久居之
室汙萊其田疇之曰猶曰我非戕汝乃下供上役之
常禮耳其恃惡如是彼且自多其智以封向作都爲
得計蓋王室方騷西戎多故自知負天下之怨[illegible]
遠死故謀處東都營殺窟以自固詩人誅其[illegible]
之孔聖猶曰賊孫叱人云耳豈得全軀遠[illegible]
擇官爵所擇爲王朝三事者皆多藏之人而[illegible]之
老成疾斥殆盡不留一人以衛天子此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役在廄服者也[illegible]又擇富民之有車馬者使往居

於向以實其國視王國如弁髦然寧復以天變爲小
加懲儆哉後二章言己憂勞被讒思故里而不忍歸
也[illegible]蓋自皇父爲卿皆蠹王以去己獨勉力以供王事
[illegible]猶且無罪而被讒然則日食雷電木溢山崩凡妖
孽之徵只[illegible]害者豈自天降乎由彼噂噂沓沓說文噂聚語
[illegible]也相對則唯唯諾諾背去則反脣尊之由人實
主之力耳我今欲留則讒言交搆欲去則道里悠遠
是以至於其病也彼則方甚寬[illegible]凡民皆得優游自
便我獨勞勞居此不敢少休人或以我爲不達天命
皆然念國事至此明知憂勞無益何敢效我友之棄
官不顧而獨自逸乎[illegible]
盡其友雖非皇父之黨而不念國事遠避求全殆非
所謂志士仁人者故不敢效之也箋以十月爲夏之
八月蘇潁濱陳少南則謂夏正建亥之月集傳詩緝
皆從之先儒皆言詩有夏正無周正不應此詩獨稱
周正故當以蘇陳朱嚴之說爲定至康成改十月之
交以下四詩爲刺厲諸儒辯之已詳今不贅○孔疏
六卿之外更爲都官謂之卿士按左傳鄭武公莊公
爲平王卿士注云王卿之執政者魯韓詩作繁漢有
御史大夫繁延壽其字音皤馮疏漢有游俠萬章音

與攜同又周宣王時有蹶父蹶亦貴族也又孔疏云據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畿內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南有向城其地屬鄭此桓王所與之向邑也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又有向城此一統志所謂周之向國也皇父所作之都未詳孰是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次音夜音讒夕轉音分與惡韻三章佔音佃四章訊當作誶答漢書作對五章出音翠六章女音以七章家音姑血音緒

皇父作都在戎難方殷時此篇則離山兩變後也當艷妻煽處早有滅亡之兆諸臣各爲營私遠避之計後章所謂離居出居者是也至是鎬京殘破涇渭之間並為戎壤朝議東遷于諸臣恃其藏身之固懷戀家室莫肯從王而東及文侯之命言閔戎者詩後在厥服安成而左傳瑕禽亦稱七姓從王是詩足以徵之矣舊說謂周未滅而滅之形成則事屬將然不得以既滅爲文後儒疑爲東遷後作則嘗有定居不得云靡所止戾矣此詩當在彼戎之後東遷以前詩測兵荒相屬泄沓滿朝一時卿大夫容頭過身之態摹寫曲盡而分崩離析禍本實在幽王故曰大夫刺幽王也以爲幽王尚在而留者勸去者之復來斯曲說矣一章言天不大其德降此喪亂饑饉以斬艾斯人而威之虐益又加疾焉此當恐懼修省慮圖弭變之術而一毫不以動其心遂致有罪無罪相率淪陷謂之何哉詩測曰昔時亂政之人皆死於犬戎之難今此無罪之人復死於饑饉是淪胥以鋪矣全詩皆責羣臣鄭氏謂王不慮圖者非蘇氏謂天不慮圖尤非二章乃極陳其弗慮圖之罪言今國破君亡無所底定毛傳戾定也正臣子卧薪嘗膽之時詩六卿之長先已離遠京師居於封邑我雖勞瘁又暬不知而凡有官守民社之責者亦皆偃仰棲遲無復在公之節翼戴之忱方望其法善以行而反播其惡

其安危利菑樂亡也如是三章言其弗慮弗圖者弗畏天也故呼天而訴之言法度之言而不見信如行邁者迷而莫識所至也集傳爾縱不恤王事獨不敬爾身乎敬身則當畏天畏天則當慮圖胡以當此疾威之降而若罔聞知乎四章言惟不畏天而弗慮圖也是以兵寇已成不能禦而退鄭箋饑困已成不能恤而安毛傳遂安也惟侍御小臣憯憯憂毛傳憯憂也之羣臣雖知其危無肯用此相告語鄭箋他人有言則姑聽而姑應之譖言及己則奉身而退此其所以雖居而莫肯朝夕也五六兩章乃自述其自言任事之徒瘁其躬而致

怨以明時事之不可為而刺王之意亦見焉箋說每章必歸咎王者非蓋言之忠者世所謂不能言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世所謂能言也故巧言如流而身處佚樂集傳當此好諛惡直之時往而出仕不其遜且危乎將遂遯退避自言不可使而為離居之大夫則非事君之義而得罪於天子將勇決從迅自言可使而不恤日瘁其躬則同僚以為異己而怨之此進退維谷之道也舊說謂臣進得罪於君仕退見怨於友此篇今用孫傳說七章乃全詩主意所屬遷於王都指東都而言諸臣所當廑圖者此也蓋王室將遷而羣心離散皆御之

臣責以大義欲其隨往東都以繫天下之望質疑而離居之大夫又以未有室家為辭是以憂思至於泣血明知言出禍人所疾毛傳而不能自已乃復詰以爾此出居時誰為作室者今安得以無室家藉口哉全詩皆責大夫而言以昊天不作言之則刺上之辭也凡言天者皆所以責王質疑若此言之以皆為高隱朋友為直遂未章直為指斥之辭則前之不敬身不畏天者又為何人而不必作不朝夕者且為明哲矣果如其則當云還於王都不得反謂之遷且王都本係舊居彼亦不得以未有室家辭矣詩所今用李氏詩所發氏質疑蔡氏詩測義而作詩之時尚在西都不應遂為東遷後詩也名篇義不可曉行序鄭箋韓詩韓詩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其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並難信據當闕其疑旻天庶成作昊天有經同今從之

小旻之什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

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毛讀如細膴之膴平去通一章底今本膴作底依底平上通三章集釋文從韓詩潰不音也艾音備乜艾交上人也肯不入韻

此刺幽王惑邪謀以致禍亂不能敬用五事恐說從善謀而救淪胥君子憂禍之及而加懲也一章言王不從善謀而用不臧二章言臣共違善謀而信不臧東陽潝潝然讒訿而無公是訿訿然佞媚而無公非蕭臣劉向謂眾小人在位而從邪謀潝潝相是而背君子是也三章言羣臣首鼠兩端莫肯擔當決事而盈庭聚訟如謀道路於未嘗行遠之人未由得其徑遂所在三章首先言我龜既厭者明鬼神亦厭其猶豫而瀆則不告也四章言謀國之人皆鄙夫不知治體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所聽而爭者惟淺末之言如築室而謀諸行道宜不得遂其成功也五章言天下未嘗無人在國則仕雖無定或有思睿而聖者不必皆否也在野則民雖非大或有視明而哲聽從而謀貌恭而肅言從而又者是在擇而用之耳王不能

用則雖有五者之才亦如泉流之不反相與淪陷以至于敗亡輯氏無者成辭亦以起下章之意也六章乃告以慎謀之道人知暴虎馮河之可患而不敢為不知謀猶回遹之為患更大也惟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臨深淵之恐隊如履薄冰之恐陷一惟先民大猷是程是經而邇者王之哲者謀者慮之肅者艾者斷之輯氏庶幾可以救敗而不至及禍爾稽從左傳杜注不敬小人亦危殆今考詩無此義徐歡弦曰漢時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簿民之變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謀之者非一人議之者非一日卒至啟吐蕃之叛開兩夏之釁者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興亡之禍有不始於國是之不定者乎愚謂明世棄河套之議真所謂謀猶回遹者而諸君子亦鮮戰兢之心遂致違臧而用不臧以至淪胥而不可救也聖人錄此以垂戒萬世其旨深矣

○蘇氏謂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者所以別其為小雅據此則類之小毖何說乎姑闕其疑不必強為之解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二章轉古無韻如器蓋克本職韻顯氏以陌錫職爲叶文徵四住屑之入是也富方一反讀如係又音財二字負古房以反四章邁寐滿五章寡音古戶以禾韻粟韻）

詩緝曰刺幽王不能自强而昏于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也按列女傳幽王惑于褒氏飲酒沈湎則刺幽王無可疑者中言螟蛉負子教誨式穀則

爲易儲致亂以爲不能治萬民者非（鄭箋）以爲兄弟相戒免禍恐亦未然（集傳）一章憂文武之業將墜也（毛傳）彼宛然而小之鳴鳩其羽猶可飛而戾天而王乃不知自强（集傳）先人謂宣王（本義）二人謂文武也（孔疏）言先人勤思文武之道以致中興而王慾遺之爲可傷也二章斥其以酒敗德也人之齊聖卽上文武（范氏）言文武非不嗜飲而能溫恭自克卽下敬儀也彼昏不知壹于醉而日甚豈謂天命可常哉故告之敬爾儀而永命也言各敬者時君臣皆湎于酒故並戒之三章遂指其宮闈莫大之隱憂而微諷之蓋中后失寵宜臼孱

弱王中歲言將有易儲之變詩人知之而諷以父子之大義也庶民采菽以致其養言勤則能獲其所資螟蛉負子以致其化言習則能移其所生（詩緝）與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乃賢父兄之事但能教以義方使之取法乎善以爲似續之計（范傳）明子之不當棄逐也四章之義舊謂申明首章令按脊令取與我而指稱恐是因父子而及兄弟之事角弓之詩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王於兄弟必有不盡其道者故詩人復稱所生以惕之所生亦謂宣王也（范傳）五章遂因家庭而及邦國之事桑扈啄粟則賦斂煩而民失所養矣塡寡

岸獄則刑罰苛而民陷于穽矣（陸堂）時事至此將有不可究詰者乃託於卜兆而問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蓋猶望其能穀也末章乃教以能穀之道在于取法恭人而已溫溫恭人則齊聖溫克者集木以下皆敬爾儀之實也能如此則父子有親兄弟式好民庶和樂承先人中興之緒以光復文武之業而天命可常保矣此詩人之志也毛朱皆作興○爾雅注鷽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江東呼爲鶻鵃釋文引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非也傳曰菽藿也采菽箋曰大如豆也采其葉以爲藿然今民俗于豆皆云采不必曲

解爲萑也爰釆麥矣豈亦釆其葉耶爾雅螟蛉桑蟲
又蜾蠃蒲盧注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法言螟蛉之
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陸璣
云蜾蠃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
化其子惟陶隱居謂蜾蠃自有子作房如併竹管納
子其中乃捕取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
其子大爲糧又范逸齋謂近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
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
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
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爲疏曰蜾蠃煦嫗螟蛉以

成其子古說皆然惟貞白有子大爲糧之論而鄭樵
發之以爲後人壞蜾蠃房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上者
是變化未變耳皆故房驗之其蟲殼皆如蛻形則非
爲物所食明矣范氏因貞白之論而影響謂應尤非
實事又按爾雅桑扈竊脂凡兩見其一注云俗謂之
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其一注云諸扈皆因其名
色青者以爲名案釋獸竊毛皆謂淺毛竊同古淺字
則竊脂爲淺白也埤雅云桑扈一名而二種所謂率
場啄粟者以竊脂爲言故以啄粟爲失其性所謂
有鶯其羽者以色之淺白者言故其字曰動[illegible]脂文

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
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
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
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

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
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釋文提是移反罹力馳反古音遑解在音上六章上去通也單儘究乎注折古音我反也古徒河反
幽王既逐太子其傅閔之爲述其情而作此詩一章
怨已之不得于親而思慕也弁樂也鸒也以鸒之羣飛
安閒取與而曰歸飛者明已被放而不得歸也不知
已獲罪之由而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蓋思欲補救
而無術之辭二章憂親之終棄乎已而自傷也踧踧

平易也（毛傳）平易之周道榛蕪而不得通喻父子之親隔絕而不得見（李廷仲引伍被謂淮南王語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恐非情事）是以憂之而傷如物擣心（孔疏）至寐不成而嘆不息則憂能傷人將亦不復永年故曰維憂用老也疢如疾首則刻膚之痛矣三章言人皆有父母而已獨見棄也桑梓繞宅所種取其附托至近爲興（舊謂父母所植其說迂甚）必恭敬者護恤之意言桑梓依于宅舍猶加護恤而我所瞻依之父母曾不我愛豈我不連屬于父母皮膚之氣離麗于父母懷腹之中乎（鄭箋）或我生所值之辰不善耳無所歸咎之辭也四章言微蟲草木皆得所而已如窮人無所歸曾鳴蜩萑葦之不若也如舟流水中不知所至雖欲假寐而不暇憂何如哉五章追已被放出奔之苦以起下章也（孔疏）鹿奔而足伎伎留其羣也雉雊而求其雌戀其偶也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集傳）其憂如此而王曾莫之知也（王氏）六章承上莫知而言自哀無所投命而死亡莫恤也被逐投人之兎尙有先驅使脫者道中死人尙有見而埋藏者心有所不忍也（孔疏）君子秉心乃忍至于是惟有心憂而隕涕已耳七章原王心之忍由于信讒也王信讒言如受醻爵得卽飮之曾不加惠而

舒緩以究其實（孔疏）昔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必知太子之無他所謂舒究之也掎倚引也（釋文云從後牽也）析破木也杝落也（說文）伐木者旣以斤斧伐之又以繩索從其後牽挽以倒之絕其根也析薪者旣斧之又觀其裂而以手離而落之裂其體也（詩緝）皆讒人誣罔骨肉之罪（箋說非）今舍彼有罪之讒人反嚮于而之佗（說文佗與他同）（謂居申也舊說如鮀訓加非）豈非不舒究之故乎八章言讒人將爲國禍欲王開而知警也山雖高人能登之泉雖深人能入之勿謂處高深之地有言而人不聞恐屬耳垣墻者將竊何意言而爲讒也（嚴緝）李泌謂德宗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恐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則太子危矣卽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呂記）旣以告王又恐褒姒伯服之害我成業故戒以無敢梁笱猶谷風之義（嚴氏）遑恤我後正以恤之親親之仁也毛朱皆作與〔〕爾雅釋斯鴨（陸氏音）注雅烏也小而多羣法言頻頻之黨甚于鸒斯馮疏曰孔氏以斯爲語辭而譏劉孝標類苑立鸒斯之目然爾雅法言俱名鸒斯何以定斯之一字必爲語助乎辰箋謂六物之吉凶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

是也服虔云歲歲星之神也左行于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瘼說文作瘨病也爾雅瘨亦作瘼郭注曰謂木病尫傴癭腫無枝條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

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古莫日二雖陳微威罪尚韵盟占韵郎反貞斂將傳也三韵萌與麾韵又韵之變格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方風措反舍古音暑說与易韵怡祇音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

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萋菲哆侈皆一句中兩韻哆侈古皆昌古反謀音媒信音申者音渚者與虎韻食與北韻受與昊韻且扶其反

三詩皆憂讒之作而辭氣緩急不同者所關有鉅細所言有淺深也巧言傷讒而切切以亂為憂無亦以宮庭搆釁國本搖動此大夫帝述彼累而繫心家國憂時念亂故為原始要終反覆根究歸咎于王之釀成又極論讒人庸鄙無能非有勢力可恃黨援盤結去之絕不為難以冀王之一旦覺悟忠之至也全詩皆為王發而說者以前三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非詩人之志也一章言已無罪而遭讒也呼天呼

父母而以悠悠發端明其憫遠而不聞所以刺王也開口便曰亂如此憮甚目前之情形見讒之[illegible]大非特一身受其害也慎謹也(箋)先言無罪無辜將先爲太子訴冤而言予無罪辜乃以自明也二章言亂生于讒讒生于優柔不斷也(詩緝)小人初以不信之言相試所謂僭始也王既容而不拒矣由是浸潤益深涵者加之以信而亂乃成焉如知讒者爲邪而怒斥之知被讒者爲正而福祉之則亂自遄已矣奈何涇渭不分以釀此禍也三章言王之信讒由于疑君子而樂甘言也左傳叔孫云周幽王爲太室之盟戎

狄叛之是其屢盟之事甘言則書所謂有言遜于汝志也切指之曰信盜斥言之曰信盜公羊傳謂賤者窮諸盜也(箋)讒進也(毛傳)共敬也(王氏)卬病也(鄭箋)小人奔走承順似乎恭敬故賤之曰匪其能止于敬也適足以爲王之病而已(吳氏)蓋始以姑息釀其姦欲繼以猜疑任爲耳目而又好聞悅耳之言此皆王隱微深錮之疾詩人一一爲之施其鍼砭也以下乃言小人性情浮露伎倆淺薄不過盜賊之靡者耳非有心腹不可除之患而王終信之亂何自弭哉四章言事關宗祏繫國大計而爲讒人所誤也寢廟所以延世君子

作之斯干考室之事也大猷所以經國聖人定之左嫄以長之制也此豈他人所得預者他人之心則予能忖度之矣譬諸狡兔遇犬豈能逃哉不曰讒人而曰他人明非休戚相關者(詩緝)五章言讒人易見如此而王不悟[illegible]之故也荏染柔木喻讒言也君子樹之喻信讒也君心數其言之往來行於王前者(詩所)或徐婉敷陳大言出諸口而無忌(本義)或便巧務爲悅聽厚其顏而不知此皆可忖度而得也六章言不惟心可忖度而其人亦實無所能也指其居則在水草之間至陋也察其力則無權勇之用至弱也

睹其狀則骭有瘍而足且腫至醜也徒以讒巧爲亂階耳鄭語侏儒戚施實御在側此實錄也又詰之曰爾欲爲之人能有何勇而造此讒謀大且多乎知必有助爾爲惡者而爾所聚居之徒亦能幾乎哉此直可捽而去之而無如昊天之悠悠何也何人斯爲刺暴公而本詩在言何人蓋諱出于暴公而何人預焉刺何人正以刺暴公也(蘇氏)必蘇公素所交好之人而新附暴公者(古義)故以從暴爲疑反覆究詰至末章責以反側其義顯矣歐嚴並以何人指暴公既與二人從行不合集傳謂不欲直斥暴公則詩中業已指名

無容曲爲之說又質疑引桓王八年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因定爲桓遷後詩然二詩以憂讒相刺而此篇次于巧言巷伯之間蓋巧言繫小弁之後見父子之非變致君臣之猜疑而此篇繫巧言之後見君臣之猜疑致朋友之反側從乃及于微賤故次以巷伯編詩之義宛然可見不當以錯簡疑也按蘇氏本周世卿暴公雖不見他經而春秋時有暴邑世本有暴辛公淮南子注有暴桓公則知暴氏亦世卿也譙周古史考云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箎其言縱不足據亦寧見蘇暴搆怨必在桓王之世乎仍從舊說爲幽王詩一章言此人之心險不可知何爲過我門外之橋梁而不入我門乎（詩所云梁者言當爲魚 暴公門言則當爲橋梁）究其所從乃從暴公而來則蹤跡可疑矣一章言此人與暴公相從而行不知誰實作我是禍者時蘇公已得讒譖（鄭箋）明知其譖而猶爲未定之辭也（蘇氏）若使禍非由彼當來問慰于我何以逝我梁而不入唁豈始遇我厚而今不然乎其意中殆不許我爲可耳三章言不特過我梁又嘗至我庭也乃但致聲聞而不相見豈不有所愧畏于心乎其可疑之迹彌顯矣（詩所）四章承上聞聲不見而言言其行蹤詭秘疾于飄風

不知其自北乎自南乎蓋如風之不可定也（[illegible]）今逝陳者忽又逝梁徒使我疑惑之深至于煩心而已五章六章極其情以疑之而猶有餘望焉厚之至也言爾之此來爲緩行乎何不少息而見我爲急行乎何復有暇而脂車邪（呂）但使二人之中有一人來唁（集傳說）則我疑可釋何爲使我張目遠望竟驅車而去乎去時既不我見矣倘還而來入我心即坦易無疑今還又不入則爾情與我否隔實所難知庶有一人以來安我心也至此而辭益緩而其人益無可置辯矣七章承上否難知意而要之以詛言素與爾相應和如塤篪相比次如貫串似貫云者猶今人言親串也爾豈誠不知我而譖我哉爾若不譖何不詛之于神以共明此心乎知不可以質鬼神也八章遂以反側責之言鬼蜮則不可知而人有面目靦然相見（毛傳靦姡）（[illegible]）乃示人以反覆無窮極（[illegible]）蓋面目猶是而心不可問矣故作歌以究極其情也冏極以極劍鋒相值好歌云者猶冀其悔而不失舊好也鄒京山曰與其人分義已絕而其言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蓋所謂詩人之言也巧言切直何人斯婉轉巷伯則怨怒深矣故惡

惡以巷伯爲極集傳謂被讒而爲寺人按傳說則寺人而被譖也豈變起宮闈寺人卽緣而坐罪歟一章二章言讒人巧搆成罪也貝錦南箕皆影響疑似之象故皆以成是爲言(陳氏)萋菲小文言文致也(李本)哆侈微張言張大也貝錦工羅織之巧南箕脣鍜揚之舌蓋肆已甚之毒而極陰險之謀也三章四章述其情狀而惕之以禍也緝緝翩翩承上萋菲言往來羅織也捷捷幡幡承上哆侈言佞利反覆也既欲謀害于人又欲謀工其言所以成是貝錦南箕也其終也亦必見疑而受害蓋懼之欲其止亦憾之願其然也李

斯陷韓非終受趙高之害楊炎傾劉晏旋被盧杞之讒是汝遷之驗也(詩疏)五章六章極鳴其不平之憾而望制於天也譖者志得意滿則好好而驕被譖者顰蹙跼蹐則草草而勞人固惑溺而不解矣蒼蒼者天豈不昭鑒乎彼既爲萬國所唾棄大地所不容惟取而畀之于天使制其罪可耳蓋讒人亦天所生天不得而辭其責也(孔疏)惡之極而無可奈何之辭彼譖人者誰適與謀集傳謂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七章言賤者之言或有補于君子恐君子不加隄防亦被讒言故作詩使敬而聽之也汚水之卒章曰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義亦類此楊園下地畝邱高地傳爲讒言漸進之喩今從集傳李迂仲曰詳巧言何人斯之詩可以得察姦之術觀巷伯之詩可以得去姦之術也三詩惟巷伯爲興○爾雅骭瘍爲微腫足爲尰骭音限注云脚脛也瘍瘡也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釋樂郭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陸奎勳曰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孔其說與古鑰篪畧合班固云十孔蔡邕曰六孔皆不合古法世本稱暴辛公作塤蘇

成公作篪譙周說之謂古有塤篪尙矣二公善之記者謬以爲作耳張氏萱曰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塤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古人所以喩同氣也周禮有司盟詛祝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毛傳以蜮爲短弧而諸書或名射影(博雅)或名射工(抱朴)或名水弩(博物志)或名溪毒(埤雅)或言似鱉三足(說文)或言如鳴蜩(抱朴)或言如羌蜋(爾雅翼)或言含沙射人(陸璣)或言激水射人(抱朴)其說紛錯如此然按漢書五行志蜮生南越謂之短弧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字從弓爪與射影射工水弩溪毒之義相協陸疏古者

貨貝其文彩大小各殊黃質白文爲餘蚔白質黃文爲餘泉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嚴華谷曰箕東方之宿考宿者參驗于南方故曰南箕疏曰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天官書云箕爲傲客爲口舌說文豺狼屬狗聲郭璞云脚似狗食殘之獸羅願云牙如錐長尾白頰足前矮後高其色黃格物論云虎舌不大于掌生倒刺蒭硬尖而光橫行而妥尾陳藏器云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爲皖楊園園中有楊非必園名楊也畝邱郭璞謂邱有隴界如田畝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朱子從字集傳未詳說約引六帖以與愛也爲訓讀詩抄學云怨於願切

此詩爲朋友道絕而曰刺幽王者嚴緝云伐木之化行則民德歸厚故以俗薄道絕刺其上也杜甫云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可與言詩也已谷風解見邶風嚴緝以谷風二句與恐懼二句恩意甫全與下四句耳谷風之風習習相仍自雨而頹而草死木萎風勢以漸猛厲見俗之益薄而道盡絕也如嚴解則末章又須添補斡旋矣維山崔嵬風挾山勢而更烈故草木觸之而死萎喻其友之憑勢陵轢棄大德而修小怨也嚴解亦未徹全詩皆與晰集傳以第三章爲比恐非○釋天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注云猋暴風從下上也頹暴風從上下也按郭氏俱以暴風釋之其非和風明矣傳以頹爲相扶而上以猋釋頹尤誤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久音几毋[illegible]汲反

解頤曰陟岵瞻望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獨使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也嚴謂二親病亡時在役所不得見者其說然也一章二章言莪初生可食至秋而爲蒿蔚則不可食矣與己齒長而不成材詩緝于是歎父母生我之病苦而

自傷不能終養也三章言瓶汲水以注於罍猶子之
養父母也缾竭而罍恥猶子困窮則貽親羞也詳緝父
母既死身爲窮獨之民何用生爲故無父母則無依
賴出則中心銜憂入則如無所歸故生不如死也此
申莪蒿之意而言也鄒氏日入則廢至則詩作於行役
已歸之後矣四章言本父之氣以生托母之雌以養
蔬氏當其始生則撫拊之而防其驚劉氏起止之而抑其
厥芽嚴氏畜起也起止也比其既長則爲之除癢釋痾以速其
長爲之寒衣饑哺以遂其生或已去而旋覗或既還
而以復出入之間必就懷抱父母之恩如天無窮郎

欲報之不知所以報而況乎無以報也此申上劬勞
之意而言也鄒氏五章六章言民莫不養其父母毛云鞠養
也我獨遭此害而不得終養嚴氏李終也南山烈烈飄風喻虐
政之病人嚴氏乃明所以致此之意餘皆反已責已之
言衍序者所以稱爲孝子也集傳比也宜從毛爲興
○釋草蔚之醜秋爲蒿傳蔚牡菣也蘩蕭蔚莪之類
始生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莪蒿甚明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大東小東杼柚其空糾糾
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

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
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
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來音賚疚音九揭
試忠夫人適來服其人適音奇裘試乎去適
不曰刺王而曰刺亂蓋禍亂下國天下騷然故曰亂

也因役傷財偏于東國錄譚大夫告病之詩而餘可
見矣維天有漢以下箋謂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
猶陽縣之以爲大夫告病何暇論官司失職了不關
役重財竭之意其說是也按青兗二州有鹽絺織文
之貢譚在濟南困于供億故言杼柚之空而歎織女
之不能代爲織作賦煩則役重故陳履霜之苦而歎
牽牛之不能代爲輓輸皆所以告病也傳作七章詩
緝併爲六章或以其首四句屬四章維天有漢四句屬五章末義分爲八章
或以其首四句別爲一章皆有理今章句仍舊而解義則從嚴
一章言當周盛時下國豐饒簋中之飧饛然而滿棘

木之乜捄然而長此由周道平直無賦役偏重之患故君子行之而不敢違小人望之而得所歸也今不能然安得不反顧背時箋義而潸然涕出也二章言政偏賦重東方小大之國集傳杼柚皆空窮乏之甚至于葛屨履霜其貴賤之臣輕弱不耐勞苦集傳乃佻佻然奔走道路既往復來曾無休息使我心憂而病也盛則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矣則公子行之而我心病輔氏三章乃其告病之辭也沈泉側出之泉也已伐之薪爲沈泉所浸則浥爛而不可用矣已勞之人爲重斂所困則窮瘁而不能勝矣詩緝故告之無浸穫薪而載以車息我憚人而予以息也四章言東人職爲勞苦不蒙拎念慰來西人乃競示驕侈盛服相耀至于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私家之人亦備官僚之用本義是東以公子而苦役西以賤人而侈貴其不均也如此五章前兩句言用之太濫以終上章之義後四句則呼天訴之以起下三章也釀朮以爲酒其旨過于漿也而西人且不以爲漿佩璲以貫玉其來本甚長也集傳輔氏而西人曾不以爲長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東國之出於地者竭矣其求助於天乎天之上有漢其光之下臨者能監我而不使長困乎漢之旁有織女其跂然三隅而一日七更其次者能悖我杼柚之空而佐我織作乎六章言杼柚空矣代女雖一日七更其次不能成我織首蓋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織女徒在於天而不逆反曰不成報章也集說輸載牽牛雖睆然而明不能助我駕車惟是曉夜奔忙先日而出則見啓明在東而不能代我之出後日而入則見長庚在西而不能代我之入彼天網畢爲網之施於行列者乃捄然而長若有所綱羅者然朱子舊說是不惟不能助而且將羅取無遺矣七章言箕能歙揚而南箕不可以簸揚斗能挹酒而

北斗不可以挹酒漿言無可取資也而箕且翕引其舌若有所噬斗且西揭其柄若有所挹是不惟不能助而又將食得無厭矣集說東國之病將何時可已哉詩有彼此不均之嘆鄭箋天象又若有不恤東人而反助西人之意所謂使我心疚也質疑云虞仝月蝕詩本此興也正朱同○陳氏禮書七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七有牲體之七有棘七挹渣者有疏七三七以棘疏七以桑說文杼持緯者名物鈔曰梭也集傳柚受經者黃氏曰卷織者也爾雅沈泉穴出李巡曰泉從

旁出曰氿毛傳服牝服冈轉注較也內殺內[illegible]之
處爲循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illegible]
女三星在天紀東鄰爾稱何[illegible]鼓謂之牽牛此行鼓
牽牛一星漢志以爲[illegible]是非也啟明長庚皆金星[illegible]
師云只俗謂[illegible]爲[illegible]啟明爲[illegible]星有曉星[illegible]
無黃昏星有黃[illegible]星謂爲一星無疑詩人
對待言之非[illegible]見鄭漁仲謂啟明金星長庚水
星然說爾雅濁謂之畢後漢書畢爲天網主網羅無
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於畢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

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
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
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illegible]
前篇言[illegible]猶言告哀幡尤切身矣道迍[illegible]因大
東乃負役之實此則遭禍而怨刺也韓詩以爲行役
王肅以爲困行役而廢祀孔疏駁之謂詩無行役祭
祀之意當已而解義未融終多疑竇此大夫豈亦虎

之後爲王所廢故呼先祖愬之復追理其何以宜南國
之戮而怨彼廢之非罪歟詩前三章逝草夏秋冬而
不及春者蓋夏所生[illegible]萬物秋時修[illegible]物彫
落冬時[illegible]烈萬物摧[illegible]獨春時和煦之象也徂
暑者蒙上四月[illegible]謂暑也 張翠屏說詩
家從毛以胥[illegible]之匪人之人即管仲人也之
人言先祖匪作冈興治之人乎忍予是怨先[illegible]
刺王忍棄故舊全詩大指在此故首揭之韓奕稱先
祖所以紀盛四月稱先祖所以鳴冤此外無稱先祖
者矣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意大夫乃遭亂放逐者民

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其獨見放逐故四章遂以廢言
[illegible] 殘賊者摧殘賊害嘉
卉所以自況莫知其尤不知所以取廢之咎楚辭云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語意正同此一章束
上三章詩[illegible]謂忍予者也[illegible]五章
乃歎時事日非有亂無治不若泉水之猶有清時見
已之盡瘁從無能善也六章追敍其先祖江漢之績
而我承其後復盡瘁事國蓋以告王而動其哀憐而
王曾不我有也七章言不能高飛深藏以逃其禍則
不如鶉鳶鱣鮪矣八章言不能退居山隰以自生殖

則不如蕨薇杞桋矣（疏義）故作詩以告其哀也作者自
言君子猶左傳稱君子曰例陸堂謂詩爲名卿公後
人作故本其說而推之興也毛失註○說文鵻雖也
詩曰匪鶉匪鳶若如鶉鵰之鶉則無戾天之理（李含解）
顏解詁云鶉鵰也爾雅桋赤楝（讀如棟）　爰其適歸家語
作奚其適歸集傳從家語文今依古本作爰春秋傳
引詩亦作爰

虞東學詩卷八

常熟後學顧　鎮述

小雅三

北山之什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
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
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
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風議或靡事不爲（母音米下音戶彭音旁行戶郎反議爲去平通）
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傳范）鄧元錫曰雅
之盛也上恤其私故盡瘁而忘其勞雅之變也上不
恤其私故盡瘁而哀其病蓋四牡皇華之意索矣故
序以爲刺幽王也北山行役所過也采芑感時物也
偕偕強壯貌（毛傳）卽下未老方剛也經言士子序稱大
夫序以大夫爲列朝之通稱而作詩者內上也一章
但言上事不可以不堅固而朝夕從事以貽父母憂
不言勞而勞可知矣二章言地廣人衆而我獨從事
反若以我爲獨賢而任之者不均甚矣不斥王而斥

大夫讒厚之至也集傳二章承得賢之意而言四牡彭彭王事傍傍我得久從事也嘉我未老以下所謂借借而得賢也得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集傳將任也謂其背任事也同集傳後三章皆言不均之實四章左章猶言勞也同耳末章言湛樂飲酒與慘慘畏咎有安危之判矣出入風議與靡事不為則有安逸之隔矣前二章稍後三章稍露連用十二或字疊寫竟止體格尤奇前人以大東為虛全用佳之時此則昌黎南山所自出也錢氏光曰韓学不離鞍身不離鞍馬耳毛傳則謂之失容

陸山案此箋當屬鄭毛傳誤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劉熙曰疧當作疷眉貧反其莫迥反雝於勇反釋文作壅集傳誤作雝今改正

大夫悔將小人而箋言進舉小人使得居位其說未明 集傳反

蓋按王風大車為大夫所乘必當時尊貴用事者疑作詩者如荀文若之于曹操柳子厚之于王叔文魏公之于秦檜皆將大車而悔之者也三章皆言所謂元規塵污人也先言塵次言冥後言雝小人之勢日盛皆始者將之之過也無思百憂祇自疧兮言已愧悔無及勿復思為百方補救徒自取病也不出于熲不能自明之意雝者不得舒也已不集傳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西征大夫困于久役懼罹于罪而作此詩序曰大夫悔仕于亂世蓋視北山之怨更深矣鄧潛谷云世亂則彥聖有技必置之艱虞投之煩劇甚而抗疏之所不至故北山傷其獨勞小明畏其罪罟此篇詩義說者紛錯箋以共人指君因屬迂曲後儒或以為大夫之友隱居不仕者鄒氏或謂先時僚友阻大夫之仕者

陳氏皆無可控愬謝疊山謂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君子與詩人志同道合者〇其言通貫前後然傳月其意而言之未詳今分章若衍之一章呼天而訴之曰明明照臨望其察也何時而至于艽野二月而彼初猶寒暑者既遠且久而猶不得歸故憂之而以為荼苦也已罔毒苦矣由今時事處急觀之我溫恭自持之僚友雖處於朝而上無愛惜善類者不知果能免於禍患否所以念之而涕零如雨也明氏我豈不欲歸與共事哉誠恐以罪相加如網罟之取物而物不知爾顧氏二章言昔以歲除而往日望還歸而今又歲暮則經年矣

韓氏二方至艽野則彼行當在前歲之除孔蘇乃以二月之朔為除舊布新恐非其義身獨事煩我勞不遑安念良友懷思顧望徒以恐遭不測之譴怒故不敢歸爾三章言以歲除啟行則冬去春來時方向暖故曰奧也孔疏疑于此章奧字故以除為二月以暖奧字之解不知歲除節已向春春台圍于奧也及今采蕭獲菽之時嚴謂歲莫也猶不得歸問生處我仕者而毒苦至是豈非自貽之戚乎于是懷良友而出宿感恐有反覆不可知之變箋謂不以正道見罪者是也蓋在朝多反側之人往往自處逸樂而以枉法中人于罪故四五兩章呼僚友而告之曰爾雖無出外征行之苦然不可以安處安息為常必自靖共職敬共爾僚惟正直之人是與是好縱不諧於世定當為神明所祐而與爾以善介爾以福則可以定反覆而罪罟譴怒不能及矣蓋仕亂世者惟敬共可免故君子本共而又勉以靖共蓋即活水卒章之義〇毛傳艽野遠荒之地按說文艽遠荒也孔疏以為地名不可考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去過

本義曰序言刺幽王不知所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淮上矣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詩緝則謂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經以見者今仍王氏幽王淮上之說前二章言聞其樂而憂傷因思古之君子也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孔疏三章兼言伐鼛則舉其大者言之輔氏考鼛者必伐鼛也嘉樂不野合鄭箋而鐘聲之揚乃在淮水之上始而湯湯水溢之時繼而湝湝見衆水入淮徐氏則水漸平矣至于水落洲見而猶聞其聲言其久在淮上流連忘反以深憂

之傷悲且姑姊之言悼也鄭箋思昔先王仁厚爲善人爲君子詩緝令人沒世不忘由其德無回邪無愆尤也詩所曰猶尤也集說爲若未妥末章承上淑人君子而言其樂足以昭德也詩所將將喈喈言其聲之揚而衆范氏欽欽則言其聲之節有度也嚴氏古者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均熊氏笙磬同音則樂無不和矣雅二雅也南二南也集傳升笙間合之次序也籥樂終而執籥爲文舞也詩所曰其始終條理歌舞音容皆無爭倫而不僭式非淑人君子之德誰能與之傷今王之不然也郝仲輿曰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鐘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修禮輯玉之典所以爲刺按康成緯書注以此篇爲刺昭王孔氏謂鄭初未見毛詩故用三家說耳今詩列幽王衆篇之中不應爲昭王也○一統志淮水在河南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即禹貢導淮自桐柏者今桐柏支閒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信陽東流會泗沂自泗州龜山北流入淮安府界漆泗府城東入于海陳氏樂書云鼛鼓以臯爲義欲役之緩謂之鼛鼓中高而兩端下考工記韗人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

楚茨以下十篇辨

余初讀楚茨以下諸詩亦嘗疑于序說頗采陳氏樂書及集傳後說以爲豳雅今觀楚茨信南山二篇所陳皆祭祀之事其差排行禮節次與禮經纖悉皆合在豳公時不應如此明備若詩係周公追敘更不得以手定儀文被之先世以涉于誣也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豳之民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豳之君也其時風俗淳古儀節簡脫二詩何以獨與甫田大田並有田祖田畯之文康成亦援籥章爲說其實祈年吹豳雅未聞有琴瑟之用此豳雅之說未可信也至謂公卿力農奉祭則特牲少牢兩篇既無祭祊之節而送尸亦安得用金奏耶吳易堂云禮記大夫之臣不稽首此云小大稽首其非公卿之詩决矣竊考編詩限斷其在前王時者並無竄入後王之編而就一王之世或事在晚歲而詩反居前或事在初年而詩反居後從其義類爲次也今按刺幽之詩節南山以下十二篇皆小人女子搆讒召禍之事大東以下六篇則賦役不均而天下皆困事以類從故年雖顚敘要在幽世之限斷耆如也涕泣之道至是已窮而心猶不已乃稱引古昔以動其深思故鼓鐘篇反覆于君

子之德而盛稱古樂之不僭愆謂陳古之義當自鼓鐘始序特于楚茨著其說耳然集傳信鼓鐘之思古而于楚茨以下盡改序說者以鼓鐘有憂心之語而餘詩無之也不知詩人感傷時事述古興懷其所指陳皆非無為周家以積事開國而幽王政煩賦重田卒汙萊故楚茨四詩反覆農事宜王以膺武中興而幽王荒于酒色朝會盡廢故瞻洛四詩鋪陳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動之至頍弁為角弓之反車舝為白華之反規切尤深矣安知當日不挍諸幹簇以朝夕諷于王側如王武之陳呂邑者乎奈何以辭害義放廢

古說使前後綰攝難通而好為新論者復妄生穿鑿而詩義之晦至小雅為甚故先序十篇之大義如此然後別而論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稷方[illegible]反古　飭方畟古音篤　二章去入通四章懷慈孫平上通五章平上去通告字不入韻六章奏古則故反音錄後同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illegible]萬[illegible]反　畋右于過反四章瓜音孤下上通　五章酒牡考一韻毛膋一韻

詩緝云楚茨四篇惟楚茨首二句言當時所見餘皆全述古事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恨不生乎其時也

古義云楚茨信南山同為一時之作楚茨詳于後而略于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

山許于前而詈于後自薦熟以後亦但以祀事孔明
一語該之古人文字互見如此又云楚茨有鼓鍾送
尸之節固非公卿奉祭之禮信南山有從以騂牡之
語明是周有天下所得亦豈齒侯所有今按楚茨首
章咸今日之荒蕪思昔年之豐穰所謂傷今思古也
楚楚茨生衆也(王氏)抽發也(集傳訓除呂記嚴緝)今從言今茨棘
之所生乃自昔我蓺黍稷之地(王氏)而所蓺之黍與與
然茂盛所蓺之稷翼翼然整齊及其收也倉既盈而
無以藏之則露積爲庾其數至億成民如此然後致
力于神爲酒食以享祀孔疏云享食雖絕于祭因其

在前則爲灌及朝踐其說是也由是尸入祝詔主人
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位或不自安則以拜安
之(鄭特牲註)此妥尸之禮也尸三飯告飽(先三次告飽共九飯賈疏一曰
謂之飯)祝侑主人拜三拜三侑祝言而不拜主人拜而
不言(儀禮特牲少牢篇)此侑尸之禮也妥侑相繼皆在迎尸
初入之時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所謂曰一章主酒
食言二章主牛羊言祭祊以下始行祀禮也濟濟蹌
蹌與祭者有容儀也(孔疏)絜爾牛羊在滌而芻之也(劉彝)
過此以往將有事于烝嘗(古義)則有解剝其皮者(內饔)有
煮熟之者(亨人)有陳其體骨于俎者(外饔)有分齊其肉所

當用(朱王肅釋毛義)者(小序)皆預言其事未及行禮也(集義)尸時
之祭獨舉蒸嘗者因功成而品物備也傳說祊有二
一是正祭之祊在廟門內之西一是繹祭之祊在廟
門外之西何元子謂祊祭自在門內原無二祊禰器
所謂設祭于堂爲祊于外蓋對堂而言則門爲外非
謂祊在門外何氏是也祊祭求神以後始行薦熟之
禮則下章執爨云云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云先祖
者舉遠可以該近(孔疏)皇之爲言煌煌然也(從錢說毛傳非)本
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孔疏)保安也(毛傳)先祖
之神安之于是饗其祭祀也(錢飲光曰如集傳謂神保尸之嘉號豈五章神

保聿歸之前不應遽言皇尸載起今)對先祖言故曰孝孫萬壽無疆正
介福之實所謂有慶也三章言薦熟而及獻酬之事
少牢篇有饔爨廩爨據下爲俎言之則饔爨也蹐蹐
敬謹也俎之類不一有所俎折俎阼俎賓俎主婦俎
祝俎佐食俎惟事尸之俎載牲體骨凡九故以孔碩
言之所謂獻燔炙也(呂記)燔燔肉炙炙肝(鄭箋)特牲篇主人
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孔疏)所謂從
獻也(箋說爲一首訛)君婦謂后也(箋記)凡祭祀后夫人主共籩
豆莫莫清靜而敬至也(毛傳)豆之類亦不一有朝事之
豆饋食之豆后酳尸之加豆酳尸畢之羞豆豆兼內

羞庶羞故曰孔庶此后薦豆之事也古義賓客四方來
助祭者周禮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
此下則旅酬之事禮器六周旅酬六尸是尸亦旅酬
今衆賓客則專指賓主兄弟耳傳以賓客行獻上謂釋所賓尸及衆賓客者
疏禮儀笑語卽獻酬中事也卒盡也度法也獲得也
謂得其時宜也傳義上章既言神保是饗矣此乃言神
保是格者懽悅以交于神明所謂洋洋如在不可度
思也必執前後以擬議之何氏錢氏則非矣神報孝孫以
萬壽之福亦猶賓之酢主人因上文獻酬而言也四
章言飲福之事詩緝熯竭也傳疏敬釋詁文怜從失愆行既久筋

力竭矣而式禮莫愆致之至也集傳工官也工祝益大
祝之官古義于時祭祀畢佐食取黍稷之以授尸尸執
以命祝祝受以嘏于主人少牢所謂致告以祖考之也
苾芬孝祀以下皆嘏詞之意鄭箋言爾飲食芳潔故報
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多如法爾禮容莊敬將事敏
疾戒惟慎固蘇氏故報爾以衆善之極集傳至萬億之多
也句解五章言祭畢送神之事禮儀既備承前文也鐘
鼓既戒戒其送尸之時也疏謂擊鐘以告廟中之人非是成于是孝
孫往立堂下西面之位工祝乃傳尸意告利成于主
人集傳神具醉止卽致告之詞也疏云命當用尊者出非主人所當先發

謂告尸以利成者非由是尸起而金奏肆夏以送之神卽安歸
於天焉蓋神本無形立尸象之尸起則神歸矣諸宰
膳夫之屬古義膳夫親徹作俎餘則其屬徹之君婦親
徹籩豆而九嬪贊之皆以疾爲敬不以禮終慢事也
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鄭箋坊記所謂因其
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先諸宰後君婦者內外
之辨也問曰燕而曰私對賓客言之則爲私也問曰六章
承上燕私而述其事祭在廟燕在寢集傳前廟後寢以奏
疑故祭時之樂入于寢而奏之也以綏後祿爾謂後
日之福祿不如蘇謂祭之餘福也爾殽將而莫怨具

慶燕之事也小大猶長幼也鄭箋凡在燕者皆稽首而
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飲食而俾之壽考矣又言
其祭之順理適時子孫當不廢而引長之集傳傷今之
或替也所以諷王者微矣詩緝曰從次信南山一體
之詩楚茨先傷今而後思古信南山使從思古起卽
所以傷今矣信道作伸疏坐之貌古義傳謂南山終南
山甸謂畿內之地非以山言也甸治也傳以爲治之而
曾孫復田之遂爲甸之法始于夏而大備于周也鄭以
甸爲邦甸之甸然治邦甸之邦則邦甸治其中矣畇畇墾闢貌毛傳曾孫衍序
者以爲成王今不敢質也田盡乎原隰故據原隰言

之古說盡其大界曰疆析其條理曰理下言南東其畝卽理也韋昭云下曰畝高曰畝畝隴也甽乃隴中水道地勢東南下故順其勢以爲遂爲溝而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劉氏遂隴首也溝井溝也匠人爲溝洫隴下之甽廣尺深尺隴首之遂倍于甽一井之溝倍于遂一成之洫倍于溝一同之澮倍于洫皆縱橫布之故劉說言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也一章言其得地制二章言其得天時故冬有積雪春而益以小雨則饒洽而百穀生也三章疆埸翼翼承我疆我理言黍稷彧彧承生我百穀言

穀可收曰穡說文言此彧彧而茂盛者曾孫之穡也于以爲酒則三酒五齊無不備于以爲食則潔粢豐盛無不宜于以畀尸則可以妥侑于以畀賓則可以獻酬箋言齊嘏以陽尸賓者說由是神降之福而壽考萬年此與下章皆先事擬議之辭田同而此章專言酒食四章專言豆實也何元子疑七菹無瓜然天子庶羞百二十品七菹何足盡之孔疏云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薄人豆實無瓜菹文不具耳獻皇祖而受天祜亦預擬其必然也五章乃言灌地迎牲朝踐之事清酒鬱鬯之屬集傳非三酒之清酒郊特牲灌用鬯

臭既灌然後迎牲文在迎牲前故當爲鬱鬯鄭以清爲元酒亦非元酒設而不用與灌無涉也周尚赤故用騂牡享于祖考箋謂納亨時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也納亨而謂之享者牽之而入以告肥是亦享也鸞刀刀環有鈴者鸞卽鈴也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據此則執鸞刀者卿大夫非君也若君親制割則在羞嚌薦腥薦熟時非啟毛取血時也集傳說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鄭箋六章乃言饋獻薦熟之事牲既殺矣

臭既升矣于時始薦黍稷故以苾芬言祀事孔明言自是而後所行祀禮甚明如楚茨篇執爨以下事也介福萬壽向所預擬者而今乃非虛語矣屢陳之以歆動幽王望其力農務本以纘先業延福祚也不知稼穡艱難不念小民之依亦罔或克壽與此詩所陳反正間耳何元子以楚茨爲秋嘗信南山爲冬烝按詩特陳古力農奉祭之事耳原不必指爲何時之祭況楚茨明有以往烝嘗之文何緣獨指爲嘗渾之正得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
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
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三章右有俱音以敏
古音每後同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

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火音毀穉上去通四章平去通
前二篇陳古王者力農以奉宗廟之祭此二篇則古
者所祈報以及省耕省斂之事也甫田首章言古
者稅法什一而民食焉十千者萬畝之入一成之數也
食農者王者巡省而行補助也自古猶言自昔言自
昔有年之法如此今周王親適南畝已見農夫勤于
耘耔而黍稷茂盛思以助之而暫憩田間進農夫之
秀者而用之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若遂大夫之
興甿也嚴緝范補二章言祭社方御田祖之事齊明即明
粢也社后土也毛傳勾龍官后土死以配社故舉其官
言之非與皇天對言之后土也方謂四方之神曲禮
注勾芒在東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非
祠享祭四方之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方社之祝詞
也古義田祖先嗇也毛傳作樂以迓而祀之即以祈甘雨
焉介黍稷穀士女御田祖之祝詞也古義方社報牲田
祀舉樂互文也舊以上五句為去年秋祭下五句為

今歲春祈其說迂曲三章言省耕之事前既適南畝
矣此又曰來止者適為自彼之詞來則據此言之也
婦子饁而曰曾孫以者曾孫來行補助俾得備酒食
以餉于南畝即篇首取陳食農之義故曰以也古義曾
孫來則田畯至喜者喜其有徒得以餉而治田也抑
其從者而親嘗饁之旨否嚴緝言之甚而致其愛也禾
易長畝者目前所見終善且有則將來之詞也前言
黍稷薿薿乃得于耕之餘此言禾之易治者竟畝
如一則詳省之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嚴緝謂王
無所嗔怒而農夫自敏于田事不待督趣之也不曰

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敬則怒矣蓋喜怒專在于曾孫
四章承上言農夫克敏如是行見秋成在望大有
可期萬姓皆悅歸恩于上而欲報以介福古義曾孫之
稼以下所謂介福也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
禾稼在田由高處覘之則見其密故如屋茅由平處
覘之則見其高故如橋梁庾在野隨處堆積有平而
高者如水中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邱之京詩緝始
言稼未刈也繼言庾已刈而未入倉也于是求倉以
貯之求車以載之先治倉而後車載以輸之故先言
倉後言箱也詩緝至于千斯萬斯則黍稷稻粱無所不

有其爲農夫之慶者無非曾孫之來致之故欲衆之
使福祿也考也二章言農夫之慶曾孫期望其民之
詞末章言農夫之慶農夫喜慰其君之詞也季本言嗣
必曰介者若有以陰助而黙相之也鄭箋養長甫田
是言春夏之所其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
其間勸勞撫摩交相親顧故皆有曰終倉箱曰求皆
未竟其事之詞其方社田祖之祭詩中明曰以祈自
不得以秋報屬之大田則自播種至于收穫皆實陳
其事而中間備言神貺天庥末乃結言禋祀其爲秋
省祭方無可疑者舊說顧以前篇之田祖農慶爲已

然之事此篇之田祖及畀爲祝禱之詞今但…
之其失自見一章言始事南畝而百穀暢生春時也
惟田大故多稼首句乃全篇之冒既擇種分具周備
如此俟春而後從事焉以我覃耜承既戒言播厥百
穀承既種言所謂乃事也耕之勤種之時故所生者
皆庭而大而曾孫之心順焉蓋曾孫所重者穡事而
農夫能順其意也二章言房生而漸實實堅而齊好
無復草竊蟲孽之害蓋夏時也擇種善而耨草勤則
稂莠之去皆人力可爲惟蟲之爲孽有非人力所及
防者而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爾雅

最足爲我穉禾之害者蓋屏無遺豈非田祖有神能
而付之炎火使消滅哉蓋歸功神助以爲末章報祭
之本也三章言害既除而穀漸熟得雨以滋之而收
穫豈僥倖秋時也凡穀將穫時得細雨沃根則其實
圓綻飽足江南人謂之養稻而故雨後即言穫斂之
事渰萋興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
則入土王氏曰先公後私民之心也惟助爲有公田則詩
之不可爲雖雜裕明矣穫刈也斂收也穉即穉禾之
低小而未及刈者穧則刈而未及把束者遺秉則束
而猶有不盡者滯穗滯留之禾穗也伊寡婦之利聽

其取以爲利也四章言曾孫省斂而行報祭之事農民因以致其祝也甫田之饁饁耕者此饁穫者也方禋祀者倒文謂報成而祭四方之神也牲用騂又用黑者牧人職云凡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如之蓋祭南北二方也錢氏與其黍稷告黍稷之成也享祀介福則祝願之辭○馮疏月令仲夏大雩帝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若句芒蓐收句龍后稷之等已該于百辟卿士內矣正應經文所甘雨之事于義爲允不必有秋報春祈紛紛之說按螟螣蟊賊爾雅分注其明而邢昺則謂舊說一種蟲

故體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何元子謂經傳中未有單名賊爲蟲者桑柔之詩曰降此蟊賊瞻卬之詩曰蟊賊蟊疾是蟊賊比是一蟲或分四種或云一種皆非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首一句與鴛鴦合三章爲韎韐東山之首二句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裳古本作常宜音俄

左宜平上通右有俱音以

二詩述古明王武備修而爵賞當欲王振厲成業不忘舊勳也郝仲輿曰昔周公營洛邑朝會巡狩以明賞罰故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汝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成康既沒周道寖衰宣王中興復古詩人有車攻之頌幽王荒于酒色武備不修會同遂廢故詩人睹洛水而思先烈也各

章首一句懷然有河山今昔之感洛水名謂洛陽也君子指天子也集傳一章言天子至東都而會諸侯大行慶賞福祿之及于人者其厚如覆屋之茨焉學義勝多于時或行獮狩或事征伐則將士之在戎行者皆服奭然之韎韐以振起六軍焉作之訓起蓋指壓鼓舞之意二章言不惟將士韎韐自天子而下皆佩容刀其刀之鞞則上琫下珌各盛其飾以此咸令天下賞信罰必人心脅然相服自可長享太平保家室于萬年也三章言會同講武之事既舉內外遠近蒙被福祿徧且均焉故始曰如茨終曰既同也先家室後家

邦由內及外之義合詩以奮揚武衛爲主而始終以
福祿言之不以武震而以德綏斯久安長治之道也
乃以女寵戲烽諸侯離叛宣王之烈隳焉顧洛水之
泱泱能不重爲之慨乎一篇之中所爲三致意焉究
華序言棄賢者之後絕功臣之世而詩中極言勳賢
子孫之美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義首章以華
葉之上下相承與賢者之前後相繼陳氏之子動賢後
也見之而心寫則君臣相得益彰是以有美名可安
處也二章言其文章可以華國故以華色之或起興
芸黃盛也毛傳何元子曰如芸之黃也有慶謂君能錫

之子之祿位與世居其職也三章言其才猷可以經
遠故以華之或黃或白起興言華之色不獨芸黃猶
之子之美不獨有章也乘其四駱疑有出使從戎之
事六轡沃若言其從容優裕也四章盛推其先世之
才全德備以著之子象賢之美箋以君子爲斥其先
人者是也稱左右者言能左右天子不必如傳分吉
凶之說施各當門宜用不竭曰有似卿似續妣祖之
似皆若子有是才德故能左右天子而垂裕後之澤
今之子亦有是才德故能嗣美前人而成似續之慶
有章乘駱亦左右宜有之事此乃結其義也辭與楚

蕭相似而義各有歸矣毛以兩篇皆爲興今從集傳
以瞻洛爲賦裳華爲興○讀詩記云職方氏雍州其
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按洛水雖出京兆
上洛西山然其流甚微此詩所爲洛蓋指東都也初
學記云周官豫州其川滎雒與伊瀍二水爲二水秦
于河南置三川郡又雍州其川洛汭此洛一名漆沮
出馮翊乃關輔之水非河南洛也又水經注洛水出
漳水東經洛縣及新都與湔水合漢志注章山洛水
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是也此又在蜀土周官司服
凡兵事韋弁服注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

韎韋之跗注是也集傳韐合韋爲之即韠也馮疏云
鞞琫珌之義爾雅無文毛傳曰鞞容刀也琫上飾珌
下飾而公劉篇傳則云下曰鞞上曰琫孔氏釋之謂
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
體故曰下曰鞞是毛說本矛盾孔亦不得已而爲之
辭也按說文鞞刀室也劉熙云室口之飾曰琫下末
之飾曰珌是當以此傳爲正天子玉琫而珧音搖蜃也珌
諸侯璗音蕩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力計反蜃屬
琫而珕珌亦毛傳文也董氏曰此本出于三朝禮故
許慎以此證書案說文作常董氏曰謂常棣也而毛

傳以裳裳爲堂堂集傳兩用之則義無所歸矣諸家皆以常棣言之宜從許義重言裳裳者何元子謂相繼非一之辭似于興義爲近

桑扈之什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屏音[illegible]憲音 戢難音舒）

范甯序穀梁云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刺興蓋幽王荒於酒色曠廢朝典至舉烽以戲諸侯而亦[illegible]會同

之盛不可復睹矣所謂動無禮文也詩人述古泰交之美而歸於戢難匪敖之所致蓋洞見幽王之癥結而投以對症之良劑所謂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者而後人猶謂詩無刺王之文豈復識瞍矇諷誦之義哉末章有兕觥旨酒語雖言燕享要非燕享所用之詩也前二章以桑扈之有文興君子之循禮能循禮故上下相和樂可以受天祜而屏萬邦也樂胥猶言胥樂楊愼氏謂倒句若是也（傳胥皆也）屏蔽也曹氏粹中云脊乘內體而齊不敢圖何屏如之後二章推言所以致此之由在於斂束戒懼而不以憮傲自恣也承上章不獨爲萬邦之蔽且爲萬邦之幹而諸侯有不取以爲法者乎使其不自戢不知難則受福必不多矣惟其戢且難也故雖燕享之際兕觥設而不用但見其角觩然上曲而已旨酒思柔猶言飲酒溫克也古之王者接下思恭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上下相安於禮我不求福而福自來求矣按詩義君子當如箋訓指王不當指諸侯嚴緝謂通指上下者亦非

○桑扈詳見小宛此之竊脂蓋取淺白爲義翰之訓幹釋詁文當墻兩邊障土者即築牆所立木也兕觥鄭氏以爲罰爵讀詩記曰如卷耳罍觥並陳則不必

指爲罰爵若此詩則罰爵也觩釋文作斛集傳云角上曲貌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秣艾去入通韻 么祿去聲音綏）

讀詩記謂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今按此序下言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則其義迂而難信[illegible]云以馬之食芻粟興天子福祿之發於義安乎何元子錢飲光及近日蔡宦聞皆

以爲申后作何氏之言曰此追美初昏時人效萬年之祝正如唐高宗欲廢王皇后長孫無忌述太宗佳兒佳婦之語耳錢氏之言曰申后失寵將有廢黜之憂詩人託與諷王鴛鴦二章喻昔時伉儷之相得乘馬二章望王之念舊恩也福祿宜之宜其遐福言王與后相得福祿固其宜也福祿艾之福祿綏之言如此而後福祿久長安享四章言君子萬年皆祝其存心久長勿中道而改也蔡氏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二語重見白華則此詩明爲后作也按詩語重出不足據以爲證惟循諷詩文推索其義則何錢之說

自屬可存○羅願曰雄名爲鴛雌名爲鴦大如鶩其質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之至尾翅皆黑今閨房所飾鴛鴦乃鸂鶒耳鴛鴦不再匹故取以爲興說文畢田網也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爾雅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毛傳戢斂也說文菽斬翮也秣說文作餘食馬穀也何黃如曰漢廣言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事亦同此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上下分韻疊字

連上韻又用韻之變格怲古補往反

序云諸公刺幽王而衍者以爲不能宴樂同姓誤矣驪華谷云驪山之禍方作人情懔懔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郝仲輿云幽王日與羣小酗於酒蔑由得效其忠危亡已至而深

宮之飲不休詩人借飲酒以致顧見之情非爲酒也集傳以爲燕兄弟似非情事陳大士言頍弁猶常棣之志不知常棣言死喪急難之事皆從其已往此言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則危在漏刻幾不能以相合也自來說詩家皆以五六二句緊連上說故誤會詩義耳愚意首四句一截言王爲天下共主如首之有弁疏義關係如何而用以旨酒嘉殽與羣小洗湎也下八句一截言今之依戚相附者豈有異人惟是骨肉至親猶女蘿之託命松柏不可相離故未得一見以效其忠告則憂心奕奕而無薄怲怲而盛滿傳義然得見

之而翻悟王心怡然悅懌改圖爲善是所望爾乃雪
將下而霰已集禍亂迫近卽朝夕相見能有幾時而
君子方爲長夜之飲惟宴樂爲事而終不我見憂何
能解哉後世有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者杜甫所謂
東方漸高奈樂何也長歌可以代哭其頍弁之謂乎
郝敬何氏古義錢氏詩學並用嚴氏說而猶泥於王不
宴樂同姓之文今刪之而著其義如此詩從毛作興
○傳六頍弁貌說文擧首貌詩緝曰頍然擧首則弁
益高所以兒王也蔦傳訓寄生圖經云鳥食物子落
節間感氣而生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兎絲郭云別四

名則是一物也然廣雅言女蘿卽松蘿與兎絲殊異
陸璣亦云兎絲非女蘿博物志又言女蘿寄生兎絲
兎絲寄生木上則女蘿亦有寄生兎絲上者釋草所
云或以是歟說文霰稷雪也陸農師謂之米雪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
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
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
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一章

上四句去入通逝石列反二章別讀本音轄音[illegible]章四殽平上通二殽字自爲韻四章二薪字自爲韻
寫首湑五章仰行平上通
此篇衍序謂褒姒嫉妬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取
義迂曲而說家竟不一閒疑實卽集傳宴樂新昏亦
從此立解蓋据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昭子如宋聘且
逆女爲季平子逆宋元公女宋公享之昭子賦車舝之文然古
未聞宮闈失德而臣下欲爲易妻者且申后無罪見
黜何不諷王復后而別圖淑女耶若如集傳云云則
娶婦之家三日不擧樂此詩將安用之今按詩文未
嘗不言宴未嘗不言婚閒關車舝四牡六轡未嘗不

言娶而作詩之指要不在此竊以維之車舝猶風之
碩人碩人爲莊姜賦車舝爲申后賦也前二章言申
后少好而有德故往迎則致其慕匪飢匪渴有寤寐
思服之義焉既來則安其居平林集鷮有鳩居鵲巢
之美焉季女言其年碩女言其德也德音美其名令
德著其實也來括謂初相會合來教謂道其箴規箋叢
好友謂媵之良者今雖無之猶可相安而喜樂蓋
隱諷褒姒也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者碩女以令德來
教則不獨相安且可成其美與故願王好之不厭也
王與褒姒沈湎無度酒必旨殽必嘉故三章反而言

之見后之能甘淡泊也嗜音飲乾餱失德之後女因
所謂好友者言雖不能以旨酒嘉殽見德于女而中
無妬忌則亦可以懽樂和同式歌且舞矣蓋前願王
之好之此願褒姒之無嫉而讒也後二章又述其族
姓之貴容儀之盛秉德之賢猶碩人前二章所云彼
明言之此隱喻之也陟彼高岡喻其貴也析柞薪而
葉湑喻娶妻而賢其容儀美盛也古人多以析薪喻
娶妻蓋亦取材之義鮮我覯爾謂我目中所見鮮有
如爾者今詁鮮爲善今不用是以心寫之寫也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喻其高貴而正大可爲師法也古義與今從蔡說

相應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即百兩將迎之事觀傳新
昏以慰我心週其初昏之相得而今不然所以爲諷
也此詩疑在將黜未黜之際大夫作此以感動王心
欲其白首而如故也然曰無好友無德與女則不容
於褒姒者見矣曰無旨酒無嘉殽則不答於幽王者
亦見矣昔漢成帝欲立趙飛燕爲后諫大夫劉輔言
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此曰高岡柞薪
則可爲柱矣奈何舍之而用腐木也曰高山景行則
可爲主矣奈何舍之而用卑人也何黃如曰寐在此
則斥在彼此末二章之意也毛爲興今從集傳作賦

○舝見泉水間關車行而舝有聲也傳韓詩作
於登走而且鳴音鶴鷂然尾如雉尾而長語曰四足
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鶴柞郭璞以爲栩即櫟也見
鵠羽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
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
我二人

此序下無衍文錢飲光曰國語史伯曰夫號石父讒
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用法不招
而婦言是從用讒慝也此詩刺王當爲太子宜臼被

讒而作按易林云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
生婦人又云馬蹄躓車婦怨破家青蠅汚白恭子離
居則焦氏早有是說矣營營往來貌毛程子曰讒人
欲汚白爲黑而其言不可直達故營營往來也今從本義往
來之義亦通止於樊者疏謂當止于樊藩毋令在宮室之
內棘榛皆所以爲樊也愚謂止樊云者實有深意古
入之勢甚可畏也讀詩記曰行且至於几席矣之
間矣陳鵬飛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
子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田間曰豈弟優柔不疑之意猶言豈弟之舞今
按左傳成豈弟也之文謂陳氏說是罔極謂機械叵測交亂四國如號

石父構王伐申以至呂繒西戎蠢然俱動所謂交亂
也明田二人舊謂聽讒與被讒者以情事按之當即后
與太子也堂遂此又交亂四國之本故詩窮本以刺讒
集傳以首章爲比今並作興○陸佃云蒼蠅善亂聲
青蠅善亂色漢書昌邑王傳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
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詩不云乎營營青
蠅止于樊豈弟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
如是青蠅惡矣顏師古注惡即矢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
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
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
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一章首二句不入韻楚旅一韻旨偕一韻皆音几設逸上入通抗張平去
通的古部各反二章鼓奏祖一韻奏子故反禮至一讀能又時平去通能音來又音韓仇作𩐕不入韻二
章首二句不入韻四章呶古音奴豆田故反上去通郵古羽其反與僛爲韻五章否史恥怠上去通張記
怠費里反
序曰衛武公刺時而集傳從韓序悔過之說果爾則
宜與淇奧同編何以入雅明田或疑幽王時武公未嘗
入仕今考史記武公四十二年平戎於周則自此以
前豈無入朝之事朝則有大射與祭之禮殆目睹王
之飲酒無度而作此諷之豈必入爲卿士而後可作

雅耶或又以爲東遷後詩者不知武公於平王時受
命爲公耳非卿士也今祇據傳說解之蓋將祭必先
射將射必先燕而祭之後又有燕故始終以飲酒言
之前兩章總爲一事毛謂燕射之禮鄭謂將祭而射
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鄭義爲確本
詩兩舉賓之初筵歐陽謂前二章陳古後三章刺時
是也首章言將射而燕既燕而射述古威儀節度之
美也射義云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澤無明文朱
子云說者以辟爲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即所謂
澤宮與射宮則小學之在西郊者此詩所言蓋西郊

之射也上八句言燕下六句言射張氏記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左右謂賓與主人爲禮隨左右之宜而折旋揖讓孔疏秩秩有序也集傳籩豆列而殽核實之殽豆實核籩實楚列貌旅陳也毛傳酒既調美飲酒之人又齊一孔疏鐘鼓謂准鐘頌鏞建鼓之屬既設者大射儀樂人宿縣是也按大射儀公升即席奏肆夏又主人酌膳獻公公受爵奏肆夏周禮鍾師以鐘鼓奏九夏則此詩鐘鼓既設事也康成以爲將射改縣誤矣按大射無改縣事鄭云天子宮縣與於軒縣勢須改避射位亦當如鄉射張侯之後乃遷樂於下不當於舉醻逸逸之先

也舉醻者舉所奠之醻爵集傳賓告於擯者請旅諸臣公許乃舉旅行醻也逸逸者往來安閒之貌古義此言射前初燕之盡禮如此既旅之後止旅行射司馬命張侯乃脫束繫左下綱鄉射儀注蓋前期三日既張三侯大射儀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而後張也弓矢斯張者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絃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非射夫之弓矢也大射儀射夫諸侯也同合也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獻奏也發功發矢之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射義云求中以辭爵也注謂求不飲爾

爵後儒乃謂求勝以爵其不勝非其爭君子之義二章言既射而祭祭畢復燕述古情文禮樂之盛也上八句言祭下六句言燕張氏籥舞文舞籥師職云祭祀則舞羽籥之舞也籥舞而笙鼓應之則其奏和矣由是進而衎樂烈祖洽合百禮而百禮至焉楚茨所謂式禮莫愆也姜氏以百禮爲孝子所獻之禮有壬謂規模之廣大有林謂儀節之繁多蔡氏所謂至也於是尸傳神意錫以純常之嘏俾爾子孫皆湛樂焉又曰其湛曰樂者爲復燕起文也各奏爾能即中庸旅酬逮賤之事陸氏賓載手仇即儀禮賓酌東方尊飲長兄弟之事毛以奏能手仇

爲復射令從鄭仇讀曰斢把取酒也外部以獻尸室加爵爲言似不若直指賓酬於上下節次相洽入有室中之事者入又卽樂具入奏之事謂燕於寢也時所康安也謂無事而安飲也奏奏陔夏也賓出而奏陔維其時也說本田間似與四章醉而不出意針射此言祭後再燕之盡禮又如此三章復舉賓之初筵者明令飲之不然始乎治而卒乎亂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蘇氏僊僊軒舉也集傳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毛傳威儀輕數離坐屢舞非所謂左右秩秩者矣未醉而顧禮愼密既醉而至於媟嫚非所謂飲酒孔偕者矣是溫恭之初意盡失而昏亂無次不知其序四章承上既醉

言之逐極形其狀以爲醜也僛僛不正也傞傞不止也毛傳俄側弁之貌鄭箋始猶威儀轉數而已今且載號載呶亂我籩豆豈復能秩秩而有楚維旅乎始猶起舞軒舉而已今且僛僛不正是不知其序者又不知其過也至於傾側其弁猶屢舞不止豈復能受純嘏之錫而子孫其湛乎蓋醉而卽出則賓主皆以德將而並受其福醉而不出則自害其德而禍且隨之右所謂酌康爵而奏爾時者豈不孔嘉而有令儀乎奈何沉湎而不知止也五章承上令儀言之而重致其戒也大凡飲酒之人醉不醉有異而必設之監史者所以察其儀度也既醉者失禮而不臧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豈非由於太怠之故乎式發語聲式勿從謂無俾太怠言曷勿從而告之無使至於太怠乎非言勿言以下皆設爲告者之詞非所當言者勿言非所當從者勿語若醉而妄言則是以羖羊爲童人誰信之郎抑詩俾童而角實虹小子義也飲酒之禮未有過於三爵者三爵者獻酬酢也鄭箋三爵之後漸醉而不能記憶况敢多飲乎此正從而謂之無使太怠者也卒章之義毛鄭及諸儒俱失解今從集傳俾出童羖則依范逸齋說按本詩專刺飲酒義不主於射

祭故後三章不復及之舊說牽連殊可不必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二章皆隔句韻

此詩衍序以爲思古集傳以爲美詩槪謂飲酒所以行禮未有無故飲酒行樂而以爲美者也魚以潛躍深游爲樂今首尾不蔽僅依蒲以自存豈非魚在乎沼亦匪克樂者耶傳箋乃以爲得其性吳矣范逸齋駁之謂在藻依蒲人皆以爲魚之樂然此乃窘迫之狀非魚之性也嚴華谷言魚在淺水之處故首尾皆見蒲生近岸水又淺矣愈見窘迫二家之釋興義如此今按一章言豈樂飲酒二章言飲酒樂豈見飲酒之外更無別事王之在鎬所樂惟此耳三章言有那其居是安危利菑樂所以亡也衍者歸之武王而盛推其美反覆思之未視厥指昔煬帝覽薛道衡詩斥爲魚藻之義劉知幾作史通亦言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古義相仍非無自也集傳作興毛缺注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

届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馬音米膍音芹命緅各反邪卜工反

右音以了右腳讀五章平去通

陳古之詩都不明言刺意但針對時事之失而義已見矣獨此篇極陳古明王待諸侯之有禮而本章結語特反言以見義訓詁自眾耳全詩義重彼交匪紓句桑扈之詩曰彼交匪傲上所以威也此詩曰彼交

匪紓下所以應也上以傲感而下以紓應所謂侮慢諸侯諸侯因以不至者此當時莫大之憂故二詩並陳之而結之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則是傲以致紓紓以取戾若重爲諸侯戒者實隱隱告王以不可知之義序言見微而思古意在此也一章以采菽之備旨筐興待諸侯之有車馬袞黼集傳說采菽以芑大牢爲享賓之用者非此諸侯未至而豫其事也二章以檻泉之有芹可采興諸侯之有儀可覩而檻泉之自下上出則自下國而來之喻此諸侯來朝而至王都也三章言諸侯服此芾幅見於天子恭敬齋遫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予錫之命而申以福祿也集傳此章爲全詩之主匪紓所以受福祿則優游之受戾宜矣四章以柞之枝葉茂盛有以庇其本根興諸侯之蒙被恩禮有以衛天子萬福攸同君臣並受其福王氏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諸侯之臣亦相率以從王命也詩緝上章言其謹於事天子此遂言其力足以奠邦家見諸侯所繫甚重而不可侮慢也五章以楊舟之汎汎無定必以紼而纚維之興諸侯之離合不常必以恩禮維持之詩緝惟天子能揆度其功德而命賜之孔疏又厚之以福祿庶乎如舟之纚維有定也不然彼交而紓戾且不免豈能

殿天子之邦哉結語寄思深遠毛訓戾爲至鄭訓戾爲止似皆失之惟蘇氏訓戾爲罪而以優游刺幽王怠意優游乃匪紓之反宜屬諸侯菀柳正其事也詩次於桑扈之後菀柳之前其義明矣○周禮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玄袞箋云玄衣而畫以袞龍也疏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云龍首卷然謂之袞袞是龍之狀也袞則畫之黼則刺之右義云公衣五章裳四章而衣以袞爲首子男衣三章裳二章而裳以黼爲首此言玄袞及黼舉公及子男以該侯

伯也呂記謂專指上公之衆非爾雅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云從下上出曰涌濫檻音義同爾雅芹楚葵本草注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葅說文嘒小聲也王氏云聲細而無敢馳驅王肅云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赤芾見前幅卽左傳帶裳幅舃之幅傳云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如今行縢說文紼亂絲也爾雅綍也孫炎云大索也蓋以亂絲爲大索也葵揆也膍厚也皆當如傳說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反分遠反遠於閒反瘉[illegible]音愈平騂殺音戶取自楚引見[illegible]猱[illegible]模之入附郎存之夫大入[illegible]屬釋文音樹髦釋文莫侯反

此刺幽王不親九族使骨肉相怨而衍者及其好讒佞疏間於文無當是也當時兄弟中疑有貪位啗利爲病於親族而相與構怨者詩人推本於王之疏慢

骨肉爲之倡導故一二六兩章重斥王之教也嚴華谷謂詩書所稱先民皆訓人今曰民猶人也指族人也是說得之諸家泛言庶民於詩義濶遠何黃如又因昏姻字遂指褒姒之人爲褒姒親黨不知褒姒本無親黨詩亦無親昏姻意此昏姻乃與兄弟同爲王所遠者應屬申呂一輩然詩意專重兄弟故後章不復言之亦無容喧客奪主也一章言弓體往來張則內嚮而來弛則外反而往歐義與兄弟昏姻親之則合疏之則離是以告之使相親也補義二章言王遠族人則族人亦自相遠是王教之偷薄使相傚也三四五章皆言胥傚之事兄弟之善者雖被疏遠亦綽綽寬裕而不以介意其不善者則相與警怨而交相病矣蓋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孔疏彼無良之人所謂不令也各執其一隅之見嚴氏但知怨人不知反己所以然者皆由貪爭不已歐義不以爵祿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多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毛傳至于已斯亡詩貫謂倒句是也老馬爲駒不量力也宜饇孔取不知足也詩貫此受爵不讓之實也六章同合二章言此不讓之人貪位啗利如此旣如猱之跳踉塗之污人矣王猶以薄導之是教猱升木而以塗附塗也其

取怨惡不亦甚哉人性本善君子苟有善道無不回
心相糾聯屬如一體奈何教以不善乎（詩貫）劉氏彝曰
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示之孝友是
之謂微猷七八兩章言王能親厚九族如日晛之則
怨毒冰釋矣（詩緝）故以角弓之見晛與之今恩澤莫肯
下遺（歐義）自居驕驁數數如此視其族人如蠻髦然宜
彼不讓之人傚法上之所為棄禮義而相殘賊亦如
蠻髳之蚋起言必叛亂也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
幽王卒死犬戎之難可畏哉此章義解紛錯有以受
爵之爵為爵等者（詩緝）與下章義不貫有以老馬為駒

為侮慢其老者（箋傳）與本文語不合有以見晛曰消為
誅滅小人者（箋義○呂記朱傳皆同義言消釋）按此二章收結全詩宜
歸親九族意今參用諸家說酌定之○考工記弓有
六材（幹角筋膠絲漆）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角𡖖（𡖖字）之欲
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弓體不辟戾謂之無負絃偏
飽也（毛傳）孔甚也（集傳）言惟以得爵祿為快如食者但知
飽饇欲者但多酌取曾不少加斟酌此中言不顧其
後之義以足上不讓也爾雅猱蝯善援蝯亦作猨毛
傳猱猨屬疏云猨之輩屬非猨也陸璣云猱獼猴也
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猨之白腰為

獑胡何楷曰母猴亦謂沐猴母沐音通非以牝為母
也其名曰為非猱也猱亦作蝚顏師古曰今狨皮可
為鞍褥者非獼猴也陸佃云狨長尾尾作金色俗謂
之金線狨說文晛日見也毛云日氣也師古云無雲
日氣始出也箋云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
國從焉疏引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彼髳此髦音
義同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
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

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古音讀矜古居銀反）
此篇衍序者謂暴虐無親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
夫王既暴虐諸侯安敢不朝末章之義尤難推衍集
傳用箋說其解未融○且篇中亦無以彼人斥王者
徧閱前人講義惟錢澂之謂王徵諸侯伐申以求太
子而諸侯不應之於詩義為近按鄭語王欲殺太子
必求之申則其說可據矣前二章言菀柳下垂尚可
息愒喻太子之在申也上帝指王也（鄭箋）蹈如發揚蹈
厲之蹈謂頓足而怒厲也王怒而欲殺太子此豈可
暱就而取病無者同列相戕之辭且使予伐之而靖

其禍後將益肆其暴極予之力以事征伐而勤兵遠邁禍寧有已乎二章乃斥褒姒之言言以下國之賤女奪嫡爲后如鳥之飛而傅天亦可已矣猶欲殺太子以安伯服其心於何底極前言俾予靖之王使之也此言曷予靖之自審其不可也矜通作兢毛云危也言曷爲從王之使而自居凶惡之名以取危亡也澄之之義如此爲述而論之何黃如謂詩作於舉烽無效時則諸侯悉至矣詩無徵諸侯而無信意且所謂俾予靖之者不反觸予陸奪勳以爲東遷從詩尤臆說矣集傳爲比當從毛作興

都人士之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序言周人刺衣服無常不著何土之世集傳則謂亂離之後人不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今按詩無亂後情景故仍從舊說一章述古之長民者序所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也(詩緝)彼者彼時也士者貴賤之通稱(詩緝)此章則指長民者而言言彼時王都人士其長民者衣黃黃然之狐裘容有常度言有文章其行又歸於忠信(行歸于周從毛作忠信)故爲民所仰望而法則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呂記)二章以下則述王都之俗貴賤皆有禮法序所謂民德歸壹者也(詩緝)二章舉賤者言之則以臺草爲笠緇布爲冠撮持其髮其女之有士行者(鄭同)髮密而直如其本髮(解頤)言儉素也三章舉貴者言之則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王肅)其女子皆有大家規範謂之尹吉猶晉稱王謝唐稱崔盧也(李解)今則上多褻服女尚危妝如大東所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則其室家可知矣往時風俗之美今不可見是以我心不說而苑結也苑結者盤屈如繩索之結(孔疏)言不可解也四章五章則合貴賤言之男子之帶垂而厲然女之鬒旁短髮不可斂者則曲以爲飾如蠆尾然其垂也乃有餘而垂其卷也乃自然而揚(如蠆之揚)皆非矯強裝飾古樸質也使得見之當從之以行今不得見徒使我張目望之而興奈何也何黃如以爲共和時詩

殆不可信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
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
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
者（弓衣韔 者音諸）
後漢書劉瑜疏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
旱爲幷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
錄蓋用此序康成解序乃不言刺王而以怨曠爲非
禮非詩意也集傳得之一二章言綠藍皆易得之物
（鄭箋）采之終朝而不盈一匊一襜者怨曠之深不專其

事也（鄭箋）髮久不櫛則曲局而不舒（詩緝）夫不在則不容
飾也（毛傳）舍采而歸沐者蓋已及期而待其至不謂期
過而瞻之不得也五日六日設言以見逾期之意猶
云期逝不至耳（李解）三四章乃預言歸後之事之子若
歸而往狩乎我則爲之納弓於韔往釣乎我則爲之
繫繩於竿欲無往不與之俱也（集傳）然繩則綸之而弓
獨言韔者豈因其以武自累故欲其韔弓不用耶（黃何）
（如鏡谷之說皆有此說）下章但以釣言或其然歟又虛擬其獲
之多而已得往觀（目閒）不至如今之遠出而相見無期
甚極婦人之思致不言怨而怨甚矣鄒仲輿曰古者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
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
道本乎人情耳集傳賦也今從毛作興○綠王逸作
菉爾雅王芻也郭云卽菉蓐草今呼鴟脚莎唐本草
注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溪澗之側荊襄人煮
以染黃色陸疏其草澀礪可以洗攪箚及盤枕利於
刀錯俗呼爲木賊說文藍染青草也爾雅葴馬藍注
云卽今大葉冬藍爲澱者通志藍三種蓼藍如蓼染
綠大藍如芥染淺碧槐藍如槐葉染靑爾雅衣蔽前
謂之襜郭云今之蔽膝何黃如曰今按襜蔽前正當

蔽膝之處非蔽膝也䙅見泰風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
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
旣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原隰旣平泉流旣淸召伯有成王心則寧（牛古音疑後同）
錢飲光曰幽王之時申后被黜申伯與王室相怨詩
人追敍召伯營謝之烈見宣王尊禮元舅之隆一以
感悟王心一以息申伯召戎之念也按衍序言幽王
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迂遠不應詩
義謂備遷就其說初無卓見宜朱子不信而以爲宜

王時詩也因閒特發此論深中情事高矣宣王故
詩序勲績此述故事而已故從略焉一章以陰雨之
膏黍苗興召伯之勞工役二三章皆勞之之事也任
輦車牛以載工役之器言徒御師旅以受工役之人
言（古義）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蓋云歸處先示歸期安其
心也（詩疑）四章言其持事嚴徵趨功勇往五章總其事
之成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毛傳）此即高徵土田土
疆之事蓋宣王恩遇申伯而召伯能成其功以安王
心如此幽王當體先王之心始終以恩遇申伯申伯
亦當感念先王與以后故而懷怨望此詩人之志也

夫猶是中國也宣王寵遇之所謂維周之翰者繼世
而叛亂猶逆夫誰致之歟詩可以觀斯之謂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
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
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難乃多反 幽於糾反）
何莫如曰集傳謂詞意與菁莪相類然細味實有不
同者菁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上升
之象此三章皆曰隰桑隰乃下卑之地桑乃農圃之
業其為隱君子而不在高明之位可見故知序解自

確一二章以桑之在隰阿娜沃潤興君子處窮約而
英華發外（詩緝）既見則樂而言如何云何者蓋不得見
而虛擬之辭三章則所樂之實也有幽者葉密而陰
濃深黑色也（毛傳）言出於德謂之德音言君子懷此德
音膠結於中而不解也四章申言德音孔膠之義蓋
君子心乎愛君所欲言者何不傾吐特無由上達惟
中心服念不置耳此我所以樂得見之而以不見為
慽也按孝經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表記引此亦同

此君子豈以言見棄者乎舊解似未盡詩義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
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
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
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
疧兮
序曰刺幽后康成遂以褒姒當之獨程子謂幽后當
作幽王質疑曰今據漢書班倢伃傳顏師古注云白

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是后字上有闕文其曰刺幽后非也按此詩爲周人所作猶碩人爲衛人所作謂申后自作恐非衍序謂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詩無此義歐陽據此駁毛鄭亦非也一章言白華漚治而爲菅則以白茅束之卽雖有絲麻無棄菅蒯之義何之子遠棄我而使我煢獨耶此代爲申后之言菅茅皆喻申后（舊以分喻嫡妾者非）之子斥幽王二章言輕明之白雲下露菅茅與后不蒙覆露天步天行也艱難卽日月告凶之事（田間）天行如此而王不圖猶（集傳猶隱也）使后長被放廢也三章言滮水微流猶浸稻田與后不承愷澤嘯歌傷懷所謂長歌當哭碩人謂申后詩人遡而念之也四章言桑薪宜以供爨乃僅烘於煁之竈以然火照物而已與后失職是以卬之而勞心也婦主中饋故以桑薪烘煁爲失職之喻五章言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與宮庭之事不可掩我念王則懆懆而愁王視我則邁邁而遠何哉蓋此亦代申后之言六章言鶖鶴清濁迴別而皆以魚爲養與后與褒姒邪正迴別而皆以王爲賴今鶖據魚梁而飽鶴放在林而饑（詩緝）能不念碩人而勞心乎七章承上言此魚梁也在昔鶖鶩集之而戢翼相

向與王與后之相得而今不然也彼褒姒何足責獨王之無良而二三其德耳此二章乃重斥王嬖妾廢后之事八章言有額書戶上之扁石而踐履之卑早莫甚焉今王之遠棄我而使我傷病何以異此詩所（毛以扁爲乘石從蘇扁爲申貌今不用）此亦代爲申后之言按衛詩以莊姜爲碩人則此碩人宜指申后質疑謂集傳既斥王爲之子又斥王爲碩人於屬文亦無是體也至詩中我字皆代爲辭者不得泥此遂謂申后自作集傳比也今從毛作興○爾雅白華野菅邢疏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地西而北流入於鄗滮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九域志京兆府沐池名滮池亦名聖母泉爾雅卬我郭曰猶姎也女人稱我曰姎爾雅煁烓郭曰今之三隅竈也孔疏無釜之竈止以然火照物今之火爐也說文鶖禿鶖陸佃云鶖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火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啗蛇說文扁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何晏景福殿賦爰有禁扁詩所曰以石爲之此舊說爲長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飮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序謂微臣刺亂而衍者言大臣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朱子謂詩無刺大臣意程子亦以飲食教載爲不成語是皆衍序之失然本詩言道之云遠又言豈敢憚行則有征行之事可知言後車載之詩人自是從仕版者非徒役之庶人可知而車直言後則爲臣之微者亦可知集傳特託鳥言爲異耳大致亦從

舊說也後之爲說者乃別生枝節總不可据愚按古者王人出使下國凡導迎郊勞致飧獻餼陳芻展車一切儀物槪列國加隆焉詳見周禮周衰禮廢侯國不循舊典只禮王人觀單襄公過陳之事可見此于役之微臣所由困乏歟三章皆以黃鳥之得所止興微臣之困於行曰飲食則所謂致飧獻餼者無有矣曰教誨則所謂導迎郊勞者無有矣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則所謂陳芻展車者無有矣如此而行遠道何能毅而極於所之之境乎詩所謂刺亂者如此刺大臣託鳥言皆衍說也集傳比也今從毛作興○疏邱阿邱之曲中後車箋謂倅車按孟子後車數十乘豈必君之倅車乎極至也鄭箋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

李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下三章皆隔句韻二章平去通三章炙古張略反

詩緝曰幽王君臣沈湎故此詩極陳節儉之意以刺蓋欲收斂之非欲開廣之也後序謂王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失之矣愚按詩以獻酢醻分章即賓之初

筵三爵不又之意不獨昭節儉亦示止節也一章言不必庶羞即甘瓠之葉可采而烹之以爲菹二章言不必異饌即有兔一頭集傳有兔斯首猶數魚以尾也兔其新殺而鮮者可燔去其毛而炮之其臑腊而乾者可加于火而燔之其割截而柔者可炕于火而炙之箋義酌酒而嘗王氏謂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醻之禮也獻者主人酌以獻賓也蘇氏酢者賓旣卒爵洗而酌主人也鄭箋醻者主人旣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也鄭箋飲酒之禮止於此豈得放飯流歠爲長夜之飲乎此詩人言外意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皇讀作遑之今依石經改此從自卒沒轉寫誤出舊從他自拋）

幽王東征雖不見于史詩即史也周時戎狄之患無世無之行序謂荊舒不至而征之或其然歟然謂將師久病於外而作此詩與本序下國刺幽王不合今按詩意皆旁人指斥之詞與怨久役者殊別漸漸釋文作嶃嶃山石廉利之狀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鄭箋）山窮者川斷之川盡者山間之（劉氏）故曰悠遠勞謂極其跋履之苦（石當如鄭箋言如劉說）沒謂盡其登陟之境（孔言）其失地利也豕涉波而蹢白久雨滂沱之故月離畢則又將雨矣（不當如毛以豕涉為將雨之驗）言其失天時也朝謂朝日（當從集傳不當如鄭以爲朝王）出謂出險他謂若雨而不能治他事詩緝曰愁苦極而智慮廢尙能講求制敵之事乎長樂劉氏曰深入蠻夷之地窮山川所困雨水所淫戰敵未捷病疫相仍救其生死之不暇何遑及其他事哉朱公遷曰一章兵起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懸軍深入而無出險之計三章以持戈執戟之勞而有霑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朱康

流曰爲將之畧在於能暇不皇朝是不能暇也又在於知險不皇出是不知險也又在於應變不皇他是不能應變也將畧不嫻一卒之力耳故斥之曰武人入非其地戰非其時而又用非其人此詩所以刺也

下國謂所經之國○疏曰易姤初六羸豕孚蹢躅毛亨孫炎皆訓蹢爲蹄箋曰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白蹢其尤躁疾者漢志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鮮息淺反）

兵荒相屬民不聊生大夫閔時而作是詩（序說）一二章言陵苕附木而生其華葉猶繁盛若此傷人之憔悴不如苕也按陵苕華黃葉青乃其本質芸者繁盛之貌毛以爲將落則黃鄭以爲華衰葉見失之初言心之憂傷次言不如無生蓋不忍及見其亡也當此師旅繁興因以饑饉物產凋耗氣象蕭條觀諸陸產則牝羊無字見墳然之大首而已（集傳羊瘠則首大）觀諸水族澤禁無魚罶中木靜見三星之影而已饑人苟且得食可矣安望飽乎（鄒氏）陳氏曰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

亡不可復救詩人傷之而已李氏詩謝曰當是時戚里之第權豪之門旨酒嘉肴以娛賓燕客者自若也舟子商人曳熊羆之裘者自若也阜父作都車馬屬路金帛元黃自若也邪人得志剝削蒸黎則氣運因之衰矣譚大夫徒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豈知其中不得飽者大有人在哉此雖無關本義而指論當日情事甚得集傳比也今從毛作興○爾雅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謂別華色之名也圖經云凌霄華也多生山中蔓引大木歲久至巔而有華其華黃赤羅願云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芸其黃者花開之

色耳陸璣乃謂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華紫葉可染皁令考陸所說乃爾雅勤也爾雅勤鼠尾注云可以染皁陸蓋誤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矜韓詩作鰥說苑云古鰥矜通用野神與反暇音豫

詩刺征役不息未必為戰伐之事集傳得之草衰則黃集傳腐則玄與征夫之憔悴非紀時也箋說非一章何日何人二語便已愁慘滿目將相將而行也經營四方則于役非一處矣二章言何人不矜則役久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集傳征夫獨匪民乎奈何不以民視之也三四章承上匪民而言兕也虎也長尾之狐也集傳芃尾長貌或率曠野或率幽草乃其宜耳今征夫既朝夕不暇於曠野之中而乘棧車之士亦草行露宿於周道豈非犬馬使人者歟錢澄之曰此士即征夫所從者或其然歟詩說云苕華言國家衰微時物凋耗民不聊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役使煩數征行勞苦上之視民如禽獸行序人事極矣周室至此其不可為矣尊卜云是什居小雅之終彼都人士篇有匪

風思周道之意黍苗篇有下泉思郇伯之意其皆窮而反本之謂與又竊意是什之詩體裁與國風相似二雅音響至是絕矣集傳與也毛失注○周禮巾車職士乘棧車注棧車謂不革鞔而漆之

虔東學詩卷八終

受業　方春熙麟伯　邵堉惠養正
江文虎思駿　嚴文晉升揚　參校

常熟後學顧　鎮述

大雅一

陸氏德明曰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據隆盛之時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篤民勞以下終蕩之什皆變雅也今分正大雅十八篇為一卷變大雅十三篇為一卷

文王之什

錢氏詩學曰按序文王以下諸詩未言何人所作惟呂氏春秋引此以為周公之辭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毛詩以此在四[illegible]以通京音猶躬龍氏讀且按躬讀不以其躬叶鄉言龍說見序古韻考）

序言受命作周而箋直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則惑於中候所云赤雀丹書之事也至三統歷妄稱文王受命九年而崩附會九年大統未集之言而帝王世紀遂有稱王改元之說則尤謬經惑世之甚者中庸言武王末受命武王猶至末年受命安得謂文王稱王改元耶詩緝曰凡經中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稱王也游氏云泰誓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然後稱文王可知已此詩周公述文王之德業以戒成王（詩緝）疑於祭祀受釐之後因而陳戒者（古義）而後遂以為朝會之樂（集傳）兩君相見亦用之（[illegible]）蓋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集傳）亦以著興亡之所自以示鑒也首尾皆言文王與天為一（輯氏）而所以合天者只是一敬中以周孫子士之世顯與商孫子士之侯服兩兩相形而宜鑒之意不待末一章而見矣一章言文王之神在上昭明于天（毛以在上為在民上今從集傳）蓋告王唱首之詞傳贈之辭也（古義）周邦雖舊而命則新朱子謂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不能已也顯者光明之謂以新之氣象言時者應期之謂以新

之機侯言二句單承新命說非分承四句也一說不顯爲丕顯不時爲不時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者文王精神在天與天同運一陟一降
無息不與天相依也二章以下乃陳受命作周之實
亹亹勉也毛傳文王之勤明德也鄭箋令善也聞譽聞也
鄭箋勉勉於德不已故令聞亦不已也陳錫敷施也宣
十五年羊舌職引詩昭十年晏子引詩皆曰陳錫哉
周能施也言亹亹而繼以陳錫由精神心術而達之
政事哉施也古義哉始也爾雅由能敷恩惠之施以造始
周國也鄭箋侯維也毛傳維文王孫子膺此方新之命也
對成王言故首稱孫而繫子於後謂成王及其後人

耳古義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盛德必百
世祀也詩緝凡者總辭諸侯及王朝卿大夫皆可謂士
孔疏不顯亦世言周士子孫亦世世丕顯也末章義同
與此章令聞對四章商孫子五章殷士與此章孫子
士對立義闕動匪直稱頌揚厲而已三章上言周士所
以世顯者由其先世事我文王謀國之忠翼翼然恭
敬也思語辭毛傳皇美也呂記生此王國天生之祖王
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詩緝劉氏彝曰多士本由
文王則範而生而王之邦國又賴多士以爲安寧猶
人勤於蕃田反以自養樂于植材反以自庇也四章

言所以昭於天聞於人者皆由不已其敬致然穆穆
以盛德氣象言敬則其德之實也後章所謂脩德而
儀刑之者蓋不出乎此朱子黃氏櫄曰敬於其所當止
所謂敬厥止也以爲語助者非假大也蘇氏麗數也毛傳服屬也
用鄭禮注大哉天命使臣有商之孫子鄭箋推本言之也商
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而天命既集於周維於周臣
服而已所謂仁不可爲衆也詩緝五章進殷士祼將之
事以爲戒也詩緝上章士孫子之世系言則溯其開國
之始曰商此士固亡臣周言則指亡時所稱之號曰
殷田間蓋周以命集而致商之服商以命去而致服於

周則天命靡常矣殷士之膚美敏疾者從其孫子贊
祼將於周之京帥當周王行作也行祼禮之時服其舊
服之黼冔冠而助祭也禮記殷冔而祭人周人尚臭故先
祼今殷士初親周禮以先朝服色贊禮新朝固不勝
今昔之感矣田間蓋進也毛傳忠愛之篤進進無已故曰
忠藎呂記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毋念爾祖文
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曰敢告僕夫云
爾集傳六章言念祖當鑒殷七章言鑒殷在法祖也聿
脩厥德者脩其敬德如文王也能敬德則可以長配
天命而多福自求李解當殷未失衆時其配上帝亦如

周也今其子孫如此可不以爲殷鑒而惕然於命之
不易乎呂記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如命之不
易無使天命自我躬而止本義當布明善問度殷廢興
由天之故而加法爲天之事無聲臭可求惟儀法文
王則天下信而順之蓋文王與天爲一法文王卽所
以法天也宋陵蔡初曰此篇詩體首尾相啣曹子建
白馬篇祖此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
下有命旣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
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一章上辰羊反五章子妹習止
夫通六章天莘韻七章陽句維野韻清興韻水明蹶鄭反
前篇言文王受命之事此篇歸美武王故敘太姒詳

于太任敘武王詳於文王而首章總曰孔疏卽爲伐殷
起案也序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是以文王
爲緣起坦然明矣詩深淵凡紀一人之事不能不詳
其出身之顚末是也諸儒泛言美文武似未得詩要
領何黃如謂專頌二母失之尤遠一章述天命之去
殷以爲末二章張本也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
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毛以明明爲文武
皆非也詩只泛陳天人之理耳今從詩緝天難信而不可恃爲君豈不難
哉觀紂居天位爲殷正適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
之集傳蓋可見矣以殷適言者與生文王生武王相形

古義天旣生彼以與周故先位此以亡商也嚴粲曰
使字說得威靈赫然所謂危言以惕之而告諸夫之
不假易也二章乃述太任生文王以著與周之本也
詩人蓋以大任起太姒以文王起武王而武王之能
成大業皆文王積功累仁所致故推本言之蓋文王
生非偶然惟摯國之仲女自殷商畿內來嫁于周爲
京室之婦京周京也從嚴之耳今從詩緝及與也行列也朱義與王季
德堪並列也於是太任有身而生文王焉尊卜曰本其本緣謂
之仲任並其有子謂之太任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嚴緝小
心翼翼緝熙敬止也聖人之德敬爲大上與天心合

下與人心合故事天則多福集之治人則方國附之朱子泰誓謂文考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是也懷來也蘇氏自上帝言之則曰懷自文王言之則曰受四章將言武王之生而特重其母氏之作配文王也文王有盛德而天心下監大命集焉故於初年默定厥配在洽之陽以太姒所居言在渭之涘以文王所居言說詳後注兩地殊隔適成佳偶所謂天作之合也古義嘉昏禮也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非人之所能爲矣集傳五章言文王納徵親迎之事也疏云此篇上美文王雖王季尚在皆以文王爲主俔磬也韓詩作磬孔氏謂如今俗語譬喩物曰磬作然也譬天之妹尊之之辭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亦其義也文禮也集傳卜而得吉則以禮文定其吉祥而納幣焉箋義文王於是親迎於渭水之傍而比船於水加板其上爲之浮橋甚盛禮也禮盛則光顯矣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曰文王造制後世以爲天子禮六章述大姒生武王而原其自於文王之受命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也集傳上天眷顧之厚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故曰篤生保安之右助之而命之伐商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故曰燮伐也詩緝七章述武王伐商而誓諸侯之辭也古義殷商

之旅其會如林武成所謂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是也矢於牧野牧誓所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是也維予侯與以下誓衆之辭予我也侯諸侯也予侯者親之之辭牧誓謂嗟我友邦冢君是也興起也傳其起以聽誓也女爾皆指諸侯也古義史記載武王誓師之辭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爾心也武王灼見天意所在紂師雖衆固不足畏故稱上帝臨女以鼓其銳而一其志也詩說謂商衆告武王與矢于牧野句全不相貫八章正言伐商之事以終首章之義也集傳牧野之地洋洋寬廣不事憑險也檀車煌煌然鮮明駟騵彭彭然強盛既整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涼作亮助也說肆遂也維太師尙父如鷹飛揚遂助武王而伐商不必選鋒陷陣也會戰之朝而天下已清明焉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按史記言周公能論歌文武之德注太王王季之思慮則集傳謂詩作於周公者信矣以爲戒成王則首章見其意詩固推敍發辭之由以明武王之成王業也篇名大明者鄭謂二聖相承其明日以廣大而先儒相傳則又以在小雅爲小明在大雅爲大明云○周語摯疇之國由大任韋注摯疇二國名仲虺之後傅氏曰摯爲殷商

畿內國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摯亭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
府東洽陽漢志作郃陽陸奎勳曰言水從洽言邑從郃
非因流絶也集傳今流已絶故去水加邑水經注郃陽城南有瀵
水東流注於河即洽水也又云郃陽城故有莘邑國
名記云今同州之夏陽即漢郃陽有大姒冢古義云
其先為虢地後滅於晉國語神降於莘內史過以為
在虢受之是也水經注岐水與杜水合逕岐山又屈
逕周城南又南逕美陽縣南流注於渭是渭為周境
與莘無涉程子注親迎於渭謂周在渭旁不是由渭
說最明書傳以洽陽渭涘皆指大姒所居非也爾雅

驪馬白腹驪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牧野說文
作坶野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
跨澤悉牧野之地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
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
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
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
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下音戶布音以畝滿以反家音姑後
音戶詩所奏與走同當音祖

前篇歌詠武王而先逆文王之德此篇追述太王而
後及文王之興蓋作周者文王故四始皆以文王為
主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得其義矣朱鬱儀乃疑
末章為錯簡作偽者偽魯詩說遂削去之何其妄也果無
末章則開端緜緜瓜瓞何不成贅語耶此詩疑亦周

公所作不必定謂戒成王而締造艱難之意具見於
詩其亦可為永念者歟一章言在豳時也鄭箋大曰瓜
小曰瓞孔疏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
後大集傳方乎文王之世以指太王正如瓜之有瓞故
以為興周田民周民也初生只是初起平周昌承上緜緜
之瓞為蹶生起業也自從也集傳土居也毛傳猶今言土著又齊詩
自杜兒漢志師古注從沮漆二水間居也稱古公者言其久
以著緜緜之義賈公彥曰古者穴居隨地而造在平
地則累土為之謂之復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高地
則鑿為坎謂之穴曰陶者以銳髮之類鑿之欲其堅

固亦以隔土氣也公劉云於豳斯館七月云入此室處而此云未有家室者疏謂豳近西戎處在山谷俗多復穴而居此美在岐新立故曰在豳未有何黃如劉爲踰梁山後未至岐下時事則游談無根矣二章言至岐下也來朝來之朝也以早朝走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岐下也孔疏於時太王[illegible]宰以行爰與姜女同來豳民亦遂相率而來宇焉集疏何黃如曰此章點內助末章推功四友皆開創大關係須知作者用心之密三章言定宅於岐也周之原地膴膴然肥美所生之荼堇甘荼苦堇以華爲烏頭者誤而皆如餳焉則地力之厚信矣謀言始者對契龜言先謀而後卜也契刻也集傳契楚焞說疏誤也定九年契其龜注同以刀刻龜甲所當灼之處也既刻而後用楚焞灼之視其食墨墨兆與否以爲兆也曰者龜告之兆告以宜止於是又告以時日之吉可以築室而居也詩緝四章至七章先民事次宗廟次宮室次門社經綸之次第也詩緝迺慰迺止者慰安從遷之衆俾止居於是也上云曰止此云迺止成龜告之意也詩緝左右東西刻之也蘇氏王肅謂開地爲邑以居其民也迺疆以定經界迺理以分土宜迺宣以導溝洫迺畝以度廣狹詩緝蓋既定民居即制民

産自西至東徧執田事焉嚴緝言民功備也詩所五章言建宗廟也乃者繼事之辭先成民而後及此也王氏召司空以營國召司徒以興役規模過涉渭取厲時遠矣俾立室家對未有室家言謂揆其基址即考工所稱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也孔疏既營度位處皆以繩正之依其繩直之處而興築則縮束其版版滿築訖乃升下爲上以相承載爲集傳俾立二句總下宗廟宮室民社言縮版以載則專言作廟翼翼嚴正也孔疏六章言治宮室也集傳捄以手取土而盛以虆也度投受其土而投之版也集疏削屢墻成脫版削治其凸數數然也劉氏陾陾衆也毛傳薨薨衆聲也集傳登登用力聲毛傳馮馮堅聲李氏謂薨薨以下宜皆作聲所治非一室故百堵並築其民樂於趨事以鼛鼓節之而弗止鼛考工作皐陶詩緝道曰皐緩也役以勿亟爲義故以皐緩備之故曰弗勝言太王之得人心也輔氏廣曰獨詳版築之事者蓋垣墻所以門予下文此則其中衆役可知也七章言立門社也立其宮之郭門謂之皐門則伉然而高立其宮之正門謂之應門則將將而正毛傳後遂以爲天子之門焉集傳冢土大社也戎醜大衆也舉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毛傳太王初立冢土以利攸行而後亦以爲天子

之制蓋隱然有克敵致果之槩故特舉以爲服混夷之端黃氏八章言服混夷也詩緝太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其聲問之美諸儒皆從鄭以問爲聘問按聘問不當以體言今從集傳久之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柞棫則挺拔而遂茂行道則兌通而成蹊混夷見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集傳此章專說太王康成以屬文王者誤讀孟子文耳集傳主言太王是矣後又言已爲文王之時猶未能掃除舊說也及註孟子則分晝甚明矣錢氏詩學曰以皇矣篇觀之柞棫拔矣而下皆指太王時也下章方提出文王言之九章言文王由太王

之業而興也獨舉虞芮之事者謂遷岐之後治道修明至文王時而人心歸周雖虞芮猶且質成混夷何能爲梗乎蓋以結遊狄遷岐之案也詩緝蹶厥生者對初生而言太王初起時尚自微弱至是則蹶然而興[illegible]蓋王氣勃奮有怒生之象與瓜瓞光景關照[illegible]予曰以下作詩者之辭箋義若曰非特文王聖也其臣與有助焉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毛傳雖是章末餘波亦見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爲聖化之助者大也頤解此詩只一句興全篇漢魏間猶能用此法集傳作比今

從毛爲興○爾雅瓞瓝其紹瓞孔云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故曰其紹瓞也鄭康成謂公劉遷豳居漆沮之地至太王得民心而興王業故本周之生云於漆沮也顏師古註漢志亦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詩緝曰此言漆沮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游下言周原傳謂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按水經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音對音詡縣北東入於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則名稱亂矣季氏本曰雍

有二漆沮而皆入渭一在漢馮翊之地涇之下流也一在漢扶風之地灃之上游也禹貢導渭東過漆沮則馮翊之漆沮也意者扶風漆沮小而可略馮翊漆沮大而當詳歟又云岐周在后稷邰城西八十里蓋復其舊封地也沈艮思明辨錄曰漆沮之從是祋祤之石川河自土沮漆乃杜陽之漆渠河也周初封有邰在今武功公劉豳國在今二水太王遷岐在今岐山則惟有杜陽之漆而已不曰漆沮而曰沮漆又曰自土沮漆非倒文也蓋沮非水名乃是阻水爲澤以爲畜魚溉田之用今杜山在招賢鎮雍過爲陂以溉

土田漢世猶名爲沮渠水又曰漆水之西沿流而東南至岐山入渭蓋豳在漆水東故以漆水爲西循水以往抵鳳凰山郎所謂岐下也周原在岐山東北與鳳凰山相連蓋郎岐山之麓也以此證之漆水與岐山合而無沮水明矣艮思久宦秦中嘗爲余言地理之書古今紛錯非身履其地不能核也此說與前賢合其謂沮非沮水則言之鑿鑿爲創說云一統志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十里古義云平陸芮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史記註引地理志謂芮在馮翊臨晉縣乃河西地與平陸逈不相及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趣倉九反宜魚何反

前篇未言得人故以能官人之詩繼之而官人之本則在王之勉勉始言濟濟辟之形於外也未言勉勉敬之純於中也濟濟之儀又根於勉勉之德一章述文王用材不棄微小也以芃芃然叢生樸樕鄭箋之白

棫材亦微矣猶採之以備薪槱毛傳槱積也興文王之於賢才或隨材所用或舍以待時雖微不棄如此詩緝本義故濟濟然多容儀之辟王爲左右所趣向也趣之奈何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舉祀事三章舉戎事曹氏此濟濟之辟王其在宗廟則左右執璋瓚以助灌皆峩峩然壯盛之俊士嫻於駿奔無少失度所謂攸宜也其在戎行則六師之士不待戒命而踴躍從王所謂及之也其以涇舟烝徒爲興者何黃如曰伐崇道必涉涇春秋繁露引此詩指伐崇事詩緝疑爲北征玁狁時事四章言文武之材皆文王有以作成之也彼倬然明大之雲漢昭回於上爲天之文章猶文王以文治昭揭於上也詩緝遐之言何周王壽考何不作人者久於其道而化成也五章言作人之事而歸本王身也作之於外而追琢之使有文作之於內而金玉之使有質王氏邱氏滋王之自循勉勉而不已所謂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故有以維持四方而大綱小紀罔有失墜也觀此詩文武所敘則前篇所謂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亦略可見矣古義詩所俱據繁露以首二章爲郊天事按董氏從公羊文王受命郊說不可信今從舊說爲興朱子謂棫樸至假樂疑多周公作○爾雅

樸枹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孔疏玉人云大璋
中璋邊璋皆璋瓚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故知璋是
璋瓚惟灌用之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
惟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奉璋助祼者祭
宗廟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黄
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
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降戶工反四章藟古壘反上去入通六章平上

通

序曰受祖蓋言文王承前人積累而興而衍者謬指
先祖為太王王季以前鄭因以君子為太王王季是
相沿之誤也今從集傳指文王一章以山與先祖毛傳
旱山名麓與君子榛楛與福祿惟旱山為大則麓之得
氣厚故林木茂盛惟先德深長則君子之承藉遠故
福祿盛大豈弟樂易也德盛仁熟和順充積自然樂
易也樂易之君子其干祿亦樂易者猶曰自求多福
耳詩緝所謂與乎人之求之也[illegible]二章申上干祿之義
也[illegible]彼纘密之玉瓚必有秬鬯在其中疏曰瓚形為酒以鬯金之

草秬之芬芳流鬯謂之秬鬯黄如金色在器流動謂之黄流樂易之君子必有福
祿下其躬詩緝言受祖之有本也先祖遺子孫之業莫
大於人材呂記故三章以作人言之鳶能飛而上戾于
天風益之翼也魚能躍而下躍于淵水充其氣也故
凡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惠周惕詩說讀詩記曰作人之盛至
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不能蓋其來有
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四章言報祀先祖以受福也
呂記清酒既載所謂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三時
不害而民和年豐也騂牡既備所謂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孔疏如此則先祖饗之

而助以大福矣詩緝五章承上言介福之事也孔疏柞棫
瑟然密茂則民取以為薪而燎之矣文王有樂易之
德則先祖之神勞來而賜之福矣前後篇多言柞棫
豈岐山所產作棫為多詩人即所見以起興歟六章
結言干祿豈弟之義也葛藟延蔓於木之枝條與文
王懋先祖之功而興起也文王本樂易之德以求福
無一毫覬倖之心自不入於回邪表記云得之自是
不待自是以聽天命所謂不回而豈弟也朱子謂詩
有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前篇言辟王言六
師此篇言騂牡孔氏謂擇後事言之其說然也何黄

如曰不言山而言麓人君不以高危峻絕自處人人得而親近之亦人人得而取給之其爲豈弟孰加焉

此詩人言旱麓之義也○漢志漢中南鄭縣旱山沔水所出其地與鳳翔接壤陸疏楛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斗筥箱器又揉以爲釵顏監云堪爲箭笴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二章三句一韻妻弟平上自爲韻二章上去通四五章集傳未詳詩貫取音韻入轉音怖轉音兜斆轉音與各兩句爲韻

五章皆言文王所以聖也一章專美太任提出文王之母四字爲文王張本也文王生於太任而太任有齊莊之德其氣稟有自來矣思語辭集傳太任能致孝於姑媚愛周姜以盡婦道示法於婦使大姒纘其美譽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詩雖美及太姒而義主太任故以嗣徽音言之集傳兼言聖母之內助恐非本指二章言文王接神人各得其道也張子文王上順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百神無有怨恫下治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無

有不順蘇氏詩記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怨恫始可以刑于寡妻疏曰嫡妻唯一故曰寡三章言純亦不已也詩緝雝雝在宮即刑寡妻之事肅肅在廟即惠宗公之事田間不顯耳目所不到無射彈射所不及射舊作斁義頗費解今從古義讀如石臨者自外臨之保者已自保也田間此聖人之自强不息也呂氏詩記曰上章言神人孚格欲求其所以孚格者當於此觀之四章言從容中道也詩緝戎疾大害也毛傳如羑里之囚是也呂記烈光也本義假大也毛傳言雖大害不絕而文明柔順之德光大不玷惟其至性安安不待稽聞亦式於度無事教諫亦入於善故能常變無違若此詩深傳所謂性與天合也五章言至誠能化也詩緝文王豈弟作人壯者成而有德少者學而有造當如造士之造不當訓爲今雖文王往矣而肅雝之精神如在無有厭斁士類聞風興起皆有名譽而成俊乂之美焉鄒氏蓋非言無斁致譽髦言無斁之心於今譽髦可見耳田間詩記曰聖人澤流萬世莫大於作人故以是終焉與讀作於虞夏已曰稽古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蓋同一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屛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
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旣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
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
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
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
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
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
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
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二章柘古之忽反屛與平韻辟與剔
韻德與配韻通章隔句兩三章友音以四章類比悔叶了上去通五章邦叶工反六章池音陀七章茀音
蘇八章禡古音罵
萬時華曰緜詩意在敘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太王

遷岐而以文王爲歸束此詩意在序王業盛大之由
故詳在文王伐密伐崇而以太王王季爲緣起集傳
以一二章言天命太王三四章言天命王季五六七
八章言天命文王愚謂前雖分言太王王季而章語
唧接歸注文王詩因有宗主也開章便提上帝復言
帝者次章言帝遷三章言帝省四章言帝度言帝祉
後四章三言帝謂而歸於德之明而靡悔可見周家
世德久協天心而天之徘徊眷戀以緜八百之祚者
亦經許紉繫觀非倉猝而畀之也序曰美周其旨深
矣一章言天以岐周與太王爲文王受命基也莫漠

書作瘼病也集傳耆老也鄭箋遲久也嚴義憎惡也式用也
鄭箋廓大也此謂岐周也集傳言天臨下監觀惟求民病
苦何在而欲安定之蓋民心之外無天心也夏商二
國毛傳既失其道於是究度四方之國遲久致察惡其
用大而爲虐者若以增大規模爲言當在西顧與宅之後不當先言增大後言乃眷也不
如舊說之順今用吳澂語惟太王能以民瘼爲念乃眷然西顧而
以此岐周與之居也二章言太王宅周之事也立死
曰菑自斃曰翳叢生曰灌俱爾雅行生曰栵程子檉河柳
也椐樻也檿山桑也爾雅柘亦桑類蘇氏作屛脩平啟闢
皆除去之義攘剔則長成之桑柘之性發剔而後茂

也詩緝串習也毛傳夷平也程子蓋太王有明德天爲選可
宅此遂使深阻之區民皆習其平易載路而歸所謂
有夷之行從之者如歸市也毛傳惟王者配天天將立
文王以爲配擇故當太王之時而受命既固焉受命
即受與宅之命也三四章皆言王季之事而三章先
言帝省山而作邦對見天心之隱有所屬也作棫拔
松柏兌即上作屏等事兌義見詩緝不詳別解作邦即此維與
宅作對即天立厥配太伯因天心以讓之季季又因
兄心以承其讓則季之善事其兄皆因心自然而非
有勉強故能篤厚周家之慶而予兄以讓德之光既

受天祿而無失矣至於後人而遂有天下也王氏曰
太伯避季而季疑於不友故特言其友以表之自之
云者言自太伯讓王季而王業已定矣四章言受祿
無喪之實也帝度其心者度其受讓則友之心貊當
從樂記作莫音陌左傳同靜也莫其德音者靜穆而不矜
今名也光輝發越曰明古義知類通達曰類詩緝教誨不
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左傳前敘太王曰帝遷明德此
敘王季曰其德克明下敘文王曰其德靡悔又曰予
懷明德是明德爲此詩要領故重言克明爲下五者
之綱也王大邦謂王岐周而爲方伯也慈和徧服曰

順擇善而從曰比左傳此又爲王此大邦之事傳之文
王其德尤無遺憾歷代帝眷至此而實受其福以延
於子孫焉程子曰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五
章六章言文王伐密也伐密之舉疑於黨阮而侵密
土地故五章先托帝謂以發明文王之心畔偏也援
黨也詩緝歆者欲之動羨者愛慕也程子然語辭說文言文
王無此四者非禁止之謂崖之高者曰岸登岸者據
高以制下諸侯有爲暴亂者先脩威德以臨之也集傳
說見赫的本協當以分別求義密人不恭敢違方伯之約束興兵
侵阮犯其共邑文王於是赫怒整旅按止徂共之衆

毛傳按止也孟子作遏此蓋救亂安民以厚周家之祜答天下
仰望之心而非有所畔援歆羨也六章言文王駐兵
因都詩緝以爲密援然後興師自阮疆而出高岡陵阿
泉池皆阮境也文王爲阮伐密觀阮地如已地故謂
之我詩緝非據爲已有也度過也古義小山別大山曰鮮
爾雅鮮原疑即周原蓋岐山之麓也度鮮原以下言班
師而歸於岐周也古義則閒方嚮也鄭箋王往也集傳萬邦法
之下民歸之一伐密而天下歸仁也箋以度鮮原爲渠說程事考本詩及史記並無文惟見于書序及皇甫謐之說而岐陽自太王以來三世所居今日居岐之陽安得指爲從程子不知先儀刑以化之
七章八章言文王伐崇也崇侯曾譖

文王本詩又有執訊攸馘之事疑於憤兵而張皇援
擾故七章叠舉帝謂以明之聲以色聲音與笑貌也
夏以革侈大與變革也文王以明德致帝之懷不假
矜厲不事侈張不作聰明以順天理程子此明德之實
而帝所懷也帝乃命之謀伐仇方戒以糾同與國脩
備戎具或以鉤梯援引或以臨車俯瞰或以衝車旁
突蓋崇侯助虐殃民罪大於密而恃强負固非攻不
克也仇如仇餉之仇崇侯爲萬邦所仇故曰仇方非
以譬己而仇之也詢爾以下皆帝謂之辭八章言伐
之之事也文王奉天伐罪始猶不忍遽攻故臨車衝

車閑而未用詩緝乃崇侯恃其城之高大毛傳言言高大也雖
文王所使通訊之人左傳杜注執訊通訊問之官程大昌云兵交使在其間故曰執訊也
連連不絶彼終頑梗不化於是有所斬馘以警懼
之田間猶且安安而不輕暴程子惟是暴白其罪告於神
明前既類於上帝矣茲復禡於所征之地王制而招之
使來納之使附以孤弱其黨四方聞之已無或侮矣
及不得已而盡銳致攻臨衝之用茀茀然强盛毛傳崇
墉之高大者遂搖動而欲壞韓詩注仡仡搖也疏曰將壞之貌乃弊
其罪而伐之縱其兵而肆之離其援而絶之杜其國
而滅之四方之人皆以爲當其罪無有拂其心者蓋

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集傳故始緩攻之
後加戮焉所謂順帝之則也蓋求民之莫者天也文
王一怒而安民所以順天心而荅帝眷也諸詩多陳
文德此篇獨耀武功蓋表王業之降以結帝遷之案
而武王之服四方宅鎬京所以爲繼伐也左傳司馬
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此章首四句即三旬不服之事是
類以下乃再駕復伐時事田間○爾雅釋木有樕樸郭
璞謂樕樸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案灌樕並言
灌非木名則樕亦非木名宜從程解陸疏椐節中腫

似扶老即今靈壽也顏師古云檿山桑之有點文者
食檿之蠶其絲可爲琴瑟絃其材可爲車轅又可爲
弓幹孔疏鉤援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班作
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禮書云楚子使解揚登樓車
以告宋人蓋臨車也揚子衝不薺皆言衝車之大爾
雅釋天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
帝禡于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祭於南郊
者春官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
即祭上帝也言隨兵所嚮而祭之不必南郊但所祭
者南郊之帝耳明非人帝禡祭不明何神肆師凡四時之

大田獮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祭造軍法者
蓋蚩尤或曰黃帝王肅曰密須氏姞姓之國也漢志
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按安定郡即涇州集傳誤
注寧州通志阮在岐渭閒密遠而阮近集傳誤註涇
州張子曰共阮國地名皇甫謐以阮徂共爲三國誤
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今隸西安府夏時扈國殷
爲崇國路史以爲夏後蓋據鯀封崇伯而云也皇極
經世商受十八年西伯伐崇自岐徙居豐並無自程
徙豐之說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
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
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從舊本分五章每章各爲一韻亟來囿伏平去入通濯翯躍上入通按來音釐釐之入爲力囿古音肄伏古蒲北反）

靈臺辟廱作於伐崇徙豐之後此篇蓋申皇矣所未
盡也（學蔀）愚謂前篇敘武功此述文德故下武有聲分
言繼文繼伐之事文王德業莫盛於作人辟廱論樂
乃育材之大者孟子引詩特因沼上之問用以誘導
時君耳講師泥之遂謂樂其有靈德以及於鳥獸昆
蟲鼉卑擧輕矣之遠矣且臺之名靈取其占候天道

察知妖祥以爲百姓所謂亦是借說（詩所）序云民始附
若專主子來言之誠有如朱子所駁者然玩王在二
段分明茂對咸若氣象鼓鐘二段則樂行倫清而風
俗同道德一矣文王之德化至是乃大浹於民心故
曰始附也一章言臺成之速也經之者初爲量度該
下兼沼言之經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址（劉氏）攻築
作也（鄭箋）不日言速也蓋形容之辭二三章承上言速
成之故由於民之趨事也勿亟者愛民之仁子來者
事上之義（孫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言在囿
在沼而不言臺者臺以望氣非遊觀之所也鹿易驚

逸攸伏安其所也鳥獸遂生則肥澤濯濯翯翯得其
養也魚驚則潛牣則躍若其天也兩以王在冠之而
對時育物之義見矣四五章述辟廱論樂之事也文
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合樂而論之其懸樂之具兩
端有植木爲虡虡上有橫木爲栒栒上加大版爲業
業上刻如鋸齒施以采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也（孔疏）
虡業之上則懸賁之大鼓鏞之大鐘（箋疏）荀子云鐘陰
聲也鼓陽聲也陰陽和而後萬物得鐘鼓應然後八
音諧故舉鐘鼓以該八音也於嘆美辭論講求鐘鼓
之度以作樂也（蘇氏）陳氏暘曰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

也有精微之義焉鐘鼓不論無以知其義矣古之論樂者論倫無患則論其情而已其文論而不息則論其文而已論其義則得之於耳而心喻之得之於心而神受之豈特聽其鏗鏘而已鄭箋訓論爲倫似不知辭未之說之精大可樂以樂語樂德教國子故於辟廱論之也鼓鏞謂鼓與鐘非鼓其鐘也前敘賁鏞亦先鼓後鐘樂書謂鐘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是也臺沼遊觀無非可樂之事而稱其樂者乃在辟廱之論鼓鐘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菁莪之詩曰樂且有儀其以是歟因復重言申之歎美不已旣論之後鼉鼓之聲隆隆而

起蓋矇瞍於此方奏樂公所也言鼓不言鐘者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辟廱之地以鼓爲重也言外有圜橋駐聽聞聲神往之意結法最妙若於論句先言奏樂則此二句不成贅語乎讀書記曰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今觀楚椒舉引詩止於麀鹿攸伏蓋合衆前二章之文也然則章句之傳甚遠未可以意改也質疑曰第二章平去入通韻正是每章一韻不必以一韻分兩章陸堂曰第三章麀鹿起語甚佳兩王在對收篇法自合仍作五章讀可也○左傳杜注靈臺在京兆鄠縣

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據此則地有三處但相近耳爾雅鹿牝麀牝腹白鳥羽色白者陸佃以爲鷺也考工記梓人爲筍虡說文云鐘鼓之柎也爾雅木謂之虡大板謂之業又云大鼓謂之鼖考工記韗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陳氏樂書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懸爾雅所謂鏞也張萱云鏞庸也古人有大功者必銘之鐘以此黃圖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毛云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孔云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

猶如璧然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何黃如曰頌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則辟廱在西郊韓詩說謂在南方七里內此不足信盧植蔡邕賈逵服虔潁子容等幷合明堂清廟靈臺辟廱爲一袁準作正論斥之詳見別錄陸疏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其皮堅厚可冒鼓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陸佃謂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聲象鼉鳴故謂鼉鼓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許古字詁）

下武不上武也（詩用古語）書稱歸馬放牛詩稱戢戈櫜矢
是也（或云下當作文或云下當作大不知所據）序曰繼文謂繼先王文德
所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或因詩有成王
字疑爲康王以後之詩朱子謂考尋文意只當如舊
說一章言周家世有文德而武王配之也人知周以
武功定天下不知周之爲周實不以武爲上（下武字宜點斷）
（或不宜點武王）便考於其世大王荒岐王季則友文王敬止

此三后者皆哲王也其神既已在天矣武王受命鎬
京實與相配其用武者不得已也豈以武爲上哉二
章言武王所以配三后者由其能求先世之德而繼
之也（李氏解）作起也（蘇氏）求有參經權通常變之義（嚴氏）康誥
用康乂民作求語意類此蓋三后以天之德爲德世
德所在即天命所在武王起而求之故配三后即所
以配命永言者長存此配命之心不敢一息有戾於
天（田間）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下備言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成孚之則也三章言能成孚則有
以式下土矣惟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故人皆信之以

爲則也孝而曰思跡或不合而思無不同所以求世
德者正在於此四章申言孝思維則之義孝爲德之
順天下愛戴武王式而則之則所以應一人者維以
順德故永言孝思乃以光門海而嗣先王之事也五
章言嗣服奈何蓋不特爲今日之式則實爲來世之
儀刑（詩所）來許則之而繼承祖宗之武則世世配京配
命而受天之福於無窮矣六章申言來許之事繩祖
武而受天祜祖心即天心也受天祜而四方賀天心
即人心也（過仲）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也不遐有佐者臣
民所以輔君朝賀踵至則萬年式之則之媚之而應

以順德所謂遠而有助也蓋求世德永孝思以得天
人之效信乎其尚文德而不尚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
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
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每章末句不入韻又合爲一韻）

來曰進默其欲欲字當是引詩作猶猶孝平去通乜大可龍爲霖皆曰考顏畜按孝畜本音轉通無容改欲爲猶邑任子平上通

下武言繼文所以繼其文德取三后言有聲言繼伐所以繼其武功乃專指文王言武王定天下以武而序曰繼文文王治豐以文而序曰繼伐皆見倚論深旨衍首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經師之贅矣此篇舊說孔氏以前四章稱文王後四章稱武王竊疑詩爲武王作非兩詠文武也前路皆言豐不言鎬何以第五章忽屬武王七章方言宅鎬何以第六章先言鎬京種種疑貢而以王后稱文王尤有未安

於心者潛谷鄧氏元錫曰前二章陳文王之伐後六章皆武王作鎬繼伐之事何鐵說略其說差合郝仲輿云首尾四章稱文武文始之武終之也文王求寧以始武武王詒孫以終文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繼諸侯而爲天子也一章著伐崇作豐之本也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是爲有聲矣詩人誦之適與其同發語辭集傳駿大也鄭箋文王之心但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非有心於有聲也烝進也潛射火氣上升也文說蒸熾盛升進之意詩所云皆武王之事然思當爲文王盛德二章即求寧觀成之事受命受天命以討有罪即皇矣帝謂文王詢

爾仇方也閒田惟求觀之心切故有此伐崇之武功而因以作豐張子曰民歸日衆無地以容之必至於遷也詩述文王遷豐義止於此三章言武王作鎬以配豐也築城伊淢者築城臨水而溝以爲池也毛傳訓淢爲溝作豐伊匹者猶雒誥言作周匹休也周公營雒以匹周武王營鎬以匹豐其事同而語亦類不閱以雒誥之言爲作周何獨泥此詩之文轉使匹義無着乎文既作豐武復作鎬疑於急圖開拓而匪也惟追文王來豐之孝志而繼述之耳四章申言匹豐之義王公文王也追稱曰王其實則公也毛以公爲事非濯即赫濯之

濯即適駿有聲也王肅以濯爲亦非言文王之駿聲在此豐之垣耳武王作鎬而四方歸之猶翰爲垣翰皆屏蔽之義所謂匹也知王公之爲文王則王后之爲武王無疑矣時武王未有天下也五章則爲天子矣故進稱皇王而前之維翰者今且維辟也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鄭箋豐水東注鎬所見也以爲與武明其王天下之大功也六章言武王作鎬建學而天下化也張子曰辟雍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雍武王之學也蓋至是而始爲天子之學矣文王靈臺在豐何去鎬二十里未必改作此說可存服而言思心服也集傳周自西上與

後乃漸及於東文王化行南國後乃漸及於北故曰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立言之序如此古義七章追敘宅
鎬之先考卜之事也王武王也維武王考卜之以取
正於龜而龜出吉兆以正定之因建為都以成其吉
兆也詩緝何黃如曰言成之正與適觀厥成相應八章
承上辟廱言言武王樹人以為子孫謀也辟廱之育
才如豐水之滋芑芑本菜名今依毛傳為草武王豈無所事乎集傳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所謂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
是武王之事也蓋文王求寧之心于以成武王追孝
之實于以盡序謂繼伐者以此若但以伐紂繼伐崇

恐非序者之意○按郡縣志豐水出京兆鄠縣終南
豐谷北流入渭而詩云東注者按禹貢導渭自鳥鼠
同穴東會於豐入於河是豐水北來渭引之東注故
曰維禹之績也

生民之什

田間詩學曰卷阿以上八篇成王時詩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
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
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
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
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
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
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一章民嫄祀子止韻夙育稷韻一章達他末反副孚逼反韻菑害上四句去入通三章字翼韻去呱訏路韻去入通林林冰自為韻四章匐音自嶷音菽與食為韻幪唪平上通五章茂音老道草茂苞褎秀好手上去通叟室自為韻六章畝滿以反負房以反七章揄蹂叟浮惟脂歲烈歲去入通八章登升歆今韻時祀悔十上之

生民詩有疑義未決者三履帝武敏歆毛以帝為高
辛鄭以帝為上帝朱子用箋說而從爾雅以履帝武
敏為句一也誕寘隘巷云云毛鄭以為異之於天下
又遷以為不祥而棄之朱子用史記而從康成無人
道之說二也誕我祀兩章毛鄭皆以為后稷郊天而
毛以嗣歲為此年之秋孔疏鄭以嗣歲為新歲所穀

諸儒又以七章爲后稷祭宗廟八章爲今王郊天配稷三也（集傳呂記嚴緝）今按巨跡之說出於列子史遷襲之而康成信巧諸儒駁之備矣（李黃）二八兩章皆言上帝而首章獨言帝則指爲高辛者是敏之訓拇雖見釋詁而他無所証敏字絶句以歆屬下於文義亦不順自當以毛傳爲正顧祈而得子無故棄之非情理所有蘇洵常力辨史記之誣獨未解稷之何以見棄因引姜氏惡鵅生爲比然姜特惡之耳未嘗多方致之死地也反覆經文至后稷呱矣乃如有所得蓋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即啼惟羊連

胞而下其產獨易詩以如達爲比恐稷生未出胎故無坼副災害之事而啼聲亦不聞也坼副謂破裂其胎災害謂難產皆主稷言非言其母姜嫄驚疑而棄之輾轉移徙屢見異徵至於鳥去乃呱則胎破而聲載於路矣玩兩句疊用矣字知前此未嘗呱也從此推索則稷之棄也有因非爲履巨跡而無人道之故矣後二章皆言時王奉祭末章乃及配天傳說因不可据諸儒分屬稷祀今祀亦似破碎惟康成以爲祈穀之郊其義甚諦蓋長至郊配之樂已有思文則此詩應爲元日祈穀所用先儒謂二郊皆配以后稷是

也古義云長至之郊稷以祖配祈穀之郊稷以功配無教民稼穡之功安得祈穀配帝乎又云思文簡而生民繁者郊止一天故以簡質爲尚祈穀則兼天與五帝其禮繁故其詞亦繁也一章述姜嫄禱而生后稷也（詩序）民人（集傳）民之初生義同推本周人之生而著所自出（疏）姜嫄也不言父而言母者所生之異因母而見不因父而見也周人世立姜嫄之廟及行大禘則推本於嚳姜嫄之爲嚳妃審矣禋之言煙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也（袁準）祀天而配以先禖以求除無子之疾謂之郊禖維時帝嚳親行姜嫄在後而踐帝

之迹將事齊敏而神歆享之（毛傳）介者相助之義（孫炎）攸介以姜嫄助祭言攸止則祭畢時也（古義）震動也（毛傳）肅助祭畢而遂震動有身也（左傳邑姜方震）夙肅也（鄭箋）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斂戢也（嚴氏）生分娩也育長養也稱后稷者尊而君之爲配天張本也二章明稷生之異以明誕寘之由也誕發語辭（集傳）彌月終十月也（鄭箋）先生首生也（集傳）達羊子也（鄭箋）產之難者皆由破胎之後或橫或逆致成災害今如羊子之生不破胎而即下故不坼副亦無災害也先儒皆言不坼副災害其母其言近褻且亦何因而棄之乎蓋生人之理無不破胎而

啼者稷獨不然故言赫然著其靈異也於是帝益以爲不寧豈上帝不寧將降之禍乎抑禋祀不誠神不安其祀而示此異乎（田間）何使我徒然生子而不可育也[illegible]二章述后稷[illegible]之之事腓避也字愛也又拔[illegible]攷足迹之[illegible]之所以明受不必改[illegible]是蹤動毛於此詩謂避亦是稷曰上掩也其上下藉也隘巷易致踐踏而牛羊避而愛之牛林恐致異物損傷又適有伐木之人薦持之寒冰尤易侵人肌骨而鳥上下掩藉之皆所謂赫厥靈也鳥去而呱蓋后稷至是始呱人聞聲而取之故長大之聲滿於路也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也（詩緝）岐嶷立而嶷嶷之貌（古義）言頭角嶄然也（通解）以就口食言能跂立取食以就口也（方氏）蓋始能匍匐便頭角峥嵘至於能口自食則已有種殖之志（鄭箋）荏菽大豆也禾役禾之行列也（毛傳）旆旆枝揚起也（集傳）穟穟禾多穗也（詩緝）幪幪茂密也唪唪多實也（集傳）凡五穀瓜瓞之類經其手藝無不美盛史記言棄爲兒時好種麻麥麻麥美好其天性生知天特啟之以生此民歟（詩）五章述后稷當家穡而封邰也穀可收曰穡民賴稷教而後有此可收是民之穡皆稷之穡也（古義）稷有輔相造化之道教民先去其草然後擇嘉穀而種之謂之黃茂者皆

色而茂盛（詩緝）齊民要術言收選好穗絕色劁刈高懸之是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集傳）種生不雜也（嚴氏曰種之黃茂已是擇種繼言實種于方苞之後故箋言生不雜疏謂不稂不莠是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也（鄭箋）秀始穗也（呂記）堅實好成也（孔疏）好無損壞也（呂記）穎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王氏）栗不秕也（集傳）左氏所謂嘉栗也所以詳言其生長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致后稷能教民以盡相之之道故其穡如此（詩緝）是以堯大其功封之於邰使即有邰而立家室焉言始建國也六章述后稷封邰之後教國人播嘉種以供祭祀也（詩緝）上章已教民播種矣此特揀種之嘉者以其酒醴粢盛之本蓋秬秠可以和鬱鬯穈芑可以實簠簋（解頤）四者雜生於地稷能識別而教民種之若自今始降者故書亦云稷降播種也恒徧也（毛傳）謂徧種之也既成則穫而栖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秬秠言穫畝穈芑言負任互文耳（集傳）張次仲曰祭祀之禮上古有之然不過明水大羹薦血捭豚而已爲儀之禮未備也至是始有嘉穀爲酒食錢氏詩學云此禮始於唐虞而實自后稷開之故曰肇祀（[illegible]肇祀當如此說[illegible]謂郊之祀於義小矣）七章承肇祀來特加我祀別之明爲今日之祀也如何問辭也疏謂美

而將說其事故設辭自問也揄抒米出臼也疏九肸踐
禾取穀以繼之也集傳或舂或揄四句皆為備之事載
謀載惟四句則統言內外之祭也謀曰擇士也集傳
惟凡思也文見凡者非一之辭取香蒿合脾膋爇之使
臭達牆屋此吉祭宗廟也又取牡羊以為犯軷之祭
此冬祭行也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集傳宗
廟與軷皆有尸燔烈所以為尸羞也禮見曰宗廟至於
祭行則禮秩矣自粢醴至於燔烈則備物矣皆祭之
屬於今歲者也繼之曰以興嗣歲則新歲祈穀之祭
從之而起即下章所稱也圖八章言祈穀郊天而以

后稷配即上章嗣歲之祭詩正為此作也古義卬我也
豆木曰豆瓦曰登鄭箋豆薦菹醢登薦大羹也毛傳於上
章言箋豆尊俎之實此章言豆登或言實或言器互
相備也上上帝天與五帝也禮居安也鄭箋歆神食氣
也首章末句集傳凡祭以氣合神故用椒用桂用蕭用鬱
皆以香氣求之諸傳故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也此
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自后稷降此嘉種宗周
酒醴粢盛之祭故我後人得以順時備物相守不替
庶幾免於罪悔以迄今日上帝所以歆之也蓋歸功
后稷明其實有配天之德序所謂尊祖也實亦實詩

一句依集傳置第三章末○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
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
天子所御鄭注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郊禖之前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
禖之前按鄭注禮記謂即高辛之君立為禖神而祭
邕則謂高為尊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作郊禖疏曰於
郊故謂之郊毛傳邰姜嫄之國孔疏邰國當自有君
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滅絕或遷之他所也羅泌
云昔帝嚳娶於有邰氏曰姜嫄生后稷而后稷之封
亦曰邰說者謂帝堯以其母國封之然及太王復娶
於有邰氏曰太姜是姜姓之邰至周猶存豈得云以

是封稷哉不知稷封之邰在武功姜姓之邰在瑯邪
同不同也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李巡曰黑黍中
有一稃二米者別名為秠又虋音門赤苗芑白苗郭曰
今之赤粱粟白粱粟皆好穀又蕭荻郭曰即蒿陸璣
今荻蒿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科生可作燭有香
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禮記
疏云一祭之中再度焫蕭郊特牲取膟膋升首祭法
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此朝踐之時也為血明時又郊特牲
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此饋熟焫蕭也薦黍稷時又羊
牡羒郭云吳羊白羝郭云羝是牡羊總名羭羊吳

羊之羝者說約云周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注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旣祭以車轢之而去此出行之軷也月令孟冬其祀行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疏云禮畢乘車轢之而去此祭行之軷也此詩當以冬祭行言爾雅疏對文則木曰豆瓦曰登散則皆名豆考工旊人云豆中縣是瓦亦名豆也禮書云登儀禮作鐙其實大羹湆禮用之飲禮不用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旣堅四鍭旣鈞舍矢旣均序賓以賢敦弓旣句旣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斝古音古御斝上去通古義炙旣堅反鍭福古音胡句鍭古音侯侮平上去通斗古滴主反釋文音主耇音醹方濕反

此族燕之樂歌也序曰忠厚而行者附以仁及草木養老乞言於義無當集傳定爲燕父兄耆老之詩得之矣而必以祭畢爲言者疑於曾孫之稱也按射義貍首詩曰曾孫侯氏考工記祭侯辭曰詒女曾孫則曾孫非獨祭時之稱矣彙纂云祭畢之燕射以爲樂於禮於無考又按此詩之射乃因燕而射燕禮記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也至於大射則因祭而射因射而燕今詩無祭事自當以王肅燕射之說爲正又按箋以末章爲養老呂大臨引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周人脩而兼用故燕亦有主於養老者然此詩自是族燕其授几緝御酌斗祈耇文王世子所謂公與父兄齒也與養老無涉禮書云行葦內睦九族而其詩有或歌或咢洗爵奠斝是燕九族同姓也舊

爲七章鄭分八章今從集傳爲四章一章言設燕之意說約彼敦然聚生道旁之葦方苞而抱籜鄭氏方體而成形鄭箋初生之葉泥泥然潤澤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然內相親毛傳之兄弟其可疏遠而不親近之乎呂說於是或陳以筵或授以几蓋族燕尙齒故爲差次其具也筵先設几後授而此逆言之者詩總其凡亦爲下章加禮地也二章言正燕之禮說約蒙上言旣陳以近地之筵復加以藉身之席蓋少者設筵而已老者必藉席而安也鄭箋旣授以憑身之几復加以更僕之侍蓋老者需人以使而人必續代乃給也按燕

禮無加席掛御之文而詩云然者豈族燕之禮特優
於凡燕抑天子諸侯之燕有不同者歟而戚戚具爾
之意即是見矣主人降洗觚酌賓賓卒爵坐奠
酢主人亦如之至主人更洗酌酬賓賓受之奠而不
舉以俟旅酬所謂或獻或酢洗爵奠斝也箋戊洗奠一
物而異稱者文之變耳孔疏醓醢三句即燕禮薦脯醢
設折俎羞庶羞之事醢以濡薄其多汁者曰醓孔疏凡
醓醢皆以醓為首舉此以該諸醢也燔炙膰也嘉
殽折俎也爾雅[illegible]脾臄庶羞也疏云[illegible]
或歌者笙入以下事或咢曰咢徒擊鼓者騶虞之鼓九節

其五節先以聽也二章言燕射之禮說約上四句是祝
算釋獲之事鄉射禮謂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
勝則曰左賢於右是序賓以賢也敦弓畫弓也疏曰公羊
[illegible]金鏃翦羽謂之鍭[illegible]鈞參亭也
[illegible]考工記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
者前有鐵重也合釋也徧釋四鍭以中多者為賢也
下四句是說罰飲爵之事鄉射禮勝者之弟子洗觶
升酌奠於豐上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進立於
射位耦揖及階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立卒觶
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者相左交於階

前相揖是序賓以不侮也句彀同引滿也孔疏射禮搢
三挾一个既挾四鍭亦徧釋之意如樹如手就植之
呂氏言貫革而堅正也集傳勝則易於侮故以不侮為德
讀詩記曰四矢既均泛言射者故序以賢四鍭如樹
專言勝者故序以不侮四章言射畢終燕而致頌禱
之意按文王世子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
主人方氏慤曰君於同姓無賓之之禮故族燕之賓
以異姓據此則上章之賓乃異姓而非父兄也顧膳
宰為主人何詩曰曾孫維主者蓋記義疏云射後三
獻禮成而賓出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異

姓出則無賓無賓則亦不用膳宰為主人而君自為
主也酒醴維醹嘉殽所謂旨且多即燕禮無算爵時
也以大斗酌之大斗孔疏酌酒於樽酌而祝以黃耇而
於此黃耇台背之老又使稱御之人詩所在前引之在
後翼之箋庶幾享永年之壽為國家之祥而助以大
福也詩之深愛惻怛至終燕不倦所謂戚戚也朋之
忠厚不亦宜乎集傳與也毛失注○周禮序官司几
筵注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疏云設席之法先設者皆
言筵後加者為席此詩箋云王與族人燕年稚者為
設筵而已按王席五重莞筵次蒲筵蒿筵即莞蒲之屬

爲之司几筵文有莞筵蒲筵是也筵席雖同而大小
殊製非僅鋪與藉之别而已筵之度九尺考工席之廣
三尺三寸三分注禮記九尺之筵鋪之於地藉以三尺
三寸一分之席餘筵當有五尺六寸七分用以鋪陳
品物爲屈爲純爲錯尚有餘地可以升筵行禮蓋筵
如今藉地之氈席如今墊褥疏家但以上下明之而
不計其廣長之數故爲别而著之几亦有五玉彫彤
漆素是也注周禮 馬融云几長三尺阮諶云長五尺高
廣二尺禮圖云几兩端赤中央黑禮書云帘官設於
賓未至之先几當授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

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執之或横執句或中
攝禮記或受之或受其足聘禮或受於手間注徹有司 昏聘公食
皆有几冠鄉飲鄉射燕皆無几明堂位夏后氏以琁
几殷以玉周以爵注云爵畫不稼禮書云爵有耳鳳俗
通云上曰目爵下曰口爾雅台背壽也舍人曰皮
膚消瘠背若鮐魚劉逵注吳都賦云鮐魚狀如科斗
大者長尺餘有毒漢疏本草作鯢爾雅翼云鯢即今
河豚皮有刺觸人手老人皮膚粗硬似之故曰台背
但河豚非西北産不知詩人何以入詠按今北河甚
多此魚馮氏未之見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
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
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韻方豐反明彌郎反儀音俄時子匱類平上去通壼胤上去通
此祀廟受釐之樂歌義古言公尸飫其飲食報以大福
而命祝嘏之也箋以醉飽指旅酬至無算爵後儒因
主燕立說藝李且嚴集傳遂以爲父兄答行葦非其義矣

詩辭首尾相聯最爲明暢箋以五福訓其福疏家附
之東坡遂有既醉備五福論集傳詩序時繹又皆析
祚胤爲二義不復見詩人指歸所在竊意福之大者
莫大於賢嗣而後嗣之賢必由身倡故先以君子之
昭明高朗發其端而嘉告之辭獨惓惓於孝子之錫
類下三章纏聯伸引總以反復疏明此意篇中四舉
萬年皆統後世爲言帖六非第祝君子之壽也一章言
三侑之後尸告旨酒而報以萬年大福也既者盡
其禮終其事例飽德者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
二章言自饋食至於獻尸爵敍其樂而報以昭明之

道使萬年爲明君也疏義殺謂脊幹骼肩折俎庶羞及牢肝之類介爾昭明謂發其智慮邱氏即商書錫王勇智之意三章承上昭明而極言之願其有終而因致之報也融者明之盛高朗者明之極萬年皆此高朗則能善其終矣古義終必有始而今既有始集傳蓋推始以願其終也讀詩記曰周之追王止於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傳箋謂公尸用卿非嘉告者以善言來告自此至末皆嘉告之辭四章言嘉告云何惟籩豆之薦既潔清而美鄭箋而助祭之朋友又皆以威儀相攝助其嘉誠敬以祀神而無斁之猶楚茨苾芬孝祀及齊稷匡敕之云也助祭者皆敬則主祭者之威儀自無不敬矣稽古五章言威儀之攝非暫攝也禮之節次不一威儀亦不一而皆中其節故曰孔時也君子有孝子集傳謂主人之嗣子是也傳謂有孝子之行者非特牲旅酬後有嗣舉奠之節文王世子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嗣子固與尸爲禮者故嘏辭特著之明君子之景福係乎此也君子率其嗣子致孝於宗廟而嗣子又有不匱之孝祭義云博施備物可謂不匱其義然也傳云類善也箋云廣之以教導天下也六章言錫類云何蓋其事即在家庭之間宮中之巷曰壼

爾雅下文錫祚胤釐士女皆室家之壼也祚福也說文胤嗣也毛傳求錫其福祚於後胤箋義則孝子之後復生孝子而類錫於萬年矣七章言祚胤云何蓋天錫祚於爾之胤子還被以爾所受之天祿僕附也至於萬年之久大命依然附屬周書所謂維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也古義八章言景命之僕云何蓋古今治亂之由多起於婦人而周家世有賢妃尤當使徽音常嗣故嘏辭及此釐予也集傳予爾以女之有士行者猶云天立厥配也有女士乃有賢胤故曰從以孫子先儒以釐士爲閨壼之懿非之謂數張次仲曰從以孫子則昭明高朗終始相仍萬年景福皆於此祭承之所謂嘉告者如此序曰太平而衍者謂人有士君子之行於詩無當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自賓介以及有下言尸降尸工及艱嘏根龍氏謂艱具在旁之音以爲讀如福之讀但

也

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集傳箋謂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是也序言守成推論之如此耳衍序濫及神祇則誤矣以鳧鷖之在與公尸之來而屢易其處者皆禮器所謂于彼于此索祭於祊之義歟涇水近鎬詩人即所見以起興則沙渚潀亹亦據涇水言之前曰爲尸未免有象神之勞今則爲賓而安享其逸黃氏故歷陳其安處和樂如水鳥之得其所也本義篇內五言顯條皆屬主人序所謂太平君子也此詩格調略似小雅首章已盡其意下四章乃反覆詠歎之[illegible]今

按全詩雖無大別亦有次第可求者水鳥以得水爲安在涇故興寧寧者安凡安坐也伏喙以出水爲適在沙故興宜宜者行禮順適也水中高地乃可居在渚故興處處者得其所止也潀爲水所會有尊象焉故興宗宗者王所尊崇也集傳來宗之宗尊也亹爲山峽中足以止焉故興止止者留而未去也其言酒欲也一二章言清馨多嘉而已三章言消脯乃指其名物四章言旣燕則就饗之矣五章言欣欣芬芬則饗飫之矣其言醑條也初言自來相就[illegible]次言神之扶助[illegible]三言自天而下四章兩言之先言攸降承上來下言下

之不已則積而崇高故曰來崇末言無有後艱孫日峰謂滿篇懽喜宴樂而以無有後艱句收可見兢兢戒愼意按箋泥衍序神祇祖考之說强分宗廟四方萬物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尸歐陽氏斥之是矣後人又變爲后稷周祖太王王季文王之尸尤爲謬妄距波放淫是在好學深思之君子〇爾雅鷗沈鳧陸疏大小如鴨皂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埤雅鳧屬鳧好沒鷗好浮蒼頡解詁鷗鷗也[illegible]似鳥也爾雅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郭註云上大夫旣祭儐尸於堂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天

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禮書云繹於明日則異饌有尸於祭日則正祭之牲而已說文沙水中散石也潀小水入大水也漢志注亹者水流峽閒兩岸深若門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墍[illegible]

[illegible]

序曰嘉成王義無可更以爲若嘏辭爲采敢信也全篇皆言成王能樂其臣民以其享太平之福（田間）而令德其本也故首章提其綱下五章承上分疏之一章言可嘉可樂之成王有光顯之美德以安民官人皆得其宜故能受福祿於天也（鄭箋）二章申言受祿之實言天既保安之右助之命爲天子矣又申命用休焉惟王自求多福宜其子孫蕃衍傳之無窮甚嘉之而致其祝也三四兩章申言令德之實穆穆敬也皇皇美也（集傳）宜君宜王言其有君王之度也（舊分爲天子諸侯者非）所以然者爲其不作聰明以致愆不敢疏略以致忘

而能循祖考之舊法也其容止謹密（詩緝）言語有序（詩緝此章言不可以爲聲名）故能有嫌盡釋有過盡怨（田間）虛心聽納惟諸臣之同德者循用之也（詩所）五章承上言能循舊法而任羣賢所以坐受無疆之福以攝持天下之樞要故曰四方之綱也綱舉則紀立不惟君受其福臣亦共享其安蓋上無督責之事下無疑畏之心則君臣猶朋友矣（田間）故曰燕及朋友也六章又承上言羣臣賴上以安故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皆致其媚愛以天子之心爲心爲勤於職而不懈斯民因得休息焉是不惟燕及朋友抑且燕及庶民而君子宜民

人之德益以光大所以可嘉可樂蓋嘉之而又致其規也禮詩記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嚴華谷曰鄭氏以穆皇二句爲子孫愆忘二句爲成王文義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又曰不愆不忘爲率由舊章言之無怨無惡爲率由羣辟言之黃東發曰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爲章文義甚順錢氏詩學曰穆皇以下通指成王若謂王者不可稱君則大哉堯之

爲君君哉舜也何以稱焉嚴氏質疑曰威儀以下集注謂指願子孫之辭玩詩意主於嘉成王不應通章累牘美其子孫今從詩緝所定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飽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右六章釋文鞫音居六反章末毛遡音素）（末二句與藉故用韻之字自爲韻）

序言召康公戒成王蓋與周公陳七月之意同七月作陳民俗故繫之風公劉之詩則言遷國搬制之事臨川王氏謂稱時之甚微以懲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深得召公陳戒之旨若其庶繁之象兵食之足一時軍制賦法作廟立宗燕饗諸大典亦起於此

讀公劉之詩而規模宏遠縣之大雅職是故歟六章皆述以爲公劉何蓋自不窋失官再世不振惟公劉克篤前烈開周家一代忠厚之治故叠美之以告王使不忘也　章述公劉在西戎而謀遷豳也（詩辭）公劉以戎翟之間不可安居故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毛鄭）猶漢高言我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也於是整飭邊鄙嚴其守禦（古義）左傳言鼎無主則民生心故致積備以防戎翟之乘虛突犯民居者設衛也（有）餱糧因於倉儲允不可虛今行將積倉廩則居者可守有餱糧裹來則行者可資因思

集民遷徙以光大其國無使長處於幽昧而道途之間猶不可以無備也既張弓矢以禦暴遠又揚舉干戈戚以禦近（古義）兵威既整防護加嚴然後可以開道而行也（首章）蓋新都址基未定無空國而去之理故居者行者並爲經理周密所以爲厚民也　二章述公劉相土也（其叫）原即下章之溥原故著斯字以明之宣布也（舊訓爲偏今不用）言公劉至此原而相度見從遷者之庶繁知其情之歧乃布告以定都之事（序）民皆欣然聽命無復愁歎與民不適有居者異矣於是由原而陟高山復由山而降於原相度形勢反覆周詳雖勞不

惜也既上下於山原矣何故復用舟楫乎以用也之如鵰之翮之之之疑爲述百泉起案也（舟謂玉帶夫見所佩今從）（此文解大夫字合爲必然也）經時公劉則有玉瑤所佩之容刀以爲佩焉（古義）讀詩記曰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民歟三章言營度既定而廬居也溥原廣闊而有泉包絡之非迴環周覽不能審也故雖上下相度又必御舟以遊（毛鄭時汎汎其遊舟行爲也）而原之四周猶有見歸諦觀焉（觀鄭箋之）南岡即巘之南岡京即原之高大者也下觀既備乃復上觀陟南岡而觀於京其可營之形與時之勢始未親而今乃觀也始之

降原覦其腹裏纖之跡原周其郛郭始之陟巘從北
望南以攬其大凡纖之陟岡從南望北以正其方面
詩疏 既見此京爲衆所宜居之野遂定都於此於是卽
其野而處之爲廬而旅居之 如殺公廬 出此旅舍詢
謀衆庶皆於是焉蓋家室未備草次羈寓之時也 亦所
四章述營建畢而衆遷廟之禮 吉蔫 因燕饗而定經制
以整肅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也 呂記 依
安也 集傳 初尙羇寓今則營室成而安居於此也下二
句言遷廟之事蹌蹌濟濟凡有事於新廟者威儀皆
整齊也筵几神之筵几祭統謂鋪筵設同几是也 男女

一 凡筵 同几 既登乃依者主既登坐神卽依於筵几也大
抵凡品伏遷廟禮奉衣服者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
君人親奠幣於几東卽其事也遷禮既畢乃擇日而
祭此越日事故詩所敘止此 呂記 設以筵几 爲燕設懇者 下五句
乃言落成之燕曹者羣類之言 孔疏 謂羣臣也 舊以爲 牧之
也 忘 非 造就也 說文 進之使就我明欲與之燕也 執豕酌
匏物雖甚賤而意則有餘卽飮食之間而上下以辨
君道彰焉親疏以別宗法立焉太宰以九兩繫邦國
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五曰宗以宗得民其源蓋肇
於此 六章 五章述授田制賦建立國之本也既

溥以原言既長以泉言 田疇 景岡相覩皆就田言 解題 考
考之曰景參之高岡相其陰陽寒暖之宜觀其水泉
潴溉之利 夾論 使種植各適其宜盡地利也 田疇 以定軍
賦則有正而無羨 以定稅法則合作而均收既而
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是益大矣 集傳
六章總敘其始終也 集傳 于豳斯館謂廬旅時將作宮
室定民居因令民攝衣涉渭其深者則乘舟橫渡取
彼厲 同礪 刃之石鍛鍛之鐵以備器用至于止基既定
乃經理諸務如上授田制賦之類也爰衆爰有以下
乃言遷豳以後歸附之人愈多愈有 夾皇澗而兩

邊以居者有遡過澗而向水以居者皆所謂旅也來
止之旅日以益繁兩澗之旁不足以容又就芮水之
外以居之 蓋風氣日開編氓日衆規模日廣
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已兆于此 呂記 鄭乃
謂廹逐而遷豈其然哉○右義曰邰在今武功縣豳
在今邠州皆屬陝西西安府相去特百餘里然自不
窋已竄於戎狄之間不居邰矣程泰之謂慶州南三
百里有不窋城是公劉自不窋戎遷非自邰遷也廣
輿記云平凉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卽百泉
也季本云百泉者平凉府北地所出之水皆流入涇

至邠州據此則邠州乃涇水所經而百泉則入於涇水自平涼而來者也又曰溥原卽豳地以其地廣平則曰原狀其大則曰溥非先有此地名也京大也與溥義同因原地廣大故贊之曰溥又呼之以京耳明辨錄曰豳地近涇而遠渭何以遽能涉渭橫渡觀下文芮鞫之卽而知公劉之民徧於皇過二澗由長武而南聯屬隴州皆其境宇故得涉渭耳史記云自漆沮渡渭若非從隴寶鳳汧更無涉渭之處又曰周禮雍州其川涇汭汭與芮通乃入涇之水名今長武有宜祿川一名黑水河由隴州發源與宜祿河合卽古

汭水愚按漢志芮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西北東入涇注引此詩爲證汧縣今鳳翔府隴州何斁明則謂邠州別有芮水入涇其汭水之在隴州者入渭不入涇與志違與當以何辨錄之言爲正詩總聞曰傍渭澗名甚多有杜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歷澗酈氏謂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愚但是夾其皇澗過卽過也說文云揚飛舉也揚之訓鉞義無所出古獻通作巘爾雅重甗隒郭云形如累兩甗甗甑也愚謂郭自解重甗之隒耳詩只云巘則非重者但山形如甑而已說文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愚按三朝禮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乃刀鞘受飾之處名爲琫耳容刀謂容飾之刀其容飾處當在柄卽所謂珌也玉瑤兩物或飾之刀柄或飾之鞘上流解未融箋云三單無羨卒也朱康流謂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散其什伍布於井里則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三三而九餘一爲單合而再計復得九人則再投一井之田故曰三單此與上下文義似覺隔絡而亦說太巧不敢從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一三章皆平上去
通二章平上通

公劉以下三詩序皆謂召康公戒成王而戒之之意則各有主此篇大指與召誥相表裏蓋欲王以德化民也召誥之言曰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是此篇之的實義疏衍者泥於左傳之文綴以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傳箋遂以祭祀立說後儒亦以詩言餴饎濯溉爲祭祀所用不復置疑獨黃實夫知詩意在於告成王以治民之理而於衍序猶多曲護至朱子傳之爲興而是詩之障蔽撤矣顧取

興之意是以挹注之勤興豈弟之德集傳乃以行潦
起君子其義轉寬今參取集解集傳之說而以鄙說
申之蓋父母無可棄之子王者無終棄之民蘇傳中養
不中才養不才父母之道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王
者之治也惟君子樂易爲德豈以强教弟以悅安順
道其民底於有功如酌行潦者之勤於挹注自然漸
致澄清而物歸有用召旻所謂民者有功誠於小民
令休也召公之意在於化殷頑故取行潦爲喻行潦
至濁宜無可用但使酌而挹之大器俟其澄而注之
小器以爲用孔疏則可沃米再烝以爲饎食焉亦可濯

罍使潔以備器用焉至於凡物無不可資其滌濯則
行潦爲挹注所變化矣三章皆發端於泂者戒其無
邈近功爲廹蹙之治召旻所謂勿以小民淫用匪彝
亦毋殄戮用乂也强教則有父之尊悅安則有母之
親表記注依歸仿佛皆終首章父母之義集說毛不言興
今從集傳爲興○孔疏釋言云饎餾稔也孫炎曰烝
之曰饎說文饎烝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烝米謂
之饋饋必餾而熟之故曰饋餾釋訓作酒食也按周
禮司尊彝四時之祭皆有罍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
罍詩是祭與燕皆有罍不必定爲祭器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
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
君子四方爲綱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皇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

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一章阿歌角音隔叢二章厚音戶七章平上通弼字不入韻八章命爲客反音渠十章馳音陀
集傳謂召康公從成王游歌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
作此以爲戒就詩詞玩之情事應爾後人援引竹書
及古樂府神鳳操以實之殊不必也本書所輯非見
於繹史者概不敢登今按此詩義訓傳解多誤今惟
首章托興及七章鳳皇之說從箋一章因游卷阿感
飄風而發興也毛義大陵曰阿箋卷曲也毛傳君子指王
也集傳大君子每言豈弟者君子以豈弟爲德也有
處中箋僃之大陵則化養萬物之迴風自南入之箋義

與人君席中屏間則善言得而進之（古義）有卷者阿興君子也飄風自南興矢音也（孔傳興求賢非也）此時王方登阿披風樂而歌之康公因託賡歌之義（以因陳所欲言也）其下九章皆所矢之音也二三四章雖言壽考福祿之盛而寓規於祝全在俾爾彌爾性一句彌滿也滿性之量（何楷）即盡性之謂（嚴粲）故二章頌禱之言屢進加降而此言不易如從舊說以為終其壽命則累幅連章皆成導諛恐非詩意伴奐無凝滯也優游無𢡟促也（朱傳）休息也此主游歌之樂言版大也（毛傳）章著也（鄭箋）厚者基圖鞏固之意（古義）此主富有之業言受命長者自文武受命至今其來長也茀祿康者承藉先業安享其福也此主數世之澤言皆據已然之事而侈言之于當思所以保其終也所願乎王者惟能充滿其德性俾優游鈇昌則能肖先公悠久（周禮）之業（周之先世）（嚴粲）多為山川百神之主而常享此純全之福嚴以先公爾對日前行樂言百神爾主對位有土宇言純嘏常對爾藉茀祿言皆實夫曰一章先言予治之樂而後進其保治之說二章先言有天下之盛而後進其保天下之說四章先言茀祿之慶而後進其保福祿之說反而思之先公之業不繼則伴奐優游何足樂宗廟社稷之不我享則土宇版章何足榮純嘏大福之不可常則受命之長何足恃按三俾字已為用賢伏脈故五章遂言用賢之事蓋俾爾彌爾性雖存乎王之想修而必資賢者之引翼召誥所謂勝遺壽耇是也馮可為依者翼可為輔（朱傳）孝可為法化者德可為軌則者（孔疏）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上言俾爾熾俾之賢者俾之也（嚴粲）惟得賢以自輔則德日修而四方以為法矣六章言王有賢者以禮義相切磋則顒顒然體貌敬順卬卬然志氣高明（鄭箋）德性純粹如圭璋而遠者傳其聲譽近者挹其丰裁（古義）皆彌性之驗

[illegible]而得賢之所致也能如此則天下繫於一人而四方以為綱紀矣（輔氏）為則以教化言為綱以政治言（詩緝）也八章以為有鳳凰至而取以為興（鄭箋）以下實言人材之盛也（呂記）按詩於賢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君奭）今於高岡乃詠其實則鳳在非妄說也[illegible]于飛翽翽其羽即羽可用為儀之義亦集爰止言賢者而下為賢者之觀光於國也亦傅於天者翔於實即猶賢者之升用於朝也吉士吉人者皐陶論九德終之以吉哉周公言立政惟用吉士吉之為言善也（說文）藹藹猶濟濟（毛傳）媚者順而不拂之意事君則

格心而不犯治民則同欲而不擾所以爲吉也記緣言下集所止上戾于天鳥之性也上而愛君下而愛民賢之心也特不用則不得自効故使之命之紀望于王也九章言高岡之鳳凰高世之賢也朝陽之梧桐盛明之主也記蒙前言飛者喻其才智此言鳴者擬其都吁藹鳳凰非梧桐不棲賢者非明君不附所詩必梧桐有萋萋之盛斯鳳凰有雝喈之鳴故末章承上興意守宋遂戒王以廣用賢才也王者之禮賢也安車以徵之良馬以錫之儀物光備禮數周詳故即從游之車馬極誇其庶多閑馳以發動之不言其事而美自

見古大臣隨事進規往往如此矢詩即矢音不多者見心所欲陳非矢詩所能盡說右遂歌者繼王之聲而歌之所謂賡載歌也集傳何黃如曰詩雖戒王還爲賡歌而發故詩多諷而無規切之辭游卷阿雖實事而發端寄意畢竟是興非賦○爾雅鶠鳳其雌皇郭曰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邢曰漢時鳳凰數至漢書言高五六尺是也說文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云丹山之穴有鳥焉其狀如鶴五彩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飲食

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爾雅櫬梧又云榮桐木郭皆以爲梧桐羅願云梧者植物之多陰者青皮白骨生莢如箕子綴其上多者至五六含之味如芡桐名榮者以三月華應陽而作其朵可紀故名榮也梧與桐既異而桐之中又有數種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今詩所云梧桐乃爾雅所云櫬梧與榮無與

虞東學詩卷九終

受業　季美錦任遠　黃如珪元津　參校
趙同翮振六　鄒澗亘原

虞東學詩

常熟後學顧鎮述

大雅二

詩貫曰此厲宣幽三王之變雅也宣王詩尚爲變而能正厲幽諸篇亦多稱大逆祖陳善閉邪之義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

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惄尼歷反五章中上去通

此召穆公刺厲王而托於戒同列之詩厲王監謗雖賢者不敢以身試不測故托其辭於戒同列序說與集傳融之乃得也顏師古云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安逸之曰小者不敢過望之辭五章皆以息民勞遏寇虐爲言而反覆致戒於縱詭隨之人縱者謂之反也既曰無縱又曰謹者蓋小人懷詐而從其始原無大惡居高位者喜其順適已意而不察其姦始而容納繼且信任於是逞其不善之志恣其憒亂之爲[illegible]釋文據說文惛不憭也呶讙也從口者亂在口故從心者亂在心既昏潰復憒亂交作也傳解讙譁於義未盡肆其無窮之毒露其穢惡之態至於附著固結欲去之而不得而國運隨之矣無縱詭隨所以愼防此等也謹說後漢書陳忠疏云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古義五章字全詩關要按國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諫不聽周本紀亦言厲王好利近榮夷公當時如榮

夷公者知復不少是詩所謂詭隨也又秦本紀言厲王無道諸侯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邱大駱之族後漢書西羌傳亦言厲王無道戎狄寇掠是詩所謂寇虐也歐陽公謂厲王無戰伐事未免失檢舊說謂即詭隨之人爲寇虐果爾則無縱字當一直貫下不當另提式遏之文矣且柔遠何事何著落耶但寇虐之來亦詭隨者致之固當以無縱詭隨爲第一義也蓋小人以利蠱君聚斂掊克無所不爲以致戎狄寇掠征役頻興民不堪命所以民勞而中國受其弊也欲綏四方必先惠中國欲惠中國必先息民勞欲息民

勞以惠中國必先無縱詭隨以謹防其害然後寇虐可遏使之畏明刑而不爲民憂何敢作慝而使正道敢壞反背乎如此則可以定我王而爲之休矣四方以四夷言中國以諸夏言（李解）中國爲四方根本而京師尤中國根本故三章特提出言之爲縱詭隨者警也（舊以中國爲京師似泥）次章曰無棄爾勞豈所戒者爲世族舊勞之後乎（陸堂）三章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親近有德則邪慝自遠而諄諄致戒於威儀者意其人少年驕倨不自檢束而好爲闊遠者（四明）故四章言我雖小子而式（箋訓用）弘大也五章言王欲玉汝是用大諫

其人必王所親信用事者（古義）故托言王欲玉成於汝故不惜反覆評委大用規諫也詩貫曰召虎中興賢佐而此詩與卷阿相次以著其祖孫世賢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憲讀如軒一章下大旦因章躋其略反幾詩各反五章平去通六章易韻音亦協下同七章屏與寧城韻驗疏錄[illegible]如猶入章平上去通）

序稱凡伯刺厲王集傳謂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蓋切責其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也（朱子詩序辨）全詩以回天爲主（詩貫）回天所以安民而其道在於敬

敬天之實在懷德而見於出話爲猶故詩中反覆此意而力戒其靡聖管管之心曹氏粹中曰管小物也蔑視聖人而管管然用其私智下文憲憲泄泄囂囂蹻蹻皆是此意（毛詩無所依據）民勞篇逗出京師此篇逗出宗子其後變起京師王流於彘太子幾不得免非城壞而獨居斯畏乎賢人之言皆有徵矣（孔疏）一章言所以大諫之故爲全詩綱領下七章反覆申明此章也上帝天也（集傳）板本作版判也（說文）言天心判離（古義）如版之片片離散也（舊訓爲反未詳所據）卒癉盡病也（鄭箋）話善言也（毛傳）人出善言而不以爲然（古義）所謀者皆苟且旦

夕之計惟其廢棄聖人之法度鄭箋以淺見自用詩緝故
矯誣詐僞不實於信而假爲信也鄭箋云亶信也當此天心
已離民病已極汝秉國成而猶未遠謀乎是用作詩
以大諫止於汝也上言出話爲猷而章末獨云猶之
未遠者蓋不知遠慮由於不受善言故舉此可以見
彼古人文字往往如此二章承上爲猶出話而申之
田間又以起下章之文也古義上四句承爲猶不遠來言
天運方艱難無得氣驕志滿而不如恐懼毛傳憲憲猶欣欣
樂記注引當作軒軒蓋足高氣揚之狀 天心方震動無得神懌力弛而
不加振作是其偷安目前無復遠謨可知下四句承

出話不然來言議論之間不立異同而輯和不矜意
氣而悅懌合謀幷智以圖國事則民心皆合而無不
靜定矣嚴粲定也詩緝曰不過反其不然者即收其效
非難事也三章主出話不然言古義言我與爾職事雖
異居官則同我不忍國事之敗壞是以就爾而謀爾
聽之而警警不肯受甚以我言爲迂闊不可行而笑
之乎我言乃實可見之行者服行也說命乃言維服 爾勿以爲
笑也爾不聞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乎蓋告以當然我
話也四章主爲猷不遠古義而其病總由於管管不
信善言故告以天方降虐將有覆亡之禍不止於方

難方蹶矣古義而可以國事爲戲謔乎老夫出忠告之
言期於灌灌乃心灌灌如書言沃朕心之義 而後生驕倨不受毛傳
蹻蹻驕貌 匪我年老智昏而妄言實爾安危利災以可憂
者爲謔也積惡愈多詩緝將如火之熾盛毛傳熇熇熾盛也 不
可救止而藥治詩緝蓋惟之以不可不然我話也五章
正言不可救藥之實嚴粲此懠怒也天之所以方難方蹶
方虐者由人之違天而致其怒也天方怒矣而猶以
大言夸人誕言眦人乎集傳威儀卒迷者言其驕祇易
常舉止失措如狂易也善人畏禍而不敢言如尸之
象神更無聲響合下殿屎觀之監謗時之景象有如

此者葵揆也鄭箋小民不敢訴其愁苦惟有呻吟而已
傳言以因是民之剛者詩言殿屎是民之柔者民情
如此將鬱而生變我不敢爲之揆度言不可測也田間
蔑無也毛傳資藉也田間惠順也集傳喪亂且至所藉者衆
心耳今曾無一事順衆心其無可資藉明矣田間此其
所以不可救藥也六七八章乃告以回天之事說道六
章承上言値此民心叵測之時當有以開牖之使不
爲非故又本天言之明牖民之非難也天之開牖斯
民如壎篪之相和言必應也如圭璋之相合言必同
也如取物而以手攜之言必從也孔疏其攜之也識字略[illegible]

無曰有所增益也開其本然之明而已牖民豈不甚易哉疏曰以韻當爲變易之易故轉之爲難易之易民既多辟而有亂心矣汝能以正道開牖之無不立見回革者奈何自立於邪辟以先之乎七章之義嚴詩記曰前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价人大德之人也集傳大師大衆也大邦大國也大宗强族也蘇氏如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也古義藩籬也集傳垣墻也毛傳屏樹也王氏翰幹也毛傳國家所恃在此四者惟能以德爲懐論語君子懐德則得道多助而中外寧矣宗子鄭箋謂王之適子愚按西銘云大君者父母之宗子王之適子

亦無宗子之稱上文懐德維寧已主王説故此句不與上四者同敘上四者特藩垣屏翰耳非城也城所以捍外而衛内宗子主之有德則城安無德則城壞藩垣屏翰皆不足恃而宗子獨居豈不可畏哉八章歸本於敬天也難也蹶也虐且懠也皆天之怒而渝羨也也憲憲也泄泄也謔謔而夸毗也即所謂戲豫馳驅也天之光明照察日監在茲凡人出入游息無適不與之俱詩所夫安可以不敬乎能敬則有以去其靡聖之心而永懐明德出話然爲猶遠善人得職民辟旋消合藩垣屏翰以爲固寧有城壞獨居之畏乎將

氏鑑測曰詳味此詩蓋朝廷始昏亂之時典章法度非不存也老成才德非不有也但王心暴虐棄舊章而不顧斥老成而不用所任者乃少年不更事之人是以民勞於下而政亂於上其時若召穆公凡伯之徒皆世臣與國同休戚者言不行諫不聽義又不可去故其熱中之情發爲懇惻切直之辭一語責之旋以一語勸之不厭煩複惟欲其有所警惕而改紀於其政所謂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類是也

蕩之什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終都深反與民津爲蠶明古音芒卿古音羌酒字不入韻式止聯上去入通呼火故反夜音豫漢音闍售音忌時忌牛去通集傳揭紀竭反撥筆烈反世私列反
召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傷之本義故序不曰
刺王而曰傷周室大壞疏謂刺外有餘哀是也托於
文王之言者黃實夫謂舉乃祖所以咨人者咨其子
孫自然加倍哀切錢氏詩學謂言出於祖先聽不肖
子孫不敢以爲非過指夫前代雖至暴之主不得以
爲誇忠臣之用心如是非僅爲臨莅之故亦非直如

萬氏借秦爲喻之說也厲王失德全在貪暴故首章
提出疾威二字後文彊禦掊克寇攘無然皆是此意
其病根在不明德其病症在用小人黜君子故篇內
二致意焉二七兩章尤詳哉言之純是咨嗟殷商忽
以殷鑒二語作結全詩血脈收注於此七章皆言文
王獨首章不然明非殷商之事孔疏詩臚日蕩蕩之上
帝轉爲疾威之上帝天亦有初鮮終矣蓋天生衆民
其初皆有賢君撫綏之其終乃生僻王以肆其殘虐
所謂天命匪諶者如此歐李黃范非始爲怨天之辭而卒
僻之也二章以下乃條陳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

爲而厲王踐而行之也本義二章先發其禍本在於任
用彊禦是酷吏掊克是貪人皆天所降之慆慢
凶德詩緝而使之居大位任衆職則是汝力爲興起之
所謂崇信姦回也因付託之意三章言小人
在側勢不能容君子衛有渠義之善類毛傳類善也彊禦
之人多怨懟之辭於進對之時以甚語中傷日知錄
云以解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
元勲而有坦腹小兒之語所謂流言以對也獨言彊
禦者羅織善類乃酷吏所長故置貪人而言酷吏至
於賢者發譏而大則在內用事皆寇攘奪之人其

流毒於下以致怨謗寧有究極哉四章言女任此貪
酷之人恣其威怒於中國使民怨沸騰是若輩爲爾
歛怨也乃反以爲德而信用之此惟不明爾德故至
此漢志引此章下四句顏師古注云言上不明不別
善惡有違背傾仄者有堪爲陪貳卿士者毛傳皆不知
也四無字形其德之昏亂無所別識五六章言酗酒
亂政名怨遠近由於自式不義也詩貫飲酒齊色曰湎
孔疏因首章言帝命多辟故言實不由天天何嘗以酒
湎爾乎箋卜由爾於不義之人是從是法故也不義與義類對
者既愆爾止四句極言湎酒之事式號式呼比愆爾

止尤其俾晝作夜視靡明將更深言其沉湎不醒白
日昏昏如夜也古義由是虛言嚌沓如蜩螗然古義師虐
政橫行如沸羹然皆亂意也集傳大綱小紀變亂殆盡
尚且由其所行恬不悔悟微子所謂卿士師師非度
是也奰者怒而作氣之狀孔疏國語所謂道路以目者
即是此意中國鬼方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七八
章言大命傾而本根絕將爲夏后之續也匪上帝不
時正見天命之有初鮮終由爾棄舊人不用舊法
不行所致舊說人與以言更傳而非天之爲此厄運也雖無老
成云云者不自居於老成人而以尚有典刑言之明

王之不用老成也總下曾是莫聽可知大命以傾顛
小其將然之辭古義大命之傾如何如木之顛仆沛拔
毛傳其根揭起雖枝葉尚在而本先斷絕寧有救哉此
二句皆述昔人之言也殷鑒在夏則今宜鑒於殷蓋
惓惓有餘望焉沈仲容曰史記言上好利近榮夷公
是彊禦掊克在位也衛巫監謗道路以目是侯詛侯
呪靡屆靡究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內奰于中國
覃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
用舊曾是莫聽也此見經史之相符○楊用修曰貫
測古之鬼方與地記云貴陽本西南夷羅施鬼國按

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于鬼方氏是鬼方爲楚與國
高宗伐荊楚其實與伊鬼方也後漢書以爲西羌唐
書以爲突厥之先皆誤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
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逿蠻方質爾人民謹

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
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
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
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
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
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
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

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一章疾去聲與戾韻二章告音谷與則韻三章政貞征刑胡光反政與令韻話與紹韻刑與王韻四章兵必良反五章虞音娛僭音饑爲音譌與虞爲韻平去通六章詩貫謂尙與鑠報韻逖與友子韻九章說約謂下六句二句一連以行心爲韻疾從古韻通十一章樂五教反慘當作懆虞處去聲乎上去入通

序言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集傳據國語定爲自警而去刺厲王之說但此詩繫於大雅又次於板蕩桑柔之間詩中所陳多涉時事序說似未可廢諸儒陳說不一要難依据其謂在後追刺者孔疏既經朱子駁斥其謂刺幽王者今解幽王之篇不得竄入厲世列於宣王諸詩之前其謂武公爲世子時作者范傳嚴緝按年表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卒於平王十三年在厲王時年尚幼穉不得作詩即作於共和之末亦不過二十餘歲之人遽以亦聿既耄爲言亦覺遠於事情其謂平王時作者何義張記陸學無論東遷以後無雅即詩中所指迷亂荒湛亦未便懸坐平王其謂宣王時作

者詩深宜臣中興令辟尤不得有迷亂荒湛之事其謂是詩本刺厲王國史軼其作詩之人武公取以自警序詩者即以爲武公之作如左傳所云名穆公作常棣之類賈疑此又不得其說而爲之辭彌不可信矣竊意作詩時世孔疏李解尋言則矣參而會之亦有可得而論者蓋幽王沈湎於酒賓筵之詩屢陳威儀之失此詩正與之合特賓筵以自警者諷王此篇則借厲王爲鑒故疏謂之追刺也不然末章所謂曰喪厥國取譬不遠者將何所指耶鄭仲興曰幽王距厲王遠矣武公追維往事以爲明鑒故曰告爾舊止詩言示之事曰取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錢飲光曰蕩詩戒厲王取鑒于殷此詩戒幽王取鑒于厲以厲王爲之祖而子孫不能諱其惡故編詩者列于厲王之世按二說根据孔李與於聽談今從之又此詩舊分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諸儒患其頭緒紛錯各以己意析之本義改爲十四章古義張記又改爲十章以爲部署秩然矣而仍多牽綴徒亂聲囂今依舊定按篇中陳義甚富說者每不得其要領呂記謂詩以威儀爲主其實義主修德而威儀乃德之符也德不可見故以威儀著之蓋修德之事在於主敬

主敬之學於威儀見端必容之於屋漏不愧而後從也出話又威儀中一大頭目故抽出與威儀作對實則章首抑抑二字便包得慎言在內持之以無競有覺發之爲訏謨遠猶則爾室屋漏之精神有以貫徹內外而四方以訓四國以順民之承而則之有信然者然必能受善言無使敬日弛而傲日長此又自警之切而所以諷王者深矣詩貫分三截有每四章爲一截今用其說而加訂焉前四章言修德之要在敬慎威儀抑抑敬慎之容也靡哲不愚猶云弄巧成拙詩貫愚謂此即中庸所謂予知者第十章盤字是其術

本彼愚人無知乃天性之疾哲人而愚則戾其常矣第三章迷亂頹覆是維戾之實也田間次章乃提出脩予自强者持敬之本有覺者謹幾之先詩貫此修德之事訏謨遠猶之所從出也訏謨定命以立制言遠猶辰告以行政言詩貫此播德之事自强有覺之致於用也而其要總在於敬威儀以立民則四方四國所由訓行順從者此也三章言今之不然以自警而諷王也令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爲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辭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朱傳按武公自警何至以迷亂頹覆荒湛爲言其意自屬王朝

而特令人命已而詔之則又似令爲已設者矣詩貫欲子篇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又曰我其發出狂皆不忍斥君而引之於已武公之用心若合符節罔不當專以自警目之矣與尚也鄭箋以飲酒相尚而不治其國使國政迷亂不修其身使厥德顛覆也田間下四句告之以大業當紹明刑當共而責其惟從湛樂弗念罔求也四章承上而致其戒復申以勉也言惟女弗思紹先王盡棄明法故天不右之而喪亡將至如泉之下流相與淪胥而已曰無者戒之欲其不至如此也朱子欲其不至如此則必修潔自新以

表示於民又必戒備戎兵以防患於外按夙興夜寐三句對上顛覆厥德以補之細者言修爾車馬三句對上迷亂于政以政之遠者言舉細以該大舉遠以該近也詩貫此勉之以救亡之道也按戒戎作逷蠻方亦指王朝事若惟武公自警安得及此矣四章承敬慎威儀而詳言之質爾人民三句領起而雙提出話威儀以示修德下手之功五六兩章申慎爾出話之義七八兩章申敬爾威儀之義也詩貫質證也人謂羣臣民謂庶民即下章朋友庶民小子也朱子章內四言小子疏獨以此爲庶民之子弟義屬可疑然如古義于庶民作句小子連下讀亦無此拖沓句法姑從疏義質八

民猶質諸鬼神之質（俗訓為成本徵）質人民以謹侯度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也（詩貫）惟不虞之變不可不戒故必質之謹之然必慎出話敬威儀無不柔安嘉善（鄭箋）乃能質且謹也而言尤易失失即無可補救故切戒其詳以起下章六章遂告以言之不可自由也（詩緝）無或輕易無或苟且蓋發言之際無有爲我持其舌者捫一逝而不返所謂駟不及舌也（田間）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則言順而出亦順而入讎報之理皆如其所施德詞言之根於德者即下文所謂惠也（吉義）有德之言自然順於人心凡朋友庶民小子皆有以順之則民之承奉至於子孫而不替所謂言而世爲天下則此慎爾出話之效也七章言威儀之敬其顯者在交接士大夫時微之及於爾室屋漏之地今視爾友君子顏色之間固當輯和柔謙矣猶必惕然內省曰得無未遠於愆乎（田間）相爾獨居一室庶幾不愧于屋漏然以莫予見而稍弛也常若鬼神之陟降不可測度詎然不敢厭斁而其敬密矣凡此皆爲德之事也曰不遐曰尚曰無曰不可曰矧可皆使人傷已之辭亦所以告王也八章承上言爲德之事又特呼而告之既曰辟又曰爾愚致其丁寧也言爾之爲德當使盡善

盡美誠淑慎爾容止不愆於禮儀自無僭差賊害之事則有以謹侯度而德可爲則此敬爾威儀之效亦以收繳第二章敬慎維則二語也下四句又教以虛懷納善（田間）無爲少年邪說所中蓋以起下四章之意若如舊說以爲上感下應則當云投之以桃報我以李不當云投我報之也（吉義）按賓筵言童羖此言童羖毛亦以童羊釋之蓋童羊無角而今有角則必多所抵觸而國事潰亂矣故當納忠言以止其亂也末四章承上而反覆告以聽納之理也（田間）九章言荏染然柔韌之木則可被之絲以爲弓溫溫然謙恭之人則可告之言以畜德前以成德之驗言故曰隅此以進德之序言故曰基必謙恭而後可進德則知盈之不可成也庶能生明（時氏）故又以恭人爲哲人哲人愚人與首章相應人之真哲真愚惟聽言時驗之順德指話言說惟哲者知其順德而行之（吉義）覆謂我僭則反疑其不順矣民各有心猶言度量相越所以重嘆其愚也十章又呼而告之言汝從前年少未有知識亦嘗指事論說附耳丁寧矣今既抱子而猶曰未知乎總由盈滿爲累不受善言耳首章所謂靡哲不愚者於此著其由也若果不自盈滿則知之早者成自易

詩貫何至傷其已晚乎十一章承上晚成而言天道虧盈益謙其理甚明人生豈可以逸樂爲務目我者設爲誦詩者之言輔氏下放此孔昭與弗何相應靡樂與湛樂相反夢夢其心故藐藐其聽反以慘慘蹐蹐之教爲虐苦之也此時猶未之知則年已耄矣尚何待耶亦終爲稚戾之愚人而已卒章情益急詞益痛雖呼小子以自警而所言皆王朝事習川刺厲之意於此較著也告爾舊止言告爾者皆據舊事之已然本義即第十章言示之事也我謀即所言修德之事大悔對下喪國就方者近今之辭古義曰喪厥國謂流彘也取豈不遠言其事甚近無多時也古義昊天不忒三句又申明孔昭之意言不能修德而至於回邪適僻使民大困急焉則後車又將覆矣總是反覆望其聽言之意張冰墳曰武公二詩分隸三體淇澳國風是歌其成德賓筵小雅尚是據其一端惟此篇於修德之要義理精深文武周召而後聖學淵源爲能紹而述之作聖之功至詳至備雖以意兼儆王故入大雅而實也甫之睿聖不亦宜乎愚按淇澳言成德此篇言修德合而考之則淇澳所謂切磋琢磨瑟僩赫咺者其見於此而充耳會弁之容金錫圭璧之德一一可想

大學引以釋至善而此篇即其義疏與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

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一虞釋文音嚇矜居銀反自皮頰汝藏柔剛愈隔讀二章民釋文名賓反翩泯燼頻平去通騤夷黎哀隔韻三章性讀平聲將往平去通競梗敬反梗古杏反一韻上通資疑綠階隔韻四章發永厝附韻五章通首一韻六章兩轉韻風乎音反盡心諸韻候徐錯古作詩音器遠韻神茂帝又音遷七章藏國力附韻八章聯諸良反古義云漢載官碑以繫乃韻焊文也毛如字九章林讀隔韻平去遂十一章步古古古上入通十五章去入通十六章後古古文第一句與第四句韻第二句與第五句韻第二句與第六句韻又韻之變格

集傳云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又云詩云誠我立王疑在共和之後劉氏瑾曰共和時厲王猶在詩人敘其事而刺之讀詩記曰此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詩貫曰此時厲王已失位故反覆沉痛既刺王復責相雖辭煩章雜實一脈引伸詩深曰告爾憂恤總承上四章之意誨爾序爵總挈下十一章之綱乃通詩樞紐蓋削亂必以賢而邪者不去賢者不升此序爵所以急也愚按後多責友之言明是共和時王已不能為政故微發僚友使懲於前而毖後也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旬徧也說文云旬均也毛傳柔桑捋采病此下民者以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

不能庇民也本義填塞也舊訓久今用說文憂之不絕而愴怳塞胸乃呼天而望其矜也此章旨起大意下三章乃斥時事而言獘下民之寶也四牡旟旐征役煩興也亂不可平而征繕悉索財力殫耗所謂泯也北伐而滅之謂黎黑髮也丁壯從軍死亡略盡其倖存者皆燼之餘耳國運頻蹙至此可不大哀乎將者扶持之意舊訓養今用古義疑定也集傳訓疑止之意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者止則不知所安行則不知所往所謂梗也毛傳梗病也君子實為國所維繫當持心無競誰為此與兵搆怨之事以陷之厲而至今為病乎疑君子指厲王群臣

宇乃瘠斥用事者四章承上為梗而申之憂心而念土宇亦如名曼所謂日蹙國百里者舊訓在役而思故鄉今用古義無所歸怨乃言生不辰而逢天疾怒也毛傳僤疾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京師及中原皆亂也古義我之見病多矣圉之告急甚矣豈非有階之厲者故至斯乎五章至八章言王不能憂恤用賢而任此不順之人以致喪亂詩貫所謂階厲者也方今急者惟有序爵考相亂斯有豸耳爾爾字指當時執政者即後所謂朋友也承上言亂至於此可不思所以削除之乎果能深謀謹毖則亂狀自削矣謀毖之道在於憂念窮民而收

恤之然必澄序官方以進賢退不肖然後可以恤民
而已亂故特告而誨之也（按王已流彘而厲亂未平故陳此謀恤之法若仍斥王明了已不能爲政告誨不已晚乎）鍾伯敬云執熱猶言熱不可解孫
月峯云熱氣盤身如執之然非執持之謂逝往也以
濯者浴可解熱非濯手之謂以濯解熱是賢者恤民
救亂作用不以濯則熱終不解其何能善哉相與入
於陷溺而已（集傳）六章承上憂恤序爵而言僾唈短
氣也（郭注）入當亂世如遡風而行氣悶不能喘息肅畏
懼也（集傳進今毋發犬戟）荓釋文作迸衛巫監謗民有罷心矣
又迸散之惟恐不及（毋闕）如上所謂自西徂東靡所定
處者詩緝云奪民時使不得耕種也（按此進論其時）今當
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於民者使之代耕而
食言任賢也稼穡當以爲寶代食之人當擇其好者
而不可濫也（詩緝）按重農任賢即憂恤序爵之實（此章傳箋殊錄集傳以賢者遐耕爲說亦非詩旨未合今用嚴緝義名同）七章承上稼穡代食
而言天降喪亂既蔑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之
蟲使稼穡蟲病維此中國君既出亡如贅旒而民田
又盡荒痍是不可哀可憐又無出旅力以念天者是
代食之人皆非好矣（詩緝）按力即力民之力力不及於
民自力不及於天詩人所以諄諄於序爵也八章遂
言不能序爵之害言惠君之所以爲民瞻仰者內則
秉持其心外則宜布其謀尤必考察慎擇其輔相今
不能考慎而用彼不順之人衆所不與獨自以爲善
蠱其肺腸不與人同是以使民化之而終爲狂悖蓋
已逐王而亂猶未已也（史稱流彘之後國人復圍太子靜於召公家則民心不靖可知）
九章以下遂呼朋友而責之蓋責當時之任事者
不信已而用貪暴之人也愚人斥朋友不順忍人貪
人則朋友所用者非即朋友也（集傳）譖不信也（鄭箋）谷
窮也（毛傳）言旣並行相得朋友乃不信我言以相從於
善已僭云考必前有言而不見信今追論之也旣不

信矣復言則遭其怒不言則鬱於心是以進退皆窮
也（九章）因思古之聖人察微見遠而愚人反以狂惑之
見自喜吾非不能盡言匡之其如有所畏忌何哉（十章）
惟其覆狂以喜是以用舍倒置良善之人不求進之
乃重復眷念（疏義）於忍心之人謂民既好亂今復使忍
心者虐之寧肯俯首爲所荼毒乎（古義十一章）。蓋小人壞
國猶大風敗物隧穴之深遠者也（毛傳）有空大谷即隧
也蓋陰賊之氣所出故以爲中垢之與良人光明洞
達所爲取法於善道（疏義式文也）和風之披拂也不順者
幽昧險隘行其中藏之穢惡有隧之大風也忍心幾

虐故曰荼毒不順鄙穢故曰中垢十二章不順之人貪
貪爲類故復承大風有隧言貪人進則善類敗矣詳詩
乃聽貪人之言則對答之田間誦詩書之言則寘臥如
醉鄭箋彼所用者匪良反欲使人從己是使我悖也呂氏
十三章末二章皆自明作詩之意上言朋友已譖此仍
呼朋友者冀其萬一之聽也田間言我作此詩豈不察
事變而妄言乎譬雖善飛時彼繳射恐罹機穽發女
不及知故陰往密告於女鄭箋乃反謂我來恐嚇也張子
。十四章豈知民之貪亂而無窮極者職此涼薄之人毛傳
工爲反覆集傳而於民所不利之事爲之惟恐不勝謂

不順也民之邪僻而不知止者職此淩競之人用力
虐民詩緝競卽秉心無競之競長民者當以無競爲主
乃專主於競謂忍心也詩緝十五章民之罔極回遹至今未
有定者毛傳戾定也職此貪盜之人肆爲寇攘謂貪人也
今亦知涼薄之不可矣又反背善人而訾之雖欲自
諉其責謂非我之所爲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集傳我
已作爾所行之歌爾當受之而改悔也鄭箋十六章。全詩
指斥在於委任小人前路責王只以不順包下二種
後路責相又分出忍心貪人卽蕩詩所謂彊禦掊克
也其實此種小人皆相爲容納故第五章告爾誨爾

已隱有所指第八章明斥階厲之人在彼不順可先
借惠君迫出考慎其相句使前後責刺之辭皆有所
歸不待第九章指呼朋友始知其刺相也後八章極
言民之貪亂將更有不可知之變亦先迫出俾民卒
狂句皆詩中草蛇灰線結搆精嚴處末二章以職涼
職競職盜收裹三項小人以罔極回遹未戾收繳俾
民卒狂章法最密詩從刺王起從責相收而相之不
能變恤序爵由於王之不能考擇則猶之刺王也固
宜再按是詩周召行政史無一事紀載蓋流彘之變
民心貪亂無已雖以召公之賢幾不能庇其太子至

於以子相代而榮號之黨亦未聞有所誅夷自然盤
踞如故此詩之作疑在王方流彘洶洶未定之時時
或別有柄政之人事權不歸周召故二公無所展其
手足只得將就補苴以俟宣王之興而已不然以召
虎之才宜乎戡亂有餘何以十四年中毫無表見故
知詩人所刺非二公也或疑田間共和以後國事民情
尙復如是宣王何以能興不知厲王被逐祇是一時
憤激亂止國內而先王遺澤在人諸侯尙守法度但
得庸相支吾已足延世迨宣王立而任用召虎憂恤
斯民天下遂運之掌何莫非此詩厝火之憂爲能啓

厲王心以立中興之業哉集傳比也今從毛作興○
箋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正義曰書序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武王時也顧命同名六卿芮
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
王時也此又在厲王時蓋世爲王朝卿士書序注云
芮伯周之同姓在畿內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

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
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
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
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
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
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
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二章韻補臨良中反七月卒章蕩首章皆東侵同韻四章上去通五章六章皆平去通

小雅宣王之詩即繼文武之後明中興之旐美創業
也大雅以成王繼文武而宣王詩列厲王之後明中
興之難於守成也閔呂氏讀詩記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
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
有是功也愚按此詩與鴻鴈相表裏鴻鴈見撫輯之
艱雲漢見憂閔之切序下言宣王內有撥亂之志遇
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得其旨矣惟首二句爲

仍叔語餘皆述王之辭述之所以美之也首章舉其
略而後乃詳言之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今
倬然昭明轉運於上則非雨候也[illegible]此與末章有嘒
其星皆同時所見古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乃反求
諸己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誠與第六章憯不知其
故同意古義薦重也毛傳饑饉薦臻疏謂連年不熟是也
靡神不舉凡祀典所載無不遍而祭之即下經上下
郊宮之類也靡愛斯牲所祭廣則用牲多也莊二十五年傳日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六牲者疏謂從朔日食大水而發至祭六旱不得不用牲祭法曰雩禜祭水旱也生六牲明小牢
圭璧禮神之玉三牲用不可盡故無愛圭

壁少而易竭故言旣盡也孔疏一章承上靡神不舉而
言旱久益甚其氣蘊積隆盛熏炙不解爲之所禱而
致禋祀於此於彼相續不絶盖自郊祭至於宗廟無
有神而不尊祀之而在宮之后稷旣不足以勝旱在
郊之上帝又不臨顧於我則下上必至耗斁矣與其
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蘇氏三
四兩章承上郊宮言之反覆致其瞻顧之意以冀天
祖之監也每章必以旱旣大甚發端者王之憂旱念
念不忘故言之不置也推去也毛傳旱不可去故戰栗
危懼如雷霆之作於上可畏之甚也大亂之後周之
黎民所餘無幾又繼之以旱將靡有半身之遺矣今
上帝似不欲爲我留遺此餘黎者非但不臨已也復
承兢業言此何可不畏懼乎先祖之神亦似爲之摧
擠者非必其果不克也此上又推深一步于摧義傳箋注曲集
傳則明直矣然玩下章胡寧忍予句義未安姑今用古義旱旣不去今但求其沮
止亦不可得赫炎之氣兵覺宇宙雖廣無陰可憩孫應
逭何容身之所乎大命以國脈言盤庚稍慇建大命
是也近止謂滅亡不遠傳箋以大命爲死古言今用古義仰觀曰瞻還
視曰顧義古大祖皆斥遠之而無所依倚也羣公先
正卽月令所謂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皆坐視而

不助於我困已獨先祖爲民父母傳云何安心忍乎言
不加救援若發憐之拒而自猶自姓亦疾痛呼父母
之意也按父母加于先祖之上恐言不順當從傳說但傳以先祖爲文武今經中此言后稷不必
牽引文武后稷有粒我烝民之功謂之父母固宜五六兩章見旱之愈甚而
輾轉哀怨計無所之也前言旱氣不拔不沮今則山
枯川竭如滌除者然蓋旱魃播虐如火焚燎故也我
心憚此旱暑亦如火之熏炙而羣公先正竟置罔聞
於是又呼天而告之苟存之不善不當天心寧使我
避位以去無以我故而苦此百姓也嚴氏旣又念民力
方艱當黽勉振救故欲去而不敢胡寧瘨我以旱憯
不知其故與首章何辜今之人相應而首章言人此
章歸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卽此意也惟求之
不得其故乃追憶從前祈年方社之祭或有弛緩怠
慢者乎而又孔夙不莫如是乃上帝終不度我之心
似有所悔怒於我者我自反所以事明神者旣敬且
恭宜乎無所悔怒何其瘨我如此也此與第四章遙
對四章言先祖之忍予而曰胡寧此章言明神之悔
怒而曰宜無皆空中揣想猜疑不定之辭自反甚至
困於昭格無路因念諸臣竭誠盡慮拮据旣甚或可
仰邀憐察七章遂言諸臣爲旱之故散而無所止故

不及條祀本職詩貫惟是奔走憂勞至於將窮疚病蓋
凡衆官之長自冢宰以下至於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疏曰庶正是總言冢宰以下按疏說甚是庶正衆非官名故下章止舉庶正無有一人不
周救百姓無有自言不能而止者毛詩疏申義勞困至此宜
亦天所憫恤於是瞻天而嘆曰云如何之聊賴乎集傳
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八章言卬天而繁星備見則倬漢
之昭回如故矣羣臣之竭精誠以格天者罔已無餘
傳身今國作危殆當益加修省不可以無餘之故棄爾
躬投之成勞凡若此者求以爲民正求以爲我又致
其不安之意曰余何以求爲我之故而虞苦我庶正

乎古義戾罪也詩貫猶虐苦也惠賜也古義天何不賜以安
寧謂得雨而勞可息也田間臣勞息則百姓安而我憂
釋矣此句又與寧莫我聽相應蓋終冀其必聽也詩貫
其以安我爲言後復有以安民言者細按全章俱說庶工之勞本句其字指畫分明蓋庶正安則安我安
民俱在其中矣 張子曰不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
爾李迂仲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曾數語耳
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宣王憂民如此寧
有不中興乎 史記漢書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宗隱
曰案水生金散氣即木氣唐志建午之月一陰生而
雲漢漸升建子之月 陽生而雲漢漸降周禮大司

徒荒政十有二其十一曰索鬼神鄭正春秋祭禜大
祝掌六祈類造禬禜攻說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
以逆時雨寧風旱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
相近當爲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宗祭星也雩宗宗當作禜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
下者祭百神疏曰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
水旱失時須有祈禳非關正禮之事月令仲夏命有
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
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曰古之上

公若句龍后稷之類穀梁傳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
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孔疏國語
稱爲宗伯祭法有祀之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
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周
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
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
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注曰邸者本也
四圭有邸中央爲璧圭末四出兩圭有邸僢兩足相向曰僢

而同邸陳祥道曰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皆一祭兼用之四方有禮玉無祀玉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祀之乃所以禮之羅泌曰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耳惟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於牲之說而崔靈恩引詩圭璧既卒以實之凡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爲論燎玉之差等詳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耳何自而有燔且瘞哉說文魃旱鬼也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一名旱母所見之國赤地千里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山海經

係昆之山有人衣靑衣名曰黃帝女魃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置之赤水之北文字指歸云女魃禿無髮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二章謝讀如序事謝式去入通四章蹻文藐亡角反蹻求略反伯字不入韻五章馬音姥七章番如字與嘽韻憲讀軒

崧高烝民皆尹吉甫送行之詩而序皆以爲美宣王序下于崧高言建國親賢于烝民言任賢使能其義彰矣此篇首章重辭複而條理井列當與黍苗參看一

崧高降生申伯爲周翰也山大而高曰崧 爾雅 嶽雍州

之鎮山職方注所謂吳嶽也補傳曰方是申伯而擬言四嶽實爲迂濶近世儒者援周禮職方之文謂吉甫占土風而發咏指吳嶽而爲詩蔑足破學者之疑古義曰嶽山與岐周相近乃肇基王迹之地推本二人之生於神降猶曰祖宗神靈之所孕毓云爾甫仲山甫也康成禮注如是 孔子閒居注 箋詩復爲異義者獨毛傳耳 記曰申甫忘皆官王職賢者氏乃取嚬聖之有次第也 後漢書劉陶疏曰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難章懷注引甫明是爲碻據補傳曰建國多矣莫重於申伯任賢多矣莫重於山甫二詩作於一時崧高以爲嶽降烝民以

為天生其義既一所謂維周之翰其事亦同然則是詩甫申謂山甫及申伯也安得遠取甫侯哉詩稱[illegible]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或疑甫為字申為國名稱不類不知舜典稷契或官或名漢書絳灌或封或姓皆不類也又按孔疏駁辨禮注謂樊國之君不得與申伯同為嶽神所生不知嶽降天生義本一揆非如二氏[illegible]流下降之說家緯讖謂孔說誣褻不足據者是也一章言申伯之生關乎國運故設為神異之辭以為嶽等福靈和氣以生也毛傳兼言山甫者借山甫以大申

伯詩嵩東坡富韓公銘詩先言篤生萊公繼以堂堂韓公詩人固有此義例傳崧維周之翰乃通篇主句於四國則蕃蔽患難於四方則宣布德澤皆為翰之事也蕃宣二句統申甫言下乃專言申伯故下七章起句皆提明申伯以界別之二章言定申宅也將命申伯出牧先本其亹亹勤職而言明寵錫之有由也申本侯爵見史記王又任為方伯故曰纘之事即下式南國之事也邑申舊邑也箋義以邑為活字故上于訓往下于訓於一字兩解未安又林之奇謂前此申在王畿之內此說可考今按漢志定從疏義今為方伯建立國宅必擇衝要之地方足以鎮南國而表率之不知其宜

於申乎宜於謝乎故使召伯往定之也登進也舊說為成南邦久在化外觀江漢常武二詩可見今將進之王化之內厥惟申伯之功許其子孫世有此土以守其功也田間愚按南陽汝寧之間逼近荊徐荊徐久梗王化恐其煽動南國故命申伯出牧以控扼之義見王風揚之水篇觀於江漢之師順流直下知南國已就約束是皆申伯之功所謂王纘之事而欲其世執者也此章義解惟田間得之三章言營謝之事也前言南國是式是嗣議如此此述王命故其文為式是南國也庸功也鄭箋民功曰庸周禮因謝人以與起謝功即下徹土田土疆之功

也上四句皆王命申伯之辭在召伯遷報定宅後也徹徹法也傅御申之傅相及治事之官也詩緝王命召伯再往謝地以徹法治其土田而賦稅之又命申伯之傅御部籍其私家之人而資遣之疏謂告令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解頤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傅御四章言營謝既成而王錫申伯之事也申伯之功即上爾庸黍苗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蓋不以工役累其心也俶始也王氏藐藐高貌錢氏言創始築此謝城而又成其寢廟則藐藐然高廣也此結王命定宅之事[illegible]

爲遣行發端也古義謝功既成就封有日而先賜以正馬則四牡蹻蹻然壯盛鉤膺濯濯然鮮明鉤膺樊纓也毛傳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孔疏五章言于豐策遣而述其辭也古者賜命必於大廟祭統以江漢之詩例之此當在豐京文廟故下有餞餞于郿之事也上章既有四牡鉤膺之錫矣此于廟策遣復有路車乘馬之賜與後篇贈韓侯同也詩緝謂即上四牡鉤膺今從箋義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有人地相宜之義我圖以下皆策遣之辭也介圭瑑琢爾雅曰長尺二寸是鎮圭也集傳則謂諸侯之封圭案周官無介圭惟尚書顧命有之則介非定名讀詩記謂美大而稱之是也竊意鎮圭不得錫諸侯而本分所得之圭亦無可美大考典瑞琬圭以治德康成謂諸侯有德王命賜之申本侯國當得七寸之信圭今以作牧之故特錫琬圭九寸考工故美而大之以爲寶瑞與韓奕章仿此 近巳也毛傳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鄭箋往巳王舅南土是保猶言無使我有南顧憂耳古義謂近于舅指南國者侯之四國則此論主之辭毛傳曲成 六章言于郿餞送而序其行也王既策申伯于豐遂行餞禮于郿復自郿而至鎬是爲南也謝爲所

封之國故以往爲歸言召伯遄敬歸者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匪元舅人疑其未必遽往而今果成行也詩緝是時召伯留謝徹土疆之命蓋巳在前非此時命之也前言徹土田者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之事此言徹土疆者大司徒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所以爲峙粻之本也此結王命徹土田之事古義郎桑苗謂原隰平泉流淸者也以峙其粻者足其倉廩使當變有峙無所顧慮而後行可速也豈王將有南土之役故使預備供億與舊謂其其粻食爲申伯介宿之須非也考周官委人遺人皆有聚積以待賓客羈旅而遺人復有道路之委積如疏家所引皆王國爲之整備而謂取諸謝邑土疆之所出可乎王國徙侯而征其本國之稅以供資用殊可發槩歟以鄙見辨正之如此七章入謝而周人喜其能爲周翰因以表其尊賢也番番老貌尚書孔傳如世稱皤然黃氏而毛言勇武者亦是翁鑺鑠之意既入于謝言自此入彼非已到其地也黃佐徒徒行者御御車者毛傳郎傳御所遷之私人也古義嘽嘽安舒貌鄭箋此指其去時之儀以結王命遷私人之事古義周邦成言京師之人聚覲而喜也戎猶女也戎有良翰周人相慶之言鄭箋與

首章維周之翰相應不顯丕顯也韓則王之元舅方
則有文有武毛傳足爲南國所法此暗結式南邦之意
所以能爲周翰也蓋吉甫推咸喜之意而誇美之亦
見荆徐之衝非文武全備不克爲之保障也古義八章
歸本申伯之德而以贈詩之意終之也承上言申伯
有文武之才者固有柔惠且直之德耳柔惠故能文
且直故能武者[illegible]而正之漢書顏注謂彊者制之以直
弱者[illegible]以仁[illegible]字四國謂懷其柔惠者頌仁憚其
直者頌[illegible]四國廣言之見其德所治覆如
此荆南[illegible]亦與首章四國四方相應古義

申伯爲御十時行說也詩者工師所誦故謂之誦頌大也詩中
指陳甚大有裨於天下國家也聲之足以感人者爲
風意無不盡辭無不美是以感動申伯故曰肆好也
古義贈增也毛疏謂贈之者使行增於義也美所已至
所以勉其將來此吉甫作詩贈行之意也愚按周衰
千里藩于西者爲秦藩于東者爲申呂自東遷委戎
于秦而西藩撤自申呂見滅于楚而東藩破得以延
世者惟恃中土之齊晉耳宣王之世秦仲方盡忠於
周其子莊公以七千人大破戎師爲西垂保障故中
興之績不及西方而荆舒淮徐其害較劇故方叔既

伐蠻荆召穆復下江漢而常武之師復親征徐國胥
其衝者惟申爲要故寧信陽之間尤逼楚氛故改建
申國於此以爲控制實東南一大關鍵也命申伯者
因其先世本封習知山川之險易而其人之才德又
足辦此非後世寵任外戚之比也王氏不察遂以召
戎禍責之而引王莽何進賈謐爲說過已然秦風美
襄公而首及寺人總爲美宣王而一稱王舅再稱元
舅聖人錄之或亦有微意與此亦考古者所當論也
〇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曰吳
嶽也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爲汧山今隴州

吳山縣吳嶽山也馮疏吳嶽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
州南八十里古義天下諸山之尊以嶽名者惟此山
耳漢志申國在南陽宛縣案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
後漢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案今河南汝
寧府信陽州歐陽脩謝絳銘云黃帝後昔周滅之以
封申伯說文母之兄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漢書外
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
大雅申伯之意應劭曰春秋將納后于紀故先褒爲
侯是以紀爲妻父也其注申伯則曰宣王元舅劭既
以紀爲妻父則申爲母之兄弟矣后父帝舅漢表原

白分明何黃如却是倒說了不可誤讀漢書并誤詩也一統志郿縣在陝西鳳翔府府城東南百四十里郿城在郿縣北十五里渭水之北詩緝云即董卓所築郿塢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二章詩疏若轉如調反若賦夫入通二章說刑古音實發荆方反與徐協韻五章寡古音六章中上古通八章風字音方反與心爲韻

崧高功勝於德烝民德勝於功陸學崧高首以維周之翰言論功也烝民首以保茲天子言論德也朱子謂烝民詩大較細膩蓋進於崧高之義矣按山甫城齊之故傳謂去薄姑而遷臨菑疏述史記獻公徙臨菑在夷王時與傳不合集傳通其說謂徙于先而城于後理或然也顧何以至是始城則竊有說焉攷史記齊國本封營丘至胡公始徙薄姑獻公殺胡公而徙臨菑則夷王時也再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入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築城之命爰在斯時蓋出定齊亂也豈君戮叛之事疑出

山甫方略史失紀耳吉甫之意則謂山甫以懿德輔天子宜令朝夕在側今以齊亂之故奉命東行故只邦國若否明哲保身爲言而繼以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若逆知其措置之必出於此可以坐定反側但得畢事早歸以左右天子則山甫之心而吉甫所歌以慰之者也不然則詩所云云義何歸若耶輟就鄒見論之如此一章言天生山甫以保天子也美山甫而以好德發端明山甫有懿德協於烝民所同好也天之生民有物必有則是民所執之常性也故發之以甫無不好是懿德者集傳蓋秉彝烝民所同

所獨故後言民鮮克舉惟仲山甫舉之也（田間）今天監顧有周其光明實至於下將保安宣王而生此仲山甫（舊以昭格爲周之明德上格保爲天之保佑今用古義）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集傳）豈偶然哉二章言仲山甫之德而章末遂及其職以起下章爲使齊張本也嘉即懿也則即物之則臣道主柔（古義）柔而則則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表裏柔嘉也（集傳）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學問進脩也（集傳）既曰令儀令色矣猶曰威儀是力者有德固威儀所自形而謹其威儀又所以養其德也（詩傳）山甫之德如此故有當於天子之心而使布其明命也（詩記）

按賦命事獨使齊在其中蓋爲下章作引且不必遂指使齊至末二章始露本事詩人措筆之妙使開無限法門三章言仲山甫之職而章末重申賦政明作詩之主於使齊又以引起下章也式百辟毓申毛義以爲冢宰是也纘戎考保王躬集傳謂以冢宰兼太保而太保其世官是也出納王命使是喉舌之司（曹氏）此即說作納言之任所謂出納朕命惟允是也（孔疏不知）（前說甚確又謂與此有異誤矣）發如發蒙之發四方承膺王者亂之餘忽見新政之頒積鋼爲之頓開也（箋以爰發連上讀吾取義非也）（今從田間）王命二字直貫全章（補傳書出末二句非也）讀詩記曰外

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與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五經蠡測曰山甫爲城齊而行而詩衆其職至於式百辟保王躬爲喉舌可見大臣之職以朝夕匡弼爲本而出使特一時之用耳前言命此言政前言賦此言發則言之序也四章承上章賦政于外而言也（詩緝）王命即賦政之命肅肅嚴也將奉也奉而行之所謂賦政也邦國侯國也（李解）與治同道曰若與亂同事曰否（蘇傳）山甫明其若否之理而不蹈於毀譽不蔽於愛憎也（嚴緝）哲者明之用既明其若否矣而又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使事定而人不驚功成而衆不忌

則奉身無過而禍患不及矣蓋山甫之身爲一人倚賴之身必自保其身然後可以保王之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謂王躬是保也按章內雖不主齊事竊以史記所載與詩比而觀之則此及下章所言皆非無所爲者特山甫德量汪洋而吉甫衆義高潤不欲切指以傷之耳意則實有所歸也讀詩記謂保身非全身遠害之謂不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惟偷生狥私則君子賤之耳周公遜碩膚孔子微服過宋皆明哲保身事若謂順理即是保身恐非此詩義解五章再申賦政之事以終其說也（古義）

此與下章皆以人言發端見恒情如此而山甫不然
明其異於烝民也古義茹柔吐剛本飲食之事喻[illegible]
而畏彊也疏義矜寡彊禦即是柔剛蓋以所遇之人言
說者以剛柔得中言之呂記非其義矣疏曰不侮不畏
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古義目
不侮二句亦是借言即扶弱除暴影子愚謂此正四
方爰發之實蓋君戮拔事在後來而詩言若燭照過
卜者惟其夙秉明哲有以裕之也非吉甫相契之深
何能及此六章歸賦政之本於德以收應首章也於
德曰輶又比之以毛正是懿德入微處劉元錫謂入

微雖故烝民具有之而鮮克舉之舊謂輶而易舉費解儀宜也
圖度也度於事物之宜山甫所爲無弗合者故知德
之精微惟彼能舉也衆字雖是借說亦可從德之運
用處想見愛莫助之以收應秉彝之好此句本與上
二句一連而意已拖起下二句言我心愛山甫之德
而遠不能逮何能代當其任以効萬一之助故下接
云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也此間着不得轉集傳用至
於字作轉尤不得將助字粘住舉德說黃實夫謂助生於不足終吾恐非
卿覺入補闕妙用正在人莫能舉處便是我莫能助處
二句收應保茲天子亦以起下欲其遄歸之意七八

兩章方明說城齊送行之事七章言使齊之故在築
城八章言送行之意在望歸也出行而後祖祭故曰
出祖曾氏業業高大也毛傳捷捷疾也集傳每懷靡及不獨
山甫懷不及事之慮雖征夫皆然此臨行祖道時光
景也彭彭馬盛也說文鏘鏘鸞鳴聲鄭箋則行而在道矣
王命二句始言所以行之故也騤騤馬行威儀也說文
喈喈聲衆且和也字義皆有層次分別要皆紀其在
道所見耳式遄其歸欲王敦趣山甫使疾歸也古義吉
甫作誦穆如清風非自譽其詩蓋清微之風可以解
人懷抱山甫馬首東瞻而心懸北闕故作此以慰安

之也錢氏詩學曰王命山甫本非出之於外山甫亦
非重內輕外者惟吉甫以王躬爲國本望其在朝朝
夕納誨不欲其久違王之左右所以慰山甫即所以
諷王也○疏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
樊國之君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晉文
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畿內古義云晉
語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
之官守焉樊仲即仲山甫也謚穆周語稱樊穆仲困
學紀聞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
見唐相權德輿集又羅泌路史云虞仲支孫卿于[illegible]

封樊爲樊氏樊仲氏一說未知孰是要爲周之同姓可知若漢書杜欽傳云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事既違異其不可信明矣杜預云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季本云野王本河內今屬懷慶府通志謂陽樊在濟源東南三十八里與河內相隣卽其地也

黃氏日鈔曰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云衮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也此言衮者人臣之極常闕之而不服惟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常時所闕而今補之說雖創而有据附錄於此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淸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齊章命彌反與甸爲韻道與考韻解與位韻易與辟韻二章衡戶郎反與張王章錫爲韻四章彭音旁與鏘光爲韻五章樂力告反與到爲韻武土訏甫噳羆虎居上聲音皮音婆

黃氏日抄曰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廢爲贅物宣王政舉淸明一洗衰頹之迹故封申伯以懷南方之諸侯命樊侯城齊以懷東方之諸侯錫命韓侯以懷北方之諸侯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征之規模宏大蹤文武之世不是過也錢氏詩學曰命韓侯爲北國伯所以備獫狁也重其事權使百蠻追貊悉受統轄蓋欲聯絡北方之戎狄皆爲我用耳宣王制北狄之大計在此按序稱崧高烝民韓奕皆吉甫所作而皆王命爲之然前兩篇主美得人故盛道兩人功德頌之爲誦而自署其名此篇專美懷遠故以受命親命爲文反覆揚厲國恩而申以訓誡義既不同體亦迥別再按此詩前後都似不依本事次第向來循文解義未嘗推論

及此張記何義則以首章爲追述初封次章爲既封入覲通解六帖則以取妻爲出祖以前事陸氏詩學又以先取妻後擇壻爲倒敘錢氏詩學又以末章當敘次章之後種種繚戾皆由不得本詩主意所在因不知其用筆先後之妙而以辭害志也蓋自周衰失馭北道梗塞宣王奮勵中興韓侯首先效命故特加寵異命爲北伯自當首敘王命以見鄭重諄誨之義然後述其始終恩禮自入覲以至出祖異數優渥以侈其遇而動其感不得鑿空以首章爲追述初封也入覲受命是何等大事豈有事未畢而取妻之理自

當在祖餞出國門後蹶父孔武章是借韓姞令居以見封土之美引起下章溥彼韓城二句非爲擇壻而言何嘗倒敘耶末章收應首章又申廣王意而誥誡之此言甫送行諄屬之辭非王於此再加錫命也安得敘於次章之後乎先後之間關於全詩大義不得不爲辨正一章言王親命韓侯也奕奕梁山乃大禹所治著其國之在北也自王化不通朝廷詔令隔除止於遥制今其道倬然昔明無復阻塞韓侯循之以行纘世請命之禮王乃親加詔命焉詩稱王命未有言親者此特言之見中興振作宿習盡除而內外之

氣始通也受命猶恭命也先言受命後言親命見惟韓侯恭順故能承藉寵靈也纘戎祖考以下皆王命之辭蓋韓之先世嘗爲州牧矣無廢朕命即纘戎祖考之命也夙夜匪解虔共爾位無廢之實也汝能匪懈虔共我不改易前命戒之也古義又言有不來庭之方國汝當爲楨榦以正之以佐汝君教化所不及詩緝蓋指北國言之亦虔共爾位之事也二章述其始至入覲言在道時也以其介圭介圭義見前入覲于王覲禮所謂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是也袁[illegible]禮遠之[illegible][illegible]圭亦遠此正覲

時事箋以享禮當之誤矣王錫韓侯以下覲禮所謂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淑旂旂之善者交龍之旂也鄭箋建旂之竿有大綏以爲表章王制所謂天子殺則下大綏是也孔疏旂屬於車故車服之賜及之茀車蔽也簟漆席也孔疏錯金塗也說文衡車軛也塗金於軛所以爲文古義覲禮路先設故先以車言元袞赤舄冕服之上者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是以服言也鉤膺義見前馬眉上曰鍚刻金飾之毛傳覲禮路下四亞之故次以馬言也鞃軾中也幭覆軾也毛傳以去毛之鞹施於軾中以罔車以淺毛之虎皮覆於軾

上以芟獻此又於車別其獻言之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縛搖轡首鄭箋此又於馬別其轡言之三章述其將歸之恩寵也既覲而返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鄭箋屠地名呂記蓋其地與蹶里相近故出宿於此與顯父餞之承王命也箋義王親餞申伯而使顯父餞韓侯禮有等差也謝氏聘禮釋軷祭脯乃飲酒於其側注謂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是祭畢而餞餞乃出宿詩先記所宿爲下親迎張本其實餞在國門外也古義陳酒既多而殽蔌各舉其二槩其餘也六月稱炰鱉膾鯉此亦言炰鱉鮮魚豈古者卿大夫之

燕以魚鱉爲常品與筍蒲皆豆實也前既有車服之賜矣今復贈之車馬以寵其行蓋殊典也所重在餞故以籩豆終之呂記燕行言韓侯與顯父相燕樂也說稽蹶來制者爲侯氏此與上章皆極言禮遇之優以動其感也四章言親迎禮既畢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輔氏蹶里未詳當在王都郊遂之内先言韓姞家世之貴次言韓侯親迎之禮百兩八鸞往迎之車馬光顯也諸娣如雲來嫁之娣姪衆多也行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故韓侯回顧之而嫁從之盛爛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詩緝按汾王厲王也解箋韓侯新承寵命而聯帝姻

戚詩人序之以見光榮眷厚極一時之盛讀詩記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内外光顯禮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得其義矣五章因韓姞于歸而盛稱韓侯封域之美也詩緝蹶父有其武之材嘗爲王使而涉歷諸國因爲女相視可居之所莫如韓國爲樂蓋欲鋪揚韓土之富庶而借蹶父之相攸以形容之亦必蹶父曾至其地故詩人得而及之也韓國多山而近河田間水陸所產無不備有訏訏甫甫皆大也噳噳衆也毛傳魴鱮麀鹿可以供食熊羆貓虎可以供裘李太言饒富也慶喜也

燕安也鄭箋譽樂也集傳蹶父喜得此善居而韓姞亦安而樂之上章言韓侯之迎妻稱心此章言韓姞之歸韓得所盡道其室家之宜明韓土之孔樂如此也六章承上言此孔樂之韓土蓋自初封之時召康公以燕衆完築其城致爲美大孔疏韓之先祖受命爲伯因是百蠻而長之此舊事也以者推原之辭今王推原舊事故錫韓侯兼轄追貊之戎使受北方之國因以先祖州牧之任予之鄭箋使復爲之伯所謂纘戎祖考也蓋祖昔受之命加廣矣凡其州内所統之國應城者城之應池者池之爲之井牧其田征斂其賦孔疏須

是打起精神實實經理故四者皆以實字冠之又當責令諸侯各脩歲事貢其方物如貔豹羆等獸之皮罔或缺供此正虔恭爾位幹不庭方之實在政績能如是則有以報塞王恩綏韓纘服纘祖考以佐戎辟而王命因之不易矣此吉甫贈言之義也蓋韓侯少年英俊席先祖富庶之遺爲百蠻所服故宣王委重焉而厚爲之禮吉甫宣揚德意周備款曲而卒告以經理北國之宜想見古大臣奉詔宣諭之體不可以前兩篇例觀也錢氏曰宣王得韓以爲北方之障然後專事東南無復北顧之憂故此章後即繼以江漢

常武○爾雅梁山晉望也注云在夏陽西北臨河上玉海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有梁山漢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詩所謂奕奕梁山也馮疏同州韓城縣今屬陝西西安府古之韓國晉爲少梁秦漢之夏陽縣也梁山在其境非太王所踰之梁山也太王所踰之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按古義引何景明說謂太王所踰即禹貢治梁及岐之梁據地理今釋禹貢治梁即韓城縣之梁山曾氏云因壺口梁岐一時施功故并言於冀州其實梁岐皆在雍州孔傳甚明蔡傳指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則去河甚遠河水不得經此蔡傳誤也又按玉海据括地志稱在韓城縣南十九里今釋則謂韓城縣西北九十里當以今釋爲正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疏云綏旂旂無旒者周謂之大麾孔疏儀禮記作帛周禮作旜玉藻言羔幦鹿幦巾車言犬㡔豻㡔皆以有毛之皮爲覆此則以淺毛之皮爲㡔也解頤屠地未詳或以爲同州屠谷李解則太遠或以爲即鄠縣之杜陵集傳則地在鎬南不當至此說文貊北方豸種後漢傳有貊耳小水貊濊貊之屬追同堆若匈奴傳之白龍堆夷人爾雅虎竊毛謂之虦釋獸貓注竊淺也又貔

白狐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洽他侯反 定唐丁反 平上通 命霜郎反 音 洪鑽占羲才田切平上去通占首隔韻）
黃寶夫曰此召公還師奏凱論功行封之所作也按
宣王時南北寇患在北尤甚故用兵先於玁狁既平
北方乃勤南駕首定荊蠻然後盡力淮之南北劉汝
楨謂江漢常武二師一時並發此宜然也合觀二雅
用師次第及措置三方之略宣王可謂英主矣至於
功成治定不息兵端撓師辱國大業頹焉此詩略於
戰功詳於疆理不侈英武而重旬宣一路精神全注
文德早爲宣上杜未萌之慝蓋穆公不伐不矜納君
于德。時代王言者亦能將順其美故所述王命皆

有可觀而非吉甫以大雅之材抒忠愛之悃必不能
寓箴規於揚厲得其體要如此也前三章述平淮之
事一章言穆公會兵江漢（呂記）順流而下武夫用命匪
敢偷安遊息惟淮夷是求焉箋謂據在其境故言來
也於是出車設旗匪敢安處寬舒惟爲淮夷之故而
陳兵焉疏謂自營壘出陳箋謂據上鼓地故又言來
也遠道勤師上公出往俗曰來求來鋪而已宛然有
征無戰氣象二章言順流之師其氣百倍蓋淮夷已
望風款服因經營其附近之四方而伐叛招攜（左傳）使
傳遽告成於王（鄭箋以事曰傳以馬曰遽）時穆公猶未歸也既經

營之四方皆已平帖露布至京畿甸人心庶幾安定
天下無復叛戾乖爭王心於是安焉蓋穆公以王心
爲心故告成時爲之體貼至此箋謂述其志者得之
三章言行徹法定疆理爲平淮第一大功故於此特
提王命召虎亦以歸美於王也言江漢之滸者師從
江漢而下王命亦從江漢而來也豈王伐徐旋軫而
下此命與蓋兩師固一時事也淮南久隔化外今重
開闢之與其功也（古義）所闢之疆士命虎以徹法行之
非不惜民力更張太驟也（泳記）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
我周之定制欲使天下皆於王國取中（鄭箋）所謂歸其

有極也於是奉王命而疆之理之自淮至於南海焉
蓋統徐方荊蠻皆就疆理矣可知平淮徐是一時事
當時兩道並進王師既還獨留穆公以終其事故兩
役之賞并及穆公也式辟四句王命之辭于疆二句
乃紀其事（箋義）一二章敘得離約三章敘得詳盡不待
讀至末章已知其意在文德矣後三章述錫命之事
四章則終上章經營疆理之事以起下章之錫命也
（劉氏）再提王命者上命祗飭所辦之事此命勉其纘祖
武以承恩眷蓋猶在經營辦理時故據江漢之滸言
之曰來旬來宣也（朱子初說謂此下皆述王冊命及作集傳移注下章最見精審後人）

轉用舊說非是旬徧也毛傳宣布也集傳言汝勤勞於徧服四方
宣揚王命孔疏蓋指經營疆理而陳其功也又言其先
祖康公當文武受命之時實爲楨幹之臣鄭箋今汝無
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嗣汝召公之事耳能開敏
汝功則我當錫汝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集傳五章述王
策命及穆公受命之事也傳云九命錫圭瓚秬鬯蓋
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始得賜孔疏王制謂賜玉瓚然後
爲鬯是也卣中尊也爾雅釋文人先祖有文德者孔疏言賜
汝圭瓚秬鬯告祭於汝有文德之先祖孔疏即名祖也
文侯之命謂追孝於前文人義正同此集傳云文下蓋與尚書故

出今從箋疏又言錫之山與土田以廣其封使往而受命
于豐廟從先王命其祖康公之處以命之明虎之功
同於康公也孔疏虎於是拜受策命無可報謝惟願天
子以萬年而已六章述穆公歸祭其祖而致勉君之
辭也上四句是祭祖下四句是勉君舊以上三句下五句分截非是
今從集傳上拜稽首于豐廟此拜稽首于家廟對答也鄭箋
揚稱也集傳考成也毛傳言穆公受賜歸而答稱天子之
美命作康公之廟器以考其成集傳所謂告于文人者
也復稱天子萬壽者本祖德而大君恩也詩所既又美
其君之命開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

其極意於武功集傳蓋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
也朱子詩說詩緝曰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
勉王蓋不矜已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古義曰
江出岷山漢出嶓冢漢流至大別與江合流杜預云
大別在江夏界讀詩記云江漢合流去淮夷絕遠或
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與林之奇云古者徵兵不出
調兵諸侯各從其方之便劉汝楨云二師一時並發
王親帥六師穆公則徵兵江漢以行者也馮疏曰後
漢書東夷傳殷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
居中土陳少南云江漢之詩者淮南之夷也若在淮

北則江漢非所入之路率彼淮浦淮北之夷也若在
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愚按秬鬯之說鄭與毛異
毛以秬黍必和鬱乃名鬯故即以鬯爲香草鄭則以
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既引周禮鬱人鬯人
兩條以申鄭義今考鬱人和鬱謂之鬱鬯經有明文
鬯人掌供秬鬯不言和鬱是不和鬱亦名鬯也當以
鄭說爲正詩故曰古者論撰其先祖之德功勒之祭
器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辭向功鐘鼎彝器款識有
郱敦銘銘文一百七字歐陽集古目錄云郱周大
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集傳引此爲據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一章十韻平上通戎音汝與祖父爲韻戒國去入通三章不言韻與遊騷爲韻[illegible]

四五章上三句平上通六章上句平入通

王肅主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主鄭以爲王自親行鄭說是也王雖親行仍命大將統之非宣王自將也淮南北皆有夷初無主名徐則淮北之大國而諸夷所服屬者陳氏詩明言征徐國淮濆特所經歷及駐師之地鄭氏不必言伐淮北之夷也愚按江漢不侈職功而常武發揚蹈厲者蓋淮南諸夷恃徐爲固今徐方自孜不服義已見前二師並出諸夷失恃莫敢鴟張穆公挾江漢之師往壓其境便已俯首帖服徐國介荆淮之間地大力強負遠僭號不知夜郎與漢孰大由來舊矣

非大振兵威不足以挫其鋒而奪之氣又穆公槀奉廟謨所用者不過江漢卒徒茲則六師齊出天子親在行間威靈聲欬自與遣將者不同詩之體製自當有別然曰惠此南國曰王猷允塞曰王曰還歸未嘗有究武窮兵之意非江漢尚文德此篇尚武功也又按常武名篇與下武同例二字當連屬取義衍序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割裂添贅立解迂曲而諸家泥於武不可常卒無確詁竊以禮樂征伐自是治天下之常道武王之樂可名大武宣王之詩何不可名常武乎若謂名公意在陳戒詩之美戒豈在篇名不當以高叟爲詩之法求之也

一章述命元帥以統六師也天子親征威嚴光顯故先以赫赫明明冠其篇後乃言王于卿士之中擇大將而命之也所命之大將副周之世臣以南仲爲大祖者其官則大師其人則皇父也整我六師以脩我戎者比其什伍勒其部分以儆我用兵之事也張氏既敬者居如守行如戰也既戒者臨事而懼不輕敵也黃氏惠此南國者徐戎擾亂南國皆被其害今將征之以除暴安民也詩緝二章述命司馬以定方略也王親命元帥而令內史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以副之左右陳行戒我師旅者左右陳其

行列而戒敕之鄭箋使循淮水之浦涯省察徐土之動
靜毋得規便趨利致失機宜蓋師未行而廟算定也
三事卽所謂三事大夫者箋謂三農之事今用毛義王師之出六
卿皆有職掌各行飭辦事事就緒田間可以馬到成功
不致淹留久處此亦命休父之辭言軍需齊備無虞
缺乏汝但稟承節度早致凱旋可耳田間謂命三事者非三章
述王師啓行也首言赫赫明明者聲靈之遠加此言
赫赫業業者威令之振肅故曰有嚴天子也詩貫舒徐
也保安也毛傳作行也鄭箋紹糾緊也遊遨遊也集傳屢則
疑於紹而匪紹也舒則疑於遊而匪遊也徐方初聞

王師之出便已絡繹騷動及王師漸次近淮先聲所
播有以震動驚懼之如雷霆之發未加於物而徐方
則已震驚矣詩貫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四章述王
師駐淮也王奮其威武而雷霆其聲勃怒其色鄭箋前
其虎臣如怒虓然毛傳厚陳其兵於淮水之涯所孔疏就
執其衆而囚係之孫臨蓋於淮瀆立營壘也淮北諸夷
與徐鈎結必有爲之細作以探軍情者抑或徐人伏
匿於此欲爲窺伺之計行兎脫之謀故就執之以破
其奸非臨敵也箋以爲臨敵又以爲執降皆非也截斷也說文猶堵截
也古義堵截淮浦而駐師其所者一以斷其聲援一以

防其奔逸田間此卽命將時預定之規猶漢書所謂斷
匈奴右臂也萬時華曰淮者徐夷出沒之地王師來
自西北若惟直搗順攻不爲東南壅絶之計彼將歷
淮浮海而上師亦有所難及今師之所至不曰鋪敦
淮濆則曰截彼淮浦彼不得越淮南下其來同也固
其所哉此所以爲王猶允塞也五章述移師征徐也
詩緝淮上之醜虜既執而遂北指錢氏詩學詩言必江漢
之師已壓淮境而後進兵逼徐張氏詩貫王駐行
在未嘗親至徐方或當然也嘽嘽閑暇有餘之貌鄭箋
此言移師在道之軍容如飛如翰迅疾也集傳如江如

漢盛大也鄭箋如山包裹靜不可撼也如川長流動不
可禦也孔疏緜緜不可絶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
不克不可勝也集傳濯征謂滌染汚俗一征而盡洗濯
之古義所謂惠此南國也六章推本王猶言徐服而天
下定也猶謀也集傳用蘇說猶爲道今從毛傳允信也鄭箋塞實也
集傳王謀信實者王以仁義行師旣敬戒以惠南國而
又老謀深斷周匝完固如截淮浦不留虛之類也來
歸附也來者未必同同則無不來故言來又言同也
大將之敬戒副將之陳行虎臣之致果王旅之用命
皆天子精神所鼓舞故曰天子之功也袁記先言四方

既平後言徐方來庭者宣王征伐四方皆已平定獨徐方未服今始來庭是來庭在四方之後也（嚴）又曰徐方不回者中心誠服不復回轉猶言南人不復反也（田閒）王曰還歸收應不留處句作結張元岵曰自赫赫明明至此何等氣勢而以王曰還歸四字收之眞如金聲一震萬馬齊歛言外有武不可黷之意愚按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宣王親總六師出臨淮浦眞有復覩漢官威儀之象然或將驕師老安得時雨其蘇先之以儆戒申之以不留處而皆本於某之允塞可謂王者之師矣朱公遷謂中興之功非威武不能致殷武之頌高宗亦然此常武之義也○楚語觀射父云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其在周程伯休父是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一統志直隸鳳陽府泗州古徐子國徐城在州北五十里玉海徐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黃才伯曰禹貢曾氏解云淮源出於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溢爲患尤在徐州則自豫至淮皆有淮浦而鎬京又在豫西欲至徐必取道於豫故率淮浦省徐土就所經之淮浦言鋪淮濆截淮浦就所至徐州之淮浦言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一章瘵[illegible]……章有與收韻奪與說韻……五章富方二反……後音戶鞏音古後鞏祖後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詩貫茂音勞五章富方二反疚音九詩貫引轉害以六章頻轉音邊七章舊音忌里哉舊乎上去通
二篇序皆謂凡伯刺幽王大壞集傳則以瞻卬刺王
嬖褒姒任奄人召旻刺王任用小人今按首篇以刑
罰之濫致人亡蟊賊罪罟未嘗不言小人而以褒姒
爲主次篇以饑荒之困至蹙國內訌自中未嘗不兼
褒姒而以小人爲主奄人居宮府之間相倚爲奸亦
時所必有特非詩意所重耳國語史伯曰虢石父讒
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

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
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
試幸措行暗昧也可與此二篇互證瞻卬一章言天
降大厲以亂國也大厲指褒姒二章紹厲之階承此
說也塡與塵同釋文塞也說文天不我愛人心抑塞不安
又降此大惡之人以敗亂之使邦國騷擾而士民皆
病如蟊賊之疾害禾稼無有止息者然姒箋罪罟不收
靡有夷瘳即蟊疾靡屆之實蓋此方張設網羅不加
收斂前猶新創繼續而起無復平愈之期故靡屆也
鄭箋以四句排講蘇氏遂以蟊賊罪罟瘳兩義後儒至析下章語分承之何異如又以蟊賊指小人蟊疾

指褒氏穿鑿破碎益不可解二章申言罪罟不收之事皆由於貪
故先言奪人所有後言出入人罪兩人字指諸侯卿
大夫鄭箋此彼字則兼士民言也古義上四句是罰下四
句是刑刑罰顚倒如此所謂蟊疾也三章推原禍本
在褒姒也士多才智則能興國婦有才智則能傾國
本義今王以哲婦爲美而發之適使爲妖亂如鴟梟而
已工於語言爲長舌褒姒之所以能爲厲者以有長
舌爲之階田閒易繫辭傳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語意略同諸儒皆以厲爲亂以階屬褒姒與有長舌不蒙下句亂字亦復今從箋以厲爲惡
向以天不惠我而降亂由今觀之亂匪天降也生自

婦人耳蓋婦人與奄寺相倚其性陰鷙意之所極不
可以情理諭止匪教匪誨者猶言不可教誨云爾舊說
本臆四章言婦寺鉤結外廷干預朝政借罪罟以罔利
也鞫窮也鄭箋窮理罪人也說文忮害忒變也毛傳譖不信
也鄭箋不信猶誣也竟終也鄭箋以忮害之心鞫人而出
以變詐始誣以罪終又自反其辭即所謂收無罪說
有罪者政以賄成故也此其爲惡豈不已極而王且
曰是胡是爲慝也[illegible]方且張設罪罟奪人所有
如賈收三倍之利爲君子斥幽王舊謂詩指在位意在位之人詩方
斥爲蟊賊安得復言君子稱之是識者利析秋毫之謂即所謂有上

田奪民人者史記言號石父善諛好利王用之此蓋
證也末二句結到婦人休蠶織而預公事則前文所
稱咎有所歸訩乎亂之生自婦人矣此章與第二章
相承又歸責於君子之讖利以起下章也嚴緝五章
乃專責幽王也刺責富禍也毛傳介大也集傳天何以責
王而見變異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鄭箋王不反躬
脩省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惟予忠言是忌
乎不弔不祥不畏於天也威儀不類不敬其身也嚴緝
善人又復廢退無人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集傳此章
與第一章相承令王自思昊天不惠之故又特拈介

狄以致警覺蓋驪山之禍詩人已逆覩之矣萬氏輔慶
源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多致夷狄之禍六
章承上章而重人亡之痛也罔罟也毛傳即首章所謂
罪罟上章所謂天刺也天降禍以為網羅詩緝多而且
近惟賢人庶可救耳人之云亡其憂且悲也何可以
言喻哉七章望其悔悟改圖法祖以自救也以湧出
之泉所由者深喻憂所從來者久鄭箋蓋自褒姒初進
已憂之矣徐光啓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怪其何故正當
之也鄭箋又言天雖高遠無不可以鞏之之理王苟大
改前轍不辱其祖宗則往不可諫來猶可追所謂亟

救爾後也詩緝懇拔凡伯拳拳之忠尤在無忝皇祖一
句蓋皇祖化始刑于故鐘鼓之奏叶於房中內助之
功參於十亂幽王乃寵信邪媚之婦煽其妖孽豈不
辱及皇祖詩人之意蓋在黜褒姒以絕禍本為皇祖
一洗其辱與泛陳念祖者不同召旻一章言藏饑民
散中外皆困也天仁閔下覆而今迅疾其威怒卽病
篇天何以刺也天篤降喪以下皆疾威之實居國中
圉邊境也鄭箋居圉卒荒雖據饑饉流亡言而曰處之
勢已成矣二章言天災由於用小人也天降罪罟卽
前篇天之降罔呂記訌潰也毛傳謂戲亂也昏椓奄人也

昏其官名椓謂毀陰者也鄭箋蟊賊之人交通褒姒以
相惑亂為奄寺者曾莫供其職事為之禁斷吉義言其
表裏串結潰潰然惟邪是行蘇氏而王乃使之治我
邪集傳所謂小人之使為國家也三章言用舍倒置也
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職也毛傳小人情狀如
此王曾不知其玷缺而兢業供職之人甚久不寧且
至貶斥其位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囂囂正謂此也四章申首章之義詩所而重
致嘆憫也潰遂也毛傳如彼歲旱草不遂生而茂盛謂
瘨我饑饉也如水中浮苴逐水而棲毛傳謂民卒流亡

也此邦卽蟊賊蹐爽之我邦相視之而無不潰亂謂居圉卒荒也詩緝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怒遂之盛者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亂皆一理也五六兩章申二章三章之義詩所而歸責於王也昔富仁賢今富讒佞毛傳是維昔之富不如時也今則病賢毛傳亦未有如此之甚者詩緝是維今之疚不如茲也疏糲粺精猶君子小人之不同蘇氏彼小人也斯君子也小人曷曰替廢以避君子乎集傳兄況同茲也毛傳小人之不替王於茲之引而用之謂王也詩緝小人日用則內外耗竭頻厓也毛傳池水由外灌而溢

今竭矣而以爲不由於外泉水由中生而滿今竭矣而以爲不由於中喻內外交訌而王不知也詩緝鄭箋自內至外害無不徧而王益寵任而弘大之有不烖禍及于我躬者乎爲王言之而曰我躬者猶曰我居圉我邦云爾七章欲王用賢以救亂也先王謂文武召公召康公奭也鄭箋曰辟曰蹙以國勢言借百里以形容之耳古義文王化行南國武王遂有天下召公助流政教與有力焉今則犬戎內侵諸侯外叛所以辟與蹙者蓋亦有其事矣又嘆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集傳蓋猶望王之用之

也誠用之則必去蟊賊易昏椓而專委任焉則大威寢而饑饉消居圉不至卒荒矣詩人所爲垂涕泣而道也按前篇言人之云亡或以罹黜去國或以知幾遠遁非盡死亡也本篇所稱兢兢業業孔塡不寧者非其人與至於易世而罔或者靖俊在厥服則此等舊人終於淪棄禁錮巖穴久矣豈不惜哉蘇傳謂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序下言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衍說也劉安成曰此詩居變雅之終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與王牛山

曰詩始二南故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潘笠江云瞻卬言內惑於嬖妾召旻言外嬖於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婢倡言則善類喑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二詩非萬古永鑑哉愚按小雅刺幽諸篇危辭切指讀之悚然神驚大雅刺厲幽之詩立意正同而辭氣特加包涵非獨稱天述祖爲能得其大也左傳稱曲而有直體一言爲知其季札之謂矣

受業　屈熊發正叔　屈文漈泉亭
吳大烈晉高　范　槎海觀　參校

虞東學詩卷十　終

虞東學詩卷十一

常熟後學顧　鎮

周頌

鄭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按漢書高堂生傳魯徐生善為頌師古注頌讀與容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據此則序言美盛德之形容於義諦矣魯人作頌義兼禱祝非復西京之舊後世仿之益務恢張皆沿流而昧其源者也

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蓋孔子所加

又曰頌多為祭祀而作故序稱祀告及朝廟惟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於廟求助耳詩所曰頌者祭祀之樂歌自天地以及宗廟百神無非祭者然天地至大不可以形容也故郊祀明堂惟言配者之功德而已餘則自宗廟頌及之而助祭之詩附焉舊謂周頌多不叶韻今細求之亦自有韻特韻多轉注與風雅不同故疑其無韻耳古今固無無韻之詩也

清廟之什

此什所編爲宗廟郎政巡守明堂郊祀配天之樂欲皆周公制作時所定自不容有後王之詩錯雜其間詩所曰其篇先以文士者四始皆文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相轉音漩杜甫詩洽似春風相欺得日居易詩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自法相入聲下四句天承人讀

清廟二篇序以首篇爲祀文王次篇爲太平告文王三篇爲奏象舞是三詩皆祀文王之樂矣三詩當爲一祭所用儀禮義疏謂升歌清廟舉清廟以包維天

維清是也序下言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諸儒皆引維誥上在新邑烝祭歲以實之 集傳李解補傳 詩緝 然書言文武並祭而此詩獨言秉文之德不得謂統於所尊 安成 遂遺武也獨錢飮光引維誥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爲說此本周公告王之言原非實事然王氏謂殷禮疑郎十二月之祭陳定宇駁云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洛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乃非常大祭豈十二月之祭足以當之蓋三月後以至十二月王必嘗至維都行大祀禮受大朝賀今脫去矣其說甚鑿愚按維都新建周公首以祀新邑爲

王豈有延至冬烝郎以留公祭告抵塞故事觀下王答周公之辭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又曰予小子其退郎辟於周分明王已至維邪行殷禮退而歸周非但如陳氏意之而已維誥本多脫簡郎以此詩補其殘闕可也穆深遠也 集傳 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貫造 顯光也濟濟衆也 鄭箋 顯相助祭者多士執事者 詩所 二者皆肅敬雝和秉持文王之德 詩貫 蓋肅雝本是文德轉從與祭執事之人形出愈見其德之入人深也越於也 鄭箋 駿大而疾也 集傳 心思冥會睹對匪遠見文王之在天焉精神踴躍趨蹌恐後如文王之在廟

焉兩在字指文王之在人心者而言 田間 郎下無射於人也不顯不承猶周書言不顯不承 古義 非文王之德光顯於無窮繼承於不替安能無射於人如此 詩所 郎廟中以槩天下也 徐彤 按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云遺餘也劉原父謂以遺棄釋之後儒遂疑見篇無韻故拚論之○古義以序及蔡邕獨斷之說考之我將是季秋大饗所用清廟乃洛邑初成特本文王以配帝之樂歌觀詩中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可見其季秋配帝別有我將之篇而此詩移以他用有五處焉祭統云大嘗禘升歌

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周祀文王故大嘗禘皆歌之也文王世子云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下管象舞大武陳其道謂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仲尼燕居云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以諸侯之長二王之後得與配帝之祭爾雖頌相之贊揖之辭詩榮莫大焉故於盛禮用之也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以此禮始作於周公故假以重祭所以褒周公非以賜魯也達此五者而升歌清廟之義明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命與已韻收與篤韻命葉音民漢此）（溢相景君銘命叶毀篤從徒對切韻平）

此升歌之第二終也雖天命文德並言不必言配言如分明文王一天矣詩緝易曰天行健此天命之不已也又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此文王之不已也於文德言純中庸所謂純亦不已也補傳穆與顯對互言之其實天命之流行賦與者未嘗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未嘗不深遠也朱子假大也蘇氏溢盈溢也鄭箋文王之德甚大其餘浸被於我也徐元扈○不必依左氏作何以恤我收聚也

毛傳駿大順也鄭箋純德于於翕聚故曰收無斯須毫釐違戾故曰大順詩緝心法垂於不朽子孫世世相續便是篤厚猶言世德作求也上篇以人心見祖德此篇說子孫而歸重祖德兩篇皆以德言下篇言典方是治法耳詩緝陸堂以此爲獻尸之樂詩所以爲祭而作之詩其說皆起於鄒元錫但升歌三終禮無分屬三時者故不敢信○古義章首以文王與天對明是宗祀配帝之語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典禋平韻上通成）（禎自爲韻）

此升歌之第三終也序云奏象舞而列之升歌者劉原父謂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舞在下而居後歌在上而居先其得爲升歌明矣按禮經言歌清廟者必與管象相連康成注禮皆以象爲武王之舞不去此詩然武王之舞自名大武與象別文見文王世子禮明堂位等篇無名武王之舞爲象者惟文王之舞名象見於左傳象箾南籥及此序則禮經之象即此詩之象又明矣備序惟言舞不言管此詩既爲升歌又入管吹其義未詳張次仲云歌閱堂下吹管則合樂而舞蓋一詩而兩奏之並或然歟清者不淆緝者有常熙者光大集傳訓清

爲淸明則與熙義相複王氏訓熙爲廣則與他篇緝熙義不符今用張說皆言文典之美
也典者文王造周之法郝敬前二篇以德言仲尼燕居
所謂示德也此篇以典言所謂示事也肇禋卽洛誥
所謂擧稱殷禮洛誥云禋於文王武王則禋不必獨爲祭天之名今據維淸之言與淸廟之序相終始也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言迄今洛都告成開周
家卜世之禎皆文典所貽亦曾孫篤之之意也諸家都以
迄字連上肇字取義故不得與解今云所以肇稱殷禮者由今洛功迄已告成則迄字原非贅設○
讀詩記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所謂肇禋以文王
配帝始於此也古義因洛邑成而宗祀正所謂告成
事之祭耳又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法武王制

爲疏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象而爲舞詩之作
則於成王時也杜預注左云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
舞也皆文王之樂正義云杜言皆文王之樂則象箾
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旣是文舞象箾當是武舞也
按陸德明釋文箾音朔正義引上林賦捎鳳凰釋之
而於韶箾之箾又音簫正義引虞書簫韶九成釋之
一字兩音兩訓殊不可據愚謂象箾韶箾當作一音
象箾南籥當作一舞禮記義疏言象吹以管而舞以
籥則左傳所紀原非兩舞而象非象用兵時刺伐之
法矣周舞之見於禮經者三曰象曰勺曰大武勺卽

酌師古酌之詩曰於鑠王師而康成以爲文舞見內則注象
之詩曰文王之典而康成以爲武舞此皆不可曉者
朱子以勺爲武以象爲文今依朱子說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於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公還邦崇功皇
刑忘古東江陽通押福韓音甫保轉音補福保自爲韻
序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疏曰周公居攝七年致
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序言卽政非
卽位也則周公未嘗攝位明矣集傳以此詩爲獻助

祭諸侯之樂歌中補序義疑諸朱氏疏義曰儀禮賓
三獻尸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歟烈言其
功文言其德補傳此功德顯明之諸侯夾輔王室以興
國祚錫是有天下之祉福以惠我無疆之休使子孫
世世保之也詩緝無封靡於爾邦四句乃告戒之辭言
爾無封殖以專利無侈靡以傷財則王當崇尚之又
念汝有此開國之功戎當訓汝不當訓大當使後之以序相繼
者益務恢張前烈而皇大之則爾之子孫與我之子
孫共相保於無窮矣蓋誠勉之亦以致其祝願也無
競維人四句特頌美前王以感發之與末句是一串

語詛言莫強於人盡人道則四方其訓行之莫顯於德顯其德則百辟其刑法之解頌前王所以統四方定百辟者由此也不曰不忘前王而曰前王不忘又加之以欸辭貫貫夫謂感發諸侯不盡之意得其旨矣本義分兩章以下章為臣戒君之辭破碎非頌體自當以集傳為正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徂依集傳從沈括作岨岐字斷句末句不入韻讀從韓詩作岨文王有夷之行皆然陸堺云今樂府悠與毛傳多不入韻前書者

序曰祀先王先公也集傳則為祭大王之詩陸奎勳謂岐山有太王廟武成祀於周廟備時應有樂章愚按周之祖廟自在鎬京而岐周肇基之地根本所在故疏家亦有別廟如武成所敘則先王先公悉在不獨太王廟矣何以獨祭太王乎此詩之祀自在周公定禮後為成王祀周廟之詩與武成大祀無涉頌詩言太王文王而序兼及先公者蓋太王自幽遷岐文王自岐遷豐始終岐山之事者二王也追二王與岐之績以告先公所謂以成功告神明者歟先儒以為祭嘗之則非也季氏解頤謂此祀岐山之樂歌引易王用享於岐山為證其說不為無據然享岐山安知

非即祀周廟事無容創為別說張叔翹云周家王業實始於岐故大雅歌其帝省周頌謂之天作作起也歐陽高山岐山也鄭箋以岐山為高山又以為天作美大之也補傳荒治也集傳大王荒之繇尚前七章之義備矣詩貫兩彼字皆指岐山後王不得彼先上今從張記康安也謂奠安之彼作矣承首句言文王康之孟子述治岐之政備矣王氏彼岨矣岐從集傳有夷之行至矣二三章之言備矣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眾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弗失也集傳劉氏曰始作之固自乎天終保之亦繫乎人張叔翹謂太王以一岐山而基王跡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守岐山然後知詩人之語所慮者深遠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詩貫密轉音繆與受為韻心靖于上通

序曰郊祀天地也通典周制禮祀畢獻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蘇氏轍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此為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後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

今集傳改爲祀成王之詩其辨有四一謂古無合祭
天地之禮按疏言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祀
神州之地祇謂二郊皆用此詩耳不言合祭也一謂
此詩言天不及地若於方丘奏之於義何取按周禮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不言方澤義疏云以示禋祀昊
天同也天地之德同歸罔極王者稱受命於天不稱
受命於地豈父天而不母地乎祀天之詩未嘗不可
祀地也一謂以國語證之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按
國語道成王之德句韋昭注云是詩道文武能成王
德又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注云肆夏時邁

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朱子於時邁注既用呂說
又以執競爲昭王後詩是朱子亦不能定其說矣一
謂周之後王獨不得褒顯其先王是固然已然郊禘
爲一朝大典周公不容不爲乎定今此詩之祀天地
改爲祀成王雖之禘太祖改爲祭文王周頌樂章偏
闕此二大祭所未安也故仍從序說范逸齋曰郊祀
以后稷配此篇爲天地之樂章思文爲后稷之樂章
成命定命也成王當依箋作成此王功基者積累於
下以承藉乎上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集傳肆故今也
爾雅靖安也集傳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矣文武受

之成此王功不敢自安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
宏深而靜密仲尼燕居謂無聲之樂其旨深矣於是
又歎美而言二后繼續光明者顧命謂昔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是也問田單厥心者於民物遐邇之際無所
不盡其心故今得承二后之功德共亨安而永受
天命也○按天地之祀二至異時方圜異位蒼黃異
色器幣異物六變八變異樂周禮炳然無可疑者由
漢以來始有夫婦共牢南郊合祭之說其事成於王
莽而宋世儒者乃援据此序以傳會其說蘇子瞻且
創爲六議爭之殿廷元祐七年議莫能一至淳熙中朱子

爲先朝南北郊辨謂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
百神亦無一時共享之禮古時人子躬親行事豈有
祭天郊將上下百神盡舍累積併作一祭耶且郊壇
陛級兩邊上下皆是神位中間恐不可行朱子之辨
出而合祭之不可明矣近世又有發其說者故因說
是詩而并論之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牛音疑右音以牛右方饗俱平上通夜音豫保讀補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序傳合程子曰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冬至祭天而以祖配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季秋享帝而以父配成物之時也禮書郊曰天所以尊之故以稷配亦以尊稷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故以文王配亦以親文王也昊類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質疑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禮書說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皆與禮經不合按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因吉土以饗於郊家語孔子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馬貴與謂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方之主而在地也五帝不出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則不可後世乃立青赤黃白之祠後儒又加以威靈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之號後又分爲六天其說多出於緯書不足據也家饌纂曰明堂之作武王時已有之樂記曰武王克殷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獨武王時有之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則明堂爲祭祀之所上古已然惟宗祀配帝之禮則肪於周公故孝經以此贊周公之孝後世誤執嚴父

之說以啓紛紜惟東漢明帝時以光武配明堂造章安而後不識經者以爲近古朱子謂此是周公創立一法將文王配天承爲定制後世將嚴父之說亂了斯言足破千古之惑將奉也鄭享獻也毛右尊也鄭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集傳臨之於右以享我祭猶云如在其上也古義季氏解頤曰祭法燔柴于泰壇用騂犢則明堂祭天當用特牛而有羊者周禮羊人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緋羊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供柴享者獻牛以供祀也安成劉氏曰不敢必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儀式刑皆法也集傳衆言之謂法之不已詩經惟天惠民惟文王之典足以安民我法文王之典日日施行之以安四方則天必錫福於文王而右饗我祭矣華谷謂文王錫福祀天而謂文王錫福可乎其右既右語勢一呼一應則右饗亦應屬天蓋錫福文王即是錫福子孫處天既右饗則文王右饗不待言矣今從詩緝成我其夙夜爲祭後言之也錢氏曰天之威即從右饗中見天人相去甚邇能饗我即能棄我不畏其威而能常保其右饗乎畏之如何只是常法文王之典以靖四方耳古義讀詩記曰法文王所以法天畏天所以畏文王天與文王一也○淸廟之祀明堂在雒都康成謂周公攝政乃立明

堂於王城此雒都告成之特祀維清所謂擧禮也此明堂在鎬京乃每歲季秋大饗之禮楊氏復曰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所非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雖未可據然必森嚴清靜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者此也王叔晦曰明堂制度諸家皆以臆度月令失之誕大戴記桓氏新論失之侈蔡氏失之離晏子所傳陋而非禮公玉帶所圖詭而不經愚按明堂之制當以考工記爲正考工記匠人職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如是而已朱子言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亦與考工不合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子轉 音走與后爲韻見漢書敘傳位與矢韻夏與保韻夏音戶保音補

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疏曰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時邁其邦敘時巡之事也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者使有天下爲

人神主也時邁而首及昊天正柴望之事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武成謂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是也黃氏右助也鄭箋序者帝王之傳序呂氏謂以周繼夏商也錢氏實字與其字相承若爲問答者然昊天其子之乎曰天實右序有周矣詩緝何以徵之即今巡守所至薄言震動之諸侯已莫不懼懼武成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也黃氏祭告所及用以懷來柔和之傳百神河嶽已莫不安然武成謂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也黃氏此皆右序之實驗信乎王之爲人神主矣明昭者光明著見之義武成所謂昭我周王天休震動者是也古義又崇上昊天其子言曰天實明昭有周矣詩緝曰右序有周明昭有周語意正同明昭不言實者承上省文也故兩節結語皆以允言之式用也鄭箋次序諸侯之在位者謂以慶讓黜陟之典差次之詩緝武成謂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是也黃氏諸侯既已式序無所復事武功干戈弓矢則戢之櫜之惟求美德以布陳於中夏蓋勘亂以武致治以文求者謂求之義懿德所包者廣凡可以綏太平者皆是古義武成謂歸馬放牛以致垂拱而天下治是也黃氏此皆明昭之實事信乎王之能長保天命矣既右序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錢氏愚按古人頌不忘規

我將篇曰于時保之此篇曰允王保之可識古頌之體○疏曰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鰲夏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按襄四年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國語亦載穆叔之辭稱肆夏繁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與呂不合然如韋說則三夏並稱何獨於肆夏辭繁名疊乎其不然必矣又疏述康成之言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此歌之大

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愚按六笙篇亡而義存九夏既亡其義安知其篇紛紜之論總不可據今祇采古儒所及者著之以不沒其說云爾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次句不入韻末節轉韻

序曰祀武王也鄭皆訓康為安而歐陽氏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後詩集傳用其說李迂仲因歐說而直然亦有室礙不通者其言成康之文如此

其屢而言武王無幾豈古人祀先祖之意乎蘇潁濱因奄有天下不自成康也朱孟章曰先生初說亦取古注後乃更之當以初說為正競彊也鄭箋皇大也補傳武王執自彊之心以成其彊之烈補傳豈不顯乎其成王業而安天下也詩緝上帝是以甞光大之由其能成王業而安天下遂奄四方而有之斤斤然明察無不至言其照臨四方詩緝明而能斷補傳無競者在此不顯者亦在此也今祀武王之時鐘鼓喤喤而和磬筦將將而集神之降福穰穰然衆簡簡然大言樂作而神福之也祭祀之威儀反反然重愼為之齊箋傳祭終而飲

福醉飽卒無違禮箋福祿亦反復而未艾言禮行而神福之也詩緝○樊繁通杜子春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稷極韻天民韻牟育平入通疆本韻界夏韻宜讀駕古暮反與夏韻

此后稷配天之樂歌史記言郊禮有二而皆配以稷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故周之始郊其月以長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錢氏曰此迎長至之郊也按昊天有成命已

爲南郊之樂而又有思文者郝仲輿曰緜祀之樂當與祀天異思文所以緜祀也生民述事故辭詳而文直思文頌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張氏古義謂詒我來牟據冬至時所見之物言之此不必然按管子曰麥熟穀之始殷武曰當正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爲首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絶續之交民命所繫今西北方人俱以麥爲大熟故特標以爲民食之本臣工篇亦言來牟同此意也思語辭集傳文文德也鄭箋詩緝曰后稷人臣周人推以配天疑於推崇之過故此詩發明之克如克明德之克安成下乃

言克配之實也立當作粒鄭箋虞書烝民乃粒是也極至也德之至也集傳周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是也來牟麥也說文來牟本由天生洪荒以後棄於豐草后稷辨其種以授之民教以樹藝之法故曰貽也率育徧養也帝欲徧養斯民后稷奉而行之所以克配彼天也無此疆爾界正徧養之事常常道也集傳時夏中國也李陳氏迂仲曰后稷但養之而已未及教之也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蓋民無常產因無常心倉廩實而知禮義府庫充而知榮辱惟其教民稼穡所以能陳常于時夏也按孟子曰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聖人之功所以同於覆載也祭以配天宜矣○此詩即韋昭所謂渠者杜子春曰渠大也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馮氏疏曰說文云來麰麥也劉向亦謂麰麰麥也韓詩作貽我嘉麰然則來牟一物惟廣雅以牟爲大麥來爲小麥不足據也

臣工之什

此什錯舉內外祭而助祭之詩居半焉雖爲大禘與祴見相次者亦以詩有相予肆祀之語而類緝之歟詩所以終以武者爲樂之亂章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茹畬帝艾四韻

爲農詞工公求年年人各爲韻

此諸侯春朝助祭事畢而遣於廟之樂歌也孟子述巡守之典其慶讓始於土地田野之治否知先王之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張氏故成王遣戒諸侯注意於此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正此意也李氏愚按朱子釋保介謂保介見呂覽月令其說不同然皆爲耤田而言是惟耤田得名保介詩呼保介而告之事

當在耕藉後故後世學者皆以藉田爲說（張鶴翔忠亂句皆說）
（錢次仲之陸奎勳）疑諸侯助王春祠因預耕禮乃遣於廟而
戒之歟不戒其身而咨嗟以戒其臣工者所以警切
之也（詩經）在公者公家之事（朱子）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
知當來咨謀茹度之戒無自專也（鄭箋）此節是統飭之
辭下乃專言農事（詩經）重言嗟嗟者所以重其事於是
又戒其保介曰爾今歸國春向莫矣他又何所求乎
惟民事不可緩耳爾之新田畬田（三歲曰畬）何如哉蓋
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舉新以該舊也（輔氏）春已向莫
甚美之麥漸次告成是上帝有明賜而受之不遠矣

夏麥者秋稼之占此明昭之上帝終必賜以有年所
當命我衆人各具錢鎛之器以治其田奄忽之間已
觀其用短鎌以艾禾矣可不歸而求之哉（詩緝）愚按如
何新畬春省耕也庤乃錢鎛孟夏循行縣鄙命農勉
作也奄觀銍艾秋省斂也皆戒之之意○箋曰保介
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
御閒集說曰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
居中車右在右置此田器於保介及御者之間疏謂
諸侯耕藉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常見勸農之事故
勅之也又高誘呂覽注云保介副也載耒耜置於其

間而施用之集傳本此箋曰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
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據此則詩言晚春爲周
正建寅之月矣朝正之後於此遣之正其時也不應
遲至夏之三月曰夏三月[illegible]不已晚乎毛傳
錢銚鎛鋤銍穫也（孔疏）銚七遙反銚也爾雅作斛斛
謂之疀[illegible]方言江淮南楚謂之臿東齊謂之梩（音駭）鎒
爾雅斛謂之定（音錠）郭云鋤屬呂覽鎒柄尺其鎒六寸注
云耨其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閒說文鎒薅器不短鎌管
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
然後成其爲農箋錢鎛銍三器分耕耘刈三用故云

然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發音撥駿音峻爾又昌耦上入通）
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而詩中未見祈穀意故集傳
改爲戒農官後儒又以戒農官當次於雅不當次於
頌何黃如據家語謂既得卜於禰因戒農官張次仲
據竹書謂康王申戒農官告於廟皆欲以戒農官合
於告神明之義未免附會詩所謂既祈穀於上帝因
而祭農官於本詩既字之義爲得矣然祈穀而祭農
官於禮無稽詩緝補傳皆言親率農夫爲藉田張本

蓋知爲耤田而又拄礙序說故爲兩岐之論愚按月令祈穀耤田其禮相因詩言旣昭假爾本承祈穀而言故序以爲祈穀也豈前篇戒諸侯及後載芟篇祈社稷皆耕耤後事而此篇乃祈穀後耕耤之樂章歟

咨嗟我周之以穡事成王業也啓蟄之祀旣昭假於爾大神矣（孫氏言昭格于下商頌言昭格遲遲皆事天也）曰旣者已事之辭

我今親率農夫以播種百穀（詩補傳）所謂躬耕帝耤也

駿發爾私以下戒民使勸農業（孔疏）時有終畝之庶人在焉故戒之也駿疾也發伐也（鄭箋）匠人職云一耦之伐以耜擊伐此地使發起也（孔疏）私民田也不言公者

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也（毛傳）終竟也終三十里者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言三十者擧成數也（鄭箋）

服事也謂之亦者顧上躬耕而言十千維耦者匠人職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注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據萬夫言之故曰十千耦也或謂耤田承祈穀之後卽以本文旣昭假爾率時農夫爲據已序又兼言夏祈何歟按先儒或以噫嘻之辭爲吁嗟來而（曹氏）或又以大雩與春郊不同疑序中夏字爲衍（何氏）皆不可據詩有本爲此事而作後復移之他用者其義不可究詎闕之可爾○孔疏計萬夫之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旣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三百步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陳祥道曰康成以匠人有畎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鄕遂公邑制溝洫按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塗言之也若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者成間有洫

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擧洫於同擧澮亦其大略云爾薛季宣曰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據此則集傳謂溝洫用貢法者非矣又案匠人云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又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是溝洫之法雖縱橫不得踰制亦必循順地防有直行折行之處非如昔人所圖如棋盤樣也至於環外之川亦謂其

外有川非必四面環之也義疏謂環於百里外者即環於三十三里外之川最爲得之集傳謂四旁有川亦似於水勢未審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夜音豫

此獻二王後助祭之樂歌振羣飛貌 毛傳 振振其羽也 錢氏 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 朱子 鷺好潔而白振羽羣飛來集西雝其容可愛杞宋之君於周爲客今來助祭周廟至止於此亦如鷺之容也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隊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嚴氏 欲其夙夜匪懈然後德音不已所謂愛人以德也 李解 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亦此意也此篇序與集傳無異說而後人自取蚓擾總由泥滯西雝二字不如鷺集西雝只興客之在廟不當以興義爲止義也或欲以白鳥同白馬例看尤涉纖巧非說經本色陸奎勳曰此詩不獨用之廟中兩君相見徵以振羽見仲尼燕居集傳賦也宜從毛爲興○陸疏鷺水鳥齊魯閒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謂之白鷺大小如鴟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陸佃云頂上有絲毿毿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鄭顧云鷺潔白而善爲容其集必飛舞而下其翅背上皆有長毛一名帶絲禽一名屬玉 海錄 格物論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首句何黍稌自爲韻秭醴妣嘗皆并上通

序秋冬報而不言所報何神則內外上下兼舉之矣箋義以爲祭宗廟集傳以爲祭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蘇氏說 劉 而王臨川鄭永嘉陳少南李迂仲俱以爲報上帝陳用之以爲享明堂惟曹粹老謂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按詩以洽百禮所包廣闊曹說得之策案云考祀典秋冬大報上自天地以至方蜡廟祀不舉祀則有樂是詩殆爲報祭之樂章故序不明斥所祭爲何神也職方謂雍冀宜黍荆揚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豐年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故黍稌皆多也 李解 廩人注曰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對文則別散即通也 孔疏 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毛傳 藏穀數多故其廩高大舉廩之多容以爲豐年之狀也 孔疏 酒即周禮所謂三酒醴即周禮所謂五齊行禮以酒爲主也 詩緝 烝進也畀予也 鄭箋 即獻也進而獻

之祖妣於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詩緝）大典畢衆隨處
得豐年之利用則隨處徼神惠之普存故曰降福孔
皆也（孔疏）○爾雅稌稻郭云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古
義稌有黏有不黏黏者爲糯不黏者爲秔秔或作粳
在古通得稻稌之名若詩書之文自依所用而解之
如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粳月令秫稻必齊則稻是糯
周禮牛宜稌則稌是粳此詩爲酒醴則是糯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瞽庭分讀起奏音閑虡羽鼓圉奏樂與許顧聲鳴讀成以）

讀定

此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疏曰周公制禮作樂一
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特告太
祖不因祭祀集傳無異說獨范逸齋以爲祫祭此由
康成注大司樂之文誤之也按大司樂以六律六同
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緣上經教樂舞樂語是分而
教之故於此合肄之也鄭注乃連下經天神地示人
鬼併爲一事逸齋因疑合樂爲祭耳何黄如謂若無
助祭之事我客何以來竊意諸侯述職歲有恒典遇
祭祀則助祭遇合樂則觀樂皆朝廷大事諸侯所當

預者本詩明曰觀成並無一字涉祭何苦强生枝節
與古人爲難耶按禮經多合樂之文合樂必有詩而
今無別見者或始作樂時歌此以合乎祖後亦移而
他用歟又疏稱毛以爲大武之末陳將樂者因謂備
樂合祖不過主大武而已遂引樂記始而北出云云
謂武樂之成終於崇天子戾止觀成即崇天子之意
此無明文可考毛亦本無是說瞽言作樂之人也庭
言作樂之地也（輔氏）重言有瞽見非一人（朱氏）兩句總敘
其事（集傳）以發作樂之端也設業四句言樂器之備簫
管四句言樂聲之和既備乃奏則聯絡上下之文也

先祖三句言樂作而神人胥格猶虞書言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也成如簫韶九成之成（集傳）又按樂有八音
詩中所舉者四或舉重以該輕或舉小以包大故云
既備也大司樂陳六變八變九變之樂於音亦但舉
其三古人臨文之體如此何黄如乃以管爲笙中之
管以補匏音以乃奏爲金奏以補金音以和鳴爲琴
瑟以補絲音至土音不能爲說牽合左傳七音之文
假合何氏作大司樂圖鐘節解又當如何補綴耶不
知乃奏只是奏樂和鳴只是樂之和管只是下管之
管如容穿鑿取巧也詩緝云肅即敬如意雝即純如

意合之郎喤喤和鳴也斯爲得之○業虡崇牙見靈
臺篇疏曰樹羽郎明堂位所謂璧翣注云畫繒爲翣
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是也應小
鼓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與西懸朔鞞相對注謂應
和朔鞞經傳皆無田鼓之文（毛傳以田鼓爲大鼓）而田與應連
文皆在縣鼓之上則田亦應之類故鄭以爲當作朄
（音引）太師職云令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箋謂聲轉
字誤變而作田也陳祥道曰大射有朔鞞應鞞詩又
以應配朄則朔鞞乃朄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
始鼓故曰朔鄭氏以應與朄及朔爲三鼓恐不然也

疏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人楹鼓周人懸鼓
是周法鼓始在縣陳暘曰縣鼓大鼓也應田縣鼓先
小後大所以爲備樂也疏曰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
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陳暘曰鞉鼓二者以
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鞉祀地示以靈鼓靈
鞉享人鬼以路鼓路鞉樂記亦以鞉鼓合而爲德音
也古義曰磬筦磬頌磬也應筦之磬謂之筦磬應頌
之磬謂之頌磬疏曰傳云柷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
椌楬之文二器皆用木也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
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敔

如伏虎背上有七十二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圉敔
古今字耳章俊卿曰柷之制中虛聲之所出以虛爲
本也圉之制中實聲之所止則歸實也疏曰釋樂大
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云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
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如
鳳翼釋樂大管謂之簥郭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
底賈氏云如篪併而吹之律呂精義云管即律管律呂
各六有特有編前儒不識管者謂長尺圍寸併兩而
吹此漢大予樂之雙管非古所謂管也後儒不識管
者謂除篪子外長六寸餘此教坊俗樂之頭管亦非

所謂管也管無孔惟管端開豁口以便吹縱橫皆廣
一分七釐六毫乃黃鐘正律內徑之半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陸氏云福讀甫）
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
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
之又季春薦鮪於寢廟周禮獻人春獻王鮪夏小正
傳云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非時常有故取以爲獻（郭錫）
此篇與魚麗相表裏魚麗之序曰美萬物盛多可以
告於神明此則告神之樂歌也猗與猗一字美哉（詩緝）漆

沮岐周之二水也毛傳二水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鎬京去岐不遠故緊而言之孔疏明非自土沮漆之漆沮也深潛之處有此多魚詩緝蓋魚性喜潛故藏之深也王氏朱氏鰷鱨也本草鮪鮥也嚴氏二魚皆非漆沮所有而謂之有者以其自他而至見漆沮之魚廣也且有纖長之鰷善飛之鱨形偃之鰋形俯之鯉舉其類之多亦形容庶物盛多之意嚴緝以是備物享祀而神明饗之助以大福也○毛傳潛糝也疏引小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橬橬作木旁橬槮也槮亦作木旁爾雅糝謂之涔郭璞改糝作槮李巡云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

炎云積柴養魚曰槮郭注謂魚得寒入其裏隱藏因以薄圍取之按潛之訓深爾雅本有明文今以從水之潛作從木之橬輾轉改釋殊難信據今從詩緝羅願云鱣蓋鮪之類二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渡北崖上山腹穴舊說謂此穴通江湖鱣鮪從此穴入河陸佃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餘見衛風小雅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通首隔句韻

序曰禘大祖而箋以大祖爲文王蓋本祭法祖文王之文也先君子曰禘說紛紛迄無定論康成混禘於郊及祫大禘小之說前人駁辨已詳無容置論所當論者有二趙匡謂禘祭不兼羣廟朱子從之然漢世儒者如許慎張純等俱以禘爲諦審昭穆則毀廟未毀廟之主俱在矣惟合羣主而又追所自出之帝故大於祫也匡又謂禘非時祭之名不知禮之言禘原有二說大傳之所謂禘爾雅以爲大祭商周之禘嚳是也王制之所謂禘其禮或行於春郊特牲或行於夏祭統鄭司

農謂卽司尊彝之追享所謂四時之閒祀陸農師以春夏爲審禘之時陳祥道以爲時禘是也康成指爲夏殷之禮此不可據按禮經言禘每及嘗中庸亦言禘嘗之義則周有時禘信矣周禮義疏云禘不於春則於夏因春夏之時祭而以大祭之禮行之則禴亦名禘禴亦名禘矣春秋書禘於莊公可見不必追所自出之帝而後爲禘也左傳云寡人之未禘祀可見爲時祭之通稱也合前後諸說按之則商頌之長發大傳之所謂禘也故序以大禘當之周頌之雝王制之所謂禘也故序以禘文王當之不言大也箋以大

祖爲文王則禘止及於文王而不追所自出卽魯禘莊公之鉻本也魯雖僭禮亦必有所規仿而然恐其祭時卽歌此詩故三家得而竊之歟又按傳說以爲成王詩而集傳改爲武王祭文王何黃如引劉向封事以實之今考劉向之言曰武王周公繼政義不專主武王又曰祀其先祖仍與序說相合無以見其爲武王祭文王也愚意成王禘文王而以武王配故有皇考烈考之別詩意或當然歟有者非一之辭田間來者自彼而來孔疏止者止於周廟古義言助祭之諸侯其來也雝雝而和其止也肅肅而敬天子則至和無迹至敬無文穆穆然深遠詩緝所以交神明者有道矣又嗟嘆而言於鄭讀如字今從集傳音烏天子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陳祭祀之饌孔疏此由我大哉皇考之武王王氏有以綏安我孝子故能得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祖也劉向我先祖文王宜適哲智以盡人道乃文乃武以備君德用是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孔以宣哲屬文武屬君今從集傳子以壽祉之多故今奉茲大祭配以烈考文王爲大祖王氏亦尊文母大姒與之同食也疏云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大祖又云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愚按康誥丕顯

考文王亦卽烈考之謂何竟以皇考爲文王則成王不當稱孝子以烈考爲武王則子不當稱母上集傳以皇考烈考皆屬文王則一詩不當有兩稱恐非詩祀用王氏說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於詩意應如是○周禮樂師職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論語三家者以雍徹康成謂徹歌雍詩是也陳暘曰大祭祀告利成之後徹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黃佐曰此詩本爲祭文王徹俎之詩後乃通用之於他廟耳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而詩曰克昌厥後者周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愚按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禘祭升歌用清廟此其徹詩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王章陽央鶬光享壽上通保讀補與考壽爲韻嘏讀甫與考祜爲韻

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疏謂成王卽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按烈文序言卽政此序無之其曰始見者明在卽政前鄒子靜曰蓋見毀始

朝乎廟也諸侯本為朝來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是
說近之載始也新王初御諸侯來朝求法度而遵守
之猶今言請則也其所建交龍之旂則陽陽而明其
軾前之和旂上之鈴則央央而有鶬其轡首之金
厄則鶬之而鶬然如玉之鳴（古義鶬當依說文通作瑲玉聲也傳箋有王聲）
者金厄所謂僞 鞗金飾貌非是 休美也（集傳）車服之美如此有烈烈然
之光輝也成王於是率之以見昭考武王以致其孝
敬以行其獻享（詩緝）而諸侯助行其禮使得壽考之福
（孔疏）當長言保此甚美之多祜也又言此有功有德之
辟公庸亦安以多福是君臣並受神貺俾我緝續光

明於純全之嘏猶尚書言毗予一人世世享德也（省家）
皆以末二句從然文首章義又或以為均福於諸侯
之辭今按箋義是以多福為安處純嘏句仍歸成
王編傳用其說
黃實夫曰成王得四海之權心以祀先王則
成王有得福之道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則諸侯
亦有得福之道君臣並受其福而勸戒以保於無窮
盛矣哉按箋云天子受福曰大嘏（本章）辭有福祚之
言是鄭以此為嘏辭也豈此詩即受嘏之樂歌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馬音姥且釋文七序反馬瑞辰追琢皆雕也）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疏云微子先封
於宋但未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或召來命之
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若
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又云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
美辭因見廟而歌其意不在廟故經無廟事古義曰
辭雖頌客亦告於廟故為頌集傳分三節部分最清
然以第三節追之為已去而復還之恐無是事故易
注語留之為送之客指微子也宋於周為客（集傳）重言
有客者獨賢而尊異之（集傳）亦仍也（集傳）殷尚白修其禮

物仍殷之舊也（集傳）萋且敬慎貌（集傳）言微子乘白馬而
來其威儀敬慎萋萋且且也（集傳）乃其隨行之衆如敦
琢之玉然猶杜詩言竹方小童清也（詩緝）此一節言其
始至也（集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言客至多日可以去
矣我周人受之縶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
也按縶縶馬皆假設之辭（孔疏）此一節言其將去也（集傳）
追之為言送也疏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箋謂餞送
者是也綏安也追綏總是一事（古義）王遣左右之臣追
而餞之以安樂其心厚之無已也（箋義）淫大威則也（傳）七
調用殷正朔行其禮如天子也（箋疏）張叔翹曰用天子

而樂浸淫於鑄常管成之外故曰淫成與亦自其爲
相照或易也傳毛大也正降而孔疏同指天子寵命及
左右追殺之事者皆說各大者其能相傳言王
之降曰易且大也[illegible]一文此一節言
其道之也○什方氏以周公訴武庚祿父爲刑威
言昔者既有淫威矣今則降福孔夷蓋順逆之理如
此范傳嚴粲皆主之東萊詩記亦分注其說謂彼
于新受寵命來爲客天子褒崇越於常制至於已
夫猶復追綏眷厚如此而忽涉前事以傷其心豈所
謂綏之者耶今詳周書微子之命極陳商先王之齊
聖廣淵及微子之恪慎克孝而終以服子人世世
享德此爲勅命之辭並無一語及紂與武庚之事今
作詩美之而語乃示以威福非恩所敢安也並說不
慎轉成疵病不得不爲辨之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illegible]

序曰奏大武疏云周家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
樂既成而於廟奏之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
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
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
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康成云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
陳氏樂書云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
享先祖則歌是詩而舞之可知記又言八佾以舞大
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
大武語其服也於嘆辭皇大也集傳無競維烈義與執
競篇同允信也信哉有文德之文王能開其子孫之
基緒即下所謂爾功也武王嗣以武功受之[illegible]
勝殷而止其殘殺然後爾功得致定焉毛傳耆致也
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維清歸功文王爲
奏象言之此詩歸功武王爲奏大武言之各有當
也[illegible]愚按樂雖象武而詩以遏劉耆定爲頌則大武
之意在於止戈故能受文之德而定其功也○宣十
二年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
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集傳引
此則作首章孔穎達曰頌皆[illegible]卒章之
句也按傳所稱其三者第也所稱其六者第也既以
桓爲六成則武詩不應居卒孔氏以爲終章之句者
是矣又按武始而北出此篇有勝殷遏劉之言而獨

被武名豈即武之首章歟傳不言二四五其存與亡
不可知何黄如欲以勺般時邁當之勺般或可附會
若時邁爲告祭柴望之詩安得牽合閔之可爾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四篇皆有事於廟中所作故槩之頌而亦報
繹祭之詩附焉酌桓賚般皆舞樂故居後說者謂
即大武諸成未知然否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疚音九于疚嬛韻造考 予上去適庭敬平去適）

集傳曰此成王免喪朝廟所作（本箋說）疑後世遂以爲
嗣王朝廟之樂（本序說）閔悼傷之言也造成也武王崩
而家道未成也（鄭箋）嬛嬛孤獨也（李解）疚病也（毛傳）匡衡疏
曰煢煢在疚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集傳）皇考
武王也皇祖文王也皇王文王武王也（鄭箋）陟降庭止
匡衡引此句顏注云若神明臨其朝廷也（集傳）言武王
終身能孝思念文王常若陟降於庭甚念念與之參
合精神感召自然如此此皇考繼皇祖之實所謂克
孝者也今予小子敢不夙夜敬承其意乎因又歎息
而言繼文武之緒不可一日而忘孝敬也（詩所）蔡宮聞

曰敬字與孝字應忘字與念字應夙夜與永世應按
此便是繼序處○古義云首三句明在喪中之實又
有皇祖夙夜之語與士虞禮合應爲武王既葬卒哭
祔廟之祭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
祭明日祔於祖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愚按卒哭用
樂於祔無考匡衡時未行毛說（朱子）已以喪畢爲言相
承應自有本今詩疏言小子在疚爲喪中嘗者以其
服雖除去喪日近又敘其在喪之事故仍同與將陪
堂問三年喪畢祔祭升主此爲近之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艾魚刈反到反艾韻學集成與豔通 將平落考艾韻渙難韻下家平上通）
（未句不入韻）

集傳曰成王既朝於廟（本疏）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
之意（本序）前篇言不忘繼序此乃謀所以繼之也（蘇李說）
迂仲曰成王朝廟之時群臣在焉故因而言之訪謀
落始率循悠遠也（毛傳）艾盡也將扶將也紹繼也（鄭箋）紹
庭二句與陟降庭止義同（集傳假作嘏解今用古說）昭考皇考皆
武王也（箋疏）言我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之道而其道
甚遠予不能盡也（集傳）賴爾諸臣扶將以進（詩緝）以爲能

就之矣而所以繼之者猶覺其分散而不合所詩蓋歟
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今猶多難自管蔡之事
庭以外言家以內言予幼沖小子未堪家之多難
惟賁昭考之陟降續而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則自外
至內皆有以保護而開明之傾命詩誕保文武大訓
無敢昏逾詩則王眞能保明其身而有以承休於皇
考矣詩則其自期之篤也胡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
上猶皇皇如有求而弗獲之意曰維予小子而下則
得爲悽愴若或見之思按全篇皆繼序思不忘之意
可見閔予詩總爲一事而何氏分爲兩事者誤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第一節下上通韻第二節予止韻將明行韻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箋云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
故因時戒之循作兩節臣戒君答皆作頌者設爲之
辭詩第一節羣臣進戒也頭言敬之者以新其聽山西
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我察當知
其聰明可畏常若陟降於我所爲之事毛傳事也上而無
日不臨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集傳時自當日陟降
厥士天無事而不在也日監在茲天無時而不在也

君子所以無不敬也第二節成王答臣也不聰猶言
不敏敬止者因羣臣之戒而從事於敬猶論語回雖
不敏請事斯語之意下文所謂仔肩也舊解未融今用古義
我從事於敬惟有自勉於學使日有所就前篇將予就之是也
月有所將將進也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則庶乎其可
及耳集傳張文潛曰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
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謂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
故曰示我顯德行伊尹告太甲明言烈祖之成德亦
然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懲毖螫韻鳥蓼韻
序曰嗣王求助也箋云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
慎後爲禍大疏云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
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沈萬鈳曰訪落譏始所以處
常小毖譏後所以處變懲艾也鄭箋毖慎也毛傳懲以巳
然言毖以未然言古義蓋懲於管蔡之事而欲慎其後
患也莫予荓蜂四句皆追咎往日之失古義荓作逬見桑
柔篇釋文驅也拚翻也鄭箋言無驅蜂螫我者乃我自求辛
螫耳悔前之信管蔡也陸堂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
飛爲鳥詩緝比武庚也說約此前事之當懲者也末二句

乃示求助之意鄭氏言予既未堪家之多難矣可又集
于蓼而重其苦乎所謂毖後患者也補傳詩所史記樂書
云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
善守善終哉○古義云此成王以管蔡之亂誡於
周公亦如太甲復辟而致警伊尹者爾雅桃蟲鷦
其雌鴱今鷦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
鷦鷯生鵰焦氏易林亦有桃蟲生鵰之語毛傳以爲
鳥之始小終大者本此爾雅薔虞蓼郭云澤蓼也陸
佃云蓼生水澤者華赤味辛羅願云越王苦思報吳
臥則以蓼故毛傳以集蓼爲辛苦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譯音伯音
叶音補婦房以反畝滿以反穀音古[illegible]今與釋寧爲韻茲侵古韻本通鄒長孺以爲古叶非也未句不入韻

此春祈社稷之樂歌序以藉田言者李迂仲曰藉田
之後因而祈社稷詩不言藉田也按月令藉田在孟

春命民社在仲春此詩亦言藉田猶噫嘻言祈穀皆崇
上事而言之朱子疑兩篇無所與意許伯政曰載穫
以下皆祈年之正文愚謂操豚而祝篝車是其證
也下篇殺時犉牡四句則報之事尤分明矣集傳分
九節頗疑其碎詩貫分五節作四節看除草曰芟除
木曰柞毛傳爾雅作釋釋釋土解散也孔疏耘去苗間
草也說文隰阪下隰也畛井間陌也說文載芟載耕四句
爲第一節詩貫云首二句提耕字次二句提耘字如
七月首章之雙提衣食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
叔也旅子弟也毛傳彊有餘力者周禮以彊予任民鄭箋
能左右之曰以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若今時傭力也
孔疏嗿衆飲食聲媚順依愛也集傳夫耕婦饁驩然相愛
見和樂之氣象焉詩緝略利也毛傳俶始載事也王氏侯主
侯伯八句爲第二節詩貫云第二節承言耕之事實
種子也函含活生也集傳鄭箋既種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驛驛苗生貌蘇氏達出地也鄭箋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
也集傳厭厭者見受氣皆足也說文緜緜作穧也孫炎
麃是耘之別名孔疏播厥百穀六句爲第三節詩貫云
第三節承言耘之事濟濟人衆貌蘇氏實積之實也秭
露積也集傳說文云飶食之香有飶言食也楚辭言椒

漿有椒言酒也於賓言食於老言酒互備也補傳援極也集傳烝畀祖妣內祭祀也以洽百禮則外祭統之矣先儒以百禮節指不盡說恐未然由是以享賓客則邦家用以光爲以養耆老則胡考用以寧焉蓋不獨此地此時有此豐年之慶也自極古以來有所必應如此援已往以信將來也補蓋極其歸祝之辭載芟濟濟十三句爲第四句皆侈言神貺以道其顯孚之忱古者所田之稼往往如此孔疏社與耕藉異方而皆在春故以春總之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所祭當主於泰社質疑曰按陳氏禮書

祭社必及稷王社侯社無預農事皆不置稷大社國社則民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也今云祈社稷則爲泰社無疑矣○按集傳引或說以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六篇爲豳頌而云未知是否朱子因宋嘗主張或說而何氏古義且以載芟爲臘祭良耜爲蜡祭而實之爲豳頌以愚觀之有不然者何氏尊信季彭山古義中多用其說而季氏解豳則曰天子祭社稷用太牢諸侯則少牢而此良耜有殺時犉牡之言故當爲王者之詩不可列於豳也其言確鑿可據何氏乃謂教民美報故隆其禮憑臆武斷此豈足以

折漢儒之角耶夫朋酒兕觥豳之民也用兕觥豕豳之君也今明似有椒馨椎牛以祭猶謂是公劉時詩誰能信之豳雅豳頌疑與六笙詩同亡矣豳雅或可見於其十章詩

以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糾趙蓼朽茂止去通角音續與績爲韻末句不入韻

此秋報社稷之樂歌疏曰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言秋報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按疏剖晰甚明而其下又云報祭在秋寧止在冬則非也月令孟冬大割祠於公社此寧可移之秋者序意謂秋成故報社稷耳惟有秋乃有報祭故以秋言之不必膠柱鼓瑟也詩緝謂須言冬穫者亦非舊分四節體製如大雅文王篇自首節外節節相承陸堂今仍之集傳分六節畟畟嚴利也含人曰耜入地之貌孔疏畟畟良耜四句爲第一節言既耕而播種也瞻女謂婦子來饁者也鄭箋饁筥饟具也集傳笠所以禦暑雨毛傳糾糾繩三合也說文以繩結於領下使

不動也箋以爲然者非趙刺也毛傳薅去也集傳荼蓼穢草六
句爲第二節言耘苗也家織簾曰笥筥刺地在前耘
前此倒耘在播種後也挃挃穫聲也毛傳栗栗衆實貌
詩緝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有百室爲一
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遂人云百夫有洫
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也孔疏開者謂百家開戶納之
郝敬荼蓼朽止七句爲第三節言收穫也殺草糞田而
苗盛故納稼多也黃牛黑唇曰犉毛傳地官牧人云凡
陰祀用黝牲注云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
黝牛而用黃者蓋止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

故用黃色仍黑唇也孔疏捄曲貌集傳社稷之牛角尺毛傳
以似以續者與朱歲續往歲也續古之人者不替其
先也蘇氏句乃祭畢而燕之辭周禮所謂社之日涖
卜來歲之稼是也百室盈止六句爲第四節乃正言
報祭之事李注仲曰臆噫豐年祈上帝所以尊之也
故其辭略載芟良耜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
又曰祈之之時則詳其耕種之事畧之之時則詳其
收成之事載芟言以洽百禮者蓋其事盛而賓客之
祀無闕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尋其祭社稷而言
二詩之意亦明矣○古義曰經有三荼一曰苦荼爾

雅所謂荼苦菜者也一曰英荼爾雅所謂蘱薔荼者
也一曰委葉爾雅所謂蒤委葉者也據爾雅注引此
詩以解委葉故疏亦引之然形狀無文但云穢草耳
孜爾雅又有蒤虎杖之目疏引本草注云此物田間
甚多狀如大馬蓼形斑而葉圓與此所委葉其形當
與蓼相近朱子亦云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
之異也蓼見小毖篇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
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釋文紑孚浮反[illegible]

篇

序曰繹賓尸也箋云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
之明日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疏云繹與賓尸事不
同而此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繹是
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按序下有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
是毛公前早有此文矣疏云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
以爲齊人愚謂高叟爲詩見於孟子其授受當有自
來特無他經可證故康成不敢據以爲說非何後儒
所駁也說詳於後今姑從箋義釋之上五句上祭之初
下四句是祭之末孔疏當分兩節有絲衣祭服也毛傳大

夫以上祭服用之冕士祭服爵之弁其首服弁則玄用絲也孔疏其實祭服皆用絲以弁爲冕可載猶戴也弁爵弁士服也繹禮服也[illegible]絲衣紑鮮絜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傳繹祭於廟門外西方謂廟門西夾之堂基也孔疏門之內外夾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者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也孔安成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凡濯者告濯不濯者告其時士在門內故自堂往而告之也自羊徂牛者省牲之事先小後大以爲行事之漸孔疏牲在門南既省之反至堂基告

告充焉鼐鼎及鼒者舉鼎之事先大後小以明輕重之等鼎在門外既舉其鼎亦反至堂基而告絜焉此五句爲第一節言反覆展視所以極盡其誠敬也兕觥罰爵也至旅酬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孔疏觩然上曲徒設而不用者因此與祭之人飲美酒而容柔和無有讙譁倨慢無所用其罰爵也祭旅酬無讙譁慎祭[illegible]如此則當祭之讙於觴可知以是而得壽考宜受胡考之休應歸主人說說之申者皆上[illegible]當祭之尊者可知講家不詳疏義以是獻宗祝之屬非也此四句爲第二節言祭畢而獲福也此詩與毛

爵弁衣裳見爲主公尸說此主與祭者說○禮書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尚書儀禮有爵弁無韋弁孔安國云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云以爵韋爲之[illegible]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荀卿曰士韋弁[illegible]則爵弁之次古弁象形其制上銳若合掌然非如冕也[illegible]冕之次者謂冕之下即爵弁耳陳氏曰誤會鄭意古義曰鼐爾雅說文皆云鼎之絕大者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爾雅圜弇上謂之鼒孫炎云鼎斂上而小口者陳祥道云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鼐特王有

之也李迂仲引孟子固哉高叟之言謂後人不當以其言列之於此按高叟之問在說詩之義非必其得之見聞者皆妄也孟子稱之曰叟實之曰爲詩其人當是長年前輩習於詩學者不當以孟子所摘蔽其生平之言也康成說經迂曲處時類高子將謂康成可廢耶黃實夫曰靈星之尸未之前聞按漢初詔立靈星祠高帝亦無前聞而以意創爲之耶高子周人非若漢儒之引漢禮釋經也先儒以靈星爲農祥禮書見於周語虢文公農祥晨正土乃脈發伶州鳩辰馬農祥也[illegible]董因后稷以成善后稷是相之言附於韋昭語注周語注以爲[illegible]心星大辰也

庶物賈遂說第一星爲天田之注漢書俗謂古時歲
再祭是春秋用太牢禮儀云今靈星秋事也通典
云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皆前說之可
徵者嚴氏質疑又謂宗廟之祭有尸靈星不應有尸
尸亦不應有繹考夏官節服氏郊祀送逆尸注引晉
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又秋官士師職云祀五帝則
沃尸是郊固有尸也孔穎達疏云凡社稷山川四方百
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則靈星亦應有尸矣有尸何
必無繹特古禮無文聖人所以有不足徵之嘆也古
說之存於今者罕矣謂遂當倒之者過也存其說而

不論庶幾闕疑愼言之意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
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師熙叶晦呼外反介嗣受造叶）
酌一章九句
序曰告成大武言所以名酌者何序云言能酌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鄭箋云等皆首句難解意不取衍序也愚
則序下之言乃從末二句取義非無當也漢世武公
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謂勺言能勺汋之
取義相傳久矣故仍其說而推之於鑠王師武
王之師也（箋指文武）武王有桓盛之師鑠曰待養（嚴氏）不

耀其威（本義）所謂時晦也熙光也介甲也（集傳）龍寵也
造爲也（傳）蹻蹻武貌也王之造武王之造也天運循久
晦不明之理王者獨之心時既純光矣不
得已而一著戎衣以定天下遂受此天運以成蹻
蹻然王者之造易所謂大人造者也何
以晦遵養而晦非與時偕晦也時何以純熙用大介
而純熙非與時偕顯也武王卷舒乎時而非因時爲
卷舒一造字最有意按此與說得聖人樂天氣象出
於木詩造字亦洗刷到骨也嗣繼續也武公
公心也言武王蹻蹻之造非富天下也信能師法文

王大公之心而繼續之故曰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
師也古義曰詩與武爲文義相屬所謂酌先祖之道
者如此詩作於成王時而曰先祖者主成王言耳李
迂仲曰王氏以我爲成王歐陽亦以爲成王寵受而
承之但此詩言武王之事則知我是武王也○集傳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
儀禮燕禮記汋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
樂爲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獨於鑠公儀
禮說謂勺舞名但不詳爲何代之樂詩舞亦言此酌
是武舞之樂章非舞勺之樂章今按內則成童舞象

既是維清則十二舞句何以非於錄之詩的當以傳說爲安特以象爲武舞句爲文舞則非耳辨見維清篇鄭仲與云酌亦武樂但未定第幾章耳何黃如謂是武之再成似與樂記再成而滅商相合至謂是詩亦名武宿夜則不敢知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邦年分韻起王方與邪爲韻閒爲于辟天閒字古爲韻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序下言武志乃再書桓字似別建一義者其實因序語與經語不類恐啟學者之疑故綴著之以明序說之有自來非兩義也蓋講武類禡志在克敵致果而已周公特本武王之志以爲存於保土定家既制爲武樂又於類禡時歌此詩所以告後世使法武王也作者知其義爲補序說所未備於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之旨及楚莊王武有七德之說皆合集傳謂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者得之和

桓武貌錢氏厥士昔與武王定天下者康王之誥所謂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是也古義閒代也毛傳多方云天降時喪有邦閒之謂使有國聖人代之同此義也補傳言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數有豐年左傳謂周饑克殷而年豐其實周之年豐不止於克殷之年故云屢也豐年之應即天命所在詩緝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者由桓桓然成武之武王能保有其士詩緝使之經營四方以安定厥家所謂武志也變萬邦而言家者武王以天下爲家定之所以綏之也於是嘆美其德上昭于天遂君天下而代商也詩緝陸奎勳曰据左傳桓爲大武六章賚爲三章漢儒訛其先後杜注疑楚樂與周互異非也又曰据樂記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與詩言克定厥家皇以閒之甚合當爲大武六成之末其以桓名篇則篇中明言桓桓不與酌賚般同例何楷曰首章言於皇武王此曰皇以閒之蓋相爲首尾之辭○馮疏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大祝六祈一曰類禮書云類皆有所所其禮劣於正祭又爾雅類爲師祭詳見大雅皇矣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定命韻兩繹字自爲韻思字不入韻

序曰大封於廟而序下復言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蓋本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以釋大封名賚之義非專爲賚字作訓詁也按武成祗言大賚於四海而孔子著之曰善人是富其必有所据矣所謂富善

未必專指大封而大封尤富善之大者周禮云縣以
馭其富洪範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是富善爲賞
之明證也故朱子於此詩序說論語集注亦引此
序言之敷布也繹尋繹也集傳止思皆語辭箋以思爲思念今從蘇范說
敷時之時時也時周之時是也詩言武
王大封之事而述其意也文王旣勤止無邀所謂自
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也我應受之武成所謂予
小子其承厥志也舊謂受其位而有天下者非敷時以下勅勉諸
侯之辭古義言今日大賚善人封建厥國與共天下王氏
所布告於爾張氏爾當時時尋繹者古義豈有他哉我惟

欲循文王勤止之道行之天下以求安定耳孔氏繹字
連下求定爲義文德自在其中不必謂尋繹文德命
卽大封策命之命舊謂受天命者非言是我周新命爾當敬
承勿替故又吝嘆而申勅之令其往復尋繹也舊說
頗費解今集衆家言而參以鄙意釋之疏曰樂記武
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
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昔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武王克殷反祀於
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皆是武王大封之事祭統曰古者明君必爵賞於太
廟示不敢專也又引皇甫謐之言以爲大封是伐紂
之年事則春秋傳謂大武之三章信矣按樂記三成
而南亦與反祀周廟相合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
時之對時周之命嶞湯果反下音戶嶽河下平上入通對韓詩發命轉音以對命去入通

時邁序曰巡守祭告柴望也故開口卽言昊天而河
嶽則總言之此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故詳言
河嶽而不及昊天言各有歸樂亦各有用而說者以
陟高山爲柴望陸裒綏所以疑其複出也又時邁言

式序在位此篇言裒時之對詩中明有諸侯之事序
以頌主告神故未及耳箋乃以式序爲俊又裒對爲
神明置解迂曲今從集傳首言於皇時周者提唱興
朝以新天下之耳目也高山卽喬嶽古義嶞則山之狹
而長者集傳家仲恭曰謂其旁小山也天子巡守所至
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嶽也
孔疏高也嶞也喬也指一處言允猶翕河則周四嶽矣
詩攷猶與由同集傳翕合也毛傳翕而不爲暴也集傳此皆祭
祭之事山言陟河言由皆至其地而次第祭之箋進
望秩爲文者以序有四嶽及海之故若據經文祇是

秩祭而非常也後人并迎柴望言之於經義序說皆失矣敷猶也箋以徧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集傳時周之命者重加提明使首尾相應所謂薄言震之莫不震疊也古義曰祭祀特巡守中首言諸侯各朝於方岳尚有考制度明黜陟等事則篇中後三句是也○箋訓般爲樂傳氏引說文云槃旋也後人都用許說愚謂巡守固非行樂亦豈徒取槃旋古人名篇都有不可曉者不必强爲之解也范傳以爲成王之頌周忠亂引史記武王三念嶽鄙顧瞻河雒之語謂是武王欲定都河洛之詩皆不可據何黃如謂是武樂四成以酌桓賚般相次覩之或有然者

虞東學詩卷十一

受業　陸以烜庭午　吳道光敬中
　　　范春林東叔　鄒錦虞峯　參校

虞東學詩卷十二

常熟後學顧鎮　述

魯頌

鄭康成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昔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十六年會諸侯於淮謀東略遂伐淮徐二十年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初成王

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闕是以行父請爲孔仲達曰雖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又曰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愚按鄭譜據序謂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集傳則謂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夫所謂天子之禮樂者器則宮懸舞則八佾合樂則六代之樂詩則四代之

樂而八佾歌雍季氏因而僭之其見於經傳者如
此不聞魯自有頌以爲廟樂也如魯有頌以爲廟
樂則聖如周公賢如伯禽其廟皆得有樂何無一
篇存者則魯之有頌斷自僖公始也王跡雖息而
大典大法猶必請命而行如唐風所詠左傳所紀
歷歷可考序稱行父之請其說不爲無稽行父請
之天子許之聖人安得刪之非如康成所謂録之
同於王者之後也康成又謂成王命魯郊祭此誣
妄之言不可信據辨詳閟宮篇次於商頌之前者
頌雖繫魯實皆周代之詩以魯終周非以魯匹商

也看得聖人有多少作意便非毛於卷首著駉之
什字今按篇少不成什故去之商頌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
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
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
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
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野音洛罪
古音胡邪音徐

此頌僖公牧事之有成也詩所言牧事而推本於思者

人主一心乃萬物所托命萬事所待理思則心之經
書運量處上思字說得淵下思字即牧馬一節言之
姚氏斯之云者言取效甚速如論語綏之斯來之意駉
駉腹幹肥張貌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
曰林林外曰坰毛傳言遠野者野爲郊外通名也孔疏必
牧於坰者避居與良田鄭箋疏曰禮諸侯六閑馬四種
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
見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
伾見有力也三章言田馬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繹繹
見善走也四章言駑馬主給使貴肥壯故云祛祛見

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
按四章皆以駕車爲言明馬之駉者實致於用也於
良馬言臧於戎馬言才於田馬言作於駑馬則言徂
而已義各有歸也無疆思之廣無期思之長無斁思
之勤無邪思之正詩緝衛詩稱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莊
子稱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人之立心
與牧事全不相干而古人屢言之者必實驗其然也
詩測至歸本無邪不必僖公果能如是而詩之措意精
矣此序言史克作是頌而王肅以四篇皆克所作推
詩意當如肅言也王魯齋以駉駜泮三詩爲頌伯禽

此未有據○譜云魯少昊之墟其封域在徐州大野蒙羽之野疏曰少昊之墟卽曲阜也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旣豬集傳曰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卽其地也按一統志襲慶路今兖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屬泰安府沂州今沂州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海州今寧海州屬登州府王伯厚曰蒙山在沂州新泰縣今蒙陰縣東南八十里羽山在海州朐山縣今臨朐縣屬青州府西北一百里郡縣志垌澤俗名連泉澤在兖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地疏曰校人六馬種戎齊道

田駑本無良馬之名毛以齊馬爲良馬也周禮注金路駕齊馬釋畜驪馬白跨驈孫炎云驪黑色也郭曰跨髀間也又黃白騜孫炎云有黃處有白處騜卽皇也驪黃爾雅無文檀弓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而雜白者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黃矣故知黃騂曰黃此一毛色中自有淺深又蒼白雜毛騅郭曰今騅馬也又黃白雜毛駓郭曰今之桃花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有二種之色相間雜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牲用騂是騂爲純赤毛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疏曰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驄馬也又青驪驎驒郭曰色有深淺斑駮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又白馬黑鬣駱駵雒爾雅無文毛云赤身黑鬣曰騮卽今騮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右義曰雒乃鳥名卽鵂鶹也疑馬之色似之詩牖曰驒駱駵雒皆以鬣言駰騢驔魚各帶白色疏曰釋畜陰白雜毛駰郭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又彤白雜毛騢郭曰彤赤也卽今赭白馬是也又一目白瞷二目白魚其驔無文傳言豪骭白驔蓋言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馮疏郭璞云骭腳脛傳本作豪骭白集傳訛白作曰

或朱子本不訛後人書寫繆耳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明韻郎反下音戶牡莫九反有音以末句不入韻又合三章自爲韻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集傳謂燕飲而頌禱之辭序原其本集傳著其事卽箋所云以禮義相與者是也愚按上篇言牧馬之盛則富庶徵矣因與其臣爲

燕飲之樂故三章皆以馬言歐陽以爲寵錫其臣者非也駜馬肥强貌毛傳言來燕之臣乘是肥强之馬而來夙夜在於公所曹氏以修明其德業本義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輔氏言燕飲而先以夙夜明明蓋勤勞治理以餘暇爲樂耳朱氏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羣臣之修潔有威儀者如鷺之翔集而來下詩緝本義箋喻羣臣皆就席也咽咽鼓節也毛傳謂以鼓節舞其聲深長也鄭箋謂鼓以節飲是以蓋燕旅之後君臣無不醉至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懽鄭箋故以鼓節之君臣於是皆喜樂也首章言明明在末燕時二章言飲酒則既燕矣

首章言鷺下則初集時二章言鷺飛則欲退矣鄭箋此不言舞而亦有鼓者奏陔之節故將歸而又聞鼓也古義既將歸矣三章復言燕燕者綜其禮之成而言自今以下四句受燕者所致之辭豐年而繼其後則常有以足民用而贈民生善道而傳於後則常有以附人心而承天命黃氏其樂更爲永久所謂善頌善禱也穀梁傳稱僖公閔雨以勤民故其臣之祝願如此說者皆以僖公本非賢君頌爲導諛竊意春秋十二公彼善於此自屬之僖夏父弗忌至稱爲聖賢季文子又爲之請頌當時實有賢者其臣如季友臧孫辰等亦皆勤於國事不可謂非有道之時不得以春秋責備之義繩之也集傳興也愚以上四句論之義當爲賦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旂音芹二章平上去韻茆音柳馘古音闃兩韻叶

序稱頌僖公修泮宮不言伐淮夷事蓋詩爲修泮宮作故先言觀學設教養老之事而後及於服淮夷皆在泮言泮故標修泮爲題也古者受成獻馘莫不在學王制謂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是也

魯兼四代之學而泮宮為周學其有之也僖矣興作為作修作亦為作故經云作而序直謂修明非僖公始作也惟是伐淮夷之事不見於春秋魯又弱國故諸儒皆以為疑歐陽脩問極斥鄭譜之謬至以詩為妄作噫其過矣集傳通其說於頌禱庶幾酌事理之平後儒又以詩中所陳確鑿難以目為頌禱王魯齋引尚書費誓指為頌伯禽陸聚緱又以詩不稱魯公為疑移而屬之孝公其說益紛愚按僖十六年會淮之事左傳謂謀鄫且東略略地也漢書顏注云凡言略地謂行而取之則鄭譜於東略之下添注遂伐

淮徐句為有因矣僖公以十六年十二月會淮至明年九月歸魯東略之役如此其久而未聞有所虧敗師所過處豈無小小斬馘魯人遂夸之以為功耳說春秋者謂公以滅項之故為齊所止故至九月始歸此左氏一家言耳若公穀二傳皆以滅項為齊桓公事經不著者蒙上伐英為文春秋彙纂云此與襄十年春會柤夏滅偪陽同一書法是也僖公既已東行何人擅師滅國胡氏謂執政之臣為惡是時政未下逮季友方卒不得以莫須有之執政坐魯以滅項之罪也況下經云公至自會不云公至自齊較然明矣

左氏又言聲姜以公故會齊侯於卞是謂夫人請釋公也乃不往齊請之而要之境上是刼之也其不然矣故愚以公之久於外者全是經略東方所謂桓桓于征狄彼東南者也今但就詩釋之或不盡誣爾一章言僖公至泮二章言教人三章言養老而因謀東略之事三詠思樂者菁莪之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水在宮南以節觀者不言宮而言水芹藻茆叢生水中詩托興焉故有取於水也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集傳觀其旂聽其鸞聲所謂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詩對小小于大

成人者古義無大小而從公以行言人心翕然樂從如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也此言僖公視學而多士景從蓋學校久廢至此興復真有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之意蹻蹻強盛也毛傳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也鄭箋謂治學時講道論德之音載色載笑所謂即之也溫匪怒伊教所謂敷教在寬也古義此言僖公教士有法弗郝弗寀也在泮飲酒者箋謂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陳祥道曰此養老也古者視學必養老故飲之酒而視其難老非視僖公也長道謂道之可久

者古義卽下明德固猶之事羣醜斥淮夷箋義言能順此
可久之道可以屈服此羣醜使不爲患也此言僖公
養老謀事於泮宮集傳謂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卽其
事也四章將爲服淮夷獻頌而先著其本也魯頌雖
夸而以明德爲服遠之本猶有頌不忘規之義聖人
之所取也穆穆美也孔疏敬明者省察之無閒敬愼者
動靜之必飭張記內外皆敬然後其德不忒而可爲民
法允文結上在泮之事允武起下征夷之事箋義惟烈
祖周公魯公集傳有是文武之全德魯侯今能繼之則
可以昭假烈祖而稱孝矣不直曰孝而曰靡有不孝

蓋於頌中寓戒勉之意言此文武二事無一不能繼
述則福祿自然歸之以內則順治以外則格心是之
謂孝是之謂自求伊祜也五章至末遂因作泮宮而
修言服淮夷之事明明卽穆穆之著見也李氏克明卽
敬明之發用也作之爲言修也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言時事之相值也殺而獻其耳曰馘縶而問其罪曰
囚蘇義矯矯武貌淑問善聽獄也鄭箋此言伐淮夷而以
訊馘告也多士將帥也廣者推而大之德心謂心德
寬宏無褊躁也田間狄古逖通蘇氏遠也釋文東南謂淮夷
集傳此指東略言言多士遠征淮夷其功烈之盛烝烝

然興作郭氏皇皇然美大也不吳不讙譁也不揚不輕
浮也詩緝訩訟也鄭氏無以爭訟其功告者濟濟然獻
其功狀於泮宮而已此言戰士之獻功有禮也觩曲
貌集傳弓弛而反見其觩然上曲也毛義五十矢爲束毛傳
搜矢疾聲博廣大也無數無斁也說文此言凱旋在道
弓弛而不張矢束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御之屬無
有斁其事者王肅彼淮夷於既克之後亦皆化爲善而
無逆也式固爾猶卽順彼長道淮夷卒獲卽始此羣
醜言所受成於泮者而今果然也末章終言淮夷卒
獲之事翩彼飛鴞集於泮林喻其服而來歸也食我

桑黮沐泮林之化而懷我好音謂變其惡聲所謂孔
淑不逆也淮夷憬悟從化獻其珍物謂抒誠也輔氏
廣曰凡貢物龜爲前列故先之大賂廣賂也賂君及
卿大夫鄭箋南荊揚也毛傳荊揚之州貢金三品鄭箋詩人
蓋因淮夷而廣言之亦夸張之辭也前言泮水以芹
藻言中言泮宮以馘言末言泮林以集鴞言始終
不離在泮之事所謂賦詩不出其志美物必依其本
也張次仲曰齊語云東南有淫亂者萊莒徐夷一戰
帥服三十一國又謂桓公南伐以魯爲主魯從霸主
以征伐歸而策功飲至則各自以爲功此亦人情之

常非無據而盡屬誇大者此論得之與也毛閟注○箋曰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疏云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北面蓋水本以節觀宜先節其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白虎通云泮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禁投辟雍之制圓形如璧璧體圓而內有孔宮水亦圓而內有地諸侯半之則箋疏及白虎通之說然也水經注盡光殿東南即泮宮也一統志泮宮池在曲阜宮聖廟東南周禮醢人朝事之豆茆菹麋臡注云茆鳧葵釋文云茆音卯北人音柳鄭小同云江東人名蓴菜

生陂澤中陸璣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可生食又可煮江南人謂之蓴或謂之水葵馮復京曰按本草鳧葵是荇菜蓴別一物合陸璣鄭小同之說茆是蓴耳茆與荇相似故古人即謂之鳧葵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閟方墨反野神與反功音古衡戶郎反弓音肱富方二反七章

邦與從韻

此篇辭義更夸蓋僖公始行郊祀春秋隱桓莊閔無書郊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詩人創見而誇美之又以得行作頌之請遂因修閟宮而張大其辭也聖人存而不削者蓋亦春秋書禘郊之義又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史克用王命以頌其君聖人安得刪之序標詩中復周公之宇爲題諸儒皆謂人之願之實則未能朱康流曰國語齊桓公南伐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管子作常潛是常復在僖公之世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不言許不與許也范甯注云明止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是許邑猶在魯周公

之別廟在焉或久廢之後僖公復飭理之故云復也家仲恭亦引管子小匡篇以復常許爲實事先儒似檢核未到篇中所稱懲荊舒似附會四年公會齊侯伐楚事荒徐宅似影響十五年公孫敖救徐事荒大東似依約十六年會淮東略事南夷率從似誇耀二十一年楚使宜申來獻捷事淮夷之事則上篇言之特鋪張過情耳要非子虛亡是公之類也一章述姜嫄生后稷而陳其播種之功爲郊配張本也閟宮毛傳以爲姜嫄廟又引孟仲子之說曰禖宮疏謂姜嫄[illegible]所郊禖而生稷故名其廟爲禖宮也閟閉也侐清[illegible]

也毛傳實實鞏固也蘇氏枚枚礱密也毛傳旣言其廟[illegible]本姜嫄德無回邪爲上帝所依眷集傳故無災害而誕生后稷也降百福卽於降嘉種見之故約舉諸穀以著封郃之本卽生民篇卽有郃家室以前語也下復言其俾民稼穡之事與禹平水土相終始是稱下土而有其功故曰奄有下土也二章述大王文武及周公克成之功與成王封建元子之語爲禘嘗張本也翦斷也鄭箋大王居岐而有斷商之萌兆孔疏自後人指言之耳非大王有是志也文武纘之而致天命之至范傳于牧野而敦治商紂若林之旅范傳皆能成其大功

成者同心同德之謂不言周公而周公在其中矣箋義故成王先以封其元子爲周輔告於公也三章言魯受封大國至僖公而遂郊天也上章旣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遂策命之上四句述其辭也附庸謂顓臾須句及邾之屬觀此命辭卽知成王無賜魯禘郊事如其有之必將光揚寵命流示無窮而顧喑默不言乎舉大禮行大祀而先著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明所自始也龍旂四句乃郊嘗二祀之總目異義以[illegible]疏繹箋義以爲宗廟之祭今用古義春以郊言秋以嘗言明堂位曰魯君孟春夏正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夏正以[illegible]

祀周公於大廟是春秋享祀不忒之事也皇皇大之
至也李解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謂之君孔疏祀天而配
以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
多予之福鄭箋詩人之意以爲僖公能舉行盛禮克當
天心則周公尊公亦樂之而福女矣此皇祖在周公
下故鄭以爲伯禽也二句結上郊天之事不當與載
嘗連文故集傳分章於此斷句四章言以禘禮祀周
公亦祀魯公也於嘗祭之時行禘祭之禮故以嘗言
之祭統謂大嘗禘是也魯用禘禮在周正八月而僖
八年之禘在秋七月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祖是僖公改八月爲七月非獻子爲之也雜記疏載
始也釋文楅逼也釋文楅衡設橫木於牛角以楅之不使
觝觸周禮封人設其楅衡是也孔疏秋將嘗而夏楅衡
夙戒也集傳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毛傳公羊傳曰周
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是也犧尊尊爲犧
形將將盛美也毛炰燔去其毛而炰之封人祭祀有
毛炰之豚是也孔疏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毛傳大羹
不和盛之於登鉶羹肉汁之有和者盛之於鉶器孔疏
大房載牲體之俎毛謂半體之俎孟本閟詩然於房疊不合故以之證見後萬舞
者文武二舞之總名鄭謂十舞未可此許見簡兮篇自白牡騂剛而

下皆用天子之禮樂也孝孫有慶卽下俾爾之事熾
以勢言昌以象言壽以歷年言臧以攸好德言古義不
虧如月之常盈不崩如山之常固不震如地之常靜
不騰如水之常平曹氏所以申言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之意三壽李善文選注三老也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祝其君臣同慶詩緝此言祭則受福蓋頌其內安也五
章言以戰則克蓋頌其外攘而福有加也公車千乘
國賦之常數也詩緝以車言故下言弓矛皆建於車上
者也朱英疏謂絲纓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張次
仲曰以朱羽懸於矛上爲飾張說是也綠縢二弓詩

以綠縢束之所謂竹閉緄縢也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兩句自相克配孔疏公徒三萬出軍之成數也詩緝以徒
言故下曰烝徒貝胄朱綅也以貝爲飾朱綅直謂赤綫
耳孔疏文在胄下是甲之用謂以赤綫連綴甲也古義增
增衆也毛傳因其來而遏之曰膺懲其罪而討之曰懲
承當也言兵威所加非彼所敢當也此附會伐楚之
役而言也昌從熾而見熾謂昌而來則不已矣富備
也釋文說壽而能善諸福備焉則加盛矣此黃髮而背有
鮐文之人既作朋矣又皆矍鑠强幹相與進爲公用
則內愈安外愈治熾之極而至於大壽之極而不衰

者艾且不獨耆艾已也蕃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則極
其頌禱而無可復加矣六七兩章承上外攘之事而
言山勢緜延東屬故遂荒大東而至於海邦言東略
也淮夷遠而徐近故保鳧繹而荒徐宅然後及於海
邦言救徐也楚來告捷而南夷從矣淮夷蠻貊之來
同率從於經無徵豈當時有來與覇會者春秋佚而
不書乎八章承上內安之事又蒙祀天獲福而言天
錫公以純嘏之嘏見天饗其祭而宜之也居常與許
復周公之宇此天已錫之嘏詩人据以稱頌者也燕
燕飲也（鄭箋）魯侯燕於內寢則妻善而母壽燕於外寢

則大夫庶士皆與相宜（孔疏）邦國是有卽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之義魯侯之受祉如此既已多矣又願其永
年以長享此祉也黃佐曰入春秋以來隱及於鍾巫
桓乘於彭生般賊于圉犖閔戕于卜齮國人欲恨偷
未舒也故此詩拳拳以壽考為言末章詳言修廟之
事與章首二句相首尾也（安成）路寢廟中之正寢（定宇）新
廟卽閟宮姜嫄廟也（鄭箋）奚斯公子魚也（集傳）作者敎護
屬功課章程也（鄭箋）言取徂徠新甫二山之木而斷之
度之使長短合於尋尺用為榱桷施之楝宇舄然而
大（集傳）（人貌）舄所作之廟既大（嚴緝）則舉全廟而言其奕

奕然盛大可知（孔疏）因著之曰此公子奚斯所作其制
度甚長而大是順萬民之心而非强以勞之也或謂
閟宮既實實枚枚何容更作不知此詩是廟成後所
作故開章先提閟宮以明作詩宗旨惟其廟見已成
故先致其贊美末乃詳其作之事也古人文字前後
一線決無所作之廟非是閟宮而開先言閟宮之理
故毛傳以為閟廟鄭不從而易之也或又謂閟宮本
非姜嫄廟益不知其所從矣此詩實兼生民大明緜
及江漢烈祖殷武等篇而自具結構所謂點竄堯典
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者庶幾近之集傳謂第四

章有脫句未知然否王魯齋移公車千乘九句於土
田附庸之下於義似得終屬亂經不敢從也○馬端
臨曰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縣舞用八
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宗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
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其祖之所自
出而以始祖配則非諸侯所當僭且郊禘所祀未嘗
及周公何名為報周公之勳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
之勳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
況所祀者乃天子之大祖而非有勳勞之臣乎不
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何名而受之羅泌以為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
公止之是周不與之魯亦未嘗行也使成王已賜魯
公何為請之而又不敢行乎按成王賜魯郊禘漢人
據此詩而為之說今詩極意恢張而所述王命止於
山川土田附庸則郊禘者之言不足信矣右義曰房
制有戶闕又啟下跗於兩端若房然周語云禘郊之
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
烝今烝是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
體可知故毛訓大房為半體之俎也然周語明言郊
禘之事有全烝矣此同禘祭之禮也何得難用半體

乎毛氏之義疎矣又曰周禮大司徒職云諸公之地
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
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
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
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賈謂公受地雖
稅物多但留半即足其國之用以半為餘貢入天子
其侯伯受地差少則稅亦少故三分之二以自用以
一分貢天子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留四分之
三以一分貢天子今依此法以諸侯之地折筭計方
四百里為田當十六萬井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

類率三分去一實存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三
分之而貢其一於王尚餘二分當六萬六千一百零
五井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邱甸法合之四井為
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
為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由此積之則六百四十
井出車十乘六千四百井出車百乘至六萬四千井
即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尚當出車
三十餘乘畸零不復成數故不言耳司馬法漢書求
其說而不得於是增同十為封一條以求合其數而

實無此法也包氏注論語直謂方里為井十井為乘
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夫魯成公作邱甲而春秋譏之
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乃使十井出一乘
其虐又過於成公矣而謂古有是制乎至王制孟子
皆言大國地方百里王制所言乃夏殷之制武王克
商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皆用前朝制也孟子之言大
都據周初制賈公彥謂周公遷大九州於是五等之
爵以五等受地則後之論者自當以周禮為準又曰
公車千乘是全舉一國之賦而言至行軍之時所用
不過五百乘則三軍之衆盡是矣大國三郊三遂計

其衆可備六軍要以備更番迭休之用故舉制以三軍而止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甲士步卒共三萬七千五百人此時惟言公徒則除甲士不在數內每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當三萬六千人今舉成數而言故但云三萬也孔疏左傳文七年春舒叛楚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十五年滅舒鳩路史舒庸在廬州舒城縣地理考舒鳩今無為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今鳳陽府壽州境皆偃姓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一統志龜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春秋龜陰之田在其北今屬泰安府蒙山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者也地理志顓臾國在蒙山下鳧山在鄒縣西南九十里迎負亭縣界世傳伏羲畫卦於此土人呼為八卦山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德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也山下是鄒縣本邾國魯穆公改邾為鄒故謂鄒山其陽多桐樹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

按魯頌四篇編之亦有存亡國之道焉蓋為先故駉先之國富然後禮行而君臣有道以燕樂次有駜次之君臣有道則可以揆文奮武而服遠故泮水次之郊天禘祖尤功德之極盛故以閟宮終焉孔氏謂左傳文十六年季孫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始見於傳然則此時之作蓋在文公之世僖公薨後也嚴華谷疑為生前賦頌之辭而以孔疏為非愚按詩人追頌前王往往敘其生平如聞如見即閟宮篇猶曰壽臧云云並是追述當年承祭獲福之事亦因僖公在位日久有壽考萬壽之慶也無容以文公當之然思其必有所用駉詩疑用以考牧有駜疑用以燕泮水疑用以覘學養老若閟宮則疑為廟成告祀歌此詩也呂黎言夫子使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廟以假魯靈光因末篇而追及之歟然則魯頌非盡無預廟事也附此以質諸好學深思者

商頌

鄭康成曰商者契所封之域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高宗此三王有受命中

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
以陶唐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兒微子爲宋公代武
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及豫州盟豬
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當宣
王時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得五篇
而已范逸齋曰太史公謂宋襄公行仁義欲爲盟
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
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詩今考五篇皆言湯孫及
武丁孫子無一辭及宋則知太史公信韓氏之說

妄矣況其辭與古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
之言又與序合無可疑者或謂周成王始封熊繹
於荊至惠王時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荊楚欲
以實韓氏之說不知帝嚳九州已有荊州之名非
始於周封熊繹奮伐荊楚明指殷武號周惠王
時始有楚哉信傳而不信經非所敢聞也集傳商
都亳宋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阜與表應
天府今歸德府隸河南亳州今鳳陽府亳州隸江
南尚書盤庚篇於今五邦蔡注漢孔氏謂湯遷亳
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

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於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
前當已有五遷故齋詩說曰契封於商今上雒商
是也（本皇甫謐）在漢屬弘農郡十四世至湯凡八遷湯
始居商邱（即北亳）後從亳從先王居蓋帝嚳嘗居亳
也（[illegible]）自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復五遷盤庚
始居河北後遷河南復居亳之殷地即湯故都也
（即商亳）古義曰契初封商在太華之間（史記索隱注）即今陝
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山故名契生昭明遷
砥石事見世本其地不知所在昭明生相土遷商
邱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

是也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括地志云宋州穀
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湯所都之南亳
也（即商邱）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即北亳）湯所
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縣爲西亳帝嚳及湯
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史記正義云亳偃師城也商
邱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即穀熟縣所謂商邱也）後徙西亳
也向來之說如此惟皇甫謐引孟子湯居亳與葛
爲鄰之文謂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寧陵去偃師
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所駁甚正然攷
書序從先王居孔安國謂契父帝嚳都亳湯從商

邸遷焉是湯始居商邸原與葛隣不得據此謂湯不都假師也獨盤庚遷殷恐不在假師耳按史記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所居蓋殷自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皆居河北而三亳並在河南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鄭康成謂湯始居亳之殷地皆指商邸而言非假師也攷三亳惟商邸爲亳本名而北蒙去商邸甚近其地有景山寰宇記謂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里湯會諸侯於此左傳所謂景亳之命也雖有南北亳之名其實祇在百里之內

與周豐鎬相似今以殷武卒章合之盤庚所遷當在其地是亦湯之所居也若以假師當之與詩書所言皆不合何黃如錢飲光嚴思菴皆有論辨而徵引泛濫故不用其說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猗那一句中自爲韻

序曰祀成湯也商以聲音事鬼神故篇中皆言樂禮記集註曰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道無間顯幽故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聞之而來格也集傳分五節今分四節猗歎辭那多也毛傳歎美其樂之多也王氏發端唱歎有神音響至今可聽詩貫置植也疏曰余懷注植古置字據毛傳殷人置鼓明堂位作楹鼓集註云楹貫之以柱也貫之以柱則宜植楹鼓是商人所制故首及之集傳從鄭義改調爲鞉假非本指鞉見周頌有瞽篇簡簡和大也集傳大而不煩爲有節也齊維呂衎樂也毛傳烈祖湯也鄭箋陳氏樂書曰鼓所以作樂者也鞉所以兆奏鼓者也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黃才伯曰樂記云聖人作爲鞉鼓椌楬

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於先王之廟也據此可證此詩首言鞉鼓之義鞉播而鼓從言奏鼓則鞉先之矣凡所以衎我烈祖者皆樂亦該焉此四句爲第一節言將祭求神之事如周人取蕭祭脂時也郊特牲謂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集傳湯孫太甲也歐陽氏謂自太甲以下皆可謂湯孫然祀湯未有不自太甲始者特後王皆用之耳以爲太甲制禮奏假者奏樂以假於祖考也集傳綏安也鄭箋思成者言齊時思其祖考至祭而神明來格如有形聲之可接則所思者於是乎成

而心由以安是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也嚴粲大人士曰
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神嘗其雜
而集也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
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綏
我思成信哉其綏也歟淵淵深遠也集傳深以言其間
之遠也王氏嘒嘒和也毛傳言其聲之小而和也說文嘒小聲也
磬玉磬也鄭箋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集傳樂書曰堂
上言依我磬聲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
下言鞉鼓管鏞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聲應相保曰
和細大不踰曰平國語既和且平兼堂上堂下八音諸

器言鄒忠亂曰磬聲非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爲
和平穆穆敬靜之意詩所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傍言其
樂之美如周詩苾苾芬芬傍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
神非自誇也黃東發此八句爲第二節言正祭之事自
升歌而至下管時也詩貫庸鏞通集傳大鍾曰庸斁盛也
毛傳奕有次序也集傳古義曰前言鼓至此始言鏞則鏞
之奏似在鼓後然既言鏞卽繼以鼓則鼓之奏又在
鏞後一篇之樂以鼓始終倘所謂鼓爲樂之君五聲
不得不和者歟詩所曰虞書云笙鏞以間以虞周之
樂推之庸鼓有斁當爲間歌萬舞有奕當爲合樂蓋

未至間歌時作[illegible]至合樂則萬舞亦作按集
傳言九獻之後[illegible]交作萬舞陳於庭而[illegible]
安溪說爲庶合集傳意也嘉客先代之後亦助祭者
集傳夷悅也毛傳八獻之後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安溪
故至此始言嘉客之夷懌嘉客既悅則鬼神之悅可
知蓋與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意同補傳此四句爲第
三節言祭將畢時樂盛作而懽忻交通也對今謂古
進古言昔則昔又在古前先民先輩之人謂聖人也
古義作作爲祭禮也嚴氏化溫恭者溫溫而恭恭安行有
常非勉强也朝夕謂前祭之期慮事必豫具物必備

自朝至夕安行其恭也執事謂及祭之時執事者各
致其恪愼而不怠闕焉又所謂先聖王之傳恭猶不
敢專也嘗秋祭烝冬祭祭以秋冬爲備故言祭者必
舉烝嘗以見其餘焉李本將奉也集傳湯其顧予烝嘗哉
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嚴氏詩緝曰言樂雖
盛傳恭雖遠先祖雖格而孝子之心猶有不敢必者
至以祖擇一體想之商人之綏我思成卽此可以想
見此六句爲第四節言事有終始敬無間斷疏義至祭
末而猶有餘慕也全篇言樂不言禮末節乃並舉之
見樂行而禮將無不備也沈萬鈳曰祭義禘有樂而

嘗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當引是詩正之按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韋注名頌頌之美者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疏謂宋之禮樂雖則散亡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太師校之而此序云得者蓋既校定頌僞是從太師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爲首則太師先以那爲首矣殷之創業成湯爲首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又按閔馬父引此詩末節稱爲輯之亂韋注云輯成也凡作篇章□□成撮其大要以爲亂何黃如據此分爲二章□□□□序曰古樂府體一章之中

亦有亂則何氏之分章是矣○疏曰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嘉父孔嘉父爲宋□□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享鬷平聲讀

序言祀中宗而集傳謂祀成湯之樂蓋亦疑其非湯孫之稱也本義謂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謂湯孫宗子於上篇既用歐義不指太甲何又於此篇而疑之歟者又以及爾斯所不應斥所祭之主爲嫌按金履祥爾元孫維爾三王皆告神之辭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亦曰莫非爾極蓋古人簡質無所嫌也張次仲曰通鑑前編稱中宗之見雉已在位三祀諸侯不朝故以諸侯助祭爲中宗頌今觀那詩我有嘉客辭氣頗約而此篇約軝四語語意揚厲張說爲近情事又本

義呂記補傳皆以烈祖即指中宗恐烈祖之號未可通稱當仍箋說指湯至祀成湯專言作樂祀中宗但言酒食李迂仲謂詩人各隨其宜言之斯蓋大槩之奏所以發揚湯德故那專言之而烈祖不言也朱謀瑋言樂之盛者德之盛亦如此意詩本一章今從集傳分四節嗟嗟歎美之深嚴緝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簡僕故也閔頌言於穆於皇則近文矣烈祖謂湯也爾指中宗也鄭箋秩常也毛傳斯所猶言此處也集傳言湯有秩秩之常祜申錫後人於無窮而及於中宗之所也詩緝此四句爲第一節祀中宗而歸本於湯者明中

宗能繼湯之功而承其祜亦將祭求神之辭也載戢之於樽也酤一宿酒也說文酒用一宿而成者亦尙質也古義賚賜也毛傳思成義見前篇清酤載而神已格故曰賚我思成也和羹和羹也曹氏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云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集傳其事旣夙戒而不苟其味皆和平而適宜詩緝言羹定也鬷假當依中庸作奏假進而感格於神明謂進和羹也集傳無言靡爭廟中之人嚴恭祗肅一念不紛非止不喧譁不交侵也王氏志長靜敬如此所以神明綏我以眉壽黃耇之福而無有窮也壽以眉言黃以髮言耇以面言

皆言微也此六句爲第二節言主祭者以誠敬而得眉壽黃耇之福福之被於一身者也約軝二句義見采芑篇鶬鶬采芑作瑲瑲蔡氏韓奕作鏘鏘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安成以心曰假以物曰享唐氏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馬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集傳溥廣將大也蘇氏諸侯之助祭如此是我之受命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先王也曹氏此四句爲第三節言因助祭而見受命之廣大福之及於天下者也自天降康豐年穰穰猶言自古有年耳惟豐年得備物而祭故神靈歆饗而降之福而湯孫之心猶若歉然故復言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義與上篇同也此六句爲第四節言祭則受福而有餘慶也章內三言湯孫第一節是以前日之福及於今者言之二三兩節是以今日之福及於後者言朱氏商第一二節就一身言之三節則廣言之鄭忠亂曰那以三聲字相叶烈祖以三無字爲節按自天降康與有秩斯祜相應蓋康之降於天者即有秩之祜之及於斯所者也不當爲助祭獲福之效或又以助祭爲得人降康爲得天節解殊混家纖簾斥爲俗說之偏或不然也○尚書無逸篇周公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

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有音以每音喜見小雅沔水宜魚何反

序言祀高宗而箋云祀當爲祫高宗崩而始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旣畢祫於太祖明年禘

於羣廟今本作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疏云其文誤也釋文謂此序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祫是前本兩禘夾一祫是後本今按疏引大宗伯王制注及鄭學禮禘祫志皆與前本合故從疏去用前本愚按經述契湯先后而武丁之下又加孫子之號與常祭殊異疏謂禮三年喪畢祫祭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蓋高宗喪畢與羣廟之主合祭於契廟故對契湯先后而稱為孫子言祖宗締構相傳之天下至今光復舊物者在此孫子也鄭從詩義紬繹得之其說可從但不必改祀為祫耳祫亦祀也為高宗而祫即謂之祀高宗可也集傳分五節今從之玄鳥契也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箋述史記吞卵事今錄毛傳宅居也補傳殷土亳也箋謂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即書序所稱盤庚將治亳殷者也芒芒大貌毛傳古猶昔也集傳昔日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故稱為武湯也曹氏正域彼四方言四方之封域自湯正之使不得割據而侵擾也陸疑此五句為第一節言契肇封湯受命而以宅殷正域為言者為高宗肇域張本也方承上四方言田間方命厥后謂隨其所在之方而命乎后嚴傳即上正域之事春秋傳謂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奄有九有猶有九州為之主

界古義洪水三句為下封商起案也非契繼禹績之謂幅猶言邊幅也集傳隕當作圓謂周也鄭箋有娀契之母家也集傳將大也毛傳帝上帝也孔疏立如帝立厥配之立子如大邦有子之子生商義同前篇謂生契也契始封商生契所以生商也言當幅隕既廣之時有娀氏始大集傳天乃立其女為帝嚳配而生契焉舊說生商與前篇異故易之按生民歌稷而遡姜嫄長發歌契而遡有娀豈於所出之帝尊而神之不敢質言而祇及其母歟可見雅頌體裁殷周亦自相稱不得以其不及帝嚳而疑之也二章述契敷教之功而及相土之紹業而興也玄王契也毛傳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韋昭云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孔疏桓武也蘇氏撥治也毛傳契主文教而言桓撥者詩緝曰是勵精之意即敷五教之敬也愚謂又從而振德之亦是此意達達其教令也鄭箋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蓋司徒掌建國邑小國大國受其教令而各達之於其國也箋謂堯封為小國舜益為大國此緯書之言穿鑿不可用率履二句正達之之實率循也履禮也毛傳民皆循其禮教不踰越也集傳謂契能循禮不過越不如箋義直截不但身之循之省視其心亦既感發以應之詩所言化之速也相土契孫也毛傳左氏謂閼伯居

也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承上言四海旣已肇域則諸
侯莫敢不至其數衆多孟子所謂朝諸侯有天下也
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員與下篇幅隕義同
蓋言周也景山四周皆大河集傳言諸侯緣河而集也
此追敘武丁肇域之功所謂歲事來辟勿予禍謫者
也非復言前助祭之事諸家重複牽引似少倫序於是總美殷家
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爲能負荷天之百祿
謂自湯至高宗也詩緝愚按言受命而統之曰殷言受
命之宜而統之曰咸是首尾皆綜殷世諸王而中間
特表武丁可知爲祀高宗而及羣廟康成之說信有

徵矣不知先儒何皆不用其說至如姜嫄履跡簡狄
吞卵事屬不經則又或疑或信不可解也○尚書無
逸篇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
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箋曰高宗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懼
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喪服四制
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
謂之高宗傳曰九有九州也按爾雅兩河間曰冀州
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

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
璞曰此蓋殷制景山見商頌條下馮疏今歸德府城
東南有亳城卽景亳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旣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
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
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
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五章履右莫工反平上通六章去入通七章衡戶郎反降子今漢作降予
序曰大禘也集傳謂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
祭之詩蓋據趙匡陸淳說也按孔安國許慎張純杜
預皆以禘爲審諦昭穆至宋程子胡致堂劉原父陳
用之馬端臨考核最精訖無異議愚聞之師曰禘之
所以大於祫者只是加一自出之帝耳安有追崇曠
遠徒然一父一子如適士官師之薦享者乎趙陸之

說未可信也愚於周頌雝篇略著其說矣但雝禘太祖時禘也不追所自出故詩止據文王言之長發大禘當追所自出而詩但述玄王以下故楊信齋疑非禘詩龜山楊氏曰以長發其祥開端明指嚳說愚謂不特此也有娀帝立之文不言嚳而自出之義顯矣篇末兼舉阿衡据盤庚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傳謂大享烝嘗康成引以注周禮司勳有功祭於大烝條因有疑此詩爲大烝者然何休又言禘之與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先儒之說彼此違異要之殷禮已亡聖人且有不足徵之歎後人推論悉難

依據吾從先進而已一章遡契生之由明追享所自起也濬深也毛傳哲知也集傳維商與生商相對皆指契也非世有睿哲之君之謂詩深云稷稱思文屯之經綸育物之仁也契稱濬哲崇之時中成物之知也愚謂思文對下陳常言濬哲對下是達言非徒摘取二典字以爲比德堯舜也長猶久也鄭箋其受命之祥已久爲下有娀開端也芒芒義同前篇敷分也蔡註方方域也下土方從集傳絕句書序帝釐下土方辭勢降省下土方楚言分別土地以定其方域也諸夏爲外毛傳對京師爲內也孔疏疆界也就文言自京師之外凡可建爲大國者悉爲區畫其疆

界古義洪水三句爲下封商起案也非契繼禹之謂幅猶言邊幅也集傳隕當作圓謂周也鄭箋有娀契之母家也集傳將大也毛傳帝上帝也孔疏立如帝立厥配之立子如大邦有子之子生商義同前篇謂生契也契始封商生契所以生商也言當幅隕既廣之時有娀氏始大集傳天乃立其女爲帝嚳配而生契焉舊說生商與篇與故湯之按生民歆稷而遡姜嫄長發歆契而遡有娀豈於所出之帝尊而神之不敢質言而祇及其母歟可見雅頌體裁殷周亦自相禪不得以其不及帝嚳而疑之也二章述契敷敎之功而及相土之紹業而興也玄王

契也毛傳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韋昭云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孔疏桓武也蘇氏撥治也毛傳契主文敎而言桓撥者詩牖曰是勵精之意卿敬敷五敎之敬也愚謂又從而振德之亦是此意達達其敎令也鄭箋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可徒堂建國是小國大國受其敎令而各達之於其國也文謂克封爲小國殆爲大國此緒君之言[illegible]率履一句正從之之實率循也履禮也毛傳言皆循其禮敎不踰越也集傳[illegible]蓋不過遠不如箋義爲載不但身之徧之行視其心亦既感發以應之[illegible]化之速也相土契孫也毛傳左氏曰閼伯居

商邱相土因之是鼓盛者也王貞烈烈威也毛傳截整齊
也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
而整齊也箋謂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下四章皆述成湯之事而
三章又冒起下二章未及爲天子時事也天命不違
言自契與相土而後商之先公皆能順承天命無有
違失疏說猶前篇言商之先后受命不殆蓋兼美鄭廟
也至于湯齊謂湯與天心齊一毛傳而命亦與之會也
蘇氏降猶生也不遲者適當其時也集傳聖者德造其極
之名敬而曰聖言自然也躋升也毛傳曰躋者猶言日
新又新也湯之敬德昭明上格遲久不息一惟上帝

是敬是以上帝鑒之命之法式九州爲所謂表正萬
方也孔安國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此其受命式
九圍時也下遂言其式九圍之事四章言以文德式
九圍也球玉也毛傳小國大國所贄之玉集傳蓋圭璋瑞
琮琥璜之屬所以爲瑞者也箋以鎮圭大圭言之非也綴猶結也
旒旐之垂者也鄭箋言爲諸侯所繫屬如旗之縿爲旒
所綴著集傳信乎能荷上天之休命矣競强絿急也毛傳
杜註集傳皆非然惟湯本其聖敬無所偏倚輔氏故其處事不
强而爭不急以迫其接物不剛而猛不柔而縱以此
布政則優游寬裕所以無意於干祿而百祿於斯聚

也太甲篇云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
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此湯德綏諸侯
而諸侯以玉帛交聘即百祿遒之事也五章言以武
功式九圍也共供也如君謂許不共之共訓貢訓執皆非湯
有征伐之事小國大國各具卒乘芻糧以從古義所謂
移甲役財以相給也駿厖當如齊詩謂馬喻先驅也
胡氏謂取負重致遠之義殊不醒切蓋綴旒爲文德設喻當爲繫屬駿厖爲武功設喻當爲先驅亦有據
驟之意龍寵也鄭箋所謂寵之四方也郝仲輿云人心所
屬即是天休人心所奉即是天寵其說然也敷奏陳
進也孔疏敷奏其勇所謂布昭聖武也爾雅疏面慙曰

戁傳訓爲恐則複矣言本聖敬爲聖武不震驚而騷擾不搖
動而錯愕不愧戁而怯沮不悚懼而畏卻家仲恭曰
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
其守者此不動心之所以難也湯與天錫之勇矣百
祿總而歸之宜哉遒以積聚言總以總至言義一而
各有當也仲虺之誥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
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則當時友邦翕集咨
嗟徯望可想見即百祿總之事也六章述湯伐桀
之事蓋至是始爲天子也古義武王湯也旆見出車篇
所謂續旐末爲燕尾者即上章之旒也載載之車上

鉞大斧也秉鉞所以將威云有虔者所謂恭行天討
也集傳亦本聖敬來過誰何也集傳詰問譙訶之辭古義如
火二句言以戒懼爲奮揚理直氣壯莫敢訶問也詩緝
苞本也蘖餘也毛傳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
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集傳遂肆其惡也達行其
志也鄭箋古義曰遂達皆從蘖字生出翦去其蘖使不
至四出爲害故曰莫遂莫達也由是九州截然齊一
以歸於湯詩緝既者已事之辭上章敷奏其勇當是伐
韋顧之類此章則專爲伐昆吾夏桀紀事古義蓋昆吾
夏桀同時誅也鄭箋按湯十一征於昆吾夏桀最後可

知湯無闕夏之意孟子謂非富天下者爲得聖人之
心心詩稱契曰受小國大國於湯亦曰受小球大球
受小共大共稱相土曰烈烈有截於湯亦曰烈烈有
截是湯能兼契與相土之功則與天心齊者卽與祖
德齊矣湯之光宅大物莫非祖德所貽追而享之豈
能已乎此章以上皆正言大禘之事末章則又以功
臣配享言也上述自契至湯而末云昔在中葉集傳
謂湯之前代中衰時是也錢文子引仲虺之誥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及史
記夏衰事以中葉爲卽指湯身細玩文義終不似疏云昔在中間之世成湯
之前商國嘗震動而危悚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信

也上天子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實維伊
尹爲阿衡之官佐助我成湯克桀而有天下也此疏
明諦故全錄之按商自相土後惟祭法稱冥勤其官
而水死魯語稱上甲微能帥契而皆不歌於詩上甲
微後又六世而至湯皆無聞焉其爲中衰震業事所
應有不然以海外有截之規模何至湯而以七十里
起耶張次仲曰功臣與享必非一臣獨言伊尹者以
開國元勳故也錢氏曰伊尹爲商宗臣非徒功臣也
使湯之後無尹則商之爲商不可知矣按篇中三提
帝字明天命與商相終始末節功臣亦以降予言之

則天之眷商無所不至矣然眷商之始則自立子生
商以來禘祭之所以不可已也湯是帝命歸結處所
以得行禘禮者皆由於此故詳敘之而湯之敬德是
承受帝命之本一生功業從此出詩中說敬處旣精
微亦廣大前後敘事精核嚴整大典禮須有此大著
作表之皇矣生民開孔之源也○馮琉淮南子云有
娀在不周之北史記正義云當在蒲州國名記云蓋
陝號間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彭姓豕韋巳姓昆吾顧
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滑
縣廢韋城在縣東南五十里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

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濮州古顓頊之墟曰帝邱夏爲昆吾氏所居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寰宇記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書序注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陑在河曲之南戰於鳴條之野地在安邑西一統志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禹營安邑即此鳴條岡在縣北二十里境接夏縣尚書君奭篇孔注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太甲改曰保衡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二章平上通三章去入通四章平去通遑字不入韻斲方樂反

玄鳥祀高宗箋謂祫高宗於太祖此詩祀高宗集傳謂特爲百世不遷之廟皆按据經文無可疑者殷本紀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子祖庚立祖巳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廟立於祖庚之世也或疑祖庚時武丁方爲禰廟不當遽立廟號因指帝乙時武丁親盡當祧以其功高而宗之陋且妄矣堯在舜時卽稱神宗周公宗祀文王亦在成王之世何必親盡當祧而後爲宗乎且帝乙已遷河北朝歌之地而景亳在南何緣陟景山而取材舍明白可据之經史而造爲臆說何其誣也史言祖庚時立廟而歸其事於祖巳者蓋祖巳商之賢臣身及武丁之盛欲嗣王循而法之猶宗文王者之歸周公也立廟旣出祖巳之意則詩疑祖巳作之一章述高宗伐荆楚之事也撻疾意也毛傳殷武殷王之武也集傳荆楚荆州之楚國也毛傳罙深也裒聚也毛傳旅衆也所猶處也鄭箋湯孫謂高宗集傳中興之烈莫大於武功武功之盛莫大於服楚故周宣江漢之師殷武裒荆之役皆爲中興盛事蓋荆楚剽勇輕悍史記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迂仲殷道衰而楚人叛鄭箋高宗用兵迅疾奮起伐之曰撻曰奮者人不及謀發不及距有英發果斷之意徐氏蓋積衰之後稍涉因循便凌夷不振古義殷之所以稱武也深入其阻謂奪其所恃裒聚荆旅謂安輯其衆王者之師也朱氏謂致其來而平之非也輔氏謂不縱殺者亦似未盡有截其所謂盡平其地截然齊一集傳猶常武言截彼淮濆

王師之所也曹氏稱湯孫者謂高宗能纘湯之緒無愧
爲湯之孫也湯孫之緒即湯緒也下文昔有成湯云
云是湯緒也二章述荆楚平而戒飭之辭也維女荆
楚呼而告之也商都景亳楚在國南是聲政所加之
地非僻遠也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莫敢不以時
貢獻終世來王曰是商之故事則然況近在南鄉者
乎蓋戒飭之使循其常典罔或越也遡成湯者告以
祖制當然所謂臨之以先王也徐鳳彩曰上章以威
克此以文告也三四兩章因荆楚服而徧飭諸侯之
辭三章怵之以禍四章動之以福本詩明曰命于下

國是兩章皆述其命辭也多辟諸侯也毛傳設都建國
也以天命言者說命謂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
諸侯雖受封於天子實亦天所命也績功也言建國
於禹功所及之處箋謂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
之國定也歲事謂朝覲述職之事來辟來朝於王也
適謫通集傳責讓也郝氏慶爲福則讓爲禍矣卜傳予高宗
自謂也古義言各以歲事來朝勿干我禍謫也惟能勤
治民事不懈怠於稼穡則禍謫不及矣孟子言巡守
而以土地田野爲慶讓之本蓋有由也嚴畏也僭賞
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集傳封大也毛傳又言天命降監下

民有嚴者皐陶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
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即此意也上章既戒
以民事此復以顧畏民碞惕之說命謂不惟逸豫惟
以亂民是也不僭二句高宗自表其待諸侯之法也
古義言我刑賞所加不過寬而僭不過猛而濫惟是國
有常典我不敢慢弛言法在必行也今以是命爾下
國之諸侯庶克盡心於民無負設都之意則當大建
其福豈第免於禍謫已哉此戒而勗之也於荆楚言
先王而訓以典常於諸侯言天命而示以禍福大誥
誕敷無非本天本祖此赫聲濯靈所由來也五章極

贊中興之烈以明崇報之不可已也商邑京師也毛傳
玄鳥甫言生商即著殷土此篇名爲殷武仍稱商邑
可知殷商二字殷人原自通稱如周之鎬洛晉之翼
絳隨地變稱而大名不易不當畫定鴻溝妄生穿鑿
也翼翼整飭貌集傳四方之極言四方之政教取正於
此詩緝洪範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赫赫顯盛
也濯濯光明也厥聲美聲也厥靈尊嚴若神靈也壽
考書言享國五十有九年也寧安也言天下治安也
季本保後生言子孫世世治安也朱氏末章專言作廟之
事以結全篇也景山見玄鳥篇蓋自盤庚遷亳殷故

得陟景山而取松柏也丸丸直也集傳 錢文子曰圓直也是斷是遷言截之所生之地徙之造作之處也方正以繩墨也斲削以斧斤也毛傳 虔敬也毛傳 工匠皆敬其事也孔疏 桷榱也朱氏 梴長貌毛傳 旅陳也毛傳 衆也集傳 楹柱也閑大也孔疏 寢廟中之寢也集傳 寢成則高宗之神安天下之心亦安至於百世而無不安故曰孔安也古義謂考廟不宜虛主又不得設立二主意武丁雖自立廟當世數未足時必仍居七廟中而虛其新廟及親盡之日始遷其主於新廟耳愚以周人宗祀明堂之意推之每歲當有特祭必無一直虛設之理此

篇乃特祭之樂歌非祔而祭之也特不知周人明堂之主如何措設豈行禮時奉主於明堂祭畢而仍歸穆廟耶禮經既無明文先儒亦無言之者不敢强爲之說也○集傳引易高宗伐鬼方以證伐荊楚事金仁山謂荊楚舊多淫祠故謂鬼方然考貴陽輿地記謂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則鬼方乃今之貴州詳見蕩篇山海經云氐羌乞姓地理志隴西郡有氐道羌道按一統志以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衛四川龍州松番疊溪皆爲羌地

端木子謂聞樂知德今觀商詩之駿厲嚴肅想見當時賢聖繼起其道主剛故發祥之始即以桓撥爲言而湯之聖敬中宗之嚴恭高宗之不敢荒寧一一於詩見之而其辭古質周之雅頌往往奪胎於此

姪 龔重爽 言遠 起鳴 校字
繼児 濟之子 詢 駪夫

虞東學詩卷十二終